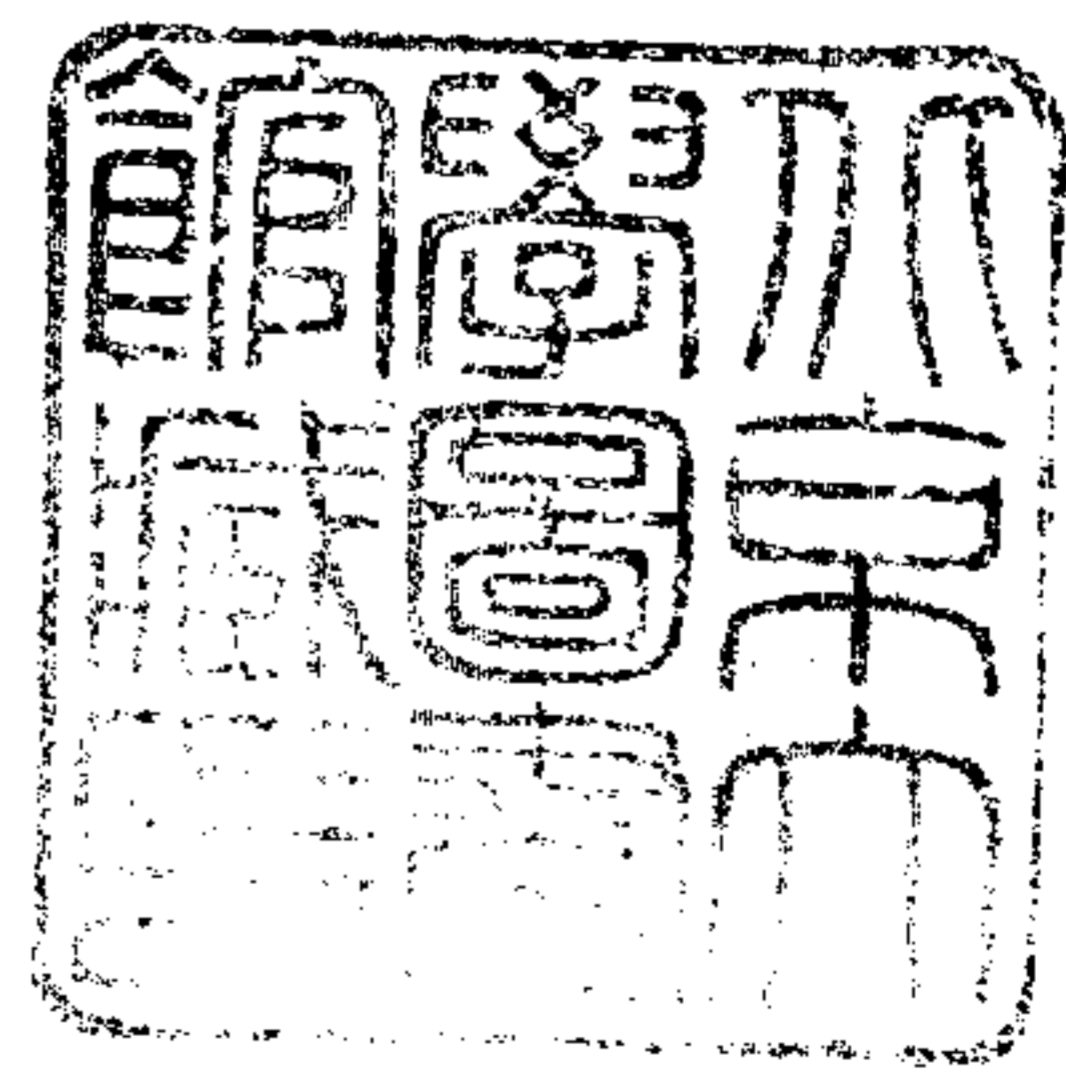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九〇・子部・雜家類

說郭續四十六卷（卷七至卷二十）〔明〕陶珽編

說郭續四十六卷

說郭續目錄

身第七

翊運錄 劉基

遜國記

革除遺事 黃佐

擁絮迂談 朱鷺

天順日錄 李賢

九朝野記 祝允明

玉池談屑

說郭續目錄 身七

嵩陽雜識

洛溪雜記

郊外農談

冶城客論

西臯雜記

滄江野史

澤山雜記

沂陽日記

海上紀聞

孤樹哀談 李默

西墅雜記 楊稷

說郭續目錄 身七

二

翊運錄

青田劉基

防姦

高皇帝北巡命丞相李善長及基留守京師且語基督察姦惡以肅輦轂中書都事李彬素附善長竊弄威福姦惡事覺善長託基緩其獄基遣人奏請誅彬上允其奏時大旱禱雨而誅彬之報適至善長曰今方禱雨可殺人乎基曰殺李彬天必雨遂斬彬善長銜之及上還善長極言基專恣上不聽會妻喪

翊運錄

乞歸 上許之

寵賜

洪武九年拜宋濂為翰林學士孫慎為儀禮序班子璉為中書舍人 上時時訓戒之 上笑語濂曰卿為朕教 太子諸王朕為卿教子孫以濂行步艱詔皇太子選良馬以賜 上親作馬歌詔群臣咸作之以寵焉十年冬致仕歸請歲一來朝明年秋入朝上佇想久廷問者數矣及至大喜 皇太子諸王皆動色相賀 上降敕符遣儀曹賜珍羞諸物侍食便

殿日晏始退 上嘆曰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

卿名其自愛濂避避不敢當歲暮辭歸 上語璉曰

朕嘗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平生 賜緡綺 御

製文集 太子贈衣三襲 上曰朕最慎賞知卿忠

誠買金石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曰六十八 上曰

藏此綺為百歲衣公頓首謝

服制

洪武元年學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宗廟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諸製之 上以五冕太繁今

翊運錄

祭天地宗廟則服衮冕社稷等祀則服通天冠絳紗

袍餘不用

祀孔

洪武二年詔孔子春秋什奠遣使降香曲阜改廟于仲月上丁致祭京師免祀天下不必通祀刑部尚書錢唐言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為土天下祀孔子如天下祀 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時修孟子節文并議其配饗唐論之尤力 上皆從其議一日召講廣書陞坐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

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道陳于陛下不跪不爲
踞常諫官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于午門外
終日 上悟賜飯卽命撤圖

明史紀事本末

遜國記

闕名

東湖樵夫

東湖樵夫浙東臨海東湖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
建文壬午秋詔至海臨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
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然曰皇帝安在或
曰燒宮自焚矣樵夫慟哭遂投湖水中必竟不知何
許人

練子寧

遜國記

八

練子寧初從鄉長者竹莊先生游命賦水竹村居詩
云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長籜龍稍長與金少
保相友善謂之曰異日子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廷
對言近日朝廷用人徇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
過輒戮以有限之人材供無窮之誅殺非育才用人
之道剴切不顧忌諱 上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夫
高皇帝聖性嚴重子寧以布衣慷慨犯之今其言固
在也非見定於素哉

河西備

河西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夏六月 成祖入金陵即帝位傭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邊地極寒傭常衣葛衣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為傭傭亦取直稍稍積買羊裘披之雖寒必覆之故葛衣益破縷縷竟不肯脫故葛衣夏或衣暑布布即新故葛衣輒覆其上人勸之棄故葛衣不肯棄直問問不答傭錢有餘走市中買牛肉酒與諸乞兒食飲傭力作倦時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者識傭欲與言傭走南山中避旬月雷

通國記

六

三

都官去乃還有問雷都官傭何人者雷都官亦不答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囑曰我死無殮我棺幸西北風大起火我無埋我骨魯家從其言
補鍋匠
川中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為人補鍋至州邑不過三日即去去或復來夔慶有欲學補者即教之補鍋不索謝錢直令負擔從有後曹學者至即遣先學者去如是數年夔慶間人識之皆呼為老鍋匠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即不復

索錢錢稍積囊中遇風雨寒暑不出補鍋即出錢買酒飯自飲食嘗宿蕭寺中忽夔州市中逢馮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與也相牽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學補鍋者屏不得聽二人語語也交相持哭地則去言余永訣不可復相見恐竟莫知其所終爾中蛾眉亭嘗有建文遺臣題詩去言箇忠臣龍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稱力為君生國首陽山暮雨不霖風一交春雷吳魯諸國與余金之
馮翁亦不知何許人在夔州以章句教童子給衣食能為對句及古詩詩輒自題馬二子或馬公或塞馬先生嘗作誇大書壁間此是補鍋匠歸陳到去詩曰
被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橫滄海曲夕過滇池濱
光靈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因變化間張主藉高旻
時益乘樂甲申乙酉間未幾辭主人去莫知所終
程本立
程本立洪武九年舉明經補周府引禮進長史從王泰朝被累謫雲南長官司吏目會師可伐煽誘百

通國記

八

三

為逆本立單騎入 巢論順逆利害諸 落威感悅
歸附冬諸 復變帥潘沐英張統屬本立行縣與兵
事且撫且禦誓以死濟萬民不避險難山行野宿自
楚雄姚安抵大理永昌鶴慶麗江往來綏輯

遜國記

八

四

革除遺事

太和黃佐

葛長史

葛誠為燕府長史靖難師未起時王嘗病瘧暑中四
圍皆着火爐猶自言寒三司官入視疾皆懼危篤獨
誠知之以不得于上之故因令人告變會王遣人至
京奏事 上執之成獄即發符逮王官屬且約謝貴
先舉誠許為內應入王府無大小誠皆籍以為後謀
不密見戮其家

革除遺事

方尚書

永樂十九年 上復議親征北虜夏公原吉約尚書
方賓同入諫公獨言頻年師出無功戎馬儲積十喪
八九災青間作內外俱疲况 聖躬少安尚須調護
勿煩六師 上怒命公治邊儲于塞北賓懼自縊併
籍公家惟賜鈔千貫餘皆布衣瓦器命錦衣尅日
召公還公方治粟使者促之 上問征虜得失公歷
陳往鑿謂當內治不宜勤遠畧執不變坐繫內官監
上察公忠間訪國事

夏忠靖

夏忠靖諫北征頌繫內官監 車駕至榆林川不豫
八月楊榮以內問至 皇太子親臨繫所與共哭令
出視事公叩首曰臣 先帝罪人未聞 詔強之乃
受命

又

夏忠靖與蹇忠定同飲于所契家歸值雪過 禁門
有不欲下馬者曰雪大寒甚公曰君子不以冥冥情
行公之盛德雖緣事納忠而其本則在此敬慎耳

革除遺事

梁厚齋

梁厚齋歸老日家無餘財嘗見一匠人何云公歸闕
日議建祠安祀其先計工匠之直日需八金匠六往
日未有以給也蓋少需八往不能營給祀竟不克建

夏原吉

文皇親征北虜命夏原吉輔 皇太孫居守北京兼
掌六部都察院事 上諭公曰朕以房廷齡委卿宜
盡心輔導時京邑諸司草創公每旦入朝獨近 晨
前叅決機務退至政事堂上郎官御史抱成案盈廷

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北奏 行在南啓 東宮京
師肅然

革除遺事

擁絮迂談

東吳未嘗

談筆除建文事也時未遑

今上允復年號盛德事予音曉曉贊矣語又半入書

法中而此復全存者不忘始也亦慮析入者條

貫靡竟未得直通歸意耳驚識

談之日方寒兄弟擁敗絮而坐僂擁絮云為朱伯子

白民季子道方蓋萬曆甲午冬二之日也道方挾漢

史問子指昭烈帝紀曰天下不一統不帝獨何以帝

擁絮迂談

白民曰帝也昭烈既炎室之胄孫曹奸矣奸不掩胄

帝昭烈不亦可乎何必一統道方曰三國鼎分昭烈

君臣自分一足耳作誌者全以天子之制于魏通鑑

因之不改至于朱子綱目之作乃始奮然改筆曰後

漢曰昭烈皇帝曰吳為僭明曹為賊而先主儼然正

天下焉然則天下之統紀一史筆能予奪之乎昭烈

不自謂帝也歷晉迄宋不與其為帝也紫陽秉筆乃

在五六百歲以下而斷以獨見不為私更張往牒不

為擅還統紀於易代之後振筆削於蠹簡之餘而千

載無異議史權亦重矣哉白民曰史豈直紀言動而

已筆代褒誅權所自制故微嫌可剖沈在可雪其况

大義較然彰著者乎哉春秋沮之會晉侯召王以諸

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

狩於河陽存其大也綱目祖春秋遺意存漢不亦可

乎又奚惑史權重也

道方曰周漢往事春秋綱目往史其在

本朝若革除一事顛末何如可得議短長乎白民咨

嗟太息而應曰惡惡所置短長議雖然顛末可具道

擁絮迂談

也孔子曰邦有道則危言即為若發迂議可乎昔者

建文天子用齊黃兩臣謀削奪諸侯王爵或廢或成

而禍且逼燕也

文皇帝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遂起兵靖難以誅奸

臣為名持戟三載而

天命卒歸

文皇帝金川之門啓大內之火熾而

建文天子以崩間矣蓋壬午歲之六月十三日也

文皇既登位未遑改元命革除建文仍僞洪武於是

有洪武三十五年之僞實建文四年也編年亂實錄更貶帝僞君而建文忽若滅遺矣道方許日一至是靖難革除二俱過邪自民日否否靖難是也而革除則過

高皇帝定鼎金陵特以順一時歸附之人心非持人計相陝弗果若有待焉天實篤生

文皇帝徙鼎北平奠萬世之安靖難曷可少乎即以人事論

高皇帝經理天下三十年百度縝密可謂至當

擁絮迂談 入

三

建文君臣一朝舉約束而更之紛紛焉

高皇帝在天之靈必有震怒不寧者昔太甲顛覆湯之典刑而伊尹放之相天下不僞逆

文皇帝即舉兵南嚮豈過乎而況

高皇帝骨肉未寒 諸王相繼廢削若周若湘若齊若

岷惜然傷夷矣張易謝貴等伺燕日密而指揮使收

燕之救業已洩露矣此時而欲終守人臣之節不亦

難乎鼂錯不能使吳楚之不執詞齊黃兩臣又安能

制燕兵不舉邪

文皇帝舉兵之日嘗一上書矣曰

祖訓有之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以待

天子密詔討平之臣謹俯伏候命又諭將士曰禍迫

於躬實不得已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吁何

其辭之正也不庶幾動以義哉已而

建文天子崩聞齊黃先後歸次則罪人得矣無復成

王之可輔矣天下固

文皇帝之天下也非 文皇帝之天下而誰之天下

哉嘗試設言之當北兵薄城時有如

擁絮迂談 入

四

建文天子誠將吏且毋用兵拒出九卿中官百數人

城外雍雍然執旌御蓋以親王禮奉逆日聞殿下欲

法周公輔成王成王敬速以人而天子身目袞冕臨

朝設周公所負宸以待當是時

文皇帝且奈何勢不得引嫌自退而必且假手必且

推刃以居天下之不韙幸哉不出此也遜去馬崩聞

焉若虛位以須

文皇之至而 文皇得寔然有之而無所事湯武威

豈非

天相其間以善

文皇之始與爲 文皇計宜召父兄百官而告以骨

肉不幸之意日既不獲遂予周公輔成王初志予敢

以

高皇帝天下付非其人予不得不立則爲

建文上議諡議廟饗議修實錄議封後綢繆委曲不

勝哀悼之心而絕無快意一還之跡足可有辭於天

下萬世

建文不失尊號

擁絮迂談

八

五

文皇不失顯名豈不善始善終哉顧急急乎革除年

號追廢天子此何爲者是異姓仇讐相克之所爲而

安在其爲骨肉之不幸哉且何以解靖難也無乃非

天所以相

文皇帝意乎惟其急急于滅

建文若快意一還者然而始開天下萬世之疑以爲

文皇帝私天下有如是其固然矣夫靖難執詞庶幾

天下之公義而卒疑于私則革除之爲也故曰靖難

是而革除非也且

文皇帝正位之日亦既輟朝三日矣命以天子禮成

葬矣豈其生擅天子之尊歟天子之葬而史獨貶

而稱君年獨削而不用邪以爲

建文不足存也 皇明之一葉不足存邪

太祖皇帝再再門宇宙爲古今盛王而令一傳削

蝕四祀無主實蹟而名絕之生榮而歿辱之儼然正

位華 同仰既有年矣而一旦胥名實而創戈之辟

如白以正書而欲掩爲昏宵則誰能信且也

高皇帝演沒後之年是歿而生之也

擁絮迂談

八

六

建文天子匿生前之號是生而歿之也之歿致生之

生致歿不兩側哉跡疑於私而事入于側此忠臣義

士之所浩歎而深惜非惜夫

建文之不存而惜夫

文皇帝當日之舉之誤也

道方曰革除之不可也如是其奈何自民日言之矣

皇明之一葉不可以不存存之奈何日復革除復革

除奈何日借存于史漢昭烈且得以史存其況

建文乎頃

天子下令纂修 皇明正史將合二百餘年之實錄
會而成編開局延賢既聞耳矣此微特斯文煥發之
秋將亦公道彰明之會者儒傾軫其遂無慷慨議復
此者乎我與若姑傾耳以聽可矣道方曰

文皇帝之所革除也而又誰敢議復乎哉復之是昭
文皇帝之過舉而發其瑕也傳稱揚父之美不揚父
之惡而又誰敢乎哉自民日甚矣弟之聞也夫靖難
動以公者也而卒疑于私則革除之為也復革除乃
以昭

擁絮迂談

七

文皇帝之公而滅其私而又為發瑕乎哉夫治玉者
務擇瑕而去之瑕不去于截無完白

今日之史亦若此矣吾聞孝子慈孫惟是益愆斃蠱
光昭前人之令德為兢兢不聞匿汚拚垢以遺後人
發也而日誰敢誰敢是何言與嘗觀

文皇帝發謀舉事往往遲疑於天命人心向背之際
未之敢驟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上書則引
祖訓執詞則除罪人諭眾則曰法周公心固曰吾一
不當而萬世之惡歸之也及至城門不攻而自啓

主君不校而自亾何憤不雪何怒足留而又必革除
之為快哉烏乎豈謂

文皇之聖也而德宇若是其不寬宏邪當是時靖難
諸臣必有狹淺薄之見肆殘刻之說以從史其間者
宋太宗問趙普後計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
而太宗意遂決諸臣其少普之徒哉即如賊臣都御
史陳瑛天下平定踰三時矣猶請追戮建文臣其況
乃更嬪之際乎又何所不至哉竊謂革除之舉必非
文皇帝意即有之必遺恨于在天之靈耳豈惟

擁絮迂談

八

文皇帝我

太祖神聖逆知

太孫之不足與守成自其新月詩占之矣而遺詔卒
立

太孫無有動搖意雖以

文皇帝之聖也僻智慮過人酷類

太祖者而寧寘之藩封

太祖固曰自我剗天下而以天下傳之庶孽萬世而
下有庶奪嫡孽抗宗者我開其亂也亂一傳而萬世

之傳足慮焉

高皇帝其忍乎哉夫一傳而亂且弗忍矧舉一傳而滅之乃獨忍邪竊謂

高皇帝在一天之靈亦必不安此久矣從是言之昭文皇帝之公而滅其私者復革除也釋

二祖在天之憾者復革除也夫舉事而足以昭公滅私而釋在天之憾此孝子慈孫之所亟圖而又虞諱

觸乎哉不寧惟是有天下者父為祖則子為宗百世不易之理古未聞父子俱祖者而自我 明始

擁絮迂談 八

九

太祖以創業稱祖

成祖以守兼創而

世宗皇帝迎隆之亦併祖豈不有當顧惟是有

建文以間乎其間而後

二聖不妨並祖不然子父相接也而俱祖邪故以一

代之首而勝一葉非體也以子父之接而平列為祖

亦非體也明史將為萬世觀其得不深慮邪即不為

建文計獨不為

文皇帝地邪是又秉筆諸臣所決圖度也而口誰敢

誰敢乎哉道方日秉筆諸臣圖度易見諸行事難綱目之存漢昭烈也異代也居昭代而擅借存焉謂臣子何白民日吁是未易為若言也吾所謂借存史筆云者非日肆然無所開說於

上而輒為之復年稱號也又非僅僅年號之請而已也將請其年必請其錄得請其錄必請其諡得請其諡必請其饗而後儼然成一朝天子褒然成一朝實錄而可以後先

二祖之間而天下萬世之人心乃以快然無餘恨雖擁絮迂談 八

十

然請而得則非臣子之所能必也非

聖天子獨見獨斷為一代情統紀以昭公滅私為大

誼以匿瑕掩垢為陋識其又安望剖破拘攣慨然舉

此曠典乎哉夫至于請而不得而後史臣之權有所

不得不用矣古者史臣筆則筆削則削奪則奪予則

予天子不得而寓日焉誠以垂萬世之勸戒而已操

筆之權而天子有所不能制自古以然而獨難于

今日乎即不獲請諡請廟饗而修實錄非史臣事乎

斷以史臣之權而為建文立本紀復其年隨錄其當

時行事以存

皇明之一葉令前後統紀不至中闕而不續夫非匡
救忠乎且夫史官而禁之書能必野史之不書邪當
世不書後世其無書之者邪與其為野史書為後世
書傳疑述謫逐影尋響誇張其說而矯誣其事寧正
之今日乎秉史筆者猶得以彌縫潤飾其間而不至
滋萬世之惑也若是而史臣之權又可不用邪然則
書法何如曰我夙有心矣近州就未訂定故不敢輕
出也道方曰建文之借存于史史臣之不獲已也設

擁絮迂談

八

十一

幸而得請直復年已邪即欲追諡追饗其若何儻亦
有說乎曰民曰諡以易名也奇美刺於一字仁暴與
凶之主得共之無不取焉 建文即凶國何至并易
名之禮而廢之原所以亦惟是革除故苟得
請焉雖追諡可也臨以

高皇帝在天之靈而斷之萬世人 心之公是何不可
之有雖被以極垢蒙之大辱如剛如厲如愍哀固亦
無傷焉曰得齒于一王之列而已矣按于法在國遭
憂曰愍在國逢艱曰愍禍亂方作 曰愍使民悲傷曰

愍此四愍者

建文幾備之矣俾愍皇帝其亦可為敢凱嘉號我
高皇帝制法親王一諡郡王二謚親郡王而非諡終
凶弗諡也矧紹大統正南而儼然臨天下者四歲顧
弗得一字之及乎哉則是

建文皇帝曾不獲列在 郡王下也正恐能削其名
者不能滅其實終為欠事耳必難一諡意倣古少帝
略俾即非至當義然足通也江上老人詩不曰少帝
亦何尤乎此其可采者亦一義也道方曰即幸而復

擁絮迂談

八

十二

年矣追諡矣 建文居然一朝矣其於
廟饗不亦難乎不與饗不成一王與饗如
九廟之額何日是無難也禮祖功宗德百世不遷非
此盡遷也

建文廟饗同遷列耳今其主在陵舉而入之
祧廟不亦可乎夫 祧廟三年一祭於禮非數而於
九廟之額無增損焉而又可以明世系正昭穆昔者
魯躋僖公以為閔兄也閔實先僖立而春秋譏焉傳
曰易神之班不祥又曰春秋不必見親廢尊尊父子

兄弟不同繼而同併世何則重統也 建文非一世之昭乎安得以失國之故叔侄之嫌而擯去之去之是虛

太祖之一世也是無昭也故夫

建文不可以不存也雖追饗可也然而復年要也年誠復即廢益與饗不害年不復而一代之統紀垂矣其何以信為世道方曰自古亦有君天下而不得解年者乎白民曰無之位可革年不可革位可除號不可除漢惠帝養他姓子為嗣而高后立之非正也史

擁絮迂談

八

十三

故不載然而猶書呂氏八年何不遂以惠帝統之正所用表世傳正統紀不得而虛也昌邑王質以藩王入不道大將軍光白太后廢之廢立在本年內又外人也故不書唐中宗嘗一貶為廬陵王矣綱目書帝在房州武氏固不得而沒之也豈其名正實章四歲天子如

建文皇帝也而不得併年乎哉

孫蒙

祖號成亂生年失無太於此考以為亡國之主與古

之亡國者非一姓其誰並年而亡之以為德不足與顧何如桀紂姁紂固存年也況

建文弱冠之年能以興致太平為已任躬郊視學復高年勸孝弟舉賢選能問民疾苦孜孜不自暇逸庶幾守成令質乎

高皇帝夙以仁孝稱之而當時政聲亦日寬務大能得中外心雖變文成法而答生于慕古雖刻削諸藩而要亦自為社稷計可得追滅之邪即當

文皇帝在御不難以義爭之況今日是非已定正

擁絮迂談

八

十四

聖子

神孫餘益補闕善繼善述時乎道方復問曰革除後亦有議復建文者乎其始于誰白民曰有人心者盡願是也而始誰哉然其最可據者莫若

昭皇帝

長陵碑文矣碑併

皇考駐師金川門遣人奉章言所以不得已來朝之

故聞

建文君自焚大驚發衆馳救不及

皇考仰天慟哭日臣之來也將清君側之惡用寧

家日不寤邪遂備天子禮斂葬

建文君雖廢猶書其歿日崩當其在位尊之日朝廷

從是言之

文皇名沒建文實未嘗沒

建文也其即位詔

論臣民救封功臣救曷嘗不傳建文

文皇自革除之而自稱之畢竟實難揜耳

昭皇帝雖

擁絮迂談

八

十五

文皇子而不勝痛惜

建文之至意則天下萬世之公論從滋決矣

天順日錄

南陽李賢

災異

明自王振擅權天象災異叠見振狼恣愈甚日諱

言之時浙江紹興山移於平地地動白毛偏生又陝

西二處山崩壓沒人家數十戶一處山移有聲叫三

日移數里又黃河改流東北於海滄沒人家千餘又

振宅新起內府乾方未踰時一火而盡又南京殿宇

亦一時被焚是夜大雨明日殿基上生荆棘二尺高

天順日錄

八

始下詔赦盜不可遏蝗不可滅天意不可回 寇乘

機大舉犯闕矣

牟富

天順初副都御史牟富被石亨姪彪奏害自大同逮

繫至京 上日此人如何賢對日行事公道在彼能

革宿弊 上日此必石彪被富阻其所行不得遂其

私耳賢日 陛下明見真得其情須早辯之幸甚明

日 上召錦衣衛指揮門達日牟富事情務要推問

明白已而進狀果多不實賢日須遣人體勘庶 免

人 上曰然乃遣給事申郎中二人 上曰丹遣武
職一人同往不然縱得其實彼必以爲回護賢曰
陛下所慮極是勒回果無實狀富遂致仕而歸

石亨

天順初石亨招權納賂文武大臣多出其門奔競成
風士大夫不知廉耻節義爲何物賢深憂之思欲息
此風適廷試舉子以求賢安民二事問之欲得真才
止奔競以正士習時都御史缺員有行賄干權貴之
門者薦其名 上知其不可問賢可以勝此任者且

天順日錄 八

二

曰若耿九疇何如賢曰 陛下得其人矣此人廉名
素著士林重之未幾九疇自陝來遂拜都御史 上
召見戒諭詳切深愜輿論

汪妃

天順初 上以郕王薨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
妃雖立爲后卽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
去情所不堪况幼女無依尤可矜憫 上惻然曰卿
言是朕以爲弟婦且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
命一日 上曰汪妃既存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

如賢曰如此誠便但衣食用度不可缺減 上曰朕
更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官人悉隨之復遣老成
中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李來

天順初 來近邊求食傳聞寶璽在其處石亨
欲領兵巡邊乘機取之 上曰何如賢曰景泰以來
連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 陛下初
復位正宜與之休息况 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
故舉兵伐之恐不可若寶璽乃秦皇所造李斯所篆

天順日錄 八

三

亡國之物不足爲貴 上曰卿所見極是莫若只遣
通事齎賞賜以與之賢曰 聖慮如此庶幾允當明
日 召亨曰且未可舉兵先遣通事探其逆順俟其
回報處置亨意方止於是遣都督馬政往見李來保送使
與賞賜深知感恩但其餘部落爲梗得李來保送使
臣而回

待召

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宣召方起時不然只在
閣內整理文書封進雖十日不召亦不往 上久而

覺之且厭石亭輩朝退類入見或因小事私情或無事亦報入見一日 上召賢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官無事亦類來甚不宜令左順門問者今後非有宣召不許擅進 上意謂賢當來賢亦不自入必有宣召而後入然 上意漸加向從凡左右薦人必召賢問其如何賢以為可者即用之不應者即不行但賢惟以正對 上亦漸覺

太后

三年郊天後 上一日顧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

天順日錄 八

四

之際實賴 太后憂勤保護罔極深恩欲報無由可倣前代尊上徽號何如賢頓首曰 陛下此舉莫大之孝也於是命擬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慈壽詔示天下人心大悅慶賀禮成 太后深慰喜之復嘉贈其親以榮所自太夫人董氏壽方九十兄弟五人長陰會昌侯次皆高品子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左右又有為其次兄求陞者一日 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復希恩澤以為慰 太后之心不知 太后正不以此為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於 太后

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然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則不能救矣今若問此必見怒矣賢曰此足以見 太后盛德因問 祖宗以來外戚不與政向為侯者與此不審太后知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初為內庭近侍惑以關防之說至今猶悔賢曰此尤足以見 太后之高但侯為人淳謹後不可為例耳 上曰然

吏部

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喪 上召賢曰孫弘豈勝吏部

天順日錄 八

五

賢曰誠如 聖諭益弘以知縣考滿赴京為忠國公石亭鄉里囑留京官又因奉迎有功陞工部侍郎後極力謀求得此士杯鄙之 上又恐其謀奪情即令守制復召賢曰吏部侍郎乃天下人物權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先生以為誰可賢曰以在朝觀之無如禮部二人可擇一用之 上復問其優劣賢曰鄒幹為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上曰然遂用之命下士類皆悅 左右

上躬理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賢商議可否且厭左右干預察知無非私意嘗於靜中召賢嘆曰爲之奈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革之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某人某人皆不從其說賢對曰若常如此可矣上曰但依之則悅不從便佛然見於辭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諭之 上曰今後彼欲用人不當者先生亦當執而沮之賢曰臣若頻沮其勢必怨惟陛下明見自以爲不可庶幾漸能革之上曰然

天順日錄 八

六

求封

駙馬趙輝貪財好色景泰時只在南京天順改元懇乞來朝 上許之既見厚有所獻賄左右求封爵一日 上召賢曰趙輝求封如何賢對曰名爵豈臣下可求左右亟欲成之 上復召賢議賢謂求則不可與若朝廷念其舊戚自加恩命則可遂從之已而輝以賄賂事發特免其罪封爵竟亦不行

達官

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宦將前時送去雲南

兩廣湖貴等處達官盡數取回物論沸騰以爲不便下情不能上達一日賢從容言於上曰達人非我族類自古爲中國患昔幸送之江南遠方今復取來甚是不便聞此類在彼住定以爲樂土多不願來上曰吾亦悔之初取時聽其願若後願去者仍聽之賢曰甚幸

錦衣

錦衣衛官校差出捉人惟財是圖動以千萬計天下之人被其擾害不可勝言此情不能上達賢一日從

天順日錄 八

七

容言於上曰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 上曰何害賢曰錦衣官校是也一出於外如狼如虎貪財無厭寧有紀極 上卽悟曰此輩出外誰不畏懼其害人不言可知今後非大故重事不遣賢頓首曰幸甚

鎮守

鎮守遼東太監范英乞來朝見卽以部下親昵都指揮高飛乞統遼陽兵然已有參將曹廣兵部以爲不可 上欲允之召賢曰可以飛代廣賢不能止明日

復見 上曰聞飛非統御才地方所係 上曰已登
奈何賢曰雖發未行猶可止事未停安雖行亦止
上曰然即召兵部已之

歲宴

冬十一月 聖節及冬至例宴羣臣於 奉天殿
上顧賢曰節固當宴不惜所費但計牲畜甚衆尚有
正旦慶成一歲四宴朕欲減之如何賢曰大禮之行
初不在此 陛下減之亦是由是每歲二宴至於正
旦亦或不宴惟慶成一宴歲不缺云

天順日錄

八

八

九朝野記

姑蘇祝允明

厚德

尚書楊公翁厚德冠一時鄉邦傳誦其事甚多如隣
家構舍侵其甬溜墜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天雨日
少也又或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皆王土更過些些
也不妨之句又以隣翁生兒悲乘驢驚之徒行如此
等紀載已多又聞其先墓前碑為數田兒戲推仆墓
人奔告公曰傷兒乎曰否曰幸矣語諸兒家善護兒

九朝野記

八

母驚之

詩朝

兵部王公竑應 詔薦編修岳正給事中張寧為都
御史二公為內閣李公賢所忌嫉吏書王公翔附之
皆得外補竑致仕歸河州柯學士濬有詩送之末云
不知白髮龍鍾者猶踏清霜候早朝王翔見之日柯
君此詩甚謂我也

感寓

王柳庵先主還政歸太湖日有嘆落花詩一首最愛

東園桃李花可堪飄蕩委泥沙人生榮謝皆如此不用臨流去嘆嗟春雷一首東風萬樹發青條信宿都隨雪色彫惟有前林松與栢依然蒼翠拂雲霄其亦有所感寓而作歟

勲謀

曹欽及時邀孫鐘孫祥與欽謀欽留孫帥兵孫言馬須素乘熟者欽令十勇士隨孫往取馬孫入門輒鏢之重重鏢入幾十兵於家從後門出治軍襲欽欽殺孫之子孫遂迄成殲渠之勲

九朝野記

建號

韓林兒始出穎川地之武安為穿窬漸肆劫殺有徒既繁乃嘯亂稱小明王劉護軍始就之謂豎子不足謀去適 皇祖 皇祖初亦與共事謂劉應使除之乎基云不足為何他偽燭時彼應已先下矣因請建號大明 皇祖從之韓果先歿

美食

解學士縉與呂尚書震一日談及食中美味呂曰馳峰珍美震未之識也解云僕嘗食之誠美矣呂知其

誰已他日得一死象蹄蹀語解曰昨有駝峰之賜宜共饗焉解因大嚼去呂寄以詩曰翰林有個解癡哥光祿何曾殺駱駝不是呂生來說謊如何嚼得這般多為之哄然一笑

太陵

乙丑冬初建 太陵時都下盛傳其地有水吏部主事楊公子器直言其事時督工太監李興素有殊寵勢焰薰灼遂下楊錦衣獄莫敢救適有起復知縣丘太甫田人到京上疏言楊某此奏甚有益蓋 太陵

九朝野記

有水通京師皆云使此時畏而不言萬一梓宮葬後有言者欲開則洩靈氣不開則抱終天今開看無水此疑遂釋故云有益尋遣司禮監押楊往眾謂必遭與毒手及至與率奴客罵詈欲捶楊司禮太監蕭敬則曰水之有無視之即見李哥何必震躁取茶出曰楊先生來換茶又顧李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遂得免楊辯論不少屈回奏無水楊謗甚重眾謂楊必死在獄對語甚壯在獄中口占述懷詩數篇意氣如平時事傳 禁中 太皇太后聞之曰他秀才官說有

相業

我朝相業獨稱楊文貞李文達然文貞不死建文之難而文達奪情一節皆于大節有虧他復何論耶獨文貞不肯移兵征趙府李文達當英宗復辟時能調停中外此二事乃二公之卓然可稱者也

賣陣

李司徒伯升初從張九四總兵先與王師相結為計及臨敵伯升倒戈從之九四敗績太祖召見入對命勞以酒膳花綵迎賞京城三日斬之令人呼賣陣

玉池談屑

二

者為李司徒

貞女

國初保寧一女韓氏年十七聞大軍逼城慮為不得明配偽為男子衣飾混處民間既而果被擄居伍中七年人亦莫知其為女子也後從王珍討雲南及歸邂逅其叔父贖之歸成都以適尹氏同事者咸駭異焉成都人稱為韓貞女

兄弟司徒

嘉靖十三年靈寶許公讚為北司徒其弟誥為南

司徒皆故冢宰襄毅公進之子也兄弟對峙兩京並掌國計古今未有也時人榮之

玉池談屑

三

嵩陽雜識

闕名

狀元

京師民某氏一日夢文天祥至其家方入門卽仆是年春朱公希周主是家狀元及第一夕下樓偶失足顛仆良久始甦蓋天祥乃宋丙辰狀元也又無錫富室請將因扣今春狀元姓名判云姓字原從太祖來反求文武定奇才而今要識機關巧須向詩中仔細猜反求爲希文武爲周姓名已默示矣

嵩陽雜識

入

古棺

天順間安陽民牧牛入一破塚中鉄索懸一棺去地四五尺四旁無一物民搖動其棺沙土蒙頭不能開眼民懼急趨出沙已沒鉄矣翌日拉伴往視之沙土滿中不復見棺蓋觸其機發而然也

詩諷

成化間太監汪直用事朝紳諂附無所不至其巡邊地所在都御史皆鎧甲戎裝將迎至二三百里望塵跪伏半跪一如僕隸揖拜之禮一切不行以是皆

喜遂得進陞有諺云都憲叩頭如擣蒜侍郎扯腿似燒葱奔就之甚良可嘆也

感夢

盛寅先生嘗夜夢有寄樹于家者久矣急欲樹遂私發用之窟而深自訟曰豈素日義心不明以致此邪迄不能寐坐以待旦

試題

癸丑禮部春試初燕宗伯或與典衡爭席比命題曰伯拜稽首讓于夔龍獻示議也

嵩陽雜識

入

後身

胡忠安公淡生髮白如絲彌月方黑生之夕母夢一僧持花以遺之覺而生公見僧卽笑父問之僧答云此吾師天池高僧後身也先師嘗示夢今生胡氏家後當顯爾來求我以一笑爲記聞者異之

詆訕

李空同與韓貫道艸疏極爲切直劉瑾切齒必欲置之死賴康潛西營救而脫後潛西得辜空同議論稍過嚴人作中山狼傳以詆之

傲睨

何大復傲視一世在京師日每有燕席嘗閉日坐不與人交一言有一日命隸人携圍桶至會所手挾一册坐圍桶上傲然不屑客散徐起去

嵩陽雜識

八

三

洛溪雜記

闕名

劉文靖

劉文靖教人嘗以收放心為主嘗語諸子姓曰吾老榮已極壽躋耆耄此心猶日兢兢不敢放爾曹生膏梁中易流侈肆少弗知檢將損若身敗若家可不慎歟

又

孝宗嘗召劉大夏因言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做得洛溪雜記

八

一

古之帝王公曰求治不宜太急但凡用人行政有疑者即召內閣并執事大臣面議停當行去自然順理便可臻太平

李西涯

正德中有士人瞰李公西涯亡投以尺素公歸啓之乃一絕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意味雋永溪中西涯之病視之能無惡然

早敬

卓敬生質秀敏孝悌七歲嬉相工日此兒骨髮殊異必為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路得一兕牛馮之歸北入門迺異虎也

劉忠宣

劉忠宣語陸吉士深曰初入仕不可受人知知已多難立朝矣只如朋友若三數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過多則晚年受累

劉東山

溶溪雜記

劉東山愛百姓如已子百姓戴之如父母徧觀當世未見有如此者吳廷舉嘗謂古人有言曰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公足以當之

三楊

我朝賢相以三楊為首然亦賴朝廷委遇而成之正統初英宗與幼君臨御張太后在上有權佑之功凡事專任三楊百司奉事必命中使咨議然後裁決中官王振一日以事至閣楊少師士奇有所議疑振輒可否其間公憤懣而歸三日不朝太后

遣使來問楊少師榮語其故太矣且母病與取第人押至閣中謝罪且戒之日再爾尋愈人稱其孝年朝綱整飭海內晏安其後太後下世振始弄權天下遂多事矣

溶溪雜記

郊外農談

闕各

陳澹然

澹然陳公以南京祭酒九載奏績之京時中貴有柄國者勢傾朝野素慕公人品欲收之門下適工部侍郎周公忱巡撫南圻在京進謁中貴知其與公同年微露其意周公詣公達其意公曰敬宗忝為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周公因諷中貴曰陳祭酒書法極高姑以求書為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郊外農談 一

魏國公

初魏國公徐達與常遇春同伐元元主知曆數在我太祖遂北歸沙漠盡讓華夏之地遇春欲邀其歸路殺之魏國曰不可彼不戰而去還我中夏是順天也我邀而殺之寧非逆天乎及還遇春先歸見太祖曰我欲殺元主徐達受其賄縱之太祖由是疑魏

國魏國寬仁長者素得左右心至將入金川門有一

丙侍馳馬來附耳與語魏國遂還坐舟中陳兵甚嚴太祖待之不至命衆公卿往迎於江上魏國堅卧舟不起太祖親往迎之猶不起太祖不得已入其舟中魏國始伏地慟哭指天自明太祖亦泣下慰勞再四自是君臣相遇如初

文皇

文皇初渡江橋折前一神廟有竿其神玄帝也文皇欣然命取用之遂濟竊念成功後當建一塔寺以展郊外農談 二

報誠一日江中見水湧出一寶塔上悚然起前念既卽位會天禧寺浮圖灾有司入奏勅兵馬督人巡衛勿救火寺既燼命取其灰投之江卽其地興建大刹立塔十三重賜名報恩寺

虎臣

鳳翔之麟遊有虎臣者慷慨有節氣成化末貢八太學適聞萬歲山架棕棚以備登眺臣上疏極諫憲廟奇之祭酒費闇不知也懼其賈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以銀鑄鎖之以待俄官校宣臣至左順門中官

傳 溫旨勞之日爾言是也棕棚好折卸矣命選時吏部予臣七品正官聞言大慚臣名遂播天下後知雲南鶚嘉縣卒於官

郊外農談

八

三

冶城客論

闕名

遺老

永樂中有一人居洞庭湖之濱久而復有兩人至聚居一室不輕出門戶風月之夕則棹小舟操酒榼泛湖而飲飲至醉扣舷而歌歌竟相持大慟而歸人莫測也居人時以錢米周之或受或否而一人病革呼其隣曰吾欲告汝以姓名恐為女累不言女終見疑柰何其人固請乃曰我建文朝某編修也幸葬我湖旁某山下居人收葬之其二人後未知所在

冶城客論

八

一

買辦

英廟有意江南買辦諸學士難言欲持不可而有貞度不可言將入對謂學士薛瑄云予若多言恐忤上意若度稍可從後觸止之瑄以為信然於其語半時伺其後有貞即大聲曰薛瑄欲有所言 上問言何事瑄倉卒無所對即以江南買辦一事言之 上不悅而罷

人情

原泰元年廣寧伯劉安都督僉事郭登守大同也先遣人奉 上皇至城下 守臣出見議事劉遂部同出郭曰人情叵測安知其不以夏人之誘楊定者誘我乎吾二人之身城之存亡攸繫晚或虞詐吾二人不足惜如此城何擇甲登城北向拜曰臣非敢不出但此城臣擅不敢離耳劉竟自出囚得迎復 上皇命加封侯從而入京給事中葉盛等劾之詔復原職英廟復位進劉尚郭罷廢至成化間始得復用人莫不多郭之守正云

冶城客論

二

夢詩

羅一峯廷試時有一水手夢中與語之曰明日附舟乃羅狀元明日果有秀士來附舟詢其姓則是衆皆驚訝倫赴春闈道蘇川爲文謁范文正公祠是夕宿舟中夢文正遺之詩曰賜帶橫腰重宮花壓帽斜勸君少飲酒不久臥烟霄天順癸未廷試春闈暮宿邸舍其家奉盥盆中有金鑲一隻羅僕取之明日早行謂僕曰此去京城尚遠又缺路費如何僕曰公無憂夜來于盆中獲一耳鑲足以爲費倫怒索其鑲而還

志比至則其婦爲夫所逼欲捐生感謝不已既而入場被火賴謝大詔出之人以爲陰騭之報倫有詩寄大詔曰曾同丙子看鄉榜丙戌春闈又在門南省再生真父母西湖歸老任乾坤成化丙戌倫與同邑劉試商皆第一潘中乙榜授陝州訓導未久而卒夫壽夭窮通皆有定數如此人其可以不安命乎

冶城客論

三

西臯雜記

闕名

氣節

逆濠就擒江彬擁邊兵邀 駕駐通州命文武大臣
出迎人人自危毛文簡倡正議謂當訊賊告廟悉從
之嘉靖初 上選婚姻錦衣韋千戶女與馬內侍并
皇親邵蕙俱得重賂咸屬意馬公在左順門厲聲曰
韋千戶是韋太監家人不知的姓何以登玉牒此事
禮部不敢擔當汝曹自為之眾議遂息文簡體弱而
西臯雜記 八

氣不可奪此其大節云

辟妖

景中丞清赴舉時過淳化主家有女為妖所馮清宿
其家是夜妖不至去却來女子詰之曰避景秀才且
日女以告其父父追及清詰之故清書景清在此四
字令父歸粘於戶妖絕不至矣

判狀

明華亭縣有民某其母再醮生一子及母死二子爭
產質之官知縣某判其狀曰生前再醮終無戀子之

心死後歸墳難見先夫之面令後子收葬

西臯雜記

八

二

滄江野史

闕名

楊文襄

嘉靖初張桂二臣剛愎著聞 上亦厭之言官多有
論列疑楊文襄所授二臣行時即私謀于霍公韜霍
懼有齒寒之勢遂上疏毀公于朝 上始疑公遂再
疏乞歸霍復風言官論劾迺奪公官衆謂公當辨公
曰吾心無愧得失在彼吾何辯哉

李獻吉

滄江野史

李公夢陽上疏有二病三害六漸之說所虞宦官外
戚盜賊之禍後來其言無一不酬正德初劉瑾擅權
稔惡繼而流賊四起幾至大亂至嘉靖中壽寧侯卒
以驕橫于誅三復此疏其才識氣節一時可想矣

石文隱

石文隱在吏部承羣小黷亂之餘政以賄成官以意
授士習日趨于壞屬考察京官凡於請議有干者多
見奔黜以孤貞行一意柄臣不悅兩月解部以尚書
嘗詹事府事典誥敕益前無此故事也石文隱初居

翰林已勵志不殖貨利在內閣有所論列多觸忌諱

上優容之有勲戚情勢奪圻內民地萬頃詭言 國

初所賜歲久失之今得焉以請既得 旨矣圻民大

恐公言于 上曰百姓為業日久一旦奪之恐生變

上為停前命仍給之民作相後門無私謁其剛方正

直始終不變云

朱御史

朱公裳少勵清節為諸生衣食不續裕如也後學于

京師旅于郊寺無僕從自炊汲同門生或辦甘脆而

滄江野史

食之不去讀朱氏詩諷誦不輟口登進士積官至九

卿大夫寒約如一日自號貧子既顯改安齋自都御

史守制還居無賓堂土壁席門自奉嘗茹菜連旬無

肉食為御史按山東山西有風采人稱為長齋御史

云

薛文清

薛文清曰余昨日京師來河南瀕行院中寮友有誦

唐人此鄉多寶玉慎莫願清貧之句余每不忘其規

戒之益導友善不納則當止宜體此言未合者不可

強言以鈞之若然則近於譎

滄江野史

八

三

澤山雜記

閔名

剛直

羅文肅公剛直自持人不敢干以私釐正數十年積弊遷南京吏部右侍郎正體統慎交接掌國學以端風化為本凡陳謨皆大本急務建儲二疏尤剴切不畏斧鉞動止詭異徑情直行人目之為鬼王然敦尚氣節僚友有脂韋風靡者痛惡而面斥之以故人咸畏憚不敢犯

澤山雜記

八

又

魏文靖以直道自持不苟徇俗正統初任吏部侍郎時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雖部堂尊官亦歛輿迴避公一日相遇於崇文門不為避振銜之譖于內眾為公危之忽一日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孰為侍郎驥且訊以近日曾有何事公慷慨言其故且曰臣不才備位六卿臣不足惜朝廷名器可惜耳上溫旨慰之日爾所言者是奸官奸官

文捷

景清個儻尚大節領鄉薦遊國學時同舍生有秘書
清求而不與固請約明旦即還書生旦往索曰吾不
知何書亦未假書於汝生忿訟於祭酒清即持所假
書往見曰此清燈窓所業書即誦輒卷祭酒問生生
不能誦一詞祭酒叱生退清出即以書還生曰吾以
子珍秘太甚特此相戲耳

忠武

張忠武王任燕山護衛 文皇靖難師起幃幙謀畫
悉以任王王摠誠效慮夙夜不懈可否進止王正色

澤山雜記

二

數語決之咸中機宜用王策奪北平九門撫順討逆
三日城內外悉定師將南出王曰不先定薊州將為
後患薊平餘無患也時薊州守將馬宣謀起兵迎拒
上命王討之王至諭之不下環城攻之宣率眾出戰
遂執宣殺之急趨遵化戒將士曰師行以得人心為
本師入城不傷一人遂移師永平密雲皆望風輸款

孝感

彭濟物少慷慨有志節初會試時前二場文論皆得
意忽得家報言母夫人劇病即束裝歸朋輩咸勸其

留終場必取高第公曰吾方寸亂矣且母病與取第
孰重耶遂行抵家母見之喜病亦尋愈人稱其孝

澤山雜記

沂陽日記

闕名

武皇

武皇南征駐蹕留都大將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扈從屯處京城彬恃恩跋扈權侔至尊下視公卿懷不軌心喬公白巖時為大司馬獨任留守之重持正鎮靜每事裁抑彬亦敬憚不敢肆隱然虎豹在山之勢一日晚彬遣官兵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不知所出督府遣人來謀于公公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

沂陽日記

八

一

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者雖 天子詔奈何督府以公言拒之竟寢城中帖然彬每假傳 旨有所求為日數十道公每得 旨必請面奏彬計遂不行公又虞有他變乃選精通武藝者數十人充隸卒隨護一日會公于演武場彬欲逞部下之勇以懾人問曰南京亦有能武藝者可與我邊軍一較乎公曰善者固有粹難至吾從者亦畧諳此可與較彬易之有與卒小而黑人呼為鬼李有神力善跌打公呼出叩頭請較公謂彬曰今日較藝傷死勿論彬部下四人大

而長視彼小甚易之與李較隨什彬失色又命勇者討連勝七八人後有劉鑑廖清沙者有重手法來敵皆負彬由是奪氣又 武皇在牛首山經宿彬欲行異志而山神震吼達曙不寐不敢舉事次日歸抵聚寶門時已深夜彬傳 旨開門迎 駕公閉門不納是夜 武皇宿于報恩寺公鎮安都城保護 大駕其以死衛社稷者矣

韓苑洛

韓苑洛性剛直初舉進士值劉瑾亂政朝士奪氣同年多往謁之有約公者公卒不往為浙江按察僉事分巡杭嚴獨持風裁鎮守太監王堂并織造中官有所求為于有司率裁抑之積忤既久後因富陽縣產茶與鱒魚二物皆入貢採取時民不勝其勞擾公日擊其患作歌曰富陽山之茶富陽江之魚茶香破我家魚肥賣我兒採茶婦捕魚夫官府考掠無完膚皇天本至仁此地獨何辜魚兮不出別縣茶兮不生別都富陽山何日頽富陽江何日枯山頽茶亦死江枯魚亦無山不頽江不枯吾民何以甦後被鎮守奏公

沂陽日記

八

二

歌怨謗阻絕進貢建至京下錦衣獄褫其官公初
被逮時杭府縣贈錦衣官校金所途中寬挺公斥之
曰死則死耳何以金爲及府縣贈公路費公悉揮之
挺挺不屈真烈丈夫哉

王都督

王都督佐掌錦衣衛事京師人稱爲王堂才敏志忠
律已廉介扶翼善類祛擊凶邪凡詔獄議該從輕雖
披逆鱗必委曲別白至數十上不肯阿順違議京師
刁徒劉東山者役而黠能寫行移遊于壽寧侯張鶴

沂陽日記

二

齡延齡之門每日矚二張陰事籍記之一日嚇二張
索金數千用盡復奏二張陰事下詔獄公力爲張辯
又勒延齡之妾爲妾不從又奏其謀反公復辯其誣
遂劾東山平日姦惡狀 上悟下其事乎公公密擒
之伏辜詔枷千午門前數日竟死萬衆舉手加額曰
非王堂替天行道何以能此公不肯索富家細過至
巨猾兇豪有犯雖巧賄勢囑亦不得脫以是稱名執
法前後錦衣皆莫及也

王尚書

正統時王振雖跋扈大臣猶加禮王尚書直遇振未
嘗少降詞色同坐時據欲尊席公曰太監職四品吾
尚書二品岸然凝坐振無如之何

沂陽日記

四

海上紀聞

名

神代

陳按察鼎疾葦忽起坐榻上舉手望空拱揖若迎迓狀家人問故曰楊憲長請我來交代為城隍也言訖而卒

契合

宋公訥病 高廟遣中使諭曰卿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瘥

海上紀聞

八

一

以其有神也又嘗言送祭酒骨格必壽適有畫工至命繪公像甚肖 上喜吏部尚書余焯不喜公以事逐公去 上怒誅焯念公老召其子望江縣主簿麟侍養二十年卒於官年八十 上為文祭之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給自公始 又遣行人祭于家為治墳塋官其次子復祖為司業一時仕宦之契莫倫

名節

陳公鼎為給事中以名節自負侃侃直言無所畏懼正德中宦官廖堂鎮守河南貪虐暴橫民遭荼毒其

弟鵬附逆瑾作威尤甚子鎰正德庚午冒祥符籍入

試餘姚編修孫清失官依鵬為代筆鎰遂取上第踰

年公發其事劾之除名直聲益震廖大衛之會流氓

起條陳彌盜機宜與巨璫爭辨不撓坐是繫獄罷歸

為浙江憲使凜凜持風裁藩臬諸公咸敬憚之舊都

司官與藩臬同出入宴會公不許且不為禮都司官

大以為憾在任廉介正直門無私謁禁和買戍吏姦

上下畏之如神

箕仙

海上紀聞

八

二

熊端肅浹任左都御史轉吏部尚書時 世宗信任

箕仙 敕建承天閣以崇奉之公上言箕仙不足崇

信宜黜之 上大怒命錦衣衛官校押發原籍為民

公於酷暑坐牛車暴日中官校督促幾死至河間知

府某者遺校金易以肩輿得還鄉隆慶改元賜少保

謚端肅

自重

正統間王振擅權聲勢烜赫自劉忠愍之歿公卿大

臣多出其門無不挈塵下拜恬不知媿歸然自重不

爲所屈辱者魏文靖陳祭酒薛文清三公而已

海上

八

三

孤樹裏談

建安李默

于肅愍

于肅愍巡撫河南山西前後幾二十年每入京議事獨不持土物賄當路汴人常誦其詩曰手帕麻姑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歿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問閻話短長

孝宗

孝宗憂勞思治益明習機務眷念民瘼欲盡革諸煩苛獎蠹召劉文靖公屏左右人罕得聞大懼竊從平

八

際中觀但聞上數數稱善上仁慈敬慎尤欲守成法公等亦見太子未壯上體清癯恐一旦禍起不可測務却謀遠顧省機密發天下隱受其福至上語及官中事毅然欲創抑盡刷洗近侍權復高皇帝舊亦未敢輕動也

楊文恪

楊文恪志切匡時以經筵講學爲出治之本疏每上必懇致意嘗因地震劾奏用事大臣首薦張元禎

吳寬李東陽王鏊劉戡宜備日講讀書宜用大學衍義時論禮之吏部尚書王恕被讒公力言公卿中不可無恕所宜優禮請黜遠讒佞無為所惑楊茂元盛應期因事獲譴仍奏乞叙復他所論薦如周瑛周五中王鴻儒王雲鳳劉元劉大夏謝鐸林俊等皆有時名

薛文清

刑部尚書楊寧都御史張純初以才力相尚及與薛瑄同事歎曰如薛公當於古人中求之非吾輩可及也

孤樹叢談

二

謝閣老

浙江紹興府勘報經明行修者四人內餘姚三人逆瑾以為謝閣老所私執送錦衣衛鎮撫司問其一人妄招詞連謝因及洛陽劉瑾以為奇貨可騁宿怨笑曰今入我彀中矣言于上必欲置謝于邊戍賴李東陽曲為辨折令其為民

李相國

天順時 上謂官軍一季俸關銀十四餘萬兩李公

賢對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官軍有增無減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與金書鐵券誓以永存其子孫一再犯法即除其國豈有屢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至困窮不可不深慮也

英宗

英宗嘗論景泰不與大臣接言賢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大臣商確治道所以天下常安先儒謂對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於君德方有孤樹叢談

三

益又言朕自復位以來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每以此戒左右賢曰安樂不忘患難古昔聖賢之君存心正如此又以戒左右最善又善飲食隨分曾不揀擇衣服亦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節儉是以當時海內富庶非其餘可及又曰朕於四書尚書嘗遍讀如二典三謨真是格言賢曰誠如聖諭凡帝王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為政之事皆在其中此時正宜玩味體而行之 英宗每為首

肯

內閣

我朝政在內閣士之始進以翰林為極選而競進者率規計恐後戴公珊與華容劉公堅避不往且曰願就部曹習聞民事為國家建勲業甚幸沒沒老文字竊所恥也後兩公咸為名臣

孤樹哀談

八

四

西聖雜記

無為子楊穆

况太守

况鐘字伯律南昌人始由一吏起職歷任綽有善聞內相三楊公知其名薦之故領勅來守吾蘇及臨任剖析若流善政四出民皆駭服第遇考校士子悉委諸群僚多不親事其詣學宮講誦竟不能發一問于其間亦惟唯而已嘗諭眾曰某木刀筆吏所恨者不在科目固不可問人也於乎以有為之才而獨歎于

西聖雜記

八

此君子惜之

凍死潮

錢塘江其僻海日有子午潮不爽如過夷亭則狀元出故諺云潮過夷亭出狀元昔宋末潮過夷亭而出衙涇狀元已驗之矣自嘉靖甲午以來非惟不能過夷亭而錢塘江湖或旬日不至時人謂之凍死潮

閩語

陶屋仲寧波鄞縣人初以國子生權御史彈劾不避權勢上雅重之陞福建按察使時布政使薛大方

貪暴自肆屋仲劾奏之大方有詞連坐屋仲至京師
事既向 詔屋仲復任大方罷職聞人為之語曰陶
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

謚法

國朝謚法出自翰林者得謚曰文若魏文靖公驥
文莊公盛吳文恪公訥姚文敏公夔不由翰林而曰
文者未省何謂

慈谿縣令

宣德間慈谿一縣令初至任謂群下曰汝聞諺云滅

西墅雜記

八

二

門刺史破家縣令否乎此固非有道者言也中有一
父老對曰問者生員多讀書某等只聞得豈弟君子
民之父母縣令為之默然

吳嗣業見神燈

吳嗣業弘治間秋日泛石湖候月而還遙見上方山
燭籠百數奕奕而上或紅或綠或小或大參差不一
迨抵其巔燈分兩岐久之素雜而散嗣業見之亦無
他奇

王謝相較

江西南昌府王謝二氏相傳故族謝氏雖富而王氏
則族眾嘗相較無已一日王侯謝族聚飲泊家眾數
百人積薪環謝居而焚之悉攘其產謝一孽子方數
歲婚隙間潛草莽又為王所獲子給為買奴乞憐王
乃收為掌門及長頗解書等香料理王悅之而配以
已女產均析之其子後生兒孫甚行有名得仁者仕
嘉興推府有仁政民皆仰之得仁生一嬰狀元及第
始復前姓謝氏多顯而王氏無聞焉

色兆

西墅雜記

八

三

前歲午日余與一友解粽其友箸赤無似持色荷曰
試觀吾後有泰日乎遂擲下六六其友大喜為之痛
飲未旬日竟死余度之六六者數已盡矣若大人占
之則吉也

服妖

古服之制上衣下裳謂陰陽相半而不踰制也近世
男女服為長衣短裳故事浮薄人皆異之昔漢建安
中男子好為長衣而下甚短女子好為長裙而上甚
短時益州從事莫嗣以為服妖後遂大亂今京師故

設此禁亦可以防世變矣

胡希顏打鬼

希顏城西人家于鄉屬壇後其人耽酒無醒日成化秋夜被醉自外歸見偉丈夫三四人皆長踰屋簷齊力來扑胡胡但望其家急趨握門闕而出大恚誓曰何鬼物敢來扑我我何畏邪視至壇側見如前長者益多將十七八輩群立其地胡怒兼運亂石擊之鬼悉奔竄或入河或穿巷者竟無一鬼能抗久之寂然胡乃返舍

西墅雜記

四

駱堂送鬼

銀工駱堂館張氏為甥張之母疾以巫言捉鬼于壘中加符楮封閉使堂詣諸野外遣送之堂至野對壘語曰汝乃鬼乎吾未之信也乃啓灌以穢物寘于厠角而去既歸皆隱之弗語自是病者寢以強爽堂獨譎語曰我欲去矣何乃俾我如是我初為禍詎若爾意為毒之甚邪雖然終捨爾不獲言之數四堂即死焉

梓人斃鎮

梓人斃鎮蓋同出于巫蠱呪詛其甚者遂至亂人家

室賊人天恩如漢園事多矣今述所知余同里莫氏故家也其家每夜分間室中角力聲不已緣知為怪屢禳之弗驗他日轉售于人而毀拆之梁間有木刻二人裸體披髮相角力也又臯橋韓氏從事營造喪服不絕者四十餘年後以風雨敗其垣壁中藏一孝巾以磚弁之其意以為磚戴孝也又常熟某氏建新室最後生女多不真二三世如之一日春啟而緝之于椽間得一木人為一女子在三四男子勾引淫

西墅雜記

五

褻急去之帷箔方始清白如此類者不可殫言聞九梓人家傳未有不造斃鎮者苟不施于人必至自孽稍失其意則忍心為之此則營造所當知也

水雹

嘉靖戊戌四月八日未刻吳城風雷暴作雨水雹其大如李中有一眼而四圍皆紋頃以成麥菜大戕其半西南山一境其大如斗塗人不及抵室有傷其頂擊其耳而死者余詣耆老云自生平以來未之見也

倭人詠蜀葵詩

成化甲午倭人入貢見欄前蜀葵花不識因問之題詩云花如木槿花相似葉比芙蓉葉一般五尺欄杆遮不盡尚留一半與人看外國亦有此能詩者

說邪續目錄

弓第八

藩獻記 朱謀埠

琬琰錄 楊廉

頊綴錄 尹直

代醉編 張鼎思

明廷禕記 陳敬則

水東紀畧 葉盛

玉壺遐覽 胡應麟

說邪續目錄八弓八

良常仙系記 鄒旭光

賜遊西苑記 李賢

延休堂漫錄

濯纓亭筆記 戴冠

藩獻記

南州朱謀璋

秦藩

秦愍王諱棟

皇帝第二子也洪武三年四月封洪武十一年四月之國西安王生而岐嶷嚴毅英武

皇帝委以關西軍事得專刑賞歲時躬巡邊徼自

大將以下皆受王節制有軍功者先擬封拜以聞

王御軍嚴甚所過秋毫無敢犯未嘗妄戮一人故

藩獻記

八

戎 畏威兵民倚以為重洪武二十七年西

固弗庭王奉 命徃征多所禽獲 率眾詣降

受約束至今朝貢不絕王在軍中多露宿山野因

遘瘴癘力疾破賊而還捷 聞聖書嘉獎賞賚以

億萬計洪武二十八年薨子隱王尚炳嗣爵在位

十八年薨子偉王志堦嗣爵在位十三年薨無子弟

庶兄渭南王志均進封是為懷王未幾薨無子弟

富平王志塽進封是為康王隱之三子皆親王矣

康王仁愛恭敬強學好古于聲色狗馬財貨一無

所嗜宣德四年冬以護軍有中傷王于朝者遂上

疏辭三護衛 詔以王言切至允辭其二在位二

十八年薨所著默菴集若干卷行世

秦簡王諱誠涿惠王之子也弘治元年以鎮安王

進封王延攬文儒竟日談理不勅王府護儀子弟

得入贊官自秦簡王始也所著樂府感寓詩各百

一十三篇詞旨高古享國十一年壽四十有一

秦定王諱惟焯昭王庶一子也事生母蕭妃以孝

聞正德四年嗣爵嘉靖二十三年薨

藩獻記

八

汧陽安裕王誠淵秦康王諸孫也事父端懿王暨

繼母以孝聞王為長子時娶夫人王氏先卒遂不

再娶秦定王以王孝行 上聞弘治十五年二月

賜勅嘉獎其年王薨子莊靖王秉楨嗣爵

晉藩

晉莊王鍾鉉憲王之子

高皇帝曾孫也正統七年以榆社王進封弘治十五

年薨在位六十一年壽七十五王好博古喜法書

嘗以絳帖歲久斷脫令世子奇源采舊所藏古今

名人墨跡摹刻以傳號寶賢堂集古法帖弘治九年閏三月表上之

孝宗賜勅嘉獎世子世孫皆先卒世曾孫知焯嗣位是為端王端王亦好文雅事嫡母郝妃生母彭夫人以孝謹聞嘉靖十二年三月薨無嗣從姪新煥進封

慶成端順王奇濱晉恭王玄孫也弘治十二年薨爵正中以賢孝聞 賜勅褒獎嘉靖十一年薨子表樂嗣爵是為恭裕王王樸茂寡言篤于孝友

藩獻記

好文謹度譽動國中嘉靖三十四年冬王壽八十撫臣王崇上疏乞旌表 詔賜書嘉獎資以金幣尚書王瓊嘉靖初上言慶成王生子七十人吳郡王世貞著

皇明盛事述稱慶成王生百子長封長子餘九十九人並鎮國將軍每會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而人皆隆準極異事也考其世蓋端順王云

西河恭定王奇溯晉定王之魯孫也父順簡王薨王方三歲稍長問父所在不得即知痛哭刻旃檀

為順簡像祀之壽七十有六薨子表相嗣爵亦以

孝聞

周藩

周定王諱櫛

高皇帝第五子也始封吳王洪武十一年改封周王國開封建文中以猜忌大藩竄王雲南

成祖靖難得復爵王與

文皇帝同母

高皇后特見友愛歲時問遺不絕嘗以汴梁患河水

藩獻記

將為王營宮洛陽永樂三年六月王上書言汴梁

水去隄防稍固第乞修舊宮以居免勞民力

上善之遂罷洛陽役永樂十九年春以奄三告王不

執召至京師王遂奏納三護衛而還洪熙元年閏

七月薨世子有燾嗣立是為憲王

周憲王恭謹好文辭兼工書畫製樂府新聲大梁

人至今歌舞之正統四年薨無子妃鞏氏暨牛戴

韓歐陳李六夫人同日自經以殉 詔謚妃貞烈

六夫人貞順附葬憲園弟有燾以祥符王進封為

簡王

鎮平恭靖王有熿周定王第八子也母周夫人建文庚辰八月生王于雲南蒙化病不能乳陳夫人解簪珥贖乳之

文皇帝即位復定王封王方數歲封鎮平王壽七十

三薨子榮莊王子煥嗣
博平恭裕王安波周惠王第十三子也惠王之子二十五人而恭裕獨以文雅得譽

南陵莊裕王睦模周悼王第九子也好文雅敏達

藩獻記 八 五
有識王薨無子爵除

楚藩

楚昭王諱楨

高皇帝第六子也天資英睿有謀畧洪武九年冬之國武昌數奉 命督師討平大庸靖州上黃諸蠻又討雲南阿魯禿禽之

太祖嘉悅洪武二十二年肇建宗人府 命王署右宗人事已復西番討道州全州桂陽諸叛 平盧溪黔陽諸洞蠻 皆有功洪武三十年五月同湘

王征古州

上賜勅曰近蠻 倡亂爾能與民同憂率護衛軍馬親征之豈不稱賢王哉永樂八年冬王朝于京師文皇帝以楚國無事上下相安嘉王賢能 賜優詔勞之永樂二十二年薨世子襲爵為莊王

楚莊王諱孟烷仁厚博洽能文章深有智慮在位十六年正統四年薨

武岡王顯槐楚端王第三子也端王世子顯榕是為愍王嘉靖二十四年春英耀謀弒愍王于其第

藩獻記 八 六

飲武岡王別室中中飲變作從官朱思大呼王亦奔往救被縱傷臂愍王薨英耀伏誅 詔書勞王

魯藩

魯靖王諱肇輝荒王長子也恭儉謹度

文皇帝甚重之 車駕北巡過魯王來朝 賜以詩幣享國六十四年成化二年壽七十九薨

蜀藩

蜀獻王諱椿

高皇帝十一子也洪武戊午歲 冊封二十二年冬

之國成都王孝友慈祥博綜典籍容止都麗雅有
儒素風

高皇帝常以蜀秀才目之及就國聞漢中博士方孝
孺名以幣聘為世子傅嘗臨講郡費觀諸博士清
貧為分祿餼之月一石遂著為令府中屬官有能
進昌言者厚加禮遇沒世猶存邱其後燕居之園
大署忠孝維藩以自勵焉永樂二十一年二月薨
上悼惜良久特謚曰獻

蜀定王友垓和王之子獻王之孫也嗜學善書能
藩獻記 八 七

文章克纂獻王之業子惠王申鑿尤警敏好文敬
禮名士弘治六年薨惠王之孫讓樹是為成王性
靜哲喜儒不遜聲伎動遵禮法創義學修水利賑
饑救災多所全活嘉靖二十六年薨

潭藩
潭王諱梓

高皇帝第八子也洪武二年母達定妃生明年受封
封十五年而之國長沙王聰敏嗜學善屬文嘗召
府中儒臣設醴賦詩品其高下出邸中金縉行賞

洪武二十三年坐事被召王懼與妃自焚死在位
二十一年無子國除

湘藩
湘王諱栢

高皇帝第十二子也母胡順妃洪武四年生洪武十
一年冊封之國荊州王粹美嗜學讀書常至夜分
篝燈警枕精思入微人莫能窺其際志在經國論
古兵制有宿將所不及者齋力過人握弓矢刀槊
馳馬若飛嘗受 命征常德叛 敗之虎渡磯焉

藩獻記 八 八

洪武三十年五月同楚王討古州蠻 克之出入
縹囊乘書以自隨遇山水勝境輒徘徊終日建文
初疑忌親藩或有告王反者 朝廷遣使即訊王
懼無以自明闔宮焚死謚曰戾王
成祖靖難後改謚曰獻為置祠官守其園

代藩

靈丘端懿王聰淵代簡王之玄孫也長子俊格考
學善屬文聚書數萬卷尤好古篆楷墨蹟嘗手模
六十餘種勒石名崇理帖嘉靖二十四年卒端懿

既乞封其孫廷址爲曾長孫禮官以無典故可按第靈丘四世嫡長宗室盛事應擬曾長孫封號

上嘉王壽考宗室鮮比特許之已而復封址子彛鏞爲玄長孫嘉靖三十四年閏十一月端懿乃薨壽

八十三彛鏞襲高祖爵

山陰康惠王遜熾代簡王第四子也分封蒲州三傳而至信順信順之子俊柵嘉靖三十七年襲封

肅藩

肅靖王諱真洪肅恭王子也封世子先恭王卒嘉

藩獻記 八

九

靖十八年追封贈諡曰靖靖王博雅好文善爲詩詩調高古有益唐諸名人風言邊塞事尤感慨有意

遼藩

遼恭王寵沒惠王子也性恭默謹度篤于孝友弟光澤王寵濃已嘗出閣別邸王飲膳服御珍玩文繡必與光澤共之事靡巨細恒相咨而後行終身無異享位二十五年正德十六年薨子致格嗣位是爲莊王

慶藩

慶惠王壽枋慶定王次子也嘉靖三十年冬以桐鄉王進封王好學樂善孝友雍雍居常敦崇儉樸能以禮法飭諸宗儀寧夏修築邊城王出金帛穀粟佐工餉嘉靖四十年五月撫臣具以王行誼聞上遣官賜勅嘉獎并賚金幣羊酒表枋焉萬曆二年薨子倪熾襲爵

寧藩

寧獻王諱權

藩獻記 八

十

皇帝十六子也生而神姿秀朗白晢美鬚冉慧心天悟始能言自稱大奇士好學博古諸書無所不窺旁通釋老洪武二十四年冊封之國大寧王智畧淵宏被服儒雅數會邊鎮諸王出師捕肅清沙漠威震北荒建文中齊黃用事疑忌諸藩多所出削以王英武擁重兵于邊下勅召還京師王未奉命遂削王護衛軍後文皇帝踐祚不欲壯王在外永樂元年二月改封王于南昌王亦深自韜晦所居宮庭無丹彩之飾覆

殿甃甃不請琉璃構精廬一區蒔花藝竹鼓琴著書其間故終 長陵之世不被譴責晚節益慕冲

舉自號雁仙建生墳緱嶺之上數往游焉江右俗

故質樸儉于文藻士人不樂聲譽王乃弘獎風流

增益標勝在位五十八年壽七十有一正統十三

年九月望日薨世子諱磐斌孝友仁厚洞達理學

有淵騫之譽正統二年正月十有九日先獻王薨

世孫奠培嗣爵追謚為寧惠王

寧靖王奠培惠王子也雁幹踈髯尤敏于學才藻

藩獻記

八

十一

豐瞻一意修文辭造語驚絕性孤介寡合即諸父

兄弟小有不愜動生猜嫌以故臨川弋陽視爵皆

王志也在位四十三年壽七十四弘治四年薨

弋陽端惠王拱楨莊僖王子也閩葵有幹局初封

將軍同藩諸將軍已屬目其賢會宸濠作逆伏誅

諸郡王勢相頽頽莫能一

上以王守正不阿 詔令統攝府事嘉靖初上書請

復 獻惠二王廟祀得備禮樂稍增設審理奉祠

典儀諸官屬自藩臬諸司以下歲時皆入謁如大

藩禮嘉靖二十九年薨子多焜嗣爵諸郡王始分

治焜寬和喜文雅事嫡母孝謹每膳必入侍萬曆

五年薨無嗣再從弟多焜奉 勅攝府事

樂安端簡王拱樞靖莊王子也靖莊樸訥鮮慧而

王以文雅才辯著稱兼精繪事又能謙和虛已煦

諸宗人會弋陽端惠王薨群情更屬王賢始奏析

弋陽總理于是建安樂安弋陽三王分治八支王

薨子多焜嗣爵

石城恭靖王諱奠培 寧惠王第四子而謀埠之

藩獻記

八

十二

始祖也景泰二年 冊封性莊毅簡貴寡言笑家

法甚嚴子孫小違教者輒繫而笞之内外日凜凜

從事時諸郡王多坐驕蹇淫虐見法王獨謹度秉

忠未嘗有過舉在位三十六年成化二十二年正

月十有二日薨子鎮國將軍諱觀鏞孝友慈惠動

必以禮先恭靖一年卒子宸浮嗣爵追封端隱王

韓藩

韓恭王諱冲焮憲王子也憲王始封開原未之國

而薨永樂八年王襲爵二十二年出封平涼平涼

北接邊徼 衆數充斥境上王習見邊防利害扼腕憤邑正統元年 上書極言時事

英廟報曰承諭邊計至悉足見叔祖惓惓以宗社國家爲心深思遠慮雖古賢王不是過也 賜璽書

慰勞并資金幣正統五年薨薨後九年而有土木之變

襄陵莊 王冲焯韓憲王第二子也孝友篤至過人母季嘗病甚王願北辰下卦股爲藥藥焉母病頓愈王嘗憤 衆憑陵華夏成化六年夏上書請

藩獻記

十三

率子塔首擊 報國自効 璽書褒予成化十三

年薨壽七十七子範址嗣爵是爲襄陵恭惠王恭惠亦敏學篤行恭惠之子徵鈴是爲安穆王安穆

之子偕洌是爲端和王端和之子旭植是爲懿簡王自莊穆至于懿簡五世同居言必及義雍雍肅肅皆以孝友相師嘉靖十一年四月

上嘉其親睦遣書褒之資以羊酒文幣

藩藩

潘憲王諱胤核潘莊王曾孫也憲王祖詮鉢爲莊

王仲子封靈川而鉢兄恭王子勛泚孫胤橙皆早

卒嘉靖九年憲王以胤橙再從弟進封王天資秀

傑耽好文儒嘉靖二十八年薨子恬燦嗣爵是爲

宣王王篤學工爲詩弟鎮康王恬焯安慶王恬繼

皆以文行著名隆慶二年各 賜勅獎勵

清源王幼圻潘康王第三子也正統十一年

冊封王博學能文詞饒于著述自號懶雲弘治十

四年薨謚莊簡

唐藩

藩獻記

十四

唐靖王諱瓊煙定王世子也資性明達善綜核名

實動中法程永樂十九年嗣爵時年十九以才器

卓犖甚爲

文皇帝所禮永樂二十一年入朝京師五日之間凡

三接見焉選妃邾人高盤女未婚宣德元年十月

朔王薨高氏聞之遂自經以卒守臣上其事 詔

嘉高氏志節 特命追封唐靖王妃賜祭治喪如

制合葬紫山

唐成王彌錦莊王之子也篤行博學工詩繪而善

敦睦弘治二年嗣爵

孝皇帝嘗賜王五經子史諸籍嘉靖二年薨弟文城

恭靖王彌鉗亦工詩著書

三城康穆王芝境唐憲王子也成化七年

冊封王博通群經尤嗜繪事法書各盡未嘗一日

去手正德六年薨

承休昭毅王彌鉞榮和王子也性警敏絕人喜儒

雅而善決斷嘉靖二十一年唐敬王以王行誼上

聞 璽書褒之命木下而王薨長子宇淵嗣爵淵

藩獻記

八

十五

子宙枝亦好學識典故著 皇明統宗繩齧錄十

二卷言藩事頗詳今行于世

蕩陰端肅王彌鋈昭安王子也儻好文雅敬禮

名賢不問家人生產爵冕三十餘年深自琢磨一

無豪侈之習而性樂施予常自食貧薨之日僅能

周欵樞中無餘玉帛長子宇澄先卒嘉靖三十八

年孫宙榮襲爵

趙藩

趙康王諱厚煜莊王子也性和厚嗜學博古敦尚

雅素事祖母楊妃以孝聞嘉靖七年六月 璽書

褒予明年冬境內大饑王上疏請辭祿一千石佐

賑濟

世宗皇帝嘉王能憂國詔守臣發粟不允所辭嘉靖

三十九年十月庚申暴薨

鄭藩

鄭王厚烷鄭懿王子也嘉靖六年嗣爵二十七年

七月疏請

上修德講學并進居敬窮理克已存誠諸箴復演述

藩獻記

八

十六

珠十章以簡禮怠政飾非惡諫神仙土木為規諷

詞語切直

上手詔曰汝規知宗室有謗訕者故茲效尤汝真令

之西伯也罪其長史再逾年而盟津長子祐椿託

王跋扈詛呪煽惑諸不法事

上大震怒并責前四疏不臣奪爵幽鳳陽世子載堉

亦篤學有至性痛王非罪見繫不敢安寢築一室

王官門外席藁獨處者十九年

穆宗皇帝即位赦免還國歲加王祿四百石世子乃

後入宮而居

襄藩

襄憲王諱瞻塔

仁宗皇帝第五子也天資明睿通詩書及春秋宣德

四年八月封之國長沙正統元年七月改封襄陽

土木之役 車駕北狩王兩上疏慰

皇太后乞命 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

以圖迎復仍訓諭 郕王盡心輔政章上時

景帝立八月矣

藩獻記

英宗復辟得其奏于宮中覽之感歎手勅令王入朝

相見甚歡成化十四年薨壽七十三

崇陽榮肅王祐楨字夏父襄憲王曾孫也七歲能

文章神姿魁岸雄健力制奔馬精騎射星曆兵農

醫卜之書靡所不究其占災變言休咎修短遲速

命多奇中又好持論經濟

世宗初年大禮未決王上疏言時議以

皇上入繼 孝廟為人後者為之子欲稱

聖父與獻大王為 皇叔考斯據宋儒漢議伯考濮

王耳當時歐陽修已謂為人後者不沒父母之名

後竟以無稽止稱濮王為親即闕立廟矣豈可引

以為 聖朝法乎今日宜稱

孝廟為皇伯考仍稱 聖父為皇考文簡而事理無

遺爰攸叙公議定矣嘉靖四年春襄王祐楨病廢

不視事承奉亨竊弄威福王惡之執亨熏目坐是

許奏奪爵嘉靖十八年以 大慶恩典乞復爵許

之王嘗疏請令宗人執士農業得自贍足勿煩

朝廷歲祿之供禮官以非 典制不許嘉靖三十

藩獻記

四年九月薨子厚燭嗣

荆藩

荆端王厚烜荆憲王玄孫也憲王初封建昌正統

中改封蘄州景泰元年十二月王嘗上疏請朝

上皇不許在位三十年而薨四傳而至端王王性謙

和溫粹銳思典籍尤以篆隸著名正德中病未疾

不能朝謁再疏懇辭爵祿不允 詔許令弟富順

王厚焜攝朝謁嘉靖三十一年薨孫劬鉅嗣爵

富順王厚焜荆和王第二子也正德九年

冊封王幼孤未就外傅稍壯媿與長者語乃潛心問學祭憤至廢寢食遂博貫群藝王復嗜詩兼精繪事一日拂素圖蜀葵移暴日中蜂蝶叢集花上拂之輒來其神妙動物類如此弟永新安莊王厚橫亦以能詩著名

樊山溫懿王見潞荆靖王第三子也忠審有大節弘治五年九月荆見瀟以淫虐聞王并發其陰謀不軌狀而瀟亦許王隱過奏上

上嘉王潛銷荆楚大害功置王過不問奪瀟爵為庶藩獻記 十九

人王由是顯名正德元年薨子莊和王祜構嗣爵莊和子厚峻是為恭祿王恭祿之子載坰嗣之坰字昇甫喜讀書博極經史為人脫略不羈能折節下士藩王故不投人名刺接諸縉紳亦無賓主禮王獨易之

秀藩 秀懷王見澍

英廟第五子也成化六年之國汝寧宦豎以王居湫監請從先師孔宮以廣之王不許長史劉誠趙銳

嘗進講尚書誠曰戡黎者武也銳執古傳曰文寔戡黎兩長史競辯不已王徐言曰 先皇簡先生輔予經義卽有未安何嫌往復乃爾動色邪誠銳頓首慚謝在國三年薨無子國除

益藩

益莊王厚燁端王之子

憲王之孫也醇粹嗜學問能詩文嘉靖三十五年薨無子弟厚炫以崇仁王進封王性節儉重賜予聲色珠綺一無所好宮庭勝侍僅備使令聞宗人產

藩獻記 二十

子至因五以上者輒覺額曰若等不勤學問顧日近婦女虛糜國帑奈何哉世孫翊翎嗜文結客常中制之所積府藏金錢不可勝算萬曆初壽八十餘乃薨世孫嗣爵遂廣築臺苑招致賓從通聘問于諸藩凡操一能一藝者莫不思走謁門下王厚贈貽之于是義聲播海中未數年而九庫之金錢頓盡

衡藩

新樂王載璽端惠王子而衡恭王之孫也博雅善

文辭敦尚德行汲汲然以著述詞賦為勲業嘉靖三十六年 冊封著丁巳同封錄一卷思欲表見宗藩有才藝者

高唐王厚煥衡恭王子也與弟齊東王厚炳皆以博文篤行聞

隰川

鎮國中尉俊棟隰川懿安王後也懿安諱遜煥代簡王之子分封澤州五傳而至莊惠王俊相嘉靖三十四年相薨無子 詔以相從弟俊棟攝府事

藩獻記 八 王

已而棟坐違法奪爵復用親推俊楷代之未幾楷復坐罪廢于是議者以親不足用請舉賢能任之棟博古明經譽望甚著嘗總教宗學諸生諸宗人宿心焉萬曆五年夏山西撫按以棟名上 詔用棟攝隰川府事棟布教飭法鎮之以靜群情安焉璽書褒予萬曆十九年卒于位子輔國中尉克倓復以賢能推舉奉 勅代父任

慶藩

安塞王秩炅者慶靖王季子而

高皇帝諸孫也母夫人位氏六七歲好讀書十二而孤哀毀踰禮母夫人嚴誨之曰孤子非自強無覲成矣王發憤下帷如儒者性通敏過目不忘十五而喪母十八受封明年冊妃出閣王姿表魁梧風度俊逸美髯目光如電善文精楷書遇縉紳大夫質難辨惑移日不倦故益聞所未聞人有古今書輒捐金購之繡梓與遠近學者共動息規矩惟清與儉嘗恨居塞上不獲與齊魯吳楚士游生宣德間妃成氏子三皆名而天無嗣成化癸巳年四

藩獻記 六 王

十七葬賀蘭山謚宣靖自稱滄洲野客

魯藩

魯恭王諱願坦端王之庶一子也始封寶慶王嘉靖二十八年端王薨明年嗣爵王慈良聰哲有至性端王之遺疾時王年僅十有三侍立寢所晨夕不怠居喪蔬粥哀毀送葬往返百里號泣擗踊遠近改觀既當國政申明訓典約以禮度魯宗數百人莫不稟稟奉法

丘榮順王當遂魯靖王之曾孫也少而孤事祖

父母以孝聞

遼藩

遼國將軍憲葵字伯淳益陽康恪王諸孫也生而
髮際一骨隱起若珠性穎敏絕人讀書一日十行
俱下嘉靖十一年卒于術埤亦以詞賦著名

瀋藩

沁水王瑄塔濬簡王之後而沁水昭定王之子也
隆慶元年嗣爵博雅工詩喜士往來多布衣交名
譽籍甚先此有德平王胤樞淵鬱負儁才與衡新

藩獻記

八

二五

樂王載璽周中尉睦黎襄垣俊噤晉康衛泰玉華
齊名噤著五懷詩述其事是後復有輔國將軍瑄
璇瑄瑄瑄圻稷山奉國將軍瑄瑄四人者結為詞
社日相課以詩每有賦詠必賡和之語並綺麗濬
國于是乎稱多才矣

趙藩

奉國將軍載瑋字仲佩湯陰王諸孫也篤學好古
厭薄芬華日研究六經精探理奧所著文詞動則
風雅

襄垣

襄垣恭簡王遜輝代簡王之第五子也永樂二十
二年自大同分封蒲州典制諸王已之國非請
命不得歲時定省王念大同不置作思親篇其詞
甚悲代人傳誦之

岷藩

安昌王膺鋪者岷順王第二子也成化二年
冊封順王病風痺累年不起王侍寢嘗藥晨夕不
違左右岷王感其勤孝為之疏聞成化十年二月

藩獻記

八

二四

禮官以親藩無旌表之典
憲宗皇帝特書奠之

韓藩

樂平王冲焚者韓憲王之三子也博學好修言動
必繇典禮居常自謂非讀書不樂成化中年踰七
十猶手不釋卷韓王偕濤疏其行于 朝乞賜褒
嘉以風宗室

上特詔獎焉成化二十年壬午登八十
上再詔存問語意甚溫謂其年高德劭軼漢東平王

王遠甚成化二十二年薨謚曰定肅孫徵鉅嗣爵

瑞昌

奉國將軍多煜字中美瑞昌榮安王曾孫也性澹雅好學不事聲華與其弟多燉望衡接宇孝友篤至當是時輔軍多燾多灼以秉禮嚴重見稱鎮尉多炫多燁以義聲樂施動遠近多燿多燧多炳則用詞賦結客並有赫然之譽而煜與從兄多燧獨杜門却掃購異書數萬卷耽玩教警以為樂終老不厭也萬曆中督撫求理瑞昌藩政者察燧煜賢藩獻記 二五 將聞于

上煜固謝不起年七十有七乃卒煜善行草得鍾王書法亦自珍惜之每一紙出好事者重價購去比之蘭亭袂帖云燧子謀靖煜子謀整燉子謀王謀至並篤學好修盛有名理乃其韜光剝采如出一轍焉

石城

輔國將軍拱樅 石城瑞隱王諸孫也性沉毅有幹局父潤弘治中以事落職不能自解

肅皇帝即位樅力上書為父澡雪卒得復爵進秩始

宸濠不欲人出已右其絕諸宗室問學儒生有出人宗人間者輒文致于獄樅頌嗜學獨閉藏一室朝夕諷誦遂博通群書工為詩賦往往有唐名家風著巢雲集四卷卒後四十年子多炳始梓傳之是役奉軍多城多燠鎮尉謀境謀境謀堪謀翰謀培謀墀謀聖謀維輔尉統銓統銛並博雅能文章各有集五七卷方伯陳玉叔采諸名宗詩為江國風雅凡三十餘人而石城居其半方今事詞賦者記 二六 日益盛要之韋路開林樅有力焉

瑣錄

豐城楊廉

彭文憲

彭文憲在朝凡大臣為新進所媒孽者必反覆辨析且以愛惜人才之意上達言官以言語微過被譴亦必委曲言其不足深罪賴以全者甚衆人稱得宰相體

耿文恪

耿文恪初舉進士任給事中時厥父清惠公為右都

瑣錄

八

一

御史上言父子同在要地非宜遂改翰林檢討後謫泗州判官益厲志讀書不以寵辱介意成化改元召還翰林

彭文憲

彭文憲召入內閣英廟向用大學士賢獨見寵信數召對賢退亦諍公公持正論不肯詭隨或至失色爭議南楊亦服公雅量語人曰彭公真君子也

廖莊敏

廖莊敏公為人直易表裏坦然不孑孑為異飾細行

以取譽接對士類不見有纖毫貴勢態尤甚於鄉里故舊賓至厄酒豆肉輒與為懽無一日不對賓客既為天官或勸稍謝往來遠嫌公笑曰昔人有言臣門如市臣心如冰吾無愧吾心而已

古尚書

古尚書朴居官臨事蚤作夜思勤勞弗懈一志於公無敢干以私者謹守祖宗成憲不肯踰越或言事久於時小過不及者亦當損益就中終不為動

耿祭酒

瑣錄

八

二

耿好問為祭酒誨教有恩義時異姓諸侯年幼者令學于國學公類古諸侯勳戚言行可法者為書以授之在國學十年士類感而化之

馬溪田

馬溪田年七十歸隱于商山書院諸生問道者遠近踵集公山中野服鶴髮童顏望而即之皆德容令色亦飄然仙風道氣如是者又十年而始告終

又

馬溪田戊辰辛未皆不與會試安南貢使問禮部主

事黃清曰關中馬理先生何在未登仕籍其名重外
夷若是至甲戌復上春官公卿以下咸欲識面四方
學者至聚觀之

彭文憲

太監劉永成沒或言其有軍功宜追封爲伯彭公時
力爭之或曰自古有封王侯者時曰此豈盛世事耶
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遂寢公又言於 上曰
前代賜諸侯有湯沐邑賜宮主有脂粉田而皇莊則
未聞也今所謂皇莊大率皆 國初牧地及民田耳
琬琰錄 八 三

馬考功

馬溪田爲考功郎中丙戌例當考察外官時臨穎內
閣樂安冢宰各挾私忿欲去廣東河南陝西三省提
學公乃昌言曰魏校蕭鳴鳳唐龍郎今有數人物若
欲考此三人請先考理由是獲免公之保全善類以
扶正氣如此公後爲光祿卿故事凡解過用需先關

申中官否則留難人甚苦之公釐革夙弊德望所孚
雖中官亦無敢梗者

琬琰錄

八

四

瑣綴錄

太和尹直

李康齋

李西涯問李康齋以下學上達之義康齋曰未論上達之妙且言下學其言引而不廢至言也西涯乃言先生亦不記傳注可謂謬矣豈能記朱注者皆下學士達之人耶李之明達未必至此但直之忌語耳

李文達

李文達公初薦布政陸瑜為刑部尚書石亨以私譖之入不名對眾為公危及瑜當擬旨到任同事者謂其擬侍郎公曰吾以尚書薦而改擬侍郎則自慊不信矣竟擬尚書從之後瑜頗稱 旨乃復名對如舊

韓都憲

都憲韓公初授御史年二十三巡按江西藩臬諸司多玩視之至日即具疑事數十條請決公覽畢即條答眾皆驚服平兩廣所向克捷號稱神明陞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年未三十民情吏治素所諳練風裁凜然凡臨衆決事動發百餘言皆引經據律無一語踈

滯處置事務靡不允當至今官民遵守之曰韓都例繼公者皆以為不及

楊文定

正統九年春修國子監訖王楊文定公奉 旨撰御製碑文文定以重建太學為題具稿進呈命范太監持示楊文貞公時文貞已卧病乃作一篇以新建廟學為題封進用之文定不悅執用其題文貞具本論凡言重建者謂已作之後又作之廟學雖前元所建非 國朝事此不可論今既悉徹而新作之只當云新建且廟與學二者若只書建太學而不云廟於禮未安請通改作新建廟學四字為宜廷議雖諱文貞之言然已刻石無及矣二公之學識於是可見

胡宗伯

正統中宗伯胡公淡一日早朝承 旨跪起帶解落地從容繫之遂叩頭還班御史亦不能糾十三年彭可齊中狀元當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旦四鼓乃隱几不寤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已奉 旨公從容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尋上

之不然一新狀元遂被拘執如囚斯文不雅觀矣老成舉措自得大體於是可見

商文毅

商文毅罷政家居甫七載成化丁亥被召再起初未有復職之命至日眾謂難稱職名及 陛見方巾絲緜青布圓領自稱原籍為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聞者謂其妥帖

王忠肅

永樂乙未始開科於北京王忠肅名在第五 文

瑣錄

入

三

廟見公名即喜北京初啓會闈而魁得幾旬士遂以布衣 召見賜酒飯後公官至官保太宰壽祿名位非常可及遭際有自來矣

劉主靜

今制東官官多襲古如庶子洗馬是也景泰間劉主靜洗馬兵部侍郎王偉戲曰先生一日洗幾馬主靜應聲答曰大司馬洗得乾淨少司馬洗得不乾淨眾聞之噤然後主靜與李克述同陞庶子劉宣化等聞主靜曰眾人皆假庶子先生真庶子蓋主靜庶子聞

之默無以答

李文達

天順中李公文達獨見寵任時冢宰王九臯以老成大司馬馬昂以儀表雖皆為 英廟所眷遇而尤賴公維持凡公有所薦舉必先諭意於二公至 御前籌咨時於文則諉諸王公武則諉諸馬公或自舉其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還須召某等再審二公亦如公言以是 上不致疑下皆信服

解大紳

瑣錄

入

四

解大紳為監察御史時都御史袁太怙勢家人橫恣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者公揮筆立就歷舉其過章上雖曲宥太而一時多其直 上慮公少涵養將為眾所傾 召其父至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學又 諭之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益盡心于古人後十年來朝當大用爾遂侍父歸

李東陽

正統間 朝廷敕一邊將本左軍都督府之職而誤

寫右軍邊將既受救具疏請於何府支俸既下內閣
召武選主事郊邊至眾皆詰其請救手本之誤欲罪
之惟東陽先生徐曰鄭主事你何出身對曰生曾與
會試東陽曰然則豈不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乎救
書既云右府即合於右府帶俸何誤之辯眾釋然時
謂得體蓋東陽才識敏捷多類此

瑣錄

八

五

代醉編

張鼎思

死作主

隋時有人疾篤忽驚走至韓擒虎家云我欲謁王左
右問曰何王曰閻羅王子弟欲撻之擒虎止之曰生
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亦足矣因寢疾而卒

前身

王陽明嘗遊僧寺見一室鎖封甚密欲開視之寺僧
不可云中有入定僧閉門五十年矣陽明固開視之
代醉編

八

一

見龕中坐一僧儼然如生其象貌酷肖陽明先生曰
此豈吾之前身乎既而見壁間一詩云五十年前王
守仁開門原是閉門人精靈剝后還歸復始信禪門
不壞身先生曰此固吾之前身悵然久之建塔以瘞
而去

抱子

戴良齋云昔有宦家過屠家見幼稚而愛之抱以為
子戒抱者使勿言既長且承序矣嘗因祀先覺惚見
受享者皆佩刀正坐而暴章服者列位其傍愕然以

語抱者抱者始告以實自是當祀必先祀其所生而後祀其所為後者云

奇節

崔樞應進士客居汴半歲與海賈同止其人得疾既篤謂崔曰荷君見顧不以外夷見忽今疾勢不起番人重土殯脫奴君能終始之乎崔許之曰某有一珠價萬緡得之能蹈火赴水至寶也敢以奉君崔受曰吾一進士廵州邑以自給奈何忽畜異寶伺無人置於柩中瘞於阡陌後一年崔遊丐亳州番婦自南來代醉編 八 二

兩可

鄧析鄭人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政子產誅之按洧水大有富人溺死者有人得富者屍請贖而求金甚多富人黨以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屍者患其不贖又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

人更賣者然後知析之辭說所謂兩可者此類是也

女將

馮寶妻洗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繡寶噫至老未嘗敗年八十而終智勇福三者全矣古今女將第一人也繡旗女將與李全戰者見金史可對錦繡夫人

蒼蠅

苻堅將救與王猛苻融議甘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有大蒼蠅集於筆端驅來復去俄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曰禁中無屬耳

代醉編

八

三

之垣事何從泄勅窮之咸言有一小兒青衣大呼于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等嘆曰其向蒼蠅乎

乞巧

七夕乞巧其來已久續博物志山東風俗正月取五姓女年十餘歲共卧一榻覆之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夢寐或欲刺文繡事筆視理管絃俄頃乃寤謂之扇天十以乞巧是正月亦有乞巧事然不如七夕瓜果陳列穿針弄絲爲有風致

僕女

李丞相有二僕通金十千一夕遁去其女將十歲有
美姿自繫一券於帶願賣宅中以償丞相祝夫人曰
當如已子育之於室訓教婦德俟長求夫嫁之請夫
人親為結褵務在明潔夫人如所教及笄擇一婿具
奩歸之女範堅白其父後歸京師感公刻骨丞相病
夫歸割股作羹及其服齊三年

代辭編

四

明廷雜記

古鄆陳敬則

剛嚴

徐武寧王遠率兵於吳江有一貨食者知武寧號令
嚴肅凡軍人取氏食皆斬之遂證一軍人強食其麵
意其以財賂已而求免也聞于帳下武寧雖知其誣
力執其事剖腹視之果無有遂殺貨食者如彼軍人
之刑

立令

明廷雜記

八

我太祖幼時嘗見群鴉遊於庭戲以青白二紙旗左
右豎立命之曰青者立青旗下白者立白旗下違者
死群鴉應聲如命而往獨一花鴉不知所適往來於
青白之間上殺而食之

名儒

翰林朱學士允升歙縣人 國初名儒也一時制誥
多出其手如於李韓公則曰漢廷命相蕭何在曹參
之前唐室紀功玄齡居李靖之上於徐魏公則曰繫
自起兵濠上先存捧日之心建茲定鼎江南遂作擊

天之柱於常鄂公則曰馮異功不下於鄧禹潘美義
無忝於曹彬於誠意伯劉公則曰學貫天人才兼文
武皆妙得其實今新編皇明文衡皆不收入豈編集
時偶未之見邪

引古

國初郊祝文有予我宇 上怒將罪作者桂彥良進
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疆儒生泥
古不通煩 上譴阿衆得釋

善對

明廷雜記 六

二

國初朱善爲大學士 太祖問卿家豐城鄉里人物
何如答曰鄉有長安長樂里有鳳舞鸞歌人有張華
雷煥物有龍泉太阿

又

洪武末姚廣孝在燕侍 文皇帝宴時 文皇帝出
一對子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孝應聲曰
國亂民貧王不出頭誰做主 文皇大喜及靖難將
起令擇日必須用某月某日某時好方可舉事至期
疾風暴雨 文皇謂廣孝日出師大風雨此兵家之

忌也廣孝對曰 陛下是箇龍正要風雨大方助得
勢頭臣豈不先知今日有風雨哉急行毋緩其後果
然

明廷雜記 八

水東記畧

崑山葉盛

楊文定

楊文定公最善工檢討張修撰相見概出所作就二人評有所改易即樂從公亦喜改人文字太和陳學士當筆譏祭文公欲有所易陳怏然不平見於言色公即已之

郭定襄

定襄伯郭登治大同廉而尚謀有古良將風一日

水東記畧

則迫城下人心洶洶自登城親帥酣戰間馬溺於前左右急呼用草裹去公笑曰草菓好吃雞生也此亦能示整暇以安人心

黃忠宣

黃忠宣參贊雷都機務每事先籌付襄城伯襄城伯敬信公比視事皆襄城信處分公不出 語或以為言公曰體當如事且汝見守備何嘗一事錯

劉文恭

劉文恭立 朝無惰容不以寒暑久速少變一日在

家中作祀事忽外傳云閣老使人來言有保薦矣先生不怡者終日曰爾自保薦何與我事蓋先生與高最厚高初以有旨即應入謝欲先生知之耳蓋出無心而先生云云則其為人可知也

胡忠安

胡忠安巡浙還 朝時 文皇帝北征駐驛宣府馳謁 行在 上方卧不出聞公至起見勞之日卿奔馳勞苦 賜坐與語凡所歷山川郡縣民情疾苦悉為陳說 上欣然比退漏下四鼓矣

水東記畧

陳敬宗

陳敬宗德望文章名聞朝野在南太學時力以師道自任時關中楊鼎發解試禮部下第疏乞入南監從公學 上從之賜至監清苦篤學修行後舉禮部第一廷試第一仕至戶部尚書

于節庵

于節庵養子于康頗好聚圖畫天順中自邊被宥還將以節庵柩歸葬于鄉一日無聊中坐裱褙巷人家見賣畫人負數軸來呼取而觀之則兩軸者節菴夫

婦畫像也納微價而得之初節菴家圖畫皆被籍自
分不可得矣蓋同時籍入者太監盧永后旨宥免籍
物皆給還而畫像乃談給盧氏于氏此事不亦一奇
幸矣哉

岳季方

岳季方性剛而志高不輕屈下人在內閣不久被黜
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問之云何則曰未
信而諫是也公應之曰初上用我左右責任教戒
甚至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後被謫

水東記畧

八

三

有自京師來者傳天語於甘肅曰岳正倒好只是
大膽或以賀公曰上念公如此行召公矣曹生爲
寫待漏容公遂擢括其辭題于上曰岳正倒好只是
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
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後言也

陳恭愍

陳恭愍倣范文正公置田一百四十畝以充祀先廟
族之用號思遠莊及卒後族人以公無餘贖舉田還
公子戴戴不可曰先人置此以行義也戴取而私之

獨無愧乎况治命又當伴勿廢此人謂公有子

二司馬

程公信白公圭借赴春門時入旅肆中其家忽鍋鳴
二公以爲不祥兆遂出避之鍋聲隨其車數里而止
後二公相繼爲大司馬

玉壺遐覽

東越胡應麟

道經所載玄天五城之上僊聖階秩高下森如信
若所言其蒞事舉職勞不啻于人間王元澤所謂
千歲何益白石先生寧為地仙不樂飛昇有以也
顧其說不可具問其名號時時散見諸傳記中暇
讀大洞諸經外旁及稚川貞白及唐宋小說家言
得名號可紀者數十百餘彙為一若世有好譚天
者鄒衍田駢輩將挈以贈焉

玉壺遐覽

太極真人 赤松子又杜冲又淮南王又西梁子文徐來勤

無上真人 尹喜

清虛真人 王褒又小有真人亦褒

桐柏真人 王子喬又李奉仙

少室真人 劉千壽

太清真人 彭清宋倫

秦隴真人 用亮

西城真人 王方平

句曲真人 茅固

太和真人 尹軌及由世遠又王君

大羅真人 葛玄為大羅前身

青蓋真人 高世韓

太元真人 茅盈

太微真人 尹滄

靖明真人 匡績

司命真人 路大安

玄洲真人 純田

中岳真人 高丘子王仲甫王玄甫蘇林

小有真人 王瑗

大梁真人 魏顯仁

岷山真人 陰友宗

崇山真人 范伯華

清逸真人 李白

太虛真人 赤松子

清寧真人 裴玄仁

玄一真人 范伯慈

玉壺遐覽

黃庭真人 王探

南岳真人 陳子微

上清真人 司馬承禎李少君趙伯元張仲逸許謐

五嶽真人 馮延壽

南極大明公 匡績

太極左仙公 谷希子

蓬萊右仙公 賀保安

玉真上公 崔子文

九疑山侯 張上貴

西岳真人 馮長

紫府真人 韓琦

○冢真人 王道寧

陸渾真人 郭幼度

鬱絕真人 裴玄仁

華陽真人 王玄甫

九疑真人 韓偉遠

紫陽真人 周義山張伯端

九皇真人 張伯端

東極真人 王太虛

潛山真人 鮑龍鸞領

清城真人 洪崖先生

太極右仙公 葛玄

上清仙公 許劇又洞子為北海公

九玄左仙公 封璋

紫陽左仙公 右路成

岱宗神侯 鮑元節又陶侃為西河侯

太極仙侯 <small>張奉</small>	水府仙官 <small>郭璞</small>	東源伯 <small>張石生</small>	少室仙伯 <small>王遠知又吳涵虛</small>	華山仙伯 <small>秦叔懸</small>	青城仙伯 <small>洪崖子</small>	潛山真伯 <small>趙祖陽</small>	海伯 <small>屈原</small>	蓬萊大仙伯 <small>茅盈</small>	監海伯 <small>溫嶠</small>	太極高仙伯 <small>延蓋公</small>	八元仙伯 <small>柯元首</small>	嵩山伯 <small>陶弘景</small>	理禁伯 <small>張玄賓又赤松子為昆目仙伯</small>	太極左仙卿 <small>王觀子葉法善</small>	太極上卿 <small>馬成子</small>	中元仙卿 <small>姜門子</small>	玄洲上卿 <small>尹喜</small>	玉壺遐覽 <small>八</small>	西岳仙卿 <small>李翼</small>	上清左卿 <small>許成已</small>	東岳上卿 <small>茅盈</small>	玄真大卿 <small>昭丘仲</small>	太極仙卿 <small>墨翟</small>	蓬萊左卿 <small>葉叔茂</small>	太清左卿 <small>黃觀子</small>	東府左卿 <small>白石生</small>	東華上佐 <small>楊義</small>	陽晨大夫 <small>石叔門</small>	英文臺侍郎 <small>金可記</small>	昆丘侍郎 <small>鮑觀</small>	九華侍郎 <small>馬成子</small>	明晨侍郎 <small>夏馥又</small>	玉華侍郎 <small>方某及莫某三人</small>	碧落侍郎	門下侍中 <small>張良又劉楨徐幹王粲王粲為尚書令王嘉徐庶何晏</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太極章編郎 <small>莊周</small>	左玄執蓋郎 <small>封瑋</small>	玉臺執蓋郎 <small>郭四朝又茅衷</small>	太上侍經仙郎 <small>土思真</small>	仙臺郎 <small>侯道華</small>	修文郎 <small>樂子長卜子夏頊淵蔡邕</small>	典柄執法郎 <small>淳于叔通</small>	都禁郎 <small>賈詭又李明期為王晨元郎</small>	北天修門郎 <small>紀瞻虞諱</small>	執蓋郎 <small>虞和又正一上元郎王忠</small>	左理中監 <small>韓崇</small>	右理中監 <small>劉期</small>	童初監 <small>范幼安</small>	東華上清監 <small>李白</small>	碧虛上監 <small>董奉</small>	蓬萊都水監 <small>桓閻</small>	左副監 <small>謝鯤又張叔隱為右仙監</small>	太陽都錄大監 <small>魏徵</small>	玉壺遐覽 <small>八</small>	蓬萊仙監 <small>陶弘景又作蓬萊都水大監</small>	丘監 <small>王弼</small>	保命丞 <small>茅衷</small>	三官保命司 <small>茅衷又樂長治為保命丞</small>	南岳司命 <small>李奉仙</small>	九宮右司保 <small>展土公</small>	都錄司命 <small>郭璞</small>	鬼官司命 <small>周顛又姚俊為北河司命</small>	岷峨主司 <small>杜光庭</small>	地下曹司 <small>沈文通</small>	送迎使者 <small>徐福</small>	繡衣使者 <small>孟六奇又冷廣子期</small>	地下主者 <small>鮑觀</small>	太清宮主者 <small>虞善翔</small>	南門亭長 <small>郭崇</small>	北斗天門亭長 <small>沈文通</small>	北極判官 <small>郭宿</small>	泰山司馬 <small>賈誼</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雷部掌事 劉景文 紫府押衙 蘇斌

太玄博士 莊周 蓮花博士 楊廷秀

玄洲長史 蕭子雲又杜預恭讓俱為長史又管條條為左官御史

五雲書閣史 陳幼霞 神霄散吏 林靈素

文星典吏 杜甫 高明大使 許遜又為九天遊奕使

中央鬼帝 嵇康 北方鬼帝 楊雄又張衡

閻浮提王 冠率又蔡襄 遮須國王 曹植

赤龍神王 伊用昌 五方天帝君 簡肅正 林景真

西極總真君 王遠 東華青童君 葉君 王喬

玉壺遐覽 入 五

唐世君 司馬生 葉君 王喬 王屋山君 龐籍

東海青童君 延陵賜 蓬萊長生主 白樂天

方丈宮主 九源丈人 華陽洞主 東方朔

海山院主 白樂天 芙蓉城主 石曼卿 靈芝館仙官 王安國

太上仙官 東方朔 素靈宮仙官 馬周

六押大都統 馬總 三天大法師 馬成子

泰山老師 崔明 太乙師 魁谷子

恒嶽仙人 田吾道榮 太乙仙人 王向

控鶴仙人 武夷君 墜地仙人 同上

林屋仙人 王璋玄 柏樹仙童 許遜

九華大仙 田先生 赤脚大仙 宋仁宗

斥仙人 項曼都 謫仙人 李白

歲星精 東方朔 東海蟾精 徐知常

混沌初分白蝙蝠精 張果

凡稱先生者率當時及後世尊稱稱子者率自稱

故皆不錄凡真人係世主所封者不錄凡卮言所

列有官號而無職司者不錄錄其當時受封號于

玉壺遐覽 入 大 太上者或前身為某仙官者

良常仙系記

梁溪鄒廸光

華陽多仙其所為仙者類多精詞按藻博通延覽與夫執珪擔笏紆金曳紫之士故余與茲山輒低徊眷戀有深思焉曰此等皆吾輩人竟以仙忝吾安得千載而下列一姓氏其間也爰自司命定錄保命君而下得十六人具於左以志向還

大司命君姓茅名盈字叔甲咸陽人高祖濛知周之衰不仕師思谷先生道成騎龍上天濛弟憲仕秦為

良常仙系記

德信侯生六子少者彥英生三子長即司命也次子固定錄君字季緯三子秉保命君字思和司命君十八歲棄家學道感夢而得見西城王君留洞宮執巾拂侍起居者十七年又領圖牒寶錄者三年而後王君携之以見王母於青琳宮母曰總真挾肉人以登靈臺不亦勞乎司命叩首因請王君為授記此後二弟聞其兄得道侍兄東山司命曰汝已老矣須當補復授季緯以黃帝四扇散授思和以王母回童散二弟服藥咽炁精思勤行朝夕匪懈凡十八年而司命

傳以上道啟於王君所請太上界之仙職季緯定錄

思和保命各領紫素留住此山司命住句曲四十三年至哀帝元年將之赤城玉洞之府與其二弟告別

曰吾此去便有局務相關不得數會須一年一見耳時人為之謠曰茅山連金陵江湖據下流三神乘白

鶴各治一山頭乃因鶴集處分其山為大茅中茅小茅三山云

楊羲字義和吳郡人徙家句容幼而通靈美姿容善言笑工書畫與王右軍並名海內許先生邁長史穆

良常仙系記

早結神明之契簡文帝為琅琊王進位丞相及帝即位不求錄用高蹈遺榮後西城王君教服日精月華之法解化去

許穆字思玄一名謚汝南平與人六世祖光徙居丹陽起家太常博士出為餘姚令歷官至散騎常侍興

寧中眾真降楊羲家備傳經誥太元元年解化弟子輩空棺於縣西真誥云君挺命所基綠業已久乃

王九宮上相長里薛公之弟兼許肇遺功復應垂後胤故乘化托生因資成道玉札所授為上清真

人

韓翃字道翔小字玉斧清穎瑩潔曠世務州府累辟不就立宅雷平山下客修上道嘗願早入白雲卿以太和五年詣北洞告終真誥謂從張鎮南受衣解法夜半壇上化去

陸修靜字元寂吳興東遷人躋有重輪足有雙蹠掌中有字背有斗文研綜文籍旁通象緯與陶淵明慧遠交明帝勅住後堂不樂授館於外為立崇虛館傳經壇著齋法儀範百餘謚簡寂先生

良常仙系記八

三

孫岳字穎達東陽人博學經傳拜簡寂於仙都山四十七年不與世接後來茅山簡寂見而喜曰遲君來吾高枕廬山矣一時名士沈約陸景真諸人成就學焉

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既冠不婚仕齊歷諸王侍讀尋拜表辭職來茅山自稱華陽隱居梁武即位手勅招之畫兩牛一放水草間一著金籠頭執繩杖之梁武笑曰此人欲作曳尾龜耳每國家大事無不咨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山中宰相死之日顏色不變

屈伸如常香氣累日不散

司馬承禎一名子微字道隱世居溫晉彭城王權之後襄滑二州長史仁最之子生而能言嘗有鳥如鳳凰集几上爪痕著几成文曰東華上清真人玄宗異之勅住王屋山陽臺觀一日來禮華陽洞撰貞白碑陰記著坐忘論修真秘旨十二篇後徙居天台玉霄峯

左慈字元放漢建安中登茅山禮拜五年而洞門自開得入洞虛造陰二宮三茅君授以神芝復就司命良常仙系記八

四

君乞玉門丹砂得十二斤服之顏色甚少王遠知陳揚州刺史曇首之子其母夢靈鳳有娠又聞腹中啼聲寶誌曰生子當為神仙宗伯七歲日覽萬言博極羣書十五入華陽事貞白先生授三洞法於茅山西北嶺上結靜室以居晉王廣鎮揚州請先生既至須臾髮盡白王懼而歸之復還黑高祖龍潛時先生嘗密告符命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愛後登極將加重位固請還山臨化謂弟子輩曰吾昨見仙格以小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飛舉當署少室仙

伯將行在近翌日沐浴衣冠焚香化去年一百二十
六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博極經史精研佛氏邵陵王
綸引為學士綸舉兵援臺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
尋覽忽喟然歎曰貴爵位者以巢山為怪借愛山林
者以伊呂為筮庫東名官則芻蕘柱下之高翫清虛
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乃隱於
茅山有終焉之志

許邁一名曠字叔玄句容人長史穆之兄總角好道
良常仙系記
五

從郭璞筮卦遇泰之上爻發曰君元吉自天宜學道
初師鮑靚未忍違親謂餘杭懸溜山近茅山是洞庭
西門潛通五岳陳安世茅季偉所嘗游處於是立精
舍於懸溜而往來茅嶺朔望 家定省而已父母沒
乃遣婦孫氏還家改名遠游入居臨安西山與王右
軍父子周旋復移臨海赤山遇王世龍趙道玄傅太
初遂師世龍受解束反行之道服王液朝腦法度名
東華為地仙中品

張孝威晉陵人玄宗嘗就問理化對曰道德君王師

也昔漢文行其言仁壽天下又問金鼎對曰道德公
也輕舉公中私也時見其私聖人存教若求生狗欲
乃似繫風耳無何以疾辭還句曲山所撰仙學傳及
論三玄異同諸書

賜遊西苑記

明 李賢

天順己卯首夏吉日 上命中貴人引賢與吏部尚書王翱數人遊西苑明年亦如之又明年亦如之初入苑門即臨太液池蒲葦盈水際如劍戟叢立菱荷翠潔清目可愛循池東岸北行榆柳森桃艸色鋪岸如茵花香襲人行百步許至椒園松檜蒼翠果樹分羅中有圓殿金壁掩映四面豁敞曰崇智南有小池金魚作陣遊戲其中西有小亭臨水芳木匝之曰翫賜遊西苑記

芳又北行至圓城自兩液洞門而升上有古松三株枝幹槎牙形狀偃蹇如龍奮爪拿空突兀天表前有花樹數品香氣極清中有圓殿巍然高聳曰承光北望山峰嶙峋峯嶺俯瞰池波蕩漾滄澈而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於几窓之前西有長橋跨池下過石橋而北山曰萬歲怪石參差為門三自東西而入有殿倚山左右立石為峯以次對峙四圍皆石巖鼠齧齧藓封蔓絡佳木異艸上偃旁綴椶葛蒼翳兩披疊石為磴崎嶇折轉而上巖洞非一山畔並

列三殿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頂有殿

棟宇宏偉簷櫺翬飛高插於層霄之上殿內清虛寒

氣逼人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殊覺神觀瀟爽與人

境隔異曰廣寒左右四亭在各峰之頂曰方壺瀛洲

玉虹金露其中可跂而息前崖有壁夾道而人壁間

四孔以縱觀覽而官闕崢嶸風景佳麗宛如圖畫下

過東橋轉峯而北有殿臨池曰凝和二亭臨水曰擁

翠飛香北至良隅見池之源云是西山玉泉逶迤而

來流人官墻分派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艸曰太素

賜遊西苑記

二

殿後艸亭盡松竹梅於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水曰

遠趣軒前艸亭曰會景循池西岸南行有屋數連池

水通焉以育禽鳥有亭臨水曰暎輝又南行數弓許

有殿臨池曰迎翠有亭臨水曰澄波東望山峯倒蘸

於太液波光之中黛色嵐光可掬可挹烟靄雲濤朝

暮萬狀又西南有小山子遠望鬱然日光橫照紫翠

重疊至則有殿倚山山下有洞洞上石巖橫列窳孔

泉出通流而下曰水簾其淙散激射飛薄濺灑窳為

可玩水聲泠泠然潛入石池龍昂其首日中

延休堂漫錄

闕名

劉忠宣

劉忠宣公大夏任兵部尚書戴莊簡公珊任左都御史時有大政事上每召二公面議弘治乙丑春二公對罪上令中使出白金二笏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真茶果用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

延休堂漫錄八

兄各懷愧恥也

滕用亨

滕用亨初名權字用衡避諱更今名蘇人自少遊學四方頗多見聞問學辨博文詞爾雅尤精六書之學篆法之妙高在近代永樂三年被薦時年幾七十矣召見面試篆書用亨作麟鳳龜龍四大字又獻禎符三詩稱旨授翰林待詔預修永樂大喜在官四年卒用亨善鑿古器物書畫嘗侍上問畫卷泉目為趙千里用亨頓首言筆意類王晉卿及終卷果有駢

馬都尉王駢名

伍文定

伍文定初為常州推官以簡抗忤提學御史陳琳左遷起為嘉興府同知而陳亦來為郡守相見握手道舊歡若平生彼此各無芥蒂時兩賢之

楊一清

江西宸濠謀逆武宗親征既得凱駐蹕金陵渡江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賜絕句十二首公又有應制律詩四首應制賀聖武詩絕句十二首編為

延休堂漫錄八

二

二卷名車駕幸第錄公自叙謂虞廷廢歌之後古帝王有以詩章寵臣下者不過一篇數言而止未有聯章累牘若是其盛者至以屈萬乘之尊在位者或有之然亦鮮者若罷政歸休者為尤鮮或有之豈有至載至三如今日者乎守溪王公整有四絕句云相國移家江水湄金山望幸已多時太平金鏡無由進願得回鑿一顧之趙普元為社稷臣君臣魚水更何人難虛雪夜相過意海錯尤堪佐酒巡北固山前駐翠華慙慙來訪相臣家太湖怪石慙多幸也得相隨載

後車廢歌千載盛明良 宸翰如今更煒煌
溫衍魚龍看未了梨園新部出西唐

桂文襄

桂文襄自釋褐授丹徒知縣執正不肯徇時曲媚見
辱于知府林魁林辭官疏有此縣有聖人之令之言
請避之公亦棄官去

孫榮僖

孫榮僖公交初任南京駕部主事時每日散衙後諸
僚輩各歸私第或出訪客或拉朋儕飲奕賦詩習之

延休堂漫錄八

三

為常公獨退處一室默坐觀書至晚方回或以為言
則曰對聖賢語不猶愈于對賓客妻妾乎三原王公
時為大司馬嘉其有志甚愛之後累官至戶部尚書
致仕平生言論恂恂誠懇清慎恬雅始終一致云

陳恭愍

陳恭愍選任河南按察使持憲公廉不畏強禦時中
官汪直司西廠事能立中人禍直往河南勾當公事
藩臬疎息郊迎公不為禮俟其至盛服自公署中道
而入直不能堪詰責之功密疏其擅權之罪疏入留

中逮直歸 上問河南好官為誰直以公對 上以
疏示之

濯纓亭筆記

長洲戴冠

孤介

尚書童公軒性寡合不妄取子居南京時家人衣食或不給惟三原王公餽以米及白金或不受毘陵王尚書餽知其介不敢致餽值有持禮幣求文者因謂曰童公之文勝余令人導汝往求之至則童公問其人曰汝自來乎仰有使之者乎其人以實對遂却而不納其介如此

濯纓亭筆記

風節

張公寧至汀年餘以疾乞休尚書李秉侍郎集盛黎淳並奏起公皆以疾辭王端毅道郡城特造公敦勸之卒不起別居三十年絕迹不事干請藩臬士夫東西行者靡不造謁得一接見為幸名震海外行乎鄉黨英風峻節足以敦薄俗勵後進公真一代之偉人哉

盟水

王都督信奉 命總理漕運卽日上道嘗語人曰荷

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肝少盡區

區爾及之任抗章言事不允公益思奮厲府舊有湖

前官漁利其中公卽開通以泊運舟疏放蓄洩日夜

運謀多汗於人未有怨者

詩名

清江俞行之在永樂中有能詩盛名其題清慎敬之句曰夜門無客汝懷金秋屋有情甘飲水惜其不得多見

門帖

濯纓亭筆記

北京宮闕成 太宗命解縉書門帖以古詩書之曰

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 上大喜賜資甚厚

厄運

天順庚辰春闈火起監察御史焦顯因鎖其門不容出入死者數十人焦頭爛額折肢傷體者不可勝計不久孔林亦突衝聖公某被奏不法得重譴

又

正德初彗星掃文昌臺官云應在內閣未幾逆瑾出逐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自是而後一時在位九卿

臺諫無不被其禍

滄纓亭筆記

三

說郭續目錄

勇第九

錦衣志 王世貞

馬政志 歸有光

冀越通 唐棣

邊紀畧 鄭曉

制府雜錄 楊一清

醫問漫記 賀欽

征藩功次 王守仁

說郭續目錄

兵符節制 王守仁

十家牌法 王守仁

保民訓要 劉宗周

錦衣志

吳郡王世貞

客有徵錦衣事者不能詳予以所聞答之退而詮其

語曰錦衣志

高皇帝初卽位置司日儀營掌侍衛法駕鹵簿使冠
文冠十五年罷置司改設錦衣衛指揮使一人秩三
品同知二人從三品僉事三人四品鎮撫二人五品
所千戶五品副千戶從五品百戶五品鎮撫七品冠
武冠所統曰將軍力士校尉人凡 上大朝賀宴群

錦衣志

八

臣指揮自使而下得亦介侍左右延列其從校五百
人夜則殺十之九入圍宿候指使京師衛四十八獨
錦衣金吾龍驤虎賁等凡八衛毋隸大都府稱親軍
云而 上時時有所誅殺或下鎮撫司雜治取 詔
行得毋徑法曹其祿秩名號無以越異諸軍也乃勢
則尖突不啻過之二十年治錦衣事者失其名頗恣
而舞文有所操舍 上徵其狀執退之悉火其榜掠
具又六年 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諸大小威徑
法曹終 高皇帝世錦衣衛不復興與獄稍稍夷宅

軍矣而 燕王初起帥師蕩山東度臨邑臨邑書生

紀綱叩馬首請效 王與語悅之綱善騎射頗目法

家言便辟應對刻精詭秘耐逆鉤人意所嚮先發以

爲績 王日益幸愛之既卽位擢綱自忠義衛千戶

爲都指揮僉事治錦衣親兵復興治詔獄 天子旣

繇藩國起以師脅惜大位內不能毋自疑人人異心

有所寄耳目矣綱覘之益布其私距日夜操切陰計

聞 上 上大以爲忠驅之罄咳亡間卽淇成諸公

號元勛見則自匿引不敢以身比數而綱小人也遂

錦衣志

八

二

騎窮意爲非行僚屬指揮莊敬袁江千戶王謙李春
等故無賴曲侍奉綱相緣借奸利數百千端 上久
亦頗悟疎之中貴素仇綱者自發其端 上令給事
御史廷勅下御史院按驗俱有狀 上大怒卽日捕
誅綱磔于市仍夷三族而令御史院罪狀綱其畧曰
謹按故都指揮綱僂薄馴陰險陽卻撫秘黃尾包
藏虺心積稔惡極未易指數按綱前後使腹心幹爲
爲 詔下諸司監場勒監四百餘萬還復稱 詔奪
官船二十艘牛車四百輛載入私第弗予僦人牛直

稿又即獄賜持大賈數十百家家索賂不等為黃金三百五十兩白金二千兩銀四十五萬貫帛千五百疋又挾詐取交趾使黃金八十兩金盆一具寶二十枚奪民人倪貴等第舍莊宅十七所計直金三十餘萬匿縣官子民地八所直二十餘萬從籍故晉王乾沒黃金五百兩金盆一寶釧二白金鞍轡二又從籍故吳王沒瑟瑟御龍服王冠還輒衣故王冠服坐高坐置酒命優童真保道真吉祥等效伎樂奉觴上壽呼萬歲徐勞卿等無恙敬舉卿之觴綱諸所用金裝

錦衣志

八

三

八寶環八寶帽飾玉蓋玉水池硯珊瑚犀毗玉束帶紅鋪牀玉石馮几咸飾交龍日月星斗度如乘輿訓又上所怒內侍右班當下綱論棄市者輒將至家具洗沐好食食之賜為言見 上赦若誘取金帛且盡更數日將至市殺之而先日以行刑報普喜道姑陳氏妾首欲買置腰為都督薛祿所先怨之遇于大內持銀鏤祿首腦裂幾死祿懾不敢言又道恚都指揮啞失帖木不避誅持其目賞事推之死綱家畜養亡命耗山劉等多造鐵甲弓弩萬計腐取良家

子十八以下數百人克左右役 詔選姪好才人既試可令暫出待歲綱輒簿錄其尤者內之別以欠塞莫敢問吳人故大豪沈萬三子文度萬三生嘗伏法高皇帝籍沒其家所滿貴尚富而文度頗為人把持其短患之因綱舍人匍伏見白進黃金百兩白金千兩龍紋被一牀龍角一株奇寶十具異絛綺四十疋願得從贊御列為外府外廐歲致祭六百石鈔二十萬買醞百石布帛以時進食餌羞果以月進綱許之仍語文度吾后庭未充若為我吳中徵好者不為數

錦衣志

八

四

文度因是挾綱十五而分民間室亡誰何者綱自維威日重重且迫 上冀得所欲當端午 上射柳綱私其司射鎮撫龐瑛曰我故射不中而子折柳鼓噪以觀兵部尚書御史既射綱謬為不中瑛折柳鼓噪竟射無糺者綱乃喜詔曰是無能難我矣按綱為天子腹心臣負委任妄意不軌擢髮不足數罪罪誠當萬死其餘指揮敬江千戶謙春鎮撫瑛比周為誣罔當死并諸應從坐人以輕重受條 詔曰可領示天下自紀綱誅終 文皇帝世錦衣衛雖典詔獄盡

可領謀而已飲中消不復能望綱矣 宣宗朝初理
衛事者指揮使王節 上嘗燕見太師英國公張輔
從容言公有昆季在可加恩乎太師頓首言主臣觀
若帆者蒙 上大恩以臣故備近侍祿二千石然奢
內好酒獨從弟兵部左侍郎信賢可使也 上召見
信曰是英公弟耶趣武冠冠之遷錦衣指揮使子世
襲信爲人潔廉於詔獄頗任云未幾出爲四川都指
揮使信以部臣遷於職爲左頗不懌然自是諸后妃
尚王公侯中貴人子弟當授官者皆寄祿錦衣以才

錦衣志

五

請選通進治事鮮世業矣 英宗初理衛事者指揮
僉事劉勉指揮使徐恭咸文無害 上年少中貴人
用事者王振張甚弟山海俱緣振官指揮治錦衣事
貴顯矣然俱盛年擁珍重漁色而湛飲多鬪雞擊鞠
狗馬之好不事事事頗推繇馬順馬順者亦指揮也
以義子事王振見必膝行遠除戚施振甚矜愛之閔
子祭酒李時勉有所忤振陰令順行其伐廟木事彙
三木廟門久之始釋有雷震奉天殿賜吻翰林侍讀
劉球應 詔上封事語多侵振振大怒而會編修董

璘言太常用道流不稱請自爲卿共祀作 上下獄
順榜管璘使引球爲其藁草即朝班中捧之出球不
知所坐歎弟曰若史振死我死即訴上帝耳竟與董
璘益死獄家人行求屍順故糜之弗得也而順有子
年二十餘病屏久困矣歛起持順髮拳且蹴之曰死
老奴今而異日禍隴我我劉球也順再拜謝罪不可
俄而子死中貴人振以 上北代 也先陷土木敗
關時 邸王監國朝群臣伏闕泣請籍振家併誅振
弟指揮山海未報衆忿闕無所泄而馬順前謂衆姑

錦衣志

六

已胥後命給事中王竑直前提粹順曰是非奸人黨
耶衆趣前擊殺順須臾血肉搯起不可辨矣 王恐
乃下令誅山海籍中貴人振家因併籍順蓄藏金璫
無算於是理錦衣事者指揮畢旺碌碌循職而已而
英宗之在 營也校尉袁彬始得見袁彬者少以材
力射生選從刺殺緹騎既從征沒 麾下牧馬矣久
之乃使侍 上 上方坐橐駝帳中咄咄無所出得
彬甚喜彬温美多計數善言笑時時爲隱語悅 上
獲一羊譚烹而其啖之畫谷薪伐木夜則以背承

上足而寢 挾 上攻雲中轉戰上谷遂躡關而下
趨京師小不遂輒欲修殺彬 上至為泣請之不得
而哈銘者故 種官為賜姓楊以譯鞮從前 願幸
也先間以誣諧解之僅免也先欲使妹尚 上 上
謀之彬曰不可請辭以返國而聘彬嘗病中寒 上
親為治糜啖之身厭彬背汗洽良已及甚 上還稱
大上皇紉彬勞僅拜錦衣百戶 太上皇還為皇帝
即日召見彬語絮且泣超為都指揮僉事理錦衣事
賜城東甲第一區引太液池穿中御溝達之黃金十

錦衣志

入

七

鑑白金二十鑑綵綺鹽醪醢乾備充實又加賚妻
異繒精鏐各有差摧楊銘千戶賜半之間夕宴對畧
川家人禮然彬畏滿好避而回列門達遂某顯達初
以錦衣校用文無害理鎮撫司積功次稍遷至指揮
而其所任校遂某繼起與同列 上故錄中貴人言
祥及忠國公石亨復大位德之而二人驕干請不已
上心厭之欲稍稍削其重以屬彬因謝不敢乃屬某
某數伺忠國公罪狀聞 上併其從子定遠侯彪誅
之 上益貴重某理篆者都指揮王基取充位而已

某遂持吉祥陰擬之急乃與其從子昭武伯欽謀以
五鼓從騎就謁某出見之欽拔刀手斷某頭攻長安
門不下尋就擒 詔族吉祥贈某右都督彬請急不
任而門達獨重達佐理衛得兼治鎮撫司鎮撫於錦
衣屬也而得專治獄或 上有所怒特下與緹騎賊
曹鈞發者俱以委鎮撫獄竟自上請可否毋由錦衣
大僚達為人沈敏善計筭所讞恒規 上旨而決時
上業已誅曹石內喘不自安恒借達為強而達多所
陰獻累遷都指揮僉事治鎮撫如故時 上最所禮

錦衣志

入

八

信者李賢達次之每朝而左顧則命賢右顧則命達
賞賚無筭而達內害賢寵濫於 上曰是嘗受陸瑜
金耐尚書者 上疑之不召可半歲而哀彬猶以義
故位達上達知 上薄之構以死罪劾奏 上不樂
口是負我者然故人不死足矣此外以任若達退則
執彬下獄脅以火五毒更下彬不勝苦且誣伏矣而
燕中少年楊賢者嘗為漆工尚方魯曰哀公 上魚
服侶也門達何人而輒害之因上疏詆達姦惡數十
百事有指而極稱彬枉且有社稷功不宜罪 詔

併下達治遠志極賢至百餘賢恐遂死不得白謬曰
吾有陰事欲告公遠令復與前前迺夢耳達曰吾小
人何辦爲此李學士草耳達大喜趣罷管出湯沐沐
賢醪肉食之持牘面訴曰李賢令楊賢中臣爲袁彬
地獨不畏陛下法乎 上曰明於東朝堂辨之之東
朝堂楊賢度 上已集羣臣出餘肉大呼曰天乎冤
哉門指揮醪肉食我而令引李也李學士貴人吾何
從見之且吾死固分奈何冤他人爲也 上悟趣出
袁彬令分司南都餘俱置不問然自是達寵漸衰不
錦衣志 八 九
復寄腹矣居一載驛召袁彬還職寄如故 上崩李
賢益重達內不自安出怨望語御史言之 詔執赴
法司論戍嶺表演行袁彬帥僚出餞郊野握手語繼
繼已揮囊金爲解裝良厚衆咸多彬不念惡有古長
者風彬再遷掌衛事至都督僉事乃卒楊銘亦仕至
都指揮代彬者都指揮同知牛循中貴人王猶子也
亡何免代循者都指揮使朱驥驥始以父任百戶家
貧未娶落魄下爲人所知嘗給事少保于謙門下晨
服而黃掃出保出見奇其貌謂之曰家有弱息以奉

箕箒可乎驥與謝不敢夫人志曰老詩生女不嫁官
人乃得窮輩耶少保笑謂非兒女子所知卒以歸驥
後用少保勞至指揮僉事少保死坐累戍邊還累遷
都指揮使治錦衣者二十餘年貴矣前是錦衣帥理
篆者一人所統緹騎百人顯司察京邑不軌亡命盜
奸機密大事巡捕一人統緹騎倍之職專賊曹號東
西司房其騎多大俠或賈人子取顯位者比比也而
天子猶以外臣故意之別置東廠中貴人重者始出
領廠事所統緹騎八十人人取捷悍利牙爪者其鉤
錦衣志 八 十
察出人惟簿間錦衣二千戶理其牘而中貴人得持
牘徑至 上御所稍稍出衛上矣 憲宗朝 上幸
太監汪直欲尊寵之別爲置西廠所領緹騎倍東廠
而選得糾察中外文武大小及民間事嘗入郎署繼
掠郎至死擅乘傳凌漕河人陪京而縛留守大臣海
內皆惕搖手亡論東廠詎錦衣久之始罷西廠不設
孝宗皇帝仁聖委法秋官御史臺廷尉嘗曰與我共
天下者三公九卿也以故緹騎逆自歛不敢有所爲
而其帥如季成李珍趙鑑亦後先遠遠守祿俸而已

獨牟斌以指揮領鎮撫有聲斌字益之博學曉文義為儒衣冠其所理恒傳經而法戶部郎李夢陽嘗奏封事言壽寧侯恠 旨下獄斌曰郎封事大善仰言壽寧胡不指其實及諸羽翼耶夢陽口慮置對耳斌曰置對則奚難吾能剪厥羽翼也因傳經牘具上夢陽得不貶正德初劉瑾持中權逐大學士健遷而刑尚書韓文等籍而諫臣劉濬戴銑等數十人後先下詔獄斌輕刑莫居曲為申救御史任諾懇諸僚草奏署其名已實他出不與也斌曰古有耻不與黨人名

錦衣志

八

十一

者公為忠悔耶劉瑾復要斌去奏首權奸事斌不可而顧語同列曰存此諸公臣節庶幾白他日乎宋鄒道原以失先奏被害吾儕何自計為奏入瑾大怒望斌又偵知其庇言官也矯 詔廷杖之垂死謫戍邊劉瑾誅驛召斌還領鎮撫如故知府劉祥搏其守闕因相論奏中貴人張雄者納守闕賂陰囑斌令歸曲祥仍為闕導賂斌不可雄恚挾詐陷之安置武昌感疾卒斌之再起也長子喪工部循故事官為賻三百金斌指其存者二子曰吾司刑不道天禍一子懲而

受金行及此矣葢庫屋故衣再遭譴怡怡若素云相臺崔銑記其事盛稱服斌謂直節懿行即名經術士大夫蔑如也始劉瑾用事時諸中貴人相與蠱說上復建西廠使谷大用領之而馬永成丘聚分領東廠皂衣團牌縱橫燕中人人不聊生矣而瑾復用其私人張文義為錦衣都指揮使與吏部尚書絳表裏作威福時稱瑾左右翼云然文義時時以掌傳瑾命侍應對不得治錦衣治錦衣者都指揮高得林也文義尋從瑾伏誅高得林罷都指揮劉璋代璋罷亡何

錦衣志

八

十二

錢寧貴治衛事錢寧者不知何氏少孤衛中貴人錢能家為養子遂目錢寧生而警敏巧如異常見能頗愛之時填演携以往伴上侍應賓客而演守備盧洪者出入能門下顧見異其相因大贈遺金帛曰苟富貴無相忘寧跪謝曰君侯幸厚奴既爾何愧之也洪曰不也若不見衛將軍者侯乎寧日以重錢氏而會中貴人能死推恩家人寧得受錦衣百戶 上時從諸中貴人徵服縱射游獵自稱朱壽若張公子事者寧始緣馬永成見 上於豹房為握槊走馬手搏諸

戲 上大悅絕愛幸之賜國姓命爲義子俄進指揮使領衛事諸詔獄緹騎刺姦悉隸屬焉凡所從幸南海北苑網魚兔射狐豕手猛獸出上谷西之雲中穿塞直抵延綏徑 庭而後歸寧又進錢永安亦賜姓官至右都督寧遷爲左都督使事如故遂大煽鯨威澤所願指諸司毋不惴惴承奉恐後而或意間向背者輒取 中旨行之而盧洪亦用寧力進泰將填金商嘗故勘殺平人二燬其屍及奪民居財產萬計事發寧以屬御史唐龍龍不承抵洪罪寧憾之甚未有

錦衣志

八

十三

以中也寧故繇中貴人進乎中貴人則易之寧見陽爲恭謹叩頭稱死罪 上嘗怒中貴人張永欲殺之皇太后爲請不能得賓客居間屬寧寧曰吾力能得之願諸公居一何魚肉我耳乃宛轉爲 上解水果免中貴人則改事事寧矣而諸省總鎮監鎗督撫貂璫大臣請事者以萬金爲薄擲弗顧然寧所進江彬許泰神周者俱有寵寧獨能以謹身和柔媚 上而巳耳不能如彬等武幹彬又日夜請傾寧居無何寧王宸濠反誅事連寧下朝堂按問具狀會 肅皇帝

立獄上其畧曰故左都督寧寅緣中人托號義子濁亂國姓玷污天秩諸所願使同於山獄及非受 上云何詐稱得請或口授王綸或手寫御筆前後傳奉大小職官脅取方鎮郡邑文武金寶瑰異直巨百萬其姻族錢永安子傑等貫魚驟進翼虎自肥咸辱國姓至都督都指揮等官故寧庶人宸濠以復護衛請行萬金寧爲下兵部乞之倒授阿銛故滋叛柄又以按察副使胡世寧條列庶人不法狀庶人恐復行五千金寧捕世寧下獄煉質萬方遁戍遠左 上未有

錦衣志

八

十四

太子庶人有子自以疎且非次不當立欲伺 上間內入東宮復行五萬金寧陰爲契約假以進香取留報庶人金玉帶各二開裝七寶帶一奇縉絲十爲御書加輿詭言 上賜庶人大喜列牙受賀令其國僚衣紅四十餘日庶人前後問謝行金約十餘萬會御史蕭儀發其反謀將置獄使者就按石室嘗盡寧信且馳報令先發制人已從中起大事易就庶人反今連寧寧有危社稷之心罪惡萬狀宜據法磔裂夷三族亡少長皆殊死 詔曰可藉其家黃金可萬斤白

金三十萬斤白玉帶二千五百束獅蠻帶二束祖母
 珠佛像二胡椒千五百石他奇珍奇器甲名畫稱
 是斤賣園宅直三十萬萬計增益縣官二歲賦錢承
 安等皆從坐誅寧為人狡陽敬禮士大夫樂施子雖
 誅人頗有稱惜之者 上既誅寧因悉誅彬等而大
 學士楊廷和等合策輔政 詔下革傳奉遷者錦衣
 自指揮下汰十之八復汰旗校十之五歲省度支錢
 數千萬一時翕然稱神明云其所留舊臣治錦衣事
 者都指揮駱安等與典國從起相半而大禮議起聶
 錦衣志 十五

能遷為指揮僉事能遷者清平人素險滑亡賴多計
 數 武宗末冒功累官錦衣千戶後亦在汰中 上
 時下群臣議崇 獻皇帝未決主事張璉桂萼言
 上實 獻皇子何以考 孝宗宜考 獻皇帝 上
 心動而大臣楊廷和等持不可能遷故善中貴人崔
 文有所窺見疏稱璉萼議是當聽 上前以逐二三
 大臣而召璉萼等議矣禮成能遷亦得權指揮領鎮
 撫事而會 上修明倫大典欲盡列其疏不得怨望
 疏言臣為 上推孝思明典制功甚大為奸臣張璉

桂萼所忌細弗錄即二臣非臣弗勝也而獨進師傳
 備阿衡之寄臣區區一戎衛賈人子拾級可便得耳
 且詹事黃紱私新建伯王守仁為行賂璉以萬計許
 大用守仁請悉賜罷 上怒下御史院雜治能遷語
 誣妄獄上杖之百戍嶺南尋瘦死天下快之未幾王
 佐為都指揮使領衛事佐試武舉第一授錦衣千戶
 累遷督漕參將佐為人謹愿有志介開射便騎以司
 筆吏能稱也然時時援古義 昭聖皇太后弟昌國
 公鶴齡建昌侯延齡貴盛久驕恣無狀吏不能長持
 錦衣志 十六

明法警之 上以春朝 慈慶不為禮街鶴齡等未
 發而建昌侯坐故殺為御史論抵罪繫待決市人劉
 東山者素陰毒利口逆 上意與其儕偽為疏草恫
 喝鶴齡得且萬金矣鶴齡不勝賂拒之乃誣鶴齡兄
 弟毒魔咒咀 上盜內藏金寶通 慈慶侍人至相
 與為巫蠱以急變聞 上大怒下鶴齡等詔獄置對
 東山等因得以株引素所不快人定國京山諸公侯
 俱坐累繫三法司大臣色奪不敢訊佐謬為厚東山
 者次第探得其情論誣罔法反坐報可佐以三木囊

東山等闕門外昂之不及旬悉死是舉也中外以佐
安 慈慶曲成 上孝稱社稷臣云而佐竟以憂思
過度得疾死 詔贈二階為左都督代作者陸松故
從 上與國衛士也頗謹信識大體於 上怒時時
有所解釋以都督僉事卒有子炳代松者陳寅寅亦
與國衛士也其人大抵類松然謹身自殫耳不能有
所上下於世寡稱焉嘗受命監南北郊壇工累遷後
軍左都督以老疾乞休 賜璽書褒諭安車駟馬就
第禁衛之得請自寅始也贈太子太保代寅者陸炳
會元志 一七
炳少以力幹稱強敏通書數嘗一登武舉遂自指揮
數遷為左都督或云炳嘗從 上幸承天行宮火炳
以宿衛排宮門負 上出於炳 上心德之不欲顯
其狀故炳事無傳者其官獨驟貴異他人莫測也炳
既歛起代父執衛政其同列皆父黨炳陽為敬事之
而徐以計去其易已者又能得閣臣心以故日益重
嘗捶殺兵馬指揮為御史所繩 詔弗問大學士言
故愛暱炳炳亦事之謹甚而亡何御史札炳亂醴政
攬榜禁小錢諸不法狀言欲從中下捕治炳行三千

金解救不得長跪泣謝罪乃已炳楚士斷大學士言
刺骨而會言與其同列高爭寵不勝免炳合謀高發
言所與邊帥關節書 上怒為誅言大學士嵩更德
炳且奇之引與共籌策矣炳所選用衛士緹騎皆長
安中大豪善把持長短者多布耳目所睚眦無不立
碎然其屬小犯法即置之死而炳方得幸 上言無
不從夕趨走麾下唯諾者晨拔寘同列故其下甚畏
炳而慕趨之恐後咸寧侯仇鸞以大同帥入援總天
下兵權勢張甚無所不狎侮視大學士嵩蔑如也而
獨意憚炳炳亦曲奉之不敢與鈞禮而出重金帛結
其所親愛探得鸞陰私鸞病死炳即行其謀反狀族
之累加太保兼太子太傅中貴人馬廣領東廠者也
李彬司樞密者也其人威者宿握重自恣炳前後刺
其罪下獄死京中外惴惴重足不寒而慄凡豪貴滿
萬以下少酒食過輒收而籍之亡遺者然浮慕義名
居之又好為敬禮士大夫士大夫即 上所甚恨下
詔獄廷杖緩之不令死以俟 上怒解即貶戍出金
錢治道里飲食費不惜也炳既貴驟得鸞紳問聲而

又善 上所親近者中貴人司禮錦元相嵩成與炳
結婚姻盤據相重矣 上彌益幸之召人侍西苑直
供奉青詞加兼少傅食伯爵奉炳又益遠縱騎馳勇
者七十人別置裨將領之而其所召募畿輔秦晉齊
魯間駢脅超乘跡射之士以千計衛之人鮮衣怒馬
而仰度支者凡十五六萬人大司馬持其籍仰屋歎
而已元相嵩既已縱其子擬文武選權而炳從中調
停各曹事亡所不關自方鎮督撫大臣非又故而錢
通者以八九給事御史自跪門下者亦十之三四炳

錦衣志

八

十九

所蓄金珠奇異以巨萬計甲第膏腴擅燕中而其歲
出饋遺宰相中貴人亦以萬計時又有朱希孝者領
巡捕希孝成國公希忠介弟也用兄任數遷至左都
督加太子太保希孝寬然長者不耻為屈得元相驩
然炳既以勢望迫其於元相外相倚而已不能如希
孝還往無間也然希孝事炳卑下多避炳以故無意
害之嗚呼錦衣一禁校耳其領宿衛則光祿勳也刺
姦則司隸也至炳而分將相任極矣一重於紀綱再
重於錢寧三重於陸炳其究乃位師保參綸綍不亦

殆哉炳所與共事者都督高恕麥祥黃浦此皆中貴
人子弟飾輿服肥酒食宮室苑囿聲色以娛其身如
是耳此乃炳所差接席者何足道哉

馬政志

吳郡歸有光

學者論官必本周禮周禮之書世或疑其與周制不合然文武周公之遺法亦頗可攷至言牧馬之事則夏官之屬曰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庾人圉師馬質其辨六馬之屬故為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也其職事有校左右馭夫至于阜師皆員選頒良馬養乘之駕馬三其良之數其政則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春除瘴蠱既始牧夏庠馬冬獻馬射則充楛質茨楛則剪鬪疾

馬政志

八

則乘治之牧地則有厲禁有駕稅之頒有質馬之量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禁原蠶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大佚特秋駢攻駒散馬耳焚牧通濞而呂不韋月令季春合眾牛騰馬遊牝于牧仲春別群則繫騰駒凡此皆自古以來傳其法所以能盡物之性者也其稱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戎馬四匹天子畿內方千里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或謂

周蓋令民間養馬攷其實不然丘甸之馬蓋國有賦

調民自具馬以即戎民之平日養馬官何與焉唯校人以下之職乃為王馬而天子使人自養之者也牧師所謂牧地皆在草莽水泉之區若今之苑馬然其後天子亦不盡如其制而自其以意使人養馬穆王時造父御八駿孝王命非子主馬汧渭之間皆非如周禮有一定之官也春秋時魯衛弱國而魯僖公圉牧之盛衛文公駮牝三千詩人歌頌之秦起西北牧多健馬其詩曰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又曰騏驎是中

馬政志

八

二

騏驎是騏言秦馬之良也諸侯力政國各有馬至于萬騎後秦併六國馬皆入之秦及山東豪俊起章邯以百萬之師數進數却竟以敗降秦馬無聞焉漢初高祖與匈奴相頓過當是時高祖被圍白登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驛馬高祖以故人因時漢馬益乏故用妻敬之計誠意和親孝文孝景循古節儉脫馬百餘匹孝武帝中國富盛兩將軍出塞殺虜八九萬而漢馬死者十餘萬漢亦以馬少無以復征其後天子為伐胡盛養

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其後大將軍驃騎將軍
 軍益出漢軍馬死者又十餘萬於是令民得畜牧邊
 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其後車騎馬乏絕
 縣官無錢買馬乃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
 以差出乳馬天下亭亭有畜牝馬先是天子發書易
 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
 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
 馬云宛俗嗜酒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
 始種苜蓿葡萄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
 馬政志 三

宮別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其後天子下詔深陳
 既往之悔修馬復令毋乏武備而已孝昭詔止民勿
 共出馬罷天下亭馬及馬弩關孝宣省乘輿馬及苑
 馬以備邊郡三輔傳馬至元成之世數詔減乘輿馬
 光武中典官皆省併太僕獨置一廐後置左駮令和
 帝省減外廐及涼州諸苑馬其後世承華駮驥廐馬
 亦萬匹矣漢馬莫盛於孝武之世至以伐胡馬遂大
 耗故爲假馬毋歸息諸一切法此後世民養官馬之
 始也然不久而罷漢太僕所領若車府路軫騎馬駿

馬純馬閑駒駒駘諸監廐皆內馬也邊郡六牧師苑
 及漢陽流馬苑此皆在外而諸牧師苑分在河西六
 郡中北地靈州有河奇苑號非苑歸德有堵苑白馬
 苑郁郅有牧師苑襄平有牧師官鴻州有天封苑太
 原有家馬官其後又置越馬長利高望始昌三苑益
 州有萬歲苑犍爲有漢平苑皆太僕屬也魏晉以後
 迄于隋天下變故多矣兵亟用而馬政未有聞惟獨
 魏馬自世祖平統萬乃以秦涼以西水草豐美用爲
 牧地馬大蕃息至有百餘萬匹高祖置牧河陽常畜
 馬政志 四

戎馬十萬匹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而河
 西之牧愈蕃故天下稱魏馬之盛唐尚乘掌天子之
 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
 駼五曰騏驎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廐一曰祥
 麟二曰鳳苑每歲河隴群牧進其良以供御六閑馬
 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廐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
 西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此其官
 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圍
 官牧尉排馬牧長群頭有正有副凡群置長一人十

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補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
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群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
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西涇寧開地廣千里
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晉閭四曰北晉閭五日
岐陽六曰太平七日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
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
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刻布河西豎嶺之
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
左右因地爲之名當是時天下以一緡易一馬萬歲

馬政志

五

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
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諸牧
監使後又有群牧都使有開廐使又立四使南使在
原州西使在臨洮軍東北二使皆寄理原州其後益
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有白馬諸坊樓煩玄池
天池之監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開元初國馬益耗
太常少卿姜晦請市馬六胡州王毛仲領內外閑廐
馬稍復蕃息其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
天子以突厥欽寒於受降城歲與之互市又市之河

東方朔隴右既雜胡馬種馬乃益壯天寶後戰馬動
以萬計遂弱西北蕃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
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肅宗
收兵至彭原蒐平涼監牧猶得馬數萬軍以復振及
吐蕃陷隴右死牧馬皆沒焉其後水草腴田旋以予
貧民及諸賜占幾千頃德宗命開廐使張茂宗收故
地民失業愁怨穆宗卽位悉復還民太和七年置銀
川監大氏無復開元天寶之舊矣他如蔡州龍陂襄
州臨淮南臨海泉州萬安皆不足數也漢以來牧

馬政志

六

官後世不聞唯唐張萬歲王毛仲此兩人名最著而
馬特盛議者以爲唐得人專其職也初置監牧秦渭
二州北會州南蘭州狄道西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
水四郡之地漢志云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
地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
天下饒皆唐之牧地之所苞絡也五代戰爭養馬之
政莫紀宋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
改爲天廐坊又改爲驥驥院以大駟監隸焉真宗咸
平三年置群牧使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爲監

在外之監十有日置群牧制置使及群牧使副都監
判官廢改之政皆出於群牧司自驛驩院而下皆聽
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先是五代兼牧
多廢太祖始置養馬二務又興葺舊馬廄四遣使歲
市邊州馬開廄始備太宗得汾晉燕蓟馬四萬二千
餘疋始分置諸坊國子博士李覺言冀北燕代馬之
所生胡戎之所恃也制敵以騎兵為急議者以為欲
國之多馬在乎哨戎以利而市其馬然市馬之費歲
益而廄牧之數不加者失其生息之理也且及人畜

馬政志

六

七

牧轉徙馳逐水草騰駒遊北順其物性所以蕃滋其
馬至于中國繁之雜之飼以枯藁離柝牝牡制其生
性玄黃池隋因而減耗宜然矣古者因田賦出馬馬
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今所市戎馬直之少者
匹不下二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費市於外
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半直
賜畜馴之將卒增為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焉是則
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化馬二萬而駒收其半
亦可歲獲萬匹况夫化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

昔倚頊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牴乃適西河大畜
牛千于倚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筭况以天下之馬
而生息乎太宗嘉之仁宗慶曆中知諫院余靖言詩
書以來中國養馬蕃息不獨出於夷狄也秦之先非
子居夫丘好馬及畜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
渭之間馬大蕃息夫丘今之興平汧渭今之秦隴州
界也衛文公居河之涇以建國而詩人歌之曰騶牝
三十衛則今之衛州也而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伯
禽之業亦云駒駒牡馬魯今兗州左氏云冀之北土

馬政志

六

八

馬之所生今鎮定并代也漢太原有家馬廄一廄萬
匹又樓煩玄池出名馬即今之并嵐石隰也唐以沙
苑最為宜馬即今之同州也開元中置七坊四十八
監半在秦隴綏銀皆古來牧馬之地臣切見今之同
州及太原以東衛邢洛皆有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
百餘所乞令群牧使都監州官分往監牧舊地相度
水草豐茂四遠牧放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別
立賞罰以明勸沮庶幾數年之後馬畜蕃盛皇祐五
年丁度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為

天下無事而事虛費遂廢八監然而秦渭環階麟府
州太山保德奇嵐軍歲市馬二萬二百才能補京畿
寨下之闕自用兵四年而所市馬才三萬况河北河
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為兵請下令有能畜一駿
馬者免二丁仍不升戶等以備緩急如此國馬蕃矣
言不果行至和二年群牧使歐陽修言今之馬政皆
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
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
平涼天水外洎河曲之野內則岐幽涇寧東接銀夏
馬政志 六
又東至於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
夷狄或已為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石
之間山荒甚多及分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
甘最宜牧養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
以謂推迹而求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尚冀
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
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峽水
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久
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使遣官訪草

地有可以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行
廢罷嘉祐中韓琦請括諸監牧地畱牧外聽下戶耕
佃遣都官員外郎高訪等括河北得閑田三千三百
五十頃募佃歲約得穀十一萬七千八百石絹三千
二百五十疋草十六萬一千二百束羣牧司言諸監
牧地間有水旱每監牧放外歲刈白草數萬束以備
冬飼今悉賦民異時監馬增多及有水旱無以轉徙
牧放詔遣左右廂提點官相度除先被侵冒已根括
出地權給租佃餘委群牧司審度存畱有闕土即募
馬政志 七
耕佃五年群牧司言凡牧一馬往來踐食占地五十
畝諸監既無餘地難以募耕請存畱如故廣平廢監
先賦民者亦乞取還乃詔河北京東牧監帳管草地
自今毋得縱人請射犯者論以違制初真宗用群牧
使趙安仁言改收龍坊為監仍鑄印給之於是河南
為洛陽監天雄軍大名為大名監洛州為廣平監衛
州為淇水監鄭州為廣武監同州為沙苑監相州為
安陽監澶州曰鎮寧滑州舊龍馬監曰靈昌通國初
內有驍驍兩院天駟四監天廐二坊及上下監外則

河南北為監者十二皆掌於群牧司乾興天聖間天下兵久不用於是河南諸監皆廢其後議者謂河南六監廢京師須馬取之河北道遠非便乃詔復洛陽單鎮以牧河北孳生馬其後復廣平監以趙州牧馬隸之又以原武為單鎮移于長葛蓋自宋興以來至千仁祖天下號稱治平而法度常至于不能振舉而馬政亦多廢神宗以王安石為相銳然有志于天下之治遂多所更張熙寧以來乃有保馬戶馬其後又變而為給地牧馬初神宗患馬政之不善詔曰方今

馬政志

八

十一

馬政不修吏無著効豈任不久而才不盡歟是何監牧之多吏之衆而乏才之甚也昔唐用張萬歲三世典群牧恩信行乎下故馬政修舉後世稱為能今上自提總官屬下至坊監使臣既非銓擇而遷徙迅速謂之假道欲使官宿其業而盡其能不可得也今當簡其勞能進之以序自坊監而上至于群牧部監皆課其功而第進之以為任事者勸焉於是樞密副使邵元請以牧馬餘田修稼政以資牧養之利而群牧司言馬監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今以五萬馬為率一

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且仍舊而原武單鎮洛陽沙花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良田萬七千頃可賦民以牧芻粟從之已而樞密院又言舊制以左右驥驥院總司國馬景德中始增置群牧使副部監判官以領概牧之政使領雖重未嘗躬自巡察不能周知牧畜利病以故馬不蕃息今宜分置官司專任責成乃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以劉航崔台符為之又置部監各一員其在河陽者為孳生監凡外諸監並分屬兩使各條上所當行者諸官吏若牧

馬政志

八

十二

田縣令佐並委監牧使舉幼專隸樞密院不領於群牧制置時上方留意牧監地然諸監牧田皆寬衍為人所冒古故議者請收其餘資以佐芻粟自是請以牧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亦廢迺選其善馬而以其餘馬皆斥賣收其地租以給市場本錢是時諸監既廢而給市馬而義勇保甲馬復從官給朝廷以之馬為受先是河北察訪使曹孝寬言慶曆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之參考申行之於是始行戶馬法元豐三年春以王拱辰之請詔開

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路州縣戶各計資產
市馬坊郭家產及三千緡鄉郵五千緡若坊郭鄉郵
通及三千緡以上者各養一馬增倍者馬亦如之至
三匹止馬以四尺三寸以上齒限八歲以下及十五
歲則更市如初籍於提舉司於是諸路皆行戶馬法
矣先是熙寧中嘗令德順軍蕃部養馬帝問其利害
王安石謂今坊監以五百緡得一馬若委之熙河蕃
部富不至重費蕃部地宜馬且以畜牧爲生誠爲便
利已而得駒瘠劣亡失者責償蕃部苦之其法尋廢

馬政志

八

十三

至是環慶路經畧司復言已徵諸蕃部養馬詔閱實
及格者一匹支五緡鄜延秦鳳涇原路準此養馬之
令復行於蕃部矣五年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養
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還給之而戶馬更爲保馬
六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
馬者戶一疋物力高願養二疋者聽皆以監牧見馬
給之或官予其直令自市毋或強予府界無過三千
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之外乘越三百里者
皆有禁在府界者免輸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

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綠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
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
斃馬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肥
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焉五路委監
司經畧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
先是文彥博吳充言三代有丘乘出馬有國馬國馬
宜不可闕且今法欲令馬死備償恐非民願而王安
石以爲令下之初京畿百姓多自以爲便願投牒者
已千五百戶決非有所驅迫力請行之時河東騎軍

馬政志

八

十四

有馬萬一千餘匹歲番戍邊率十年而一周議者以
爲費廩食而多亡失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繼
而兵部言河東正軍馬九千五百匹請權罷官給以
義勇保甲馬五千補其闕合萬匹爲額俟正軍不及
五千始行給配事下中書樞密院以爲車騎國之大
計不當專以一時省費輕議廢置且官養一馬歲爲
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纔免折變綠納錢六千五百
計折米而輸其直爲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於民決
非所願若芻秣失節或不善調習緩急無以應用况

減馬軍五千匹卽異時減軍正數九千九百人又減分數馬三千九百四十四匹邊防事宜何所取備若存官軍馬如故漸令民間從便收養不必以五千匹爲限於理爲可而中書謂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爲錢二十三萬民養牧可省雜費八萬餘緡且使入中芻粟之家無以邀厚利計前二年官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可以習戰禦盜公私兩利上從樞密院議河東騎軍得不減耗而民馬不至甚病六年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極言請令本路保甲十分取

馬政志

八

十五

二以教騎戰每官給二十五千令市一馬限以五年富得馬六千九百十有八匹爲緡錢十七萬二千九百有五十詔以京東鹽息錢給之令崇拯月上所買數於是保甲皆兼市馬矣七年京東提刑霍翔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京東西路保甲免教閱每一年保養馬五十匹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馬官京西呂公雅京東霍翔並領其事而罷鄉郵先以物力養馬之令尚養戶馬者免保馬凡養馬免大小保長稅租支移每歲春夫

催稅甲頭盜賊備賞保丁巡宿凡七事先是西方用兵頗調戶馬以給戰騎借者給還死則償直是年遂詔河東鄜延環慶路各發戶馬二千以給正兵河東就給本路鄜延益以永興軍等路及京西坊郭馬環慶益以秦鳳等路及開封府界馬戶馬既配兵後遂不復補於是京東西戶馬更爲保馬矣公雅又令每部歲市二十匹初限十五年乃促爲二年半京西地不產馬民又貧乏甚苦之八年京東西既更爲保馬諸路養馬指揮亦罷其後給地牧馬則亦本於戶馬

馬政志

八

一六

之意云九年提舉開封府界蔡確言比賦保甲以國馬免所輸草賜之錢布民以畜馬省於輸藁雖不給錢布而願爲官養馬者甚衆請增馬數歲止免輸藁二百五十束詔毋過五千匹於是京畿罷給錢布而增馬數矣哲宗嗣位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馬爲急乃詔曰京東西保馬期限極寬有司不務循守遂致頗擾先帝已嘗手詔詰責今猶未能遵守其兩路市馬年限並如元詔尋又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付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而責官直期公

雜皆以罪去而保馬遂罷既罷保馬於是議興廢監以復舊制詔庫部郎中郭度尙視陝西河東所當置監尋又下河北陝西轉運提點刑獄司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於民於是右司諫王巖叟言兵之所恃在馬而能蕃息之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復還戶馬三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今鄆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

馬政志

十七

之淇水相州之安陽洺州之廣平監以及瀛定之間棚塞草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集則指顧之間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又况廢監以來牧地之賦民者爲害多端若復置監牧而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如釋重負矣自是洛陽單鎮原武淇水東平安陽等監皆復初熙寧中併天駟四監爲二而左右天廐坊亦罷至是復左右天廐坊紹聖初用事者更以其意爲廢置而時議復變太僕寺言府界牧田占佃之外尚

存三千餘頃議復畿內學生十監後二年而給地牧馬之政行矣先是知任縣韓琦等建議凡授民牧田一項爲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高下老壯毛色歲一閱亡失者責償已佃牧田者依上養馬知邢州張赴上其說且謂授田一項爲官牧一馬較陝西沿邊弓箭手既養馬又戍邊者爲優樞密院是其請且言熙寧中罷諸監以賦民歲收緡錢至百餘萬元祐初未嘗講明利害惟務罷元豐熙寧之政奪已佃之田而復舊監柔棗并廬多所毀伐監牧官吏爲費不

馬政志

十八

貨牧卒擾民棚井即配爲害非一左右廂今歲籍馬萬三千有奇堪配軍者無幾惟沙苑六千匹愈於他監今赴等所陳受田養馬既蠲其租不責以孳息而不願者無所加勒又限以尺寸則緩急皆可用之馬矣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給地牧馬其初始於邢州守令之請本嘗下監司詳度諸路各有利害旣不可知民居與田相遠者難就耕牧一項之地所直不多而亡失責償爲錢四五十千必非人情所願言竟不行四年遂廢淇水單鎮安陽洛陽原武監罷提點所

及左右廂惟存東平沙苑二監同知樞密院魯布自叙其事曰元祐中復置監牧兩廂所養馬止萬三千匹而不堪者過半今既以租錢置蕃落十指揮於陝西養馬三千五百又人戶願養者亦數千而所存兩監各可牧萬馬馬數多於舊監而所省官吏之費非一近世良法未之能及時三省皆稱善其後沙苑復隸陝西買馬監牧司而東平監仍廢大觀元年尚書省言元祐置監馬不蕃息而費用不貲今沙苑最號多馬然占牧田九千餘頃芻粟官曹歲費緡錢四十

馬政志

八

十九

餘萬而牧馬止及六千自元符元年十二年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調習不中於用以九千頃之田四十萬緡之費養馬而不適於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見今以九千頃之田計其硤瘠三分去一猶得良田六千頃以直計之頃為錢五百餘緡以一頃募一馬則人得地利馬得所養可以紹述先帝隱兵於農之意請下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司及同州詳度以聞俟見實利則六路新邊閑田當以次推行時熙河路蘭湟牧馬司又請兼募願養牝馬者每收三駒以

其二歸官一充賞詔行之四年復罷京東西路給地牧馬復東平監政和二年詔諸路復行給地牧馬復罷東平監宣和二年詔罷政和二年以來給地牧馬條今收見馬以給軍應牧田及置監處並如舊制又復東平監給地牧馬始於紹聖至政和時蔡京秉政行之益力京罷而復廢六年又詔立賞格應牧馬通一路及三千匹州通縣及一千縣及三百其提點刑獄守令各選一官倍者更減磨勘年於是諸路應募牧馬者為戶八萬七千六百有奇為馬二萬三千五

馬政志

八

二十

百既推賞如上詔而兵部長貳亦以兼總八路馬政遷官然北方有事而馬政亦急矣靖康元年左丞李綱言祖宗以來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置監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始盡民間雜養以充役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善者今諸軍鬪馬者大半宜復舊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不旬日間則數萬之馬猶可具也然時已不能盡行其說矣前史言牧政者唯宋為詳其出牧上槽芻秣棚井息耗多與今同以世近也語在兵志故不論獨戶馬保

馬餘地牧馬猶爲後世害故備著焉欲令議馬政者知其所以利害之實也蓋自熙豐變法以至崇宣小人在位亟復亟變迄無善政而宋隨以亡渡江以後頗置監牧而江南多水田其後三衙遇暑月放牧於蘆秀大爲民患鄂鄂之間亦置監牧然皆不可用而戰馬悉仰川秦廣三邊焉宋初收市馬戎人驅馬至邊總數十百爲一券一馬預給錢千官給芻粟積食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隸諸監曰券馬邊州置場市蕃漢馬團綱遣殿侍部送赴闕或就配軍曰省馬陝西

馬政志

八

二十一

廣銳勁勇等軍相與爲社每市馬官給直外社衆復哀金益之曰馬社軍與籍民馬而市之以給軍曰括買宋初市馬唯河東陝西川峽三路詔馬唯吐蕃回紇党項藏牙族白馬鼻家保家名市族諸蕃至洪熙端拱間河東則麟府豐嵐州岢嵐火山軍唐龍鎮濁輪砦陝西則秦渭涇原儀延環慶階州鎮戎保安軍制勝關浩靈府河西則靈綏銀夏州川峽則益文黎雅成茂夔州永康軍京東則登州自趙德明據有河南其收市唯麟府涇原儀渭秦階環州岢嵐火山保

安保德軍其後置場則又止環慶延渭原奉階文州鎮戎軍而已大氏宋初市馬歲僅得五千餘匹天聖中蕃部省馬至三萬四千九百餘匹嘉祐以前原渭德順凡三歲市馬至萬七千一百匹秦州券馬歲置萬五千匹元豐四年詔專以雅州名山茶爲易馬用自是蕃馬至者稍衆崇寧四年詔曰神宗皇帝厲精庶政經營熙河路茶馬司以致國馬法制大備其後監司欲侵奪其利以助權買故茶利不專而馬不敷額近雖更立條約令茶馬司總運茶博馬之職猶慮

馬政志

八

二十二

有司苟於目前近利不顧悠久深害三省其謹守已行毋輒變亂元豐成法自是提舉茶事兼買馬其職任始一凡宋之市馬分而爲二其一曰戰馬生於西郵良健可備行陣宕昌峰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西南諸蠻短小不及格黎叙等五州所產是也紹興三年卽邕州置司提舉市於羅殿自杞大理諸蠻然自杞諸蕃本自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也大理地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於廣南其實猶西馬也宋自熙寧未變法以前然死馬之

政亦未稱善蓋世之害馬者有三曰選吏曰繁法曰
 易地吏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一也法非馬之所宜其
 害馬二也地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三也大費佐舜調
 馴鳥獸鳥獸多馴服其後周孝王封犬丘非子曰栢
 鬻其後世亦為朕息馬也古有秦龍氏周官服不氏
 掌養猛獸而教授之掌畜養馬而阜蕃教授之馬
 非異獸必有能馴之者非世官不可也堯童胡兒項
 晉徒跣隨水草畜牧馬與人意相喻非有書生文學
 法度理也法數變馬與人皆不自適何以能遂其生

馬政志

八

二十三

况置之硯陘無所般畜或禾稼稻杭之田溝塍封限
 遊騰莫逞非所以適其走曠之性也昔元魏起代北
 故馬為特盛雖唐馬未必能及也故曰馬陸居則食
 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踈此馬之真性
 也元起于北遂以弓馬之利混一天下沙漠萬里牧
 養蕃息太僕之馬殆不可以數計其牧人曰哈赤哈
 刺赤有千戶百戶父子相承任事自夏及冬隨地之
 宜行逐水草醞都之馬在朝為卿大夫者親秣飼之
 車駕行幸上都太僕卿以下皆從先驅馬出建德門

外取其肥可捫乳者以行車駕還京師太僕卿先期
 遣使徵馬五十醞都來京師醞都者承乳車之名也
 皇朝洪武六年置太僕寺於滁洲七年設羣牧監十
 三年增置滁陽儀真香泉六合天長五牧監滁陽群
 二十有二儀真六合羣各七香泉羣八天長群四二
 十三年定為十四牧監九十八羣二十八年廢牧監
 始令民間孳牧三十年置北平及遼東山西陝西甘
 肅等處行太僕寺是年 太祖以寧遼諸王各據沿
 邊草場牧放乃圖西北沿邊自東勝以西至寧夏河

馬政志

八

二十四

西察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又東南至太寧
 又東至遼東又東至鴨綠江又北不啻數千里而南
 至各衛分守地又自雁門關外西抵黃河渡河至察
 罕腦兒又東至紫荊關又東至居庸關及古北口北
 又東至山海關外凡軍民屯種田地不得牧放孳畜
 其荒閑平地及山塲腹內諸王駙馬及極邊軍民聽
 其牧放樵採近邊所封之王不得占為已場而妨軍
 民腹內諸王駙馬聽其東西往來自在營駐因而練
 習防胡或有占為已草塲山塲者論之 上又以魯

甘烏思藏長河西一帶西蕃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
遼因私茶出境馬之人互市者少於是彼馬日貴中
國之茶日賤命秦蜀二王發郡司官軍於松潘礪門
黎雅河州臨洮及入西蕃關口巡禁私茶之出境者
又遣馴馬都尉謝達往諭蜀王曰秦蜀之茶自礪門
黎雅抵朶甘烏思藏五千餘里皆用之彼地之人不
可一日無茶適因邊吏譏察不嚴以致私販出境爲
夷人所賤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也始于
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其利博矣前代非以此專利蓋

馬政志

八

二十五

制夷狄之道當賤其所有而貴其所無耳國家權茶
本資易馬以備國用今惟易財物使蕃夷坐收其利
而馬入中國者少豈所以制夷狄哉又命曹國公李
景隆賫金牌勅合直抵諸蕃令其酋領受牌爲符以
絕姦欺勅兵部諭川陝守邊衛所巡禁私茶出境仍
遣僧官著藏十等往西蕃申諭之時 晉王成祖統
軍行邊出關平數百里 上聞之遣人以勅往諭之
云自遼東至於甘肅東西六千餘里可戰之馬僅得
十萬京師河南山東三處馬雖有之若遇赴戰猝難

收集苟事勢緊急北平口外馬悉數不過二萬若遇
十萬之騎雖古名將亦難于野戰我馬數如是縱有
步軍但可夾馬以助聲勢若欲追北擒寇則不能矣
上可去城三二十里往來屯駐遠斥候謹烽燧設信
砲猝有緊急一時可知胡人上馬動計萬兵勢全備
若欲折衝糜戰其孰可當方今馬少全仰步軍必常
附城儻有不測則可固守保全以待援至吾用兵一
世而指揮諸將未嘗敗北致傷軍士正欲養銳以觀
胡變夫何諸將日請深入沙漠不免疲於和林此蓋

馬政志

八

二十六

輕信無謀以致傷生數萬今爾等又入廣塞提兵遠
行設若遇敵豈免凶禍自古及今胡虜爲中國患久
矣歷代守邊之要未嘗不以先謀爲急故朕于北鄙
之慮尤加慎密爾能聽朕之訓明于事勢雖不能勝
彼亦不能爲我邊患矣 太祖既驅元主還慕北已
無復窮追之意而殘元遺孽不能無犯境 諸王往
征輕出塞 上在兵間久深患馬少遂戒諭云云故
尤留意西蕃茶馬定金牌之制令重臣招諭蓋胡之
勝兵在馬中國非多馬亦不能搏胡唯自守則步卒

可用且驅之出境而已寶帝王禦戎上策也永樂元年改北平行太僕寺為北京行太僕寺四年應天太平鎮江揚州廬州鳳陽州縣各增設判官主簿一員專理馬政設陝西甘肅二苑馬寺又設北京遼東二苑馬寺五年增設北京苑馬寺監六年增設甘肅苑馬寺監

贊曰易稱乾為馬其於絲辭言馬不一馬之用大矣余從太史問 皇朝馬事自洪武以來畧知其本始作馬政志

馬政志

二二二

冀越通

吳興唐樞

地脈向中國來者三支北絡發崑崙東折而東南行其背為北狄其正結為冀都其支結為燕京其餘氣為東夷冀都自雲中上黨博換來三面繞河外案多登大河東北徂入海重重包裹故堯舜禹都之但四旁險阻貢輸非後世所便河且徙而南氣大洩燕京氣非隴結下沙轉少又藩籬單薄時或山東泉涸漕水何賴而河徙而南同之中絡發崑崙東南至岷山

冀越通

八

由蜀隴轉北而東為終南長安之地也金城四塞以為固古豪傑有取焉貢輸艱人後世費繁今能處之邪由關中出至太華中嵩伊闕既繁是謂洛陽洛陽天地之中陰陽和南北平百物會周公營之地氣自北以南人事化機互以為用古今固不齊也行乃盡於東秦翻身顧祖東海外盪河江前向萃產賢貴凝聚有因後世河徙截其來脈者三會通河復加截之其力遂微南絡發崑崙迤東南而行至大峨山其背為西戎直南折而東為五嶺其餘氣為南蠻復折而

東北大盡於建康其支結爲吳閩越大戰而下至於五嶺環抱中原情無南面力雄勢坎吳閩越支凝澗力海水陽勝明有餘而氣不足以當之一大都會於今日其金陵也乎長江天塹財用易輸持護不少世謂江左不得於宅中偏安不可以圖大是安於建康之說不能用建康於天下夫安於建康乃河大勢不拱東壩未立秦淮河不湧那溝尚微故建康俗狃於自便知守江而不知用淮於江知圖淮而不知用天下於淮知據武昌之上游而不知上游之守鎮知集

冀越通

八

二

鎮之其聯屬徐臨而執其中則濟寧爲之要轄其聯屬揚徐而執其中則淮安爲之要轄臨爲梁冀青兗之會揚爲江淮汴海之交徐爲梁冀青兗江淮汴海之限大同宣府爲最重兩鎮勢相依倚大同之患大宣府之患急據無重險而險在兩鎮之內此外沙漠一望故居庸紫荆劍馬三關雖係腹裏而畿甸密邇馬門寧武偏頭三關雖屏大同而切於套營爲太原緊要之地

冀越通

六

三

說郭續 卷九

九九

都金陵者宜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游
守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
泗州乃全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采石而和
州而鳳陽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也東無淮安雖得
泗州而不為用西無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為用上游
之勢沅湘諸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為之
都會故湖廣省所以蔽九江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滄
匯於濫口則九江為之都會故九江所以接武昌而
蔽金陵若用於天下則徐邳臨清淮安之應也洛陽
冀越通

六

四

鈞鄭鳳陽之應也荆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荆州
之應也固荆州可以開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州陝固
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制潼關其西南守江
西以運百粵其東南守浙江以治閩吳皆金陵之門
庭帑藏云爾
五季及宋都汴梁汴梁宅中南北街道水陸後世議
都者舍金陵其庶幾乎其地平曠無險三代前封建
諸侯則王畿無恃故不可都春秋以後葵丘之會踐
土之盟敗師于邲于鄆陵及劉項畫界鴻溝已各甯

意大重屯之勢利於用武又得扼控屏蔽以制於外
是誠勝地如因燕薊固絳澤則彰德衛輝無北憂固
山南則嵩洛無西憂固襄黃則南汝無南憂固臨濟
則歸陳無東憂由是而運於四方漕貢朝會之便永
無所滯

陝西饒沃盛水草可耕可牧故名陸海又云塞北江
南又云百二山河益南北兩山脉會至能氣極盛故
冬不甚寒其堰渠陂澗相濟有歌曰舉鍾為雲
決渠成雨注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養長我禾黍

冀越通

八

五

惜其舍西安每地多遺利耳
甘州古張掖郡肅州古酒泉郡極西北重鎮北倚合
黎山山丹界甘肅之中焉支山在山丹東南五十里
祁連山在酒泉張掖南連亘一帶古匈奴失此地嘗
歌曰亡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亡我焉支使我婦女
無姿故本朝設行都司於甘州而以肅州為都司門
庭肅州城西六十里為嘉峪關乃羌胡要塗關外即
沙州衛古三危山在焉有羈縻六鎮古燉煌地土昔
居之西北有鎮夷所尤孤危其地雖險可據但薄於

鹽利華夷賴之恐為必爭之地

朔河川寔為虜衝沙淤水漫孤營難守凡邊墻水口

俱然可容無虞乎

河套漢朔方郡東北曲畔乃東勝舊址正統以前尚

為中國所有此以西三受降城一帶近北虜亦克罕

住牧今其為營者五日奸陳察罕兒白克失旦曰把

即郎阿兒曰十爾報東管曰阿兒西營兵約五萬

榆林葭延安花馬池蔽慶陽固原蔽平涼西寧蔽河

洮莊浪蔽臨洮岷文蔽葦昌靖虜蔽會寧沙州蔽甘

冀越通

八

六

肅靈葦寧夏之接葭緩榆林之接蘭州河洮之接古

浪涼州之接環縣以援固原鎮番以援寧夏山丹以

援肅州礮伯以援西寧此全雍邊防之大畧也

榆林地乏耕牧籍於河套為多河套失自弘治正德

間數千里膏腴之地盡為胡虜出沒榆林由是失所

養榆林之守無險可據而左右援大同寧夏甚遠雖

設進左烽墩五十六進右烽墩九十二而軍食兩缺

連年告急然諸邊鎮獨榆林軍忠義無搖志且負勇

常懷復套之憤其惟苦於無糧彼設者謂得百萬金

可克恢復之用矣

甘肅鎮自蘭州城起至嘉峪關幾二千里一綫綿延

孤立西控吐蕃北隔胡達南蔽羌戎歲糜邊費營樑

日持苟非宇宙一體之心自認為王者不容已之事

必驅而弗之理也

寧武處三關之中當華夷之要衝為東西之援應寔

陽方溫嶺神池義井之門戶外接入角堡內維崎嶇

以一守備一千戶居之自偏頭徂鴈門似落莫耳

蔚州遵化平谷之馬蘭谷將軍石大喜峰口熊兒谷

冀越通

八

七

三屯管羅文谷寬佃谷等俱北邊緊要關管豐潤之

南仰臨大海海運道其西接永平東北當密雲之路

誠京輔要地喜峯口朵顏三衛出入之門尤緊要

遼東三分河一帶亘數百里北自遼陽舊城至南三

岔河關俱素以與朵顏三衛住牧隔絕東西增費堡

戍其地且多草木魚鮮之利若自宋家堡直西過鎮

遠關截守不亦快乎

遼東東鴨綠江西山海關相距一千五百七十五里

南旅順海口北開原相距一千七十里而都司城處

其東北稍偏是為東一大鎮廣寧處都司城至山海關之中是為西一大鎮金州為南鎮而旅順當其衝開原為北鎮而三萬鐵嶺瀋陽中接於南蒙州廣寧中屯輔於右巡撫及兵備住劄廣寧巡按分守住劄遼陽遼東地皆沃壤舊為郡縣自置衛之後人多僑居生庶稍減今置自在安樂兩州以處徙徙要之未足以盡規議近年賊卒內叛今參將馬永又物故可憂顯迹容徐徐視之邪

四川天下絕險龍州松潘振其北播州諸夷列其南

黃越通

八

八

天全黎州當其西雅塘守其東江山四塞關峽孤開可守一當百吐蕃西控烏思藏等處風俗樸魯慈教大行法令飭嚴行人所利非若北達烏合之眾殘侵無紀况以重險臨之為力又易南隣芒部東川烏蒙烏撒諸蠻獠要皆腹裏凡上肉耳行都司六衛截制民夷可以安業而西之雅威茂灌南之崇慶瀘嘉馬叙北之疊溪綿漢彭石重重遠護深藏三窟所慮茲究內作地能克備不能施速定之術耳本朝從階文入成都取明昇蓋以計破之苟非儘兵東守懼唐事

未易成也

海運糧文登南之成山登州北之沙門此兩險多積又成山突出當東洋之衝沙門旋扼處北洋之腹宜無靖勢新河一開可避兩險不爾則古濰水及沽尤河皆可免於成山沙門方今山東會通漕河整修糜萬移以盡力於斯何弗可為也

山東平度州東南境有南北新河元時所開以避海連放洋之險其水源發高密至膠州分流為南北新河自膠州入新河行二百四十里至萊州之海倉入

黃越通

六

九

海自迤北新河店置閘以達安東止八十里可通海此河通免登萊大海一繞千里其便無量惜歲久盡塞今副使王獻力主開復并於馬家港鑿山麓通之若工浩且人溺便安未及告成此議不可終已也山東青登萊三府隙地甚多皆可耕之所人事不修溝澮不立一雨成漫而旱則赤地千里雖古河額俱壅置沃壤無所用可惜也元虞集之議至今可行福建僻阻海濱危關族嶺於浙江江西廣東俱盤踞而出諸水悉注省下建延邵汀為上四府豫上流福

興泉漳爲下四府瀕海設都司十一衛於下所以防
海設行都司五衛一所於上所以防關海重於備倭
琉球次之而我民盜海者漳則爲甚關大則崇安之
分水關建寧之仙霞關次則光澤之杉關分水山江
西上饒以越建寧仙霞由浙江江山以越建寧杉關
由建昌以越邵武

貴州偏橋清浪銅鼓五開四衛及黎平中湖龍里新
化亮寨新化屯五所俱隸湖廣據上游也雲南霑益
所隸貴州開行道也四川黃平所隸貴州厚夷防也

冀越通

六

十

河南汝寧所隸中都守鳳陽也河南磁州所隸山西
重壺關也山西廣昌所隸萬全嚴紫荆也山西平定
所隸後軍謹外應也浙江嘉興所隸蘇州運海防也
潼關衛隸中軍系親戍也山西蒲州所隸潼關衛接
關戍也安慶諸衛隸南京連吳楚也

四川馬湖叙州二府通臨蠻僚華夷雜處瀘州不
雜夷實殷夷營成都以省藩重鎮控制西番而崇慶
雅州亦雜安堵重慶南接夜郎西通牂牁俗有夏邑
蠻夷雜處順間無外防保寧夔州險據在我其地沃

民殷諸府爲然當是海內樂土而馬湖叙州蓋畧次
之矣

川之形勢北有劍門不足恃而慮在松蕃以孤城介
生蕃之域乃待食于龍州懸命千里之外設爲羗戎
所截則疊溪而南如建瓴而下直抵茂州無難是誠
限外隱窳耳西有黎州不足恃而慮在維州維州在
保縣外無百里乃爲董十韓胡所據是切近之災且
復有自靈關一道可抵雅州自草坡一道可抵汶川
自泚里壩一道可抵灌縣自清溪口一道可抵崇慶

冀越通

六

十一

州其門庭顯禍乎

無襄陽則荊州不足以用武無漢中則巴蜀不能以
存險無關中則河南不能以豫居無巴蜀則吳楚不
得以奠枕

邊紀畧

海鹽鄭曉

居庸諸關本太行山與鴈門諸山相斷數百里雁門
巨南北太行絕東西表裏縱橫左右縈帶閼秋藩華
時用大矣夫重險由乎天造掌固存乎人謀自古在
昔隆壞多矣得道乎哉失道乎哉

居庸號北門山形左轉盡漁陽盧龍當山海之際爲
榆關控約遼東西右循太行西南以往包絡數十城
皆平原沃野北連上谷雲中皆宿重兵表裏維固真

邊紀畧

天險哉

西山自井陘西地數百里崇岡複嶂扼爲居庸迤邐
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拱若抱七陵在焉外拒四海
治嘲河川古北口去虜不遠備守其可忽諸

居庸東去舊有松林數百里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
卽札八兒導元兵趨南口者今以供薪炭荐伐條枚
林木日踈薄樹渠藩塞豈無謂邪

紫荆倒馬二關隘口既多守備不能專內連中山保
塞澶淵古燕趙之郊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爲之限

隔騎兵使馳逐南並非墜接山西路險隘士馬不能
成列東更鉅鹿邢名遂入齊魯已已之難虜有謀奪
紫荆窺臨清者不有節庵司馬殆矣而謂國不以人
哉

鴈門稱絕險虜人大同川二邊不能守則雁門當其
衝矣幽燕之兵出紫荆紫其左延寧之兵度黃河拂
其右虜可逐也昔李牧守鴈門誘匈奴入張左右翼
擊之大捷

邊紀畧

處入嬾女畜產驅逐已出塞而老營遊兵方百里赴

援難矣

偏頭地平可馳馬故多虜患西北東備河西東北時
時備大同川

鴈門三關之山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畧太原北境
西盡燕河之濱

遼東西渤海之否外一都會也西南起山海歷醫無
閭長白諸山經絡北東南走海上海薄蓋金以西接
盧龍可度登萊泛吳浙地饒魚鹽穀馬馬給吏士或

市之葆塞奚夷彼遂杖以邀我我亦以官市靡之而
奸闌出入亦不能盡禁寧遠東西兩屯頗安給錦義
地瘠寡生理廣寧無屯營之利率仰給轉粟與遼陽
隔河河兩濱防虜遼陽以北益聚兵兵食益窘開原
三城三面受敵六堡雖復二虜帆巢清陽鎮夷間聚
而謀我我失漁樵之利又掠我男女易畜產二江外
否卽禁之耕織日夜無休時西馬市廢蒲河懿路殘
破不可言撫順通百夷貢市內外皆山多伏虜我難
於斥望潘陽雖有關虜馳牧外險內夷不能授鳳爪

邊紀畧

八

三

壁戰東陲鴉鵲鎖鑰西境並海四州特得勝之捷無
海寇然遼水南注海溢不能洩患苦沮洳矣

薊州諸山關無慮數百西接居庸北拆而東南抵海
上盡漁陽盧龍塞皆其管內縱泛登萊路走趙魏肩
肘奚遼襟帶原澤馮翊京師號稱雄鎮又地壤深厚
樹畜魚鹽黍稷之利甲於圻內天壽山七陵在焉予
嘗謁長陵登山北望邊關可順風而呼也巳巳之變
祠官不能至昌平陵衛吏卒如僑寓增埤繕障於斯
爲急喜峰稍深峻山海肩鑰遼東西燕河太平寨馬

蘭峪密雲四營聲勢相接虜卽入中兩營常有衝燕
河塞雲相倚角遵化三屯建昌因其內防永平梁城
間無虜患亦無海寇薊州轉布粟遮洋猶海運也興
營諸衛初隸北平行都司列守大寧大寧在諸關山
外西北接宣府東北抵遼陽千里山盤水屋可慮而
居旣挈其地界山戎我遂失外險山戎故葆塞北結
媚大種鬪我東鄙慎哉慎哉

高皇帝承清四海傳檄驅胡規鄂遂于前宋涼蹠于
後當是時胡運已衰然猶伏我障固掩我將校 皇

邊紀畧

八

四

子元侯作鎮開府周匝三垂選練士馬日夜防警羽
檄南馳殆無虛日 高皇帝垂訓 後皇特備西北
猷慮遠矣靖難之後臆胸挫跌五帥不還 文皇赫
怒伐鉞四征雖嘗踪虜庭降名王俘其輜畜而我之
財力亦巳大窘至于末歲猶議勤兵廷臣力阻 上
意益堅計徒匏繫于掖庭木兵雉經于私第榆木之
變雖悔曷追 宣宗時出近郊大蒐講武喜峯之役
薄伐山戎而已正統十餘年間貢使往來好語相怵
謾和親于漢姬委賜物于宋幣戎心狡焉覲覲非望

重以奄寺鴟張柄臣首鼠垣墉既潰羈勒弗虔卒致
六師失次將相與尸格馬被遮四郊多壘三陵徹祀
萬雉幾搖賴天之靈 景皇知人善任文武大臣艱
難宣力禹禹迺歸堯封如故虜亦散亂叛弒相尋我
得寧輯顧其書詞祭傲使介驕凌稍示包荒治以不
治僑天順時我懷平城之警虜遽呼韓之際雖有寇
掠亦能捍禦迨至成化諸酋競起分部爭雄各據水
草殘我邊郡河套沃土粟爲虜巢威寧之捷足稱敵
愾顧茲讒口反謂貪功刀筆因而舞文干城爲之解

邊紀畧

八

五

體不惟大寧典和開平已非我有朔方河南亦非職
方之舊而河西遼東徼外城郭諸國堡塞奚夷漸亦
搆貳於是並塞萬里所在將屯官益多力益分財益
匱中國益困以故弘治初年頗搜往牒謂洪武永樂
皆嘗遣使穹廬至厯書勅錫之綺繡縻以官封苟駕
馭有方彼狎其餌吾峻其防亭埃不驚耕牧自便運
以數年虜將耗鈍我益富強此計之得者也於時許
進行之大同三年三貢費纔十餘萬金大同東西五
鎮皆無虜患已而議者又謂虜入邊塞經關隘扣關

庭知我地利關我兵力普化也先前車不遠我是以
閉關却貢專意內修已未庚申妖躔昂畢上谷雲中
慘被荼毒 孝宗發憤召見公卿卽議征討劉大夏
面陳利害僅遣柳棘之師坐收薇杜之績不然幾考
庚寅之故不貽已巳之憂乎比至正德河東陝西鴈
門以北歲有虜患隱敗冒功上下欺蔽修攘無策盜
賊四起宗藩再變 今上躬神聖之資乘鼎革之會
順治威嚴化洽內外蠶茲醜虜會何足慮或謂近日
諸虜解讐結好更入迭出罷我奔命且進退分合頗

邊紀畧

八

六

有紀律而又納我通人巧爲間諜混迹市廛至窺京
甸往歲越大同逾鴈門經太原掠上黨闕平陽近復
度紫荆逼居庸秦中隴西去京已遠卽殺掠人畜數
萬不以聞也乃役役焉議兵食戰守通貢互市亦其
細耳嗟乎三代之盛漕輓未及於江南五季以還門
柝不施于薊北漢開疆于衛霍唐感國于安史豈若
我 朝山川縹緲已得天險營鎮聯絡更盡人謀節
其貢賦有恒足之財總其紀綱無專命之吏蓋自生
民以來未有盛于 今日者也善爲國者特加之意

而已

制府雜錄

明 楊一清

初予致政家居強長史晟書云先生之在位也不患於難進而患於難退今既得謝不患於無復起之日而患其有復起之機比起廢西征過西安見之曰某不幸復起奈何晟曰 朝廷以 事起公安得不出但功成之後宜早退以全晚節耳強汝南人予提學時為真寧訓導以文學見知前所言非道義不及此顧予西事甫定旋被 召命屢辭不獲媿負忠言

制府雜錄

一

寧夏有沃饒之利故稱樂土自撫馭非人橫徵暴斂紛然雜出軍始不堪命逃亾接踵見存者日益困敝至逆瑾時極矣上下交征斂取財物為脫禍計盤糧科道所斂銀四千兩鎮巡倍之官軍俸廩芻糧經年不得給千戶何錦指揮周昂素梟雄知人怨入骨始懷異志錦頗通文事乃應武舉上京見時政日非歸語昂等曰可舉大事矣屬鎮巡供更代太監李增總兵姜漢雖無大善不至如前作虐都御史安惟學自陝西布政擢巡撫正德五年二月十九日抵鎮安素

嚴明以藏廩空虛軍政廢弛乃與總兵約申嚴禁令
追徵積年負欠屯糧追補馬匹被誣捷者多無完膚
大理少卿周東清查屯地又復嚴急錦昂等遂激衆
爲亂諸臣皆遇害四月五日也寧夏奏事者皆嘗被
笞之人遂揚言於朝謂亂乃惟學東所激而成聽者
不察和出口後李姜俱沾卹典惟學既被廢錄又
以言者追奪之且錦等蓄謀已非一歲惟學蒞任未
及兩月况比併公務比之股削私用者有間矣作惡
者何人而惟學乃代伊受禍冤哉蓋亂臣賊子必假

制府雜錄

二

藉事端以爲口實故錦等必殺鎮巡奪其兵柄而後
可逞是時惟學雖寬亦不能免也

何錦之亂鎮巡既被殺副總兵楊英領兵在外錦招
之不肯入其所部兵聞亂而潰英僅以身遁錦又給
遊擊將軍仇鉞入城而奪其兵時陝西總兵曹雄在
向原聞變卽趨至境上首遣都指揮黃正統遊兵三
千入靈州以固士人之心約會隣境將官刻期進討
又遣兵戍寧夏中衛及廣武營以捍其所必攻密燒
大壩捲掃之草以攻其所必救與靈州守備史鏞輩

謀奪取河西之船盡泊之東岸錦聞而懼領兵出守
大壩以防決河雄乃議令史鏞潛通仇鉞書謂河東
大兵已集以某日渡河俾鉞爲內應鉞卒成大功顯
名天下而發踪指示之功何可少哉竟以締姻劉瑾
得罪身死家籍良足悼已功名之士固自有幸不幸
者存而世之見利忘義托身匪人者亦可鑒也夫
曹雄長子謙讀書善吟作有機略揣度世事多曲中
又樂爲義舉陝西故李叅政崙孔主事琦家貧其妻
子不能存活雄上疏請卹其家以勸廉官從之蓋出

制府雜錄

謙意具其筆也高御史胤先被逮 詔獄貧無銖兩
之資謙助之路費令人送至京又資給其家類此者
尚多然英華太露好惡太明自恃其才智頗輕世傲
物故人多忌之雄通好劉瑾初若避禍然至締兒女
姻則甚矣謙慮不及此不能力止之卒以黨惡被收
乃爲怨家所忌筆死獄中傷哉子致仕家居時 廷
議有見推者謙以書來曰此何等時也而先生可復
出哉宜致書所厚切勿道及起用二字又曰近日陝
西人才連茹而起山川之不幸也 勸不留三五輩以

爲後地耶彭濟物不見登用天其有意於將來矣夫以謙之明於料人忠以處人如此而所以白料白處顧若是不尤大可惜哉

靈州邊堡壁間有詩云堪笑書生無勇略演營習陣日紛紛問之乃總制才尚書所作後聞諸邊將云才公見予下操軍令及行營陣圖笑曰此皆古本子何足法邊兵自能殺賊若得驍勇將官賊來驅之使戰有進無退何功不成安用營陣爲哉未幾聞在邊檄陝西寧夏兩鎮總兵自興武營出塞促之使前直

制府雜錄

八

四

擣賊營而親率輕騎百餘人徐踵其後賊數十騎自沙窩突出百餘騎皆潰散才中矢墜馬身被數刃而死出不兩逾時竟以屍還興武慟哉予誠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謹哨探止修戰備爲法每諭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還如無事時鎮靜又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以爲能哉才之死固出不幸而後之易其言輕進貪功者可以鑑矣

總督張公嘗語及地方事輒斥瑾曰天下事被伊壞

得如此時瑾焰方烈張公與予初傾蓋又左右多瑾腹心爪牙予默不敢應時貴近家人隨征者數十張公每名給銀百兩令買蔬肉及供馬匹食用曰此外不許分毫侵擾軍民犯者以軍法從事瑾姪男劉奎等二人後至獨不賞曰不慈伊無有也予曰彼亦參隨之數難分彼此若謂其有將聽其取受耶乃笑而與之又欲將瑾盤糧招商諸事有所論列予恐嫌吮遂成密告之曰二公皆爲帷幄腹心重臣公今在外宜存形跡不宜輕起曩端張公厲聲曰先生不知吾

制府雜樂

八

五

何畏彼哉予曰固然彼方在帝左右公有言能保其必達乎且扶藜父子之親蒙恬之有功卒墮趙高之手不可不慮也張公首肯父之後乃知瑾亦頗聞張言將謀不利幸其歸速不及有所爲卒除姦宄於呼吸間然亦危矣祖宗在天之靈實默相之主上之剛斷又豈近代人主之可及哉

中國制禦惟火器最長顧今所造鎗砲不能致遠兼不善用不能多中近年來人不甚畏之惟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諸銳力大而猛然邊城又不用予

昔在定邊營教場取而試之總兵張安輩皆懼謂恐傷人予曰然則遂爲長物耶詢諸軍中必有能用者西安指揮楊宏應曰某曩在映城教場見用此器越三日花馬池下操宏請先取二將軍試之乃自裝藥舉火却立十餘步以俟聲如迅雷遠及三百步營中皆震懾宏神色不慟予喜曰破大兵無逾此矣然以欽降者不敢輕用乃市鐵募工於固原鑄造如二將軍式分發邊城營堡各數枚俟大衆入寇攻城札營以此擊之當不戰而退自後陝城所在肄習用以

制府雜錄

六

爲常至是花馬池參將周綱告予曰前歲大兵擁衆出城下用公所發鐵鏡擊之所傷甚多賊遂遁去又此器衆云止可用之守城予謂行營亦不可無乃議令二驛駕一鏡凡用八驛可駕四器出禦之時置之中軍遇有危急切營潰圍不過數壯士之勞而可當千萬夫之力矣因思往年宣府張穆二遊擊被兵之數重經二三宿使營中有此豈至全軍覆沒哉各邊演習營陣止按舊規而行不知變動予謂地利有險易賊勢有強弱人馬有多寡若不知活變遇警

安能濟用乃參酌舊規間出新意令隨機應變如德三疊陣畢再衝旋陣下一條邊營畢變三才營又變五行營又合爲四門斗底營當分而分當合而合分而不缺合而不亂或人馬方行驟報賊至倉卒之間就於脚下站立拒敵務使彼此人馬相迎盤旋拒捺以決勝負凡坐作進退應援追截悉視中軍旗鼓指揮以類而推隨意生發如下棋局局皆新如此操演使人人知兵初雖甚難久則有益

制府雜錄

七

隙而入太密則旋轉之間人馬擠塞賊來衝擊無所措其手足乃教之按古兵法止則爲營行則爲陣陣中容陣隊間容隊營中有營有正有奇有常有變布列有廣狹回轉離合無相奪倫部分有疎密左右救援不致淆亂幸有外寇侵軼堅整全備莫可動搖演陣下營務使人人常存戒心就如賊在目前軍器什物常防遺落馬匹常防奔逸母容外人得入恐係姦人刺客如一面受敵三而皆當提防敵來無懼色聚去無惰容久久慣熟敵不過如此粧塘夜不收

人務尋人

粧作真

形狀若無真

衣

翻穿皮襖乘風拍馬直衝營陣

難聞聲勢克

忽使我馬慣見遇賊自然不驚是不但習人亦且習

馬其衝擊方向悉聽管塘馬官臨期驅使或東或西

或來或去或衝其前條擊其後使官軍應接不暇以

上皆予總務時軍令才尚書之見噲者以此知兵

者或以爲然姑識其槩以俟後之君子

將領三軍司命安危所係苟非其人則急去之在其

位則不可忽且侮予在制府雖衛所庶僚平居未嘗

制府雜錄

八

妄管輕詈一人有足重者必改容禮之苟奸法于紀

則亦未嘗假貸故解任之後遺愛恒多才公嘗怪叅

將閻綱遊擊陳善都指揮郭邇不能殺賊禡其衣冠

加之巾幘婦服令周遊營陣三人皆有時名坐是諸

將解體出塞之役心知其非無一爭者比聞其敗各

按兵不救且其心焉是時變起倉卒雖救無益而人

情向背可知已

法曰兵無選鋒曰北凡官軍一隊之中勇怯能否必

區別若混爲一途非惟人心懈怠兵勢不揚且臨

敵接戰怯者先逃羣衆被其動搖壯勇亦爲所累故

選鋒爲兵家第一義然人才難得舍短取長皆有可

用大將之門兼收並蓄庶無遺才子先年總制通行

各邊大小將官各於該管衛所城堡官軍夜不收內

逐一試驗揀選弓馬出衆臂力兼人有膽氣有智略

四事兼備或三事兼擅者定爲第一等四者之中二

事可取者爲第二等一事可取或二事粗可觀者爲

第三等若四事俱無足取但不係羸弱疾病者爲第

四等其老弱幼小疾病者定爲第五等一等選備奇

制府雜錄

九

兵二等三等選備正兵四等專備守城守堡雜差撥

用第五等不堪之人責令選勾精壯戶丁代補騎射

之外各採所長如善御兵車者善放銃砲者熟於弩

彈牌力骨柔者善用鈎鎗斧鉞鞭撻者但一藝精熟

皆可備二等三等之選此外仍須廣詢博訪有知天

文善占候者識地利山川道路遠近險易者善書算

者攻巫醫者自中來習知事者善語者脚健

善走者或明善瞭者形影詭譎善窺探者有雖無他

長賦性直慤決烈不顧生死者以至百工技藝之人

苟有一長俱令聞報閱視無異各造冊登籍定與操
習條約立爲賞罰規格隨宜器使各得其用行之一
年自覺人心奮勵精采一新後予解任南歸此事旋
廢今部曲猶能道之方圖舉行而召命下矣始識之
古之善將兵者不獨選人亦兼選馬蓋馬身首有大
小行步有疾遲筋力有強弱平居之際先爲選別出
戰之時量力馳用庶幾人馬相當戰功可立若平時
漫不挑選用之征戰人強馬弱人欲進而馬不前馬
強人弱馬可前而入怯懼雖有猛將安能成功予行

制府雜錄

十

令各將官將所部馬隊官軍騎坐馬匹逐一慎選精
別等第身力高大馳驟迅疾者選作第一等身力雖
小頗能馳驟者作第二等身力雖大行步遲鈍者作
第三等若身首短小又不善行及瘡痍老瘦者作第
四等一等二等專備騎征三等以備雜差四等責令
易換中間若有跳蕩超越之材上山下坂足力不倦
駐坡驀澗如履坦途者及有十分調良馴熟羣馬動
而不嘶金鼓喧而不驚者亦要查出開報以備將宜
遇急取用今敢戰之兵隨處皆有練兵之將十無一

二兵不練而強之應敵其不敗者幸也選兵之說已
多不能知不能行而令其選別戰馬其不呀然驚駭
無笑者幾希矣

醫間漫記

明 賀欽

九月某日清河羊山之戰兵見我軍奮勇追之即退遁追者歸輒隨之有軍士數人謀曰此有溝可伏兵汝等牽我數人之馬歸我輩伏之渠彼蹣爾後伺其至伏起射之爾等反兵追之 可得也謀出於下非將令也無人為牽其馬且恐歸者不返援之也事遂不成羊山戰勝歸有兵二十餘人隨我軍之後至墻下我軍入境人始歸軍士有云若此緩緩與敵更選

醫間漫記

八

百千精騎入境而西復出而東自後攻之首尾夾擊彼將安往惜乎不能也二事皆出在下之謀以此見為將者當廣詢博訪云

成化丁亥都憲李執中東征日聞有兵至空室以遁有一勇健壯夫夜操兵坐其室寂若無人靜以伺之一潛歸視其室入戶壯夫從旁擊殺之至明孳數賊首歸

撫順有百戶某夜當上城疑其妻有淫行欲伺察殺之取所佩腰刀以往至城上見賊有登城者將踰女

墻百戶以刀斫之墮而必視之乃一空也使其無刀非特不能斫賊反為賊所害而禍及一城矣百戶之以刀自隨固非為巡城而然然巡城者之不可無兵也如此

山東管家庄長壯男子不在舍縣州兵至驅其妻子去三數日壯者歸室皆空矣無以為生欲傭工於人弗售乃謀入一地伺之見其妻出汲密約夜以薪積舍戶外焚之并積薪以焚其屋角火發驚覺裸躄起出戶壯者射之賊皆死孳其妻子取賊所有歸是

醫間漫記

八

後他賊聞之不敢過其庄云

塔山所有江總旗者名通勇健善射刺榆堡之敗所領十人通乘良馬善走餘九人之馬皆不能及通曰余走則脫矣餘皆不免人手吾不忍也乃下馬背相倚而立命其九人曰此吾人死所也不可不死中求生時天暑十弓惟二弓可射通視其來攻處則射之內六人中賊矢通日傷者毋坐坐則賊乘勝而攻吾俱歿矣傷者立如令賊不敢逼皆得免歸此通之力也

遼陽東山人人剽掠至一家男子俱不在在者惟三
四賴人耳兵不知虛實不敢入其室於院中以弓矢
恐之室中兩賴引繩一賴安矢於繩自窓棚而射之
數矢賊猶不退矢竭矣乃大聲詭呼曰取箭來自棚
上以麻搭一束鄰之地作矢聲賊驚曰彼矢多如是
不易制也遂退去

聞有屯卒有戍沙河者軍敗兵將脫取其甲冑衣服
而殺之其人自分必死奮然取所佩銅鏡擊之碎其
首而歿兵恨亂斫歿之

醫閭漫記

八

三

戊午九月二十七日射西門外會高姓舍人自云貼
邊十許日歸貼邊亦虛應故事耳遣去貼邊者多有
疾生瘡者無瘡疾者類多軟懦不能弓矢間有勇捷
能射者不多也自言渠帖某臺臺軍五名三為南人
二人取米賊來攻貼邊軍二名各持一牌自衛反命
南人射南人辭不能而持牌者竟亦不射守臺貼臺
者俱不精如此可乎

九月西門外習射會二舍人自貼邊始回云前日某
千戶率某等十人往貼邊見某不任辛苦一宿命某

歸余口汝貼何臺曰清水臺軍俱被去却遣人貼
之臺軍少可以貼臺無人矣貼者能獨居乎名曰貼
耳寔不往也可居處居之耳

九月二十八日營城臺上有數十人攻之守臺劉百
戶者率臺軍禦之射歿二賊一馬賊曰我三宿內多
來報警劉患之預徙他臺越二日賊眾果來約三百
餘攻圍其臺見無人也上臺毀其屋破其爽而去當
時若伏一二百勇健者臺旁屯兵馬十許里外應之
取勝必矣

醫閭漫記

八

四

為將者當用勇敢智謀忠義之士為腹心頭目手足
之任勇敢者不退縮智謀者能料敵忠義者能為國
而不為家為君而不為身所益多矣若或所用失人
懦弱者先退道以為民望無謀者卒迷惑以失事機
不忠不義者惟利是貪而已豈知忠君報國親上效
長之道哉將之用人誠不可不慎也
一隊官軍二十五人多者不過十四五人少者僅得
五七人而已餘皆入私門矣軍政如此望其克敵不
亦難哉

經年不揮兵何由精兵士貴操演訓練使有勇知方可也

賞罰不明則軍士孰肯用命

當殺賊時則退縮不進人得賊首則從而妄爭焉其無勇無耻亦其矣哉

一人斬賊數十百人聚而爭奪之歷斬者氣不得出幾至於必既解斬賊首者雖負痛以獲功故弗言為將者明知之而不究亦何以懲後耶謂治爭奪者之罪使有所戒庶後有賊人各奮勇殺之不至叢於一

醫間漫記

反傷吾人而失脫當斬之賊也

斬賊爭奪出狩獵爭奪而然能禁狩獵之爭奪則斬賊之爭奪自息矣

邊城濠之外當築土墻圍之屯櫛周密日常省視以防越城之盜濠當注水環之不空也

河口之功逆天者至殺漢人以圖功主者不即時驗首級二三日猶俟兵主以故逆天者得肆其奸虐南城上上城無日者方氏夜為人所其首去數日棄出之驗不過恐為人所識故耳有賈姓者為人所其首

說郭續 卷九

身屍支解盛以布袋棄之東北城僻處宋三者為人斫其首後棄其屍城東南惟此賊被獲伏罪旗纛廟殺一男子無首東門外內官園井中一死人無首獄中二人不得死罪者病歿日久時亦割其首後數日棄一首於分司南李氏院中奉國井中汲水得一死女子屍無首可十許歲城西河沙洲上水激出一死屍亦無首亦可十餘歲河北嶺有一男子屍無首初見者再往止有血盤無屍相拖入水中矣方驗功時有持男子首髮短而盡白乃漢人首再驗無之有

醫間漫記

六

眾見網巾痕者有小兒首髮未經剃者有剃去其髮盤者有烟火薰其網痕致令漆黑者石家堡孫某者年前歿以棺盛置堡外待吉日下葬厥子聞時變不善日往守之一日早往見棺毀其堵頭屍半出無首矣不敢聲冤賊因是焚之印氏有瘡者又與一小廝為廣寧人馬挾至曹家堡旬中初以繩札其口不令得叫後殺其小廝瘡者得歸言不能明惟以手作勢數日與言猶流淚後衛衛中一小廝為人割其首云是民吏之弟三堂親驗功於義州時有數人買漢人

首者呼不至恐事發故耳後於廣寧竟成之此決非
虜首無疑者當時得功有此逆天悖理之徒作亂如
此而在位者不加意究竟恐懷其功余曰功自功罪
自罪兩不相妨小人無知乘機造禍非上人使然然
無聽信者余曰譬之一定銀十兩雜以二三兩銅是
假銀矣若能提出其銅雖止七兩一定是真銀矣聽
者不之信漫記之于此俟後日天道報復云右所聞
見查究寔者如此其數傳聞未經究寔尤多

懷柔伯在任當久兩時遣人呼王馬陳魯許等五六

醫問漫記

七

千百戶語之曰連日雨我日日心在邊上幾回汝等
可各往某處治其水口慎哉 朝廷疆界施某地方
累及爾等往治數日畢功歸乃設酒筵之曰 朝廷
疆土施某地方累及汝等飲畢遣之後來將官慮及
邊事既少而禮接下僚者尤不多見也人或舉此告
之則拒而不信或信之反輕其為失威嚴也
紀信陝西鄜縣軍餘曉暢軍法自尚書用兵陝西時
常信任之

翁秦李錦威寧學生治周易有學識持身不苟李嘗

寓京師有王千戶者聞其賢欲以為贅婿不從右三
人聞之工科高文著

文禧蘇州崑山學生制行不苟有不樂科舉意聞之
同年徐文亮云
陳先生江西樟樹人隱居著述不求人知徒步百餘
里為人療疾不受其報六七十時猶如此著韻書解
周易其易圖次第與康節有小異云
韓先生幼倫通州衛千戶兄嘗業舉子以有司待士
之薄遂絕意不為閑戶讀書以著述自樂右二人聞

醫問漫記

八

之蕭文明先生云
御史張壽雲南人嘗按福建有一縣丞一驛丞素貪
暴善逢迎賄結上司以故歷數年巡按按察官為所
誘不能去張始至首究治之奪其官由是福建之貪
酷不職者卒多望風逝去一日在科中與丘掌科論
及風憲官丘誦張之風力如此且曰吾今肆拾餘所
見御史惟此一人因又嘆人才之難也
章德懋云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章最能警發人又
曰當以西銘為心腹又嘗言人如何得為御史給事

中既得之若不言却是蹉過了也

謝元吉言人看聖賢之書當如看相書然乃有益人觀相書如言鼻高隆耶低折耶高隆則喜不然則憂矣如言面正滿則吉偏狹則凶以鏡照而自考曰我面正滿耶偏狹耶正滿則喜不然則憂矣讀聖賢書如言仁義言禮智與夫不仁非義違禮弗智一一自省於身我果有是善我果無是惡耶以是而爲憂喜以致思齊自省之力則庶幾其有益不然雖誦之甚習記之甚富亦何益於進修哉

醫間漫記

九

戊午八月丁旬自二十日起至今九月一日西邊大安綏遠等處臺空兵人無且不來窺竊或十許人或二三十五七十或百人晝夜圍繞攻擊或踰時或半日夜不勝乃退繞山臺戍守百戶張欽初與之答話 看頭射之中右手背張驚曰兵作矣呼其卒取甲披之未及披左肩又被一矢張以矢禦之一賊從旁石崖伺張不見欲射之張一矢中之墜崖成攻之愈力張卒有欲射者張止之曰汝射不力爲所輕侮長賊氣且喪矢其人從之張發百餘矢中之成傷

之者數人矢竭矣吾人被傷者三四人賊猶示退張曰賊若再攻不已吾無矢以敵之不免矣丈夫不效賊手吾當自刎汝曹自力也俄而賊退次日賊復增騎來張以其臺不可守且力薄率其卒趨隣臺以避之賊見其臺無人乃攻圍隣臺禦敵經時不退官軍將至人望見乃解退之

所管之人教訓須常以忠君孝親報本道理及進止擊刺之法度發警告之不厭煩可也

年年有 救燒荒去却境外荒州使之遠遁如何有

醫間漫記

十

燒裏荒之理我曾面見都司王備禦大人他說不曾燒賢婿可自斟酌他日城中無燒柴牛馬無穀草要荒草用修邊人馬用柴草何以得之又射箭一事賢婿莫道我已能射要必步下馬上日日習之軍士當以敵愾爲心於武藝固當致精而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靜皆專專以武爲念可也講求陣法攻戰擊刺奮忠立節除患安邊一切着寔事務雖戲劇亦以武事如李廣好射席間亦以射爲戲且凡飲酒看戲又皆取忠勇者詞曲談話亦然久之成俗人人皆忠勇向

義於安邊何難哉

往年至總 軍令凡一應官軍舍餘人等出城者必
操弓矢無者不放出駕使牛車者每車必兩人持弓
矢方得出至今人稱其善

征藩功次

餘姚王守仁

准 欽差整理兵馬糧草等項兵部左侍郎兼都
察院左僉都御史王 咨內開煩為查照將征勦防
守有功官軍人等俱照功次分別明白造冊咨送以
憑查議等因卷查先為飛報地方謀叛重情事本職
奉 命前往福建公幹中途遭遇寧府反叛謀危

宗祀係國家大難義不容舍之而往當即保吉

安隨具本奏 聞及星夜行文各府起調兵快召募

征藩功次

四方報効義勇適遇巡按兩廣御史謝源伍希儒回

京復 命又行具本奏留軍前協謀行事各哨官兵

俱聽監督獲有功次俱憑本職送發各官審驗紀錄

去後續督官兵前後攻復省城俘執宸濠并其黨與

劇賊起解間隨准南京兵部咨開稱前事 云 照得

西逆賊既已擒獲逆黨已經剪平所獲功次合行

驗除原差科道官前來外煩將征勦逆賊官軍民

召募義勇及鄉官人等所獲功次分別奇功頭功

功造冊覆驗等因案經備行江西按察司查照施

行去後今准前因看得征勦宸濠之時止是分布哨道設伏運謀以攻城破敵為重擒斬賊徒為輕且攻城破敵雖係本職督領各哨官兵協謀併力緣任非一人事非一日各官俱係同功一體難以分別等第其擒斬賊徒雖有等級自有下手兵夫難以加於各官之上止將各哨擒斬賊犯送發御史謝源伍希儒審驗明白從實直紀錄各官不曾奉有紀功之命但照本職欽奉

勅諭便宜事理從權審驗紀錄難以分別奇功頭功征藩功次

次功等項名目止於造冊內開寫其人擒斬某賊首某賊從重輕多寡據實造冊中間等第亦自可見除行各官再行查照造冊徑繳外所據擒獲功次總數及官軍兵快報效人等員名數目合行開造咨報施行

計開
一 提督領兵官一員
欽差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

一 協謀討賊審驗功次官二員
欽差巡按兩廣監察御史謝源 伍希儒

一 領哨官十員
衡鋒破敵

吉安府知府伍文定 贛州府知府邢珣
袁州府知府徐璉 臨江府知府戴德孺

邀伏截殺
贛州衛署都指揮僉事余恩 撫州府知府

陳槐 建昌府知府曾璵 饒州府知府林
征藩功次

城 廣信府知府周朝佐 瑞州府通判胡堯元

一分哨官十一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李楫 臨江府新淦縣知縣李美 吉安府萬安縣知縣王冕 南

康府安義縣知縣王軾 瑞州府通判章琦
守把截殺

吉安府通判談儲 吉安府推官王暉 南

昌府進賢縣知縣劉源清 南昌府奉新縣知縣劉守緒 南昌府推官徐文英 撫州府臨川縣知縣傅南喬

一 隨哨官四十六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通判楊昉 吉安守禦千戶所指揮同知麻璽 贛州府同知夏克義 贛州衛指揮僉事孟俊 永新守禦千戶所指揮同知高睿 南昌府通判陳旦 南昌府豐城

征藩功次

四

縣知縣顧泌 袁州府推官陳輅 南昌府寧州知州注憲 饒州府餘干縣知縣馬津 瑞州府上高縣知縣張淮 瑞州府高安縣知縣應恩 吉安府永新縣知縣柯相 南昌府建昌縣知縣方澤 南昌府靖安縣知縣萬士賢 守把截殺

廣信府沿山縣知縣杜民表 廣信府永豐縣知縣譚縉 瑞州府同知楊臣 瑞州府

新昌縣知縣王廷 饒州府安仁縣知縣楊林 廣信府通判俞良貴 廣信府通判安節 廣信府推官嚴鎧 臨江府同知奚鉞 臨江府通判張郁 廣信府同知桂整 瑞州府推官金鼎 贛州府贛縣知縣宋瑤 贛州衛正千戶劉鎰 贛州衛正千戶楊基 廣信守禦千戶所千戶秦遠 永新縣儒學訓導艾珪 瑞州府高安縣縣丞盧孔光 饒州府餘干縣縣丞梅霖 南昌府靖安縣

征藩功次

五

縣丞彭齡 吉安府萬安縣縣丞李通 南昌府武寧縣縣丞張翺 贛州府興國縣主簿于旺 瑞州府高安縣主簿胡鑑 饒州府餘干縣龍津驛驛丞孫天裕 南昌府南昌縣市汊驛驛丞陳文瑞 吉安府吉水縣致仕縣丞龍光 贛州府贛縣聽選官雷濟 南昌府豐城縣省祭官文棟材 贛州府贛縣義官蕭庾 南安府上猶縣義官尹志爵 一 協謀討賊鄉官十二員

致仕都御史王懋中 養病痊可編修鄒守益 丁憂御史張鰲山 養病郎中曾直 養病評事羅僑 調用僉事劉藍 致仕按察使劉遜 致仕叅政黃縉 閑住知府劉昭 依說進士郭持平 叅謀驛丞王思 叅謀驛丞李中 一戴罪殺賊官一十七員	九江兵備副使曹雷 九江府知府江穎 九江府德化縣知縣何士鳳 九江府彭澤縣知縣潘琨 九江府湖口縣知縣章玄梅 南康府知府陳霖 南康府同知張祿 南康府通判蔡讓 南康府通判俞椿 南康府推官王詡 南康府星子縣主簿楊永祿 南康府星子縣典史葉昌 南昌府知府鄭璣 南昌府同知何繼周 南昌府通判張元澄 南昌府南昌縣知縣陳大道 南昌府新建縣知縣鄭公奇	一提調各哨官軍兵快人等除分布把守外臨
--	--	--------------------

陣共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二員名 一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官人賊屬奪回被脅被 招撫畏服官民男婦等項共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六名顆口 生擒六千二百七十九名首賊一百零四名 從賊六千一百七十五名內審放一千一百九十二名 斬獲賊級四千四百五十九顆 俘獲官人四十三名 賊屬男婦二百三十八名口 奪回被脅被 官民人等三百八十四員名 招撫畏服投首一百九十三位名 一奪獲 誥命符驗并各衙門印信關防金銀首飾賊仗等物 誥命一道 符驗一道 印信關防一百零六顆 金并首飾六百二十三兩一錢二分	征藩功次 六	征藩功次 七
---	--------	--------

銀首飾器皿八萬二千八百九十七兩一錢

五分八釐五毫

賊仗一千八百九十件

器械一千一百九十九件

牛三十頭 馬一百零九匹 驢騾一十三

頭 鹿三隻

一追獲金壘二顆 金冊二副

一燒燬賊船七百四十三隻

一陣亡兵六十八名

八

八

兵符節制

餘姚王守仁

先據該道具呈計處武備以便經久事議將原選聽
調人役如寧都殺手廖仲器之屬盡行查出頂補各
縣選退機兵通拘贛城操演以備征調已經批仰施
行去後看得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眾之法莫先
於分數所據各兵既集部曲行伍合先預定為此仰
抄案回道照依定去分數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
編為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為一隊隊有總甲二百
兵符節制 八
人為一哨哨有長協哨二人四百人為一營營有官
有叅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為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
百人為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事而設小甲
於各伍之中選材力優者為之哨長於千百戶義官
之中選材識優者為之副將得以罰偏將偏將得以
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
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眾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
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眾如寡
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每伍人給一牌備列

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姦偽其諸緝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皆要逐一講求務濟實用以收成績事完備造花名手冊送院以憑查考發遣

兵符節制

二

十家牌法

餘姚王守仁

本院奉命巡撫是方惟欲翦除盜賊安養小民所恨才力短淺智慮不及雖懷愛民之心未有愛民之政父老子弟凡可以匡我之不逮苟有益於民者皆有以告我我當商度其可以次舉行今為此牌似亦煩勞爾眾中間固多詩書禮義之家吾亦豈忍以狡詐待爾良民便欲防奸革弊以保安爾良善則又不得不然父老子弟其體此意自今各家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得輕意忿爭事要含忍毋得輒興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興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吾愧德政未敷而徒以言教父老子弟其勉體吾意毋忽

輪牌人每日仍將告諭省曉各家一番

十家牌式

某縣某坊

無云

保民訓要

山陰劉宗周

順天府為通行保甲以安地方事照得弭盜安民莫善于保甲而一切教化即寄于其中古之君子常熟講而施行之邇者已順一時城守之計頗恃以無恐然第竊舉其端於法未悉也今特再為申飭仰該司坊官以下一一遵守要于可久見經題疏奉

保民訓要

一

旨着實舉行無或視為文具倘行之不力使國家不得收良法之效責有所歸三尺具在因揭其事宜如左

計開

一保甲之籍

民 土著 流寓

士

農

工

商

庶人在官

道 妖道有禁

僧 遊僧有禁

優人 令班梨園有禁

樂戶 土娼有禁

流乞 奸細有查 凡流乞總甲收之各舖房查其來歷冬月以官稽養之至春遣還原籍收管驅以力農其遠方者仍留舖中聽其賣開行乞死則埋之義塚殘疾者送入養院 在京制有旛竿蠟燭等寺留養流乞

軍

保民訓要

屯軍

營軍 二軍除戰守有事外皆聽有司節制

十戶為甲甲有長各戶互相親識以聽命于甲

長 零戶隨寄 戶有戶票

十甲為保保有長各甲互相親識以聽命于保

長 零甲隨寄 甲有甲票

十保為鄉鄉有長各保互相親識以聽命于鄉

長 衰益隨宜 保有保票

聚鄉為坊坊有官各鄉互相親識以聽命于坊

官 鄉約有特別

五坊為城城有司各坊互相親識以聽命于司

官

五城為畿畿有 天子之守臣與院臣各城互

相親識以聽命于守臣院臣

城外為郊郊外為都鄙各有長各長遞相親識

分隸于國中之鄉長聽命于州縣官

一保甲之政

一曰火燭相誠

保民訓要

二曰盜賊相禦

三曰憂患相恤

四曰喜慶相賀

五曰德業相勸

六曰過惡相規

凡一戶有事九戶趨之一甲有事九甲趨之一

保有事九保趨之一鄉有事各鄉趨之小事

聽鄉長處分大者聞于官匪不以聞者罪坐

其長廢之若因而生事取戶甲一錢者即以

職論

能舉一甲之政者署為甲長其不能者保長聞于鄉而廢之

能舉一保之政者署為保長其不能者鄉長聞于坊而廢之

能舉一鄉之政者本府旌以禮甚者奏聞擢用其不能者坊官遞聞于本府廢之

能舉一坊之政者本府會城院薦于朝陞為司官其不能者論劾廢之

保民訓要

四

能舉一城之政者本府會城院薦于朝另加陞擢其不能者論劾廢之

能舉一府之政者惟上所擢用其不能者自劾待罪

保甲之教

一曰孝順父母

二曰尊敬長上

三曰和睦鄉里

四曰教訓子孫

五日各安生理

六日毋作非為

聖諭六條每日各甲一申飭簡其不肖者教之

每旬日各保一申飭簡其不肖者教之每朔

望日各鄉會司府一申飭簡其不肖者教之

凡鄉用木鐸徇于道路口宣六義以火夫司之

或殘疾失養之人代之

凡鄉旌善有錄記過有錄月朔會于眾而宣之

保民訓要

五

凡鄉終歲無訟者旌其鄉曰仁里鄉長紀錄早完官稅者旌其鄉為義里鄉長紀錄

凡鄉立鄉學舉鄉師教其子弟詩書禮樂射御

書數達于成德

凡民六德俱備者鄉舉里選之三德具者門旌

以扁以孝為主濟惡不才者至三犯法門辱

以扁改過者除之高年有德者鄉飲賓之忠

臣孝子義夫節婦表著者特請朝命旌之

一保甲之禮

冠

並依文公家禮

凡官民服色冠帶房舍鞍馬貴賤上可以兼下下不

可以僭上 品官士庶中婦不得飾玉結等物 庶民不許戴四方席等巾 士子不得服紅紫 庶人服色止許布褐紬絹素羅士庶妻女並不得借用官裝及圓領珠玉等飾

婚

並依文公家禮

不得論財禁拈膜割襟

喪

並依文公家禮

禁用浮圖

保民訓要

六

祭

並依文公家禮

飲

每春各保長會其甲長出錢少許歸鄉長賽

于土穀飲福于社各戶復出錢少許歸甲長

會飲于私家不得往還秋亦如之

射

每月朔望士習射于學宮齊民習射于別圃

庶人在官者習射于公署皆令能者教不能

而官與長提督之如鄉射禮賞罰行焉郊外

則行以農隙

讀法

每鄉立鄉約所於便處縣

聖諭其上逢朔望約長率保甲各長拱候木府

官至肅拜

聖諭四拜禮畢各行參謁官府西向坐鄉長正

途士出身者東向坐以下皆拱立聽開講講

畢鄉長仍報一鄉善惡事跡禮畢而散

保民訓要

七

凡家庭尚親父老子當戶凡老弟執役

凡公庭尚賢各戶上甲長各甲上保長各保上

鄉長

凡鄉社尚齒甲長序于戶中保長序于甲中鄉

長序于保中

凡講約尚貴士讓其士先于農農先于工于賈

僧道之流引而進之優隸之徒賤而外之

凡道路男子繇左女子繇右徒步者讓負乘成

八者讓瞽疾

凡飲不至醉餽不得過八鼎會說如二鼎

保甲之養

農田

稻 黍 稷 麥

菽 隨土所宜 月開水 田先講水利以備旱

澇開荒者官給牛種 北地水田 事宜備載徐尚寶路木咨議中

樹宅

桑 麻

木綿 棗

楊 蔬果隨土所宜

春令民畢出在野有事于耕每月朔坊廂承

旨轉相傳諭

保民訓要

八

夏令民畢出在野有事于耕每月朔坊廂承

旨轉相傳諭

秋令民畢出在野有事于獲每月朔坊廂承

旨轉相傳諭

冬令民畢入在戶有事于蓋藏每月朔坊廂承

旨轉相傳諭

每甲推一二戶預蓄雜糧一年煤芻一年遇歉

則以時價分賣于本甲

每保推一二戶預蓄雜糧二年煤芻二年遇歉

則以時價分賣于本保

每鄉推一二戶預蓄雜糧三年煤芻三年遇歉

則以時價分賣于本鄉

每坊司以贖緩買米積煤至冬月米給粥賑濟

貧煤以備不時之需

每州縣各設常平倉積穀待賑

凡秋成先上賦于官官長先期知會至期民各

輸如額後至者報名于官令鄉長決罰果係

窘乏令甲中富民質其戶產輸之其息視其

保民訓要

九

產所入

凡秋成未上賦先償私債者治富人以罪沒其

貲入官代輸官稅者不在私債之列

凡鰥寡孤獨及有殘疾不能自養者鄉長報名

人養濟院

凡四郊各立義塚貧民無依者死而官給槥埋

之

一保甲之備

每戶備兵器一件木棍一條貧者止備木棍每

甲備鑼一百每保備牛三隻羸三頭每鄉備馬四匹弓矢二十副京城內不必備牛各州縣亦然隨用隨戶

每甲選健丁三名每保選藝士二名每鄉選韜

畧士一名

凡地方有警每甲養健丁三名日口糧三分每

保養藝士二名糧倍之每鄉養韜畧士一名

糧又倍之遞相部署受命于司城以居守器

械馬匹惟其所用事已復初各村里仍聽自

保民訓要

十

相團練

凡郊以外遇警士民各以資糧運入城隨寄所

親無親屬則寄官府惟身備計日之糧以待

變避寇入城則聽其鄉長辨認而入各依所

親遠方至者各依寺院無食者報名給食

每鄉遇夜輪一火夫鳴鑼直更口宣火燭六義

以為常

保甲之禁

一不許私自宮刑

一不許停喪娶妻

一不許同姓為婚

一不許私娼賣姦

一不許婦女人廟如東嶽戒壇混會九禁

一不許宴集梨園

一不許聚眾說法

一不許教唆詞訟如拴坐舖房九禁

一不許挈訛結把

一不許容留面生

保民訓要

十一

一不許窩藏賭盜

一不許盛行齋醮

一不許越境燒香如鄭州廟會泰山進香南海齋僧九禁

凡一戶犯禁九戶舉之一甲容奸九甲舉之一

保容奸九保舉之一鄉容奸各鄉舉之司坊

容奸上官舉之

附保甲牌式凡各戶以鄉長給票用私記各長用官票

某城坊鄉保甲人業係某籍

年 月 日來京自某坊徙至

父某 故某官 母某氏 存

兄某 某業見往 弟某 幾歲未

妻某氏 某處生理 子某 某

寄客 某 某親自 某 某友自

僕從 某 某 某

成丁幾丁

門面幾間 賃某人房

戶稅幾多

行稅幾多

保民訓要

十二

月糧幾石

器械幾件

年 月 日 甲戶准此 出京繳票

某城 坊 鄉 保 甲長 人某業係某籍

年 月 日自 坊 徙至

一戶甲長

二戶某人 某業

三戶某人 某業

四戶某人 某業

五戶某人 某業

六戶某人 某業

七戶某人 某業

八戶某人 某業

九戶某人 某業

十戶某人 某業

火燭相誠

盜賊相禦

憂患相恤

保民訓要

十三

喜慶相賀

德業相勸

過惡相規

年 月 日甲長准此

某城 坊 鄉 保長 人某業係某籍

年 月 日自某坊徙至

一甲保長

二甲某人

三甲某人

四甲某人

五甲某人

六甲某人

七甲某人

八甲某人

九甲某人

十甲某人

火燭相誠

盜賊相禦

保民訓要

十四

憂患相恤

喜慶相賀

德業相勸

過惡相規

年 月 日保長准此

某城 坊 鄉長某人某業係某籍 必用上著士紳

一保鄉約長

二保某人

三保某人

四保某人

五保某人

六保某人

七保某人

八保某人

九保某人

十保某人

火燭相誠

盜賊相禦

保民訓要

十五

憂患相恤

喜慶相賀

德業相勸

過惡相規

年 月 日鄉長准此 另加專劄

某府為鄉約事照得京師首善之地保甲王化之基積甲成保積保成鄉厥任彌重實惟吉人端士乃克勝之咨爾學行老成眾所推允茲特立爾為一鄉約長約爾一鄉之民使出

入相友首望相助共成敦睦之風永効君親
之戴尚有異數俟爾殊能須至劄者

保民訓要

說郭續目錄

弓卷十

備倭事畧

歸有光

北虜紀畧

汪道昆

雲中事記

蘇祐

南巡目錄

陸深

北還錄

陸深

北使錄

李賈

西征記

宗臣

說郭續目錄入弓十

北征記

楊榮

北征錄

金幼孜

北征後錄

金幼孜

北征事蹟

尹直

備倭事畧

吳郡歸有光

倭寇犯境百姓被殺死者幾千人流離遷徙所在村落為之一空迄今踰月其勢益橫州縣屢屢嬰城自保浸淫延蔓東南列郡大有可慮即今賊在嘉定有司深關固閉任其殺掠已非仁者之用心矣其意且欲保全倉庫城池以免罪責不知四郊既空便有剝膚之勢賊氣益盛資糧益饒并力而來孤懸一城勢不獨存此其於全軀保妻子之計亦未為得也見今

倭寇事畧

八

一

賊徒出沒羅店劉家行江灣月浦等地方其路道皆可逆知欲乞密切差兵設伏相機截殺彼犯於數勝謂我不能軍往來如入無人之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古之用兵惟恐敵之不驕不貪恣日卑而驕之又曰利而誘之今賊正犯兵家之忌可襲而取也訪得吳淞所一軍素號精悍倭賊憚之呼為白頭蟲去歲宗百戶馮百戶見倭船近城倉卒與敵為其所殺有司不加矜恤反歸罪於二人自後人以為戒又城壁崩圯半落海中且累年不給軍糧士皆饑寒往往乞

為表裏而後可也又嘉定近海為內地保障其縣令惟怯不知兵乞委任百姓所信向如任同知董知縣武指揮等協力主決兵事知縣備辦糧食不得從中沮撓儻有疎虞即蕪松二郡不可保矣又攷得白茆舊有白茆寨劉家港舊有劉家港寨青浦舊有青浦寨此皆前朝撥置軍士備倭之所蓋以春夏巡哨秋冬還衛又白茆吳塘西涇劉家港甘市等處各有烟墩烽火相接以此見往昔被倭之跡今疎濶如此欲以一城自固不可得也又訪得賊中海島夷洲真正

倭寇事畧

八

二

謂守城者徒守於城之內而不知守於城之外惴惴然如在圍城之中賊未至而已先自困矣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故唇亡而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夫蘇州之守不在於婁門而在於崑山太倉太倉之守不在於太倉而在於劉家港此易知也今賊掠羅店等處已盡必及南翔賊據南翔奪民船以入吳淞江一日可至葑門即蘇州危矣南過唐行則松江危矣今聞又至太倉崑山等處即常熟危矣故欲害之使不得至所以為守也然所謂設伏為奇兵又肯出正兵相

食道路遂致新城失陷翻爲賊巢嘉定上海之勢日以孤危今乞召新城失事指揮令收還散卒許以贖罪要以厚賞俾於賊所入嘉定及往南獨等要路阻隘之處長鎗勁弩設伏以待之又新城敗散之餘所存約二百餘人人數寡少乞募沿海大姓沈漢蔡嚴黃陸等家素能禦賊及被其毒害者并合爲一專爲伏兵及往來遊擊賊自不敢近太倉嘉定松江矣且因新城之軍俟便襲擊城可復襲而有也汰曰善守者守其所不攻又曰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今所

備倭事畧 六

三

倭種不過百數其內地亡命之徒固多而亦往往有被劫掠不能自拔者近日賊搶婁塘羅店等處驅率居民挑包其守包之人與吾民私語言是某府州縣人被賊脇從未嘗不思鄉里但已剃髮從其衣號與賊無異欲自逃去反爲州縣所殺以此只得依違苟延性命愚望官府設法招徠明以丹青生活之信務在孤弱其黨賊勢不久自當解散此古人制夷遏盜之長策也又聞民間不見官府出軍以爲當俟請旨須大軍之至竊見 祖宗於山東淮浙閩廣沿海設

立衛所鎮戍連絡每年風候調發舟師出海後又設都指揮一員統領諸衛專以備倭爲名今倭賊馮陵所在莫之誰何但見官司紛紛抽點壯丁及原役民快皆素不教練之民驅之殺賊以致一人見殺千人自潰徒長賊氣使海外夷聞之皆有輕中國之心非 祖宗設立沿海軍衛之意也當事者拘碍文法動以擅調官軍爲解竊伏讀大明律擅調官軍一款其暴兵卒至欲來攻襲事有緊急及程途遙遠者並聽從便火速調撥軍馬乘機勦捕若寇賊滋蔓應令備倭事畧 八

四

會捕者鄰近衛所雖非所屬亦得調發策應若不卽調遣會合或不卽申報上司及鄰近衛所不卽發兵策應者與擅調官軍罪同此各衛得自調撥策應之明文也今賊殺害人民搖動畿輔蘇松內地城門經月不開百姓喁喁各衛擁兵深居賊在近郊不發一矢恐以百萬生靈餌賊幸其自退豈可得哉夫以沿海之衛自足備禦今獨民兵支吾玩愒養寇及具必不可已然後請 旨動調大軍夫以民兵則氣力孱弱以大軍則事體隆重是虛設沿海數百萬之兵也

况大軍之至吾民屢飽豺狼之腹已久矣賊聞天兵
既下條忽遁去雖貌貅百萬悵望空波徒使百姓騷
然而已乞蚤為裁處遵照大明律軍政調撥策應庶
殄滅有期不煩 朝廷動調大軍實地方生靈之幸

備倭事畧

五

北虜紀畧

郭郡汪道昆

北虜之盛終于西南直吐蕃青海西海之地在松潘
山外東北抵遼海絕朝鮮盡西北東三面皆抵海地
雖廣漠而分散無統皆中國未有以制之非虜能強
也其肅迤西一曰忠順王以元裔不能服哈密回一
曰瓦剌部落止存數百騎一曰帖木哥以番僧為夫
雖有虛號盡屬中國虜之枝蔓削矣弘治末虜之強
臣亦不刺剌酒斡小王子使者率其部落度莊浪古
北虜紀畧

浪峽南走雪山徃徃暴侵西番族帳族帳舊有
國初所賜金牌納馬賜茶號合當差法故設西寧兵
備守備以鎮撫之蓋漢典屬國都護職也亦不刺剌
之而不能救族帳皆怨叛內侮徃徃又致討伐以是
西番離心差法馬少入茶不行而亦不刺遂雄據西
海矣自嘉靖以來吉囊承火篩餘烈據河套有衆四
五萬數自賀蘭山後度古浪峽穿黑松山人西海伐
之亦不刺死長子幹耳篤思其二弟析而為三嘉靖
二十四年吉囊侵西海虜幹耳篤思全部以歸居之

賀蘭山後以爲右部自此寧夏赤水黃峽之口無寧日矣其二弟愈南徙直松潘永寧山外絕不與虜通初吉囊之西伐也娶瓦刺之女至是死三子囊台吉等各分兵俺灘阿卜孩吉囊弟也居黃河東仍虜俗欲蒸瓦刺氏三子不從遂大戰俺灘敗走渡河仍居直宣大之地又數失小王子貢約亦相侵伐近年以來俺灘阿卜孩得肆志中國益桀驁然西失吉囊手足之助內携小王子君臣之情頻年戰伐而驕侈淫縱部衆亦厭苦稍離心矣其地西距娘娘灘黃河東北虜紀畧 八

不溫故獨石嶺潮河川所遶之麓所謂萬塔黃崖者衆男女老弱不過四萬凡東南侵必徙其帳於北以避我搗巢又留兵以護家防小王子故直南則入宣大之間極則西至紫荆關東至永寧四海冶隆慶居庸直西則入大同雁門以犯山西自獨石嶺折而東行千六七百里方過太行山麓由潮河經行之口以犯古北東至順薊南窺通潞然臚胸滹沱京西諸水及都城遶之亦不能復南也古北路甚險故西緣陵南白羊口以出居庸關後仍道宣府而歸古北口之

東曰墻子嶺曰羅紋峪皆縮入古北口之東南西曰不塘嶺曰馬關大水峪匪兒嶺又西曰渤海所黃花鎮皆縮入古北口之西南其山外夾墻則諸華夷人之逋逃者曰陳控預色稱兒何耨豆兒居之衆僅合六七百猶中國山賊也常盜俺灘馬牧山深險無如之何虜之折而東行一千六七百里此山之虜遮之也中國置墻皆在山下山皆棄不守不足爲險自此以東置墻皆如之緣川而行遇山悉棄故廻遠而難守然皆故大寧地以居朶顏者也其入貢而爲患者北虜紀畧 八

哈密赤又東曰喜峰口南直薊州又東曰冷口南直遵化永平虜若犯此則在潮河之東又爲白龍江所阻當犯永平遵化鐵冶不能至京師又東則秦寧福餘地直遶左矣虜之特起新酋曰虎喇哈赤者衆不滿千遠澤受東北諸夷水入海之路春夏秋三時多淖泥常以三冬春初冰結時犯塞又遼人王忠人構熟夷得千人自爲部長常以父事趙叅將傾葵數爲盜晨起必斬二人以祭旗率以爲常其惡甚於哈舟兒陳通事等也虜中大校如此其名目可徵見者今

列於左方以備參考云

虜酋名目

小王子打來孫罕

俺離阿卜孩 大虜首在 大同邊外

把卜孩 熟夷古北 黃草川

虎禿孛賴 近邊住夷 柔顏頭日

吉囊 在黃河南死有三子 號吉 台吉 吉 台吉 黃毛 台吉

虎喇哈赤 大虜首在 遼東邊外

那應真 遼東 熟夷

北虜紀畧 六

紅臉孛羅 秦寧衛在 夾塔住

捨力木 秦寧 熟夷

倘孛賴 花當達 子頭兒

伯言哈答 此乃虎刺哈 赤尋殺之人

達火通倘不囊 俺灘部 下 小頭日

阿兒禿 夷首

哈哈赤 朵顏部 指揮

司吉囊 夷首

穩克兒 朵顏部 下 頭日

四

瓦撒答 通事在 大同北

丫頭智 脫脫部下夷人 通事 講 開馬市者已被擒獲

辛愛把都兒 俺灘 子

花當答子 在遼東 辛 愛外父

把把 遼東 往夷

花當駝立 近遼東 夷首

把禿 差用 夷人

把禿賴兒 其子辛 愛婿也

討不賴 花當 部夷

北虜紀畧 八

我包阿十敘 遼東 達 子頭日

祖兒在 把都兒 部下夷

哈喇 夷首

伯顏帖忽思 朵顏部 指揮

引燒卜 朵顏 夷首

安灘的 即俺灘 亦 呼俺答

虎刺大阿卜戶 夷首

昔馬台吉 獨石邊外 虜首子

阿刺處台吉 小王子 部下

五

青台吉 小王子部下是吉囊子疑有
二名或俺答借名以脇我

納林台吉 小王子部下

更探台吉 夷首

錫刺台吉 夷首

把都兒台吉 夷首

鬼林台吉 小王子部下夷首

各台吉俱吉囊部落蓋俺灘輩借名以脇我耳

陳仁錫曰此司馬第一篇文章大有來歷又不期

古

七言四句

八

五

雲中事記

明 蘇祐

嘉靖癸巳冬十月大同卒殺總兵官李瑾距癸未甫
十載蓋再變矣先是八月八日余受 命命巡按宣
大九月十三日辭 闕又二日至居庸代其事又七
日至宣大乃十月七日有大同之變是夜五鼓星殞
如雨豈變不虛生邪又明日代王遣內使人 奏過
告之故既而巡撫潘公倣使亦繼至揭云李瑾性過
嚴急興工不息軍士訴不聽七日之夜激而殺之黎

雲中事記

八

明解散今已寧息合具 題并首惡另行查究意蓋
歸罪瑾云余竊疑瑾縱有罪非軍士可擅殺也或姑
安反側不可盡懲乃具疏其畧曰變雖成於激起姦
實本於玩生大同地方再興變亂良由驕軍悍卒蔑
視 朝廷干紀違天動逞脇制法徒羈縻畧存紀綱
恩屢布宣益見姑息據齋揭帖人口報巡撫大門并
卷房亦皆燒燬已後巡撫消息亦不可知縱云變出
總兵亦既火延都院由是觀之則臺臣之重已就迫
驅具奏之詞任其指畫泰照巡撫都御史潘倣知人

心之將變不能弭消致禍胎之既成轉乞赦宥事不
得已罪亦難辭伏望 皇上軫念大同一鎮禍變再
生安危所關紀綱所繫乞集廷議以正 國典斯宗
社無疆之福若夫持守故常非臣所知也總督劉公
源清亦具奏未上而代王奏已先至朝議洵洵莫定
及見余疏眾論是之即日下兵部議覆則 命劉公
與提督邵永將兵按問首惡且降 黃樹勅脇從余
監軍覈功罪焉遂相次行期會之陽和城未至潞已
擊二十餘人械繫東來王等見首惡也其餘皆乘機

雲中事記 八

二

搶貨之人總督訊之不服因益招數十百人劉公乃
會邵先將兵而西比余至則劉公迎謂曰已張 黃
榜又已出曉諭若入城則惟按兵索捕首惡脇從罔
治庶恩威自上出而法足正矣余固善其一念忠憤
之心天日可對亦竊意諸逆自始變至今脅制出已
肯帖然受命乎業已行矣又明日朱振自大同來總
督露刃見之責以大義但應曰振一人何能為也既
余見對如總督迨出而報者繼至云大同城砲聲不
絕是夕振仰藥歿矣振嘗總大同軍務賊以萬計發

未之變亂軍取之獄中授而立之因轍授馬賊亦罔
問後罷而瑾來代凡軍作上下班則更候之瑾實甚
廉謀勇亦絕人獨見軍政之日廢也欲整飭之不少
縱諸軍亦時時向振告振曰不我聽奈何似亦不善
應喉而殺之未有也初事之起也止領糧餉者至城
求假一日製衣裝而瑾不從七八人醉而倡為之副
總兵以下獨遊擊戴廉騎馬再向前諸軍輒挽廉馬
回餘皆坐視之可罪也瑾聞變乘屋下射飛瓦斷其
弦遂被執不屈但戟手東向日瑾歿 朝廷盡戮汝

雲中事記 八

三

矣因并其弟殺之且焚其都察院大門及卷房時已
向辰聚者亦僅數十百人無藉者因肆搶掠四門則
效往年揜邏內言不得出且要巡撫乞宥而振遂擅
攝指揮事其後議者顧罪瑾而宥振失是非之本心
矣初官軍之西也諸逆罪固重且襲故變因訛言洗
城大軍今且至內一二良善雖知其訛眾惑且懼由
是一城盡變四門書閉遂謀抗 王師前軍甫至東
關參將曹安已歿於乘城之砲南關亦即出兵接戰
復拒城矢石如雨邵永因與遼東游擊武滄據南關

叅將段堂等據東關副總兵張鎮等據北草廠三面攻城而城中亦時時自洞門出相攻殺洗城之說牢不可破馬昇舊中軍時以事係鎮撫楊林舊夜不收把總時爲郤永旗牌官聞變後方即黃鎮華任叅將王安郭全等故無賴遂受衆推戴爲頭領凡誘虜出戰皆其指授既而樊公繼祖來代巡撫之任居陽和不得入見軍久無功因相與往會總督於聚落總督方謀水攻言頗不相入初余聞城中雖迫於叛軍日夜求生之心寔什之七八千戶李椿張著者兵部

雲中事記

八

四

差官也因其入城則命以禍福曉之又咸無不日夜望郤則時時揚兵欲攻而城中因不信黃榜且疑兩千戶賣已余聞語總督則又曰君按臣不可仰面語賊因自思意既不合事焉能濟徒貽誚矣乃復還陽和樊公遂有請金牌入城之奏而余亦叅兩節制久暴師無功乞天語戒飭羅峰見余諸奏每語人曰御史當大用及見是乃不以爲然外議亦紛紛矣余因取著操之得大過之隨竊意斷曰斯事誠大非大過人之村罔攸濟諒哉稽隨之時義坎水震木

茲仲冬盛德在水木且休矣平定之期其在春乎茲史識之既而賊誘大至城下內外夾戰我師失利雖去聲言且復來又數日爲二月四日節在驚蟄語菴史曰古無乃應乎門既闢果大同兩人至其一鎮撫王寧也詰之則曰城中實畏死非叛今黃榜坐馬昇等名城中以爲誣諸印信結狀咸在望貸此七人以全百萬之衆余因笑曰受命西來按茲兩鎮四閱月矣今始見大同朱篆尚爲賊游說邪且日朝廷百餘年生息何負於汝乃一旦助逆招若自爲

雲中事記

八

五

利獨能保妻子不奴辱乎王寧因求近案對狀既前泣訴曰城中寔怨此七人恨未能即殺之得庫金二百募賞可濟又寔欲內應不得通亦恐不自免也願示之信余曰城存倉庫固存陷之慮城且亡矧倉庫邪僅謀成賞不吝恩信黃榜具載尚俟多言乃印給批迴使馳去蓋既去城中聞穿地鑿城益懼因怨此七人曰奈何驍然思圖之矣時詹郎中榮戴游擊廉並機警軍士素不怨此兩人而兩人亦深相結馬昇微察其情求自脫乃以情告廉乞宥罪戮餘黨

以應 黃榜廉察其寔乃語詹因絕城下見總督總督已解官東歸有期城中不知也時楚職方書李戶部文芝適成以水攻至在劉公所劉因給曰城中言不信 黃榜謂 朝廷將盡殲之茲遣二部使察真妄回奏夙無日矣詹曰公言如是巡臺謂何則又詭曰明日當自至陽和言之又曰二部使可即一至城下以慰倒懸劉曰難輕就見俟明日南城下見之明日劉公東歸楚借副總兵梁震等至南城下見諸父老因擁之自西門入面定約楊林察其狀亦因馬

雲中事記 八

六

并乞次諸君許之次日東圃至自大同備以告又明日乃斬黃鎮等三人傳首東來而雙崑入城撫定劉公既得去張侍郎瓚時督餉在受命來代業相約至陽和及得報乃徑度而西至城下臘為已功不顧劉矣父老生儒亦相率詣陽和請曰撫臺入矣望借至以慰人心余曰撫安也按治也慈母哺失乳之于樊公足矣余雖不才天子法吏將由小門入乎且止此四閱月非雲中何栖栖也大門朝闕則夕以入夕闕則朝以入衆日諾遂先歸既而門大闢張朝入余夕

入城上相望者猶迤邐也余乘馬過四街老稚俯伏左右頂水爐香者不可勝數既至院報事者告曰防護須兵幾何余曰何須若不以心誰非叛者且蔡人即吾人况一時之變乎由是聞者諗無它遂盡散去次日詰之曰 黃榜取七人馬昇楊林自効夙免罪可諉也王安郭全何以具奏乎是法信終不行城誰與存兩人懼乃夜斬王郭又明日具 奏論其功罪本兵報曰即常有勅勅御史矣既而代王奏乞犒賞以安人心不過微福以慰軍士凡王府奏例下之禮

雲中事記 八

七

部時桂洲夏公言為尚書黃公綰為侍郎籍以 闕文奪也踰兩月不定蓋先意云諸勦官亦莫能與爭而招擬定不合至於邀截寔封侵欺銀兩等項詞皆文致不知法鮮麗也既會奏去余與樊公奉 旨處決逆黨三十六人有定期張總督行在次日恐有變也乃累以臺劄未到為言余曰咨猶劄也咨已備矣無庸俟也乃八月廿有六日借撫臺至帥府審諸服辯驅之市日中而戮之觀者塞巷屋蓋自癸未變後無日論刑有杖人者哉吁法廢久矣既罷例為譙張

公謝不至明日亦不告而去又明日余自西門出巡
寨因携楊林行歷左衛平 井坪朔州而南自杜巡
察後不塞行十四年葬誰與借復轉而東至應州則
去大同爲近乃呼林進語之曰爾知所以生乎叩頭
曰公活我余日否斯 朝廷之恩信也汝勿疑但汝
亦迫於勢非初心既已者之又從而殺之殺一人而
失大信其誰肯爲顧已保首領又陞賞與借獨無一
人怨忘乎人將宅事媒藥汝汝難免矣林泣曰願公
率生之復曉之曰不解任固以兵自衛也斯無兵足
雲中事記 八

百萬生靈生息自如不知者往往猶有吹聲之疑余
輒解之曰嗟毋庸異視大同也異視則君子曰棄我
矣則怨心生小人曰畏我矣則逆心生語云蛇影生
疾審聽之可也或亦有因而固問之者歲月云邁亦
不暇悉因憶錄之用備遺忘於是乎記

南巡目錄

明 陸深

嘉靖十有八年己亥春正月望 聖駕巡幸承天相
度 顯陵遷合是行也秉於 上心之獨斷諸凡機
務咸躬親裁決若 冊立東宮分王 祿 景 祭
告 郊廟建置畱守遣使行邊特設都護將軍左右
副將軍由是臨 軒掛印內刺前驅雷動風行雅尚
整峻至於車旗輦服之制一新皆出夙辦非臣工之
所能與嗚呼大矣哉 聖人之作爲也諸司印信次

南巡目錄

第掌署乃發舊鑄行在印以從特諭輔臣以深掌行
在翰林院充 扈從 御筆親署爲翰林學士抹落
侍讀 聖眷厚矣二月九日禮部送至印文完好作
九疊三行日行在翰林院印直欄爲紐旁鑿小楷字
曰永樂十一年正月 日禮部造行在翰林院印自
左向右作三行書比今院印差大云既有 旨十四
日從官分程前行至期適官僚 命下深得改詹事
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是晚報名明晨入 謝畢謁
內閣出由宣武門西行十五日甲寅也午過盧溝橋

初作一詩南行野田村落中悠然有鄉思未至良鄉
吏導人民舍署曰公館從官所止略具一飯從權宜
也日晡過舊店夜向陰乘月行至涿已二鼓矣亦入
民舍乃吾鄉崑山顧氏父子出拜候甚謹宿十六日
乙卯曉發涿出南郭初望 席殿甚整行二十里餘
遇兵部右侍郎方山張公衍慶仲承邀入寓次時戶
部尚書蒲汀先生李公廷相吏部尚書松泉許公讚
戶部左侍郎靜菴袁公宗儒繼至方山留小酌松泉
先生四人飯畢同行巳刻細雨入定與循側寓次一

南巡目錄

飯而發過同年王司徒南泉堯封家不遇出南門行
五十餘里過麒麟店又南上丘隆然道旁刻石曰麒
麟塚云西抵安肅北門有吏持木牌上書翰林院講
讀三位來迎寓次甚隘又吏持牌白詹事府一位予
曰此是也返顧屋主曰居胡陳三翰林至善事之人
城寓楊生家初禮部儀注止定翰林講讀三員堂上
不具予以別 諭從故兵部文移有司者亦不具迎
候多誤惟詹事府元不與 扈從不知此縣何據有
此牌子頗以爲訝燈下安州同知何城來候城嘗爲

庶吉士以刑官謫此予禮而慰之因餽品物曰下程
予曰此有 題准事例彼此無益峻却之而去遂宿
十七日丙辰早發白溝驛白溝在雄縣土人云東去
尚三十餘里是日天氣和朗西望郎山諸峰甚秀爽
南出郭松泉自後來予遜之先松泉但曰悶悶強拉
同行並與得商確古今數事酬答縷縷予曰我輩此
行惟有早勸 廻鑿爾松泉首肯曰然又南度蕭
河石橋始有花木之觀抵保定北門與松泉別候吏
導行濠上自西而南寓傳文毅公莊門榜曰少冢宰
南巡日錄 八
公名珪 武宗朝禮書有氣節予會試本房座主也
嘗許爲序其文集未脫稿爲之撫然倦甚就南牖下
偃息午飯後漸山居文升前岡胡用天至頃之方山
陳應和亦至矣前後房宿十八日丁巳早赴 行宮
候 駕已刻 上乘馬入 宮眷從從官朝于 行
殿奏事如儀退借三春坊過 內閣直廬起居桂洲
公云明早當朝後發先是 行宮前見傳帖書保定
真定鈞州襄陽四處駐蹕初定十處者改矣午仍飯
傳莊唐甥懿來候以中書供事 勅房後至乃出湯

餅食之時行李車已先發是夜卧土炕夜半報免
朝遂發五更騎至涇陽驛二門閉官吏皆避與工部
尚書石菴蔣公坐簷下燎火而出並馬行曉月日十
九日戊午晨抵慶都寓次博野知縣張鳴岐來候外
姪也騎行途中馬爲車傷午入定州北門寓軍衛家
暫憩向晚三春坊至予就寢矣二十日己未以新銜
再發行牌爲應付多錯也乘月南發懷表弟顧世安
抱病有詩是曉寒甚行二十五里入村店燎薪吸湯
而去卯至新樂寓次午過伏城遇刑部尚書五華楊
南巡日錄 八
公志學同行未至真定入北門寓次晚三春坊見過
雷小酌而去是夜與方山中允同宿二十一日庚申
晨出 行宮候 駕已刻 朝于 行殿從官各有
席次頗可居午後復入城過大佛寺登高閣觀宋太
祖畫像與一老僧相對若問道狀在西閣之東壁壁
已頽圮閣後觀八角井殿前開皇碑字帶隸體尚完
好可榻東亭有端拱碑已橫裂皆不及細讀而出西
過開元寺寺已荒落惟一殿是十八石柱皆中斷木
作斗拱甚奇古殿中東柱上刻寺始於元魏似唐人

書跡西柱上有楷書心經望之亦佳遂與屠陳南過陽和樓樓下兩複道通衢頗有偉觀漸山云此樓雨不霑灑四面隨風若避故曰陽和問之土人曰然遂相與飲王鑛家鑛舊識也迎送甚謹予復至蕭寓宿候 朝二十二日庚申晨起燈下見 御札三侍郎高三峰張方山工部江瑞石曉以闕供先去各取回行在午易吉服陪祭北嶽祭所復觀一札三更起行衆皆欣躍 上欲兼程速回甚盛德也因 命從官三品以上乘轎 聖恩厚矣別定儀注從事予騎

南巡日錄 八

五

行南渡滹沱數里見校尉馳馬宣吏部松泉返騎而北晚至樂城馮御史汝學彬過寓次坐語別去二十三日辛酉月初出卽上車嚴介谿宗伯向予說坐車可抵按摩予憶弘治辛酉冬同介谿赴會試車行屈指三十八年矣晚抵趙州次劉編修世盛家世盛字子謙丁丑進士場屋舊識也以心疾殞死過栢林寺趙州和尚道場也殿後壁上有畫水二堵作波濤狀其起伏之勢筆底凹凸渦回流動自側視之平壁也亦似近時手跡西有古佛堂東南所樹名遂靈碑石

其光潤而黝黑一摺而出南過石橋車馬闐擁又南二十里入鋪舍小憩遇右副都御史顏東克公守衝以平與並行過三十里鋪高邑縣協濟吏治具帳次同顏東小酌而出又南過王莽城午抵栢鄉寓次自此見西山發脈起伏層層南望白浮橫截一縷如雲頃至乃河沙爾復遇松泉知昨宜爲散賞故也夜至內丘宿南城樓居是夜大風有聲二十四日癸亥發內丘地多浮沙途中風塵甚高午抵順德覓寓不得暫寄清軍御史寓次屠胡至小酌既而遷寓市樓小

南巡日錄 八

六

憩騎出東門 行宮候 駕燈下還照磨宦九泉來謁少叙而去三更復上車二十五日甲子曉過沙河聞車人若沙溪而車中乃少安辰抵臨洛寓次午過邯鄲南行西望趙王城叢臺故址遇通政使鄭敬菴公佩紳同行道傍見兩人折柳枝而將之云以充饑入河南地界見姚布政文清樂叅政護龐廉使浩王副使納言胡都司永錫皆舊識也稍南遇都憲可泉胡孝思繼宗以治河至敬菴易廷用繼以巡撫至巡按馮御史震宋御史大本偕入逆旅茶話而別暮

至磁州寓次宿二十六日乙丑曉發月中辰臨漳河
 渡自新橋旁結浮梁亦可渡南岸行收里遇 趙王
 樓與拱候道左而過已抵彰德過安陽石橋河水涸
 涸流即河水是已寓倉司午飯過學宮訪三春坊出
 自南門候 駕燈火下與同年崔后聚子鍾立叙契
 闊子鍾名統以南祭酒致仕家居十餘年昨選宮侍
 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於此朝見會介谿講送親王
 還國之禮始知深亦與焉顧不知有 御札爾介谿
 第囑之曰從行三學士須不遠亦不知有宜 召之
 南巡日錄 七

事過內閣直廬桂州云有 御札笑且賀曰昨 御
 筆特稱卿先生當又遷矣還寓次復辦車行三更遂
 發二十七日丙寅曉至湯陰寓察院早飯發抵宜溝
 入市居供湯餅遂行遇高三峰知張方山奪俸六月
 騎行申抵淇縣寓次出東門候 駕會鄆都尉景和
 始見 御筆稱卿事蓋因戶書禮侍似以舊官入銜
 蒙 上記憶若此敢不圖報謹識之會蒲汀陽峰於
 內閣直廬知 勅止 汝王遠迂寓孫生家宿三更
 車行二十八日丁卯曉至衛源寓次出邀蒲汀同至

行宮候 駕午後 駕至 汝王來朝司禮監太
 監張佐自 行宮東門引王入東齋殿 上升座文
 武官僚侍班王由行殿東門入至 御前行五拜三
 叩頭禮 上避座受之王叔行也王退復入東齋
 殿從官 朝祭如儀后渠面見賜酒飯鴻臚劾彰德
 知府王梳尖 朝有 旨逮治 上退王入內行禮
 高三峰亦奪俸半年怒 旨參詰撫按官甚嚴以闕
 乏也既乃命宗伯送 王子輩候得亢村祭河之
 命還寓次三更車行途中望火光已而知 行殿災
 南巡日錄 八

二十九日戊辰曉抵新鄉不下車而行午至炕村候
 駕鄭王 朝于 行殿初儀注以是日酉時炕村祭
 河濱臨時太常牲品先往河濱既有 旨以明日寅
 時臨河而祭 駕發遂車行以從深夜始近 行宮
 乃騎行昏黑失道走至河濱還覓得席寓小憩三月
 一日巳巳質明陪祭禮畢隨 駕至河壩奉 上升
 舟子得胡可泉官舫與陳尚寶荒胡御史守中同濟
 觀龍舟少泊南岸乃騎至瑩澤寓次宿小樓河濱
 行殿亦災衛輝之變焚殿法物甚多後宮中貴受禍

數輩 上怒河南撫按二司皆下 詔獄張方山亦
就逮有司有緝縛示衆者兵書院長浚川王公子衡
廷相復命於矣所檢括二日庚午發榮澤午抵鄭州
周世孫 伊王來朝中過郭店少息樹陰夜深抵
新鄭寓次三更出 行宮候 駕免 朝還寓宿三
日辛巳曉發午過姚店入斗室中朱署正守宣來謁
爲設豆飯行途見饑民跪號者相續未至鈞州 徽
王來朝從官朝于行 殿如儀前少保閣老南塢先
生賈公詠迎 駕失朝可泉面謝河南巡撫之 命

南巡日錄 八

九

禮畢陪祭中嶽夜入鈞州城寓次 駕即發乃騎從
自出京是夕始隨 駕後行四日壬申曉過鹹寨已
至襄城 行宮候 駕會南塢乙丑經房座王也慰
藉久之乃有鐫落散官之命視介鏐疾入城發是日
始行山麓林木向榮晚至葉縣寓次宿五日癸酉五
更發曉遇袁靜菴同行卯過昆陽城是日大風午抵
保安寓次未抵裕州寓王生家茅堂上壁窻翳朴雅
庭中有竹篠松檜藥闌花塢耳目頗適蔬食後出
行宮候 駕免朝遂宿是夜夫隸俱逃散中宵

聞雨聲初六月甲戌曉抵博望寓次朝 騎行途中
濃陰細雨復車行過博望未至南陽東關寓次出候
駕過松泉席寓間 回轅有期促工大略夜深
駕至從官俱候於門屏待旦七日乙亥辰 唐王來
朝免從官以出有 旨從官先行遂發是日風陰途
中遇京山侯崔公元同行聞松泉奪俸三月該司六
月以推補有作也午抵林水暮至新野縣寓次宿八
日丙子發新野過呂堰寓次晚至樊城候 駕得旨
切責以失送 新王也與蒲汀陽峰俱待罪二更發

南巡日錄 八

十

襄陽午過宜城不及下車旣而蒲汀來約乃騎追三
十里及之議上疏認罪中夜行車至豐樂投進吏禮
恭處亦上九日丁丑曉至承天 藩邸西門會工部
侍郎東橋顧公華王璘與敘契闊同飯午後始得東
關寓次宿十日戊寅辰出南郭候 駕不至還寓宿
十一日巳卯申刻 駕至入舊 邸免朝十二日庚
辰黎明入 朝待罪工部左侍郎方塘潘公希古鑑
以督木至來訪山答之十三日辛巳入朝仍待罪巳
刻始得降俸兩級之 命喜懼交并報名謝 恩是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一四八

舉也深資次稍後追趨難前可謂自負 聖恩矣及
 捧 聖諭嚴詞峻督皆有至愛存焉愧心之痛慘於
 刑戮其間難處事扈從諸公或有能知之者是日聞
 上有擇地之行抵夜有 旨罷之得閣老未齋顧
 公致此信至發封得黃甥標手書知京邸巖安十四
 日壬午入 謝禮成湖廣撫按來訪已刻 駕謁顯
 陵同蒲汀扈從遇松泉三人隨 駕樓轎聯接平生
 親近未有如此日者既而退息柳陰下以俟暮還寓
 次二更入陪祭 龍飛殿 社稷 山川禮成還寓
 南巡日錄 八 十一

就寢十五日癸未入朝頌 賞銀五兩十六日甲申
 雨 謝過內閣直廬議表賀還過介縣酌觀賜衣
 酒杯適樂工至奏伎東橋陽峰同席盡情冒雨暮還
 風雨益甚更餘得 旨明晨午前後候 旨上陵十
 七日乙酉入朝頌 賞銀七兩未刻雨止 駕出子
 輩從問道至 陵夜還宿十八日丙戌 楚王來朝
 上御龍飛殿受之出赴廖學士道南招過孫尚書
 九峰先生交東城別業遂訪孫憲副從一元叙舊十
 九日丁亥出荅拜撫治鄖陽石岡汪公以旂巡撫湖

廣石涇陸公杰巡按御史朱君麓因啓 榮府王長
 史正宗書正宗字嫡夫予丁丑會試所取士以御史
 謫遷道人候問至二十日戊子 上御龍飛殿受
 賀宜 表禮成午從 上幸 顯陵暮還二十一日
 已丑有 旨從官先發 上以二十三日 大駕北
 還

南巡日錄

八

十二

北還錄

明 陸深

四月二十一日巳丑早入謝賞 上御麗正門受朝
學士張君治以奉命侍講學士廖君道南以接 駕
而見退子過 內閣直廬桂洲兩侯因示以 御製
宣論文相與歎 聖作高古非近代帝王所及因告
先行遂發出循漢江而北申抵豐樂宿二十二日庚
寅曉發筍輿步都巷中旭日清風鶯花燕麥殊令人
忘疲春衣映草色脈沫若浮亦歸途一樂也辰度浮
北還錄

倚迤北涉小澗有策馬而告者曰公非學士儼山翁
乎予方欲答輒揚鞭言吾師宗林化去矣林僧號朽
菴涉文藝以詩鳴於時予嘗與游為之憮然聞復過
姓名曰呂淮異日修謁當呈師偈頌文業舉手而過
午入道傍民舍飯脫粟復跨馬行二十里少憩柳陰
秦生兄弟供茶指對面土坡而問曰此顧襄城豈所
謂鄆都者耶又北有古城名鄆縣又北過宋王墓未
抵宜城寓學宮二教官洪儒陳生予前歲赴京時識
之屈指丁酉三月今復以三月過此亦數也宿二十

三日辛卯乘月北發行二十里餘過黃憲墓又北過
淳于允墓已抵潼口入市居邀馮僕城少卿同飯而
別僕城名惠光祿舊僚也已而追及於峴山之麓與
同過習池少憩出經羊叔子祠遂登祭江亭僕城不
能從焉亭據江山之會甚勝下由襄陽南門轉西門
渡浮橋次樊城集寓宿襄陽形勢自蜀山一枝盡於
此三面阻江而西峴結穴雄鎮也本在漢南而稱陽
夫山南曰陽水北曰陽對岸鹿門諸山自嵩嶽發脈
一枝盡於安陸今 潛邸也南為沔陽漢陽皆在漢
北還錄

水之北沔方言漢也二十四日壬辰晨起出候 駕
過蒲汀知龍湖張學士文邦構俸二級進至也大兩
幕還會龍湖同三春坊小酌宿二十五日癸巳晴曉
出候 駕登挹秀樓以俟漢江新晴洲渚出沒青山
城郭宛宛在日慨想宋元攻守之際何其條也顧襄
樊唇齒而樊欲奢華尤勝金湯設險正當今急務聊
志之得 旨允朝先行 晚抵呂堰與龍湖漸山同
飯有贈龍湖詩次趙光祿信臣韻夜發路旁燈火星
聯一望數十里亦奇觀也二十六日甲午晚至新野

寓次不暇梳沐而發北緣白水江江以光武名所謂
白水真人者卽此午飯林水晚至南陽渡江而北宿
舊寓中夜聞 駕行跨馬馳三十餘里二十七日乙
未曉發博望遇介谿於途袖出武當笏分贈云 上
賜也品格俱絕佳辰復隨 駕騎行午至裕州候朝
旨免 崇王來有 詔止之午發裕州過張釋之
墓晚至保安宿二十八日丙申五更北發辰至昆陽
舖舍小坐以俟飯大秣馬葢古葉地又舊縣基有葉
公問政遺跡又光武戰勝處城址猶存外多土丘高
北還錄

圓纍纍土人謂之虛糧塚東北有水南流謂之渦河
合於淮土人又謂之裏河是日早晴望四山皆有白
雲暮其巔如畫頃之風甚急趨葉縣寓萬安寺僧作
筍蔬供過風北行二十餘里過沙河風水相激凝沙
里許殊妨行北岸舖舍榜曰汝墳云途中見芍藥花
已盛開申至襄城旋發深夜少休村店中三更起行
二十九日丁酉黎明至鈞州直抵 行宮接 駕免
朝得 旨限月朔渡河次日新鄉受朝飯介谿薦寓
不入城而行次路饑民老 號乞飯以錢與之勢不

能徧有瞑目而過者午至新鄭過歐陽文忠墓涉漆
河時新雨斷橋乃知子產亦以地勢不能梁故至今
猶爾入城寓董氏飯後行細雨中過吳正肅公墓又
北過陳文惠公墓憶得正肅爲奎文惠爲堯佐皆宋
名臣也匆匆迫曉雨不及瞻禮擇黑抵村店投宿再
定寓次聞桂洲諸公咸止此是夜雨不歇以一瓊假
寐四月一日戊戌曉發北巷門遇蒲汀云候松臯同
行問 駕所在遂冒雨走四十餘里入鄭州南郭會
朱銀臺小川云適過裴晉公墓于苦雨而行遂不知
北還錄

相與慰藉小川名繼忠通政參議也寓南門沈周氏
午發鄭州申至滎澤借寓巡撫公館晚晴渡河抵北
岸甚快見松臯議當接 駕留宿舟中二日巳亥晴
巳刻 上自滎澤渡北濟從官後 升輿騎從趨充
村申入簾寓飯畢先行夜深至新鄉 行宮候 駕
免朝入自東關抵北門宿王氏三日庚子晨發詣
行宮免朝會巡撫可泉胡公績宗爲言鈞州迤北至
饑荒如許速宜賑濟可泉唯唯京山侯崔公元邀
簾寓吏戶刑工四尚書高戶侍同飯因及昨侍

上舟中與輔臣同以此事函聞 上為之動容傳發
銀二萬兩備賑 天語復云活得萬人之命否 上
之盛德若此又道 伊王來見事由辰發午至衛輝
寓次得少宰學士司川張公北信知世安病愈有詩
至暮報諸公俱北去予遂發肩雨行二十里間前途
叫號聲甚苦即驅眾往乃一內侍為賊所劫連令護
應當擒一人眾皆奔散內侍捧傷哀訴不已縛賊於
馬前至頓坊舖投村店適及行李車命止呼地方與
賊使根究之遂宿四日辛丑曉發肩雨行雨甚少想
北還錄 八 五

村店秣馬飯夫復即薄趨入一古祠避雨觀其榜聯
似是張騫香火以眾雜復出雨行向午入淇城南門
寓郭氏雨中辱蒲汀惠縛賊歌和答遂宿五日壬寅
發淇縣濬深從間道行過響河土橋石岸屈曲盤轉
水流有聲青山在日頗似閩浙中山行過龍湖輩三
四人於道旁趙洪洋東指三山而告之曰此濬縣地
矣此山出花板石大工採之申抵宜溝同飯於蕭寓
北發晚至湯陰過李司空家知后渠已北上李主事
繼先畱酌還寓次與龍湖同宿六日癸卯雨 勿陰

辰抵彰德寓次城隍廟北發午涉漳河觀疑塚自漳
岸抵磁州二三十里間土丘星散可數相傳曹操為
此以誰人耳恐探未必葬此一塚也按銅雀妓望雨
陵松柏想魏陵亦不遠但河南北類此亦多俱不若
磁之密也午抵磁寓次過學宮訪鄉人張學正抑而
出暮過車家園見北直隸新撫按諸君一叙而別夜
溪至邯鄲寓次宿七日甲辰曉發邯鄲辰過沙河縣
寓壁懸宋文貞公瑋墓碑顏魯公書叙唐元宗車駕
幸洛陽文貞拜迎道左時已致仕年七十矣遂渡沙
北還錄 八 六

河涉瀾經數里杠梁舟楫皆不易施大抵河南北諸
水源高而漲暴每遇發時浪頭高數丈有排山倒嶽
之勢雖然可立而待故俗以徒涉為便詩云馳有苦
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蓋自古然矣松皋嘗謂
孟子不知子產乘輿之事固亦有理午抵順德寓西
天寧寺瞿照磨九臬治具陪飯而別未趨內丘道中
見上阜略如仙豈亦操墓耶意此中原古地顯達富
貴之人必多卜葬崇高殿厚一時鄰比世遠而不知
為誰爾曉過內丘東月北趨三更抵栢鄉宿八日乙

已晴發北郭過錦衣指揮趙君佐袁君天章云已有旨今日少駐柏鄉 上欲養人馬足力有此蓋自湯陰起 駕兩日行五百餘里矣已抵趙州橋寓次過石橋觀驢跡恐亦是石工所爲或石上偶有此痕爾入城午過柏林寺觀透靈碑者亦無甚異蓋元貞乙未棘人王詡撰寺記云復觀畫水愈奇一老僧云是宣德間定州何生所作今何氏尚有能畫者其言頗可信定州有東坡雪浪石銘具論畫水之法生豈有得於是耶申抵欒城寓孫生西郭園居菲畦黍稷城

北還錄

八

七

堞井檻頗有野趣宿九日丙午晴曉發孫生守正送之北郭遇高三峰閣 御札改程甚有憫恤之意已渡漳沁入真定城北出候 駕午朝 行殿如儀鴻臚面劾失儀官有 旨速治退會松泉慰予擒賊事亦作長歌口誦之予致謝過 內閣直廡會桂州遂發申過伏城小憩即發暮渡水亦名沙河至新樂寓次宿十日丁未陰雨發新樂辰抵定州寓次桂洲致書至已發午後至慶都申過滎陽更餘至保定復寓傳駐宿十一日戊申曉出 行宮候 駕過 內閣

直廡議 迴寮 表 桂州留飯遂過介谿午

駕至兌朝遂發過劉伶墓申至安肅卽發乘月行三鼓至定與過南泉戶書家少叙而別宿蕭氏十二日已酉曉發定興已至涿寓次午發過定國公徐公廷德禮部尚書託齋溫公仁和於道立叙云 令旨迎

駕北過琉璃河石橋暮抵良鄉寓次宿十三日庚戌良鄉新作 行宮成出候 駕月向午 駕入得

旨免朝還十四日辛亥曉先發午抵彰義門光祿少卿草亭彭道顯邀於江氏園亭候 駕治具留宿

北還錄

八

八

十五日壬子五更出候 駕居守來迎如儀自宣武門入過大明門旭日初升而 車駕還宮矣是行也往返凡六十日驛路五千四百餘里云

北使錄

明 李實

正統己巳瓦剌不花王及太師也先背逆天道侵臨邊陲聲息日至時太監王振竊弄國柄請 上出征迤北吏部尚書王直及大小羣臣極諫不從是秋七月十六日 上躬率六軍起行往征虜罪直至大同命平鄉伯領軍與虜出戰敗績回至宣府八月十三日過鷄鳴山遇寇命成國公朱勇出戰亦敗績十五日至上木也先人馬四圍大駭大軍倒戈自相蹂踐

北使錄 八

虜寇大肆殺戮邀爵 上駕十六日遣報飛至奔潰回京者皆殘傷裸體京師恐怖 太后命上監國立皇太子詔誥天下九月初六日 今上即皇帝位

上 太上皇帝尊號景泰庚午六月二十六日戊戌瓦剌知院叅政完者脫懽五人齎番文表至請和上御文華殿文武大臣懇請差人往虜中議和奉迎

太上皇帝己亥卯時 上命太監與安傳 旨要於大臣中務要選如宋富弼文天祥者遣之二十八日庚子禮部三品已上官具名封進點差時實在禮

科給事中 上命與安召實問其鄉貫傳 旨曰恁系進章朝廷素知忠節正欲遣使往虜中如何實曰某雖才識不周適朝廷多事之秋安敢辭與安曰諒爾不辱君命 聖旨李實陞兵部右侍郎做正使羅綺陞右少卿做副使馬顯陞指揮做通使便寫勅旨與他每去欽此本日進本討馬匹等物本上 欽改禮部右侍郎三十日欽給帳房馬匹酒脯等物勅一日早辭 上御左順門召實等面諭曰爾每去脫脫不花王也先那裏勤謹辦事好生說話不要弱了國

北使錄

八

二

勢賞銀三十兩并衣服一套綵段三表裏領齋達達可汗也先太師瓦剌知院勅書三道及各人銀三百兩綵段二十四表裏本日同虜使叅政完者及侍郎人等共二十一人起行宿榆河驛 上命光祿寺設酒勅二日居庸關給價鈔辦酒席館待使臣勅三日宿懷來衛仍辦酒席館待勅四日離懷來賦詩 本日過長嶺賦詩 過鵬窩堡十里乏馬一匹宿荒勅五日天曉忽有達賊二十餘人各張弓弩一人仗劍衝入帳邊完者脫懽急與答話詢知可汗所差尚書

阿魯述等先送先使臣平章皮兒馬黑麻赴京奏事
在彼等候阿魯述等下馬作禮復送三十里別賦詩
同日過雲州夜直雨赤城溫泉口四十里宿荒被
賊盜去馬三四匹初六日過獨石衛遇也先人馬驅
車運糧有感賦詩 相離城北五里宿荒虜人喜悅
歌唱歡飲乳酪其夜被盜去馬六匹初七日過瓊帽
山二十里宿荒述懷一詩 初八日宿興和衛東河
邊初九日宿昂視岡兒即游子初十日宿失刺失博
禿即也先邊塞營中送下程羊二隻十一日至也先
北使錄 八 三

成大事我的實心送 太上皇帝到京你每不差大
臣出城迎接我又着張闊保姚謙去奏又將他來殺
了實答曰太師說是送駕軍馬不由闖入滂山而來
肆意搶掠不過假名送 駕我 朝廷不能無疑况
又分兵各門廝殺姚謙張闊保既爲使臣却引達達
百餘人各張弓矢遇敵亂殺實不知二人爲使臣也
先曰說得是又曰後又差者盈不花夫人赴京奏事
何故不放回因止搶了寧夏大同一帶人馬實答曰
先因太師人馬南侵父被害者子爲報讐兄被虜者
北使錄 四

營中地名失入兒禿與也先保伊婦相見開讀勅書
畢也先曰大明皇帝因何差爾每來實答曰自太師
父祖以來至於今日朝貢朝廷三十餘年你使臣進
馬往往待以厚禮遇以重恩近因奸臣王振專權減
少馬價以故勒兵拘雷 太上皇帝聖駕搶掠人民
殺害軍馬今无刺知院上合 天道下順人心奏知
可汗稟過太師特念前好同差叅政完者脫懽齋文
赴京以求和好依舊遣使往來也先曰這事只因陳
友馬清馬雲小人上是非所以動了軍馬小事兒做

弟亦報讐人皆樂爲從軍今南朝沿邊關口軍馬多
者十餘萬少者六七萬極少者二三萬俱各奮勇欲
報君父之讐且軍獲一首級即將陞賞太師差使臣
若無南使同行或被兀良哈達子或守邊官軍殺戮
以圖陞賞又曰後又差李實我着人送至大同城裏
因何亦不肯放回實答曰近得夜不收報說哨至大
同東邊離城八十里見在殺死身屍四十餘人拾得
荷包一個內有文書一紙言是太師差來奏事人既
不存未審虛實想被守邊軍士并別處賊人殺了並

不見一人到 朝廷如恭政完者脫懼等到京奏事
重加賞賜禮待筵宴又差我每來同兩國和好必資
使臣以通其情豈敢殺害自絕其路也先然之又曰
我又差喜寧奏事何以殺之實答曰喜寧自刎至長
受 累朝聖眷厚恩托為心腹令齋金帛迎取 上
皇却令太師人馬搶掠復寇寧夏朝廷已將喜寧明
正典刑凌遲三日以為將來不忠之戒也先喜其言
曰我亦知道又曰 大明皇帝與我是大讐自領軍
馬與我廝殺天的氣候落在我手裏眾人勸我射他
北使錄 八
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特着知院伯顏帖木兒
吾早晚恭敬不敢怠慢你每捉住我時留得到今日
麼明日着人引你每去見實答曰足見大師仁厚之
心也先曰你每來得好我正歡喜料你每事務成就
殆不來呵我每八月十五日上馬到北京也先把酒
曰路上辛苦可勸飲數盃畢出令平章尚書人等送
壯馬一匹宰馮下程十二日差頭目人等齎達達可
汗并瓦刺知院勅書賞賜分頭前去同日差平章人
等引實等去三十里朝見 上皇同少卿羅綺指揮

馬頭共進紵絲四匹及粳米魚肉棋枰燒酒器皿等
物實泣下行禮畢惟見校尉袁彬餘丁劉浦兒僧人
夏福等三人侍左右 上所居者剛帳布幃席地而
寢牛車一輛馬一匹以為移營之具 上曰此先我
出來非為遊獵私已之事乃為天下生靈躬率六軍
征討迤北不意彼留在此實因王振陳友馬清馬雲
所隔也先實意送我回京被喜寧引路先破紫荆關
槍殺人民擁至京師喜寧不肯送回後至小黃河也
先欲送回又被喜寧阻住在 乾又要送回又被他
北使錄 八
阻當喜寧既凌遲了陳友等不要饒他 上問 聖
母及 今上安否實奏曰安及問舊臣一一道其姓
名甚悉 上曰我在此一年因何不差人來迎我回
你每與我將得衣帽來否實奏曰 陛下蒙塵大小
群臣及天下生民如失考妣但虜中數次走回人口
有言見 陛下者有言未見 陛下者言語不一又
四次差人來迎俱無回報因此特差臣等來探 陛
下回否消息實不曾戴得有衣服靴帽等物來 上
曰你每回去上覆 當今皇帝并内外文武群臣差

來迎我願看守 祖宗陵寢或做百姓也好若不來
接取也先說今人馬投邊十年也不休我身不惜
祖宗社稷天下生靈爲重實詢知也先每五日進牛
羊各一隻以爲 上食殊無米菜實奏曰昔 陛下
錦衣玉食今服食惡陋不堪臣有大米數斗欲進
上曰飲食之類小節也你與我整理大事實奏曰王
振一宦官爾因何寵之太過終被傾危國家以致今
日蒙塵之禍 上曰王振無事之時人皆不說今日
有事罪却歸於朕我亦知此人壞大事不能去之今
北使錄 八 七
悔莫及時伯顏帖木兒適來歷言其故亦如也先之
詞 上賜酒畢令往帖木兒營相見帖木兒烹羊與
伊婦把酒歡飲回見 上皇奉命決議大事實以
上昔日任用非人當引咎自責謙退避位忠言直諫
上嘉從之日暮深有不忍別之情欲留宿館伴者
促歸不果因賦一絕 歸宿也先營中送下程羊三
隻十二日也先宰馬備酒相待令十餘人彈琵琶吹
笛兒按拍歌唱歡笑曰你每來可怕我麼實答曰古
今敵國講和爲上欲要講和必命使臣以通兩國之

情中途有賊寇躬肩危險尚無所怕今到太師營中
便是一家何怕之有也先喜而然之且曰有理的不
怕也先曰你每認得 上皇可想他麼實曰爲臣盡
忠爲子盡孝君父之恩豈可忘乎我每之思 上皇
如太師之思可汗耳也先曰然既是思想何不迎回
實答曰朝廷四次差人重齎金帛太師皆不發今太
師既肯差我每迎回朝自有厚禮給賞不輕也先曰
大皇帝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來迎駕 太
上皇帝畱在這裏又做不得我每皇帝是一個閑人
北使錄 八 八
諸事難用我還你每千載之後只圖一個好名兒爾
每回去奏知務差太監一二人老臣三五人來接我
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呵輕易了你每皇帝了再不
可言待酒畢送下程羊三隻十四日與也先作辭備
酒相饒曰今我差一人與你每議一日去大同調大
同并山西黃河一帶人馬說與大同宣府沿邊可放
人出郊收禾稼打柴草我的人馬也不動你一苗差
來接駕的人約在八月初五日實答曰差人不差人
奏知 皇帝請聖旨我每豈敢約期也先曰初五日

不到你每邊上人民喫苦了再三不敢約也先曰若
來遲呵可差去兩個達達同兩個漢人務要初五日
先到回報正差使臣遲三五日亦可若無人來軍民
擾邊我毋不失信勉強與決各送馬一匹也先差尚
書土木罕同少卿羅綺往大同調回人馬差虜使左
丞相秃兒等二十七人共備馬四十二匹貂鼠皮五
十張同實等赴京奏事進貢本日辭 上皇帖木兒
侍側 上皇再三叮嚀迎復之事惟恐來遲袖出書
三封令實齋回 上曰來時衣服可放在宣府便服
北使錄 八

隨帶來路程遙遠勿辭辛苦當以國家天下蒼生為
念賜酒飲畢令辭帖木兒同伊婦把酒曰大人回去
可着人早來圖成大事我每也要回去了實曰 皇
帝在此多蒙恭敬奏知 朝廷給賞慰勞送馬一匹
復辭 上皇上皇曰你每回去上覆 聖母太后上
覆 當今皇帝也先要者非要土地惟要蟒龍織金
綵段等物可着早齋來實領命泣下拜辭起行至二
十里宿荒送下程羊二隻十五日至中途過午送下
程羊一隻宰之宿夫刺失薄秃送下程羊一隻當夜

三更起行十六日過積麻嶺山下宿荒十七日從西
陽口入關至萬全左衛中飯宿宣府見彼處軍民採
打柴草收刈禾粟搬運木料人皆喜悅生意殊盛十
八日會稅官驗馬造冊差人奏報仍宿宣府十九日
至土木右丞相馬指額曰 上皇在彼被陷南朝枉
有人馬眾多不能戰實曰中國人民多如草芥土木
失利出於不意未可以為常理有盛有衰有降有替
把秃曰亦非我每勇力乃天的氣候又曰元世祖未
做皇帝時與敵國戰後遣使往戰國遺餼二袋羊毛
北使錄 八

一袋世祖怒意謂彼處說兵多於此餼彼處戰馬多
於此毛遂與二子并頭日圖往征之后諫不聽後果
滅敵回至中途世祖病乃載屍還后曰二子不聽我
諫敵國雖滅爾父不得復生二子告天世祖印甦遂
滅金印帝位二十餘年人馬固多不足恃實曰昔項
羽號霸王英雄蓋世善治軍馬漢高祖寬仁大度信
任豪傑與項羽戰七十二陣漢高祖皆敗厥後高祖
一鼓而擒之霸王遂滅有漢四百餘年天下此無他
蓋因霸王荼毒生靈天怒於上人怨於下况無故與

兵搶掠上天竺有不厭之耶把禿咬指仰天嘆曰大
人言者大道理本日宿於懷來時在京運糧二萬石
至軍士皆悅適 朝廷復差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
同虜使平章皮兒馬黑麻同到哈丹等下番議和實
將虜情與也先應對之詞一應事情并奉迎回 上
皇之禮備細言之使彼無訛以全終始二十日少卿
羅綺同尚書土木軍往大同調回軍馬軍民俱出郊
採打柴草實別把禿等預先回京奏事過居庸關遇
長隨陳容齋 勅命實等將虜使騎坐馬匹隨在懷

北使錄

八

十一

來喂養先是已將馬匹并各人懸帶弓箭俱留宣府
就領 勅齋回過榆河驛宿朝房二十一日復命
上御文華殿召實問曰也先有甚麼說話實悉陳前
詞又問 太上皇帝如何說實拜首奏曰上覆 陛
下復陳 太上皇帝前旨無遺 上曰也先講和之
意虛實何如實奏曰臣入番境彼處虜人舉皆喜悅
夾道謳歌沿途乳駝勸臣等飲之咸願和好蓋用人
馬相繼又曰離家年久窺其和意似有實情但先
萬一變詐非臣可知望 陛下處置 上曰一路辛

勤驚恐賜鈔三千貫羊一隻酒十瓶命太監李三於
文華殿右廊待酒飯二十二日少卿羅綺同右丞
把禿等到 京進貢朝見二十三日把禿等奏討使
臣 上不許五府六部數四上章請遣使亦不許二
十五日實進言其略曰臣竊謂先差臣等未嘗令迎
上皇專為講和今已事完其欲差人迎復之事及
定約日期皆出也先之口臣特專說虜情伏望 陛
下如群臣之請另差有能大臣奉迎 上皇雖虜情
變詐不測亦可使無詞倘不差人失約則直在彼而

北使錄

八

十二

曲在我耳臣若不言恐日後差人復不用命必曰臣
若可差臣自揣違期失約決不敢去則彼此猜疑彼
此猜疑則和議不成和議不成則 上皇終不可復
干戈終不可息邊鄙終不可寧今臣頗測虜情不避
鐵鉞昧死為 陛下備陳乞早賜 乾斷天下生民
幸甚奉 聖旨也先使臣明日起上楊善待楊善來
再定奪欽此二十六日把禿等同二十九日早到虜
營見也先楊善等本日晚到時也先打圍未回楊善
等八月初二日方見也先子備酒饌 上皇行初六

日發程初八日入野狐嶺十一日到萬全左衛演武亭駐蹕十二日宣府南城裏駐十三日駐宣府十四日到懷來 上皇發書二緘命中使陳容齋回十五日唐家嶺遣使回 京詔文武群臣言避位之由十五日 物文武群臣免朝見之禮當日百官至東安門外迎接 今上於東安門下輦拜迎 上皇亦下輦禮之百官隨至 大內南城殿中 上皇陞座百官行禮中始所行之事悉實之言無更噫 上皇之所以回鑾 社稷之所以奠安實無分寸之功

北使錄

八

十三

寓於其間特紀歲時云

西征記

明 宗臣

戊午五月海寇既平于是悉罷諸所入戍者先是粵兵三千以丁巳十月徵至戍省中督府至亟下采金牛酒勞之已而寇至傲其往不往也匿之民間而督府既已檄閩兵勦賊歸矣于是粵兵斬會其酋長以千金為其二子取婦欲去遂日夜請之督府業已厭之請之請 上罷去而檄予督之西時七月六日也故事召兵餉金威頒之酋長酋長輒匿其半而半給西征記 八 一 之以故任其掠不問予于是召其酋長跪之庭誠之曰而提三千人食我四萬未聞其逐一賊也若後匿羣酋金任其掠者吾且縛而千金婦致之闕下于是酋長大懼出則嚴戢其羣毋掠予至延平聞其不掠也輒又厚遺其酋長牛酒是時汀守徐君使使來問粵兵狀予報以尺牘其詞曰歸自建安則有護軍之檄矣其人威虎而戟日夜繩之僅不掠塗然亦其塗之人徒其雞犬孳孺而內之他所故免足下幸傳檄塗居者毋縱雞犬不收母不能一時去其孳孺以為

護軍使者憂也再二日至將樂羣酋之至也戒舟至將樂則陸是時秋炎羣酋畏炎不日馳而夜馳子與之共馳與不雞鳴不停也蓋十日而至石牛石牛去汀百里其地故有塾云塾師聞羣酋至輒匿之山中而獨留其學子而髻者守笥酋睨其笥不知其書笥也持刃勞之見其爲書則又碎其書于是學子頓足而泣亡何酋又網其池魚學子者業不知畏酋也既已念已又聞其網魚輒大呼曰客兵作賊因裂其網投之于是酋大怒卽手縛之而訴之酋長曰是子竊

西征記

六

二

吾刃也酋長信之既已縛之一夕明日驛吏入言狀予怒命從事往讓酋長酋長懼而詰人安在則已繫而去之三十里矣於是進釋之又二日至汀徐君又大勞其酋長及群酋以去自省抵汀蓋千里而二旬始至其所經雖少焚劫然雞鴨魚鱉門扉廬竈蕭然矣出瑞金遂益大掠而予聞從輿中間父老父老輒爲予泣曰吾民之苦客兵甚于盜也夫當事者走千里召外兵擊賊豈不至急民哉及其至乃不肯發一矢徒攫金而歸也歲費幣金數萬卽道塗牛酒又半

之矣卒乃使其民憂嗟怨嘆若覩賊焉嗟乎後之談客兵者慎念哉

又西征記

予以八月二十八日出圍則泰寧報粵賊急子卽下檄卽延各郡邑兵夫勒而身與數騎星馳而西至延則賊已殺泰寧簿又擄其衙使楊子曰事迫矣于是檄歸化兵截其西如武兵防其北將樂兵阻其東而謝倅時事永安則檄謝督兵截其南馳至將樂會顏使君領使君留將樂防賊之東而予督數百騎徑趨

西征記

三

歸化至白蓮驛則賊已遁紫雲臺矣臺去白蓮六十里歸化永安沙縣各百里而歸化又賊入汀歸粵之要塗也予以是夜馳至檄其邑兵五百粵兵二百付李丞蘇簿及豐從事馳之紫雲兵急不及餐而予取邑父老米三十石令健兒數十肩隨之賊是時已據紫雲數日延平街使劉周率其衆與賊戰賊佯敗衆逐之賊伏起環戰遂殺我兵數十人已而聞歸化兵至賊驚走先是賊過歸化歸化人善弩輒射殺數人賊遂遁至詰人曰吾過延平兵卧而戰遇永安兵坐

而戰遇歸化兵立而戰益懼之也賊既遁而歸化兵追之遂逼永安永安在萬山中而積穀察人最悍于是謝倅檄積穀察兵三百出戰擒數十賊獲大旗追至百里不及而歸而賊遂夜從上杭歸粵會上杭兵又追擒之謝倅馳報予于是勒回所遣歸化兵罷豐從事還郡明日遂發歸化至白蓮其丞廣陵人也老而被創覲于流涕予詰其狀則曰賊從泰寧來乃徑至驛云其鼓而登堂而朱衣者蓋少年美丈夫也是時驛中人惶急走而丞負糜金匿之暗室中少年問西征記 八 四

丞安在于是羣賊四索曳出之欲鞭之而少年止之曰丞老矣速取金來宥女于是驅而之賊中少年獨坐上坐見丞跪輒以手扶之起曰此官人也遂呼之官人與之坐而列所掠諸婦于傍諸婦有抱兒者輒自乳其兒其兒啼少年輒啖之果代抱之而諸婦如對其家人勿懼也少年謾言曰公以我為賊乎我非賊聊與二三兄弟訪故舊此中不免取牛酒為諸父老費而何當是者以我為賊而勒官兵捕我也公不聞泰寧簿與衛使之事乎即口不畏兵然時時遣其

從外賸聞兵至輒錯愕耳語起矣子曰女奚策而歸曰賊既矣解去腰間庫金而丞之子復以十金跪進遂釋丞然初索之暗中時已被三創矣而諸婦之家亦各進金放去余因太息曰嗟乎世言賊難圖者豈不惑哉夫丞卑官耳而畏不敢縛止利其數金此其志非雄傑可知矣且賊號千人實不滿二百又多老穉其間方初入寇時使有司者僅得中智之士率健兒善射者數百人扼其要而伏以待之可一鼓而擒也乃張簿以輕進斃楊帥以貪功縛劉周以失險潰西征記 八 五

此何說哉此何說哉予又聞賊之初至泰寧也泰寧故無城而簿遂率諸健兒出戰簿亦衣健兒衣賊不知其簿也已殺始知其簿遂駭而走而楊善之逐賊也會有部兵獲賊級善奪之兵噪而散而賊遂禽善以去然則楊之罪甚矣甚矣世人視賊殺簿禽使以為桀不可禦是豈賊桀哉予還將樂與顏使君大怪之而因採摭其事以見賊不足慮而當慮所以禦賊者嗟乎是亦予之罪也夫

西門記

戊午四月既望予至自汀是時都御史阮公被逮北去島寇直犯閩安省中人惶急走而諸大夫日議守城事遂以予守西門城凡七門而西門者芋原橫塘南臺之所取道也先是有司悉部勒諸父老子弟守陣予登陣則悉罷諸所貧者孤而懦者留其壯與之約曰晝則家夜則陣擊柝鳴橈而懸火陣外不如約者以軍法從事會明日報寇將至六門咸閉矣而城外人數十萬大呼新入予遂日關西門人之甚起輒坐城上列健兒數十門人詰而入而牛馬雞

西征記

八

六

豚羣羣薄吾坐不問也客有言關門誠善獨奈何不虞奸人哉予曰客休矣予辦此矣卽有奸人者吾任之于是爲檄召城外百里所蓄薪穀悉徙之城中不徙者吾縱亂兵焚之而壯夫有不肩薪穀而入吾門者不得入于是城外薪穀日以萬石塞門矣城外人食城中者不下十萬城守凡五十日而斗米不增一錢蓋以多故而議者謂城門外廬逼城者恐賊至焚之以攻吾門于是凡有廬而近者輒命焚之烟裊裊四起廬者還泣而不止也予則止西門之外之廬不

焚下檄曰寇至五十里爾其自焚吾不忍爲爾焚也其有樹于城側者議者恐寇至登樹闕我于是下伐木之令護戎者持斧環城伐之至西門余偕護戎出視棗百株梨百株垂垂實矣護戎請斧余止之曰毋伐卽寇至何能登此柔餘哉凡城不屋其上而闕城則屋蓋其城故于沙不屋則雨浸善壞而議者謂城而屋不便擊寇也于是每楹輒毀其一路寇至則立之屋上擊寇予笑曰兵不能雄之行間而能雄之屋上哉且一雨而千楹何恃也遂止不毀而外郡以援

西征記

八

七

兵至凡二千人咸余所部兵也余令護戎日督之野習射夜則分屯之堞門五人一燬十人一人取下堞薪不取薪而下堞者以軍法論以是兵戢不擾而邵武部兵之出守西夾江也至則咸病臥村墟中予命楊急馳而入劑之遂起是時寇已陷福清福清人揭竿息至者日以千計而鎮東人善守以故不可擾分一寇輒幾拔會從事者提兵至遂解與之圍而寇泉寇巡登破賊失守遂解去往往出游兵伏之十餘里寇遂解去

以歸當是時興泉之寇已南而鎮東者尚屯海上意揚揚甚也會督府馳至則檄兵數千連數十大船要擊之寇輕我輒駕大船逆我而我兵奮怒駟亂發乘風大呼寇船反出其下遂大肆擒獲餘者沉之海中捷至悉罷諸所守陴之卒與外兵入援者予亦解榻還署而父老羣然別余泪下濡衣焉時五月二十三日也余懼往事放失無以詔來遂書而存之

正已

北征記

明 楊榮

永樂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大同開平守將並奏虜寇阿魯台所部侵掠邊境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弑主虐人違天逆命數為邊患請發兵討之願身為前鋒自効上可其奏至是勅緣邊諸將整兵以俟丙戌勅山西山東河南陝西遼東五都司各選馬步兵擇將統領以三月至北京山西行都司兵命都督李謙統領以三月至宣府必士馬精強兵甲堅

北征記

利不如令者誅三月丁丑朔大閱命安遠侯柳升領中軍遂安伯陳英副之英國公張輔領左掖成國公朱勇副之成山侯王通領右掖興安伯徐亨副之武安伯鄭亨領左哨保定侯孟瑛副之陽武侯薛祿領左哨新寧伯譚忠副之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率壯士為前鋒安順伯薛貴恭順伯吳克忠都督李謙等各領兵從上諭諸將曰為君奉天愛人為本朕臨御以來視民如子內安諸夏外撫四夷一視同仁咸期生遂逆賊阿魯台始以窮蹙來歸撫之甚厚豺狼

野心不知感德積久生慢反恩爲讐侵擾邊疆毒虐
黎庶違天負恩非一而足朕再出師搗其巢穴焚其
積聚寇之微命危如絲髮常時從將士之志寇豈復
有生理但體上帝好生之仁驅而逐之亦冀萬一其
能改也而獸心終焉不變今朕必往伐之朕非好勞
惡逸蓋志在保民有非得已爾等從朕誠能奮勇成
功高爵重賞不汝吝如方命失機則軍法亦不汝貸
汝其懋哉四月戊申以親征胡寇告天地宗廟社稷
遣官祭旗纛山川等神詔皇太子監國已酉車駕發

北征記

北京次唐家嶺癸丑次龍虎臺遣太常寺臣祭告居
庸山川乙卯度居庸關次岔道丙辰次懷來丁巳次
土木陞陝西行都司指揮劉廣爲右軍都督府都督
僉事仍掌陝西行都司事戊午勅各城堡嚴哨瞭謹
守備己未次長安嶺享諸將壬戌萬壽聖節禮部尚
書呂震奏百官行賀禮詔却不受遂發長安嶺次赤
城癸亥次雲州乙丑次雲門丁卯次獨石庚午次隰
寧忠勇王所部指揮同知把里禿等獲虜謀者言虜
去秋聞朝廷出兵挾其屬以遁及冬大雪丈餘孳畜

多死部曲離散北聞大軍且至復遁往峇蘭納木兒
河趨荒漠以避所以遣謀者慮聞之不實耳上曰然
則寇去此不遠遂命諸將速進以獲謀功陞把里禿
爲都指揮僉事餘皆陞一等各賜白金有差辛未次
西涼亭甲戌次開安五月乙亥朔次威虜鎮丁丑次
環州戊寅次雙塔己卯次開平是日雨士卒有後至
而露濕者時其地尚寒上見之指示諸將曰士卒者
將帥所資以成功名撫之至則報之厚古人有言祝
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今

北征記

方用此輩爲國家除殘去暴其可不恤甲申召學士
楊榮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朕昨夕三鼓夢有若世
所盡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
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榮等對曰陛下好生惡殺格
于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久矣昆岡玉石俱燬惟
陛下留意上曰卿言合朕意朕豈以一人有罪罰及
無辜即命草勅遣中官伯力苛及所獲胡寇齎往虜
中諭部語曰往者阿魯台窮極來歸朕所以待之者
皆爾等所知天地鬼神實監臨之此何負彼而比年

以來寇致我邊鄙虔劉我烝黎累累不厭其自取之禍也朕聞者雖以天人之怒再率六師往行天討當是時如狗將士之志奮雷霆之威彼之危猶洪鑪片雪豈復有餘命哉朕體上帝好生之仁惟剪其枝葉毀其藏聚驅山曠遠之地豈徒全其餘息亦猶冀其或改而自新也迺獸心弗悛日增月益比吾邊氓困其荼毒者殆非一所夫為惡有本今王師之來罪止阿魯台一人其所部頭目以下悉無所問有能被順天道輸誠來朝悉當待以至誠優與恩賚仍授官職

北征記

四

聽擇善地安生樂業 其言上通天地毋懷二三以貽後悔乙酉命安遠侯柳升等率軍士拾道中遺骸為叢塚瘞之上親為文祭焉丁亥次武平鎮戊子召諸將諭曰古謂武有七德禁暴誅亂為首又謂止戈為武蓋謂止殺非行殺也朕為天下主華夷之人皆朕赤子豈間彼此哉今之罪人惟阿魯台餘脅從之眾悉非得已不可以同日語自今凡有歸降者宜意撫綏無令失所非持兵器以備我師者悉縱勿用稱朕體天愛人之意已丑次威信戊辛卯次通

川甸壬辰次長樂鎮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上曰漢高祖過迫人慮迫於人今朕至長樂思與夫下同樂何時而庚幾也榮等對曰有志者事竟成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矣癸巳次香泉泊甲午次環翠岡乙未次永寧戊丙申次清平鎮即元之應昌路是日雨重車皆後上諭諸將曰輜重者六軍所待為命兵法無輜重糧食無委積皆危道曹操所以屈袁紹者先焚其輜重今諸軍皆至而重車在後爾等獨不慮慮邪遂命分兵迎之丁酉晏隨征文武大臣命

北征記

八

五

內侍歌太祖皇帝御製詞五章因舉爵諭諸大臣曰此先帝垂諭創業守成之難而示戒荒淫酣醕之失也朕嗣先帝鴻業兢兢焉惟恐失墜雖今軍旅之中君臣杯酒之歡不敢忘也尚相與共勉之英國公張輔等稽首對曰敢不欽遵聖訓戊戌次威遠川己亥宴文武大臣上曰朕仰循皇考之意自製詞五章以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為言亦將以垂示吾子孫俾有所警勗遂命內侍歌之羣臣俯首聽畢皆叩頭言皇上深思遠慮前古帝皇之所不及上悅悉霑醉而罷

庚子次陽和谷辛丑次雙泉海壬寅次覽秀川癸卯
次錦秀岡六月甲辰朔次祥雲屯乙巳次錦霞磧丙
午次翠玉峯勅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等曰用兵
之道貴乎先知古之賢將所以動而勝人者先知敵
之情也今典師遠出而未悉賊情何以成功朕以前
鋒命爾尤安晝夜用心其精擇勇智廣布偵邏如有
所得星馳奏來朕佇俟焉丁未次鳴玉關戊申次清
漠州己酉次和鸞谷庚戌次紫駝岡辛亥次清泉泊
壬子次通流澗癸丑次金沙濼寧陽侯陳懋忠等得胡

北征記

八

六

寇馬九疋來進上曰醜虜多詐安知非以是誘我也
勅懋等益加防慎不可怠忽甲寅次秀水河乙卯次
玉壘峰丙辰次寶屏山諭諸將曰今既深入虜地尤
須謹備嚴哨瞭肅部伍明約束晝夜毋怠孔子行軍
必臨事而懼孫吳兵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必敬慎如此庶幾萬全丁巳次凌雲峰戊午次玉沙
泉上以蒼蘭納木兒河已近令諸將各嚴兵以俟是
時將士皆踴躍思奮上聞之喜曰兵可用矣己未次
龍武岡命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率師前進且戒

之曰若遇賊宜審機行事如兩鋒相當彼投戈下馬
者皆良民勿殺如其來敵先以神機銃攻之長弓勁
弩繼其後遇阿魯台亦勿殺生擒以來庚申次天馬
峰上以大軍繼進行數十里懋等遣人奏言臣等已
至蒼蘭納木兒河瀾望惟荒塵野草虜隻影不見車
轍馬迹亦多漫滅疑其遁已久上遣英國公張輔成
山侯王迪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寧陽侯陳懋忠勇
王金忠前行覘賊車駕進駐河上以俟壬戌發河上
次蒼石岡英國公張輔等相繼引兵還奏曰臣等分

北征記

八

七

索山谷周迴三百餘里一人一騎之跡無睹必其遁
久矣癸亥次連秀坡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亦還
奏曰臣等引兵抵白印山咸無所遇以糧盡故還于
是英國公張輔等奏願假臣等一月糧率騎深入罪
人必得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地早寒一旦
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卿等且休矣朕更
心之甲子次翠雲屯召英國公張輔等諭曰昨日之
朕思之不可易也古王者制夷狄之道驅之而已
不窮追也且今孽虜所存無幾茫茫廣漠之地譬如

求一粟于滄海可必得邪吾寧失有罪誠不欲重勞
將士朕志定矣其旋師于兵部尚書李慶等進曰王
者之師畏則舍之今已鏖虜之穴破虜之衆塞北而
萬里無虜跡雖有數輩如犬羊棲棲偷生窮漠之境
陛下天地大德寧當盡殺之邪上悅遂命班師乙丑
召諸將議分兵兩路南歸于是上率騎士東行命武
安侯鄭亨等領步卒西行期會開平丙寅次蒼玉澗
諭諸將曰今大軍南還將士既未嘗見敵必有怠心
寇蹤跡詭秘不可輕忽須嚴兵殿後仍戒飭軍中畫

北征記 八

夜警備常如寇至丁卯次清流峽戊辰次富平川乙
巳次長清戊庚午次懷柔甸壬申發懷柔甸次寧遠
鎮七月甲戌朔乙亥次迴流灣丙子次清虜鎮丁丑
次峭石川戊寅次羣玉峰巳卯次雙清島庚辰次清
水源道旁有石崖數十丈命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刻
紀行曰使萬世後知朕親征過此也辛巳次豐潤
壬午次長林寮癸未次廣平川甲申次遠安鎮乙
次通津戊其地平廣多糜子軍士有馳騎犯之者
過見之急下令止之謂諸將曰能種是者必安業

于此不為寇矣而不見人者必聞大軍至懼而逃今
縱騎犯之非仁其禁止士卒凡有種藝而無居人者
皆勿犯違者斬丙戌次盤古鎮丁亥次翠微岡上御
幄殿憑几而坐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上顧問內侍
海壽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其八月中矣上領之
既而諭榮等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
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榮對曰
殿下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皇上之付託上喜顧
太監馬雲賜榮幼孜羊酒而退戊子次雙流灤以旋

北征記 九

師遣禮部尚書呂震齋書諭皇太子并詔告天下已
丑次蒼崖戌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
哨瞭毋忽庚寅次榆木川上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
遺命傳位皇太子且云喪服禮儀一遵太祖皇帝遺
制辛卯上崩內臣馬雲孟驥等以六師在遠外秘不
發喪密召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入議喪事遂一遵古
禮合斂畢載以龍輦所至朝夕上食如常儀壬辰靈
次雙筆峯大學士楊榮少監海壽奉遺馳計皇太
癸巳次連雲磧甲午次黑河戌乙未次宣威鎮丙

申次廣漠川丁酉次青楊峽戊戌次聞喜岡己亥次
白沙河庚子次香泉泊辛丑次通川甸壬寅次武平
鎮武安侯鄭亨等所領官軍皆至八月癸卯朔靈舉
度開平次雙塔甲辰次威虜城乙巳次西涼亭丙午
次隰寧丁未次雲州戊申次赤城己酉次鵬鴉皇太
孫奉皇太子命至自北京哭迎軍中始發喪六軍號
痛聲徹天地庚戌次懷來辛亥入居庸關文武百官
縗服軍民耆老僧道人等皆素服哭迎壬子及郊皇
太子親王以下素服哭迎至宮中奉安仁智殿加歛
北征記

奉納梓宮

北征錄

明 金幼孜

永樂八年二月初十日上親征北虜是日駕出德勝
門幼孜與光大胡公由安定門出兵甲車馬旌旗之
盛耀于川陸風清日和埃塵不興鑼鼓之聲訇震山
谷晚次清和十一日早發清河途間雪融泥深馬行
甚滑晚次沙河勉仁始至十二日早寒發沙河午次
龍虎臺十三日早發龍虎臺度居庸關關下人馬輾
集僅容駕過如是者凡數處晚次永安甸大風未幾

北征錄

陰晦須臾大雪少頃雪霽天宇澄淨雲霞五彩爛然
照耀山谷西南諸山無雲巖壑積雪如銀臺玉闕東
北諸山雲掩其半露出峯頂四顧皆奇觀上立帳殿
前而東北詣山命某等西立觀山上曰雪後看止此
景最佳雖有善畫者莫能圖其髣髴也十四日早發
永安甸大風甚寒且行且獵幼孜觀騎逐兔不覺上
馬過前上笑呼幼孜三人曰到此看山又是一種奇
特也蓋諸山雪霽千巖萬壑聳列霄漢瓊瑤璀璨光
輝奪目真奇觀也午後次懷來十五日早發懷來午

次鎮安驛十六日早發鎮安驛行數里道邊有土垣
宛如一小城問人曰此元時官酒務每歲駕幸上都
于此取酒午次雞鳴山相傳起于唐太宗征高麗至
此登山雞鳴由是得名上指示幼孜三人曰此卽雞
鳴山昔順帝北遁其山忽崩有聲如雷其崩處汝等
明日過時見之十七日發雞鳴山山甚峭上有斥堠
下有故永寧寺基有歐陽玄所撰碑尚存其西北崩
處土石猶新其下卽渾河流出盧溝橋有石柱數十
根陷於泥間其半出地上俗傳以爲魯班造橋未成

北征錄

二

而廢但無紀載可考竊以爲遼金時所造者行里餘
路甚窄僅可容兩馬人馬輳集危迫殊甚又行三四
里度橋山下有土垣乃元時花園有舊柳數株尚存
更行二十餘里過坳見山路險如雞鳴山石巉然下
壓下臨河水路陡絕旁有積雪凝附于岸雪上亦可
行但圻裂可畏車行馬驟毛髮栗然過此山漸平上
勒馬登高岡召幼孜等指諸山曰此天之所以限南
北也且行且語上下馬少坐于山岡之上賜酒殺牛
次泥河十八日發泥河午次宣府上閱武營內夜雨

十九日微雨駐蹕宣府閱武營內二十日駐蹕宣府
二十一日發宣府晚至宣平召幼孜等謂曰今滅此
殘虜惟守開平與和寧夏甘肅大寧遼東則邊境可
永無事矣二十四日早發宣平行數里度一河水迅
疾及馬腹近岸冰未解水從下流人馬從冰上度間
有缺處下見水流而薄處僅盈寸度此甚戰栗更行
數里入山峽中行又數里上登山而行過山下平陸
次萬全大風寒下微雪二十五日大風寒發萬全行
數里至城下上謂幼孜三人曰此城朕所築過城北

北征錄

三

見城西諸山積雪上曰此亦西山晴雪也過城北入
德勝口上指關口曰如此險人馬安能度山皆碎石
若堆栗然入關兩峽石壁峭峭如削時車馬輳集折
關垣以度過關由山峽中行地凍冰滑馬蹄時路間
度澗積雪未消從水梁上行大風甚寒下馬便旋靴
底雪凝凍滑甚上馬尤難兩手攀鞍皆凍不能屈
伸行二十餘里上野孤嶺上指東南諸峯曰至此看
山則盡在下矣時風沙眯目小石擊而面爲風所吹
皆紫黑下山頂度關關門爲車所塞從土隄而下地

滑馬多仆者午後至興和城北下營既而上召獨光
大往上一曰足寒時不要卽附火只頻行足自煖又曰
金幼孜何在恐凍傷其足光大曰適同至僕者未到
在彼控馬二十六日駐蹕興和上祭所過名山大川
上駐馬於營前召幼孜等謂曰汝觀地勢遠見似高
阜至卽又平也此卽陰山脊故寒過此又暖爾等昨
日過關始見山險若因山爲壘因壘爲池守此誰能
輕度幼孜等頓首曰誠如聖諭二十七日駐蹕興和
上閱武營外時天晴大風上曰爾等今日始知朔方

北征錄

四

風氣忽天陰上曰雪且至命亟曰至營門雪下已而
大風復晴二十八日風寒駐蹕興和上閱武營外二
十九日獵者得黃羊至上召幼孜等三人觀之遂立
語于帳殿前至二鼓乃退三月一日晚上召至帳殿
語至二鼓上曰夜已深汝等且休息庶明日有精神
歸帳房已三鼓矣自是每宵或漏下或二更始出初
二日駐蹕興和賜食黃羊初七日早發興和行數里
過封王陀今名鳳凰山山西南有故城名沙城西北
有海子鷺鵝鴻雁之類滿其中遠望如人立者坐者

行者警效者白者如雪黑者如墨或馳騎逐之卽飛
起人去旋下翩躚迴翔于水次過此海子又度數山
剛午次鳴鑾戍上指示山謂幼孜三人曰此大伯顏
山其西北有小伯顏山指其東北曰由此去開平復
曰汝等觀此方知塞外風景讀書者但紙上見未若
爾等今日親見之上又曰適所過沙城卽元之中都
此處最空牧馬語久始退少頃上復謂曰汝等觀此
四望空闊又與每日所見者異汝若倦時少睡半餉
卽起四面觀望以暢悅胸次幼孜等叩頭退初八日

北征錄

五

駐蹕鳴鑾戍夜上坐帳殿前望北斗召幼孜等觀北
辰正值頭上語至二鼓乃出初九日駐蹕鳴鑾戍上
大閱武警師六軍列陣東西綿亘數十里師徒甚盛
旗幟鮮明戈戟森列鐵騎騰蹕鉦鼓震動上曰此陣
孰敢嬰鋒爾等未經大陣見此似覺甚多見慣者自
是未覺先是東風及鼓作徐轉南風上悅大飲將士
午回營夜召幼孜三人至帳殿前語至二鼓始出初
十日早發鳴鑾戍上登山麓漸行徑山谷山平曠不
甚高見鹿蛻角于地長數尺許槎牙如樹枝行數里

平山漸盡東北有山頗高如諸山上曰此即大伯顏
 山西北有山甚長隱隱如雲霧間如海波層疊上曰
 此即小伯顏山望之若高少焉至其下則又卑矣由
 是地平曠沙中多穴上指示曰此處鼠穴也馬行其
 上為所陷漸近一山下見諸軍於此掘井所出沙有
 純黃者其色如金白者其色如玉雪又有青黑者上
 令中使下馬取觀復以示幼孜三人觀之適中官射
 一野馬來進上召幼孜與光大勉仁及尚書方賓前
 觀上曰野馬如馬此野騾非野馬汝輩詳觀之北來
 北征錄 八 六

每物見之足廣聞見又行數里遠望如水近則如積
 雪乃是鹹地又行十餘里過凌霄峰即小伯顏山也
 上登山頂多石山下荒草無際北望數十里外又有
 平山甚長上曰人未經此者每言塞北事但想像耳
 安能得其真也觀望良久乃下見草間有兩途如驛
 道上曰此黃羊野馬所行路也駐營凌霄峰比時少
 水軍士多不食者夜雪平地尺餘次日人馬得雪炊
 飯皆足十一日駐蹕凌霄峰北上召幼孜三人曰雖
 下雪不寒夜來無水人馬俱足矣食後天晴十三日

平復下雪夜漏下上召至帳中至二鼓雪霽月明
 寒風洒淅毛髮粟然久乃出十六日五鼓駕發由東
 路幼孜三人向西路行三十里天明隨駕不及幼孜
 與光大由哨馬路迷人索馳山谷中山重疊頂皆石
 山下有泉水一溝甚清飲馬其上泉旁多豐草聞無
 一人但見鹿蛻角滿地間見人家居址墳塋漸見有
 數卒驅驢過問大營所在皆不知前行數十里山轉
 深遂登高岡望川之西北蕭條無人始勒騎回至泉
 上有數十騎駐泉北問之皆不能知遂下馬略休息
 北征錄 八 七

忽有軍帥過見予三人亦下馬同坐草間問駐蹕處
 亦不知軍帥往東南山谷中尋大營幼孜三人由東
 北而往車馬來者漸多皆尋不得行十餘里遇去者
 漸回乃由東北山峽中行峽之南山皆土而北山盡
 石壁巉巖峭削有小石戴大石層疊高低宛如人所
 為者自興和至此地無寸木但荒草而已惟此石壁
 之中生栢樹一株甚青翠可愛如江南人家花園所
 植幼孜呼光大曰此亦塞外一奇觀峽中行十餘里
 途窮復回穿過數山忽遇寧陽侯曰我已五處發馬

尋大營待回報相與同往飯畢久候報馬不至日已暮上遣中官二人來問之曰大營在五雲關去此八十里寧陽侯領二千騎與幼孜三人偕行行數十里入山谷中下一山甚險時昏黑下馬徐行過此又上山相與盤旋于山頂上不知路所向更過兩山下山麓東南有間道可行時月色昏暗野燒漫山悲風蕭瑟行十數里度大川望東北行徑山麓有泉潺湲而流行數十里遇深澗馬不可度乃復回泉上下馬休息荒草間十七日早由山間望東南行逾數十里雪

北征錄

八

益大隱隱聞銅角聲隔山谷間又過一山見隊伍前進卽按馬行五六里往問之曰左掖軍馬言駕起往前五十里駐營遂同行午至錦水磧見上上喜曰汝等何來遲三人答以迷上問迷道之故遂備言之上大笑曰爾等皆疲倦且休息出遇方尚書曰昨日上在途屢召不見謂必迷道凡遣傳令者三十輩來相尋今早又遣十餘人適又問爾三人來未幼孜自惟以介書生荷蒙聖上眷顧頃刻不忘天地之德將何以爲報十八日駐蹕錦水磧上念幼孜無馬鞍命

中官自與清遠侯討馬鞍一副送至帳房下遂詣上前叩頭謝十九日早發錦水磧行十餘里道邊有古城上指示曰此答魯城也朕嘗獵于此又行十餘里上登山射黃羊令幼孜隨觀午次環壇圃自此皆沙陀出塞至此漸見有榆林烏鶯二十日次壓虜川水多鹹炊飯色皆變黃作氣息食不下咽日暮上召幼孜三人至帳殿前指示塞北山川上曰古交河在今哈刺火州因兩河相交故名水蓄沙出碑曰唐之交河郡故知交河在彼二十一日駐蹕壓虜川二十

北征錄

九

二日次金剛阜日暮上坐帳殿前令幼孜遠望極目可千里曠然無際地生沙蔥皮赤氣辛臭有沙蘆葍根白色大者徑寸長二尺許下支生小者如筋氣味辛辣微苦食之亦作蘆葍氣二十四日夜甚寒上召草勅視水成冰二十五日早發金剛阜午次小甘泉有海子頗寬水甚清鹹不可飲中多水鳥胡騎云此名鴛鴦海子疑卽鴛鴦澤也地志云鴛鴦澤在宣府此去宣府蓋遠未敢必其然否夜召語至三鼓乃出二十六日發小甘泉上召語虜中山川上曰女直有

山其巖有水色白草木皆白彥虎豹亦白所謂長白山也天下山川多有奇異但人迹不至不能知耳此地去遼東可千餘里朕嘗問女直人故知之行十餘里上召令馬上草勅幼孜三人按轡徐行執筆書草成上已行三里餘飛轡至上前視草觀畢令膳真下馬坐地于膝上書之午次大甘泉二十七日上令衛士掘沙穴中跳兔與幼孜三人觀大如鼠其頭目毛色皆兔爪足則鼠尾長其端有毛或黑或白前足短後足長行則跳躍性狡如兔犬不能獲之疑即詩所

北征錄

八

謂躍躍兔者也有鹽海子出鹽色白瑩潔如水晶疑即所謂水晶鹽也二十八日移營于大甘泉北十里屯駐二十九日午次清水源有鹽池鹽色或青或白軍士皆采食三十日駐蹕清水源去營六七里地忽出泉予與光大往觀至則泉溢數畝人馬飲之俱足四月初三日進神應泉銘初五日午發清水源過此沙陀漸少時大風寒予戴帽上馬時被風吹斜側常以手執帽籠上顧而笑曰今日秀才酸矣晚至屯雲谷此處少水由清水源載水至此晨炊初六日早

發屯雲谷霜氣甚寒皆衣皮裘戴狐帽行十餘里上召曰云幽風一之日濟發二之日栗烈今已莠蔓之時而氣尚栗烈人皆衣狐裘未經此者與之言自是不信光大對曰誠所謂井蛙不可以語海夏蟲不可以語冰臣若不涉此亦不深信上笑曰爾等誠南士也午次玉雪岡見上于帳殿上見光大衣狐裘暖帽笑曰今為冷學士矣初七日發玉雪岡行十餘里過一大坡陀甚平曠遠見一山甚長一峯獨高秀拔如拱揖上指示曰此賽罕山華言好山也又曰阿十者

北征錄

八

十一

華言高山也其中人迹少至至則風雷交作故胡騎少登此若可常登一覽數百里已為其所窺矣午次玄石坡見山桃花數葉盛開草莽中忽覩此亦甚奇持上登山頂製銘書歲月紀行刻于石命光大書之并書玄石坡立馬峯六大字刻于石時無大筆用小羊毫筆鉤上石勒成甚壯偉可觀又有泉躍出于地如神應泉足飲人馬名曰天錫泉上命幼孜三人及尚書方賓侍郎金純往觀至見人馬填滿泉水上溢出泉復壅塞初八日次鳴轂鎮初九日早發鳴轂鎮

是程若遠然地甚平曠午至一山谷中有二舊井水可飲新掘井皆鹽苦午後忽微雨風作天氣清爽人馬不渴若膾熟人皆瘥矣過數里兩旁皆山西山皆黑石礪柯層疊東南諸山皆土晚至歸化甸上與諸騎將前行眺望有泉出于地遂名曰靈秀泉適中官以玄石坡字來進觀畢命司禮監藏于篋十二日早發歸化甸由山谷中行地多鼠穴馬行其上輒踏行二十餘里地多美石有如琥珀玳瑁瑪瑙碧玉者其光瑩然同行好事者下馬拾以爲玩午至楊林戍地

北征錄

十二

亦有美石但不如前所見者之佳晚有泉出于營之西南遂命名曰神貺泉十六日午次禽胡山營東北山頂有巨白石上命光大往書禽胡山靈濟泉大字十七日次香泉戍十八日早發香泉戍行沙陀中多山桃花滿地爛熳又有榆林藜生不甚高有鳥巢甚完固舉手可探之皆鷹隼巢也午後至廣武鎮川中有土城墓間人云國初征和林時所築屯糧于此過川入山有泉流馬皆不飲泥異故也西南山峯甚秀上欲刻石令方賓與幼孜三人上觀石登山下馬偏

觀無佳石得一石略平可書正書忽風雨作遂下山至營復命上面營前高峯而坐上曰人恒言此山有靈異適登此忽雲陰四合風冷然而至遂命之曰靈顯翠秀峯泉曰清流十九日發廣武鎮上登靈顯翠秀峯令幼孜三人從晚次高平陸無水于廣武鎮載水至此晚炊二十日次懷遠塞二十一日次捷勝岡有泉湧出名曰神獻泉上令光大書捷勝岡三大字于石山多雲母石并書雲石山三字刻于石二十二日早發捷勝岡行數十里但見荒山野草上曰四望

北征錄

十三

無際莫知其極此真所謂大漠也午次清冷泊有泉湧出名曰瑞應泉二十三日午發清冷泊晚至雙秀峰是程無水自清冷泊載水炊飯適天陰風寒下雨人馬俱不渴二十四日早發雙秀峯踰時至威虜鎮泉曰永清二十五日午後發威虜鎮晚至紫霞峯二十六日至玄雲谷使臣舒百戶自瓦剌回上召幼孜三人隨駕同行聽其言瓦剌事夜命寫勅無卓以毯覆地伏而書之書畢已四鼓矣二十七日次古梵場二十八日早發古梵場行數十里東北有山甚高廣

峯巒聳拔蒼翠奇秀類江南諸山山之下孤峯高起
 上多白石元氏諸王葬其下晚至長清塞有泉水甚
 清賜名曰玉華泉夜漏初下上立帳殿前指北斗曰
 至此則南望北斗矣語甚久方退三十日至順安鎮
 上立帳殿前指營外諸山曰此虜地諸山之入畫者
 遂令畫工圖之晚下雨五月初一日早微雨發順安
 鎮行十餘里山多白雲上召指示前山曰此即名白
 雲山又行數里白雲中有青氣接地望之如青山白
 雲上曰此山甚高大可觀幼孜以為信然上笑曰此

北征錄

十四

氣也非真山若誠為山則天下之山無有過之者度
 一岡遙見臚胸河又過一岡上攬轡登其頂曰望如
 下又行數里臨臚胸河立馬久之賜名曰飲馬河河
 水東北流水迅疾兩岸多山甚秀拔岸傍多榆柳水
 中有洲多蘆葦青草長尺餘傳云不可飼馬馬食多
 疾水多魚頃有以來進者駐營河上地名曰平漠鎮
 初二日駐蹕平漠鎮賜食御庖鮮魚初三日發平漠
 鎮由此順臚胸河東行午至祥雲嶽上立帳殿前召
 語片時乃退初四日晨發祥雲嶽午次蒼山峽峭馬

營已值胡騎四五人得箭一枝馬四疋來進初五日
 發蒼山峽午次雪臺成地多野葦沙蔥人多采食又
 有金雀花花似決明莖似枸杞有刺葉小圓而末銳
 人采取其花食之又有一種黃花菜花大如萵蒿葉
 大如指長數尺人亦采食初六日次錦屏山初七日
 次王華峰初八日發玉華峰胡騎都指揮款台獲虜
 一人至知虜在兀古兒扎河晚遂度飲馬河下營初
 九日上以輕騎逐虜人各齎糧二十日其餘軍士令
 清遠侯帥領駐劄河上扈從文臣止令尚書方賓及

北征錄

十五

光大勉仁數人隨行命幼孜留營中初十日早雨駕
 將發余同光大詣帳殿見上請隨駕同往上曰爾不
 能戰陣往亦無益前途艱難朕一時顧盼有不及或
 為爾累爾爾此豈不安幼孜叩頭不勝感激食後送
 光大勉仁出營門馬上相別殊覺愴然是日哨馬營
 獲胡寇數人及羊馬輜重送至大營清遠侯復遣人
 護送馳詣上所蓋欲以為鄉導也十五日早食後出
 城東回至清遠侯帳下坐移時得上追逐胡虜動靜
 十六日食後同張侍郎袁中書出城外登一小山四

望天宇空濶情懷甚適十九日食後聞捷音將至甚喜清遠侯來邀作午飯仍食鮮魚二十一日早飯出城外候駕光大勉仁先至營中相見且喜且感時駕從城外過去城二十里安營至營中見上與語良久命寫平胡詔二十二日分軍由飲馬河先回上以騎兵追逐餘虜東行步行者俱不得從是日發平胡詔及書勅諭數道甚忙迫午後起營二十三日午大雨午後雨止發威遠戍晚至廣安鎮二十四日發廣安鎮由此循飲馬河南東北行午次蟠龍山大雨平地

北征錄

八

十六

水流暮雨止二十五日發蟠龍山雨意未止晚次臨清鎮二十六日午後離飲馬河取便道入山中晚次定邊鎮是程無水載水爲早炊二十七日發定邊鎮午至河午食後渡河河水稍深據鞍不能渡幼孜三人俱脫衣乘散馬以渡水沒馬及腹以上暮至雙清源夜禁火不舉二十八日發雙清源午至河水益深多用柳枝縛筏以渡晚次平山甸上立帳殿前召幼孜三人問津河之由上嘆曰朕渡河時已命筏上渡汝何不由彼光大曰臣輩不知及至彼又無與臣言

者故不由彼渡上笑曰今日方爲艱難汝得無懼乎因渡水得一木板上虜字就以進上命譯史讀之乃祈雨之言也虜語謂之札達華言云詛風雨益虜中有此術也二十九日次盤流戍六月初一日次凝翠岡初二日發凝翠岡午經濶灤海子上令幼孜數人往觀去營可五六里有山如長堤以限水海子甚濶望之者無畔岸遙望水高如山但見白浪隱隱自高而下天下之物莫平於水嘗經江湖間望水無不平者獨此水遠見如山之高近處若極下此理極不

北征錄

八

十七

可曉觀畢復命上曰此水周圍千餘里難臆胸凡七河注其中故大也遂賜名曰玄冥池晚次玉帶河初二日次雄武鎮上召予同勉仁往光大看馬及退漏下已三鼓矣初四日發雄武鎮晚次清胡原初五日次澄清河初六日發澄清河數里渡河穿入柳林中柳家密不可行下皆汗泥行五六十里下營大雨如注至晚不止又復起營夜次青楊戍初七日發青楊戍凡四渡河河水甚急午次克忒克刺華言半箇山山甚峻拔遠望如坡故名入此河稍峽山嶺簇多

松林上曰此松林甚似江南至前山水益清秀可愛
孰謂虜地有此奇觀也晚次蒼松峽隔岸坡陀間樹
林蒼鬱宛如村落水邊榆柳繁茂荒草深數尺而草
稍俱爲物所食是日獲虜二人因問之知虜騎曾經
此過一宿草爲馬所食也初八日發蒼松峽渡泥河
數次河狹水淺兩岸泥深人馬多陷晚渡黑松林蒼
翠可愛遂下馬少憩復行十數里下營飼馬日沒復
啓行夜入山谷中乘月倍道兼行上坡下澗不勝崎
嶇月落路難行旌旗甲戈咫尺不能辨幼孜三人從

北征錄

八

六

寶纛須臾莫知其處但前騎皆不行始下馬立半山
間逾時復上馬下至平川路多沉淖且陷益難行而
鄉道亦或遂止次飛雲壑初九日發飛雲壑行二十
餘里凡渡數山至一水泉處前哨馬已見虜列陣以
待上飭諸將嚴陣先率數十騎登山以望地勢幼孜
二人下馬被甲復上馬隨陣後渡一大山見虜出沒
山谷中少頃遣人來僞降先是上度虜必僞乞降預
書招降勅以待至是虜果來上在陣前召取勅幼孜
遂馳馬至前以勅進上曰虜詐來請降朕亦給之乃

以勅付來者去又行數十里駐兵于山谷中忽見陣
動亟上馬前行俄聞砲聲左哨已與虜敵虜選鋒以
當我中軍上麾宿衛仰摧敗之虜勢披靡追奔數十
餘里予三人同方尚書隨寶纛前進上已駐兵于靜
虜鎮遣傳令都指揮王貴來收兵貴見予數人驚曰
何故在此主上已久下營可亟回予數人遂回往返
已百餘里初十日早發靜虜鎮命諸將皆出東行人
渴甚以示于草間且行且拽潰露水扭出飲之行數
十里始得水晚次駐蹕峰十一日上先將精騎窮追

北征錄

八

九

虜潰散者令予三人及文職扈從者皆隨都督金玉
冀忠用領馬步後進午始行入山谷中漸見虜棄輜
重晚次長秀川而輜重彌望十二日發長秀川隨川
東南行虜棄牛羊狗馬滿山谷暮次回曲津十三日
次廣漠戍歸大營上逐虜于山谷間復大則之久方
回營幼孜三人見于帳殿上語破賊之故復加慰勞
幼孜三人叩頭謝十四日發廣漠戍行數里渡河河
濱泥深陷及馬腹餘虜尚出沒來窺我後上按兵河
曲佯以數人載輜重于後以誘之虜見競奔而前統

響伏發虜蒼黃渡河我... 之生擒數人餘皆死虜
由是遂絕晚次蔚藍山十五日次寧武鎮十六日次
紫雲谷十七日次玉潤山十八日次紫微岡十九日
次青陽嶺二十日次青華原二十一日次淳化鎮二
十二日早發淳化鎮渡河深及馬鞍既渡以為無水
矣而入一澤中長六七里草深泥水相交復渡兩河
泥陷及馬腹馬行泥濘中幾陷晚次秀水溪二十三
日發秀水溪行十餘里入淙流峽甚險一水流其中
路傾側臨水縈迴曲折如羊腸日凡七八渡登高下

北征錄

低馬力疲倦逾數岡至營晚次峽中二十四日次錦
雲峰二十五日次永寧戍二十六日次長樂鎮二十
七日發長樂鎮草間多蚊大者如蜻蜓拂面嘖嘖拂
之不去晚次通川甸即應昌東二海子間上登山達
望指海邊石山曰此即三石山也營之西南曼陀羅
山下有寺基元公主造寺出家于此國初廢二十八
日次金沙苑二十九日發金沙苑是程多水途邊多
榆柳沙陀高低樹青沙白甚可觀上曰此景猶小
金碧山水也行數十里有大海子水稍深先令軍士

伐木為橋以渡晚次玻璃谷三十日次威信戍七月
初一日次武平鎮初二日次開平營于幹耳朶華言
官殿也元時宮殿故址猶存荒臺斷礎零落荒煙野
草間可為一慨初四日次環州上召賜瓜果初五日
次李陵臺今名威虜驛連渡數河水深及馬鞍晚次
寧安驛初七日發寧安驛經元西涼亭故址四面石
墻未廢殿基樹木已成抱殿前栢兩行仍在但蕭條
寂寞觀久悵然而出晚次盤谷鎮初八日發盤谷鎮
入山峽中路甚險兩山相夾如行夾城中上曰此山

北征錄

險阨若是雖有虜騎千羣豈能至此縱至此斷其歸
路鮮有能出者晚次獨石初九日次龍門龍門兩山
對峙石崖千仞水流其中路由水中行山水泛時此
處最險上指此山曰斷此路孰能度者崖石懸處甚
平光大曰此處好鑄磨崖碑上曰朕意如此汝言正
相合也初十日次蕤然關十一日次長安嶺至此方
出險十二日次鎮安驛十三日次懷來十四日次永
安甸召賜瓜果十五日度居庸關上令幼孜三人記
關內橋自八達嶺出關口凡二十三橋晚次龍虎臺

十六日次清河十七日駕入北京

北征錄

三

北征後錄

明 金幼孜

永樂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庚寅上躬帥六師往征瓦刺胡寇答里巴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等馬步官軍凡五十餘萬予與學士胡公光大庶子楊公勉仁偕扈從是日辰時啓行由安定門出午至清河下營晚微雨夜復驟雨五更雨止十八日晨發清河午至沙河命光祿寺賜酒饌十九日早雨晨發沙河途間雨止午次龍虎臺午後復雨二十日晨發龍虎臺度居

北征後錄

八

庸關午後至隆慶州下營二十一日至榆林雨午後至懷來下營雨不止二十二日早雨止發懷來午次沙城晚晴二十三日午次雞鳴山大風二十四日午次泥河二十五日次宣府大風雨下即止是日穀雨二十七日晨發宣府午次宣平大風二十八日次德勝口晚發風下雪二十九日度野狐嶺風寒午後次興和三十日風寒四月初五日移營于興和北十里沙城初六日大閱軍士初十日次紅橋是日立夏十一日次凌霄峰即兀出于伯顏雨連宵不止甚寒十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2

二日早雨食後發凌霄峰午後次大石鎮無水暗宿
十三日早微雨午前次五雲驛即哈刺罕有水十四
日霜寒次高平阜即忽牙撒里禿十六日次殺虜城
即答虜城十七日次龍沙甸即阿蘭惱兒午後雨十
八日次錦雲積大風雨雪晚復晴十九日次小甘泉
二十日次大甘泉二十一日次清水源即馬塔馬二
十四日午發清水源晚次屯雲谷無水自清水源載
水至作晚餐二十五日次玉雪岡是日小滿二十六
日發玉雪岡晚次玄石坡大風二十七日次鳴轂鎮
北征後錄

二十八日發鳴轂鎮晚次清風壑無水大風二十九
日早寒午次歸化甸五月初一日發酉早寒午次楊
林茂初二日次禽胡山初七日大風寒晨發禽胡山
晚次香泉戌初八日風寒巳時發香泉戌午後次廣
武鎮即哈刺莽來夜雨初九日大雷雨下雹如雪積
地二三寸初十日次懷遠寨十一日次玉帶川即柴
禿是日芒種十二日次富平鎮即兀兒禿十三日次
翠幕甸無水暗宿十四日次長山峽少水十五日次
至喜川十七日至環秀岡十八日午發環秀岡暮次

野馬泉暗宿十九日次蒙山海二十日午發蒙山海
晚次威武鎮二十一日午前發威武鎮晚次通泉泊
二十三日午次飲馬河微雨晚晴二十六日夏至二
十七日移營于飲馬河北十里凡五渡河至營暮大
雷雨二十八日次飲馬河二十九日早食後復自飲
馬河北仍五度河午前次飲馬河西三峯山六月初
一日壬寅次飲馬河清流港初二日早微雨發清流
港循飲馬河行二十五里復晴下營午後再行至暮
次崇山塢無水暗宿初三日晨發崇山塢午後入一
北征後錄

山峽長數十里有水下營作午炊食後再行晚次雙
泉海即撒里怯兒元太祖發迹之所舊嘗建宮殿及
郊壇每歲于此度夏山川環繞中澗數十里前有二
海子一鹽一淡西南十里有泉水海子一處西北山
有三關口通飲馬河土刺河胡人常出入之處也初
四日微雨午晴次雙泉海前哨馬來報哨見胡寇數
百人稍與戰皆退去初五日午發雙泉海募至西北
三峽口即康哈里該無水是日前哨馬與寇相遇交
鋒殺敗胡寇數百人宵遁初六日次蒼崖峽初七日

次急蘭忽失溫賊首答里巴同馬哈木太平把禿寧
 羅掃境來戰去營十里許寇四集列于高山上可三
 萬餘人每人帶從馬三四匹上躬擐甲冑帥官軍精
 銳者先往各軍皆隨後至整列隊伍與寇相拒寇下
 山來迎戰火銃四發寇驚棄馬而走復集于山頂東
 西鼓譟而進寇且戰且却將暮上以精銳者數百人
 前驅繼以火銃寇復來戰未交鋒火銃竊發精銳者
 復奮勇向前力戰無一不當百寇大敗人馬死傷無
 算皆號痛而往宵遁至土刺河上乃收軍回營已二
 北征後錄 八

四

鼓矣遂名其地曰殺胡鎮初九日移營向西十里許
 晚雨下風寒初十日頒師午次迴流旬晚微雨風寒
 十一日晨發迴流旬午出三峽日餘寇復聚峽口山
 上又有數百人據雙海子諸軍乃以火銃先擊據海
 子者寇知不能拒遂遁餘寇在山峽者悉火銃再至
 亦遁去晚次雙泉海十二日次平山鎮十三日次飲
 馬河清源峽是日小暑十四日次飲馬河平川洲十
 五日次飲馬河青楊灣十六日次飲馬河三峰山十
 七日渡飲馬河西北三峰山東南下營阿魯台遺頭

目數十人詣軍門謁見上皆賜以衣服絹帛米糧復
 勞之酒肉遣回十九日移營于飲馬河北舊下營處
 二十日午後渡飲馬河凡三渡水循河行數里下營
 二十一日循飲馬河南岸東行數十里下營二十三
 日次青山峽微雨無水暗宿二十四日晚次蒙山海
 二十五日午後發蒙山海途中驟雨即止暮次野馬
 泉二十六日次環秀岡二十七日次至喜川暮再行
 十里下營二十八日次黑山塔是日大暑二十九日
 次翠幕甸三十日次富平鎮七月初一日次玉帶川
 北征後錄 八

五

大風微雨初二日大風初三日次懷遠塞初四日次
 廣武鎮過二十里下營午後大風微雨初五日晨發
 廣武鎮午前過香泉戌午後次禽胡山寫平胡詔其
 晚就遣都指揮李瑛同中官齋回北京初六日次楊
 林戌晚下雨初七日次歸化甸晚微雨復晴初八日
 午前發歸化甸途中下雨晚次清風壑初九日次鳴
 轅鎮午後復起營晚次玄石坡初十日次屯雲谷十
 一日次清水源十二日次小甘泉十三日次錦雲磧
 上召賜食燒羊燒酒其日立秋十四日次龍沙甸下

雨十五日次殺虜城微雨晚晴十六日過高平阜下
雨午後次五雲關更度山二十里下營十七日晨發
五雲關過大石鎮午後次凌霄峰上召賜食燒羊燒
酒十八日次紅橋十九日次興和二十一日晨發興
和度野狐嶺過德勝口午後次萬全大風雨二十二
日午次宣府下雨至更盡雨止二十三日次泥河下
雨二十四日次雞鳴山途中微雨晚上召賜桃子及
食羊肉酒二十五日午次土基二十六日次懷來二
十七日次永安甸二十八日雨是日處暑晨發永安

北征後錄

八

六

每度居庸關于後次新店大雨晚奉旨同光大勉仁
先回八月初一日早文武百官迎駕由安定門入上
升殿羣臣上平胡表稱賀而退

北征事蹟

明 尹直

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僉事臣袁彬謹題為纂修
事成化元年七月二十一日該太保會昌侯孫繼宗
等題英宗皇帝車駕北征往還事蹟有錦衣衛都
指揮僉事袁彬一向隨侍必能詳知合無令其開寫
具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本月二十二日臣將事
蹟錄寫欲送該館未敢擅便具題奉聖旨是錄寫
完了還封進欽此欽遵今將事蹟開坐請題請旨

北征事蹟

八

計開

正統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臣在土木為回回賽伏剌
所虜十六日皇上在雷家站高崗地上眾坐達子
圍着是臣遠觀認的是我英宗皇帝臣叩頭哭
上問你是甚麼人臣說是校尉當奉聖旨你不要
說是校尉只說是原在家跟隨的指揮又問你會寫
字不會臣說會寫就令在左右隨侍答應本日奉
聖旨討珍珠六托九龍段子蟒龍金二百兩銀四百
兩賞也先着臣寫書與千戶梁貴回京奏討十七日

隨到宣府西城角舍各請城上於短槍不得近又轉到南門有 聖旨宣楊洪范廣參譚羅亨信着開門接我城上去城上人回說今日晚不敢開門這城池軍馬是 爺爺的楊洪也出去了不在城裏星月上時隨 上設宣府河也下水控馬渡說至二更時大雷雨就陣上震死也先所騎青白驃馬兩止 上令 臣出帳房外窺視但見彩光罩定 御帳隨即奏知先是虜衆累謀欲害 上數見瑞應謀遂沮明日也先就來帳房前叩頭致敬十八日 聖旨差喜寧回

北征事蹟

八

二

京奏討賞賜十九日早也先令伯顏帖木兒得知院來進熟肉鋪蓋皮襖二十日到大同東塘坡上 聖旨着寫書差力士張林到大同城裏有總兵官劉安都督郭登都御史沈固將張林付斷事司審問來歷是晚說差人出來打話二十一日早過西門官話 上又令忠勇伯到城下城中不信着 臣自騎馬到城下跪說我是寫字的校尉見有駕牌為照我原籍是江西人這裏委的是 皇帝在土木時軍馬盡被也先殺散了下甲橋放我進去 臣入城見劉安郭登沈

固霍增衆官計議良久 臣在城劉安出城見 上慟哭 上問城裏有會說話的通事着一人出來劉安說有通士指揮李讓奉 聖旨便着他出來劉安入城方遣 臣出 臣見 上又令 臣入城取李指揮李指揮說我女兒許與大同王對親如今不與他我若出去他定殺了我 臣扯住縈腰說 皇帝在門外你如何不去劉安又言我在 上前說過了你便去遂回李指揮出見 上得知院等言說我太師也先曾說我有甚麼本事征伐南朝只是天着我和皇帝一

北征事蹟

八

三

會李指揮說官人你這說話有天理得知院等到城下令 臣於 上前索羊酒賞賜是日劉安等同大小官員出城朝見及進羊酒等物 上問大同有多少錢糧劉安說有十四萬兩銀子當令 臣取銀一萬兩以五千兩賞也先五千兩賞得知院等三人虜又索衆軍馬賞賜 上令 臣再入城取銀五千兩散與衆逮子二十二日 臣傳奉 聖旨討武進伯朱冕西寧侯宋瑛內官郭敬的家財及三人的蟒龍衣服酒器盡都掣來賞與也先城內衆指揮千百戶膝衣服絲

段來賞與也先大小頭目又着擺筵席管待他至晚
離城西二十里野蹕有夜不收楊總旗來與臣說今
夜有五個夜不收來密語臣爺爺石佛寺去待他尋
不見時便乘間入城去臣備奏知上曰此危事使
不得先在土木時不曾死我命在天若萬一不虞
如何好送不用其計二十三日也先等說我每到猶
兒莊外會議擬送臣皇帝南歸是日晚到水盡頭指
揮盛廣等送至銀三千兩二十四日送衣服二十六
日送彩段羊酒蜜食二十七日到九十九個海子二
北征事蹟 八

日也先說今春馬五更時分起營至暮駐紮二
十八日到大同上至北門下郭登等朝服在月門
裏設交床一把俟候叩頭上不肯下馬郭登替令
人伏城上欲放下月板圍板虜覺之就擁上出門
也先到大同東門叫城中頭日出見城中不從惟進
羊酒諸物上親說與城上官軍這廝每說謊不肯
送我你每守祖宗的城池操練軍馬不可怠慢十
月初一日至衆樂店內官喜寧說如今送臣爺爺從
居庸關進去初三日至陽和討了牛羊酒初四日到
北征事蹟 八

十八日下柳源縣二十九日到黑河三十日到八寶
山九月十六日季鐸齋賞并臣聖母皇太后寄來貂
裘胡帽衣服等物到營見上說初六日鄭王已卽
皇帝位又說文武百官奉臣皇子三人中年長者一
人為東宮皇上令臣寫書三封一禪位於臣鄭王
一問安於臣太后一至意於百官絕也先關地之心
動臣景皇天倫之念上看之甚喜當時祝臣天木

署官以果品來進上又令臣寫書三封奉臣聖母
皇太后及臣御弟皇帝暨文武群臣通報虜情固守
關殺都御史孫祥初十日過易州至良鄉縣本縣里
老人等進茶食果品羊酒十一日到蘆溝橋有果園
寧會說達達話說他領哨馬進紫荆關去捨北京臣
思喜寧頗知中國虛實今為虜用恐其乘虛入關當
以岳謙所說奏聞上曰只憑着天理去初五日喜
寧領前哨進紫荆關北口初九日喜寧等燒燬紫荆

社稷當差岳謙同那哈出到彰義門答話岳謙為官軍殺了那哈出奔走回營與也先說他南朝人不認得殺了岳謙也先聽得當令達子擺一字陣直至西直門上御德勝門外空房內十二日臣送上登土城答話有王復趙榮來進羊酒得知院等說怎麼沒大頭目來接着你小官人出來十五日令與得知院說哈銘會說達子話就帶回去不要放他入城又宣喜寧三次不至是日回至民鄉十六日到易州十七日到紫荆關連日雨雪上下艱難十

北征事蹟

六

八日到渾河十九日到蔚州二十一日到順聖川駐扎二十三日到陽和後口到猫兒莊二十四日北行十一月十六日到老營得知院妻宰羊迎上遞畢十七日宰馬做筵席在蘇武廟駐扎九十四日時天寒甚臣得宿寢傍每至中夜令伏卧內以兩脇温上足上時出帳房仰視天象或指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耳也先每二日進羊一隻七日進牛一隻五日七日十日做筵席一次逐日進牛乳馬乳又進窩兒帳房一頂差達婦管起管下上在行

營或乘駿車或乘馬途中達子達婦遇見皆於馬上叩頭隨路進野味并奶子也先每宰馬設宴仙奉上酒就自彈虎撥思兒唱曲眾達子齊聲和之得知院大同王寶罕王跪奉酒至十二月初二三在老營起往來駐扎也先并達子每夜見上所御帳房上火起隱隱若黃龍交騰其上也先欲以妹進上竟却之初六日喜寧與也先議請上往高橋兒寧夏去臣說如今天氣冷凍爺爺如何去得遂不成行喜寧與也先說都是校尉袁彬撥置阻住將

北征事蹟

七

賺去蓋葦地內細了欲問親忠勇伯密令人走報上令哈銘與也先說饒死方解皮條放了也先等領達賊四散捨虜至月盡回營日期不等上累令寫書差人回京與御弟皇帝并文武群臣以祖宗社稷為重好生操練馬軍謹守城池不要顧我景泰元年正月初一日上自將白紙寫表宰羊一隻祝告天地行十六拜禮至二月初一日也先請上至其帳奉酒彈唱也先三妻皆出叩頭獻鐵脚四月二十二日上以父無使臣往來喜寧又潛

懷二意數教也先授邊於是令臣高分器本差人回京若爲喜寧中理者又令臣至也先處說臣爺爺有旨要差總旗高登太監喜寧達子那哈出回京也先依聽又密書喜寧謀叛情跡函於木片內繫高登腿臣上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以計擒之及至野狐嶺高登與喜寧飯於城下密約城上至進湯時即發短鎗少頃短鎗發達衆走散高登抱喜寧滾下濠中遂擒入城那哈出走回營見臣上說喜寧在野狐嶺被高登抱任滾下濠裏縛入城內去了臣上大喜說使兩

北征事蹟

八

八

下裏動干戈害人民都是這廝如今掣了他邊上方得寧靜我南歸也可望了五月內李實羅綺馬顯齋賞來與也先見臣上本月內回京七月初三日哈銘來說也先會議送臣爺爺回朝要京裏着頭目來接就差哈銘詣京奏報二十七日哈銘同楊善至龍門地方接見八月初二日也先得知院等進馬匹貂鼠皮張也先得知院等及其妻妾俱送臣上行約半日程也先下馬叩頭跪着解所帶弓箭徽袋戰棍以進與衆達子羅拜伏地慟哭辭去惟得知院領部下人

馬直送至野狐嶺又進馬匹齊叩頭拜別到宣府右衛城外官廳任一夜宣府都督朱謙同男朱勇帶領人馬到右衛接見臣上到宣府城外搭殿任二日十三日就着朱謙設宴討綵段衣服等件賞達子那哈出等又有商格王謙許彬接到朝見畢後臣上令臣宣許彬等到臣上說爲我家臣祖宗社稷着恁官人毋多費心憂念我如今幸得回還到京時情願退居閒處你便寫書與臣御弟皇帝知道十四日到雙泉鋪已夜其夜臣上打點衣服以舊所服白綾中衣一

北征事蹟

九

九

件及也先所獻戰裙臣賜臣十五日至京入臣南宮十六日早臣朝見二十五日蒙臣試百戶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臣上復位十九日臣指揮僉事二十十五日臣欽賜第一所於澄清坊舊北臣向上令內官監改造面陽本衛役夫千人又賜銀三百兩綵段六表裏三月內臣娶妻臣上命國舅孫顯宗主親及賜金二十兩銀二百兩綵幣八表裏天順二年二月臣賜生子賞金二十兩銀一百兩綵幣六表裏又陸賜大紅織金紵絲蟒龍并各色織金胸背衣服綉

平夏錄

東海黃標

大政不綱萃雄鼎沸蓋天命

聖人必先以驅除云爾蜀有明氏

一日諱玉珍字玉

隨州玉沙村人也家世務農玉珍身長八尺日重

瞳子鄉閭有訟皆往質焉至正辛卯歲汝穎兵起玉

珍乃團結里中人屯于青山衆推爲屯長

一日爲

明年壬辰徐壽輝亦起於蘄黃癸

巳冬十一月壽輝僭大號都漢陽遣使招玉珍玉珍

平夏錄

歸漢陽授元帥益兵俾鎮沔陽與元將合林連戰

湖中飛矢中其右目人呼爲曼眼子沔陽連歲饑乙

未春一日玉珍將斗船五十艘上夔府哨糧時

皆屬漢參政姜珏守之玉珍至巫峽質糧皆滿丙申

冬辰州人楊漢者元義兵元帥也以精兵五千屯平

西寨時行省右丞相完者都鎮重慶招兵丁酉春三

月漢以兵屯江北完者都誘漢來謁席間殺之欲併

其軍麾下懼且怒乃一船下流適遇玉珍於巫峽訴

其事且言重慶一城並有左丞相合林禿右丞相完

者都兩不相下郡無厚兵可攻也玉珍猶豫未決萬

戴壽等曰烏困投林人困投人且公在沔陽爲民

道遠來覓糧亦爲民也若分船爲二以其半載糧還

沔陽以其半因漢兵攻重慶事濟則爲之不濟則歸

無損也玉珍從之道路俄見斗船遠遁驕然完者都

夜遁果州生獲哈林禿父老迎玉珍入城玉珍禁侵

掠城中安堵如故四外降者絡繹不絕乃獻哈林禿

于漢陽是歲秋壽輝以玉珍爲隴蜀省右丞戊戌春

二月完者都來自果州屯嘉定之大佛寺

平夏錄

重慶玉珍使義弟明二禦之明二者黃陂人也智勇

人玉珍寵愛之妻以弟婦稱爲明二

一日復復姓

名曰萬勝明二攻嘉定夜遣軍人陳夜眼緣城劫烏

乎山城破惟大佛未下相持越半載玉珍親率兵繼

之旬日內潰入之趙資者行省參政也與完者都平

章朗革及同守嘉定明二陷嘉定時完者都朗革及

先遁惟資守大佛明二執資妻于江岸以招資資嘻

日痴婦不灰何爲汝不見平章婦乎平章婦者朗革

反妻也城陷時赴水灰語畢以強弩射殺妻復欲射

其子為衆所擁不得射已而大佛陷資亦遁三人者
會于龍州謀興復為遊兵執至重慶王珍欲用之館
之治平寺使人諭意三人曰國破家亡祈一速成爾
王珍猶欲生之時傳趙參政兵將至三人者同斬子
市即大十蜀人亦謂之三忠王珍乃以禮葬之初王
珍攻完者都時道出瀘州暮宿于河下宣使劉澤民
曰此間有劉禛者字維周官為大名路經歷前元進
士也能文章政事避青巾李真亂入居深山盍往見
焉王珍曰可與俱來澤民曰此可就見不可屈致也

平夏錄

八

三

明日遂往見之相與講論王珍喜曰吾得一孔明也
邀至舟與議國事即舟中拜為理問官己亥遣使貢
於漢陽時友諒矯命使會兵建康明年庚子春友諒
弑壽輝自立王珍曰陳友諒倪文俊同在徐朝為臣
子今弑逆子當討之遂令莫仁壽領兵守夔關絕不
與通為壽輝立廟城南衆推王珍為隴蜀王辛廿夏
四月以劉禛為參謀朝夕侍講禛屏人從容說日四
蜀形勝之地東有瞿塘北有劍門沃野千里自遭青
巾之虐民物凋耗明公撫養民幸蘇息人心之歸則

天命可知且陳友諒弑主自立明公必不肯聽命也
若不稱大號以繫人心恐軍士俱四方之人或思其
鄉土而去明公孰與守取乎弗聽明日禛又言王珍
乃各謀於衆以壬寅年春三月戊辰即位于重慶
書三月明王珍破雲南 國號大夏改元天統倣周制
夏五月自稱隴蜀王 設六卿即日以戴壽為冢宰萬勝為司馬張文炳為
司空尚大享莫仁壽為司寇吳友仁鄒興為司徒劉
禛為宗伯置翰林院以牟圖南為承旨史天章為學
士立妻彭氏為皇后子昇為皇太子朝夕受學內設

平夏錄

八

四

國子監教公卿子弟外設提舉司教授生徒府置
史州曰太守縣曰縣令去釋老二教止奉彌勒夏定
賦稅十取其一農家無力役之征殊廷試進士賜童
重璧等八人及第餘出身有差置雅樂立郊社之祭
冬命司馬萬勝領兵攻刺踏坎普顏達史平章走之
天統二年癸卯春命司馬萬勝攻雲南由界首入司
寇鄒興由建昌入指揮芝蔴李由八番人勝兵不滿
萬皆以一當十二月八日抵雲南梁王孛羅一名及
南行省廉訪司官先二日走屯兵金馬山一子皆
走楚威

一書一〇〇 升黃參日長...

鄒季不至遣使四出告諭招安降者日至即遣侍中
楊源表聞獲其象以獻表曰聖德孔昭誕受維新之
命王師所至宜無不服之邦大軍既發于三巴踰月
遂平乎六詔窮抵交賀遠邇同歡恭惟皇帝陛下勇
智如湯文明協舜慨念中華之貴友為之流矧
在位之貪殘致生民之困悴恭行天罰遂平定乎多
方禮順人情即進登于五位忝茲南詔鄰北西
公挾便宜行事之文專任儉人恣其饗饗守宰無恒
心愛民之意肆為虐政害彼黔黎下詔揚庭出師討
平夏錄 五

王多戰傷乃留建水元帥府聶千戶守之遂引還重
慶天統三年甲辰司馬萬勝兵攻興元圍城三日不
克而還命司寇鄒興攻巴州克之留兵鎮守是年更
立中書省樞密院戴壽為左丞相萬勝為右丞相尚
大亨張文炳為都察院鄒興為平章俾鎮成都吳友
仁鎮保寧莫仁壽鎮夔門俱為平章賈英姜玉為參
政鎮播州夷陵荆王商希孟俱為宣慰鎮永寧黔南
天統四年乙巳萬勝取興元時有劉謙者江西人為
仁壽教官文章清古能作成後進王珍入蜀棄官隱
居瀘州子弟多從之游王珍屢徵不就卒弟子葬之
小市廂是年冬我
太祖高皇帝遣使通聘曰北人本處 塞今已居于
是 足下應時而起居地上流區區有長
江之險相為唇齒協心同力併 惟足下 之
王珍遣參政江儼答聘天統五年丙午春王珍卒年
三十六昇襲位纔十歲改元開熙尊母彭氏為皇太
后萬勝與張文炳有隙文炳使王珍義子明昭矯彭
氏旨召勝殺之使劉頎代為丞相勝有開國功亦非

其罪人多不服吳友仁移檄與兵昇命戴壽討之友仁遺書曰不誅昭國必不安昭若朝誅吾當夕至壽乃奏誅昭友仁入朝謝罪是年昇遣使來貢 太祖命侍御史蔡哲報聘因挾一畫史同往潛圖其山川險易已酉大明洪武二年也 朝廷遣使入蜀求大木昇亦遣使來貢使還 上賜璽書答之曰朕歷觀古之有蜀者如公孫述劉備李特王建孟知祥輩皆能乘機進取而善守之道未聞今足下據此必圖所以善守可也朕連年出師所向皆捷諸將用命故能

平夏錄

七

成功遠勞致禮益見厚意因使者還姑以此復是年冬十月 太祖遣湖廣行省平章楊璟招諭昇璟至蜀諭昇禍福使同入覲昇牽於羣議不能決璟還復以書曉之其畧曰足下以幼冲之資襲先人之業不容至計而聽羣下之議以為瞿塘劍閣之險一夫負戈萬人無如之何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下何則昔之據蜀最盛莫如劉備諸葛孔明佐之訓練士卒財用不足取之南蠻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越漢中以此準彼相去萬萬

而欲以陡絕一隅之地延頃刻之 可謂智乎我聖上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數遣使諭意又以足下年幼未歷事變恐惑於狂瞽之說失遠大之利故復遣璟面諭禍福深仁厚德所以待明氏者至矣足下可不深念之乎且向者亂雄如陳友諒張士誠竊據吳楚造舟塞江河積糧過山獄強將勁兵自謂莫敵然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足下視此以為何如禍福利害瞭然可觀逆順之圖在足下審之而已昇不能從

平夏錄

八

洪武二年庚戌夏四月大將軍徐達遣裨將金興旺張龍由鳳翔入連雲棧合兵攻興元興元守將劉思忠知院金慶祥迎降達留興旺龍鎮守七月吳友仁寇興元興旺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攻興旺與戰面中流矢拔矢復戰斬首數百時城中守兵纔三千友仁兵三萬興旺遣使間道走寶雞取援兵友仁乃圍城決濠填塹急攻興旺嬰城拒守發礮插石敵兵多歿時徐達在西安得報即帥師還屯益門鎮先令傅友德率兵三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皆

下遂令軍中人持一炬然于山上友仁見列炬起大
驚乘夜遁去是年又遣使假道攻雲南戴壽不奉命
又遣蔡參政招諭昇不從四年辛亥春正月丁亥
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為征西
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為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為
右副將軍暨榮陽侯楊璟都督僉事荊昇率京衛荆
舟師由瞿塘趨重慶穎川侯傅友德為征前將
軍濟寧侯顧時為左副將軍暨都督僉事何文輝等
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諭和等肅部伍嚴

平夏錄

九

紀律懷降附禁殺掠以王全斌事為戒戊子命宋國
公馮勝往陝西修城池衛國公鄧愈往襄陽練軍馬
運糧餉以給征蜀將士閏三月楊璟兵次夔以大溪
口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莫仁壽守之以鐵索
橫斷開口聞王師臨境又遣戴壽鄒典飛天張益兵
為固守計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
崖壁引纜為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以拒我師璟等
攻之弗克是月傅友德攻蜀階州克之先是友德陞
辭上密語之曰蜀聞吾兵至必悉其精銳東守瞿

塘北阻金牛以拒我若出其不意直搗階文門戶既
驚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爾等不勇耳友德受命
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覘知青州來
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遂引兵趨陳倉
選精兵五千為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
直抵階州蜀守將平章丁世真率眾來拒友德擊敗
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真遁去遂克階州進
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
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丁世真等復集眾拒險

平夏錄

十

都督同知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百枚友德怒奮兵
急攻破之世真僅以數騎遁去遂拔文州五月己未
友德兵至漢江不得渡乃令軍中造船百餘艘己卯
船成將進兵欲以軍事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
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月日投漢江順流
下六月壬午友德拔漢州初夏人聞王師至命鐵壽
吳友仁等悉眾守瞿塘以扼三峽之險及聞階文破
壽乃督鄒典飛天張守瞿城而自與友仁還援漢州
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漢川何大亨悉兵

戰于成都友德選驍騎擊敗之既而壽等兵至友德令諸將曰彼遠來間何大亨敗衆已洶洶可一戰克也乃迎擊壽兵大敗之遂拔漢州壽與大亨走成都臨江侯陳德追擊又敗之獲其卒三千馬三百友仁走古城友德乃以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又大敗其衆擒殺二千餘人友仁道還保寧丙戌上聞湯和等駐兵大漢口欲候水平進師恐其遲遲失事賜璽書促之廖永忠聞命率所部先進和猶遲疑未決及得木牌于江乃自鹽山伐木開道由紙坊溪以趨平夏錄 十一

夔州永忠兵至舊夔州鄒興等出兵拒戰永忠分軍為前後陳前軍既接後軍為兩翼旁擊之興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殺溺死者甚衆辛卯永忠進兵瞿塘關山峻水急而蜀人鐵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遂遣壯士齊併力昇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人持糧帶水筒以濟饑渴衣青莎衣以象草木色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夜分兩道一攻陸寨一攻水寨船頭皆鐵裹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俄

而將士昇舟山上流者揚旗鼓譟齊下蜀人方大駭下流舟師亦進發火砲火筒夾擊大破之鄒興中火箭灰飛橋鐵索皆斷擒其將蔣遠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溺死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兵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承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丙申傳友德進兵成都夏守金州九龍山寨平章俞思中率官屬軍民二千三百餘人詣友德降是日永忠舟師抵重慶次銅鑼峽昇等大懼或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今勢成被平夏錄 十二

竹兵民皆已膽落豈能効力驅之拒守成傷徒多終亦不免不如早降昇遂遣使請永忠軍納款永忠以湯和未至辭不受癸卯湯和至會永忠兵駐朝天門外是日昇面縛銜璧與母彭氏及右丞劉仁等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撫諭戴壽何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諭遣指揮萬德送昇等并降表于京師表畧曰乾

八月四海同歡欽惟 皇帝陛下功

梓老舜迎乾元不息之妙寰宇肅清秉神武

權生民永賴收豪傑於紛爭之日施仁義於墊溺

時景運維新皇謨不顯故無征而不克無令而不

昇辭處偏方情無學識既靡寶融先機之智又乏

錢微達事之宜見出井蛙計伺穴兔揣罪實由於

啓釁用非其人用揆愚蒙月于天討顧開關之何

遂開門以來降逆拜道旁竊効子嬰之繫頸仰瞻

上敢希孟昶之傾心謹將軍馬錢糧及上比人民

獻七月庚申友德兵圍成都戴壽何大亨等出城

平夏錄 十三

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以弩矢

衛之象中矢還走友踪壽兵死者甚眾友德亦

矢會壽等得家書聞昇已降而室家並完皆無

乃藉倉庫遣子納款友德許之即日壽等率其

軍門降友德按兵自東門入得士馬三萬壬戌

分兵徇州縣之未附者重慶知州尹善清拒戰

擊斬之判官王杜華率軍民降夏亡初保寧賊

韓氏女年十七遭明氏兵亂慮為所掠乃偽為

混處民間既而果被 居兵伍中七年人莫

子也後從玉珍兵掠雲南還過其叔父贖歸成都

適尹氏人昔異之稱為韓貞女乙丑明昇等至京師

上命禮官定受降禮禮部按孟昶入宋故事擬全

昇等於午門外進表待罪聽宣制釋罪賜冠服引入

丹墀聽宣諭 上曰明昇與孟昶不同昶專制國政

所為奢縱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其叩頭伏地上表

請罪之禮是日昇及其官屬朝見百官稱賀制授且

為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居第于京師八月庚子

和遣周德興會傳友德攻克保寧執吳友仁械送

平夏錄 十四

師蜀地悉平

平夷錄

鳳陽趙輔

建州三世世為女直東方之患虜也深處萬山亦不
 障天晴晝如晦時陰負國已有年矣永樂間開原登
 虜楊木答戶者悖逆率眾數百騎往投之其黨頗盛
 滋日浸淫悖會我 成祖文皇帝靖難之討爾生民
 之艱不即加兵姑結綏之使俱子野心終懷亂亂
 者守邊將吏弗能制禦以致信任莫過一歲則寇邊
 者九十七次殺虜人口十萬餘 皇上震怒乃與國
 平夷錄 六

罪之師以輔掛靖虜將軍印授以 成命總統戎師
 復以太監黃順少監張瑄監督軍務立都御史李秉
 提督兵戎副參厥事則都督王瑛武忠總督張瑄則
 僉都御史張岐督陣紀功則監察御史孫珂崔讓日
 受邊備往來游擊則都督王鈐都指揮韓斌協同游
 擊則指揮黃欽分兵出奇則遼東副總兵都指揮裴
 顯左右參將孫璟周俊撫鋒或敵則都指揮楊瑛柯
 忠曹廣戴廣楊廣海榮楊玉孫龍文寧崔勝焦貴白
 欽盛鑑等綜理營陣則都指揮曹浩劉通傅海王鑑

護遞饋餉則都指揮郭瑄通得京營與遼東漢番官
 軍五萬餘眾各乘忠赤咸奮敵愾俱以成化丁亥秋
 九月二十有四日兵分五路深入虜地左掖左哨出
 渾河柴河越石門土水河至分水嶺右掖右哨由鴉
 鶴關喜昌口過鳳凰城黑松林摩天嶺至溪豬江中
 軍自順撫經薄刀山粘魚嶺過五嶺渡蘊子河至古
 城期以是月二十有九日大兵齊舉時則有若朝鮮
 國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南怡等率兵萬眾
 以助官軍皆如約抵虜巢無一後期者勢撼山岳聲

平夷錄

六

振天地虜寇望風披靡誓之破竹迎刃而解擒斬俘
 獲虜首指揮苦女等百千數賊屬牛馬無算巢穴蓄
 積蕩然一空收其被虜者歸厥家間有遺寇奔遁深
 山以保殘喘一月之內虜境肅然時積雪盈尺寒風
 裂膚不可久居乃整兵凱還尋有遺寇指揮頭額的
 里率其妻赴軍門哀詞乞降且曰吾所處之地自唐
 以來人跡罕到太宗東征至鳳凰城而止亦未嘗入
 吾境土今 天兵卒然至此使我父母不相顧兄弟
 妻子盡被擒戮家產已盡死亡無日豈非天也耶遂

具 奏納之予惟建州之地東南接鴨綠江朝鮮西
正南則三江月虎城正東則毛憐衛七姓野人黑龍
江奴兒干諸夷東北泊北率皆海西四百餘衛野人
女直西北又泰寧富峪朵顏三衛之虜賊也而建州
實處其中左右前後盡為夷狄相去綿絡倚角應援
五嶺喜昌石門咽喉之地車不得並行騎不得成列
乃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險今 王師一舉直搗其
中長驅席捲所向無敵誠我 皇上億萬天地威福
華夷神謨廟筭之所致也其高萬載太平無疆之休
手夷錄 八
又肇乎此矣予親成功不勝雀躍謹拜手稽首面作
賦曰成化丁亥仲夏既望 上御奉天瑞拱南向金
印白麻授鉞命將 帝曰建州之虜首世受國恩之
曠蕩茲乃悖逆荼毒我邊實罪大而惡極宜天討以
殄殲惟渠魁則罔赦在脅從而悉蠲 拜稽首 天
子萬年 臣聞建州女直東夷猾虜食肉衣皮山居林
處藉弓矢以憑陵恃山林之險阻其志狡黠其力強
固蛇突豕奔倏來忽去日漢日隋且緩且撫偉矣唐
之太宗乃奮京征之舉僅勒馬於鳳凰之山敢肆志

於豺狼之所茲行斷出於 宸衷廟筭敢乞於 當
寧 帝曰俞哉汝其征徂關外便宜付託在卿臣拜
稽首戴懼戰兢爰整其旅于焉啓行征車彭彭以載
道旂旒央央而嚴程發通津而出山海歷義錦而抵
廣寧覽滄海之浩瀚躋闔山之峭嶺遼河一水而三
岔襄城百里如砥平乃營細柳乃閱大兵帶甲十萬
鐵騎如雲弓刀鋒次旌旗蔽空將士賈勇如彪如熊
精忠炯炯兮貫日瞻氣堂堂方如虹揮金戈兮止白
日擊鼙鼓兮轟雷霆威信洽而士心一賞罰公而號
平夷錄 八
令明列八陣布五軍紛鳥蛇而變龍虎配天地而合
風雲左哨出柴河而掩乎東極右哨襲太行而搗乎
老管左掖右掖前軍後軍中營握機總掌權衛邊指
江之巨浪洶湧摩天嶺之群峯嶙峋鴉鶻關險峻於
蜀道鳳凰城高竝於嵩衛黑松林之森森當白晝而
如晦石門山之轟轟峙積雪而如銀樹木蒙密蟻蒙
過而猶礙鳥道懸絕猿猴懼而愁捫壺彼虜賊負固
并吞剗絕壑為濠湟樹巨木為城廓豈則拒奔夜則
衝突羽鏃蜚飛兵刃相薄移日之間轉戰百合雖周

之儼仇漢之匈奴未有能通之也於是戎兵鼓勇敢
 輒奮發怒髮衝冠目皆盡裂乃陳三軍乃召五丁伐
 鄧林碎昆侖刷渤澥填東溟馳龍驤以蹴踏歷虎賁
 而咆哮揮倚天之長劍等滿月之烏號神鎗發而火
 雷迅擊信砲舉而山岳震搖盡虜酋之所有同一夷
 而見逆剖其心而碎其膽粉其骨而塗其膏強壯就
 戮老稚盡俘若土崩而盡滅猶瓦解而水消空其藏
 而滯其宅杜其穴而火其巢又有朝鮮之一國率兵
 萬衆以効勞搜天門與地育剖海底而揚濤甫及前
 平夷錄 八

日之內虜境以之蕭條外有三韓強虜七姓野人四
 百餘種之海酋三衛朶頰之天驕無不心驚而氣喪
 膽落而魂銷王師全勝以大捷征夫凱還而歌鏡猶
 夏啓之伐有扈如帝舜之征有苗也由是遐土之民
 迎拜道邊簞食壺漿舉手謝言昔遭虎狼荼毒萬千
 今我得生如解倒懸我得衣衣 天子之賜我得食
 食 天子之與凡此更生不可枚舉是乃 天威遠
 播 廟筭如神拓其疆而廣其宇誅其罪而弔其民
 陋漢唐之黷武 昭 當代之施行神武大振於窮

荒 聖德光被於四表車書由此而會同華夷以之
 而一統桓桓猛士糾糾虎臣振旅回輿陞謁紫宸
 天顏怡悅海宇咸春報功行賞兮世其祿分茅昨上
 兮崇其勛雨露均沾兮九天降風雲慶際兮萬方寧
 蕭韶九成兮百獸舞干羽兩階兮四夷賓耕田鑿井
 兮利其利出作入息兮堯舜民熙熙皞皞兮俗化美
 巍巍蕩蕩兮而天下莫知所云也

平夷錄

六

平定交南錄

明 丘濬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之初安南國王陳日焜為其臣黎季隆所弑季隆諱姓名為胡一元子蒼為胡奎矯稱陳氏絕嗣奪其甥請權署國事上不逆其詐從其請未幾求襲王爵許之踰年陳氏孫添平始從老搗遁至京想其實季隆聞之懼遣使上表請迎添平還以國永樂四年春遣使者以兵五千人送添平歸達其境季隆伏兵殺之及使者以上聞之震怒諭平定交南錄

群臣曰朕為萬國主泰爾蠻乃敢為不道以戕其主奪其國朕不正其罪如天道何既而占城亦告其侵軼疆界強授以印服又聞其僭號大虞紀年號蒼偽稱尊號季隆稱太上皇毀中國儒教謂孟子為盜儒程朱為剽竊乃議與兵問其罪群臣咸贊成之乃遣大臣告于郊廟分遣近侍徧告天下山川秋七月癸未制諭太子太傅成國公朱能佩征大將軍印充總兵官西平侯沐晟為征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為征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為左叅將雲陽

伯陳旭為右叅將救大將軍率右副將軍右叅將又清遠伯朱友領驃騎將軍朱榮劉劄出鷹揚將軍呂毅方政神機將軍程寬羅文游擊將軍朱廣王恕橫海將軍魯麟劉清等二十五將軍統兩京畿荆湖關浙廣東西之軍從廣西思明府憑祥縣進左副將軍率左叅將領都指揮陳濬盧旺等統巴蜀建昌雲貴之軍從雲南臨安府蒙自縣進以兵部尚書劉鑑參贊戎機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給事中馮貴督餽餉於凡所過名山大川修祀事乙酉出師上

平定交南錄八
親幸龍江碼祭將帥陪位受賑惟謹訖事駐驛江游誓于眾曰朕命汝等奉行及罰罪惟元兇尚體朕心毋究武母殺降母繫累老稚毋毀壞室墓雖一草一木亦勿妄剪除違朕命者雖勞勿勅且底于罰能等頓首受命萬眾鼓舞登舟以行是年九月帥次龍川大將軍遣疾以師授右副將軍上月庚子大將軍薨眾議軍機事重不容以緩請右副將軍代總其兵行大將軍事急驛以聞上命輔就佩征大將軍印代能總兵且降救諭之曰昔祖皇帝命開平王

常選春為大將軍岐陽王李文忠為偏將軍率師北
 征開平王卒于柳河川岐陽王率諸將 蕩殘 終
 建大勳著名青史爾宜取法前人以建萬世之功此
 定興忠烈王受命專征之始先是王與大將軍榜示
 黎賊父子大罪二十以明天討之意數李隆而殺其
 主以奪其國罪一凡陳氏子孫殺之殆盡罪二潘刑
 以逞視國人如讐重斂暴征民不聊生罪三世本黎
 氏背祖更姓罪四既篡主位乃詐稱權署國事以罔
 朝廷罪五表請陳氏孫還以國及朝廷使送之乃敢
 平定交南錄八

三

拒邊罪六殺國王孫罪七侵雲南之寧遠州七寨罪
 八殺上官猛慢 其女徵其銀罪九威逼近邊土官
 致其駭散罪十侵廣西之祿州地界罪十一擅據西
 平州殺土官罪十二占城國王占巴的賴國新遭喪
 與兵攻其舊州格烈等地罪十三又攻板郎黑白
 等州掠其人民罪十四勒取占城象百餘仍加兵不
 已罪十五占城既受天朝章服輒偽造金印帶服逼
 使其受罪十六責占城王惟知尊重中國而欲其以
 所以事中國者事之罪十七朝使送占城陪臣還其

國以兵劫之於昆陵港口罪十八既奉正朔又僭稱
 國號偽紀聖元紹成開大年號罪十九朝貢不遣陪
 臣輒以罪人充使罪二十初交人間天兵南下罔知
 所以既聞榜示咸知其曲在彼及見榜末云待黎賊
 父子就擒之後選求陳氏立之莫不延頸跂足以待
 王師之至王以十月丁未至憑祥縣禡牙入境并望
 祀其國中山川諭于眾曰 皇帝非利安南土地人
 民乃為黎賊害其國主虐其黎庶奉行天討以繼絕
 世甦民困命我等以弔民伐罪丁寧告戒非臨陣不
 平定交南錄八

四

得殺人非稟令不許取物毋掠子女毋焚廬舍毋踐
 禾稼爾等宜奉承 聖天子德意以立奇功不用命
 者必以軍法從事無赦眾皆歡呼用命是日大軍入
 破壘關揭榜諭國中吏民以朝廷伐罪弔民之意
 以招徠之王詢知坡壘以南由隘甯關歷雞翎關至
 芹站山菁溪險林木陰翳且多溪澗慮賊有伏先遣
 鷹揚將軍呂毅哨探及微都督同知韓觀榮于坡壘
 修道路繕橋梁督糧運戊申大軍次丘溫縣已酉哨
 隘甯關賊眾二萬依山結寨殺攻拔之斬首四十

級生擒六十餘人是日驃騎將軍朱榮等亦破雞翎關斬首八十餘級生擒十一人賊聞二關破其屯兵設伏者悉奔散于大軍次雞翎關於正次片站是日先遣鷹揚將軍方政游擊將軍王恩等直抵富良江北岸嘉林縣是時左副將軍西平侯亦自雲南蒙自縣進兵徑野蒲蠻入境都指揮朱濂等奮猛烈關俞讓等拔柵華隘隨處築堡駐兵伐木造船都指揮徐源孔斌等突出宜光江口奔其漁沕等沙左叅將豐城侯頌兵渡其上浙都督程達等中夜舁舟越山

平定交南錄

五

自間道以出逃水江縱火焚賊舟遂奪富良江十一月乙巳西平侯統軍至三帶州與王所遣都督朱榮會於西橫海將軍魯麟驃騎將軍劉劄出拔因吾寨是日有僞三帶州僉判鄧原南策州人莫達等來降因詢降人知賊巢穴在東西二都特宣江沱江富良江以爲險自三江府沱江南岸傘團山起由富良江南岸東下直至寧江又自富良江北岸自海湖江由希江麻罕江直至盤灘因拔山立木爲柵及增築土城于多邦隘樹柵立城連橋接艦七百餘里又于富

良江南岸綠江下木找悉國中舟艦泊其內凡諸港汊可通舟處俱下拒木以備賊衆聚屯守水陸者號七百萬蓋悉驅國中老幼婦女以助聲勢非真也大軍屯富良江北岸王以書諭季隆曰予奉命統兵來問爾罪爾能戰則率衆于嘉林以待不能赴軍門以聽處分王意欲挑其急戰也會朝遣行人朱勸齎勅至諭羣賊以禍福及許其輸金五萬兩象百隻以贖罪行人至其國季隆不出見以詭辭答曰文書比對原發勘合不同此必非上所遣又云兵已入境若

平定交南錄

六

兵回卽貢否則自有準備王知此勅是欲以欺其兵而賊亦無改過悔罪之意乃移軍二帶州屯筒招市口與左副將軍西平侯會議造船置鏡以圖進取時有划船出沒江口王命魯麟夜舁舟從上流下水奪其船斬首百餘級自是划船不敢出沒王與西平侯議于上流渡江乃遣朱榮等于下流八十里嘉林置舟筏爲欲渡之勢以掣其勢賊果分遣水軍于嘉林奪我舟榮等奮擊大破之十二月己亥大軍與左副軍合勢王與西平議曰賊邊江立柵勢逼地狹難

以列軍惟多邦陞城外沙灘上平潤足以容軍然其城峻濠深守具無不備而外設坑坎布竹籬賊所恃者此耳蠻人綿薄不耐苦不足慮也今我攻其苦雲梯仙人洞之類俱備易下攻取乃召將士諭之曰汝等報國成功在此一舉宜奮勇爭先以立奇功先登者不次陞賞將士聞命無不踴躍乃議分地界大軍攻其西南左副軍攻其東南已酉各列軍沙灘之上布置已定別調軍距欽藁之處里許作欲攻勢以出賊不意于是出內府所製夜明火光藥散軍士俾執

平定交南錄八

七

之有先登者燃之及吹角為號是夜四鼓都督黃中率官軍潛昇攻具越重濠抵城下用雲梯先附城都指揮蔡福等數人先躡梯登用刀亂砍賊眾驚呼城上火齊明角應之士皆蟻附而上賊于城內列陣驅象來衝我軍乃出內府所製獅子象蒙馬象見獅形驚畏而顛又為鏡箭所傷倒回奔突賊潰亂自相踐踐及官軍殺死者不可勝計大軍乘勝長驅明日追至傘圓山又明日循富良江南岸而下縱火焚綠江一帶木柵烟焰漲天辛亥直搗其東都克之王與左

副將軍駐軍于城之東南給榜招諭吏民降者日以數萬計王召其父老諭以弔伐之意歡聲動地乙卯議遣左叅將豐城侯李彬右叅將雲陽伯陳旭伐其西都賊首聞多邦破先已焚其倉庫携妻子遁于海島我軍至焚其宮室據其城池餘黨依天建山困枚山等處水陸據守乃分遣清遠伯王友都督黃中都指揮柳琮等隨賊所在而征勦之自是年冬至明年春前後斬首三萬七千餘級時王留交州鎮適聞賊子黎澄聚舟黃江左副將軍左叅將領軍循富良江

平定交南錄八

八

左右水陸並進次于木九江對岸下營辛巳賊船三百餘艘來犯我軍水陸夾擊賊眾大敗斬首萬餘級溺死者無算二月乙巳王聞賊首遁于閩海口出魯江口與左副將軍會兵下膠水縣賊聞大軍至又遠遁大安海口王謂左副將軍曰賊聞大軍來不敢故潛遁他所以觀我動靜我若回軍交州留兵于賊水關兩岸雷戰船守備彼必出閩海口以襲我我俟其出水陸併擊之賊必成擒三月癸酉大軍回交州甲午賊果犯賊水關報至己酉王與左副將軍合兵

水陸金進賊以海船橫截江中而以戰船划船兩岸
齊進既而登岸植木爲柵王乘其柵之未備親督精
銳攻之都督柳升等亦率舟師來奮擊賊遂大敗富
良江水爲之赤積屍數十里右叅將雲陽伯乘勢長
驅直抵閩海口黎賊父子聞敗乘船遠遁于靈源王
諭將宜乘破竹之勢追勦殄滅乃回軍交州留左叅
將鎮守備禦黃江等處四月乙亥王與左副將軍統
軍由清化府倍道兼進調柳升叅麟土官莫邃等分
領戰船由水路窮追戊寅舟師至清化之磊江賊衆
平定交南錄八
九
聚船以拒升等擊敗之斬首萬餘級五月丁卯王至
演州柳升等舟師來會途中降者相繼調知黎賊父
子遁于義安府之溪江王議與左副將軍兵從陸路
柳升等率舟師由水路追賊壬申大軍至義安府上
油縣王從舉厥江東路左副將軍從舉厥江西路進
兵兩軍俱至盤石縣下營甲戌柳升率舟師至奇羅
海口與賊戰大敗之獲賊船三百艘餘船分散賊首
潛竄草野乙亥升所領軍士王柴胡等七人擒賊僞
上皇黎季犛黃中所領軍士李保保等十人獲僞衛

國大王黎澄丙子莫邃下土人武如卿五人獲僞國
主黎替及其僞太子芮于高望山凡黎氏親屬俘獲
無遺安南地悉平所得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六十六
戶三百十二萬五百象馬牛羊舟楫器械無筭遣都
督柳升等獻俘闕下露布以聞先是王等受命時詔
令求陳氏子孫立之至是平定王徧訪國中官吏耆
老人等咸稱黎賊于己卯年殺光泰王願立其子頤
而殺之遂襲其國前後殺其近屬五十餘人及其遠
族又千餘人血屬盡絕無可繼立者請依漢唐故事
平定交南錄八
十
立郡縣如內地以復古王疏以聞上從其請乃于其
地立交趾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司
分其地爲十七府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據其要
害設衛十一守禦千戶所三又于交廣分界處如潼
關衛例設丘溫衛及坡壘監留二守禦所軍隸廣西
民屬交趾以相制馭是歲大詔天下以平安南復古
郡縣之故并勅有司爲陳王贈謚凡其宗親爲賊所
害者各贈以官又爲之建祠立碑葺墳墓禁樵採各
給戶三十凡黎賊苛政暴斂悉皆除之擢用賢能優

禮者老賤恤窮獨革去 俗以復華風使秦漢以來
之士宇暫于 者四百四十六年一旦復入中國
版圖詔布天下文武群臣親王藩服咸上表稱賀六
年春班師入朝秋七月策功行賞進封王英國公西
平侯黔國公清遠伯王友進侯爵都督柳升陞安遠
伯餘擢官增祿有差賜王誥券玉帶金帛命子孫世
襲加祿米三千石既大宴上親製平安南歌以褒嘉
之是年冬安南餘孽簡定作亂定自稱陳姓木前陳
官先已降附既而遁于義安府與其黨鄧悉鄧

平定交南錄入

十一

阮師陳希葛等謀反偽稱日南王既而僭號大越稱
興慶年號朝命黔國公 將軍從雲南往征之
久不能遏絕廷議謂非王不可七年正月乃命王佩
征 副將軍印往共勦之王以四月至南寧會兵五
月入境王躬督戰艦破孔目柵再破鹹子關斬俘無
數賊退保黃江乘勝擊之于太平海口賊胤義安茶
偈江冬十二月師至清化越四日生擒簡定于吉利
柵之山并其黨陳希葛等檻送京師明年二月王還
朝上嘉勞之未幾簡定餘黨陳季擴復嘯聚借稱重

光年號季擴乃簡定從子簡定為阮師等所廢而立
季擴定敗潛遠窟聞王班師復與陳景異等同及九
年春正月復授王前印往督師征之夏五月師次東
臨六月進兵賊聞王至以石填神頭海口三十丈許
設拒木以抗王督將士悉起其石以通舟楫賊懼立
堡常月江王戒眾曰此堡不足攻其山南險阻彼必
設伏以撓我乃使驍將率土兵抄山果得其伏者斬
之遂奪其堡賊遂遠遁王隨所至而追之賊或聚或
散竟莫得其要領時闕以東群盜蜂起所完者交州

平定交南錄入

十二

一城耳蓋新設州縣軍衛太多交人久外聲教樂寬
縱不堪官吏將卒之擾往往思其舊俗一聞賊起相
扇以動賊 所至輒為之供億隱蔽以故賊潰復聚
朝廷屢下詔招撫之授季擴以布政使彼欲受命
制于其黨服而復叛偽稱王孫以復陳氏為辭大軍
至則深入山海避之軍退復出用是官軍不能成功
王既蒞軍始大 賞罰而諸將疲于奔走往往因循
玩寇都督黃中不用命王以軍法從事由是人人知
懼不敢辭難避險是時賊恃荷花游險謂我師不能

渡于日麗海口立堡以守王率舟師自奇羅海口洋
過荷花海口直抵日麗賊焚堡而遁至茶偈江連進
兵破之賊驚曰天兵飛來也遂大潰奪其化口城謀
知賊悉眾守愛子江復追至其境賊伏巨象數十以
爲前敵列人馬于後盡力以抗我師王戒將校曰擒
賊在此一舉機不可失乃鞭馬先進象伏突起王一
箭落其象奴再箭中其象鼻象叫號退走自蹂其眾
乘勢擊之斬艾僵仆填滿山澗賊散遁暹蠻等處王
部分將領隨處捺捕至暹蠻蒲幹等柵山徑崎嶇林
平定交南錄八

十三

麓陰駢馬不能前王乃下馬徒步履險兼程趨之士
卒不能從惟將校百餘人僅屬與賊遇殺數千人賊
首陳季擴暨其妻子皆就擒時十一年冬也明年班
師還京自王出師至是首尾踰三年始獲首 說者
謂王此役較之前平定之功爲難云十三年四月
朝命佩征 將軍印充總兵官往鎮交趾又有平陳
月之功十五年上以王久勞于外詔還京師王以
正統己巳沒于王事至是三十有七年矣嗣子太子
太傅襲封英國公懋出其家嗣者福住所錄王平安

南時前後所上奏啓見示屬予次第之予因參考交
趾郡志所載露布榜文及胡文穆公奏 勅作平安
南碑楊文貞公撰東平武烈王及定遠忠敬王神道
碑附以所聞以爲此錄云

平定交南錄八

十四

撫安東夷記

明 馬文升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 天眷命奄有萬方以西
北密爾胡戎乃設陝西行都司於甘州山西行都司
于大同萬全都司於宜府又於喜峯口外古惠州地
設大寧都司遼東遼陽設遼東都司陝西寧夏即趙
元昊所居地設寧夏左等五衛而遼之廣寧尤北虜
要衝復設廣寧等五衛與各都司并寧夏咸號重鎮
焉時則 封肅王於甘州慶王於寧夏代王於大同
撫安東夷記八

谷王於宣府寧王於大寧遼王於廣寧以藩屏王室
捍禦胡虜凡有不廷即 命諸王討之所以三十餘
年胡虜不敢南牧迨我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始
徙大寧都司於保定府而其所屬營州等一十餘衛
所亦省入順天永平二府地方特谷府未之圖即改
湖廣之長沙遷寧府於江西之南昌遷遼府於湖廣
之荊州乃以大寧之地自古北口至山海關立朶顏
衛自廣寧前屯衛至廣寧迤東白雲山立太寧衛自
白雲山迤東至開原立福餘衛處虜之附近者既又

以開原東北至松花江海西一帶今之野人女真分
為二百七十餘衛所皆錫印置官官雖多寡不一皆
選其酋長及族目授以指揮千百戶間亦以野人之
向正者為都指揮都督統之為我藩屏而松花江東
北一月之程所謂黑龍江之地則又立奴兒干都司
時遣使往招諸夷有願降中國者於開原設安樂州
遼陽設自在州居之皆量授以官任其耕獵歲給俸
如其官當時各衛夷人每入貢資賜殊厚以故凡遊
北征討皆聽調遣無敢違越永樂末招降之舉漸弛

撫安東夷記八

二

而建州女直先處開原者叛入毛憐自稱攻殺宣德
間朝廷復遣使招降之遼東守臣遂請以建州老營
地俾居之老營者乃 朝廷歲取人參松 地也名
為東建州初止一衛後復增置左右二衛而夷人不
過數千然亦歲遣使各百人入貢以為常其地則遼
東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道路如一之宇南瀕大海三
面背夷虜至為難守其性則建州女直詭詐過於海
西海西過於朶顏等三衛蓋海西建州馬步能戰而
朶顏三衛止長於騎射故也自北虜也先猖獗三種

之胡遂皆歸之正統十四年也先犯京師脫脫卜花
王犯遼東阿樂出犯陝西各邊俱失利而遼東被殺
虜尤甚以故朵顏三衛并海西建州夷人處處蜂起
遼東爲之弗靖者數年至景泰後始克寧謐而海西
野人女直之有名者卒於也先之亂 朝廷所賜
璽書盡爲也先所取其子孫以無授官璽書可徵不
復承襲雖歲遣使入貢第名曰令人以是在道不得
乘傳置錫宴不得頂上席賞資視昔又薄皆忿怨思
亂遼東人咸知之而時未有以處之也積至成化二

撫安東夷記八

三

年建州都督董山等梟雄桀黠乘是以動海西之夷
擁衆入寇守臣以聞 朝廷命太監黃順總兵官武
靖伯趙輔左都御史李秉往討之輔等既降董山則
遽赴京師而山仍桀驁比行至廣寧輔等以爲山若
復歸貽患必大奏 朝廷遂誅山而安置其黨于兩
廣福建且復進攻之時雖克捷而所失亦不少矣然
邊境亦賴以寧至成化中元之遺孽滿都魯借稱可
汗虜酋亂加斯蘭爲太師節犯宣府聲勢甚大警報
殊急子乃以兵部右侍郎奉 命整飭遼東邊備以

防胡時成化十二年八月也九月即抵遼東邊歷險
要繕城堡利甲兵練軍士選精莊凡所以爲防虜計
者罔不殫心力虜人規知我有備遂不復發適山東
左布政陳公鉞以右副都御史來巡撫遼東後子而
至此備禦都指揮等官敏逮于理既當法則止罰馬
罰草而復佯在戎政由是馬之價皆削利軍士不復
勦忌子既防胡歸京師則以十五亭上陳而禁巡撫
官罰馬於軍職者亦與焉陳遂以爲際先是海西兀
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番書言開原驗放夷人管

撫安東夷記八

四

指揮者受其珍珠豹皮兵部移文遼東守臣勸之管
指揮者懼乃因本衛都督產察係散赤哈姪入貢歸
賄求產察言管實無所受散赤哈聞之深怨產察聲
言聚衆犯邊邊將以情報守臣守臣乃譯番書招散
赤哈來廣寧面折散赤哈遂率所部十數餘人欲由
撫順關進赴廣寧時叅將周俊等守開原恐散赤哈
至則真情畢露乃遣使馳報廣寧守臣諛云海西人
素不由撫順關進恐熟知此道啟他日患守臣不虞
其詐也即召其使速阻時之散赤哈已入臣聞之大

志折箭誓恨復歸至撫順所備禦都指揮羅維知事不協具酒食慰遣出關時建州三衛女直亦欲眾莽董山之恐而全籍海西之勢緣此遂畱散赤哈于建共來犯邊勢漸昌熾向使不阻散赤哈以啟之邊患為之息矣守臣以聞乃招上兵大征建州而出榜示眾徒張虛聲實皆願懸私家不趨遼陽三衛遂得糾合海西人致千餘十四年正月乘虛入境大掠鳳集諸堡報至廣寧陳懼始赴遼陽而寇出已久矣獨近邊土著虜人也僧格等十八人家皆有使入貢未還

撫安東夷記八

三

恐誤羅兵禍及拘畱其使乃走撫順所報云犯邊者皆海西人陳與分守遼陽副總兵韓斌意在撲勦夷人以掩罪遂皆拘繫瀋陽衛乃乘夜率諸軍襲各寨屠之訖無所掠入畜而精壯者間亦脫去暨回遂捶死也僧格於獄乃以搗巢之捷聞時太監汪直者勢焰方熾惑於通事王英謂往撫可邀大功上命司禮監出 駕帖太監懷公恩以直年少喜功於本年三月初四日同太監單昌等七人至內閣傳宣兵部尚書余公子俊侍郎張公鵬暨予北至僉言彼既

有使入貢却又屠其家今若之何可以彌彘或言宜以大官酌之于日官不足以釋其忿且宋以李權迂為京官遂致西夏之患懷公曰然則遣大臣同大通事往撫之眾皆曰諾尋宣至內府懷公傳 旨建州夷人被大軍征勦恐懷疑懼着兵部侍郎馬文升通事詹昇前去撫安已而王英即謁予於私居喻汪意欲請與俱予遂謝絕之即行汪深以為恨眾皆為予棋予以事關 朝廷亦無所恤乃疾馳追及入貢夷使重陽等於中途四月初五日抵撫順所先縱重陽

撫安東夷記八

六

左右一二人歸諭其眾使知 朝廷意旨遂有十數人來見即諭以前意遣歸尋召各衛酋長聽宣旨書出是繫繫皆至而被屠之家數百人悉訴其方遣使入貢無犯邊狀而冒當殺戮又果無劫掠人畜可證今雖仰荷朝廷招來實難於度日子遂承 詔各以牛布給慰之且令其酋長赴京適微聞海西雖未聽撫猶思寇掠始歸乃於東寧衛訪嘗為建州經歷識字熟女直趙安以招降為名陰探於渠魁卜刺答所果有海西兵馬與否不數日趙安歸云有且賊數千

而馬悉應壯時分守開原太監章朔亦遣人來言海
西賊俱動若來遲恐勢不可撫予遂以建州事聞於
朝且言夷人雖暫聽撫觀其言貌詞氣尚懷反側難
保遠安仍移文總兵官歐信副總兵韓斌參將崔勝
各率所部及調開原參將周俊帶領開原鐵嶺精兵
三千各分伏鳳集堡一帶賊以爲無備矣比予至開
原甫三日果數路入寇詣軍以逸待勞遂斬首二百
餘級生獲數十人及賊馬器仗無美而所斬者率多
海西人馬參將崔勝周俊馳報陳陳爲功予因并前

撫安東夷記八

七

所論反側情狀及申虜人背逆天道詭聽招安旋復
入寇以自取滅亡之禍請移遼東兵剿之或既奪其
心而姑與更新招撫遣通事指揮李環聞請 上事
下兵部以爲虜人既撫安至成只仍招撫以安地方
朝廷從之海西人聞之且感且懼都督三察等盡歸
降乃一體諭之遣其酋入京而遼東守臣奏報十數
日方至以故賞皆不行陳以是隙益甚夷既降予慮
其猶踵合人之怨則檢其先授官子孫之失襲者皆
令來見謹審實請兵部於內閣驗授官印書依底籍

明白再遣遼東守臣勘實令襲官者復十數人夷愈
感激汪以夷既招安曷又入寇復主王英言請帶頭
目百餘人給今牌令旗往夷間其聲勢久無一人復
出者汪至開原更有予原所招出兀者前等衛野人
女直堵里吉等三百餘人而予時在撫順汪不與之
接皆怒欲歸寨參將周俊恐敗事乃謂汪曰不可不
請馬 欽差來議汪乃遣人至撫順所邀予予亦馳
至開原與汪會汪曰若之何予曰太監既至此夷即
太監招出者也何問彼此汪始知事不易遂聽予言

撫安東夷記八

八

俱犒之既又以膽黃璽書付各寨招安同以事聞已
而汪意猶欲再招出示見示已功予曰太監此來既
有令牌令旗彼俱決無敢出者太監第回京可保無
虞也汪亦欣然與予俱歸遼陽復會聞於上予至京
師 上賜羊酒寶鈔汪亦釋然矣既而兵部以失機
召信斌入京久未訊汪皆許以復舊任適汪有事河
南兵部以信等遠訊於都察院汪回怒甚又有李謙
者上疏救斌汪遂請同定西侯蔣瓌刑部尚書沐聰
往勘比回信等獄皆解有譖予者汪遂密奏予下錦

衣獄謫戍四川成化癸卯乃蒙 恩改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巡撫遼東顧軍士雖喜而將臣甚疑懼予率
公以處之迄今邊境晏然而東人之心亦安矣嗟乎
國計私忿不兩立也予以區區為國之心雖一時難
危何愜然而事久天定不惟少裨於邊防國事抑且
不愧不忤神明有不扶持者哉然則為人臣者亦可
監矣

撫安東夷記八

九

哈密國王記

明 馬文升

幅員之內以中嶽為地之中惟西域最遠而夷人種
類亦繁自大禹時始通貢中國今之甘涼即漢匈奴
右賢王之地也武帝傾海內之財始取之設酒泉張
掖燉煌三郡西至玉門關外去中國數千里至光武
時乃閉關以謝西域唐太宗好大喜功斥地極遠而
西域諸番人貢中國者始盛唐之中葉雖六盤山外
亦為土番所據終唐之世不復入貢延及有宋趙元
哈密國王記入

吳據有寧夏僭號稱帝遂并西域大為宋室患元大
祖起自朔漠收併諸夷入主中國者九十餘年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掃除胡元統一寰宇凡四夷
來貢者不拒木來者不強其於西域也亦然真得古
帝王馭戎狄之道矣迨我 太宗文皇帝繼承大統
開拓疆宇始招來四夷而西域人貢者尤盛乃即哈
密地封元之遺孽脫脫為忠順王賜金印令為西域
之襟喉以通諸番之消息凡有人貢夷使方物悉令
此國譯文具聞脫脫故其子字羅帖木兒襲封字羅

帖木兒故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上畚番鎮檀
 阿力王虜王母金印以忤本國番夷離散皆逃居苦
 峪肅州亦有陰隨上畚番者甘肅守臣奏報兵部集
 議以聞 上命高陽伯李文右通政劉文往撫之比
 至止調集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前自此
 番兵漸輕中國之兵矣竟無功而還 朝廷屢命守
 臣經畧而王母金印竟不可返至成化十四年鎮檀
 阿力故其子阿黑麻主事十八年甘肅守臣乘間奏
 以王母外甥畏兀兒種類都督罕慎襲 封為王成
 哈密國三記八

遂以金印城池來歸守臣具 聞事下兵部本年八
 月予以為哈密國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番夷同
 居一城種類不貴彼此頡頏北山一帶又有小列秀
 野七克力致種強虜時至哈密需索稍不果願輒肆
 侵陵至為難守必須得元之遺孽襲封以理國事處
 可懾服諸番與復哈密不然雖十年未得安耳先是
 曲先安定王遣使入貢即忠順王裔派也予因命通
 事詢貢使安定王族中子姪有可以主哈密國事者
 貢使舉王姪陝巴可任狀予遂奏令甘肅守臣取陝
 哈密國三記八

哈密國三記八

二

哈密國三記八

三

京師內閣禮部尚書大學士丘公濬謂子曰哈密事重須煩公一行子曰邊方有事臣子豈可辭勞但西域買胡惟圖窺利不善騎射自古豈有西域為中國大患者徐當靜之丘曰有識言不可不慮子因集議請自往眾曰哈密一方事耳今北虜在邊四方多故公往甘涼四方邊事付之何人乃議以兵部右侍郎張公海都督僉事張謙領 勅率寫亦滿達兒等往經畧之既抵甘州議令寫亦滿達兒等數人并道在邊通事先以 勅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金印而

哈密國王記八

十四

諸夷使緣此皆欲同回張縵等不可惟遣哈密夷人以 勅往迨久未回張縵等遂以 上命修嘉峪關清各衛久居哈密回回名數以聞復捕哈密久通阿黑麻點詐回回二十餘人發戍廣西諸夷頗知畏懼予以為此虜既遣使入貢復虜陝巴金印迨 勅使往又久不報其輕中國之心著矣遂請以寫亦滿達兒等四十餘人皆安置兩廣福建并開嘉峪關示西域入貢諸番夷俱毋令入使阿黑麻結怨於眾夷以孤其勢張縵等於弘治七年三月未前聞印歸 上

怒其不進圖本又無成功皆下獄張降外任繼任俸關佳然阿黑麻愈肆驕橫大抵皆哈密回回教之也蓋以成化間彼番貢獅子甘州守臣奏至 憲宗皇帝預命內臣接至河南入京賞賚甚厚今 上即初復貢獅子泛海由廣東來奏至 上不賞遺物諫官交章請却之而回其餘貢至者亦不及昔年厚賞利乃教誘阿黑麻詐稱領夷兵一萬用雲梯攻肅州城并蹂甘州報至朝野頗驚予以為彼張虛聲以挾我耳且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俱無水草

哈密國王記八

五

哈密至苦峪又數程亦無水草入貢者往返皆馱水而行使我整兵以俟謹烽火明斥候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彼匹馬不返矣夷使入貢至京者亦以此意曉之伐彼邪謀自此再不敢復言來攻肅州矣無何阿黑麻復令頭目牙蘭率番夷一百餘人據哈密予以為此虜只專示以恩而不加以威彼終不知畏必須用陳湯故事因訪肅州撫夷指揮楊翥雅諳夷情熟知哈密道路而為各種番夷所信服乃請 命守臣遣翥奏事京師詢以襲殺牙

蘭之策者卽陳罕東至哈密捷徑道路甚悉予曰若用漢兵三千爲後援別選罕東番兵三千爲前鋒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何如翁曰如此取之必矣子乃於弘治八年請 勅甘州守臣揀選精銳漢兵如前數令分守肅州副總兵彭清統領由南山取捷徑馳至罕東急調番兵齊足乘夜兼道襲斬牙蘭而守臣貪功乃親率漢兵至肅州又久駐嘉峪關外候罕東兵不至卽命彭清由無水草常道往牙蘭預知之皆遁去泊兵至哈密獲城追勦之僅斬首六十餘而哈密國王記人

六

威大振於西域巡按御史以功冊問予以兵遠至哈密雖未得牙蘭而擒斬亦多且軍士重勞悉加犒賞至於鎮守太監陸閻總兵官右都督劉寧巡撫左僉都御史許公進有功陞賞請 上裁之乃加陸閻俸米二十石劉寧陞左都督加俸米一百石許進陞右副都御史彭清陞實授都督僉事實足醉功人心允極阿黑麻以畏威悔過計無所出遂遣使入貢并以陝巴金印來歸且求寫亦滿速兒等時弘治九年也子以其挾詐乃請取陝巴金印至甘州候命然後取

寫亦滿速兒四十餘人於兩廣付甘州給前錫齋及阿黑麻 勅諭并賞賜表裏等皆附入今降 勅內俱交與後貢番使同寫亦滿速兒等歸之其先未給賜陝巴蟒衣綵段冠服適值總制三邊經畧哈密太子太傅兵部尚書王公越來請卽 勅就彼賜陝巴遣使自甘州護入哈密時有內侍欲以指揮倪端百戶王希恭充軍閫住指揮使馬俊嘗至哈密又三人皆迎合彼意希陞官職每誑誘遣彼以護送陝巴爲名可至土魯番取寶以彰功彼好異物不度其詐因哈密國王記人

七

今俊等進本求復職予以俊曩守靈州貪饕特甚既充軍閫住官無名可復俄有 旨復指揮同知及子請以應賜陝巴冠服綵等物令總制王公所遣千戶張仁齋往彼堅意欲遣俊等遂耽延日久予方得請以陝巴冠服仍委張仁往至則王公適以其日卒於位至弘治十一年二月守臣始以冠服并 勅諭就甘州給陝巴其三種大頭目都督寫亦虎仙係回回奄克孛羅係畏兀兒并迭力迷失係哈刺灰種類皆翼佐陝巴者子又慮哈刺灰以射獵爲生各番頗懼

多不樂居哈密城遂請留其家室之半居肅州許其往來以繫其心并將張縵等查出前居甘州及後哈密離散夷人大小共二千餘名口咸給牛具種子布疋衣糧遣撫夷千戶數人於弘治十一年二月護入哈密弘治十三年甘州巡撫都御史周季麟以往來有功者上聞于論功上請鎮守太監陸閻總兵官彭清都御史周季麟皆賜綵段白金餘亦陞賞有差自是阿黑麻威畏朝廷恩威并黑樓國等處咸遣夷使入貢諸番無警邊方底寧而九重亦紓西

哈密國王記入

八

顧之憂矣蓋懼服黠獮之醜虜興復久滅之番國仗 聖天子明聖且經畧者十有餘年而功始就中國任事者亦豈一人哉是何成事之不易邪昔狄仁傑所論推亡固存之義國家繼絕之美識者是之茲舉亦有所本也因記興復歲月及我 朝設置之由俾後之人知其始末得有所考云

滇南勸哭記

明 王紳

先公以洪武五年正月奉使雲南招諭元梁王六只抵其境六年遇害至二十五年不肯孤紳竊祿西還屢請于 鈞王殿下二十八年冬得 旨十二月遣 取行次年二月二十三日到滇次日參見 獻 退謁藩閫文武大臣及土人士受並以情事為告 者聞之競為咨訪二十五日有契人畫工何仁可七十餘來言親炙先公於祐聖宮甚久至繪素之

滇南勸哭記入

一

亦多經指授且云初來時梁王甚加禮敬府僚若司徒達里麻叅政喻金門高撫慰輩尤所尊見梁王必以天命所歸人心所屬之理為之開諭諭其臣僚尤加委曲梁之君臣亦知元社已屋此降意時元之孽主遁逃朔漠者遣侍郎脫脫自西來通耗索援且劫以危言必欲殺我使以固梁王梁王不忍遽絕於我朝迺匿先公於民間脫脫聞諂曰國家顛覆而不能救反欲遠附它人邪 起梁王不得已遂出先公以見之脫脫欲迎

公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
燼尚欲假息以與日月爭光邪我將命遠來豈爲
屈今惟有死而已或解曰兩國交爭不罪來使不
則遣之彼何罪焉况王公才器天下無雙宜有以
之賊脫脫曰今日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不能
先公復顧梁王謂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亦不
遂遇害時爲臘月二十四日未申時蓋樊人以此
爲節日故久不忘也諱曰城中父老士女莫不垂
達理麻旣陳奠祭左右具衣冠殮之以禮卽日

滇南勸哭記八

地藏寺北漏澤圍化之以火諱所則今之觀音寺
市街言訖引至漏澤圍擗踊設奠是夕宿地藏
曰此連日至彼展哀至二十七日紳別訪南關董
剛保以合其說蓋以先公嘗主其家故也金剛保
引至觀音寺前指以諱所號勸問市人競來至
有蘇奴者前言棺木實其家所備蓋其兄慶時
卿故達理麻一以後事委之其言遺事畧與仁
但奴則云火化小南門城濠邊復引至歷指
永未止有僧從來自云年百歲口述遺事

問化後遺殖何在僧言彼時上下恟懼誰復道及
此者三人之言遺殖並同自是士民僧道多來稱述
先公容貌言行嗜好製作動靜僕從皆可稽但無能
知夫葬所者因姑設次爲位於地藏寺之東夾室越
明日漏四下陳設於寺門外告祭於雲南府城隍里
社寺伽藍等神備述情事之由禮畢奉新製木主就
觀音寺前諱所盡哀題禮畢迎回地藏寺值次昧爽
行正祭禮先是布政張公統叅議范公祖嘗訪先公
節行於臨安儒士賈寬寬達理麻門客也故獲侍先

滇南勸哭記八

三

公最密因言曾有詩見寄可考暨紳至張公卽命迎
寬三月十日寬至所言與前頗同乃云化後達理麻
已使葬于地藏寺之旁後十許日寬往哭之止見平
土而不結丘壠自國兵來陵谷變遷已不可認迄今
犁鋤薦臻屋廬相望想像亦不能得其彷彿也寬又
云先公前館于報國寺後因賊脫脫至遂移館于春
登楊氏家平日杜門不接人事惟讀書著述有文集
二大冊達理麻錄本藏于家後并原藁不知何在寬
年高質重所言似非虛妄者又沅士錫有年近見宜

梁民李鉉鉉自言其父起宗為元樞密院都事好士
而知書曾延先公於家甚久後事皆其經理今幕所
惟鉉知之有年前任沅庠時常接見先公故聞之甚
留意越半月紳至滇有年即來告且為書招鉉十一
日鉉至口述遺事亦悉又舉先公題其竹軒三絕句
遂導至元兒采東門外之百步指群塚千百而言曰
大畧記在此處而群塚盡遭發掘無遺者紳見其年
少不敢盡信又見頗能記憶亦不敢不信遂於其處
仰天大慟次日于群塚旁擇曠地仍設次為位迎神

滇南慟哭記八

四

至陳祭祭畢復奉歸寺之元次越十日奉神主而廻
嗚呼哀哉紳之初志銳欲訪求遺骸歸葬先壟以襄
大事不幸歲久事殊以至此極雖粉身碎骨亦不足
以贖其辜它日有何面目見先公于九泉下哉擗踊
之餘因忍死備記于簡以誌不忘終天之恨且使孫
世子孫有以知其荼毒嗚呼痛哉

渤泥入貢記

金華朱濂

濂承 旨禁林日福建行省都事沈秩來謁曰洪武
三年秋八月秩與監察御史張敬之等奉 詔往諭
渤泥國冬十月由泉南入海四年春三月乙酉朔達
閩婆又踰月始至其國國王馬合謀沙僻處海中倨
傲無人臣禮秩令譯人通言曰 皇帝撫有四海日
月所照霜露所隊無不奉表稱臣渤泥以彈丸之地
乃欲抗 天威邪王大悟舉手加額曰 皇帝為天

渤泥入貢記八

一

下主即吾之君父安敢云抗秩即折之曰王既知君
父之尊為臣子者奈何不敬亟撤王座而更設鄰几
寘 詔書其上命王帥官屬列拜於庭秩奉 詔立
宣之王俯伏以聽成禮而退明日王辭曰近者蘇祿
起兵來侵子女玉帛盡為所掠必俟三年後國事稍
紓造舟入貢爾秩曰 皇帝登大寶已有年矣四
之國東則日本高麗南則交趾占城閩婆西則吐蕃
北則蒙古諸部落使者接踵於道王即行已晚何謂
三年王曰地瘠民貧愧無奇珍以獻故將遲遲爾非

有他也秋曰 皇帝富有四海豈有所求於王但欲
王之稱藩一示無外爾王曰容與相臣圖之又明日
其相王宗恕來曰使者之言良是請以五月五日戊
行閻婆有人問王曰蘇祿來攻王帥師却之今聞歸
誠中國無我閻婆矣王惑之秋復覓見王王辭以疾
秋大言謂宗恕曰爾謂閻婆非中國臣邪閻婆尚稱
臣於爾國乎何有使者朝還天兵且夕至雖欲噤臍
悔可及乎宗恕悚然曰敬聞命矣乃入白王王大會
其屬共議遣亦思麻逸等四人入朝臨發王以金佩
渤泥人貢記人

二

刀吉貝布為贈秋毅然辭之王顧近侍曰中國使者
廉潔乃如是邪閻婆來人誅索每無厭況強之而不
受邪爾曹宜效之秋以涉海萬里不可以無紀乃與
敬之各賦一詩王大悅書於板中懸之既與王別舟
行至海口王又惑左右言令人與亦思麻逸曰使者
不受刀布爾等必不還矣秋恐王不喻復走王所反
覆管曉之王曰使者之言如此予中心釋然矣王舉
酒為別酌地祝曰願使者蚤還中國願亦思麻逸蚤
歸敝邦秋八月十五日還京師十六日以亦思麻逸

見錫宴珍會同館已而進

諸香其表凡金刻番書彷彿如回鶻書其文鄙陋

不足觀 皇太子晟用銀牋文與表相類其地炎熱

多風雨無城郭樹木柵為園王之所居若樓覆以貝

葉王縮髻裸跣腰纏花布無輿馬出入徒行城中

不滿三千家多業漁剪髮齊額婦人衣短衫備蔽

背腰繫花布散髮 足其物產只吉貝黃臘降真

珊瑚玳瑁檳榔 蓼海為鹽瀝椰漿為酒無稻麥捕生

物泥入貢記人

三

蟹蟹食之兼食沙糊沙糊者取樹實為漿澄汰之

粉食之能不饑食無繩而以竹編貝多葉為之食

則棄之番書無筆札以刀刻貝多葉行之事佛甚

嚴以五月十三日為節國人亦於是日作佛事若有

無齋則割羊豕鷄鴨湯鼓擊鼓以為樂此其大凡也

先生職在太史碑為詳紀 聖化所被之盛

聞渤泥在西南大海中 一十四州去閻婆四

五日程去古城與摩逸各三十日程去三佛齊四

日程歷代未嘗朝貢故史籍不載至宋太平興

二年其王向打始因商人蒲盧歌遣使弩使副蒲
官哥心等齎表來貢元豐五年二月其王錫璠
不喏復遣使如前日後輒不聞元有國百餘年亦不
死至方今聖人在上威德之所被無遠不屆 聖書
一頒輒稽首臣願稽之往古允謂過之至若秩等奉
聖德音辭令所加足以警服其心亦可謂不辱
石命者矣其事宜書以俟他時脩國史者采焉秩字
不庸湖之烏程人敬之字某棊州人二人協心謀慮
無役不偕故卒能成功云

河泥入貢記八

四

水文云渤泥國王臣馬合 沙為這幾年天下不寧
船的上頭俺在番邦裏住 沒主的一般今有
皇帝今有使臣來開讀了 帝的詔書知道 皇
帝登了寶位與天下做主俺心 好生歡喜本國地
方是閻婆管下的小去處怎消 皇帝記心這幾
口全被蘇祿家沒道理使國將友人來把房子燒了
百姓每都喫害了託着 皇帝詔書來的福 喜得
一家兒人没事如今國別無好的東西有些不中的
物使將頭目每替我身子跟隨着 皇帝跟的來

的使臣去見 皇帝願 皇帝萬萬歲 皇太子千
千歲可憐見休怪洪武四年五月渤泥國王臣馬合
謨沙表

琉球使畧

明 陳侃

頒賜

國王

紗帽一頂 展角全

金箱犀束帶一條

常服羅一條

大紅織金育背麒麟圓領一件

青裕護一條

琉球使畧

綠貼裏一件

皮弁冠服一副

柴旒阜綴紗皮冠一頂 旒珠金事件全

玉圭一枝 袋全

五章絹地紗皮弁服一套

大紅素皮弁服一件

纁色素前後裳一件

纁色素蔽膝一件 玉鈞全

纁色粧花錦綬一件 金鈞玉玳瑁

紅白素大帶一件

大紅素紵絲鳥一雙 機全

丹禁紅平羅銷金夾包袱四條

素白中單一件

紵絲二疋

黑綠花一疋

深青素一疋

羅二疋

黑綠一疋

琉球使畧

青素一疋

白氈絲布一疋

如

紵絲二疋

黑綠花一疋

深青素一疋

羅二疋

黑綠一疋

青素一疋

白氎絲布十疋

祭品

牛一隻

猪一口

羊一腔

饅頭五分

粉湯五分

蜂糖糕一盤

象眼糕一盤

高頂茶一盤

響糖五箇

酥餅酥醃各四箇

纏碗五箇

降真香一炷

燭一對 重二斤

焚燭紙一百張

琉球使畧

八

三

酒二瓶

日本奇語

定州薛俊

寄卽譯也西北曰譯東南曰寄

天文類

天 天節

日 虛路

月 禿計

星 什泥

風 有朱

雲 朽岡

雨 挨迷

霰 吉利

雪 計伏六

霜 名未

落雨 挨迷

阿魯

時令類

早 來運拔拔

夜 搖落

午 非路

晚 搖散田五

日本奇語

八

一

明 挨介水

暗 骨辣水

冷 三亭水

煖 炭殺水

今日 詐以呼雜聲

明日 挨迷

後日 亞散

亞散

昨日 傑奴

前日 阿多堆

日暮 非故

今日來 个阿

明日來 挨殺

後日來 挨殺

阿耶

地理類

地 大樣

山 羊賣

水 明東

海 烏瀾

石 依水

沙 何吉

火 非

鄉 羊埋

江 打各計

方向類

東 薰加 南 迷南來 西 義西 北 俗不

前 日皆門 後 吾失利

珍寶類

金 空指泥 銀 失祿指泥 珠 他賣 錢 前移

黃銅 中若左 紅銅 鶯更 水銀 明東 好銅錢 姚

人物類

皇帝 大利 官 大米 百姓 別業

大官 大大烏野鷄 公 翁知 婆 翁尼

父 阿翁 母 發發 兄 長尼 嫂 阿尼

日本寄語 入 弟 呵多多 妹 亞尼多 姊 亞尼 婿 完多

子 莫宿哥 姪 何義 女 莫宿眼 孫 阿奚

丈人 子多 丈母 子多認 叔 何裕 丈夫 壽山

婦人 倭家倒 男子 何奈 老 秃古要个 後生 倭家

孩 歪鼻 親眷 新雷 朋友 道門大聖 僕 三字印 小厮 歪

姐夫 不哥迷 女婿 米哥 和 尚 才老 老實人 埋骨 艱難人 胡奈故人

和尚 烏素 獨眼人 齋皎 瞎子 眉骨刺 你

強盜 六宿 誰人 答棧 徒弟 加食雞 財主妻

鼻隨 埋哩 利

得 好 眉眉月失 外甥 萌哥 長子 難解水

婦 嫌她報長吊 年少 華蓋 主人 床某乎

生得醜 魯歪 聰明 力哥 貴 他介水 賤 那哩

鳥多姑 貧 恩東旦 乞巧 寬需計 好淫 梭羅

千紀 一故都 麻子 莫人 村 孫 拐 科水非計

賊 陸宿人

人事類

要 坡水水 不要 依也 立 達子 等待 埋祖

眠 羊達路 拿來 未低吉反 拿 去 未底

日本寄語 入 亂說 思量骨多 相擾 括計 看 寬見

不送 何理解 嬉 挨核蒲 坐 移路 病 羊埋 氏干

棍 科眉乃可 罵 寬彼計乃 俚 晉 鳥羊埋水

斤 因彼計 睡 審路 去 漫陀羅 去 何故伊虜

不在 論速 來 何耶 俚 便來 羊伴地何 命 俚

便去 審路 回來 慢慢 的 快來 發下何 耶 俚

送與我 面皮 愛惜 搖路 怕 倭 路 山 去 一 計

久不見 倭非 水 前行 殺雞 儉 行 拔龍門

殺水 何面凸 辣水 打 俚 急慢 難 利 肯 多

打 俚 說 話 未 納 忍 罵 山 如

羞愧 番助山 飲 那慕 吃 何寶利 獨樂 獨賣

女非 蘇路 不來 未且盧 快夫 法古計 走 法古

借 匪路 添 所有 打人 生亞達

冒 嘔天 痛 一輕水 教 何水尤路 買賣 烏禮加

不吃了 禁哥 多吃酒 何賢 賣 烏路 吃酒 麻黑

莫怪 哥面 老實說話 買多溢多 遊 西孫步

那里去 陀姑 買 加和 行路 的流 曉得 个公 怪 發賴且

多多吃了 前行哥 殺 其奴 害 天 哭 乃古

醉 邀帶 不曉得 指賴路 哭 乃古

日本寄語

打 胡子 換 皆賀 叫人 多奴 怪 發賴且

死 身大 喚 加右 咲 歪羅 肚 饑熱大

還了 諾也數 慢慢的 買得 起身的 後達 腫 刺大

請人 家那 不賣 烏魯 恁麼賣 難烏 活 吉打

喻 埋計打利 有情 亞姊 無情 亞姊 傷寒 雞骨

多少 類介 無工夫 一係 寫字 加計

身體類

手 有肩 口 骨土 鼻 發奈 骨 賣

足 挨身 心 个个路 頭 客成預

髮 措迷 爪 爪 爪 爪 爪 爪

爪 爪 爪 爪 爪 爪 爪 爪

器用類

小刀 層个乃 中刀 柴需 大刀 潤中

刀柄 脫介 甲 大買路 弓 潤米 盒子 剛白哥

磨刀石 依水 砂石 措路 硯 孫助 紙 指袂

厚紙 沃速水 薄紙 沃蠻子 筆 粉地 墨 疎煤

扇 黃旗 泥金扇 空指泥 鑰匙 坑其

泥銅扇 法古 鎖 哥利 船 浮泥 鏤 難皮

日本寄語

針 快利 等子 發介 簾 花鷄 小箱 法哥

硯箱 孫助 鋸 擊剛 酒盞 晒加 碟 晒賴

傘 隔落 隔晒 鏡坑 皆彌 枕麻 骨賴 席不奴

帶 何水 鷄 銀硃 漆 烏論 水 筋法

酒瓶 哭笋 碗 倭吉 貼 梯課 水飛計 木香

衣服類

衣服 乞麻 靴 骨都 鞋 水托 里 箬帽 掃 安便

錦 歪帶 遺衫 迷奴 手巾 達昂 個 綿布 木 木

錦 歪帶 遺衫 迷奴 手巾 達昂 個 綿布 木 木

夏布 奴奴綿被 伏思麻

飲食類

茶 鮮素

酒 晒箕

白酒 門東晒箕

燒酒 晒箕

老酒 晒箕

飯 紫黍

飲酒 晒加乃吃飯 羅羅

鹽 失河

醬 蒲沙

米 科媚科媚油 挨蒲賴

大麥 烏蒙崎

小麥 柯蒙崎

穀 森米 羹 水路

荳 磨米

肉 惹惹

笋乾 太古 醬瓜 可羅

花木類

杉 松計

檜 去那鷄

松 埋止

梅子 面婆木

日本寄語

芥 惹辣水

菜 奈

瓜 烏埋

麻 莫入骨水

茄子 乃沈皮

鳥獸類

牛 胡水

狗 意奴

猪 豕豕

鷄 扒泥 撥地

鵝 解加

馬 烏馬

魚 遊河

蟹 指泥

鼠 失辣水

羊 羊其

鼠 眼助米

數目類

一 玉多于

一箇 个利

二 扶達子

三 蜜子

四 學子

五 意子

六 後子

七 乃乃子

八 孩子 九 个个乃子 十 多

五十 人 百 法古 千 借 萬 借

通用類

有 挨路 無 乃 好 高高的 極好 朋

不好 出路 無 奈 小 思 姑 小 發 節 多 快 都

少 疎 古 乃 水 遠 多 侯 近 的 个 瘦 牙 十 大

短 迷 加 細 相 快 大 拐 骨 節 路 厚 按 卒 水

薄 温 卒 水 歪 貨 不 高 不 是 乃 係 破 羊 飯 匙 匙

要 緊 馬 多 合 子 緩 漫 大 漫 大 無 用 設 計 多 有 何 何 處

日本寄語 未 慢 大 香 干 牌 水 臭 骨 節 水 七

士君子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而方言固不足
齒然言者心之聲得其言或可以察其心之誠
故特寄其常所接談字彷彿音響而分繫之似
衍邊將士之聽聞亦防禦之一端也初無義
不必字爲之釋

朝鮮紀事

明 倪謙

景泰元年正月丁丑朔 丙戌遼東起程都司差東
 寧衛指揮一員百戶四員率領軍馬二百護送鎮守
 都御史李純巡按御史劉孜左府都督守遼東都司
 王祥出城宴餞別自遼東至鴨綠江舊有棚站今廢
 官齋帳房隨行過高麗衝頭館站車領至浪子山下
 人家宿 丁亥浪子山起程過背陰山盤道嶺至辛
 寨人家宿 戊子辛寨起程高嶺至東山關東口宿
 朝鮮紀事 八

東關係華界隈 己丑出東關過分水嶺至龍鳳
 山下營 庚寅龍鳳山起程過八度斜列嶺至鳳凰
 山下營 辛卯鳳凰山起程過開州站至東湯站朝
 鮮義州兵馬節制使趙石岡遣通事全滿吉里送米
 酒下程迎犒下營宿 壬辰湯站起程將近鴨綠江
 石岡率軍兵供帳逆於江上宴罷先往馬軍後發過
 江抵義州城外石岡率僚屬迎 詔入義順館其朝
 服儀制俱與華同行禮畢王遣尹曹判書尹燭來迎
 拜 詔罷滿見設宴館堂侍宴者平安右道首領官

羅弘緒察訪李養倫義州判官朴孟朝女散大夫麟
 山郡事宜烟司驛院事文險護軍柳佑宴罷宿 癸
 巳留義順館給遼東軍馬酒飯行程遣回約回期至

石岡設宴宿 甲午順義起程自北至各處俱
 有軍馬迎送四十里 乙未良策館定寧郡事某設宴過
 五十里至良策館秦川郡事李昉龍州郡事高某設
 宴宿 乙未良策起程四十里至車載館錢山郡事
 某設宴過五十里至林畔館通訓大夫定州牧使洪
 益生宣州郡事吳仲宇設宴宿 丙申林畔起程四
 朝鮮紀事 八

至雲興館郭山郡事崔潤王設宴過五十里至
 新安館隨川郡事某博川郡事鄭得孫設宴宿 丁
 酉新安起程七十里至嘉平館嘉山郡事某設宴過
 五十里至安興館王遣禮曹參判李邊來問安設宴
 盛飾女樂三十餘輩兩行各拖樂器升堂跪邊進云
 此奉王命自京携至以奉權進辭卻之退侍宴者平
 安道都觀察使韓確安州牧使朴以寧宴罷邊辭回
 復命確同往有郤樂詩宿 戊戌安興起程七十里
 至安定館順

安縣令禹元球設宴宿 巳亥安定起程六十里至
西京平壤府確先於十數里外遣伶戲來迓抵近郊
列香亭龍亭儀仗鼓樂率僚屬迎 詔樂人皆看樸
頭小帶執仗者背着戎冠恭花衫金釘帶與花同陳
戲環繞作百獸率舞態堅若幡幢者四上書曰萬
同歡淨蹈舞兩儀相對自生成天下太平垂拱裏
海東無事鑿耕中迎 導入城至大同館門外東南二
面各樹蒼山綵綳山上下列伶妓諸戲入館行禮畢
王遣塔尹師頭來問安拜 詔罷設宴罷辭迴復
朝鮮紀事 八
命又有黃海道首領官金處禮察訪宋重孫遜亦辭
回平壤府官則少尹 金光時判官宋仁昌宿 庚子
西京起程六十里至生陽館中和郡事劉強威從縣
令朴參設宴過六十里至黃海道黃州都觀察使申
句謹率僚屬迎 詔列香亭龍亭黃儀仗鼓樂雜戲
及盤山綵綳皆與西京同入治行禮畢王遣判漢城
府事李孟珍來問安 設宴侍宴者豐川郡事貝仁寬
海州牧判官金壤黃州牧判官尹期長連縣監崔經
王又遣禮曹正郎安 日立來議受 詔勅及 賜物

儀口稱殿下有病日久世子代掌國事今亦病不能
行禮王令子代行諱曰王久病 朝廷亦知世子病
則予不知也然則世子病幾何時爲何病曰病腰疽
將一月矣曰病將一月則尹尹曹正病中所遣其初
見江上時何以不言有病今始言病詐也毋得因
朝廷有事輒懷二心且瘡瘍之疾膿潰即安非若感
傷奇症不可以日月也如果病疽當 潰膿予在此
坐待其愈始行十日不愈待半月半月不愈待一月
無不愈者若再言不愈詐可知矣即當捧 詔還朝

朝鮮紀事 八
四

奉問朝廷臣至朝鮮國王世子俱託病不出無人受
詔因捧 詔還 朝廷自有處置自立間謙言驚愕
措乃曰望日徐行不必坐待小官即便馳回啓白
以來 辭去宿 幸丑黃州起程七十里至鳳山
郡 長淵縣監李師鳴松和縣監徐習設宴過三十
里至劔水館不下馬過三十五里至龍泉館守瑞興
都護府使羅寅載寧郡事李伯倫行康翎縣監黃甲
軒設宴詢得尹中官錫金和林在廡下因以餽餘與
一食又以一卓與其守墳家人金仲生宿 壬寅自

龍泉起程四十里至城安館平山都護府館

谷山郡事庾智設宴過工曹參判南佑良進馬五一

匹赴京來見面論 朝廷威德而去三十里至寶山

館行知遂安郡事張自息設宴過三十里至金岩館

新溪縣令李森設宴京畿道首領官崔敬身察訪

誰開城府都事李克效來問安宿 癸卯金岩起程

三十里與興易館行兗津縣令張希俊設宴過三十

里至金勃館牛蜂縣令奇效稔免山縣吳用據設宴

還三十里至開城府京畿道都觀察史朴仲林寧

朝鮮紀事 八

五

處迎 詔例香亭龍亭黃儀仗鼓樂雜戲及鰲山

湧俱與黃海道同入府行禮畢王遣塔宗政大夫許

正寧來問安設宴出王京携至女樂卻之而退侍宴

者開城府留守李季隣斷事官余伯行經歷李師曾

有卻詩王又遣漢城府尹金河來見復議禮事言世

子一國之本自得病來舉國追進禱於山川鬼神以

祈祐豈敢虛詐今瘡已潰膿口尚未合醫者云若去

動皮膚必至引風復發致傷性命但望天使垂憫乞

免世子郊迎容其扶病具禮受 詔則萬萬 歲

顧其辭情懇切諒是寔病遂允其陳定與

後還朝未幾王薨 甲辰開城起程三十里

東坡館楊州都護府使閔 郡事金世臨

監張有良設宴過五里至 江水已解乘舟

平山郡事庾智設宴過三十里至金岩館

誰開城府都事李克效來問安宿 癸卯金岩起程

三十里與興易館行兗津縣令張希俊設宴過三十

里至金勃館牛蜂縣令奇效稔免山縣吳用據設宴

還三十里至開城府京畿道都觀察史朴仲林寧

朝鮮紀事 八

三

處迎 詔例香亭龍亭黃儀仗鼓樂雜戲及鰲山

湧俱與黃海道同入府行禮畢王遣塔宗政大夫許

正寧來問安設宴出王京携至女樂卻之而退侍宴

者開城府留守李季隣斷事官余伯行經歷李師曾

有卻詩王又遣漢城府尹金河來見復議禮事言世

子一國之本自得病來舉國追進禱於山川鬼神以

祈祐豈敢虛詐今瘡已潰膿口尚未合醫者云若去

動皮膚必至引風復發致傷性命但望天使垂憫乞

免世子郊迎容其扶病具禮受 詔則萬萬 歲

向謙謂首陽曰此禮足見尊一朝廷今既代上宴可
只分東席坐乃易席就宴諸王子以次奉觴至席暨
未宴前王先遣禮曹參判李邊來達意曰天使遠來
小邦無可爲奉止有女樂數輩奉惟聞一路來俱不
用今望天使容其奉侍少盡微意又曰殿下負病不
能親待十分惶恐惟此樂妓若少見容殿下心說病
亦頓減不然愈加惶恐病亦增矣謙峻辭郤之又曰
小邦差人進貢赴京 朝廷俱作樂宴待况天使辱
臨敢不用樂謙曰 朝廷所用是男樂今是女樂如
朝鮮紀事 八
何可用又曰 朝廷用男樂是 朝廷禮小邦用女
樂是小邦風俗况小邦止有女樂無男樂不敢復命
其餘途間曾有郤樂詩但持此去復命可矣遂錄二
詩畀之乃去故宴時不用樂自此在館中其館伴
官主曹判官鄭麟趾漢城府尹金和司庖膳官迎接
都監判事洪某唐夢賢副使鄭有臨尹處信判官李
禮長林效善趙克仁通事官三軍副司直安至善三
軍司勇張義 丁未王遣左丞旨李宥洽領議政何
演來問安小宴席面向主席東向午後首陽又設宴

如初禮至席罷 戊申王遣都丞李思哲禮曹參判
李邊送皮襖胡帽衣服繼遣中官送庖羞又遣左議
政黃甫仍來問安偕司馬黃門去謁成均館宣聖廟
陪行者李禮曹鄭戶曹金漢城到廟門外下輪入帷
幄沐訖入廟上香行禮其廟扁曰大聖殿廟制靈星
門儀門正殿兩廡聖賢俱塑像並與華同其春秋丁
祭俱用 朝廷頒降雅樂謁罷升堂其官有大司成
少司成謁見次館生謁見館生日生員府州郡縣學
生日生徒皆着儒巾藍衫與華同但巾用軟羅爲之

朝鮮紀事 八

坐定生員捧書案於前講書曰汝國音難晚免講茶
罷行官與諸生送出館別有謁廟詩至館有答鄭工
曹詩中書院事金效成來設宴 己酉王遣左副承
旨李季旬右參贊鄭申孫來問安小宴有答鄭工曹
詩午後判漢城府事李孟吟來設宴 庚戌王遣右
承旨李師純吏曹判事李堅已來問安小宴有達鄭
工曹詩承旨副知院事申叔舟成三問惠刀酬之以
詩午後首陽偕諸王子來設宴 辛亥王遣同副承
旨鄭而漢左贊成朴從遇來問安小宴繼遣中官

庖羞午後漢城府尹高得宗來設宴有答叔舟三問

詩 壬子王遣右承旨李師純左祭贊鄭奉來問安

小宴午後中樞院事安進來設宴有答叔舟三問詩

癸丑王遣左承旨李季旬禮曹判書許朝來問安

小宴繼遣中官送庖羞午後領議政何演左議政皇

甫仍左贊成朴從愚左祭贊鄭奉右祭贊鄭甲孫來

設宴有登樓賦 甲寅王遣兵曹判書閔仲左副承

旨李季旬來問安小宴繼遣中官送庖羞自此每日

飯後申叔舟兵書籍於案請校音韻疑義午後漢城

朝鮮紀事 九

府城尹高得宗來設宴 乙卯辭行王遣禮曹參判

李邊都承旨李思哲來留言讓謝 恩馬先行在境

一日一站將西至東八站無草料處則速行至遼東

庶不瘦損待馬行數日天使一日數站即至前相遇

同行矣遂聽其留繼遣戶曹參判朴以昌來問安小

宴午後慶昌府尹鄭陟來設宴有梅竹詩 丙辰王

遣左副承旨李季旬刑曹參書趙惠來問安小宴午

後首陽君來設宴 丁巳王遣吏曹參判李審右

承旨李師純來問安小宴繼遣中官送庖羞午後吏

曹判書李堅已戶曹判書尹燭禮曹判書許詡兵曹

判書閔仲刑曹判書趙惠工曹判書鄭麟趾來設宴

戊午王遣右副承旨金浣之工曹參判李思任來

問安小宴午後中樞院副使李昇平來設宴 己未

王遣都承旨李思哲右祭贊鄭甲孫來問安小宴繼

遣禮曹參判李邊來請游漢江樓乃與司馬黃門乘

馬自南城出陪行者工曹判書鄭麟趾漢城府尹金

和知院申叔舟成三問及迎接都監衆官至樓下王

預遣左副承旨李季旬禮曹判書許詡設宴樓上相

朝鮮紀事 十

迂登樓宴頃都監持華扁詣前跪索詩留於樓上即

席服詩三章與之每一詩出則衆官聚首爭看皆縮

頸吐舌禮度驚惶酒罷請遊漢江下樓登舟復酌賦

一章綠崖迴流而上復返樓下月出始還 庚申王

遣右承旨李師純禮曹參判李邊李問安小宴安平

君李珠遣宗簿判官黃義軒來送字書辭之以詩判

漢城府事李孟吟來設宴 辛酉王遣左副承旨李

季旬判漢城府李孟吟來問安小宴申叔舟來送紙

墨筆酬之以詩請游楊花渡渡瀕漢江乃乘轎自東

城由北至王預遣都承旨李思哲兵曹判書閔伸設
幄相迂人人幄啜茗罷步丹石巖供帳甚盛蒼松環
繞舉酒極目風帆沙鳥景殊幽曠席上賦詩一章酒
罷請遊漢江登舟復酌賦詩一章沿流而下至喜雨
亭王又遣官預置酒亭中席上又賦詩一章至暮還
壬戌王遣右副承旨金浣之刑曹判書趙來問安
小宴繼遣中官送庖羞午後中樞院事李先濟來設
宴有漢江遊記 癸亥王遣都承旨李思哲左叅贊
鄭恭來問安小宴繼遣禮曹參判李邊來送上布爲

朝鮮紀事 入

十一

行躋尚卻至再與之辨難數四不從而去午後首陽
君借諸王再來設宴餞行 甲子王遣都承旨李思
哲吏曹判書李堅已問安小宴午後中書院事安進
來設宴 乙丑王遣左副承旨李季甸戶曹參判朴
以昌來問安小宴宴罷起程出郊至慕華館王與世
子病不能送首陽借諸王子預設館中候餞席上賦
詩一章留別自官預皆依山設席候送館夾道拜賦
亦賦詩一章留別至於松亭都監衆者宴賦詩一章
留別晚至碧蹄館王預遣左儀政皇甫仍禮曹判書

許訥右副承旨金浣之都承旨李思哲禮參判李邊
設宴候陪行者金和中叔舟成三問 丙寅碧蹄起
程至東坡接待過晚至開城王預遣光德大夫鄭孝
全設宴待宴者京畿道都觀察使朴仲林有開城寓
宿詩 丁卯開城起程至全郊又至興議接待過至
金岩設宴宿 戊辰金岩起程至寶山又至安城接
待過至龍泉詣尹中官墳上致祭間設宴宿 己巳
龍泉起程至劍水又至鳳山接待過至黃州王預遣
光德大夫日季童設宴待宴者黃海道都觀察使申

朝鮮紀事 入

十二

自龍泉 庚午黃州起程至生陽接待過至平壤府
大同館王預遣光祿大夫韓柁設宴待宴者平女道
都觀察使韓柁宿 辛未平壤起程城中 壬申肅
寧起程三宿 癸酉安興館王預遣工曹判書鄭麟
趾設宴待宴者安州牧使朴以寧工曹以詩留引卽
席和答叔舟三問亦和以呈復和答之宿 癸酉安
州起程麟趾以寧具舟送過薩水舟中置酒賦詩留

別工曹和之涉忻別午海博川三問復和以呈和答
之至嘉平接待過至新安設宴宿 甲辰新安起程
至雲興接待過有孝女四月詩至林畔設宴宿 乙
亥林畔起程至車輦接待過至良策設宴宿 二月
丙子朔良策起程至所官接待過至義州義順館義
州兵馬節制使起程至右岡設宴王遣中樞院事安
進具兵馬方物赴京謝 恩會聚於此遼東軍馬俱
在館迎接 丁丑在館右岡設宴給遼東軍馬酒飯
行糧有留金別和叔舟三問詩往復和答數章 戊

朝鮮紀事

十三

寅義順起程至鴨綠江右岡右賓設宴登舟賦詩為
別即席和答之宴罷登舟舟中復酌涉岫又舉酒留
連不捨醉後左右強扶上馬遂別與安進偕行至遼
東同入朝出境不錄

建州女直考

天都山臣

按今女直即金餘孽也 國朝分為三種曰建州曰
海西曰野人而建州實居中雄長地最要害定每歲
以十月八貢正統初建州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為七
姓野人所殺弟凡察子童倉逃之朝鮮併失印時童
倉弟董山嗣為建州衛指揮亡何凡察童倉歸建州
詔更于印比得故印凡察輒匿更給者乃更分建州
左右衛剖二印令董山領左凡察領右而董山益邊

女直考

無虛月尋誅之邊備日嚴乞款貢而董山凡察後皆
得襲顧時以報董山誓為辭患苦塞上又襲破之後
其酋完者禿貢馬請襲如故嘉靖二十一年建州夷
李撒赤哈等人寇巡撫禦之已復稍戢萬曆二十八
年建州奴兒哈赤襲殺猛骨李羅其勢始悍猛骨李
羅者與那林李羅俱海西部落與奴酋三家俱封龍
虎將軍猛最忠順虜或入犯輒預報諸夷惡之奴酋
尤甚會猛酋與那酋誓殺猛力不支請救於邊不許
願得為障扞不許遂求援奴酋酋悉起兵以援為

名襲執之時邊臣遣使講救奴酋外恐吾聲罪實心利其妻妾部落乃偽以女許猛酋而陰縱其妾與通徐以私外母名殺之仍以女許妻猛酋長子送次子歸我內地以荷塞前講邊臣因不與較奴酋自是有輕中國之心又先是奴酋父他失乘醉入我邊堡邊吏誅之奴酋遂恨日與弟速兒哈赤厲兵秣馬設險探唐數年前精騎一萬今且至數萬自三十四年以勒索車糧爲名遂不復貢擁衆要挾侵犯遼陽而要其跋扈之勢已成於襲殺猛酋之日矣按奴酋故部

女直考

在清河邊外新宮塔塞直開原之東而猛骨那林二酋部落在鎮北撫順關外直開原東北與靉靺三衛接壤奴酋所以不得通北虜以二酋爲之障也猛酋亡矣那酋僅五千餘騎勢必亡亡則建酋與北虜通矣勢豈小哉且建夷素擅捷喜馳獵上下巖壁如飛浮馬渡江河不用舟楫夫北虜善陸戰遇江河則股栗南夷習水道頓大海爲隔越乃建酋兼水陸之長無河海之限由此言之奴酋一日不死不可一日弛履霜之戒也敢考之以俟謀軍國者

跋女直考

自天厭夷德降生 真主北窳胡元我中土始得光天日月之蓋皇祖另闢乾坤於遜伐之外其德罔駕唐虞三代而上之矣乃爾歲建酋以既燼之灰鴟張跋扈始則詭併部落繼則要挾不庭而駭駭乎啟疆也豈唯授鉞者蒿目卽荷殛執槩岩叟販夫有弗裂眦而呼亟欲顛其壘穴者乎顧不稔察其境之透折不歷遡其類之從滋亦何異望洋興嘆自茲圖考出而虜在吾月中矣跡奴兒哈赤

女直考

之於猛酋也假女爲敵餌委妾爲賄資雖狡黠百出哉無過一歛饒之獸耳我 皇祖不階尺寸一朝而蕩腥羶豈以金甌鞏固之日控弦幾何儲積幾何猛將謀臣幾何而顧難彈一瘞哉吾儕食土之毛忠憤橫臆然有志竊未之逮唯同志者披圖而起長於謀者輸謀長於力者輸力長於賄者輸賄共獵此黠獸而嚮之也庶不孤傳梨之意

夷俗記卷上

泰安蕭大亨

匹配

夷中嫁娶惟以兩姓相懽男女年相若者遂爾配合
烏暗所謂媒妁哉其聘儀則取牛馬諸畜近亦知具
幣帛以貧富而豐儉其數其成親則婿往婿家置酒
高會先祭天地隨宴諸親及婿家預置一帳房豎於
所居之側如貳室然宴畢諸親及皆已散去時將昏
矣婿則乘騎避匿於鄰家婿亦乘騎追之獲則挾之

夷俗記

同歸婿家不然即追至數百里一二日不止也倘迫
至鄰家婿以羊酒為謝鄰家仍贈婿以馬縱之於外
必欲婿從曠野獲之其至婿家也諸婿女擁抱推送
入幕中婿與婿將羊骨互相捧持然後交拜天地婿
之妻衣必以馬尾雜雜繫之固婿以小刀斷之其始
配如此貧者則隨意資送同歸婿家矣歸時婿披長
紅衣戴高帽婿女前導至幕中婿持羊尾油三片對
竈三叩頭即以油入竈焚之與祭竈無異次則拜公
姑伯叔母仍各送一衣似亦為費然亦終避匿不相

見別嫌不親授受未嘗以蒸報聚麀而廢也至虜王
及諸台吉家其俗大抵相同特無婿避婿追之事然
台吉之女成婚之日若婿不命婿人婿不敢遽入也
既婚後婿在婿家必俟產育男女始歸其歸也所贈
嫁儀若帳房若馬駝若衣服男女奴僕之類輒以數
百計其商賈之婿名倘不浪女名啞不害此兩家者
世為婚姻其有夫妻反目別娶有妾者婦家廉知之
即竊入其幕殺其所娶之妾盡驅其馬駝以歸若婿
不悅夫則隨其所欲嫁夫亦忍不敢言也若台吉之

夷俗記

妻有不和則給於所部之夷如有所出則給家產令
其與子別居他所無子則守夫不命之嫁不敢嫁也
至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不如此反相
訕笑故中行說有言惡種姓之失也不亦大可柳榆
哉

生育

夷人產育男女不似我中國護持產時即裹以皮或
以氈越三日方洗洗畢仍裹之如前是日椎牛置酒
召親戚鄰里一會飲各口米喇兀產母初產時即飲

食如常不避風寒卽所產之孩亦不避風寒母亦不甚懷抱兒饑則乳乳飽則以搖車盛之置於帳之內或帳之外如晁錯所擬風雨罷勞饑渴不用中國之人弗與也蓋自孩提而然哉產時仍有姬收生兒臍帶以箭斷之無論男女產畢俱懸紅布并腰刀於門上與懸弧結悅相似

分家

夷人分析家產大都厚於長子及幼子如人有四子伯與季各得其二仲與叔各得其一如女子以聘人

夷俗記

而未嫁者遇父母歿亦得分其家產以歸若已嫁之女不過徵有所得耳至夷人有絕戶者凡家產俱入所管之台吉其妻亦給別夷若有恩男義子曾報名於台吉及應差者卽得其家產如故不然則毫無所得也

治姦

夷俗以姦爲最重故其處治爲最嚴如酋首之嬖有與散夷姦者廉知之卽以弓弦縊死其嬖矣凡姦夫之父兄弟止存一人餘盡置之死若妻女若帳房

諸畜產之類盡給之各散夷所謂亦族之禍不過是也若散夷中有姦其嬖者唯以姦夫置之死如姦夫預知而逃避者則稟其酋長罰畜產以七九之數其有因姦而私相奔逃者被護則持其嬖以歸而姦夫之罰亦如之至於姦其室女者父母獲之則痛責其姦夫送至夫家俟其死如夫家置之則止不然則罰以九九之數若貧不足以九九者則盡以其妻奴足

夷俗記

之若竊其女而逃奔他所者獲則罰亦如之且罰其女之父母以七九若父母有不知情者必令之誓然後怒之至若叔伯兄弟之姦于係倫理者反置之不問間有處置亦不至於太甚若稍疎者亦畧有罰而已大抵夷俗治姦嚴於疎而恕於親也

治盜

夫治盜之法曩時有盜若牛羊駝馬者止罰七九或三九之數耳今新添一行且刻其目斷其手仍罰一丸之數卽盜一馬之尾法猶截一指也至畜產走失有收獲者酋首知之雖二三年外猶令人執旗徧部落中訪之自首者則恕如隱昧不自其事事發仍刻

其口斷其手何其慘也惟外甥盜母舅之物則置之不問即姦其舅母亦無呵責之者此又何縱也奴盜主財既斷一指矣且罰及得財者計蓄之牝牡而重輕其罰大抵得牝者罰六九得牡者罰三九也盜戰其則罰三九盜田禾則未收者三九已收者六九也盜為途人所獲則盡以所盜之物給之貴其能獲盜也彼酷於治盜如是或一道乎

聽訟

夷人雜居沙漠喜則如馬之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

夷俗記

五

異而其處分亦無定律如兩台吉不和虜王則令聚台吉理其曲直曲者則罰牛羊以千計駝以百計如散夷不和則處置其富者先奉以羊酒然後訴其事曲直已分則令曲者為直者奉酒次日直者亦還敬遂相懼如故也如甚曲者則罰罰不過牛羊數頭即坐於曲者名下以供賞賚之資其有政人於死者則殺其人以抵命其人已逃則盡掠其家財男女而後止若兩嬭相爭至於傷命酋長必先詰之曰汝之致死彼嬭汝意欲謀嫁彼夫耶其嬭誓曰無遂以此婦

與死嬭之夫矣夷中奴僕多漢人及別夷之被掠者為之即其子若孫亦世世無改易也若有智勇藝能之人間若有令之管事儼然亦酋首矣此而為人所殺則罪與殺真夷者同科若奴有殺死真夷者非惟殺其奴以償命且併其財產一空至於奴為夷人所殺不過罰牛羊幾九以給其妻耳無妻者不過數罰牛羊以給其主耳若奴僕新來為人所殺又不過罰羊一隻以給其主耳何簿奴僕若爾若曰此奴非我族類故不甚惜之乎是以被掠之人往往南冠而越

夷俗記

陰殆為此哉

葬埋

夷病不服藥其所從來矣近款貢以來每賜之醫藥其起其罷皆頓連而安全之然藥亦多不驗者何也蓋諸戎以曠野為性飲食衣服不與華同故張豚憤與外強中乾往往天促其天年鮮能以壽終者良有以也乃其葬埋之禮則尤可異焉初虜王與台吉之死也亦畧有棺木之具併其生平衣服甲冑之類俱理於深僻莽蒼之野死之日盡殺其所愛僕妾良馬

如秦穆殉葬之意若有盜及塚中所埋衣甲及塚外馬肉併一草一木者獲卽置之死子女盡入爲奴而資財無論矣卽盜散夷之塚者亦罰九九之數故每於他所別立一帳令人守之且揚言曰此某王某台吉之塚也儻亦效曹瞞之餘智乎俗無三年之喪唯於七日內自妻子至所部諸夷皆去其姑姑帽頂而已七日後復如故也今奉貢惟謹信佛甚專諸俗雖仍其舊獨葬埋殺傷之慘頗改易焉蓋西方之僧彼號曰喇嘛者效以火葬之俗凡死者盡以火焚之拾

夷俗記

六

七

其餘儘爲細末和以泥塑爲小像像外以金或銀裝之置之廟中近年大興廟宇召喇嘛誦經四十九日雖部落中諸夷亦召喇嘛誦經至七日而止盡以死者所愛良馬衣甲爲喇嘛謝凡四方來吊者與所部諸夷來吊者俱有牛馬聘葬則俱以謝喇嘛其所發幸之人雖不盡殺但自生母以外仍爲子所收子死父則振甲持刃向門三砍仍敢其媳惟此淫俗固佛教所不能變者若其像則雖傳至久遠亦供俸之而莫敢毀也夫像教之設肇於西方流於北土化悍厲爲

仁慈於王化豈曰小補之哉

崇佛

夷俗強悍不可化誨久矣比款貢以來頗尚佛教其幕中居恒祀一佛像飲食必祭出入必拜富者每特廟祀之請僧諷經俸香瞻拜無日不然也所得市銀皆以鑄佛鑄浮圖自虜王以下至諸夷見佛見喇嘛無不五拜五叩首者喇嘛唯以左手摩其頂而已且無論男女老幼亦往往手念珠而不釋也又有以金銀爲小盒高可二三寸許藏經其中佩之左腋下卽

夷俗記

六

八

坐卧寢食不釋也曩俺荅在時往西迎佛得達賴喇嘛歸事之甚謹達賴每指今松木台吉所居曰此地數年後有佛出焉後達賴喇嘛卒不一年至萬曆十六年松木之妻孕矣孕嘗在腹中有聲衆僧曰此當客生佛比產時兒果自言曰我前達賴喇嘛也衆僧曰此真向者達賴復生矣達賴生時乘馬念珠及經一冊順義王西還以此數者示兒兒果曰此我之馬也於諸品物中獨取念珠與經曰此我之故物也且時時作西方語惟僧能解之甫三四歲時言禍福亦輒

應夷人間之於是千里羸糧而覓謁之者日相望於門也咸號曰小活佛上其事以聞萬曆二十年奉聖旨陞松木之子為孕兒只昌異其事也以故夷人愈益崇佛不倦而喇嘛之在虜中者我歲有所賜以獎異之松木台吉常居上谷西北今順義王之親弟其子曰虎督度年可七八齡云

待賓

夷人應酬禮節無所謂揖遜謙讓之儀其在幕中賓坐於西北隅主坐於東北隅賓之從者即列于西北

夷俗記

之下玉之從者即列於東北之下皆跌跣箕踞不倚不席也主人待之仍飲以乳以茶以酥油次則酒肉之類賓主食畢即以其餘者犒從群然聚食於一幕而至漢不分也又有生不相知識或貧或倭不必卑辭哀請直入其幕而坐之主人食即以其食剖而分之以故行人過客往往望屋而食雖適千里者奚必三月聚糧哉亦有貧夷食寡恐人之分其食也輒暮夜傳食晨起摩食若候至日中則食雖甚寡亦必均分而無吝矣孰意狼貪如羊者乃能軫猶儀

之念若此乎

尊師

彼文無詩書字非六體烏有所謂師然就其能書者名曰榜什此師也學書者名曰捨畢此弟也捨畢之從榜什學也初則持羊酒行叩首禮後雖日見日叩其首必至書寫已成然後謝以一白馬一白衣或布或段惟隨貧富製之無定數也夷人能書則隨酋首往來列於諸夷上一等以故夷中最敬榜什恣有侮慢榜什者罰馬一匹以給之往者各部落中榜什

夷俗記

不過數人近以奉貢崇佛榜什頗為殷眾往者書用板或以皮近欸貢來每給以紙筆之具但紙以供表章至學書者仍以板板之制如我水牌而甚脆且書甚遲鈍不能搨管祇以草管代之其字形長而直體雖草而有似于篆故不可究詰云

耕獵

論者咸曰夷人肉食不藿食也又曰不火食也此在上古或然耳今觀諸夷耕種與我塞下不甚相遠其耕具有牛有犁其種子有麥有穀有豆有黍此等傳

來已久非始於近日惟瓜瓠茄芥葱韭之類則自秋
貢以來種種俱備但有耕種惟藉天不藉人春種秋
飲廣種薄收不能胼胝作勞以倍其入所謂耕而鹵
莽亦鹵莽報予者非耶且也腴田沃壤千里芻蕘厥
草惟天厥木惟喬不似我塞以內山童川滌邈焉不
毛也倘能深耕溉種其倍入又當何如彼中松柏連
抱無所用之我邊氓咸取給焉則互市之開其於材
木不可勝用矣若夫射獵雖夷人之常業哉然亦頗
知愛惜生長之道故春不合圍夏不群蒐惟三五爲

夷俗記

一八

一一

朋十數爲黨小小襲取以充饑虛而已及至秋風初
起寒草盡枯弓勁馬強獸肥隼擊虜酋下令大會蹄
林千騎雷動萬馬雲翔較獵陰山十旬不返積獸若
丘陵數衆以均分此不易之定規也然亦有首從之
別如一獸之獲其皮毛蹄角以頒首射旌其能也肉
則瓜分同其利也其亡矢遺簇無人竊匿恐罹重罰
其控弦鳴鏑悞傷本夷以致於死者惟償以一奴或
償一駝不然則償馬二匹而已卽陣中亦依此例俱
不入故殺之科也

食用

夷人雖知火食然亦粗穢之甚矣其食肉類皆半熟
以半熟者耐饑且養人也肉之汁卽以煮粥又以烹
茶茶肉味相反彼亦不忌也有曰爲米有磨爲麵麵
和以乳而不知烹調之法也酒之名太多大抵以乳
爲之厚者飲數盃卽酪酏矣盛以皮囊名曰殼殼蓋
鳴夷滑稽之遺製也雖肉食然容至未嘗特牛款之
也雖穀食然終肉氣勝食氣也其性耐饑卽食一脔
彈飲水一升可度二三日也又耐寒冬夜卧雪中縮

夷俗記

一八

一一

其手足卽雪厚數尺不言凍也食無箸以手舉之亦
無碗以木盆盛之今諸夷以瓮製木碗木杓矣酋首
則以銀爲之其監帳房門必異向卧亦西首今受胡
僧之約已南其門矣但西首而卧雖草野露宿終不
改易也散夷仍卧於地不設床榻冬氣寒肅卽犬與
羊俱蟠遊於卧前人畜不分也其鼻衄食具人食畢
卽縱犬舐之腥穢不避也所謂犬羊之群豈虛語哉
若其酋首則近口設有床榻矣僅高尺餘壇褥厚數
寸食最喜甘衣最喜錦則糖餈錦繡之賞亦五餌之

所不廢者乎

帽衣

夫被髮左衽夷俗也今觀諸夷皆祝髮而右衽矣其人自幼至老髮皆削去獨存腦後寸許為一小辮餘髮稍長即剪之惟冬月不剪貴其煖也莊生所稱窮髮之北非此類耶若嬾女自初生時業已留髮長則為小辮十數披於前後左右必待嫁時見公姑方分為二辮末則結為二椎垂於兩耳耳亦穿小孔貫以金鐺銀環亦以朱粉為飾但施朱則太赤施粉則太

夷俗記

一八

一三

白不似我中國之適均也其帽如我大帽而製特小僅可以覆額又其小者止可以覆頂俱以索繫之頂下其帽之簷甚窄帽之頂贅以朱英帽之前贅以銀佛製以瓊或以皮或以麥草為辮透而成之如南方農人之麥笠然此男女所同冠者凡衣無論貴賤皆窄其袖袖束於手不能容一指其拳恒在外甚寒則縮其手而伸其袖袖之製促為細摺摺皆成對而不亂膝以下可尺許則為小辮積以虎豹水獺貂鼠海獺諸皮為緣緣以虎豹不沾草也緣以水獺不漸露

夷俗記

一六

十四

臚不可聞殆積垢所致哉人言虜多受制於嬾非其婦性獨悍夫亦有所挾耳凡衣服冠履一切巨細之事皆出其手夫自持弓射獵外一無所事事也平則司牝雞之晨怒則肆獅子之吼功多而驕勞多則放勢固然也

敬上

夷俗所設汰令或苛急而過猛或懈弛而太寬雖失競練剛柔之中乃其敬其上命亦有可紀者凡命下之日有抗違不奉行者輒罰千馬百駝雖台吉在所

也凡所過地方俱有應付馬匹如我驛遞若奉
差人員至有抗違不應付者輒罰牛羊五頭首首之
門今已南向若王子及台吉人俱必由門之西其散
夷由門之東有由中直入者輒被忒其衣且罰其乘
來之馬若婦之人見翁姑亦必由門之東見則叩首
退則仍面其上逆行必出至門外始轉身順行不然
懼背尊不敬也諸夷之來謁見也馬必遠繫他所繫
近幕下者亦罰其乘來之馬至若毀罵酋首凡聽聞
者人人皆得殺之如逃不能護則盡其牛羊馬駝而
沒之矣近奉佛教或有疾病輒召僧誦經祈禱台吉
為虜王禱諸夷為台吉禱其敬上勤懇如此

夷俗記

八

十五

禁忌

夷人原不知機祥之說其所最忌者無過於痘瘡凡
患痘瘡無論父母兄弟妻子俱一切避匿不相見調
護則付之漢人如無漢人則以食物付之他所令患
痘者自取之也至若夫妻之患痘也必俟聞雷聲然
後相聚不聞雷聲則終年避匿如路人然其地寒患
痘者少視內地若火宅不肯久留慮患痘也近奉佛

教禁忌猶甚凡事皆守僧之戒毫不敢違一舉動僧
曰不吉則戶限不敢越也一接見僧曰不吉則人罕
親其面也其俗無曆以明時惟記月之十二圓缺為
歲記日之三十出沒為月然每月必以初一初十十
五為上吉也是日也出行皆利刑罰盡弛其餘若上
元中秋端午重九除夕元旦之節盡愴然不知慶賀
不舉矣俗有卜筮不與我同有持羊腓骨火灼之以
驗吉凶者有以上弦之弓用兩指平舉之口念一呪
俟弓微動而知吉凶者有以衣領口袋諸器具向內

夷俗記

八

十六

為吉向外為不祥者又有以所食之物藏於懷納於
靴取以與人人以為吉若頂於首盛以袖人即忌而
不食者又有天陰雷鳴震死頭畜為大不祥則以酒
食禳之立二竿為門驅群畜從中走者則吉留之稍
旁出則凶令眾搶之去者虜雖蠢然而亦知禁忌如
此

牧養

夷人畜產惟牛羊犬馬駱駝而已其愛惜之勤視南
人之愛惜田禾尤甚其愛惜良馬視愛惜他畜尤甚

一良馬即不吝三四馬易之得之則旦視而暮撫
馬珍重更無以加出人不可騎蓄其力以為射
獵戰陣所需而已凡馬至秋高則甚肥此而急馳
之不三舍而馬斃矣以其驟未實也於是擇其尤良
者加以控馬之方每日步馬二三十里俟其微汗則
繫其前足不令之跳踴躑躅也促其銜轡不令之飲
水訖草也每日午後控之至晚或晚控之至黎明始
散之牧場中至次日又復如是控之至三五日或八
九日則馬之脂膏皆凝聚於脊其腹小而堅其骨大

夷俗記

六

十七

而實向之青草虛臆至此背堅實凝聚即盡力奔走
而氣不喘即經陣七八日不足水草而力不竭我中
國不知控馬之方往往乘肥馬以涉遠道則馬之死
者十而九矣故馬不在肥在實相馬以肥則騏驎
不御有以也且其人平日間緩步以馬急馳以馬
射獵以馬故周旋熟而整控精我中國人能如是乎
即有從馬上弄弓矢者亦月不數次此所以人馬不
相得而馳驟不如意與乘異產無異也虜酒多取馬
乳為之故馬之乳人與駒而分食彼且曰我分其乳

則駒食乳多至冬月不耐寒此亦曲為之說耳若駒
以全乳食之我想其騰驥更數倍也大抵馬之駒牛
之犢羊之羔每一年一產產於春月者為佳羊有一
年再產者然後羔多有倒損之患故牧羊者每於春
夏時以鹽片裹羔羊之腹防其與牝羊交接也馬乳
初取者太甘不可食越二三日則太酸不可食惟取
之以造酒其酒與我燒酒無異始以乳燒之次以酒
燒之如此至三四次則酒味最厚非奉上敬賓不輕
飲也牛羊之乳凡為酥為酪為餅皆取給焉取牛乳

夷俗記

六

十八

則俟犢能乾草遂隔別之日取其乳至夜始令母子
相聚也取羊乳亦俟羔能乾草驅至他所將牝羊每
兩隻其頭相對束縛之使不動人從羊尾後取之取
畢始解其束縛令母子相聚也其取羊毛則歲取二
次或一次積其毛若干則合鄰家之類聚而為瓊彼
此交作不數日而瓊畢成駱駝則二年一產力能任
重每藉以負載行裝故虜貴駝也犬不甚大而其性
更靈收則藉以守獵則藉以逐有獸被矢而走者犬
追之不獲不止其發縱指示動如人意故虜貴犬也

虜以收養爲生諸畜皆其所甚重然有窮夷來投或別夷來降此部中人必給以牛羊牧之至於孳生已廣其人已富則還其所給似亦知恤貧也若鷄豚鵝鴨皆其所無惟板升諸夷稍有之野產之物若黃羊盤羊野豬野牛野馬野駝野鹿之類皆不可馴致惟大獵時則能獲之皆在極東極西極北三處最爲繁劇處宜大邊外之地所產不多蓋彼三處地廣人稀食之者寡而宜大以外恒聚數十萬虜於此此正江河不能實漏卮所產安能供所食哉故虜以潼酪謀其旦夕也

夷俗記

六

十九

習尚

夷性椎魯木彊自服食器用之外不貴異物賤用物固其習俗然也乃今尤趨華靡哉其酋長類佚樂無所事事惟耽于壺觴溺于妖冶拍胡笳以誼雜合絲肉而呻吟荒淫沉澗更復何營其嬾女雖不甚佳麗然最務藻飾間亦工於刺綉故胭脂粉針線所最好也但其長乳垂至腹下時當拮据兒輒從腋後索而食之此豈生成亦從馬上得之耳其俗不競富貴不戚

貧賤雖家無升斗處之晏如最敬者爲實不欺最喜者膽力出衆其最重者然諾其最憚者盟誓僞則不誓一誓死不渝也最好弓弓有經十餘年不壞者最好力刀之制與我無異然惟向犀利不尚光明也最好盔甲制極精堅卽無戰陣猶時時拂拭也又最好犬馬犬馬之良者愛之甚於愛人往時不畏鬼神近甚敬佛嘗特建廟宇乞買丹青爲莊嚴之故也其衣服鞍轡惟嬾女爲最華若其丈夫雖弊衣垢面往來親友家不顧也其人之體貌不甚魁梧面亦有哲白

夷俗記

六

二十

可愛者但其首微扁而短其肩橫潤其睛白者多而黑者微黃其鬚黃而赤其言語多喉舌音而不清輕其歌唱亦多喉唇音而不響亮近雖貴金紫之飾悅錦綉之文甘茶糖之味若夫珍禽奇獸翡翠明璫可以快耳目周爨商曲處絃孔碑可以供清玩彼不知尚也雖非渾渾噩噩之民猶有狃狃慕慕之俗此上聖所不能懷者今何幸就我戎索哉

夷俗考卷下

泰安蕭大亨

教戰

世人聞匈奴之長技三歲曰此誠不可當不知彼非有他謬巧亦習慣若自然乎史載匈奴兒十五即騎羊射鼠李詩亦云胡兒十歲能騎馬豈虛語哉今觀胡兒五六歲時即教之乘馬其鞍以木為之前後左右皆高五六寸置兒於中雖馬逸亦無傾跳之患也稍長則教之蟠鞍起乘彎弧鳴鏑又教之上馬則追

夷俗記

二十一

狐逐兔下馬則控拳攀張少而習焉長而精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無非比勇角力之事也又稍長則以射獵為業晨而出晚而歸所獲禽獸夫既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且射騎於此益精也及至勇力出眾眾甚重之雖虜王台吉恒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即勇力者或終其臂而奪之食虜王台吉亦懼然不以為怪也其馬每至秋高則肥肥則不堪道遠彼有控馬之方故馬不虛肥其臆皆實即日行數百里經陣七八日馬猶如故也弓以桑榆為幹角取諸野牛黃羊膠以

鹿皮為之體制長而弱非若六鈞三石之強也矢以柳木為之籠而大鏃以鐵為之有濶二寸或三四寸者有似釘者有似鑿者然陣中人不數矢矢不虛發也弦以皮條為之籠而耐久也其弓弱其矢強發之極滿至三二十步發之輒洞甲貫胸百不一失但不能射於五十步之外甲冑以鐵為之或明或暗刺與中國同最為堅固矢不能入徒躍如也說者謂虜無鐵有鐵皆自互市中所關出者不知未市之先歲所撈掠者不知其幾庚戌之犯其鐵馬金戈明光耀目

夷俗記

二十二

夫豈裸體來哉特彼中少鐵故貴鐵貴鐵故精於鐵非若我之多而濫惡也矢則人人能為之惟弓有弓人函有函人弓人函人皆我中行說為之也陣中有鈞鎗柄長五六尺鎗刃長數寸刃後有鈞可以刺可以挽也有鈞杆可緣以登城也有弩專以射牲戰則不用也無金鼓惟有塴栗以木為之制如我銅鼓頭而甚長吹之以合眾其聲聞更遠也無旌旗惟虜王及台吉則有坐纛與師振旅皆知祭纛出行無導從服飾無等級行如鴈行人亦莫知誰為王誰為台吉

也夫自幼至長惟力是恃自上至下惟力是愛此所以從古爲中國忠乎

戰陣

夫虜之犯順也其小人零竊則無如我何獨糾衆大舉則往往得志忝嘗聞虜之大舉也不締盟與國則藉援婚姻合羣虜而部署之輒逾數月始則虜王令人持三尺之挺晝夜兼程諭諸部約以某月某日集於幕中敢有愆期者必羅重罰至期諸部果畢至至則逆逐左右不令與聞獨召各酋長入幕議所掠事

夷俗記

六

二十三

議畢仍令散歸各部備弓矢甲冑及牲畜若干以充軍需至某日會於某所敢有愆期不畢會者仍羅重罰至期諸部又畢至虜所重者坐纛也其虜王之纛列之於中諸酋之纛則橫列如雁行大會群夷於纛下是日殺牲致祭俱南面叩首祈神之祐祭畢大享群夷誓師啓行先議所犯之處猶不令衆知也如欲犯東且西行三舍或五舍至塞垣下乃翻然東向日惟子馬首是瞻遂疾驅將入塞則先營老弱以守軍需令輕騎數百或數千持鋤荷鍤潰垣而入比精銳

者或伏於塞內令數十騎且前且却以誘我我烽候始舉狼烟以傳寇至我師躬擐甲冑介馬而馳而所伏之精銳固以逸待我我不知也遂入其伏而敗師者有之矣或深入我內地三四百里如迅雷或散掠我墩堡遽反大巢如脫兔望之則彌山遍野攸之則左誦右支往往以應接不暇顧此失彼而敗者有之矣或合衆虜頓之堅城之下酋首親臨陣中四面攻圍各有分地令勇悍不別生死者以鈎緣城次則持刀繼之旁皆引滿鎗上向以衛緣城者我師從城上

夷俗記

六

二十四

以蘭石繫緣城者而引滿者輒一發若射隼於高樹中則我師不無少衄而城下之虜鬻粟齊鳥呼聲動地遂蟻附肉薄而登而城陷矣此皆將帥寡籌偵探不的之過也倘有明哨以探虜情而預知所議之事有暗哨以探虜形而預知所犯之鄉則委利垂餌可以邀其情堅壁清野可以老其師輕騎出塞擣其老弱可以使虜內顧而速其旋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是在良將不可不擇也及虜既歸仍以纛豎之如前將所獲一人生束之斬於纛下然後會衆論功群

夷上所鹵獲於群酋而莫之敢匿群酋上所鹵獲於
虜王而莫之敢匿虜王得若干餘以頒群酋群酋得
若干餘以頒群夷功輕者陞為把都兒打兒漢功重
者陞為威靜打兒漢再重者陞為骨印打兒漢最為
首功則陞至威打兒漢而止凡兩陣相對我營為方
陣四面外向以應敵虜亦以陣當我度其勢均猶萬
馬齊驅直蹂我陣稍弱則旁擊分掠隨所欲往矣其
陣中有持鈞鎗者前可刺而却可挽也右則發弓以
待左則握刃以須每三人為隊長短相雜也虜不能

夷俗記

二十五

下馬地闢故一人恒備三馬五馬多則八九馬者倘
有一人折馬眾必以餘馬載之不然酋首必重其罰
也有被創者危在呼吸間眾必捐軀以援之援一
吉台吉則敬如父母歸則盡以所愛衣甲良馬與之
矣援一散夷散夷亦敬如父母歸則盡分以資財且
世世德其人而不忍忘矣然此援人者惟欲稱雄虜
中為名高不為厚利也論者咸曰虜猛甚不可當也
不知虜豈虎而翼飛而食人哉蓋酋長之於群夷也
獲則同其利群夷之於黨伍也危則同其害利害相

同千人一志奚俟三令五申然後蹈白刃赴湯火哉
今我中國恣令敢私鹵獲一介乎被危者肯越伍相
援乎即勇而直前首級不及格肯論功乎局將若轅
下駒視卒如秦越人其數不勝也倘有豪傑之士破
其町畦解此拘繫棄我所短習虜所長而曰陰山不
可掃賀蘭不可登吾不信也

貢市

元自崇禮侯後潛居應昌不再傳被弑者五維時瓦
剌稱強小王子之勢又浸盛元之苗裔不絕如纒今

夷俗記

二十六

順義王固小王子之苗裔哉乃小王子及瓦剌未知
其為元苗裔否也小王子之子曰及顏罕者生子十
一人吉囊俺答老把都其第三子之子也視他子最
為雄悍所傳嗣視他子特為繁衍吉囊居當河西地
最饒佚樂所鹵忻代女樂日夜縱淫病體竭死俺答
老把都居當上谷地最瘠計畫無所之遂標緇為寇
其子辛克都隆偏臂善用兵以故父子數數寇邊無
已我逆黨趙全等又從而傳其翼鋒甚銳歲殺邊氓
無算亡何而那吉叩關降那吉者俺答之孽孫也俺

答有所私寵而那吉忿故來降俺答怒欲以兵索之
 先總督王襄毅公崇古巡撫方金湖公逢時使人謂
 之曰兵來則那吉不生還矣執趙全等以贖乎俺答
 首肯之因就幕中議事遂擒八逆以獻督撫上其事
 以聞因許通貢互市不絕賜金印封俺答為順義王
 其餘封爵各有等今順義王傳三世矣歲貢馬若干
 市馬若干欵賞若干咸有定額不載吉囊貢市不隸
 宣大不載宣大所市凡五區宣府之張家口則青把
 都所部市焉大同之守口堡得勝堡新平堡山西之
 夷俗記
 水泉營則順義王所部市焉論者謂互市如養癰然
 不市則戰歟則有死亡之慘而資財無足論即戰勝
 則有犒賚之費而物故未必無絕互市以博犒賚矜
 犒賚而忘物故視今塞下耕耘樂業畚插成功為孰
 得哉然欵不可持乘欵而修金湯乘欵而致堅利乘
 欵而實三氣是許欵之初意也我有戰之具我操欵
 之權則欵可也戰可也是制虜之微意也稽之邊防
 未有不能戰而能欵者倖之虜情未有不喜欵而喜
 戰者願欵有欵之時戰有戰之會若持投會乃得之

矣因紀虜俗遂贛及焉

說郭續目錄

弓第十二

否泰錄 劉定之

遇恩錄 劉仲璟

彭公筆記 彭時

剪勝野聞 徐禎卿

庭聞述畧 王文祿

今言 鄭曉

觚不觚錄 王世貞

說郭續目錄 八 弓十二

金臺紀聞 陸深

玉堂漫筆 陸深

今雨瑤華 岳岱

復齋日記 許志

西堂日記 楊豫孫

否泰錄

明 劉定之

昔我

太祖高皇帝膺受 天命驅逐胡元遁歸朔漠其末

帝受惟帖木兒既殂

太祖以其嘗君臨華夏也謚為順帝可謂盛德至仁

矣順之遺胤據其故穴仍君長其醜類世數莫考惟

知其地名瓦剌其君立于 宣宗皇帝時者名普花

此稱為可汗而彼自稱不可知計必仍借其先世大

否泰錄

號也故其臣亦悉用故時將相稱號豈非羊質虎皮

鸞翰鳳鳴者哉稱丞相二人曰和寧王阿魯台曰順

寧王脫惟常遣使朝貢 朝廷賜以詔書亦稱之曰

王其後二人相繼死而脫惟之子曰野仙悉有二人

部屬其號為太師若臣異處常不相見普花娶野仙

妹以相固結今

皇帝即位以來野仙每年冬遣人貢馬 朝廷厚答

金帛過元旦郊祀始去久而漸桀驁不恭往來通使

等變詐翻覆告以中國虛實野仙求以其子結淵于

帝室通使皆私野仙進馬爲聘儀 朝廷不知也
答詔無許嫺意野仙愧怒以 正統十四年七月初
八寇塞外城堡多陷沒邊報日至遣駙馬都尉井源
等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旣行司禮太監王
振復勸

上親征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保成國公朱勇等治
兵朝臣奏疏請留不允十七日 駕行命郟王居守
每旦於關左門西面受琴臣謁見朝政皆太監金英
吏部尚書王直鄭埜學士曹鼎等官軍私屬共五十
否泰錄

餘萬人出居庸關抵宣府井源等敗報踵至 上至
大同暮有黑雲如繖軍營雷電如雨振惡之乃以
駕還八月十三日至狼山虜追及遣朱勇等三萬騎
還戰皆敗死無隻騎回是日 駕至土木日尚未晡
去懷來城僅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
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虜衝十四
日欲行虜已逼不敢動兵士束手饑渴十五日虜使
持書來以求和爲言召曹鼎草敕與和遣二通使與
虜使偕去遂移營踰壘以行廻旋之間行列已亂爭

先奔迸勢莫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擊我軍
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
虜叢入中軍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 上與親兵乘
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文武軍吏幸免者蓬首赤
身踰山墜谷連日饑餓得達關虜舉我輜重惟取其
金銀珠寶貴細者其實虜衆僅二萬我師死傷者過
半十六日 上在虜營手書遣使與懷來守將言被
留且索金幣懷來城閉不可入絕而登復遣人送至
京以其夜三鼓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集闕
否泰錄

下頤曰敗報私相告語愁歎驚懼出至紫陌見軍士
奔歸瘡殘被體血汚狼籍然尚未知 上所在也是
日午遣使齎黃金珠玉袞龍段匹等物馱以八馬詣
野仙營請還車駕十八日
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 郟王權總萬機於午
門南面見百官始啓事奉 今施行衆皆謂行且卽
真矣數日內外洶洶不自保已而 皇太后詔天下
立 皇子見深爲皇太子又數日尚書于謙等彈奏
奸臣王振傾危 宗社歷數其罪千言讀旣畢 王

論以自有處置謙等言振罪惡滔天今日不正典刑滅其族臣等皆死于此決不但已也因痛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使將闔門眾擁謙等隨入太監金英傳令旨且退眾奮欲梓英英懼言金籍沒振遺指揮馬順往眾曰奸臣黨也宜遣都御史陳鑑英脫身入順前勸解辭色稍遽給事中王竑梓順首眾爭毆之蹴踏搭裂頃刻而斃或就脫順鞞擊出眼血流門闕前眾愈怒求內使毛玉等二人英使人梓出亦擊殺之曳三屍陳于東長安門軍士猶爭擊不已陳鑑否泰錄

八

四

等奉 令旨籍振宅并其黨彭得清內使陳管家等頃之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反接跽于廷共唾罵之乃宣 令旨獎諭百官各歸蒞事拜謝而出明且移 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由此即真之議益急振宅在宮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潛擬宸居器服綺麗尚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馬數萬匹巒山于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山弟林亦為錦衣衛指揮從振死于虜林九凶悍姬妾百數二十二日虜擁 上至大同城門不開校

尉袁斌隨侍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同出見獻蟒龍袍 上以賜知院伯顏帖木兒及野仙弟大通王賽漢王 上曰秋稼未收軍士久饑可全刈以入城又曰虜欲歸我情偽難測宜嚴為備安等獻酒 上酌地飲訖虜令括城中犒軍物并內官郭敬等金銀共二萬餘兩來迎駕既獻虜笑不應二十三日 上索西瓜雪梨則與虜食訖遂去過猶兒莊九十九海子又行見蘇武廟李陵碑以二十八日至黑林松野仙營在焉 上入否泰錄

八

五

營坐野仙拜稽首乃侍坐宰馬設燕出其妻妾四人以次奉 上酒歌舞以為娛其後遂奉 上居于伯顏帖木兒營去野仙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此其妻見 上亦如野仙禮伯顏帖木兒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野仙每七日獻馬二人者每出獵則自以其所司黑馬黃羊之類來獻二十九日 皇太后命 王早正大位以安國家有司擇日行禮眾相率詣文華殿門請 王出見辭讓不息眾共言且云不可虛 聖母有命不可違有旨從請

乃再拜山呼而出九月初野仙遣其酋長尚書來言
欲送 上還京人見賜以冠帶綵段臨行以金百兩
銀二百兩綵段若干匹賜野仙初六日 王即
皇帝位遙尊 上爲

太上皇大赦天下百官六軍賞賜有差後十數日野
仙復遣使至書辭悖慢 朝廷復書大略言中國已
立

皇帝天下兵甲衆盛可相抗禦之意已而命羅通孫
祥皆爲副都御史守居庸紫荆關石亨爲武清伯總

否泰錄

六

京師兵馬十月野仙入寇自紫荆關入殺指揮韓清
等孫祥走死初九日虜至京城西北關外石亨等營
于城北兵部尚書于謙督其軍都督孫堂營于城西
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交趾舊將王通爲都督鴻臚
卿楊善爲副都御史守城虜連日抄掠亨等與之殺
傷相當其酋長鐵頭元帥死焉時畿甸降附胡人留
居者多乘時爲寇 朝廷重賞購捕被獲者望日不
絕虜稍沮復遣使言欲和十七日以通政參議王福
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持羊酒往

野仙營與其弟及伯顏帖木兒撰甲冑厲弓矢

上帶刀引福等前路刃夾之福等拜託野仙揮却羊

酒取救視蕃字 太上取救視漢字野仙謂福爾等

皆小官可令胡漢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福辭歸

時四方兵漸集虜夜遁從居庸關出遺所掠人口牛

羊于路以緩追兵 太上自紫荆關出乘馬踏雪而

行遇險則素帑執鞚既入虜境野仙來見宰馬拔刀

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十九日左

刺可汗普花遣使獻馬先是普花駐兵關外未入至

否泰錄

入

七

是以尋舊約通和爲言 朝廷以其來緩師却之胡

漢王直言普花野仙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聞之

從漢等 言亦使人入見獻馬八匹賜衣服冠帶酒

饌金帛視常年有加二十二日遣楊洪孫堂范廣等

帥兵二萬擊虜之未去者二十五日破虜于固安得

牛馬驢數百匹奪還人口萬餘十一月初八日以虜

既退京城解嚴降 詔撫安天下十一日免朝百官

望拜 太上聖節于朝天宮十三日楊洪等旋師入

見言虜衆已盡絕其實不過百餘散掠各郡驅人畜

以自擁衛望之若萬眾官軍不敢逼其南去者各郡以漸捕獲之北去者洪等逐至關職焉猶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為所殺既奏捷以洪為昌平侯與副都御史羅通練兵于東教場石亨練兵于西教場二十三日野仙遣使來索大臣迎 駕約以後月初三日至其營否且又入寇書辭甚慢不答二十九日冬至免朝賀每年是日遣官祭 長陵 獻陵 景陵至是以胡寇近在山外陵旁官宇祭器皆被焚掠守陵官軍死亡逃竄暫輟祭禮十二月初二日贈太師

否泰錄 八

英國公張輔為定典王學士曹鼐為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皆死于土木者也初四日尊 皇太后為 上聖皇太后初七日尊 母吳氏為 皇太后初八日立 妃汪氏為 皇后册 太上宮嬪周氏為貴妃即 皇太子所生母也初十日 詔告天下赦在京流以下罪囚 景泰元年庚午正月初一日受朝免賀初七日 太上書至索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推舉舊任老成當行初十日大祀 天地于南郊慶成賀宴如常年十八日遣都督范廣等率

兵巡居庸等關以虜入遼東寧夏皆有報至也二十九日遣都督等官石彪等率兵巡懷來宣府等城閏正月初十日諜報虜掠西陲取慶府楚府所牧駝馬牛羊以去二十六日大同奏虜至城下總兵官郭登敗之陞登定襄伯二月初一日大同奏敗虜于黃上嶺獲首級十三顆馬驢一百二十三匹奪還男婦二百二十五口器服稱是指揮使許貴之功也十四日宣府叅將楊俊執喜寧喜寧內侍從 太上在虜中者也數導虜入寇 上患之 太上亦以虜入寇不

否泰錄 九

已則和不可必不和則還京未有期也惡寧寧又忌袁斌嘗誘斌出營將殺之 太上覺其詐急召斌回乃得免及是斌言於 太上遣寧傳命于俊索春衣因遣軍士高磐與俱斌刻木藏書繫磐髀間以示俊俾因其來執之俊既得書與寧飲城下磐抱寧大呼俊從兵縛至京師處以極刑於是虜失其向導亦厭兵矣十六日以石亨為征西大將軍率步騎三萬五千人出紫荆關以巡北邊其後虜涉春及夏不復大入六月二十六日野仙以屢使議和不成俾其知樞

密院阿刺為書遣其參政完者脫歡等來上疑其詐召文武羣臣議以為虜交兵既久士馬疲怨又失常年和好之利度其情出於誠且太上在虜理宜迎復虜縱以詐我當推誠上聞允遣禮部侍郎李實大理少卿羅綺指揮馬顯與脫歡等以七月初一日行十一日至野仙所營失八兒秃之地野仙曰兵端皆因通使陳友等小人締構以致小事或大及我送太上還京不遣大臣來議又殺所遣使臣張關保等我回北後遣者盈不花等亦不生還其故何也實

否泰錄 八

等答曰太師雖名送 駕兵行不戢攻關掠野 朝廷豈信張關保等死於陣者盈不花等未至京皆因將士不以為來和而以為來戰故也野仙曰喜寧是朝廷內臣我所遣來何為亦見殺實等答曰喜寧蒙太上厚恩却乃導引太師兵馬殺之宜矣野仙曰太上在此我令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未嘗失禮因以酒酪飲實等十三日遣人引實等至伯顏帖木兒營見 太上實等拜泣問起居 太上曰朕非以政遊而出實為生靈除害然陷於此者王振所致也及

野仙實意送朕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但唆令進兵今王振喜寧皆死矣因問 上聖太后與 上安好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曾將衣服靴帽等來乎實等曰虜中屢有人走回皆不知 車駕何在朝廷遣使亦無回報以此臣等行時諸物未帶時 御用物惟金龍繡枕在實等因自出所有金器燒酒焙肉等為獻欲盡取所齋米來獻 太上曰小事勿勞卿也為朕通和乃大事爾實等因極言王振曩昔擅國致寇之罪 太上曰振未敗時無人肯

否泰錄 九

言然言朕亦不能燭奸悔復何及語將畢伯顏帖木兒至 太上賜酒共飲伯顏帖木兒復邀實等至其帳相與飲實等回至 太上帳來留宿館伴者不肯實等乃至野仙營宿十三日野仙置酒以飲實等野仙曰爾等念 太上否實等曰 君父蒙塵臣子豈不念乎野仙曰爾等既念何不迎回實等言來迎之意野仙將從之伯顏帖木兒言禮物未備不可容易野仙乃止凡實等所與野仙及伯顏帖木兒語者其妻皆並坐共議傳酒相酌野仙伯顏帖木兒貂裘帽

其妻珠璣覆面垂肩盃酪孟肉粗塊長嚼亦更互吹
彈歌舞以為樂十四日野仙遣其右丞把禿同實還
貢貂皮馬匹遣其尚書土兒罕同羅綺往大同調回
虜兵不復擾邊實辭 太上袖出書三通以授實其
一奉 上聖皇太后其一達于 上其一以論羣臣
伯顏帖木兒約實速來成和好且指野仙幼子曰此
與 朝廷議媾者也實不敢對十九日實至懷來遇
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同可汗普花所遣使皮兒
馬黑麻北去蓋瓦刺國政皆野仙專之其兵最多普

否泰錄

八

十三

花雖為可汗兵稍少知院阿 右日鼎足而
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野仙而敵則均受
及欲和則野仙耻屈意而陰使普花阿刺來言阿刺
所遣脫蔽既多實等行普花所遣黑麻等復要善等
出惟慮和之不早成也實等既至京緣邊虜兵皆退
二十九日善等至野仙營野仙方出臘八月初二日
回營與善等相見 太上遣袁斌來會斌卧起常不
離御帳甚寒則以身為 太上温足斌嘗病 太上
坐歷斌肩背取粥啖之以出汗至是從旁促善等使

盡言野仙送許送 太上還京平章昂克曰既是送
還有何禮物善等曰太師敬我君父故送還豈先論
財乎 朝廷臣子蒙太師盛德豈有不報野仙曰昂
克說不合理我圖垂名後世爾眾酋聞善語皆以齒
咬其指曰好漢好漢初三日善等見 太上于伯顏
帖木兒營初四日野仙請 太上至其營餞行野仙
彈琵琶其妻奉酒善等侍飲執臣禮甚恭野仙歎曰
中國好禮數宴畢野仙送出帳十數步 太上登馬
乃退蓋 太上在虜踰年未嘗屈尊野仙間見必致

否泰錄

八

十三

敬曰我人臣也可與 天子抗禮哉嘗欲以其妹事
太上不從乃止以此深服 聖德虜人往來窺覘
天容穆然殊無慘沮惟聞實等言 聖母安好乃泫
然出淚飲食所餘多以 賜中國被虜者及其將歸
莫不悲戀虜人亦不忍別連日各設筵餞初八日
太上駕行伯顏帖木兒護送十一日駐蹕野狐嶺伯
顏帖木兒等數百騎皆慟哭良久既別去昂克於中
路射麀獲之馳追十數里來獻十三日駐宣府十四
日駐懷來十五日駐唐家嶺 上遣內閣學士許斌

商格至 太上命書 誥諭避位免羣臣迎十六日
自東安門入 上迎拜 太上答拜相抱持而哭各
述授受之意推遜良久乃至南內羣臣就見而退
大赦天下有生咸欣欣焉 聖朝承平既久彘孽潛
滋內而奸臣播弄外而驕虜憑凌已已之變尚賴天
心默佑皇圖鞏固振威以遏其侮厚德以化其順故
庚午中秋之慶亦亘古所無幹旋乾坤並明日月用
夏變夷撥亂反正何其神速也哉臣因所目擊耳聞
參以楊善李實所述奉使錄錢溥所述袁斌傳約其
否泰錄 八 十四
繁蕪共爲此錄蓋出征之月否卦用事之月也廻鑿
之年 景泰紀元之年也先之以否繼之以泰雖則
世運關天數矣名之曰否泰錄自以身備史臣於
國家大務不敢不具載以備遺忘故也雖然 聖神
相繼于億萬年撫念前事豈不增致治保邦之良圖
哉

遇恩錄

明 劉仲璟

洪武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早仲璟胡伯機於 奉
天門見欽蒙 聖旨到歇處去每日來見十六日早
朝 奉天門欽蒙 聖旨你叔叔的兒子着他快完
了圖來見章三益有甚麼人回奏有子 聖旨你明
年帶得來葉景淵家有甚麼人你去尋問有人時與
他帶將來 聖旨你如今年來見 我各人與你
鈔一百錠做盤纏回去十七日早朝謝 恩奉天門
遇恩錄 八

宣諭你如今回去尋師問友但是有見識人師問
於他你學得高了人皆師問於你便不做官也高尚
了你每父親都是志氣的人說的言語都說得是人
都聽他那時與 我安了一方至有今日 我的子
孫享無窮天下你老子的子孫享無窮爵祿男子漢
家學使學似父親樣做一個人休要歪歪搭搭的過
了一世你每趁 我在這里年年來叩頭你每還是
挨年這歌來你每小舍人年紀少莫要花塔標市裏
去你父親都是秀才好人人家休要學那等潑皮的頑

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同胡伯機章允載
葉未道於 奉天門早朝欽奉 聖旨教他每日日
隨班朝見過節了着他回去二十五日早朝奉天門
再 面見欽奉 聖旨你那劉當糧長的在這裏多
時他家裏糧誰與他辦回奏訖 欽奉 聖旨每人
與他伍錠鈔過節你每這幾個也年紀小里讀書學
好勾當你每學爾的老子行 我來這裏時浙東許
多去處只有你這幾個老子來到如今也只有你這
個老子來說你每家裏也不少了穿的也不少了喫

遇恩錄

八

二

的你每如今也學老子一般般做些好勾當鄉里取
些和睦你每老子在鄉里不曾用那小道兒捉弄人
他與人只是誠義所以人都信服他大丈夫多是甚
麼做便死也得個好名歪歪搭搭死了也于着了個
死葉景淵雖然這般死他死在官我也常念他劉伯
溫他在這裏時滿朝都是黨只是他一個不從他吃
他每盡了他大的兒子這小的也利害不從他也吃
他每害了這起反臣都吃 我廢了墳墓發掘了那
胡仲淵他若早依着 我說也不到這上他只性緊

了些恁父親到有見識人便做先吃些虧到底也
得個好名胡家這小的癡早自將得這話來 我道
那里得些話來原來是他的 我隨即起得他回來
他那哥潑皮又不至誠又要害 我的軍 我發他
在雲南金齒呵關鈔了再叩頭 聖旨我年時不筵
席了這鈔你每將去買些酒喫過節再見我了去叩
頭二十六日早朝 奉天殿謝 恩二十九日隨班
洪武二十二年正月朔旦隨班行 朝賀禮初四日
早朝 奉天殿再於 華蓋殿面見欽奉 聖旨你

遇恩錄

八

三

這幾個小的雨下里天晴了回去等 我郊祀 天
地了去十三日晴 上御殿宣制洪武二十二年正
月十六日大祀 天地於南郊你文武百官自十三
日爲始致齋三日各供爾職隨班行禮十五日早朝
奉天殿午後 大駕御南郊十六日晴郊禮畢 駕
回宮 上御殿隨班行禮慶成十七日晴 上御殿
賜宴行禮謝 恩宴畢出十八日晴早朝 奉天殿
再於 武英殿面見 聖旨禮科給事中那里那中
間小的是胡仲淵的兒子他父親陣亡了這個葉家

他公公在江西做府官吃陳家廢了這劉伯溫是個好秀才吃胡陳盡了那初家吃我殺得光光的了這三個父親都是好男子各與他伍拾錠鈔那東邊長的是章三益的兒子與他伍拾錠這個是胡仲淵的姪兒與他拾錠關鈔再於 武英殿叩頭欽蒙宣諭你家去種田的種田有庄佃的使佃僕有伴黨的使伴當你每還好學里一日便學三句學到四五十歲也好了你每父親便吃些虧呵如今 朝廷也留個好名你每日不知道胡你早將得這話來 我

遇恩錄

八

四

錠鈔過正了去於禮科領鈔再於 華蓋殿謝恩欽奉 聖旨恁每都在這裏歇着過正了去時再見 我了去洪武二十三年正月初四日於 華蓋殿面辭欽蒙 賜鈔再於 奉天門左煖房內謝恩欽奉 聖旨恁每回去至誠着恁老子都是君子人這章三益是個善善良良一個老兒回家去好好的死了劉伯溫他父子兩人都吃那反臣每害了我的只道他老病原來吃盡了這胡仲淵他鄉里都信服他與我帶將許多人來只他那大的子不才他在金

遇恩錄

八

五

纔知道是你家便起你回來爾那哥潑皮在那裏且由他去十九日謝 恩辭奉天殿再於 奉天殿御道東邊 面見欽奉 聖旨你每回去行着好勾當休污了父親的好名你休道父親吃他每盡了他只是有分曉的他每便忌着他若是那等無分曉的呵他每也不忌他里到如今 我朝廷是有分曉在終不虧他的好名你每大的教着那小的學着父親每行去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於 華蓋殿面見欽奉 聖旨呵這幾個小的也來了各與他兩

賞鈔壹百錠做盤纏回去長解的在那裏着他入來
賞鈔各壹錠關鈔謝 恩欽奉 聖旨劉伯溫在這
裏時胡家結黨只是老子說不倒 聖旨你父兄做
一世好人都停停當當的了你父親吃胡家下了盡
藥哥也吃他害了你老子雖然吃些苦麼你如今恰
光榮洪武二十三年爲冒名提取賣軍事十二月二
十二日見奏 聞欽奉 聖旨這是劉伯溫的兒子
你那裏是軍罷再見欽奉 聖旨你記得父親的誥
麼你帶得來麼回奏帶得來 聖旨便取得來取誥

遇恩錄

六

進欽奉 聖旨宣吏部官 聖旨我到發州時得了
處州他那裏東邊有方谷珍南邊有陳友諒西邊有
張家劉伯溫那時挺身來隨着 我他的天文別人
看不着他只把秀才的理來斷到強如他那等鄱陽
湖裏到處廝殺他都有功後來胡家結黨他吃他下
了盡只見一日來和 我說 上位臣如今肚內一
塊硬結怕諒着不好 我着人送他回家裏死了
後來宣得他兒子來問說道脹起來緊緊的後來瀉
得鱉鱉的却死了這正是着了盡他大兒子在江西

也吃他藥殺了如今把爾襲了老子爵與他五百擔
俸回奏臣出力氣事盡死向前報本欲在襲封伯爵
的事哥有兒子在欽奉 聖旨他終是秀才人家孩
兒知理熟大功爵讓與哥的兒子好呵當宣劉廌進
見襲爵二十三日具服謝 恩欽奉 賜金綉衣
服壹套全轡鞍馬壹匹撥賜南門內房屋壹處欽奉
聖旨取得胡仲淵章三益葉景淵三家來二十四
日謝 恩就往所賜房欽奉 聖旨你如今休去
我也與你個小職名兒與朝廷辦些事只着報喜的

遇恩錄

七

家人稍着書子去着他每來二十五日欽奉 聖旨
我考宋制除爾做閣門使夜來翰林院考了這衙門
正以如今儀禮司一般不着你管儀禮司事只要跟
着駕但是我在處爾便有着傳 旨意發放事呵
我如今着你叔姪兩個都回家去走一遭把你老子
祭一祭祖公都祭一祭便來二十六日謝 恩二十
七日吏部官引奏授正六品欽奉 聖旨與實授三
十日辭回鄉祭祖洪武二十四年二月回京二十日
早朝 奉天門見二十八日欽奉 聖旨着記事有

不是 我口裏說的說話他每胡添上時爾便來說
傳旨宣喚人三月初十日早 華蓋殿奏事袁都御
史爲車牛事不明白蒙 寬宥不叩頭繼卽出班奏
聞訖有項都御史出班服罪欽奉 聖旨閣門使
奏爾里十一日晚朝 奉天門欽奉 聖旨今後爾
每往來照管着朝班但有這等着便來說 我雖不
罪他也着他警省着已前胡陳在這裏無人敢說他
後來惹得不好里六月十一日奉 聖旨爲雨澤愆
期事着同衆官人到都察院刑部審錄寬滯囚人七
遇恩錄

八

月二十七日充贊引官 肅遼慶寧四王行冠禮八
月初一日午於 奉天門 御道上欽陞 谷王府
左長史實授

彭公筆記

明 彭時

翰林故事凡同寅皆尚齒與諸司不同然仍以類分
學士自分一類侍讀侍講自一類修撰編修檢討自
一類等級截然不少紊蓋其所來久矣

翰林官惟第甲三人卽除撰其餘進士選爲庶吉士
教養數年而後除遠者八九年近者四五年有不堪
者復改授他職蓋重其選也然職清務簡優游自如
世謂之玉堂仙好事者因謂第一甲三人爲天生仙

彭公筆記

餘爲半路修行亦切喻也

景泰元年庚午八月十五日也先遣兵奉送 太上
皇帝還京因思晉懷愍宋徽欽不能無遺憾於千古
而 太上獨幸其悔過奉送南歸豈 聖德有所
感動而然耶抑 人計窮而爲此也臣子之憤於是
乎少紓矣

景泰數年中敬禮大臣寬恤民下賞罰亦無甚失獨
易儲廢后爲害大義所以失人心者在此二事也
東鹿王公自 正統中任都御史甚有名譽晚與中

貴王誠厚相結納欲入內閣是時閣下已有陳高藩江商五人矣而王難言私以語高高遂為其奏請添入有不拘煩劇開散之語及會議陳不知其意終曰我於煩劇中舉前維禎高遂曰我舉王文奏上果用王當時人皆駭愕多咎陳欲私狎人故激成此事然不知陳無意而高有意也高之意惟商公知之商以語予如此云

戊寅年二月上 聖烈慈壽皇太后尊號詔告天下詔草已進訖子謂言公曰此事前未有宜有恩典

彭公筆記

八

二

及人李曰先年兩赦數赦非所宜予曰非謂赦也但行優老之政為宜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勅百姓年百歲與官帶是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意思如此恩典斯與上徽相稱李公喜曰是好擬仁政數條進呈 上大悅命印行之比見 上英明大度樂用人言真 聖主也頌徽號詔畢 上御文華殿召時等三人近前賜銀兩表裏有差仍親自授與和顏慰勉其鼓舞臣下有如此令人感激不能忘也

是年十月十日扈 駕校獵南海子海子距城南二

十里方一百六十里關四門繚以崇墉中有水泉三處獐鹿雉兔不可以數計籍海戶千餘守視每獵則海戶合圍縱騎士馳射於中亦所以訓武也是日扈從官皆蒙頒賜獐鹿兔而內閣二人比諸人更差厚云

五月五日賜文武官走驃騎于後苑其制一人騎馬執旗引於前二人馳馬繼山呈藝於馬上或上或下或左或右騰躑躅捷人馬相得如此者數百騎後乃為胡服臂鷹走犬圍獵狀終 勿俗名曰走解而不知

彭公筆記

八

三

所自始豈金元之遺俗歟令每歲一舉之蓋以訓武也觀畢賜宴而回 七月賜尚書馬昂并內閣學士三人遊南城中有宮殿樓閣十餘所皆 宣廟與 上遊幸之處也是秋新作行殿一所東為蒼龍門南為南鳳門中為龍德殿左右曰崇仁廣智殿之北有橋橋皆白石雕鏤水泐於其上南北有飛虹戴鰲兩牌樓東西有天光雲影二亭又北疊石為山曰秀麗山上有圓殿曰乾運其東西二亭曰凌雲御風山後為佳麗門又後為永

明殿最後爲圓殿引流水繞之曰環碧移植花木青翠蔚然如風飄者既畢工乃命學士李賢呂原汭時往觀焉受命領行者太監裴富也宴畢乃回時謹記於此庶不忘上恩德云

庚辰年四月六日辰刻 上御南薰殿召王朔李賢馬昂彭時呂原五人入侍命內侍鼓琴鼓者凡三人皆年十五六者 上曰琴音和平足以養性情裝在南宮自撫一二曲今不暇及矣所傳曲調傳於太監李永昌永昌歷事 先帝最精於琴是三人者皆不

彭公筆記 入

四

及也賢等對曰由此不輟亦可精妙因皆叩頭曰願皇上歌南風之詩以解民愠幸甚 上起人賜金鑲鶴頂博帶一條皆親授五人者皆叩頭而出

十月二十二日 上御西苑閱將臣騎射呂時等五人入侍是日所閱皆侯伯都督指揮指揮隸三營把總管操者總兵官會昌侯孫繼宗廣寧侯劉安懷寧伯孫鏜都督趙輔具名籍進呈令逐 馳馬射箭以三箭爲率 上親按籍記中否有中二箭或中一箭者其有不中而引弓發矢可觀者比中例試畢賜寶

鈔有差而總兵汭時五人各賜鈔一千貫是年十二月閱御馬監勇士騎射亦如之先次有二三人畏避不趨事者罪黜之自是將士咸感德畏威知所奮勵云

是年春廷試進士第一甲得王一夔等三人後數日 上御文華閣召李賢諭曰 永樂 宣德中常選庶吉士教養待用今科進士中可選 人物端重語音正當者二十餘人爲庶吉士止選北方人不用南人南方若有似彭時者方選取賢出以語時時疑賢欲

彭公筆記 入

五

抑南人進北人故爲此語因應之曰立賢無方何分南北賢曰果 上意也奈何已而太監牛玉復傳上命如前令內閣會吏部同選時對玉曰南方士豈獨時比優於時者亦甚多也牛笑曰且選來看是日賢與時三人同詣吏部考選得十五人南方止三人而江南惟張元禎得與云蓋 上自復位以來明思百辟不輕選任而時不才獨軫 聖懷如此感激於中何可忘也

予僥倖及第除修撰同年陳緝熙岳季方俱編修謝

恩後卽詣閣下拜先生時曹維翰陳循前衷高穀四先生俱以侍郎兼翰林學士遂留早食酒候隨光祿所供不增設諸先生笑曰此是本院故事儒官清淡只如此一月後本院自學士下至孔皆出錢置盛筵於後堂用教坊樂學士列坐於上三人坐前之左侍講獨坐前之右餘皆傍坐謂之席狀元蓋公宴之盛又諸衙門所無後月予三人同回席比前尤皆豐盛予出錢倍于二公亦循舊典故也

彭公筆記

六

翦勝野聞

吳郡徐禎卿

太祖嘗自叙朱氏世德之碑其文曰本宗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在通德鄉上世以來服勤農業五世祖仲八公娶陳氏生男三人長六二公次十二公其季百六公是為高祖考娶胡氏生二子長四五公次卽曾祖考四九公娶侯氏生子曰初一公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凡四人初一公配王氏是為祖考妣有子二人長五一公次卽先考諱世琢元初藉

翦勝野聞

淘金戶金非土產市於他方以先祖初一公困於役遂棄田廬攜二子遷泗州盱眙縣先伯考五一公十有二歲先考纔八歲先祖營家泗上置田治產及卒家日消由是五一公遷濠州鍾離縣其後因至鍾離居先伯考性淳良務本積德與人無疾言忤意鄉里稱為善人先伯娶劉氏生子四人重一公重二公重三公生盱眙重五公生鍾離先考君娶徐氏泗州人長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生五河某其季也生遷鍾離後戊辰年先伯考有孫六人兵興以來

相繼寢沒先兄重四公有子曰文正今爲大都督重
六重七俱絕嗣曩者父母因某自幼多疾捨入皇覺
寺中甲申歲父母長兄俱喪次兄守業又次兄出贅
劉氏某托跡縑流至正二十四年天下大亂諸兄皆
內淮兵大起掠人行伍乃招集義旅兵刀漸衆因取
滁和龍鳳三年帥師渡江駐兵太平爲念先考君嘗
言世爲朱巷人宗族俱存平日每有鄉土之念卽訪
求故鄉宗族之所遂調兵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而朱
巷距城四十里聚族父兄昆弟四十餘人至始得與

翦勝野聞

八

二

之叙長幼之禮行親睦之道但朱氏世次自仲八公
之上不復可致今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家江左
歷世墓在朱巷惟先祖葬泗州先考葬鍾離此我朱
氏之源流也爰自金陵太平駐節開府爲根本之地
實鄉郡焉屢歲征伐拓境開疆吳楚旣越方數千里
由是累膺顯爵乃龍鳳九年三月十四日內降制書
會祖考爲資德大夫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
護軍司空吳國公 曾祖妣吳氏吳國夫人先祖考
稱 大夫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司

徒吳國公祖妣王氏吳國夫人 先考府君開府儀
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平西右丞相吳國公 先妣陳
氏吳國夫人謹以閏月十三日祇謁先塋焚香告祭
之舊典也重念報本禮行宜厚令勉建事功匪由已
能實荷先世靈長之澤垂衍後昆宜得報恩三代竝
爲上公以遂爲子孫者之至願書曰作善降之百祥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先祖父積功累善天之報
施茂於厥後凡我子孫皆當體祖宗之心蹈德存仁
以永其緒於無窮是吾之所望也於是備書于後

翦勝野聞

三

三

以傳信將來有所攷焉
淳皇帝及后疾疫死重四公繼之貧薄不能具棺才
穴 太祖與仲兄謀草葬山谷中行未抵所而纒絕
仲返計 太祖視屍忽風雨雷電 太祖避樹下聞
空中神語曰孰襲取我土髣髴有應者具 淳皇帝
諱神曰爲若人則已已而暴風揚沙折木天轉勝比
明往視之上裂屍已陷田伯劉大秀遂歸其地而棄
責今鳳陽皇陵卽其地也
太祖在滁嘗濯手於栢子潭有五蛇擾而就之因祝

之曰如天命在子汝其永附焉一日戰畢羣生藉士
蛇忽蜿蜒其側 帝乃掩以兜鍪項復報戰亟載兜
黎而往是日手刃甚衆軍法戰勝必祭甲冑衆推
帝功居多乃置其兜鍪於前甫奠忽霹靂大震白龍
天矯自兜鍪中出挾雷聲握火光騰空而去諸將自
是畏服

青田劉基伯溫嘗攜客泛舟於西湖抵暮仰瞻天象
而言曰天子氣在吳頭楚尾後十年當興予其輔之
及過蕪閭門見張士誠曰貴不過封侯何能久也夜

翦勝野聞

八

四

登虎丘山復曰天子氣尚在吳楚之間時郭子興據
濠上就見之遇 太祖曰吾主翁也深自結納曰後
十年主君當為天子我其輔之乃拂衣而去

太祖之初振也將屬皆草莽龕士人人欲更試大位
徐杞國陰竒帝乃謂諸將曰天子豈可更立耶遂止
常遇春初附劉聚時常晝寢夢一羽士語之曰起起
此處非爾所宜託也爾主至矣既寤適 太祖至於
是遂傾心焉

王師與偽漢戰於湖中時乘白舟漢主以赤龍船

之及戰工師大捷 帝因制令以赤船載俘囚白船
給官胥之屬

偽周主張士誠面縛見 帝俛首頓首跪坐甚不恭
帝叱之曰益視我對曰天日照爾不照我視汝何
為哉 帝以弓弦縊殺之及見周伯琦遙伏於後問
為誰對曰前元江浙行省參政臣周伯琦 帝曰元
君寄汝以心膂之責乃資賊以為亂耶伯琦懼懼不
能答先迎三日大醉以酬其功後戮之司徒呂伯昇
先以國情虛實輸我師 帝以為佞臣命誅之以示

翦勝野聞

八

五

士誠

帝念劉大秀施地為陵之惠封為義惠侯又感汪媼
之意勅授世官從事郎署令衛皇陵

徐太傅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頒師常遇春不知
所出大怒馳歸告 帝曰達反矣追兵及順帝而已
之其謀不可逆也太傅度遇春歸必有變乃留兵鎮
北平而自引軍歸駐舟江浦仗劍入謁 帝時方盛
怒宿戒關吏曰達入慎毋縱之達既入未見 帝自
疑有變乃拔劍斬關吏奪關而出 帝因使人釋其

罪令內謁達不允於是 帝不得已枉視於舟中達
因進曰達有異圖不在今日雖曰晚矣然吾臨江鞠
旅亦能撫有江淮顧弗爲爾且吾之不擒元帝亦籌
之熟矣彼雖微也亦嘗南御中國我執之以歸汝曷
治焉天命在爾已知之矣顧達何人敢以自外 帝
重感悟結誓而去

太祖於後湖中築一臺以藏天下兵冊避火災也築
屢潰乃命曩所誅禍骸爲基其臺即就此洪武三年
事也

翦勝野聞

六

太祖勤於庶政每臨食七節屢廢思得一事卽以片
紙書之綴於裳衣或得數事則繫然滿身若懸鵝焉
臨朝則一一行之

太祖既嘗大內而以舊禁賜中山王王謝不敢繼而
觴之大醉使人扶寢禁內密伺其意已而達醒驚拜
殿下 帝聞之而喜

洪武十年宋學士濂乞老歸 帝親餞之勅其係慎
輔行濂頓首辭且要曰臣性命未畢蓬土請歲親陛
階既歸每就 帝慶節稱賀如約 帝惟舊戀戀多

深情十三年失朝 帝召其子中書舍人璉孫序班
慎問之對曰不幸有旦夕之憂惟 陛下哀矜裁其
罪 帝微候人報之無恙大怒下璉慎獄詔御史就
誅濂沒其家先是濂嘗授太子及諸王經太子於是
泣諫曰臣愚憚無他師幸 陛下哀矜裁其死 帝
怒曰俟汝爲天子而宥之 太子惶懼不知所出遂
赴湖左右救得免 帝且喜且罵曰癡兒子我殺人
何預汝耶因徧錄救溺者凡衣履入水者擢三級解
衣烏者皆斬之曰 太子溺俟汝解衣而救之手乃

翦勝野聞

七

赦濂死而更令人謁然怒卒未解也會與 太后食
后具齋素 帝問之故對曰妾聞宋先生坐罪薄
爲作福祐之 帝輒然投筯而起濂至 帝令無相
見謫居茂州而竟殺璉慎

太祖視朝若舉帶當習則是日誅 蓋寡若按而下
之則傾朝無人色矣中涓以此察其喜怒云

太祖御膳必 馬后親調以進深以防閑隱微一日
進羹微寒 帝怒舉盃擲之羹汚狼籍 后耳畔微
有傷 后熱羹重進顏色自若

洪武二十五年下度僧之令天下沙彌至者三千餘

人中有冒名代請者 帝大怒悉命錦衣衛戮之吳

僧永隆 常居蘇之尹山寺 請焚身以救免 帝允之勅中官

以武士衛其龕至雨華臺出龕望闕拜辭人龕書傷

一首又取香一瓣上書風調雨順四字語中侍曰煩

語 陛下若遇旱以此香祈雨必驗乃秉炬自焚散

骨不倒異香逼人羣雀盤旋舞於龕頂 上乃宥三

千人誅時太旱 上命以所遺香至天禧寺禱雨至

夜雨大降 上喜曰此真神僧永隆雨也 太祖御

翦勝野聞 八

製落魄僧詩以美之

太祖嘗為漢兵所逐 馬后負之而逃 太子私繪

為之圖及 后薨 帝慘不樂愈肆誅虐 太子諫

曰 陛下誅 過濫恐傷和氣 帝默然明日以棘

杖遺于地命 太子持 太子難之 帝曰汝弗能

執與使我潤琢以遺汝豈不美哉今所誅者皆天下

之險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 太子頓首曰上有

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 帝怒即以前所坐榻射之

太子走 帝追之 太子探懷中所繪圖遺于地

帝發視之大慟而止

太祖嘗遊一廢寺戈戟外衛而內無一僧壁間畫一

布袋僧墨痕猶新旁題曰大千世界浩浩茫茫收拾

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又何妨蓋

帝為政尚嚴猛故以此諷之函命索其人不得

余嘗於民家敝集中得偽漢上梁文聊識於此其詞

曰伏以乾坤遠漢宮獻符璽圖書之瑞日月光天德

立國家柱石之基于以濟世安民于以建邦啟土地

靈有待天眷無私欽惟 皇帝陛下齊聖廣淵聰明

翦勝野聞 九

睿知富有四海作之君作之師天錫九疇得其位得

其祿視民猶已立賢無方北伐東征專不邇聲色之

美文韜武畧厲宵衣旰食之勤儉九重龍鳳之姿擁

百萬貔貅之衆惟皇作極應天順民萬福攸同一人

有慶習成周之故業如豐沛之寓都展三輔之皇圖

覽九江之秀色瀑布瀉銀河於峭壁小孤屹砥柱於

中流左彭蠡右洞庭滔滔天塹前朱雀後玄武燁燁

京華工部掄材梓人獻巧電布星羅之合度羣飛跂

翼之奏功黃道紫宸時中天之華閱金釘朱戶啟南

面之明堂虹舉雙梁雷陳六律

東扶桑維出一輪紅光被海隅開壽域衮衣端拱帝

王宮

西使臣諭蜀馬如飛五十四州霑雨露民安物阜悉

依歸

南嶺巒猿歸奏表四方土亦奇皆入貢華生彤管照

晴嵐

北萬里幽寒苦霜雪江南佳麗樂昇平北屋熙熙被

帝德

翦勝野聞

十

上天命維新增氣象中天帝座十分明歷歷泰階光

萬丈

下邊境烽消收戰馬六軍務在盡耕桑率土豐登樂

闕暇

伏願闔闔開宮殿巍巍玉几之端嚴山河壯帝居翼

翼金城之鞏固永保安寧之日信符海晏之時衣冠

講唐虞股肱皆社稷廬山高幾千仞綱紀四方天子

壽億萬年水火百世

元君既道復留兵問平猶有觀鯢之志 太祖遣使

駢書明示禍福因答詩曰金陵使者渡江來漠漠風

煙一道開王氣有時還自息天心何處不昭回信知

海內歸明主亦喜江南有俊才歸去誠心煩為說春

風先到鳳凰臺

太祖喜微行每至徐太傅家一日太傅病篤 帝忽

至太傅自枕蓆下出一劔以示 帝曰戒之戒之若

他人得以修汝也自後諸公臣家不復至矣

太祖嘗微行京城中聞一老媪密呼 上為老頭兒

帝大怒至徐太傅家繞室而行沉 不已時太傅

翦勝野聞

十一

他往夫人震駭恐有他虞惶恐再拜 得非妾夫徐

達負罪於 陛下耶 太祖曰非也嫂勿以為念亟

傳令召五城兵馬司總諸軍至曰張士誠小竊江東

吳民至今呼為張王今朕為天子此邦居民呼朕為

老頭兒何也即命籍沒民家甚衆

太祖幸內庭見官人遺絲綺些微在地召諸姬至計

其蠶繅徵稅之費而責之今後有不悛者斬

太祖嘗微行里市間過國子監監生某者入酒坊

帝揖而問之曰先生亦過酒家飲乎對曰旅次草草

柳寄食爾 帝因與之入時坐客滿案惟供司土神
几尚餘空 帝携之在地曰神姑讓坐乃與生對
席問其鄉里曰某四川重慶府人也 帝因屬詞曰
千里為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生應聲曰一人成大大
邦大國大明君 帝又舉翼几小木命生賦詩因喻
已意其詩曰寸木元從斧削成每於低處立功名他
時若得臺端用要向人間治不平 帝私喜因探錢
賃酒家相別而去生不知其為 帝也明日忽移名
召生入謁生茫然自失既至 帝笑曰秀才憶昨與

翦勝野聞

七

天子對席乎生惶恐謝罪又曰汝欲登臺端乎遂
命除為按察使秣陵民家至今供司土神於地本此
僧宗泐性頗聰慧 太祖愛之令其養髮髮既成欲
官之泐固辭乃止 帝嘗命往西域求釋典泐不敢
辭行至外國道逢一老僧泐遙拜問之曰西域此去
幾何老僧曰汝頭白行不到也泐曰 明天子命往
西域求經惟老師指教僧曰毋行祇自勞爾為我致
書 明主慎毋發也泐受之歸見 帝具道所以
帝發書視之乃 帝即位時作水陸齋齋以答神貺

上御製手書表文也紙墨如故 帝允之乃止

偽周主張士誠據有江東時姑蘇市井中童謠曰張
王做事業只憑黃蔡葉一夜西風來乾蟹後國事既
去 太祖取其臣黃蔡葉三人者剗其腸而懸之至
成枯腊蓋三人皆元賊機臣其殘帝積後敗國喪家
帝特惡焉故極于此典

常開平遇春驍猛絕世狀類獼猴指臂多修毫所過
之地縱士卒剗掠故其兵特銳有戰輒舉

太祖徵時甚見愛于郭子興郭氏五男惡焉乃以他

翦勝野聞

七

事幽之空室中絕其藥食 馬后竊以餅餌遺之一
日煎餅斧中將修供為郭氏親信所窺遂納懷中膚
有傷痕

代王之母邳人也先是 太祖嘗戰敗而奔投王母
家王母曰汝朱某耶人言汝當為天子也因留之宿
及旦辭去王母曰吾後有娠何如 帝乃貽敝瓶為
質王母亦以匣中裝贈行自是果娠及 太祖即位
子且長矣王母攜其子及質物上謁 帝令工部草
創木宇居之不令入官及代府既成遂分封焉故王

卒得終養其母諭於常制

太祖以 太子性仁柔不振一日竊令人載屍骨滿

舉過其前激之 太子不勝慘楚撫掌曰善哉善哉

太祖嘗于上元夜微行京師時俗好為隱語相猜以

為戲乃畫一婦人赤脚懷西瓜衆譁然 帝就視因

喻其旨 謂注西婦人甚啣之明日命軍士大侈居民

空其室蓋 馬后祖貫淮西故云

洪武十三年五月四日雷震謹身殿 帝親見火炎

自空中下乃再拜曰 上帝赦臣臣赦天下 或云雷

翦勝野聞

八 古

帝蓋帝時刑戮過厲故云

貴妃某氏薨 太祖詔太子服齊衰杖舄 太子

禮惟士為庶母服總大夫以上為庶母則無服又公

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繚緣既葬除之蓋諸侯絕林喪

諸侯之庶子雖為其母亦歷於父不得伸其私然則

諸侯之庶子不為庶母服而况於 天子之嗣乎

帝大怒以劍擊之 太子且走曰大杖則走翰林正

字桂彥良諫 太子曰禮可緩君父之命不可違也

嫌隙由是生矣 太子感悟遂齊衰見 帝謝罪

帝怒始釋

馬后既薨臨葬日大風雷雨電 太祖甚不樂召僧

宗泐至曰 太后將就窆空汝其宜得泐應聲曰雨

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方諸佛子同送馬如來宜

已 帝大悅頃忽朗霽遂啓輜 詔賜泐白金百兩

徐魏國公達病疽疾篤 帝數往視之大集醫徒治

療且久病少差 帝忽賜膳魏公對使者流涕而食

之密令醫人逃去未幾告薨亟報 帝 帝蓬跣檐

紙錢道哭至第命收斬醫徒夫人大哭出拜 帝

翦勝野聞

八 古

帝慰之曰嫂勿為後慮有朕存焉因為周其後事而

去 太祖在軍中甚喜閱經史後遂能操筆成文章嘗謂

侍臣曰 朕本田家子未嘗從師指授然讀書成文

釋然自順豈非天授乎

太祖多疑每慮人侮已杭州儒學教授徐一夔嘗作

賀表上其詞有云先天之下又云天生聖人為世作

則 帝覽之大怒曰腐儒乃如是侮朕耶生者僧也

以我從釋氏也死則摩頂之謂矣則字近賊罪坐不

敬命收斬之禮臣大懼因上請曰愚懼不知忌諱乞降表式永為遵守 帝因自為文傳布天下

太祖嘗下詔免江南諸郡稅秋復稅之右正言周衡

進曰陛下有詔已蠲秋稅天下幸甚今復徵之是

示天下以不信也 上曰然未幾衡告歸省假衡無

錫人去 京畿甚近與 上刻六日復朝參衡七日

失期 上怒曰朕不信於天下汝不信於天子遂命

棄市

獄有疑囚 太祖欲殺之 太子爭不可御史袁凱

翦勝野聞

八

六

侍 上顧謂凱曰朕與 太子之論何如凱頓首進

曰陛下欲殺之法之正也 太子欲宥之心之慈

也 帝以凱持兩端下獄三日不食出之遂伴狂病

顛拾啖污穢 帝曰吾聞顛者不膚撓乃命以木錐

錐凱對 上大笑 帝放歸自縲木榻於牀下久

之 上使人召之凱慢坐對使者歌使者廉其縲還

奏狀上不為疑已而 太祖晏駕凱始出優游以終

翰林應奉唐肅初以失朝坐免官歸鄉里 太祖重

其才再召入嘗命侍膳食訖拱筯致恭 帝問曰此

何禮也肅對曰臣少習俗禮 帝怒曰俗禮可施之

天子乎罪坐不敬謫戍濠州

太祖之封十王也親草冊文適李韓公北征唐之淳

在軍中曾為草露布 帝讀其文嘉之問草者為誰

韓公以之淳對 帝令飛騎召之使者不論 旨械

繫之淳之淳以父肅得罪悚慄不自保至 京師過

其姑之門告使者止索其姑出泣曰善為我斂屍姑

乃大慟之 行次東華門已閉守者曰有旨令以布

裹從屋上遞入繫囊傳易數遞始至便殿膏燈煌燿

翦勝野聞

八

七

帝坐閱書之淳俯首庭下 帝問曰是汝草露布耶

之淳對曰臣昧死草之良久中侍以短几置之淳前

列燭 帝令膝坐以封王冊文一篇授之曰少為弘

潤之之淳叩首曰臣萬死不敢當 帝曰即不敢姑

旁注之之淳如命 帝令中侍續續報定畢乃上之

遙望燭影下 帝微微喜次第下几十篇悉定之每

奏輒嘉悅奏畢時夜未央 帝令明日朝謁復如故

出至姑家姑尚守門見之淳相慶幸具酒食沐具及

旦庭謁 帝問曰汝世宦否對曰臣父翰林應奉唐

肅即日命嗣父官

洪武十一年元幼主崩六月詔部省國學文史擬祭

幼主文獻之先是星變詔求直言蘇民錢甦具封

事謁丞相不拜旁或趣之甦曰豈有未拜天子而先

拜宰相乎丞相給之曰然太祖覽其奏詔甦於中

書省試事丞相令校簿後湖至是甦聞詔乃爲文獻

辭當上意卽召見曰錢甦乃者在對曰臣校簿

後湖上悟曰丞相憾汝耶卽欲官之甦謝病歸

帝許之曰爲我道諸郡縣入南向坐口諭曰皇帝

翦勝野聞

入

六

勅爾善聞田里養老恤孤無忘軍旅簡在帝心欽

哉勿替甦稽首陛辭如何容句容令禮之而不達

如丹陽丹陽令待之甚恭甦密上其事帝嘉其縝

密報之口朕命也命禮而將之因怒句容令不達

召而罪之由是郡縣望風尊禮之還至家而止

陶學士安旣歿其子尋以事見僂家人四十餘人悉

坐罪從軍喪亡之餘軍衛收完伍而家無餘丁安妻

莫可控訴乃裹素裳赴京師擊鼓求見帝異其容

儀問曰今媪爲誰安妻頓首曰妾陶安之妻也帝

滋然曰是陶先生之嫂乎言及陶先生使人心懷

然又曰嫂有子乎對曰妾不肖子二人咸伏辜死家

人四十餘悉補軍伍今以峴丁州司督妾就道大馬

餘年無足賴惜惟陛下念先學士安一日之勞使

妾得保首領入溝壑帝允之立召兵部臣諭之曰

臣渡江之初陶先生首與先後蒙涉諸難功在鼎彝

形神入土子姓殘落深可憫念今卽赦四十餘軍還

養老嫂汝其毋緩於是安妻辭謝而出

太祖召畫工周玄素令畫天下江山圖於殿壁玄素

翦勝野聞

入

九

復命曰臣未嘗徧迹九州不敢奉詔惟陛下草建

規模臣然後潤之帝卽操筆倏成大勢令玄素加

潤玄素進曰陛下山河已定豈可動搖帝笑而

唯之

余嘗見倭國求通表文曰臣聞三皇立位五帝禪權

豈謂中華之有主焉知天下之無君乾坤浩蕩非一

主之獨權宇宙洪荒乃萬民之糾首故天下者天下

之天下也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疆偏倭小國城

池不滿六十座封疆不足二千里故常存知足之心

而知足嘗足也臣聞 陛下作中華之主為萬乘之君至尊至上也城池數千餘里封疆數萬餘里尚且不足常起絕滅之意天發殺機神號鬼哭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堯湯有德四海來賓周武施仁八方拱手今聞大國有興戰之策小邦有却兵之法臣豈肯軌途拱奉天顏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今聞 陛下選股肱之師起竭國之兵來侵臣境賀蘭山前聊以博戲儻君勝臣輸則滿上國之策設若臣勝君輸反作小邦之利自古及今講

剪勝野聞

八

千

和為上罷兵為強免生靈之疾苦救黎庶之難辛年進貢於中華歲歲稱臣於弱國今遣使臣徑詣丹墀取進止

庭聞述畧

海鹽王文祿

先康毅君每談近代故實聞竊識之罹變後類多亡逸乃今述其畧云不肖男王文祿引

正統間太白經天旄頭星見山移地震群盜繼起閩鄧茂七浙東葉宗雷湖廣黃肖養四川趙鐸固原滿四倭奴數犯沿海乘輿且北狩天下危疑皆曰九九之厄賴諸大臣鎮定之社稷之福也其亦綱紀法度之未弛歟不然岌岌乎殆矣

庭聞述畧

八

已巳也先入寇退後總兵石亨坐張掖門飛樓上望見一虜騎舉旗一虜騎挾弓矢將薄城下亨姪彪請出斬之持斧騎而往亦從一騎揚旗前迎虜彎弓引滿發矢射彪亨遙見彪騎上如瓜墜地彪縱騎奮而前一斧碎落虜首舉旗虜騎遁去獲其弓亨彪共挽不能開如瓜者乃馬鞍判官頭戰馬鞍制此頭獨高可以遮胸必瘦木取堅也今尚射斷若使低而不堅一發透心矣虜力亦勇哉首大如斗非彪曷敵也石亨勇力絕倫持大刀重八十斤左右兩行列葦束

如人亦重八十斤亨被重鎧驟馬疾馳以刀尖挑羣
束左右互轉轉捷如束薪然蓋不啻千斤力也天生
亨彪以衛都城而奏清風店之捷惜處置非宜俱罹
大辟文臣激之且擠之也
土木之變虜犯城下孔棘于肅愍欲放大銅將軍統
以擊虜傳旨陞至都督無人敢點火放者肅愍掘土
坑藏身引長藥線肅愍親自點火伏坑中聲震如雷
虜被擊死無數遂退去

復辟前一夕肅愍獨坐忽聞有聲如雨洒然視屏上

庭聞述畧

八

二

皆血點心惡之拜祝祠堂神主俱倒明發入朝遇害
肅愍總角時隨諸生告考巡按令隸逐之去衆奔散
或相蹂踐幾死肅愍獨不去巡按問曰汝何不去肅
愍曰若皆去了天下大事誰當巡按奇之收入試欲
取中嫌其年幼乃止後發解時嘗聽響十有人曰中
舉中進士做到尚書也要殺又有術士曰于謙望刀
眼後皆驗嗚呼志已豫稟數已前定矣

正統間欽天監奏妖星照閩浙分野乃添差捕盜御
史一員統攝閩浙要術御史至增設十里一鋪樹旗

一箇掛一燈御史巡往沙縣見鋪整肅問之乃鄧茂
七喜其能委管十鋪又往見其整肅遂委管一帶鋪
又往茂七稟曰去縣遠請行杖方心齊御史朱書竹
片與之令行杖人皆不至縣而至茂七矣遂大得衆
乃據延平稱劇平王訛言旗燈爲鄧字之應御史聞
變懼而仰藥死

武宗初年嘗宿豹房劉瑾等以蚺蛇油萎其陽是以
不入內宮蚺蛇幾年萎如之後十五年幸劉妓甚寵
之呼劉娘娘阻幸漸且促回鑿後善終

庭聞述畧

八

三

邊備大壞胡虜長驅者一由東勝河套黑山營之不
復二由鹽商納銀不在邊種引致屯田拋荒三由
武宗巡邊帶進邊將俱以不法誅失此干城且邊軍
窺見內軍無勇遂生驕心由是大同甘肅遼陽相效
倡亂諸邊效之軍驕將寡奈之何哉
小子文祿初就外傳也患學之不進先康毅君誨之
曰漆絞千遍其光自見書讀千遍其理自見蓋貴熟
之而自得之也

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格虜悍僕也汝母慈矣宜

勉之它日立家須嚴文祿今省之猶昨也悲哉

今言

海鹽鄭曉

一

大同初叛之歲失總兵官所佩征西前將軍印職方請給新印鄭端簡時為主事白郎中總兵印文柳葉篆請改印文或稱別將軍或增減其字恐原印在叛軍處有事時行文奏報真偽不可辯誤事非小往年胡忠安公在禮部失行禮部之印改鑄行禮部印此在內衙門尚然况邊鎮兵權又反側不靖時乎郎中不以爲然

全

八

二

宸濠之役王陽明不顧九族之禍賊擒奏凱彬忠諸倭倖導 康陵南征罪人未就旬師之戮中外危疑洶洶視行陳聞尤費心力媚嫉之徒肆爲誣詆天日鑿之而已其桶岡橫水洲頭之賊連穴數省寇叛數十年國無大費竟爾益定此功豈在靖遠威寧之下其學術非潛心內省密自體察慎勿輕訾也

三

彭惠安公哀江南詞叙述建文外義之臣至方遜志乃云後來奸佞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蓋指西楊輩修實錄方再三叩頭乞生者非實事也

四

威寧出塞乎誠甚多然自永樂以來惟此奪其氣一時羣臣忌功百方誣訛皆非實事汪直自敬憚威寧威寧不峻拒之亦未爲過後人乃以威寧比陳鉞何其忍也

今言

八

二

五

先朝用人惟賢惟才雖內閣輔臣不專翰林初開內閣七人用王府審理副中書舍人給事中知縣改翰林官入直文淵閣此後如文達起吏部主事文清起御史功業道德有過二人者乎近有但改人翰林及言僚者千萬指摘十無一完卽有才行出羣之士亦深避峻却惟恐一旦改官徒增多口耳且任時忌人官祿至於死後定謚尚有公論今亦大異于昔矣

六

團營始於景泰三年于肅愍公建議也兵制本三營一日五軍肄戰陣二曰神機習火器三曰三千備宿衛此三營中健銳者合營團操故曰團然原營之名終不改如軍選自三千營團操於立威營卽名爲立

威三千營五軍神機亦如之是三營之有團營卽遣選鋒也今又營中選官軍別名東西官廳操練名聽征者亦不足用兵部尚書提督團營將校以黜陟所在乃肯奉法若別設一尚書專領營務彼知其權輕不肯受約束掌印尚書又恐一旦有警督營尚書便

今言

八

三

當統兵四征又力辭營務耳

七

永樂元年冬定軍功襲替例自洪武永樂宣德年軍職絕不論堂兄弟並襲成化十七年以都御史何喬新言凡軍職絕非立功人子孫不得襲弘治十八年又稍許立功人親姪孫已襲者得沿襲正德十四年兵部尚書王瓊又請堂兄弟姪並得襲十六年兵部尚書彭澤言瓊議非是復不許襲會兵部大群失職者流言得復襲嘉靖十年兵部尚書王憲曰不可稍

酌議立功人絕同時親弟姪得襲其姪孫以下及堂兄弟姪除親祖例前相沿人自立有軍功者扣襲其無功姪孫以下至堂兄弟姪等及沿襲後別無立功者不許襲旁子孫革職者俱收總旗

八

太祖實錄三修建文君即位初修王景充總裁靖難後再修總裁解縉縉得罪後三修總裁楊士奇初修再修時士奇亦秉筆

九

今言 八
洪武十一年禁六部奏事不得關自中書省又明年殺右丞相胡惟庸遂罷中書省

十

紀元有號起於漢武帝至今千數百年正統分裂僭逆不知凡幾紀元一帝一紀元實自洪武始然亦有同于前者張重華王則皆承樂元出帝天順夏崇宗正德唐高祖太宗止武德貞觀一紀元

十一

永樂初內閣儒臣考滿陞任不必在內閣如胡若思

出爲祭酒以故永樂五年十一月 長陵諭憲太宰曰胡廣等侍朕日久繼今考滿勿攻外任

十二

成祖起自北藩征誅而得天下壬午年即位後一百二十年 今皇帝起自南藩揖讓而有天下壬午年改元

十三

洪武八年初定親王歲祿五萬石錦綺鹽茶又萬計靖江亦歲二萬石二十年停錦綺茶鹽諸物二十八

今言

八

五

年始定歲萬石先是 孝陵諭戶書郁新曰朕今子孫衆歲歲祿五萬石天下官吏軍士多俸給爾廣其斟酌古今稍節減諸王歲給以資乏用故也是年遣使召諸王至京諭減祿之故各賜 皇明祖訓祖訓即祖訓錄也

十四

洪武開科詔五經皆主古註疏及易兼程朱書蔡詩朱春秋左公羊穀梁程胡張禮記陳乃後盡棄註疏不知如何時或曰始于頒五經大全時以爲諸家說

優者采入故耳然古註疏終不可廢也

十五

永樂元年二月以北平為北京設行部行府改北平府為順天府從禮部尚書李至剛之請也

十六

外戚封公自嘉靖始也張霍齡嗣壽寧伯進侯又以迎立 今皇帝進封昌國公慶雲長寧 孝肅太后家二侯伯瑞安崇善安仁 孝貞皇后家三侯伯惟延齡兄弟公侯最貴盛得禍亦最慘

今言

八

六

十七

駙馬無封侯者灤城富陽永春西寧皆以軍功封惟永康公主駙馬崔元以迎立 今皇帝封京山侯孝陵少公主駙馬趙輝天順中求封侯不得

十八

洪武十九年 大誥三編俱成二十八年始令法司擬罪引大誥減等蓋因 大誥初序末有云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木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故也然至今但有減等而無

加等

十九

開國功臣常季鄧湯劉王姓嘉靖中續封甚愜人情但李太師之後不沾一命尚為缺典

二十

成祖於建文己卯七月起兵靖難宸濠亦以正德己卯六月反湖廣二閣老皆石首人文定永樂甲辰文簡嘉靖甲辰入閣所事 二帝皆藩王入繼大統永樂辛丑四月 三殿災嘉靖辛丑四月 九廟災

今言

八

七

二十一

聖祖開科詔務求博古通今之士乃所試僅有判語及一二時務策生徒竟未識 大明律所云時務盡摺述括帖以故士之通今之學其於政體得矣人材優劣且不論只 歷朝紀年及 后姓陵名知者亦鮮近二十年來士大夫始以通今學古為高矣

二十二

入內閣為輔臣預機務特選丞相名耳實始於建文四年長陵即位之初閣中有文淵閣印印文玉篆篆

惟封上詔草題奏揭帖用之不得下諸司下諸司以翰林院印凡人內閣云直文淵閣印官至三殿二閣二坊大學士無人內閣者不得與機務也雖編修贊善等官有入內閣者亦得預機務矣文淵閣在禁中徐武功署銜自稱掌文淵閣事可乎

二十三

我朝 帝后尊謚皆有孝字惟 景皇汪后無孝字文臣無謚孝者國初惟贈東海侯陳文謚孝勇

二十四

今言

八

八

春秋謹華一之辨于國有主也文中子帝元魏末為非 聖祖功德高百王詔文嘗稱曰天命真人於沙漠帝王廟中以元世祖與三王五帝三王漢高光唐宗宋祖並祀真聖人卓越之見

二十五

吳元年冬 孝陵念七子漸長宜習勞令內侍製麻履行膝几諸子出城稍遠馬行十七步行十三七子懿文太子秦愍王晉恭王 成祖周定王楚昭王齊庶人也

二十六

正德時神英封涇陽伯木無大功江彬平西伯許太安邊伯武德永壽伯以義兒故得封彬誅死太摘戍邊英德及太監家七伯皆革

二十七

嘉靖己酉應天誌錄策言初開內閣所用七人者皆修撰編修檢討等官然不言當時七人者惟文穆修撰文敏編修耳大紳起謫符為待詔文簡中書舍人文貞齊王府審理副陞編修文靖給事中若思桐城

今言

八

九

知縣陞檢討非由翰林者亦入內閣也

二十八

懿敬太子妃常氏 懿文太子元配也建文帝追尊為孝康皇后 武宗母張后尊謚亦孝康皇后

二十九

國初都金陵以西北兵馬之故列鎮分封似乎過制當時已有葉居升輩漢人七國之慮今考廣寧遼王大寧寧王宣府谷王大同代王寧夏慶王甘州肅王皆得專制率師禦北而 長陵時在北平為燕王尤

英武稍內則西安秦王太原晉王亦時時出兵與諸藩鎮將表裏防守 孝陵崩少裁抑而齊黃諸臣受禍矣肅王今移蘭州

三十

嘉靖九年更定南北郊禮南郊 皇天上帝南向

太祖西向東一壇大明西一壇夜明東二壇二十八

宿西二壇雲師雨師風師雷師北郊 皇地祇北向

太祖西向東一壇中嶽東嶽南嶽西嶽北嶽基運

山翊聖山神烈山西向西一壇中鎮東鎮南鎮西鎮

今言

八

十

北鎮天壽山純德山東向東二壇東海西海南海北海西向西二壇大江大淮大河大漢東向

三十一

天壽七陵推景陵規制獨小嘉靖丙申稍廓大之是

年作壽陵即永陵也在天壽迄東十八道嶺夫君即

位為禪禮也昔漢文帝表灑西唐太宗營九峻我

二祖先作二陵故並獲吉壤 今皇帝因謁七陵遂

有壽官之役真達天高世之見

三十二

信廟功臣位次中山王十二人洪武年定河間王四

人洪熙年定皆序封爵首王次公次侯開國功臣靖

難功臣各自為序嘉靖丁酉進誠意伯位六王之下

群公之上以為不倫及營國公郭英進祝并兩朝功

臣叙爵於是營國公列永義侯之上誠意伯列寧國

公之下矣

三十三

南京設叅贊機務自戶部尚書王忠宣公始實宣德

乙卯也己而黃忠兼掌兵部事正統五年代黃公者

今言

六

十一

兵部侍郎徐琦正統十四年琦且尚書景泰元年止

掌部事靖遠伯代琦總督機務成化間崔莊敏公以

南史書王端毅公以南右都御史叅贊機務恐亦未

然又云始於正統辛酉亦非蓋正統辛酉始定名南

京也

三十四

洪武十七年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凡二十四卷

詔賜秦晉燕周楚齊六府是書刻在南雍余嘗託友

人印刷友人言此非我朝書殆前代人所纂或出山

野小說家洪武中止有今南京為京師何以此書乃有北京又言南京應天府若前代書何以又有十二布政司布政司古未有也余曰是洪武中書無疑此時未有貴州布政司而有北平又洪武元年詔以應天為南京大梁為北京矣

觚不觚錄

吳郡王世貞

孔子有言觚不觚觚哉觚哉蓋傷觚之不復舊觚也所謂削方為斲朴為雕者茲之謂矣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其作春秋脫左驂而賻蓋皆寓微旨焉余自舞象而小識人事踰冠登朝鼓蹟數起以至歸田今垂六十矣高岸為谷江河下趨觚之不為觚幾莫可辨識閒居無事偶臆其事而書之大而

觚不觚錄

八

朝典細而鄉俗以至一器一物之微無不可慨嘆若其命是背非不觚而觚者百固不能二三也既成而目之曰觚不觚錄

國朝邊帥無加宮保以上者其官至左都督而上或斬級功多則加祿賜蔭又多則封流伯又多則于流伯加歲祿其又多則許世襲或至伯而後加宮保嘉靖中閣臣不諳典故始以太子太保加大同總兵梁震繼以太保加夫同總兵周尙文而錦衣緹帥亦薦加少保以至太保矣夫總兵一兜鍪將也緹帥三衙

杖士也而冒焚理陰陽之寄不亦重辱哉是可釐而正也

隆慶卽位恩詔文職五品以上以禮致仕者進階一級于是致仕尙書左右都御史皆腰玉侍郎至按察使皆腰犀兕都御史至知府皆腰花金而僉事郎中府同知皆腰金戴褐蓋事稍稍聞于內一時八座諸公尤不平謂我輩未滿九載尙不得玉而彼坐不稱而退者乃玉耶于是言官申明其事謂尙書未滿初考進一階止當曰資政大夫滿考投資政者止當曰

觚不觚錄

八

二

資德大士投資德者方可曰榮祿大夫得換服色以下皆倣此因通行天下裁正而腰玉與犀金之徒如故也余竊不敢以爲然以爲階者所稱大夫也級者品級也必隔品而謂之級若只在本階則所謂陞一級與陞俸一級者當何處耶且考之祖宗恩典皆然間與故相華亭公及之公卽草是詔者答曰公言是也當時實以爲國家曠蕩之恩第所謂彼彈劾考察致仕者不當援耳自後新鄭草赦詔第云進本一階則林下之臣被恩者無幾而諸公之自相貴者復自

若也一南兵部署員外主事以考察去者一知州被革者忽兩進其階曰朝列大夫一府同知後 恩詔半歲而考察去者亦署曰朝列大夫金紫塞途見者扼腕而無如之何所謂知州者以進階高會其乃弟亦大僚也忽筦然曰恨 世宗不數赦則吾兄且腰玉也又聞舊一輪粟指揮使凡四覲 恩詔輒刻一牙章最後曰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此二事可爲進階者助捧腹

又國家于大計京察尤重其責貪官尤深故每遇觚不觚錄

八

三

恩詔于冠帶間住致仕爲民復官帶者必曰不係朝覲考察而壬午詔州當事者矯前人之刻而收人心遂除此語而橐金如山艸芥人命者擁寇蓋揚揚闔里間矣

南京六部都察院之長嘉靖以前有乞休及起用而辭者往往奉 旨不允而稱卿以留之惟下吏部議覆不得不斥姓名爲太師耳嘉靖之末迨于近世惟林尙書雲同一次稱卿且有褒語爲異恩其他卽吳萬二公皆故大宗伯吳又位少保爲三孤而皆下之

吏部直斥姓名反以為故事殊不知其非故事也
成化以前諸邊掛印總兵雖都督僉事未有不稱卿
者正德以前侯伯為總兵亦未有不稱卿者近年則
以李寧遠之開邑封威將軍之位三孤直斥姓名重
者僅稱爾恐亦非故事也

嘉靖道詔郵錄言事得罪諸臣雖做收元詔旨最為
收拾人心機括惜乎吏部奉行之臣未諳典故倉卒
奏請不能無舛如熊太宰浹之加少保少保三孤也
非部所宜定議也此一舛也得罪之臣當酌其事理

觚不觚錄

八

四

之切直心之赤誠與否而後劑之今但以得禍輕重
為主致郭豐城之卹反優于楊富平此二舛也翰林
春坊自有本等階職可贈今擬贊善修撰皆為光祿
少卿是外之也此三舛也都給事御史止贈通叅太
理丞其有遺誤而撫按題請者超二級太常少卿致
仕官亦如之此四舛也自後言官所舉尤為掛漏如
石文介瑤本以少保致仕而稱太子太保彭義毅澤
本以致仕加少保而亦稱太子太保以故復贈少保
林貞肅俊以致仕加太子太保而止稱刑部尚書以

故復贈太子少保今獨林公改正而已楊文忠一品
十二年滿加太傅固辭而止又與蔣文定俱封伯亦
固辭而止楊不當僅加太保蔣不當僅加少師此則
執政之誤也

閣臣兼掌部院非舊規也焦泌陽掌吏部不過數日
李餘姚亦不過數日而已嚴常熟以候郭安陽得兩
月餘嚴分宜徐華亭之掌禮部亦以候代故張永嘉
之掌都察院未嘗不推代也惟高新鄭托掌吏部起
而入與閣務趙內江亦遂兼掌都察院而局體大壞

觚不觚錄

八

五

矣高以吏部為鳳池至進首輔亦不忍捨出而斥陟
入而報允真是寒心雖勉起故吏部楊蒲坂以塞人
口不還其舊物而置之兵部亦可怪也此祖制之大
變也
高帝不欲勛武臣廢習騎射故雖公侯極品而出必
乘馬上下不用牀杌嘉靖中以肩輿優禮郭翊國朱
成公扈駕南巡給輿後遂賜常乘而崔京山張英公
鄒謝二都尉方安平亦因之矣夫勛戚至保傳且篤
老可也陸武惠朱忠僖以錦衣緹帥而用內壇供奉

亦得濫竽却恐非 高帝意也

余于萬曆甲戌以太僕卿入倍祀太廟見 上山東

階上而大璫四人皆五梁冠祭服以從竊疑之夫

高帝製內臣常服紗帽與羣臣不同亦不許用朝冠

服及幘頭公服豈有服祭服禮曾與江陵公言及以

爲此事起于何年江陵亦不知也後訪之前輩云嘉

靖中亦不見內臣用祭服而考之累朝實錄皆遣內

臣祭中霤之神此必隆萬間大璫內遣行中霤禮輒

自製祭服以從祀耶惜乎言官不能舉正坐成其僭

觚不觚錄

八

六

妄耳

親王体至尊于中外文武大臣處投刺作書有稱王

者有稱別號者不書名惟今睿王一切通名雖獲恭

順之譽而識者頗以爲非体自分宜朝冠服歸然本

班之首當時莫敢問也

今上初重張江陵于御札不名以後傳旨批奏亦多

不名而群臣史附之至于章疏亦不敢斥名第稱元

輔而已夫子之于父尚猶君前臣名故樂璽御晉侯

而叱曰書退此禮也江陵沒餘威尙存言官奏事欲

仍稱元輔則礙新政張蒲坂乃曰張太師至有稱

先太師者蓋未幾而穢言無所不至矣

六年一京察爲成化以後典章其它有以 主上初

卽位而考察者有以災異而考察者至于考察科道

則或以輔臣忝位而及其黨者惟嘉靖丙辰太宰李

默治獄命輔臣李本掌部事悉取六部九卿自尙書

而下至尙寶丞及六科十三道分別而忝爵之蓋

上以星變欲除舊布新而分宜緣此用伸其恩怨也

其後大臣有起用者而小九卿及庶僚則不振矣隆

觚不觚錄

八

七

慶之四年忽有旨命吏部高拱考察科道官高乃上

請與都察院同事報可蓋高之忝實爲科道所聚劾

至數十上至是歡盡其忿而會有疏小觸 上意者

故托中貴達之上甚忿之大者削小者謫蓋高雖敗

而猶不獲伸及江陵沒言路稍稍白其寃于是太僕

少卿魏君獲補南大理丞右給事中周君獲遷吏科

左而少卿張御史周亦以次起文蓋人知起考察官

之非例而不知考察之非例也

萬曆之庚辰南京兵部主事趙君世卿上疏極言特

政之弊皆刺譏江陵大怒旬日間吏部爲升楚府長史明年南京考察遂斥之壬午江陵沒明年其事敗言官乃交薦趙君爲禮部郎中此起決不可已而考察之典章爲之一變矣此二事皆破例故特著之左右春坊中允入閣門內揖出用雙導左右贊善從六品亦然而翰林侍讀侍講品故同中允然以本院屬官故揖則中庭出則單導獨至修書講筵主兩京試則皆講讀先而中允後二百年故事也萬曆己卯南京鄉試忽以中允高啓愚先而羅萬化後知者謂

觚不觚錄

八

八

江陵善高公故至爲之易成泐不五年而高至禮侍以首題舜命禹爲言官所論以江陵有不軌謀而高媚之至奪官着役焚告身當時使用故事羅居首必不出此題卽出此題而高却得無恙一抑一揚禍福倚伏非人所能爲也

詹事府詹事班在大理卿下累科試讀卷可考惟弘治九年謝文正遷以內閣故班副都御史上近年吾鄉申少傳以官詹掌翰林亦班其上莫有與之爭者自是遂爲故事矣

故事吏部尙書體最重六卿以下投皆用雙摺刺惟翰林光學以單紅刺相住返至轉禮侍則如他九卿禮彼此皆用雙帖而此故事廢矣萬曆初吾鄉王公元馭以少詹事學士而仁和張公爲吏部以一單紅刺投之元馭拒不納必改正乃已蓋確然能守其故獨念當時無爲元馭告者不必拒不納次日亦以單紅刺報之尤爲當也

余少從家君于京師觀朝天宮習儀時吏部熊公浹以太子太保居首工部甘公爲霖以少保次之兵部

觚不觚錄

八

九

唐公龍以太子太保又次之若以三孤爲重則甘不宜讓熊若以部序爲重則唐又不宜讓甘蓋兩失之也其六部尙書雖加太子少保必以部銜定序第以皆正二品故耳而甲戌朝班則工部朱公衡爲太子少保以先貴據吏部張公潯上張亦無如之何蓋一變也

相傳司禮首璫與內閣刺用單紅帑而內閣用雙紅摺帖答之然彼此俱自稱侍生無他異也近有一二翰林云江陵于馮璫處投晚生刺而呂舍人道曦云

有制勃房侍江陵者三載每有投刺皆從本房出無所謂晚生也豈于致謝求托之際間一行之爲人所窺見耶

相傳六部尚書侍郎大小九卿于內閣用雙帖報之單紅五部及九卿于冢宰用雙帖亦報之單帖余舉進士時尙然及以太僕卿入都則惟內閣報單帖如故而六部自仁和張公以下皆以雙帖見報矣余等于各部屬中書行人等官皆用雙帖往返不知起自何時殊覺陵替所費紙亦不少

觚不觚錄

八

十

翰林舊規凡入館而其人已拜學士者卽不拜學士而先登甲第七科者投刺皆稱晚生餘不爾也余入朝見分宜首揆而華亭次之其登第相去六科分宜又不爲學士華亭首揆而常熟新鄭次之科第相去亦六科華亭又不爲學士投刺俱稱晚生已小變矣至江陵首揆而蒲坂次之相去僅二科而亦稱晚生何也聞局體自是大變矣

余行部萊州而過故太倉守毛槩乃故相毛文簡公紀子也當文簡以少保居內閣而楊文忠廷和梁文

康儲爲少師嘗出二公拜刺乃色箋僅三指濶中云楊廷和拜而已梁公則稱契末或稱老爻余怪問之文簡豈二公門人耶曰非也毛公視二公僅後三科其答刺則曰侍生亦僅三指濶而已三十年來次輔投首輔帖無不用雙摺者而首輔報之亦絕不見有直書姓名及契末老爻等稱

正德中巡撫勅諭尙云重則參提輕則發遣巡按御史及三司處洎其後漸不復然御史于巡撫尙猶投刺稱晚生侍坐也辛卯以後則僉坐矣尋稱晚侍生

觚不觚錄

八

十一

正坐矣又稱侍教生矣已而與巡撫彼此俱稱侍教生矣已而與巡撫俱稱侍生矣蓋由南北多警遷罷旣驟巡撫不必者宿御史多有與之同臺者又功罪勘報其權往往屬之御史積漸凌替故非一朝也正德以前都御史曾于都察院上任者御史執屬官禮嘉靖中葉都御史曾于本院協管堂事者尙執屬官禮二十年雖管堂事者俱勿論矣

余初仕刑部時尙書聞莊簡公甫去任而屠簡肅公代之其絮沓爲天下最踰劉應何猶能守而勿失如

淮安理刑必用半年之外曾經提牢過者南北決因
三人必于主事中差資最深者毫髮不敢亂二十年
後有甫入部而違委理刑者有越資而差審決者甚
至有以私情借別部差者有借本部游除名日不當
差官而差者此可嘆也

翰林分考會試雖本經房而不係所取者不稱門生
惟入翰林則稱門生侍坐而至位三品以上不復叙
嘉靖甲辰吾鄉瞿文懿公景淳及第而太保嚴公訥
同考皆詩經瞿以齒長坐輒據其上亦不投門生刺
觚不觚錄 八 十二

也至乙未嚴公復入場而少師李公春芳復于詩經
中會試亦不于嚴公投門生刺也此皆不可曉
百年前翰林京堂諸公使事還里及以禮致仕若在
昔者謁巡按按察司兵道則入中門禿道巡撫布
政司府州縣則由傍門禿東階蓋以桑梓之重與特
憲者有分別耳吾吳朱恭靖公希周最名為恭謹然
尚馳御史中門甬道為提學胡直所強下階胡嘗為
余言之余不敢對近者寧波張尚書時徹欲馳撫按
監司甬遂至兩不兩聞而華亭董侍郎傳策馳兩道

甬亦退有煩言今遂無此事矣

故事內閣大學士肩輿出則六卿以下皆避而吏部
尚書獨不避遇則下輿以余入仕時間莊簡公猶守
此與貴溪分宜二相偶遇而揖二相不善也莊簡去
位夏涪縣邦謨繼之則避矣

吏部尚書與三品大九卿四品左右通政大理少卿
遇則皆下輿馬揖其四品以下同其長遇則不避獨
行則多避而自楊襄毅在隆慶初以少傅為吏部尚
書位望俱重于是左右侍郎自本部外皆遠避矣迄
觚不觚錄 八 十三

于今不復改楊公之再起以吏部尚書掌兵部事侍
郎有欲不避者竟不敢

太常應天光祿太僕皆三品卿出乘輿而皆避侍郎
副都御史與此最無謂不知起自何代大與祖制不
合夫入朝同一班出而避道何也華亭董公傳策為
太僕寺卿不避侍郎與人以其先朝直臣莫敢難之
後竟不行

余極即日今馬中丞文煒時任荊州兵巡道為余言
前任某每江陵公之父封君某相訪輒于大門外一

拱而入令人推其輿由中道進至儀門復一拱復令人推其輿進至堂已從傍進見卽前堂延之正坐而已侍坐送亦如之馬至第任其由甬道而執主禮如常自是封君不復候馬使人傳問而已又言江陵時有賜及父母或詔命皆令家僮私齎至家封君于中堂跪聽開讀子孫列月臺而道府乃又列其下問作何處余謂此更不可示人其家勅也非勅道府與詔赦也但吉服至門俟宣畢而後入賀可也馬深以爲然當亦如所云行之江陵間亦不以爲忤

觚不觚錄

八

十四

故事巡按御史行部必竣事而後與鄉士大夫還往當徐文貞公柄國日其父贈公在鄉賢祠時直指之陳姓者三日謁文廟畢卽謁贈公主于祠而後聽諸生講講畢卽造文貞第謁家廟設坐于堂拜之而後出一時他直指皆效之郡遂定爲儀注後直指溫見儀注大駭泚筆去之論郡母入此條而身行禮亦不敢廢嘗爲余言如此及文貞公謝政歸直指無謁鄉賢祠者而其訪文貞亦必待竣事矣
二司自謁吏部都察院庭叅有跪而至于朝房私第

及驛傳迎送則惟長揖而已內閣大臣雖尊貴無詭禮而江陵之奔喪所經省分三司皆出數百里外以謁然跪者十之六七未盡純暨還朝則先遣牌謂本閣部所經由二司相見俱遵照見部禮于是無不詭者矣

三十年前他郡推在吾州查盤者州守與之抗禮飲具賓主或于門外下與小示別而已迨來查盤他郡推官至州守入見行跪禮乃至以他事或便道過州亦必跪雖宴會樹音謔浪歡呼必待坐不敢講敵

觚不觚錄

八

十五

禮也有崑山縣丞劉諧者由給事中考察降而御史委之查盤常熟嘉定常熟令見之行跪禮嘉定令禮之一如推官惟不行跪而劉尚怏怏不悅恣流言真可謂倒置矣

余自嘉靖丁巳戊午間爲青臬前後所周還三撫臺劉公來傳公頌丁公以忠皆知已丁公又同察而是時無臣體尚尊劉公三久詢問事體丁公亦如之皆手書不具名惟丁公一次用單紅帖而已戊辰起兵備大名撫臺爲溫公如璋後余三科進士亦舊知也

手書論事無所不及而筆益潦草亦不具名刺轉參政浙江外公中虛為撫臺交淺而知予深每有所詢輒另具姓名雙摺刺余以為奇歸日數年來乃知所不用刺而稱公稱丈屢屢至有施之郡守以下者雖能得其歡心而事體日益衰矣

兩廣二司初謁總督行詭禮蓋襄毅之威劫使之其後迄不能正嘉靖末應侍郎擢為總督此公守常州遵憲綱不肯詭御史有山字太守之日雖見憎自簡為天下所誦稱至是人以風公者不得已聽之詭

觚不觚錄

十六

禮送廢江西巡按獨不遵憲綱自下坐而二司夾侍左右十年以來一御史改正就從憲綱矣惟此二事不觚而觚者可紀也

京師稱謂極尊者曰老先生自內閣以至大小九卿皆如之門生稱家主亦不過曰老先生而已至分宜當國而諛者老弟其厚之甚者稱夫子此後門生稱座主俱曰老師余自丙辰再入朝則三品以上庶僚多稱之曰老翁又有無故而稱老師者今不可勝紀矣

內閣諸老縉紳于外稱呼亦不過曰某老先生而已分宜當國多稱之曰相公而華亭徐姚與同事則別姓以異之然不盡爾也至江陵晚年則直稱曰老相公而他皆別以姓矣

馮璫勢張甚固安武清以長樂尊父見之亦叩頭惟謹呼老公公馮小屈膝答之曰皇親免禮而已若駙馬叩頭則垂手小扶耳不為敬也

國朝文武大臣見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見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見劉瑾而跪者十之八嘉靖以來此事殆絕而江陵及其黨自相驚欲結馮璫以為援乃至言官亦有屈膝者矣

觚不觚錄

十七

故事投刺通書于東面皆書一正字雖甚不雅亦不知所由來而承傳已久余自癸酉起官見書牘以指潤紅帛帖其上間書啓字而丙子入朝投刺俱不書正字矣初亦以為雅既而問之知其為避江陵諱也正德中稱謂尤簡至嘉靖中始有稱翁者然不過施之于三品九卿耳其後四五品京堂翰林以至方伯憲長皆稱翁矣今則翰林科道吏部以至大叅僉憲

郡守無不稱翁足又其甚者部屬在外及丞倅司理亦稱翁矣此其諛誛聞冗流穢人目固無足道而又有一種可怪者往時于鱗與余頗厭惡之與子與輩尺牘相聞以字然不過知已十余人至于詩文稱字稍廣然亦僅施之年位輩行相若者耳今貧士書生不見錄有司輪聚富家兒不識一丁口尚乳臭輒戴紫陽巾衣忠靜衣挾行卷詩題尺牘俱稱于鱗伯玉而究之尙未識面

諸生中鄉薦與舉子中會試者郡縣則必送捷報以

觚不觚錄

八

十八

紅綾爲旗金書立竿以揚之若狀元及第則以黃紵絲金書狀元立竿以揚之其他則否萬曆戊寅吾郡申相公入閣報至撫按兵道劄狀元宰輔字金書于黃旗揭竿于門入雲表聞此公知之頗不樂也而不及正矣又一大司馬子拜錦衣千戶一大宰伯子入胄監郡縣皆送旗比之中式者加壯麗數陪先朝之制惟總兵官列營始舉炮奏鼓吹而吾蘇韓襄毅公雍以右都御史總督兩廣開府梧州最盛日是三邊宜大之總督以至內地帶提督者皆然若巡

撫則不爾先君代楊襄毅總督駐密雲晚堂則不炮奏鼓吹云楊公固如是得非密雲迓京輦當稍從裁省耶然自是之後巡撫亦無不舉炮奏鼓吹矣倭變來巡江御史亦行之五六年前吾州兵道亦行之內地之人少聞金鼓不無駭異又每一臺使行部則寂然無聲太而復作殊不爲雅

余于嘉靖中見在都一二翰林有乘兩人肩輿出城飲宴者以爲怪事至萬曆甲戌郎署往往有之不復

以爲異矣同寮二三少卿至乘四人肩輿開路出西

觚不觚錄

八

十九

北郭門無有問之者矣

余在郎日襄陽楊兵巡一魁以考滿吏部題覆陞湖廣右叅政仍管兵巡事當時每有文移稱右叅政仍管兵巡事余竊非之以爲此仍字蓋緣不移道而設不當入御偶問萬曆癸未登科錄則倪銀臺光薦以工部左侍郎仍管通政使事入銜皆可笑也當時代言者亦誤只當稱掌通政使事不當言管通政使事也

世廟晚年不視朝以故群臣服飾不甚分若三品

所擊則多金鑲雕花銀母象牙明角沉檀帶四品則皆用金鑲玳瑁頂銀母明角伽楠沉速帶五品則皆用雕花象牙明角銀母等帶六七品用素帶亦如之而未有本色者今上頗注意朝儀申明服式于是

一切不用惟金銀花素二色而已此亦不觚而觚之一也
主事署郎中員外郎不得繫花帶而武臣自都督同知以至指揮僉事凡署職者皆得繫其帶此國初以來沿襲之久遂成故事矣獨會典所載服色武職三觚不觚錄 二十

品以下有虎豹熊羆彪海馬尾牛之制而今則通用獅子畧不之禁此不可曉也
宋時諸公卿往返俱所四六啓余甚厭之以爲無益于事然其文辭尚有可觀嘉靖之末貴賤作相四大盛行華亭當國此風小省而近年以來則三公九卿至臺諫無不投啓者矣漸次投部僚亦啓矣撫按監司日以此役人司訓諸生日以此見役者不能脫卑冗不知何所底止余平生不作四六然未嘗用此得罪

分宜當國而家人永年專爲世蕃過錢署號曰崔坡無不稱崔坡者一御史朱與之稱義兄弟而小九鄉給事御史投刺十蓋一二至江陵當國而家人子游七司其出納署號曰楚濱無不稱楚濱者翰林一大僚爲記以贈之而二給事皆李姓與之通婚講翰林諸公贈詩及文而九卿給事御史投刺十至四五矣微候緹帥廷杖必上坐衣冠躍馬洋洋長安中勢尤可畏後事敗一坐絞一坐斬人心雖快而士大夫之體則已糜爛不可收拾矣

觚不觚錄 二十一
先君初以御史使河東取道歸里所過遇撫按必先顧答拜之出酒食相款必精腆而品不過繁然亦不設下請刺也今翰林科道過者無不置席具落肅請矣先君以御史請告里居巡按來相訪則留飯葷素不過十器或少益以糖蜜果餌海味之屬進子鵝必去其首尾而以鷄首尾蓋之曰御史母食鵝例也若近年以來則水陸畢陳留連十夜至有用聲樂者矣先君巡按湖廣還見諸大老止一刻曾南豐集大明律例各一部爲贊嚴氏雖勢張甚亦無用幣也二年

在楚所投謁政府絕不作書常時匪直先君爲然有用幣者知之則頗以爲駭矣

余以刑部主事慮囚江北見巡撫必侍坐抵家及所過道路遇之皆然惟審錄舊窺以勅諭事重且多年深正郎故有僉坐之說而亦不能盡守當時戶工二部固無論也及余以副都撫鄖陽所見主事以上無不僉坐者間有一二人持不肯亦必強之坐不容獨異也亦不知起自何時

余舉進士不能攻苦食儉初歲費將三百金同年中

觚不觚錄

八

二五

有費不能百金者今遂過六七百金無不取貸于人蓋贊見大小座主會同年及鄆里官長酬酢公私宴醖賞勞座主僕從與內閣吏部之輿人比舊往往數倍而裘馬之飾又不知省節若此將來何以教廉河南淮北山陝諸郡士夫多仍王威寧康德涵之習大小會必呼伎樂留連宿飲至著之詞曲不以爲怪若吳中舊有之則大槩考察削籍不堪復收者旣而聽用在告諸公亦染指矣又旣而見任陞遷及奉使過里者復瀾倒矣乃至居喪未輕緘白恰左州侯右

夏姬以縱游湖山之間從人指日了不知忸嗚呼異哉

余在山東日待郡守禮頗簡留飯一次彼必側坐雖迂官謁辭送之階下而已遣官人投一刺亦不荅蓋其時皆然其後復起累迂山西按察使一日清軍提學二道偶約余同宴二郡守升官者置酒于書院余甚難之第令列名與分而辭不佳乃聞具糖席張嬉樂具賓主縱飲夜分而罷頗以爲怪後問之余第乃知近日處處皆然不以爲異也

觚不觚錄

八

二五

余初任山東時布按二司後堂無留郡守坐者留之坐則必于私衙雖設飯無害而起官至山西臬則自守以至倅理無不留坐後堂者矣當時撫按不留郡守令坐司理縣令行取亦只立待茶而已今兩直隸至留飯矣聞之各省尚不盡然二司自方伯以至僉憲稱撫臺曰老先生稱按院則曰先生大人其語雖不爲雅而相承傳已久二十年來凡宣大之守巡與吾南直隸之兵備皆以老先生稱按院矣

余初于西曹見談舊事投刺有異者一大臣于正德中上書太監劉瑾云門下小廝某上恩主老公公嘉靖中一儀部郎謂胡國公勛則云渺渺小學生某皆極卑語可笑然至余所親見復有怪誕不經者一自稱不佞至通家一家不佞治下不佞鄰治下佞眷不佞一自稱牛馬走亦曰通家治下牛馬走一曰湖海生形浪生一曰神交小子一曰將進僕一曰未面門生一曰門下沐恩小的一曰何罪生此皆可嘔噦不堪捧腹

觚不觚錄

二十四

袴褶戎服也其短袖或無袖而衣中斷其下有橫摺而下復豎摺之若袖長則為曳徽腰中間斷以一線道橫之則謂之程子衣無線導者則謂之道袍又曰直綴此三者燕居之所嘗用也適年以來忽謂程子衣道袍皆過簡而士大夫宴會必衣曳徽是以戎服為盛而雅服為輕吾未之從也尺牘之有副啓也或有所指譏或有所請託不可雜他語不致其名姓如宋疏之貼黃類耳近年以來必以此為加厚大抵比之正書稍簡其辭無他說或無所忌諱而欲隱其名

甚至有稱副啓一副二至三至四者余甚厭之一切都絕卽以我為簡藝亦任之而已

分宜當國而子世蕃挾以行黷天下之金玉寶貨無所不致其最後乃始及漆書名畫蓋始以免俗且闕侈耳而至其所欲得往往假總督撫按之勢以脇之至有破家殞命者而價亦驟長分宜敗什九入天府後復佚出大半入朱忠僖家朱好之甚豪奪巧取所蓄之富幾與分宜埒後歿而其最精者十二歸江陵江陵受他饋遺亦如之然不能當分宜之半計今籍觚不觚錄

二十五

矣若使用事大臣無所嗜好此價當自平也

畫當重宋而三十年來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鎮以逮明沈周價驟增十倍窰器當重哥汝而十五年來忽重宣德以至永樂成化價亦驟增十倍大抵吳人濫觴而徽人導之俱可怪也今吾吳中陸子剛之治玉鮑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銀趙良璧之治錫馬勳治扇周治治商賅及歛呂愛山治金玉小溪治瑪瑙蔣抱雲治銅皆比常價再倍而其人至有與縉紳坐者近聞此女流入宮掖其勢尚未已也

兄弟之子曰從子自是而推次從兄弟之子次五服
以內兄弟之子次妻之親從子與姊妹之子曰甥者
次知已義兄弟之子次五服以外兄弟之子是諸子
者行必隨行坐必侍坐不可踰也次中表兄弟之子
次同年之子次寮宋會友之子年齒懸絕者行必隨
行坐必隨必侍坐有宴會不並席也子之同年與遠
戚兄之子雖同年之子而年位高者行不必隨坐不
必侍不據上席可也今獨同年之世講重者身貴而
為同年之子故賤也何以明其可小殺也同年至宰

觚不觚錄 二十六

輔而身下察則不敢講敵禮也遇公事紕扣不避矣
甚至勢避而首相傾名軋而陰相毀有利必相競有
害必相擠即先君子之難與後之幾不獲伸伸而不
能盡一二皆同年為之故曰可少殺也

金臺紀聞

雲間陸深

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夫聞
見難矣多又難也多而能擇又難也能擇而能從
識之又難也此非聖人之神不足以與此予忝登
朝為史官記載職也偶有所得輒漫書之蓋自乙
丑之夏訖于戊辰九月錄為一卷題曰金臺記聞
藏之庶以便自考焉爾江東陸深書於靜勝軒

金臺紀聞

見予遂蒙顧待嘗以事見輒慰諭之曰大凡為禮貴
敬而和不必太促縮令人氣索孟子曰說大人則藐
之凡見一有爵位者須自量我胸中所有苦不在其
人之下何為畏之哉比為庶吉士與座主劉學士司
直忠先生偶道此先生微哂曰此老夫失言矣孟子所
謂藐者是藐其勢位若如所云是藐其人矣章公接
引之至劉公析理之精前輩風度如此
世所傳張僊像者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初花蕊夫
人入宋宮念其故主偶攜此圖遂懸於壁且祀之謹

一日太祖幸而見之致詰焉夫人跪答之曰此我蜀中張僊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非實有所謂張僊也蜀人劉希召秋官向余如此說蘇老泉時去孟蜀近不應不知其事也

李少卿子陽曼自南京來與余論綱目數事其論書新莽云莽操溫之徒皆篡弒之賊於魏書太祖於梁書太祖於新獨斥之莽者何實錄也何以謂之實錄各因當時之文也新者國也莽者名也魏梁之繼世皆有天下廟號僊然而莽死於亂兵之手美惡無一

金臺紀聞

八

二

定之謚將從何書書其國繫之名爾此春秋據事直書之舊例也其言有理又謂莽大夫楊雄死與晉徵士陶潛卒則為贊華春秋之法大夫致仕卒而不書若曰借二人以為漢晉起例則孔子何以不得卒於春秋云

北人驗時以天明三星入地為河凍之候正月丙寅冬至在十一月二十八日都下寒最遲而河亦遲凍是月望日與諸吉士早朝共試觀之黎明三星正入地而河水亦適合云

天妃宮江淮間濱海多有之其神為女子三人俗傳神姓林氏遂實以為靈素三女太虛之中惟天為大地次之故製字者謂一大為天二小為地故天稱皇地稱后海次於地者宜稱妃耳其數從三者亦因一大二小之文蓋所祀者海神也元用海運故其祀為重司馬溫公則謂水陰類也其神當為女子此理或云朱宣和中遣使高麗挾閩商以往中流遭風賴神以免使者路允迪上其事於朝始有祀碑丘濟

金臺紀聞

八

三

之禮凡幾變 英廟天順間李文達公賢為首相司禮監巨瑞以議事至者便服接見之事畢揖之而退後彭文憲時繼之門者來報必衣冠見之與之分列而坐閣老面西太監面東太監第一人位對閣老第二人常虛其上二位後陳閣老文則送之出閣後商閣老輅又送之下階後萬閣老安又送至內閣門矣今凡調 旨議事則掌司禮者問出其餘或使少監并用事者傳命而已

牌口上以石鑿獸置兩傍狀似蜥蜴首下尾上其名

曰蚘蝮昔鴟鴞氏生三子長曰蒲牢好聲以飾鐘今之鐘紐是也次曰鳴吻好聲以飾屋今之吻頭是也次曰蚘蝮好飲卽今罈口所置是也

鄆縣河灘上有亂石隨手碎之中有石魚長可二三寸天然鱗鬣或雙或隻不等云藏衣筒中能辟蠹魚又平陽府侯馬驛滄河兩岸灰土上皆婦人手跡或掌或拳儼然若印削去之其中復然又大同山中有入骨在山之腰上下五六十丈皆石耳惟中間一帶可四五尺皆觸體脛節齟齬然關中之山數處亦爾

金臺紀聞

四

余聞之陝西舉人張守後以訪之士大夫云果然造化變幻何所不有也

蚘蝮糞能治蜂螫余少時摘黃柑爲遊蜂所毒急以井泉調蚘蝮糞塗之其痛立止聞之昔人納涼簷際見石峰爲蜘蛛所罾蛛出取蜂受螫而墮少甦爬沙墻角以後足抵蚘蝮糞掩其傷須臾健行卒啖其蜂於網信乎物亦有知也沈存中筆談亦記一事與此相類但謂以芋梗耳姑試之

偷桃事有兩一說王母獻桃於武帝東方朔從旁竊

視之王母指之曰此兒已三度偷吾桃矣一說武帝時東方之國貢小人至使朔辨之朔曰王母種桃三千歲一結子此兒已三度偷桃矣未知孰是

正德二年八月十四日加恩諸元老內閣則西涯李公時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加俸一級守靜焦公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升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升書如故守谿王公以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升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戶書如故冢宰許

金臺紀聞

五

公進司馬劉公宇俱太子少保宗伯李公傑司寇屠公勲司徒顧公佐司空李公鏗皆賜玉帶余嘗聞前輩云本朝文班玉帶不過五條余初登朝所見亦止五條爲內閣劉少師從李東陽謝遷二太保冢宰馬少師文升司寇閔太保珪皆官至一品云今上登極明年五月馬少師致仕時守靜焦公以吏侍進吏書不久遂賜玉十月劉謝二公致仕焦公以吏書入閣文班才三條旣而守谿公被賜曾司空以進呈奉天殿龍毯被賜復如五條之數數日曾公卒

閱兩月閔公致仕自是六卿無腰玉者又三月許家宰劉司馬同日被賜復如五條之數時四明屠公滿以太子太傅吏書起復兼都察院左都御史適過其數今至十玉盛矣哉景泰初九列皆加太子少保而鹽山王公躬奉和王公直並為吏書時有滿朝皆少保一部兩尚書之語弘治末學士最多而謝閣老木齋鴻臚寺卿賈斌太常寺卿崔志端俱帶禮書時有翰林十學士禮部四尚書之語今可謂六卿皆玉帶吏部四尚書矣內閣李焦二公與左都御史屠公俱

金臺紀聞

六

吏書但二王公並蒞天官而今則帶銜云

公穀文法悉著何字嘗與汪檢討器之論及必當時口相講授作答問語而其徒錄之者也故其間文有極拙者非必如左氏操觚為之近見元儒郝文忠經伯常三傳折衷序亦云公穀二氏口授其義而為之傳故其文約其辭切其辨精反復曲折使聖人微婉之旨可推而見云乃知古人先有以此求之者文忠又有與友人論文法書亦前人所未道者其書曰古之為文法在文成之後辭由理出文自辭生法以文

著相因而成也非先求法而作之也後世之為文也則不然先求法度然後措辭以求理若握杆袖求人之絲泉而織之經營比次絡繹接續以求端緒未措一辭鈴制天闕惟恐其不工而無法故後之為文法在文成之前以理從辭以辭從文以文從法資於人而無我是以愈工而愈不工愈有法而愈無法祇為近世之文弗逮乎古矣

金臺紀聞

七

舟送之有維揚一士人同泚數十里士人素滑稽是日極肆談鋒盡衽席褻昵之事人不堪聞故以是為二老困定山怒不能忍幾至勵聲色追明日餘恨猶未已白沙則當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其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之

孝廟人才之盛好事者取其父子同朝作對聯云雙探花父兩箇狀元兒時張宗伯昇己丑狀元子恩王禮侍華辛丑狀元子守仁俱為兵部主事戶部郎中劉鳳儀則己未探花龍之父兵部員外李瓚則壬

成探花廷相之父也一時橋梓前此未之有也

金華戴元禮 國初名醫嘗被 召至南京見一醫

家迎求溢戶酌應不聞元禮意必深于術者注目焉

按方發劑皆無他異退而惟之日往觀焉偶一人求

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時下錫一塊麾之去元

禮始大異之念無以錫入煎劑法特叩之答曰是古

方爾元禮求得其書乃錫字耳元禮急為正之嗚呼

不辨錫錫而醫者世胡可以弗謹哉

楊文貞公云東坡之竹妙而不真息齋之竹真而不

妙

金臺紀聞

嘗聞西域人算日月食者謂日月與地同大若地體

正掩日輪上則月為之食傳注家謂月蝕為暗虛所

射者余未敢信以為然

袁凱字景文別號海叟有海叟集行于世 國初詩

人之冠冕吾鄉人仕為御史 太祖高皇帝嘗欲戮

一人 皇太子懇釋之召凱問曰朕欲刑之而東宮

欲擇之孰是凱對曰 陛下刑之者法之正東宮釋

之者心之慈 太祖怒以為凱持兩端下之獄凱下

獄三日不食 太祖遣人勸之食已而宥之每臨朝

見凱嘗曰是持兩端者凱一日趨 朝過金水橋詭

得風疾仆不起 太祖曰風疾當不仁命以木鑽鑽

之凱忍死不為動以為躡韋不才放歸田里凱歸以

鐵索鎖項自毀形骸 太祖每念之曰東海走却大

鰻鯉何處尋得遣使即其家起為本郡儒學教授鄉

飲為大賓凱瞠目熟視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使者復

命以為凱誠風矣遂置之聞之都主事玄敬穆余少

聞故老談景文既以疾歸使家人以炒麵攪沙糖從

金臺紀聞

竹筒出之狀類豬犬下潛布於籬根水涯景文匍匐

往取食之 太祖使人覘知以為食不潔矣豈所謂

自免於禍者耶

國初高啟季迪侍郎與袁海叟皆以詩名而雲間與

姑蘇近殊不聞其還往唱酬若不相識然何也玄敬

嘗道季迪有贈景文詩曰新清還似我雄健不如他

今其集不載是詩玄敬得之史鑑明古史得之朱應

祥岐鳳岐鳳吾松人以詩自豪於一時為序在野集

者其事雖無考然兩言者蓋實錄云

周元素太倉人善畫 太祖一日命畫天下江山圖於便殿壁元素頓首曰臣粗能繪事天下江山非臣所諳 陛下東征西伐熟知險易請 陛下規模大勢臣從中潤色之 太祖卽授毫左右揮灑畢顧元素成之元素從殿下頓首賀曰 陛下江山已定臣無所措手矣 太祖笑而頷之

後唐明宗長興三年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其議出於馮道此刻書之始也石林葉少蘊以爲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道爲之爾柳玘

金臺紀聞

十

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石林時印書以杭州爲上蜀木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裁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遍天下然則建本之濫惡蓋自宋已然矣今杭絕無刻 國初蜀尚有板差勝建刻今建益下去永樂宣德間又不逮矣唯近日蘇州工匠稍追古作可觀

古書多重手抄東坡於李氏山房記之甚辨比見石

林一說云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入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讐對故往往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鑄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鑄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謬世旣一以板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其說殆可與坡並傳近日毘陵人用銅鉛爲活字視板印尤巧便而布置間訛謬尤

金臺紀聞

十一

易夫印已不如錄猶有一定之義移易分合又何取焉茲雖小故可以觀變矣 勝國時郡縣俱有學田其所入謂之學糧以供師生廩餘則刻書以足一方之用工大者則糾數處爲之以互易成帙故讐校刻畫頗有精者初非圖鬻也 國朝下江南郡縣悉收上國學今南監十七史諸書地里歲月勘校工役並存可識也今學旣無田不復刻書而有司間或刻之然以充餽贖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善乎胡致堂之論明宗曰

命國子監以木本印書所以一立義去舛訛使人不
迷於所謂善矣效之可也嚮之不可也或曰天下學
者甚衆安得人人而效之曰以監本爲正俾郡邑皆
得爲焉何患於不給國家浮費不可勝計而獨靳於
此哉此馮道趙鳳之失也

延宴餘物懷歸起於唐宣宗時宴百官罷拜舞遺下
果物惟問咸曰歸獻父母及遺小兒上勅太官今後
大宴文武官給食兩分與父母別給果子與男女所
食餘者聽以帕子懷歸今此制尚存然有以懷歸不

金臺紀聞

十一

盡而獲罪者

曾司業鐸振之欲乞終養還戊辰四月中卽謀之夜
夢幘頭騎青羊乃去占者以爲當乙未日得請是時
六月二十九日得乙未振之屈指以爲是其期也時
禁方嚴因循遂過其期後乙未乃八月三十日以爲
不至是八月六日已得吉矣俄爲吏部覆寢衆以
前夢不驗振之遂再請吉從中許之明日謝恩
適當八月之乙未振之公服入直房待漏衆共異之
本朝輿地前古無比猗與盛哉然有可疑者二事堯

舜時以冀州爲皇畿四方皆江千五百里今冀州之
北能幾何耶三吳在古不入職方其民皆斷髮文身
以與蛟龍雜處若空其地然爲最下也今州賦日繁
而古之遺跡不異其水不爲害者天幸爾萬一涇水
不知何以處之區區開築難以言善

金臺紀聞

八

十三

玉堂漫筆

雲間陸深

薛文清公觀崖石每層有紋橫界而層層相背謂為天地之初陰陽磨盪而成若水之滌沙一層復一層也殊不知實是水所滌耳蓋天地之初混沌一物惟有水火二者開闢之際火日升水日降而天地分矣凡山阜皆從水中洗出觀江河間沙洲可見余嘗謂水天下之至高者也山天下之至卑者也故海底有石而山顛有水然水亦實至高霜露雨雪是也

玉堂漫筆

八

一

孟子塞乎天地之間塞字與吾往矣字相應是克然不撓屈之義與塞天地貫金石語微不同雖橫渠亦有天地之塞吾其體之言恐與孟子之意不同性字從心從生若以耳目口鼻手足動靜為性此近於作用之說釋氏嘗曰狗子有佛性是也然釋氏之所謂性其義亦與吾儒不同

薛文清公與吳康齋嘗言夢見朱子孔子二公皆質實人雖無妄語然不書亦可也

釋氏之所謂心吾儒之所謂氣也所謂性似吾儒之

所謂心者命名取義各有宗旨不必比而議之可也昔人謂月體無光借日為光朱子亦有粉丸之喻故新月之闕向東殘月之闕向西此之謂映日可也惟望後之月闕亦向西似與映日之說稍礙戊戌正月十九日子寓東長安是夜客散適見闕月初升闕處乃西向疑之明日晉陽諸生來見因舉子月影辨因識之

虞伯生集題耕織圖大意謂元有中原置十道勸農使總於大司農皆慎擇老成重厚之君子親歷原野

玉堂漫筆

八

一

安輯而教訓之功成省歸憲司憲司置四僉事其二乃勸農之官由是天下守令皆以勸農繫銜憲司以耕桑之事上大司農至郡縣大門兩壁皆畫耕織圖此意甚好我朝立法最為周密似少此耳

漢哀帝時王舜劉歆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殷之三宗是已宗無數也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又云宗其道而毀其廟此皆據統一之君而論又曰迭毀之禮親

疎相推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漢儒之說不過如此似涉傳會姑錄出

天包地外水在地中恐名理亦未盡天包水外水包地外水皆在天中晉志述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恐亦難據使天果有外恐只是氣耳豈容有水耶氣無窮理亦無窮却倒說嘗見閩閩尙有憲副云龍袖矯民爲我 文皇帝白溝之役時事歐陽圭齋南詞中已有此語想是元時方言不知是何等也

玉堂漫筆

八

三

圭齋論風雅取名最有理前輩說詩者之所不及也其言曰風卽風以動之之風雅卽雅鳥之雅以其聲能動物也又曰風雅惟其聲不必惟其辭故有聲而無辭者有之無聲而有辭者無有也

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鬼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此張衡靈憲生鬼生明之說也嘉靖戊戌九月望在十六十四日晨入朝有事於太廟見月西墜而闕處向東南此時日在寅宮矣二十二日晨起見月闕正向西周靜步日自東而南而西而北穹

天所論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恐亦有理

予登乙丑科今三十六年矣浮沉中外六十有三歲已亥蒙 御筆親題以學士掌行在翰林院印扈從南巡時同年在朝者九人掌十印亦盛事也內閣未齋顧公居守賜關防石門翟公新起行邊改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鑄關防禮部行在則介溪嚴公兵部尙書則東瀛張公禮部印則前川張公兼掌翰林院印刑部印則南塘朱公戶部右侍郎三峰高

玉堂漫筆

八

四

公出辦糧草亦給關防以行順天府尹則石峰邵公俞貞木洞庭人石澗先生之孫年九十六而卒嘗見其題趙仲穆畫馬一絕頗有風致房星方墮墨池中飛出蒲稍八尺龍想像開元張太僕朝回騎過午門東

漢制以本官任他職者曰兼常惠以右將軍兼典屬國是也以高官攝卑職者曰領劉向以光祿大夫領校書是也唐制有曰攝者如侍中之攝吏部是也又有行守試之別職事高者爲守職事卑者爲行未正

名命者為試宋制則高一品為行下一品為守下二等為試元祐以後又置權官如以侍郎權尚書之類漢制趙充國為假司馬則又有假職矣

宋制以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謂之內制以他職帶知制誥謂之外制

本朝開科自洪武四年辛亥始後至十七年甲子復設乙丑會試楊文貞謂國初三科循循元制作經疑至二十一年戊辰始定今三場之制刻錄

揚州漕河東岸有墓道題曰夏國公夏音度與夏字相

玉堂漫筆 五

類少一發筆下作又行人遂訛呼為夏國公蓋鎮遠

侯顧公王之賜葬也玉丙申歲歸 太祖累立戰功

靖難師起輔 仁宗居守北京內難平論功封鎮遠

侯年八十有五永樂十二年卒 國初功臣未有壽

考如玉者也玉最有功於貴州出鎮貴州時辭 仁

宗於文華殿曰 殿下於事君父恤兵民素行有誠

惟於小人當置度外凡事有天理不足計意為漢府

然其辭指溫厚亦武臣中之難得者獨與姚少師論

兵不合云

金陵陳先生遇字中行自少篤學化元為温州路學教授時兵亂棄官歸隱開居一室署曰靜誠每夙興焚香叩天願生 聖主以救世我 太祖克金陵南臺侍御史秦元之薦於上即日召見與語大悅稱先生而不名既定賜贊畫寔冬命為翰林學士者再皆辭又命為禮部侍郎又辭又除為禮部尚書又固辭上嘉獎連稱君子數諭之曰卿即老不欲仕有子令帶刀侍衛亦叩首以子幼辭洪武甲子年七十二卒董倫誌其墓

玉堂漫筆 六

宋太祖北征因河東謀者語劉承鈞曰君家與周世

警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間何為重因此一方之民

承鈞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什一

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

也自漢魏以來詞命簡潔未有其比

陳東字約之以翰林編修出官二司今以參議捧表

入京過余問近世詩體予未及答明日以所作高子

業集序為贊其持論甚當但詩貴性情要從胸次中

流出近時李獻吉何仲默最工姑自其近體論之似

洛人格套雖謂之擬作亦可也楊載有云詩當取裁漢魏而音節以唐爲宗殆名言也

國初書法以詹孟舉希原爲第一奕棋以江陰相子先爲國手奉化胡廷鉉與孟舉同書千文太祖以廷鉉書法過孟舉令書皇陵碑鄞人樓得達亦累勝子先得賜冠帶都南濠亦記一僧以勝子先云

相傳永樂初遣胡忠安公巡行天下以訪邈邇張仙人卽張三丰名通號玄玄子天師之後寓居鳳翔寶雞縣之金臺觀修煉洪武壬申常應蜀獻王之召辭

王堂漫筆

八

七

還山金時人也都太僕玄敬嘗爲予言蘇城人家有三丰手筆蓋與劉太保乘中冷協律起敬同學於沙門海雲者南陽張朝用嘗記三丰遺跡三丰陝西寶雞人元時於鹿邑之太清宮學道與朝用高祖毅相識往來其家爲親密亦愛朝用之父叔廉元末兵亂叔廉避地寶雞洪武中三丰亦來寶雞與西關李道士白雲先生交契相厚朝用時方年十三三丰見之問曰汝誰家子答曰吾父柘城張叔廉也兵亂徙家於此三丰曰我張玄玄也昔柘城時多擾汝家名毅

者爲誰答曰吾高祖也三丰曰吾曾見其始生時童子其勉力讀書後當官至三品越月朝用與李白雲

送之北去見其行足不履地云朝用官詹事府主簿忠安公以其常識三丰薦之爲均州知州與同往尋訪竟無所遇而還十五年文皇再遣寶雞醫官蘇欽等齋香書遍訪名山求之又遣龍虎山道士奉書云皇帝致書真仙張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渴思親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遍詣名山虔請真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神妙莫測朕才質疎

王堂漫筆

八

八

庸德行非薄而至誠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龍虎山道士謹致香奉書虔請拱候雲車風駕惠然降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敬奉書或云此舉實託之以別有所爲忠安行事有密勅云又淮安王宗道字景雲學仙嘗與三丰往來游從永樂三年國子助教王達善以宗道識三丰薦文皇召見文華殿賜金冠鶴氅奉書香徧訪於天下名山越十年足跡滿天下竟無所遇而還復命近見都公談纂記三丰在洪武永樂中事三則祝希哲野記冷謙作仙奕圖以遺

三丰一條此不錄

洪武二十八年戶部節奉 太祖聖旨山東河南民人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冬少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按此可為各邊屯田之法

彭惠安集有云天時不同地利亦異亢旱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澇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按此可論吾縣東西鄉之利害

國初歲遣監察御史巡按方隅大災重患乃遣廷臣王堂漫筆 八 九

行視謂之巡撫事迄而止無定員宣德間以關中江南地大而要始命官更代巡撫不復罷去正統末南北兵興於是南省邊隅徧置巡撫官矣今惟浙江福建無巡撫時設巡視陝西一省則有四巡撫北直隸則有兩巡撫云

丁酉歲予自四川左轄召為光祿入 朝百見候五日乃罷因免 朝故也後轉太常兼讀學詹事兼學士皆不得面 恩當時敘菴李公時在內閣曾與論請行午 朝禮敘菴以為難彭惠安公韶弘治

葦星上疏云臣獲隨午朝竊念日奏尋常起數於事無補但於祖宗勤政之典乞師其意可也臣願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吏部有大陞除禮部有大災異戶部兵部有緊急錢糧邊報工部法司有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令先期開具事由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侍衛一如午 朝之儀事該各衙門會議者各官就於御前公同計議如吏部陞除大臣明言某官才德堪任某官資望未可之類內閣補臣亦同議可否事體既定就行口奏取 旨奉行次日補本

王堂漫筆 八

十

備照若係本衙門自行者亦就 御前逐一陳說有無故事兩疑情由請 旨定奪若是事體重大一時難決者聽各官先行博議於下候至朝時再議奏行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而 聖明耳目開達羣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有事則行不分寒暑無事則止勿勞 聖駕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羣臣興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可次第弛張矣其議如此若用之今日尤切事宜老成先見可敬可服已亥南巡還有 旨各衙門俱嚴公座仍許

禮部都察院叅劾子掌詹事印日往衙門與崔少詹後渠坐堂復至東閣畫會一時冷局爲之振作時見左順門陳御座設黃幄於上將朝廷欲修午朝故事耶因讀惠安新集備記於此

張文潛以水喻作文之法至謂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文之陋也此言切中今日之弊

太祖時南京官僚想用傘蓋襲封誠意伯劉有華蓋殿待宴退朝詩云團團禍羅傘被服全文章可

玉堂漫筆

十一

見

史記扁鵲傳飲以上池之水上池水竹木上未到地

水

宋高宗南渡建炎初有臣僚召對所陳劄子首曰恭惟陛下歲二月東巡狩至於錢塘呂順浩當國見之笑曰秀才家識甚好惡文章之弊一至於此爲之浩歎

柘湖今在華亭縣南六十五里本海鹽縣地王莽時改曰展武因陷爲湖

扈濱今在上海縣北十里本海鹽之東堰晉袁崧築學以禦孫恩者

上海縣元末割華亭東北之五鄉分置唐天寶初割海鹽之北境置華亭縣

蘇丑字叔武欽人易簡之後年八十餘正統間卒以隱逸自高性愛古法書名畫不惜萬金購之曰此足養心性非他玩好可比其人品亦可謂博雅矣近時江南人家有好古玩物至於敗家亡身者此又可爲監戒也

玉堂漫筆

十二

衡山後生竹最大名曰南竹土人截取其筒以爲篋節處可置盥盆然在深山中人蹟不到之處

世傳七賢過關圖或以爲卽竹林七賢爾屢有人持其畫來求題跋漫無所據觀其畫衣冠騎從當是晉魏間人物意態若將避地者或謂卽論語作者七人像而爲畫爾姜南舉人云是開元間冬雪後張說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鄭虔孟浩然出藍田關遊龍門寺鄭虔圖之虞伯生有題孟浩然像詩風雪空堂破帽温七人圖裏一人存又有槎溪張輅詩二李清狂

狎二張吟鞭遙指孟襄陽鄭虔筆底春風滿摩詰圖
中詩興長是必有所傳云

元高德基云吳人尚奢爭勝所事不切廣置田宅計
較微利不知異時反貽子孫不肖之害故謂之蘇州
猷自今觀之猷豈獨蘇哉

富韓公嚴重每言辭皆厲邵氏聞見錄記其一則曰
彌嘗病今之作文字無所發明但模稜依違而已人
之為善不易人之為惡必用奸謀以逃刑戮君子為
小人所勝不過祿位耳惟有三四寸竹管子向口角

玉堂漫筆

八

十三

頭褒善貶惡使善者貴惡者賤須是由我始得不可
更有畏怯也

世言大藏經五千四百八十八卷此自唐開元間總結經
律論之目至貞元間又增新經二百餘卷宋至道以
後惟淨所譯新經又九千五百餘卷子見南宋藏經
與元藏亦不同而本 朝藏經又添入元僧以後諸
人文字而卷數仍舊豈亦有添減歟

襄陽大堤曲有倒着接離花下迷蓋用白紗作巾南
朝雖帝王亦服白紗帽沈攸之所謂大事若克白紗

帽共着耳又別有白疊巾白綸巾後世惟凶服乃用
白

子遊金陵觀大功坊回龍巷想見當時 君臣之際
焉大將軍為人謙謙不伐又從父老問大將軍時事
其感元帝於開平也闕其圍一角使逸去常開平怒
亡大功大將軍言是雖夷狄然嘗久帝天下吾 主
上又何加焉將裂地而封之乎抑遂甘心也既皆不
可則縱之固便開平且未然嗚呼深遠矣

文章貴簡明王伯厚甫嘗稱歐陽公劉柳無稱於事
玉堂漫筆

八

十四

業姚宋不見於文章過於唐人所云周勃霍光雖有
勳伐而不知儒術枚臯嚴忌善為文章而不知嚴廊
終不若漢人所謂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尤為痛快也
宋徽宗宣和六年禮部試進士至萬五千人是年賜
第八百餘人宋朝故事每廷試前十名御藥院先以
文卷奏御定高下高宗建炎間始曰取士當務至公
考官自足憑信豈容以一人之意更自升降自今勿
先進卷子此真帝王之體古所謂君明樂官不明樂
音者正如此

晉悼公入告羣臣之詞左氏國語並載而不若左氏之簡嚴也左氏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國語作孤之及此天也惟此語勝左氏古之言天者三家曰宣夜曰蓋天曰渾天宣夜無傳周髀蓋天考驗多失獨渾天近理其言曰天如雞卵地如卵黃天大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運

說郭續目錄

弓第十三

皇朝盛事 王世貞

雙槐雜抄 黃瑜

後渠雜識 崔銑

古穰雜錄 李賢

震澤紀聞 王參

菽園雜記 陸容

莘野纂聞 伍餘福

說郭續目錄八 弓十三

駒陰冗記 關莊

客座新聞 沈周

枝山前閣 祝允明

尊俎餘功

漱石閒談 王元禎

平江記事 高德基

皇朝盛事引

王世貞曰不佞少登朝則好聞公卿將相之業而會我

國家代承平文武隔判若涇渭又士非明經進士不

得都高位乃至薦紳恡三公止伯爵

郊廟不推恩陰叙不庸顯而戚貴世臣名為三公而實不與以故視前代少遜焉即宰相世系不能表矣余故竊記其一二盛者書之以附於唐卓異記之末云

皇朝盛事引入

皇朝盛事

太倉王世貞

慶成王百子

慶成王生一百子俱長成自長子襲封外餘九十九人並封鎮國將軍每會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而人皆隆準極異事也

一門高第

謝文正遷以解元會魁中狀元而子丕復以解元會魁及第倫論德文叙以會元中狀元而長子通泰以

皇朝盛事 入

二

諒復領省解次子祭酒以訓會元及第此其最盛者也黃行人乾亨子御吏如金史僉事俊子尚書道毛文簡紀子太僕渠張侍郎志淳子副使合俱父子解元曾狀元鶴齡孫進賢狀元宏從子懋中羅文莊欽順從子瑄俱進士及第孫文恪陞及第而子鋌鄉薦第一鏞會試第一兄堪武會舉第一至都督劉尚書龍祖副使潔父刑部鳳儀俱鄉試第四人龍及子郎中承恩俱第二人葛少保守禮與其孫職俱山東解元若兄弟高科如永樂甲申周巖子述長史孟簡同

科及第正統景泰中彭文憲時中狀元文思華中會元然是從兄弟耳楊文懿守陳尚書守陞劉文簡春泰政台王文莊鴻儒布政鴻漸俱解元而守陞春復及第其三兄俱謚文楊光祿惟聰已卯解元辛卯狀元而兄庶子惟傑丙戌及第尤為盛事吾州王太史錫爵會元及第而弟曲爵復會試第五人

公侯父在受封

洪武中李文忠以浙江行省平章封曹國公而父貞以恩親封侯如子胡顯以都督僉事封梁國公而父皇朝盛事 八 三

泉以致仕都督封亦如子永樂初鄭亨以都督僉事封武安侯父用以致仕千戶封亦如子嘉靖初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封新建伯其父南京吏部尚書奉尚在亦封如子

孤卿封父

內閣則黃公淮李公賢楊公廷和父封少保劉公珣嚴公訥父封太子太保李公春芳父封少傅進少師張公居正父自少保少師以至加特進左柱國封尚書則彭公時劉公吉內淮朝及嚴公李公皆得歸養

彭公父毓義後公七年始卒

出將入相

國初徐太傅達出為征大將軍入為中書右丞相正德中楊文襄一清以三邊總督入為吏部尚書內閣大學士致仕後落致仕復為三邊總督入為內閣大學士

歷任三公

太師太傅有超授者惟郭翊公勛朱成公希忠自太保太傅以至太師叙遷為盛

皇朝盛事 八 四

父子封王

隴西恭獻王李貞子岐陽武靖王文忠黔寧昭靖王沐英子定遠忠敬王晟東平武烈王朱能子平陰武愨王勇 凡三家

三代封王

河間忠武王張玉子定興忠烈王輔孫寧陽恭靖王懋凡三代王東平朱武烈王能子平陰武愨王勇又再世而定襄恭靖王希忠繼之亦可稱三代也

一門兩公

中山王首佐 太祖定天下功業爵位朝班廟享皆第一封魏國公世世承襲嗣公輝祖既殉節以終次子增壽復以龍潛翊戴贈爵上公封國於定一門兩公往往對握二都兵政諸勲貫無敢埒者又三女一為文皇后一為代簡王妃一為安惠王妃

父子三公

太師英公張輔子懋復為太師俱加階特進俱勲左柱國俱再知 經筵事俱再監修 國史足稱東第之冠其次則朱保公永為太師子聯為太保孫會昌

皇朝盛事 八

五

侯繼宗為太傅子銘為太保

三代尚書

尚書宰執大臣漢則楊震四公唐則張嘉貞三相耳國朝尤不易得唯南京兵部尚書林公瀚瀚子南京禮部尚書庭機庭機子南京禮部尚書嫌

三代進士相見

國朝以進士為榮海內世家三代中進士者固多只祖孫父子相見者絕少惟福建侯官縣林春澤正德甲戌進士為建昌太守子應亮嘉靖壬辰進士為戶

部侍郎孫如楚嘉靖乙丑進士為廣東提學副使浙江烏程縣董份嘉靖辛丑進士為禮部尚書子道醇萬曆癸未進士為給事中孫嗣成萬曆庚辰進士為禮部郎中祖孫父子俱在一堂乃稀有之事而林氏尤享上壽建昌一百四歲侍郎八十歲學憲自廣東告歸侍養尤難得

兄弟尚主

永樂中西寧侯朱晟子琥瑛一時尚公主拜駙馬都尉相繼嗣父爵鎮守甘肅

皇朝盛事 八

六

婦翁與婿同時大位

國朝婦翁與婿同時大位者洪武初朱國公馮勝以大將軍北討將鄭國公常茂參其軍事學士劉三吾預機密壻趙勉為戶部尚書正德中周文端經為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壻曹元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入閣孫需為南京吏部尚書壻費宏為大學士陳金為少保左都御史壻蔣冕為大學士嘉靖中吳太保鵬為吏部尚書壻董份為學士亦遷禮部尚書

師弟同居內閣

正德中楊少師廷和為官保斬貴座主斬公又嘗受業楊少師一清先後同居內閣袁少傳焯為少師徐階督學所取士少保張居正為徐階教習庶吉士俱同居內閣又弘治乙丑少傳調遷廷試讀卷乙丑與門生翟鑿同居內閣正德庚辰少保石瑄以禮待主考及丁亥罷相門生張孚敬實代之嘉靖戊戌分宜以禮書知貢舉辛酉與門生袁煒同居內閣

林下九相

萬曆元年少傅李本復性呂太子太保嚴訥少師徐階李春芳前少師高拱少傅郭朴陳以勤少保殷士儉太子太保趙貞吉凡九人皆一品腰玉逍遙林下不惟我朝所無而亦前代所未見者

浙江三大功臣

洪武三年庚戌御史中丞劉基以謀策功封誠意伯天順十四年己巳兵部尚書于謙以靖亂功加少保正德十六年辛巳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以擒叛功封新建伯文臣中最為灼然者皆浙產也劉贈太師于贈太傅王贈侯皆在易世論定之後

內閣江西

永樂初元選翰林臣入內閣而江西居其五曰吉水解縉胡文穆廣廬陵楊文貞士奇南昌胡儼新淦金文靖幼孜縉廣士奇又皆吉安府人正統末文貞以少師首揆而泰和王文端直長吏部景泰中文端以少傅長吏部而廬陵陳公循以少保首揆亦皆吉安人也

一郡文武之盛

國初浦江宋承旨濂義烏王侍制禕胡教授翰蘇編修衡以文章名天下而皆為金華人青田劉中丞基龍泉章中丞溢胡郡伯深麗水葉郡侯琛亦文章士而劉以武功顯皆為處州人既盛且奇

蘇州盛事

會元七人常熟施顯太倉吳鈇即陸鈇也長洲吳寬吳縣王鏊吳江趙寬常熟瞿景淳太倉王錫爵狀元六人吳縣施槃長洲吳寬崑山毛澄朱希周顧鼎臣吳縣申時行又崑山沈祭酒坤係原籍亦當為七人壬戌壬申二元尤為奇絕

內閣七人吳縣張學士益徐奉蓋有貞王武英蓋崑山顧武英鼎臣常熟嚴武英誦吳縣中中極時行太倉王武英錫爵伯爵一人徐有貞

嚴州盛事

嚴州小郡也成化初商文毅輅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居內閣姚莊敏公夔以太子少保為吏部尚書又商公以乙卯解元為乙丑省殿元姚公以辛酉解元為壬戌省元二甲傳臚商公自修撰超

皇朝盛事

八

九

入內閣姚自給事中起拜侍郎可謂一時之盛矣

一郡兩元

永樂甲申狀元曾榮永豐人會元楊相泰和人俱吉安府嘉靖壬戌狀元徐時行吳縣人會元王錫爵太倉人俱蘇州府

一郡三及第

建文庚辰狀元胡靖第二名王良吉水人第三名李貫廬陵人俱吉安府而二甲第一名吳溥第三名朱塔皆江西溥又會元也永樂甲申狀元曾榮永豐人

第二名周述第三名周孟簡俱吉水人二甲第一名楊相第四名王直俱泰和人第二名宋子環吉水人第三名王訓廬陵人相又會元也七人皆吉安府而內閣學士讀卷七人而五人者解縉胡廣楊士奇胡儼金幼孜皆江西其三人皆吉安府

一郡三傳臚

正統丙辰第一甲第一名施榮吳縣人第二甲第一名張和崑山人第三甲第一名莫震吳江人皆蘇州府

皇朝盛事

八

十

國初三遺老

元楊維禎為浙江儒學提舉 國初召修史年七十六而卒沈夢麟為武康尹入 國朝五司閩浙文衡一考會試九十三而卒滕克恭為翰林學士入 國朝一主河南鄉試至一百餘年而卒皆不肯屈節以仕其耆德為 昭代之盛

十知貢舉

胡忠安公深為禮部尚書自宣德丁未至景泰甲戌凡十為會試知貢舉官古今罕有

享國長久

親王享國長久者 代簡王桂六十九年 慶靖五

梅 寧獻王權俱六十八年 德莊王見潯六十二

年 藩莊王幼學五十九年 周定王櫛五十七年

襄憲王瞻培五十五年 衡恭王祐樞五十一年

大臣肩壽

大臣肩壽至九十者魏文靖驥九十八劉文靖健九

十四王端毅恕九十三尚書胡公拱辰陳公雅俱九

十二嘉靖中廣東按臣言致仕尚書湛若水年九十

皇朝盛事

八

十一

請賜存問已之又五年而卒嘉靖末喻尚書茂堅萬

曆初王尚書學夔俱九十餘王以九十四卒方尚書

純以九十卒應尚書大猷今九十四尚無恙諸子俱

貴顯其尚書以上至八十餘者胡忠安淡韓司寇邢

問蔣恭靖瑤俱八十九鄉宗伯幹殷司徒從儉李太

宰裕張太保子麟俱八十八馬瑞肅文升林司徒翰

韓忠定文章文懿懋高襄簡友璣劉清惠麟嚴分宜

嵩俱八十六單司馬安仁揚宗伯翁王靖遠驥孫司

馬原貞王安簡宗幹陶恭介瑛趙康敏鑑朱宗伯恩

俱八十五王文端直王忠肅翔崔司空文奎賈文靖

詠朱恭襄希周孫司徒應奎俱八十四黃文簡淮胡

賓客儼劉宮保璋薛司馬遠尹文和直毛文簡紀羅

文壯欽順顧官保應祥張恭肅潤俱八十三陸康僖

瑜尹恭簡旻李襄敏秉閔莊靖珪雋泌陽芳李恭襄

鏜劉司寇纓聞莊靖潤俱八十二徐宗伯瓊侯司空

賡洪太保鍾林司寇泮周司寇倫俱八十一俞司寇

士悅苗文康表何司馬鑑雍司徒秦王司寇鑑之孫

司徒交楊司徒潭俱八十

皇朝盛事

八

十二

高皇帝召耆老謁見而崑山周壽誼居首年一百十

六歲賜宴及鈔幣大順中召京師人百四歲茹大中

入見便殿錫宴順天府賜冠帶襲衣命禮部尚書姚

夔造其第賀之成化中韓王奏群牧所千戶朱政曾

祖年一百六歲而終祖全一百二歲父鏞八十二歲

見存三代皆以千戶致仕詔信鏞俱進階宣武將軍

各賜羊酒白米二石弘治中吾州毛弼年百歲而孫

澄狀元及第有司為益人瑞狀坊真盛事也

累朝舊德

黃文簡以永樂甲申主會試以宣德癸丑少保致仕相去三十年謝文正以弘治乙卯入相至嘉靖戊子復召相去亦三十年可謂舊德

兩丙辰狀元

吾吳朱恭靖希周弘治丙辰狀元盛德為天下師表雖壽止八十四然及見嘉靖丙辰狀元諸大綬而沒亦吾吳盛事也

三戊狀元名姓

皇朝盛事 八

十三

無錫孫狀元繼舉以萬曆甲戌及第而景泰正德兩甲戌狀元乃孫賢唐阜也以孫而繼舉若兼兩甲戌狀元而興者豈命名之始即有數耶亦稱奇

早達

十二歲楊文忠廷和舉鄉試大理卿朱奎太常卿任道遜舉奇童侍東宮書

十四歲趙中丞時春中經魁楊文襄一清中鄉試

十五歲蔣文定冕中解元

十六歲王庶子臣登進士何提學景明張少師居正

中鄉魁

十七歲李少師東陽舉會試太常王學士獻張官傅燦王守郡廷幹舉進士馬工部塚余太僕毅中俱舉解元沐都督昂以戰功僉都督

十八歲趙中丞時春中會元陳修撰景著中探花王兵侍偉楊文襄一清王侍講洪王叅政慎中汝楠俱第進士奇童洪鍾舉進士是年卒解學士縉中解元殷少保士儋中鄉魁

十九歲李詹事泰白中丞圻楊文忠廷和何少宰孟

皇朝盛事 八

十四

春陳中丞燿蔡尚書克廉俱舉進士

二十歲費少師宏舉狀元鄒司成守益倫司成以訓俱中會元與戴編修大賓俱及第解學士縉向右都寶張學士益王中丞雲鳳胡司馬汝礪李司馬昆盛右都應期李司徒如圭何提學景明王太宰用賓方少保逢時俱登第

二十八歲沐定遠辰封黔國公

晚達

劉文介儼以四十九曾學士榮以五十四唐修撰舉

以五十八俱登狀元金編修達以五十八會元及第
惟張文忠四十七舉進士六年大拜任師臣者十二
年亦奇遇也

少年狀元

費宏二十林大欽二十二施槃二十三朱希周楊慎
俱二十四孫繼皋二十五胡廣彭教張昇龔用卿羅
洪先俱二十六謝遷秦鳴雷俱二十七于顯康海申
時行俱二十八蕭時中陳循柯潛陳謹俱二十九

少年會元

皇朝盛事 八

十五

趙時春十八倫以訓二十鄒守益二十一彭華董玘
唐順之俱二十三陳澗二十四陸鉞趙寬李舜臣俱
二十五洪英王鏊汪俊俱二十六陳璉劉定之梁儲
儲耀邵銳霍韜俱二十八姚夔王錫爵陳棟田一儁
俱二十九

少年解元二十歲以下

廣西蔣冕十五歲 南直隸余毅中廣東馬極俱十七
歲

文貞奇遇

楊文貞公士奇不 山科目以布衣薦輔導 東宮居
內閣首揆典制草 詔定大禮授冊三總裁 國史主
會試及京試各再 備極儒林之榮可謂遇矣

三元

國朝商少保輅正 統乙卯領解浙江乙丑為會試廷
試第一人士林豔 羨商公年二十二發解十年而成
進士四年而以修 撰入閣七年而以兵侍歸歸十年
而復入入十年而 以少保歸又十年乃卒尤為奇也

皇朝盛事 八

十六

雙槐歲抄

香山黃瑜

聖瑞火德

太祖高皇帝功德福祚超越遠古貞應之符有開必先自堯舜以來未有若是之盛也初 皇考仁祖淳皇帝居濠州之鍾離東鄉 皇妣淳皇后陳氏嘗夢黃冠饋藥一九輝輝有光吞之既覺口尚異香遂娠焉及誕有紅光燭天照映千里觀者異之駭聲如雷天曆元年戊辰九月十有八日丁丑日昃時也河上

雙槐歲抄

八

一

取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示之故所居名紅羅幃鄰有一郎神廟其夜火光照耀及天明廟徙東北百餘步自是室中常有神光每嚮晦將卧忽煜燿若焚家人慮失火亟起視之惟堂前供神之燈耳帝王之生必有聖瑞章章如此及討元狄旗幟戰帽襖裙皆用紅色蓋以火德王色尚赤故也

禮儀尚左

聖祖初起兵猶用元制甲辰正月江南行省群臣奉上為吳王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吳元

年丁未十月丙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善長為左相國達為右相國禮記玉藻曰聽鄉任左註云凡立者尊右坐者尊左侍而君坐則臣在君之右是以聽向皆任左以尊君想當時二人侍 上坐必任左可知今中原及北方主賓相揖立時以右為尊就坐以左為尊其得禮意由近輦轂故也

禁水火葬

聖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問焚尸之氣惡之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于枯骨近世徂於

雙槐歲抄

八

二

俗或焚之而投骨于水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為甚 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埋之而後去洪武三年禁止浙江等處水葬火葬中書省禮部議以民間死喪必須埋葬如無地官司設為義塚以便安葬並不得火化違者坐以重罪

陳情願仕

洪武丁卯三月國子生古朴奏言家貧願仕冀得祿以養母 上嘉之除兵部主事

四代通體

永新劉文安公定之與李學士克述紹同陞英子劉

學士宣化儼戲謂文安曰先生真庶子也蓋公木庶

出遂默然無以應初其父石潭先生髦將納其母側

室或謂不宜同姓不從及公請封乃改為留氏鄉人

嘗許之今觀丙辰進士登科錄所書生母寔劉氏也

其後將立祠堂故為異制以諱乃翁之失見諸臬齋

存稿中有家書云奉先之禮古來儒者未必皆同今

亦豈能盡依朱子欲作祠堂之時整齊同作一大龕

雙槐歲抄 八

三

龕中懸一軸軸上書云本宗劉氏門中三代考妣五

服親疎神蒐席公號名儒而其父亦敦古道者其失

欲蓋而彌章如此禮貴謹始可不鑿哉

玉堂賞花

文淵閣右植芍藥有臺相傳 宣廟幸閣時命工砌

者初植一本居中澹紅者是也景泰初增植二本純

白居左深紅居右舊常有花自增植後未嘗一開天

順改元徐有貞許彬薛瑄李賢同時入為學士居中

一本遂開四花其一久而不落既而三人皆去惟賢

獨留人以為北明年暮春忽各萌芽左二右三中則

甚多而彭時呂原林文劉定之李紹倪謙黃諫錢溥

相繼同升學士凡八人賢約開時共賞首夏四日盛

開八花賢遂設燕以賞之時賢有玉帶之賜諸學士

各賜大紅織衣且賜宴因名純白者曰玉帶白深紅

者曰官錦紅澹紅者曰醉仙顏惟諫以足疾不赴明

日復開一花眾謂諫足以當之賢賦詩十章閣以官

寮咸和彙成曰玉堂賞花詩集賢序其端

採人妻

雙槐歲抄 八

四

宣德中賜太監陳燕兩夫人天順初賜故太監吳誠

妻兩京第宅出見水東日記諸書子按高力士傳

河間男子呂玄晤吏京師女固妹力士娶之玄晤擢

自刀筆史至少卿李輔國傳帝為娶元擢女為其妻

擢以故為梁州刺史朱子語類梁師成妻死蘇叔黨

范温皆衰經臨哭由是觀之採人有妻古今所同也

京師人謂此曹男性猶在必須近女豈其然乎

追復位號

天順元年二月乙未朔廢景泰仍為邨王歸西內

皇太后制諭也戊戌命邸王所立皇太后吳氏仍號
宣廟賢妃皇后汪氏復為邸王妃懷獻太子見濟為
懷獻世子肅才皇后杭氏及貴妃唐氏俱革其名號
欽天監奏革除其年號 上曰朕心有所不忍仍舊
書之癸丑邸王薨葬祭禮如親王謚曰吳唐氏等妃
嬪俱賜紅帛自盡以殉葬成化初追謚邸王為
恭仁康定景皇帝後汪妃薨亦追謚景皇后子按達
文之自焚也祭葬以天子之禮未嘗被廢故駙馬都
尉梅殷軍中發喪編素謚為孝愍然非 上意也例

雙槐歲抄

五

宜追復位號一如景泰其當軸者之責與

伏闕泣諫

伏闕泣諫自唐宋以來有之成化四年六月 慈懿
皇太后錢氏崩 憲廟嫡母也 詔大臣議葬所衆
相視莫敢先發大學士彭時謂同朝曰梓宮當合葬
裕陵王當祔廟無可議者即與禮部尚書姚夔定議
具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乞
念綱常之大體 先帝之心必求至當此莫大典禮
萬一有違在廷百辟將有言之宗室親王將有言之

天下萬世亦將有言之豈能保其終無據理改而從
正者乎 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未允時率羣臣伏文
華殿以請號哭不起 上聞之使中官宣諭使衆官
退翰林中有所呵中官使還者衆官皆曰死不敢奉
詔且不得命不敢退時與學士商輅劉定之進曰人
心如此實天理所在望 朝廷俯從於是中官入奏
上感動 世后亦悟即傳 旨諭羣臣口卿等昨者
會議 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罔朕素志但
聖母疑事有相妨未即允朕心終不自安再三據
雙槐歲抄

六

禮所幸 聖慈開諭特賜允諾卿等其如前議施行

勿有所疑故諭衆問命咸呼萬歲而退

後渠雜識

相臺崔統

楊繼宗

都御史楊公繼宗居憂時聞宦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楊公治郡名往吊公衰經於墳所直趨至墳所拜起手持公鬚曰此間楊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繼宗貌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復敢言直時威震海內不屈者公一人耳

憲皇

後渠雜識

天順末讒者謂 憲皇景帝嘗廢之當別立嗣 英

皇意頗疑之獨李賢不從一日 上病卧便殿召賢

諭曰今庶事頗寧願大者反搖奈何賢曰此 國本

也力陳不可動 上曰然則此位竟傳太子乎賢叩

頭賀曰宗社幸甚遂傳 旨召 太子須臾至賢曰

殿下事定趨出謝 太子抱 上足對泣讒遂不行

成化初賢遭喪奪情實 憲皇固眷云

王忠肅

王忠肅為吏部尚書忠清為 英皇所信任仲孫以

蔭入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蔽之哉如汝誤中第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所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耶裂卷火之

英皇

英宗於便殿屏左右謂李賢曰吉祥好預國政聞四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奈何賢曰自古人主權不可下移若 陛下每事自斷惟公道處之則彼漸不敢預而趨附之人亦自少矣 上曰朕意亦然會石亨敗家居其從子定遠侯彪謀出鎮大同諷大同薦已

後渠雜識

上廉其詐并逮亨置于法

李慈撫

嘉興當孔道內臣往來百方需索李公與菱藕曆日內臣曰我無用此太守幸與我金錢或好布絹公曰諾即出牒取庫金錢去與太監市布絹即索金錢內又出牒取庫金錢入饋曰布絹金錢去也幸與印券附案他日磨勘內臣咋舌不敢受公有大節持風裁藩臬御史皆敬憚公公誅鋤姦豪盡束手斂跡但得改過即止不深究超陞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外戚宦

官莊田多占民間地土公悉奪而還之由是權貴斂跡

楊知府

楊公繼宗知嘉興府有二勢人子由醫官謀署縣篆大竊帑金莫敢誰何公至收治追金御史行郡欲出之迺詰公曰盜有失主何人也公曰 朝廷即失主又詰曰原告何人也公曰知府即原告御史慚而退

梁儉菴

梁儉菴為戶部侍郎廷臣以戶部尚書乃國計大臣後渠雜識 八 三

總領財賦得人實難太宰許公獨薦公堪任復陞戶部尚書不數月 上手救命公監吏部都察院考察京官蓋異典也公即日赴吏部考察凡降黜雷公議居多士論大服是歲刑部重獄不決者四事 上命公兼掌刑部印信勘問之數日間四事俱得其擬罪各當奏 上上覽之喜謂中官張佐曰得尚書如才者十二員朕無憂矣嘗詔還梁儉菴司徒途人丐子相語曰今天眼開取回梁爺然則司馬入朝百姓畱之宜也

韓忠定

韓忠定年五十時喪其闈夫人子輩數以再娶并妾為勸言及輒怒云我年已至此復何為哉辛獨處惟一室雖使婢亦不容入遇冬寒命小孫溫足教念書作對句雖處極貴自奉甚薄其清心寡慾如此

耿九疇

耿九疇軒輒皆廉介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天順初首用耿為都御史軒為刑部尚書耿欲糾石亨之罪為所排黜為江西布政尋轉四川 上知其為人

後渠雜識 八

四

清正但為亨輩所嫉一日泛論人才念及九疇非其罪賢因曰此人操行誠不易得因禮部缺人 召至京師 上憐其衰命為南京刑部尚書且曰遂其優閒可也

曹文忠

曹文忠籍為人疏通俊爽初為校官不樂願得繁劇一職改泰和典史時中使旁午置郵無虛日公處之裕如延禮名儒益進學不倦復修舉子業遂登進士及第西楊先生嘉其志薦入經筵復入閣與政士林

榮之自東楊後議大事多決于彛明敏之才頗相類焉

顧御史

宣德初許臣僚燕樂歌妓滿前紀綱為之不振 朝廷以顧公為都御史禁用歌妓糾正百僚朝綱大振天下想望其風采元勳貴戚俱憚之陝西布政司周景貪淫無度公齒欲除之累置之法 上累釋之不能伸其激濁之志正統初以疾乞臨終其位者莫能及也

後原雜識

五

古穰雜錄

南陽李賢

奏對

楊文定為司經洗馬一日 東宮問漢廷尉張釋之之賢溥對曰釋之誠不易得然世豈無其人但無文帝寬厚仁恕之君用之爾釋之固難得文帝亦難得也退采文帝開治道者編為事類以進 皇太子嘉納之

守正

古穰雜錄

康齋先生辭官還鄉遭風舟幾覆眾驚怖失措先生獨正襟危坐舟定眾問其故曰吾守正以俟耳父任司成在京時命先生還鄉畢姻至親迎後不行合禘之禮及赴京拜父母畢始入室祭酒胡父執也自京還家往謁之至大門四拜而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請見曰昨日已行拜禮今日長揖問其故曰先生父執也而拜恐勞尊凡行類此

視學

龜文靖為松江訓導汲汲成就人材諸生在學者侯

一更携茶往視之見書聲者供茶一既至三更携茶以往尚有誦者供粥一碗如此者亦不煩數問一行之士子感激

儀望

陳祭酒美鬚容儀端整步履有定望之者起敬當會食諸生稍有失儀即尙罪不輕容或有所稟嚴於對君之理師道卓立名重一時六館始千人凡升堂聽講會饌儀矩森嚴雖朝廷之上不之過也

棧變

古稷雜錄 八

二

昌平侯楊洪起行伍生長在邊有機變累立邊功善騎射發則賊應絃而墜百無一失歷陞將帥能用奇兵必擣其虛或出其不意善於劫管 人憚之呼為楊王初為指揮杜蘅所誣魏尚書論救貶蘅繼為部李李友全所奏 天子付洪自治故得成其功名已已之變人心驚疑公與于謙等守護京師賴以再安其用兵紀律士卒用命為一時巨擘焉

典文

楊文定溥初入鄉試為首選胡儼典文衡批其文曰

初學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曰倘且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為重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阿曲人以儼為知人後儼為祭酒先生已在禁垣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不辭人兩高之

耆德

南京吏部魏文靖家居二十餘年布袍鶴飯不治生業年九十八御史梁昉言耆德請如漢故事優禮之上御奉天門顧禮部曰尚書魏驥壽及伯齡兼有德望朕深嘉悅其 敕遣行人存問 賜羊酒有

古稷雜錄 八

三

司月給米三石贍之 敕未臨浙而公薨

理學

吉水羅公僑歷官有聲嘗為台州知府平生潛心理學所養甚正嘗著潛心錄以貽其子所論性理之懿極有旨義並學者所當潛心也有云每見青天白日便看吾心光明何如每見雲影蔽日便看吾心昏蔽何如每見草木生意便看吾心生意何如每見禽獸自適便看吾心自適何如又云人於一日自朝至夕由興至寢可有一毫惡念惡念一萌即斬絕之使根

林悉拔不可一息無善念善念一萌即去廣之使若
泉遶火燃此二條人能體驗於心身則心無不存而
身無不修矣德學如公真一代巨望

又

本朝仕途中能以理學為務者纔見薛大理一人蓋
其天資美處某嘗欲從游以官鞅弗果斯人疏于處
世直道見黜已就閑矣未知造詣何如也

天資

東部尚書郭璠出身早不迫問學然天資甚美受氣

古穰雜錄

八

四

完厚臨事從容喜怒不形于色精于吏事簡切不泛
為戶曹屬文廟已知其名正統初侍臣因蟬旱言大
臣不能盡職久妨賢路有 旨回奏眾欲罷歸田里
以謝天譴璠獨不為不可云非是貪位但 王上幼
冲吾輩皆 先帝簡任受付托若皆罷去誰與其理
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眾從其言識者趨之
聞喪
切見今之士大夫聞喪且思求討輓詩數月延綬哀
戚之情甚畧

好人好官

今之士大夫不求做好人只求做好官風俗如此蓋
亦當道者使然也何則有一人焉平日仕未顯時士
林鄙之一旦乞求得好官人皆以為榮向之鄙之者
今則敬之愛之矣欲人之不求做好官難矣有一人
焉位未顯時士林重之介然自守耻于干人好官未
必得也若所鄙之人一日得好官人反重之而向之
重者今反輕之欲人之求做好人難矣今欲回此風
俗在當道者留意若不由公論而得好官者不變前
日之所鄙不得好官而為好人者不變前日之所重
庶乎其可也

古穰雜錄

八

五

才位

同年鄒來學出戶部郎中改通政司叅議不以為美
謂此官何足榮予謂誤矣且曰無才何敢當此若才
有餘而位不足公論以為虧此是好消息或才不足
而得高位公論以為非此非好消息也遂悔謝自後
歷顯職而愈覺斯言有驗也惜乎今之士慮不及此
惟恐位之不高如才也

吏部

吏部侍郎員缺 上召李賢曰吏部侍郎乃天下人物權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先生以為誰可賢曰以在朝觀之無如禮部二人可擇一用之 上復問其優劣賢曰郝幹為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 上曰然遂用之 命下士類皆悅

古穰雜錄

六

六

震澤紀聞

吳門王鏊

景清

清陝西真寧人洪武乙丑進士第二人累官副都御史文皇渡江駐金川門百官出迎皆拜伏清獨植立罵不已 上責之曰勿謂吾為天子即為親王若敢爾其罪云何清應曰若今日尚得為親王耶乃命左右抉其齒且抉且罵頃之近前若有所啓則含血直沁 上承遂臨之夷其九族久之 上晝寢夢清入震澤紀聞 八

鐵布政女詩

鐵鉉色日人也建文時為山東布政使 文皇師至城下攻之百方鉉隨機設變終不能克以礮石繫其城將破鉉書 太祖高皇帝牌懸城上師不敢擊久之不下姚廣孝獻計曰師老矣不如舍之而去 文皇從之既即位以計擒至終不屈被殺其家屬發教坊為娼鉉有二女皆誓不受辱 仁宗即位赦出之

皆嫁朝士二女為詩自述長女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縮臨粧鏡兩淚空流濕絳紗今日相逢日司馬樽前重與訴琵琶其妹詩曰骨肉傷殘舊業荒此身何忍去歸娼涕垂玉筋辭官舍步隨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貌向人羞學倚門粧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陶郎勝阮郎

平保兒

平保兒不知何許人建文中從軍與王師戰于小河

震澤紀聞

保兒拾幾及 上馬忽蹶乃免 文皇既正位問小河之戰若我者誰或曰保兒也召至問曰彼時汝得朕將何為保兒曰殺之耳 上命引出斬之既而曰忠臣也赦之以為北平都司他日 上至北平見保兒曰汝猶在手保兒懼乃繼

元禮潛之金華人為醫得丹谿之傳洪武中官太醫院尚書嚴震直病 上語元禮曰好治之不愈且抵罪應手而愈後 上疾大漸強起坐便殿召諸侍醫

戴元禮

數以用藥無狀賜死謂元禮有仁義特生之令致仕太宗在潛邸得瘵疾韓公懋治之慨愈俄復發如是數四公懋曰臣技竭矣元禮當能治之乃召之至問所用藥公懋以告曰皆是也又問 上所嗜曰生芹曰吾得之矣乃處劑以進是夜 上暴下明視之皆細蝗也蓋食生芹所致耳有妃嗜燒酒患腹痛治之愈曰十年復發不可為矣十年果卒

王振

世言王振之橫也公卿皆拜于其門 天子亦以先

震澤紀聞

生呼之三殿初成宴百官故事宦官雖貴寵不預是日 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為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復命 上戚然乃命東華特開中門振至問何故曰詔命公由中出振乃曰豈可乎至門外百官皆候振拜振始悅

陳繼

宣宗一日於禁中閱畫見龍有翼而飛者訝之間詣閣下問三楊諸公皆不能對 上顧翰林諸臣曰有能知者否繼時官在下對曰龍有翼曰應龍 上問

何出曰見廣雅命取黃雅視之信 上甚說

張益

主水之難益以學士從死焉後四十餘年其子某以御史印馬於北畿道經土木設祭悲泣是夜夢其父衣冠如生來曰以紅沙馬與我既覺未甚異也忽從者來報云後隊一紅沙馬斃矣始異之及歸詢之父老益初從駕騎紅沙馬云

馬珪

珪浙江處州人叔父讓以少監鎮福建進燈有寵時

震澤紀聞 八

四

修寰宇通志珪求人書辦內臣舒良王誠因囑內閣大臣得各舉一人於是王文舉舉承某陳循舉其鄉人周某蕭鎡舉監生溫良高毅舉其婿王清商格舉其姻蔣銘良誠因舉珪及文等敗所舉皆不用珪獨擬為典籍天順二年乞陞錦衣副千戶理領撫司刑成化二年進指揮僉事巡江擒江賊劉顯文等六十餘人誅之珪內倚中貴外任樞要富侈驕淫荒于聲色一旦暴死

王竑

王竑李秉俱號一時名臣及二人致仕居鄉竑高自

標岸不妄與人交秉出入閭巷每與人對奕終日無忤竑告人曰李執中朝廷大臣而與市井小人親狎何自輕之甚秉聞之曰所謂大臣者詎能常為之在朝在鄉固各有體何至以官驕鄉人哉其不同如此

錢溥

溥之居與陳文階也溥嘗放內豎後多顯者每來謁必招文共飲及 英廟不豫中外危疑王倫者溥所教也伴讀 東宮一日來謁文意必召已竟不召乃

震澤紀聞 八

五

使人微詞之時倫侍從甚多詞者雜其中倫以為溥使溥又以為倫使兩不疑也坐中因問 上不豫東宮未納妃如之何溥言當以遺詔行之倫喜而去已而內閣撰遺詔大學士李賢方具草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賢問何為文因言溥倫定計將黜賢以溥代之黜兵部尚書馬昂以韓雍代之故四人俱及於貶

孟密

初安南之北雲南之南為八百車里老樹木那諸山

有孟密者舊屬木邦木邦有女名婁罕拜嫁之孟密其父愛之盡以資井陘焉疏密以是日富強與木邦相攻兩家俱訟于朝孟密以實貨賂二萬自兵部諸津要多受其賄者安草勅遣都御史程宗往按其事有可分分之語宗覆奏如安指於是孟密得立爲安撫司宗盡以所侵木邦地界之而木邦勢寢弱反出其下雲南之患由此起至今爲梗云

徐溥

溥宜典人在翰林不以文學名及在內閣承劉吉恣

震澤紀聞

八

六

威福報私怨之後溥一以安靖調和中外海內寧平行政不必出於已惟其是用入不必出於已惟其賢時稱休休有大臣之度溥嘗希范仲淹作義田以贍其宗族其子不肖多奪鄉人田以給之溥沒未久爭訟紛紜

丘濬

濬瓊州人問學該洽尤熟於國家典故議論高奇務於矯俗能以辨博濟其說亦自恃老故對人語褒袞不休無敢難者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

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

震澤紀聞

七

菽園雜記

崑山陸容

德量

夏忠靖公德量寬厚喜怒不形永樂間嘗以治水至崑山寓于墩禪寺所居不設儀從鄉民數人入寺遊觀公方坐室中觀書不意其為夏公也雜坐其旁既而他之問僧云尚書何在僧云室中觀書者是也民懼爭奔去公好食燻猪肝一日膳夫供具公飯盡而肝如故怪之已而分食乃食入鹽故多鹹不可食也

菽園雜記

人服其量

仁厚

魏文靖公為南禮侍郎時嘗積求文銀百餘兩置書室中失去邏者詢知為一小吏所盜發其藏已費用一紙裏餘尚在也當送法司治罪公憐其貧且將得冠帶曰若置之法非惟壞此吏其妻子恐將失所遂釋之

良師

巡撫周文襄初至崑山甫登岸盛怒撻一人儒學教

諭朱冕吐阜隸令止進白公曰請姑息怒至衙門治之可也公從之至寓府人見後召冕問故對曰下車之初觀瞻所係恐因怒傷人累盛德耳公謝之未幾太倉開設衛學公奏保冕為教授且語二衛武職云吾為爾子弟得一良師宜隆重之

容恕

陳恭信鑑為人忠恕有容正統初自外臺擢副都御史久鎮陝西民戴之時王文為按察使公知其廉舉以自代公與王相繼擢左都王擢在後反欲位公上

菽園雜記

關中之鎮王次當往反欲擠公行 朝廷以二人皆

名臣制下使一年一代因為定規王後遇公即有忿然不樂之意凡臺官之巡蘇者必私命其伺察公家人子弟所為凡可以害公者無所不至公一無所較

馭遠

大同猫兒莊本遠人入貢正路成化初來使有從他路入者上因守臣之奏許之時姚文敏變為禮部奏請筵宴賞賜一切殺減 使有後言者姚令通事諭旨云故迤北使臣進貢俱從正路入境 朝廷有大

一第... 2 反之句

廷宴相待今爾從小路經非迤北頭目只照他處使
臣相待耳使不復有言人以為得馭吏之體處

極孝

李賓之事父極孝雖位至公孤周旋承順累不少怠
公飲酒不多然遇酒邊聯句或對奕則忘倦嘗中夜
飲酒歸其翁猶候之賓之愧悔自是赴席嘗不見燭
將日晡必先告歸此為人子者所當効也

正色

成化中劉忠宣與同寮會飲有譽威寧伯之才者公

菽園雜記

八

三

正色曰人皆謂王世昌智以予言之天下第一不智
者此人也以如此聰明如此才畧却不用以為善及
在顯位又不自重阿附權宦以取功名名節既壞而
所得爵位畢竟削奪為天下笑豈非不智而何坐客
為之肅然

敬仰

羅一峯先生名重天下所至人必相率而觀之雖武
夫俗吏皆知敬仰召還時有奏事者詞連先生添當
下錦衣獄鎮撫官曰羅先生其可至此乎即日鞫成

獻之先生遂得免

謹對

夏忠靖公承樂間蘇松治水與某給事中同命一日
同宿天寧寺中給事蚤如廁行甚急公戲之日披衣
級履而行給事給事葉印應聲曰葉甲曳兵而走尚
書尚書

考選

翰林編修張先生元禎嘗建言選六科給事中不必
拘體貌長大惟當以器識遠大學問該博文章優贍

菽園雜記

八

四

者克之其言最當緣以不拘體貌一言有碍竟托之
空言而已蓋六科繫近侍官兼主奏對必選體貌端
厚語言的確者以壯觀班行表儀朝宇但在前居此
地者體貌非不端厚而其器識學問文章往往過人
蓋出自精選號為得人如姚夔葉盛林聰尹旻張寧
輩是已以後則專以體貌為主而其所重者反不之
計所謂出題考選亦不過借此以掩人耳目虛應故
事耳使為吏部者以公天下為心不陰厚鄉里遇缺
選其體貌豐偉音吐正當者五倍其數試其奏議而

又數篇每五六人中其優者一人奏 上如此而不
得人吾未之信也

直言

文廟初甚寵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蒙邁敢直言
文廟欲征交趾縉謂自古職縉之國通正朔時實貢
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為郡縣 仁宗居東宮 文
廟甚不喜而寵漢府漢府遂恃寵而有覬覦之心縉
謂不宜過寵致有異志 文廟怒謂其離間骨肉縉
由此得罪縉 宜廟初漢府果發交趾亦叛悉如縉
菽園雜記 入 五

卓影辟邪

奉天門常御朝座後內官持一小扇金黃絹以裹之
嘗聞一老將軍云非扇也其名卓影辟邪永樂開外
國所進但聞其名不知為何物也

木波城

陝西環縣界有唐時木波合道等城遺址志書以為
范文正公守環時所築嘗考之唐德宗興元十三年
二月集方渠合道木波三城邠寧節度使楊朝晟之

力也文正公或因其舊址而修築之故云

嶽鎮

西嶽華山西鎮吳山皆在陝西境內載在祀典而西
安又有五嶽廟陳僖敏巡撫時既不能毀而又奏請
重修之失禮甚矣况勞民傷財在所得已此不學之
過也

異刀

莊浪泰將趙妥兒土人也嘗馬蹶視土中有物得一
刀甚異每地方將有事則自出其鞘者寸餘鞘當刀
菽園雜記 入 六
口處常自割壞識者云此靈物也宜時以羊血塗其
口妥兒賴其靈每察見出鞘則預為之備以是守邊
有年則無敗事太監劉馬兒還朝日求此刀不與以
是掩其功不得陞

俗諺

民間俗諺各處有之而吳中為甚如舟行諺住諺翻
以箸為快兒幡布為抹布諺離散以梨為圓果傘為
豎笠諺狼籍以榔槌為典哥諺懶躁以謝龜為謝歡
喜此皆俚俗可笑處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稱快兒者

山歌

吳中鄉村唱山歌大率多道男女情致而已惟一歌云南山脚下一缸油姊妹兩個合梳頭大個梳做盤龍髻小個梳做楊籃頭不知何意宋廷評樹之嘗以問予子思之翼日報云此歌得非言人之所業本同厥初惟其心之趣向稍異則其成就遂有大不同者作如是觀可乎樹之云君之穎悟過我矣作如是觀此山歌第一曲也

青衫

菽園雜記 八

七

新舉人朝見着青衫不着襴衫者開始於 宣宗有命欲其異於歲貢生耳及其下第送國子監仍着襴衫蓋國學自有成規也

無鬚

正統間工部侍郎王某出入太監王振之門其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顏色甚眷之一日問某曰王侍郎爾何無鬚某對云公無鬚兒子豈敢有鬚人傳以為笑

冬春

吳中民家計一歲食米若干石至冬月春白以蓄之名冬春米嘗疑開春農務將興不暇為此及冬預為之聞之老農云不特為此春氣動則米芽浮起米粒亦不堅此時春者多碎而為舂折耗頗多冬月米堅折耗少故及冬春之

祀師

崑山呂寅叔家貧授徒為養平居無故不出門戶每歲春秋祀先師必半夜預詣學隨班行禮禮畢輒去不令縣官知予在崑學數年見其始終如此雖陰雨

菽園雜記 八

八

不爽也可謂篤厚君子矣

公生門

東西長安門通五府各部處總門京師市井人謂之孔聖門其有識者則曰拱辰門然亦非也本名公生門予官南京時於一鋪額見之近語兵部同寮以為無意義多譁之問之工部官以予為然眾乃服

借稱

吏人稱外郎者古有中郎外郎皆臺省官故借擬以尊之今人稱郎中錄工稱待詔磨工稱博士師巫稱

太保茶酒稱院使皆然此草率名分不明之舊習也
國初有禁

隸巾

南京各部皂隸俱戴漆巾惟禮部無之諸司前門俱
有牌額惟兵部無之云洪武中選卒常陰伺諸司得
失禮部皂隸嘗晝寢兵部夜無巡警皆被邏者取去
故至今猶然吏部後有敬亭者 仁廟為皇太子監
國時吏部選官謂之敬選故云

易字

菽園雜記 八 九
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阡佰等字相傳始於國初
刑部尚書開濟然宋邊寶崑山志已有之蓋錢穀之
數用本字則姦人得以盜改故易此以闕防之耳

經

正統初南畿提學彭御史勗嘗以承樂間纂修五經
四書大全討論欠精諸儒之說有與集註背馳者嘗
刪正自為一書欲繕寫以獻或以大全序出自御製
而止以今觀之誠有如彭公之見者蓋訂正經籍所
以明道不當以是自沮也

老臣

高皇一日遣小內使至翰林看何人在院時危素太
朴當直對內使云老臣危素內使復命 上默然翌
日傳旨令素余闕廟燒香蓋余危皆元臣余為元死
節蓋厭其自稱老臣故以愧之

菽園雜記 八 十

幸野纂聞

吳郡伍餘福

終南勇士

近有二賈過山東者路迷東西誤入終南山中猿啼虎嘯令人驚怖二賈自意其必死也望烟炊而進焉得草廬有老嫗訝之曰爾何來耶吾兒勇且武遇之則死宜速去二賈求哀老嫗不得已而止之俄有勇士以鐵杖肩二物前一虎後一鹿矯而歸入其室老嫗語之曰適有二賈吾授焉以候請見之二賈為通幸野纂聞 八

木介

正德己巳冬十二月吳中大雪東成者塞途自胥門河以及震澤水不流漸或有事輒涉冰以行偶從末者問湖海冰山之狀或告曰尚有木介焉曰何以言之曰瀕海有樹其水激而飛集樹皆冰也是之謂木介識者以為兵兆云

安化伏誅

安化王寘僭據寧夏潛圖不軌與逆瑾交通誓書約為內應而寧夏都指揮何錦輩又從而附之假偽符以號召諸路官軍具有形迹俄有 詔率兵討之擒瑾輩并檻車寘僭械還 京師得其狀初不出於寘僭而瑾實先之則瑾其首誅耳瑾以中貴得幸權傾中外大肆誅殺以恣善類觀者側目 皇上赫然斯怒密用廷臣計遂籍其家得玉琴獅鬘帶及金寶奇物無慮億萬以正德庚午八月賜寘僭死仍加瑾以幸野纂聞 八 二

蘭谿節婦

鍾氏者浙之上虞人也年甫笄而歸同邑孫景雲景雲以進士令玉山病革且死鍾氏環室而號之幾絕復甦曰吾終以身殉可也絕粒者數日其姑慰之不能釋家人卜以九月二十日發喪鍾氏知之點檢殉葬儀衛自靈座外更設一座以自待忽語其姑曰若無伯叔則當奉舅姑今伯叔俱在妾無慮矣語畢而其姑在醉中憐如也翌旦往叩之則就縊矣年止二

十有五泉皆流涕部使者為之奏謝建廟致祭焉

葉湘屍跡

洞庭賈者葉湘挾千金以市布買一舟行至澱山湖日就暝舟人利其有也酌以酒且給之曰前此則近賊巢不若是地艤舟之為安也湘然之方就枕而操戈者突至湘授首遂沉其屍於湖中而人不知也家人以湘未歸詎諸卜者得凶兆尋即其所往而求之見有蕩漿者悠悠然出蘆葦中從而問曰若見湖中李乎則曰有之指示而得蓋湘魄也第不知謀自何

辛野纂聞

八

三

人豈不問已而京口有操舟者倉皇失措且自附以神語有司檢之勒其實即殺湘者也移檄檢之果然卒抵罪予友間起山為作傳以著其事

李貞伯諫草

李應禎先生當 憲廟時以中書舍人供奉 內閣

有 詔命繕寫佛經禎辭以不可其奏略曰臣聞凡

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未聞有所謂佛經者也 憲考

可其奏遂寢至今諫草猶存余嘗從陳氏得觀之說

者謂其鏗直有古內史之風焉

成器哭劉球

劉球學士以避難隱居姚江幾數年從學者日眾而名始聞當塗以其異黨也廉得之竟寘於法有成器先生者姚之名儒也特憫其忠為作文以祭之登靈緒山望空而哭者三祭畢輒書祭文數通分呈藩臬跼其所為若謝翱王炎午之於文天祥皆非有為為之者后數年而球之子僉事鈺以提學至造其廬而拜之執子弟禮甚謹至今山上有祭忠臺在焉

陳韓二貴相

辛野纂聞

八

四

吾蕪陳僖敏公鑑韓都御史雍並為郡上弟子員時會郡守進香城隍廟二公職當分贊先期而至有丐者私相語曰適見城隍迎丞相前導而出往常在此未嘗見也二公陰然之后果相繼第進士為顯官皆以勲名終然則享爵祿者神明預識於塵埃中矣良可忽哉

楊尚書厚德

希顏先生楊翥嘗講道於胥溪之上徒彌眾楊士奇自廬陵來迓近間以求館事公叩其中而器之乃告

主人曰吾不足爲若師尚當求我之所師者以師之
遂辭去主人詢其所謂師者蓋指士奇也竟延之公
初與士奇不相善而家且貧意之所交惟以義相讓
而士奇德之迨入闈首以公薦入翰林尋拜禮部侍郎
郎進尚書時公在京邸鄰有惡少侮之公不爲意至
慮以嘯鳴駭其幼子而轉售之惡少爲之感化其厚
德如此至今鄉人猶能稱之惜乎家無隹類而家乘
世守之物往往流落人間可恠也嗚呼豈天之於作
善者食其報耶

莘野纂聞

八

五

北寺浮圖災

浮圖九級奠吳城卧龍街上作爲雄鎮正德壬申五
月六日有火自空而來流爲烏其聲殷殷然與雷相
薄而風雨隨之火愈熾延及如來示寂像亦入毘荼
自內城而外烟燄燭天見者駭目次日往觀之則向
來金碧之飾土木之費蕩然盡矣因嘆息又之以爲
佛有靈乎有靈則護之胡乃自滅如此遂循廊而行
得一碑爲宋濂撰相傳創於孫吳再新於蕭梁又再
新於趙宋所謂東坡施金龜以藏舍利者卽其所也

未幾流聞日急俗以爲兆而竟不驗然則浮圖之興
替常也奚怪焉

吳甘泉數學

吳甘泉長洲呂山人也博物洽聞於書無所不讀而
尤精於數其學主先天加一倍法而以時日占之吉
凶成敗之理具有左驗時都御史俞公諫撫吳都謀
報者日至公以爲憂延甘泉而問焉甘泉以數推之
曰賊必來來未及城而敗計其時蓋中秋節也已而
果然余將舉山妻葬事而甘泉適至試以葬日陰晴

莘野纂聞

八

六

卜之甘泉曰自午而前半陰晚乃雨至期卒如所料
所著數書千卷時人稱之曰甘泉先生

尹蓬頭

尹蓬頭者不知何許人手持一杖披羽袍翻然而行
見者以其童顏鶴髮有仙風爭延致之叩其中不答
或以年問則曰吾歷紹興以來蓋三百十有一歲矣
郡守林公世遠聞而異之一日召見亦默然不答惟
曰吾宋人於今何有尋遁去近有自天台來者亦云
見之

郎山奏捷

霸州文安劇賊劉寵擁衆數千橫行江北所至郡縣
 悉皆風靡 朝廷命將征之而勢益猖獗正德庚午
 秋八月吾鄉水村陸公完以都御史攝將權提兵自
 山東而下晝擊夜馳窮追罔憚偵其稅駕棄馬而舟
 渡江抵郎山據險公曰此賊左計也約來日舉兵而
 風雨猝至賊衆以不習水戰望洋而懼公又曰此天
 亾賊也遂衝濤而進登郎山躬自督戰擒渠魁破醜
 類一夕而空之海水盡赤蓋自提兵以來未有如郎
 山之捷者也公將獻俘于 朝而先梟其羽翼者以
 示衆於是駐節於蘇而韓公不得專美有宋矣

莘野纂聞

八

七

駒陰冗記

古番園莊

壽愷堂

胡忠安公淡天順初年年八十二休致其弟克恭克
 寧克誠竝年踰七十蒼頭白髮燕樂一堂遂扁曰壽
 愷一時以為異

二屠通譜

鄞太宰屠公浦掌銓曹時平湖屠公勲亦掌南銓二
 屠源流莫考朝紳以其一時竝掌兩京冢部聯輝競
 駒陰冗記 八

貴遂為通譜二家子姓貴盛望於兩浙蓋近時鮮儼
 云

詩規性急

定海沃太守泮性福急宦路鮮合者太傅王襄敏公
 越嘗為詩規之有云今日牧民當尚簡此行聽訟貴
 從寬黃堂正是三公路莫負吾儒洗眼看沃公終不
 能用晚年家居猶指摘大臣過失許奏坐成榆林窮
 苦特甚久之有還

善對減歎

都憲韓公雍巡江西日方鞠大獄忽有句云水上凍
水冰積雪雪上加霜久不能對一因曰因冒火敢對
公曰汝能對貸汝火因曰空中騰霧霧成雲雲開見
日公撫掌稱善果為戒成或謂不若空中擁霧霧成
雲雲騰雨致更為順但見日意於因為當耳

塵勞詩

吾僥有省祭宮京居日頗苦塵勞嘗作絕句云碌碌
庸庸立世間朝來直到睡時閑誰知夢裏猶辛苦千
里家山一夜還

駒陰冗記

鄭唐恢謹

三山士人鄭唐有逸才好譏謔有老人寫真乞題唐
索飲題之曰精神炯炯老貌堂堂烏巾白髮龜鶴呈
祥數年有讀之者曰此四語橫讀則精老烏龜也老
人毀之有隸卒乞門聯唐書其左曰英雄右曰豪傑
其人大喜具饌飲乞足成之唐書之曰英雄手執苗
竹片豪傑頭簪野雉毛其人悔後以恢謹黜儒為
吏口占曰生員黜罷去克吏不怨他人只怨自絲繆
員領都一般只是頭巾添兩翅聞者絕倒嘗為州長

書門聯云架有春風筆門無暮夜金州長喜大加禮
敬

尼嫁士人

饒州有女尼從士人張生者鄉士戴宗吉為詩贈之
曰短髮鬢鬆絲未勻袈裟脫却着紅裙于今嫁與張
郎去贏得僧敲月下門聞者痛快為尼者誦此亦增
一報云

書菊詩

姑蘇唐子畏寅嘗過閩寧德宿旅邸館人懸畫菊子

駒陰冗記

畏愀然有感題絕句云黃花無主為誰容冷落疎籬
曲徑中儘把金錢買脂粉一生顏色付西風蓋自况
云

陳公真率

莆田愧齋陳公音性寬坦在翰林時夫人嘗試之會
客至公呼茶夫人曰未煮公曰也罷又呼乾茶夫人
曰未買公曰也罷客為捧腹時因號陳也罷

古今戶口

古今戶口登耗不同大抵易代之初常耗而承平日

久則登矣禹分九州時民戶一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民口三千九百二十二萬周公相成王時民戶一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民口四千九百二十三萬二千一百五十一春秋時民口一千一百八十四萬七千漢平帝時民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民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漢之極盛也光武之興民戶四百二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四民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相帝時民戶一千六百七十萬九百六

駒陰冗記 八

四

民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至三國鼎立之時通計戶一百四十七萬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晉武平吳天下戶一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至隋大業中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至唐永徽中戶三百八十萬天寶中戶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口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此唐之極盛也至大曆中戶纔一百三十萬此古今最耗者

宋太祖定天下戶三百九萬五百四至真宗時戶七百四十一萬七千五百七口一千六百二十八萬二百五十四神宗時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三口二千四百九十六萬九千三百徽宗宣和中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此宋之極盛也元世祖混一之初戶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一至其末年口五千九百八十四萬八千九百六十四此元之極盛也

駒陰冗記

五

我朝洪武之興當元亂殘毀之後戶口尚耗至嘉靖中戶九百三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口五千八百五十五萬七千七百三十八亦可謂盛矣然今制軍臣等戶不分析民間口之入籍者十漏六七况自茲以往日丁盈成之運將來戶口之登豈止漢唐宋元之所謂盛者而已哉

夢中二恨

張東海先生弼嘗曰吾夢中得二恨語恨司馬遷蚤歿史記之書不完恨蘇東坡早生伊洛之道不信賀

醫同欽曰此何足恨也使遷遲成史記得完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奸雄貴勞利而羞貧賤等病能免之乎古人賢親炙東坡見二程尚不信其道使生於後何能信之乎此確論也

南宮試士倡和錄

嘉靖壬辰天下選貢之士就教職試禮部者一百人時六月壬寅也是日尚書桂湖夏公言爲詩一律云涼雨階前老鶴鳴廣堂長日試諸生秋風桂闕飛騰意春水魚龍變化情須信朱衣能指點未論藻鑿

駒陰冗記

六

盡分明 聖朝雅重師儒職莫使蘇湖獨擅名侍郎未齋顧公扈臣甘泉湛公若水吏部尚書誠齋汪公鉉和焉夏公命諸生皆和諸生各以詩進公論曰子輩雖以貢來實無異於科甲故吾詩中秋風桂闕飛騰意春水魚龍變化情道其實也子輩勉之蓋自禮部考試以來未有以詩慰勉諸生者諸生亦未有人能和者今日亦一奇事也蓋相與傳之名之曰南宮試士倡和錄遂合贊授之梓時傳播甚廣初六部及翰林諸公俱有和欲竝入梓夏公謂恐漫衍止取

本部及諸生之作者示師生之義也取誠齋公之作者以諸生人銓選亦門下上也

戒子詩

有張總戎者善吟詩嘗作戒子一章人頗傳誦詩云銀燈剔盡自咨嗟富貴榮華有幾家紅日難消頭上雪黃金都是眼前花時來言語風行草運去田園水搏沙寄語兒曹須勉力各人尋箇活生涯

止飛稅

樂平彭懶農福守秦州日民得罪當道者甚衆懶農

駒陰冗記

七

日吾寧愛一官不爲民贖耶竟身承其罪落職家居縣當大造其子屬司書者飛稅他戶懶農知之延司書者飲戲贈之詩曰洛陽城中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答曰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懶農曰既不飛上天飛入地不過飛入百姓家耳安忍爲此乃爲詩謝之曰洪水推沙塞兩涯推來推去只交加誰知二世宮中鹿走過劉家又李家飛稅竟止

土地天人

中丞東橋顧公璿正德間知台州府有土地祠設夫

人係公曰土地豈有夫人命徹去之郡人告曰府前廟神缺夫人請移土地夫人配之公令卜於神神許遂移夫人像入廟時為語曰土地夫人嫁廟神廟神惟喜土地質既基年郡人曰夫人入配一年當有子復卜於神神許遂設太子像

仕途相遇

莆田楊汝惠先生初在岸時其友林君生孫汝雨雲同抱出見楊笑曰他日仕途有相遇處楊曰若待相遇吾老歸休矣至嘉靖辛卯楊以貢官廣西永福教諭時年六十餘汝雨以主事主廣西考試楊以例入試獲中式仕途相遇之戲其偶徵乎

識盜免禍

蘭陽處士丘琥山西布政陵之子商遊吳中嘗過丹陽買舟行一人來附舟直入寢所琥識其狀盜也伴落替舟底盡出其衣篋鋪設而求之又自解其衣以示無物又俾家僮與之酌酒夜則自撫其臥側明日其人去未幾其人殺人於丹陽城中彼縛乃以其事語人曰吾幾悟殺丘公也人服丘之智

思歸詩

閩寧德崔用吉昌知河源縣甫三年求歸作詩曰此心元不為官縻當道云胡不允辭貪餌遊魚隨釣去知還倦鳥傍巢飛除兇幸喜緝戈甲拯溺還須緩繩絲幾度欲歸歸未得故園松菊繫遐思尋以憂歸不起林居二十年未嘗以私干人時頗稱之

駒陰元記

客座新聞

東吳沈周

鷄鳴枕

偶武孟吳之太倉人也有詩名嘗為武周州幕官因
鑿渠得一瓦枕枕之間其中鳴鼓起指一更至五更
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既聞鷄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
復然武孟以為鬼惟令碎之及見其中設機句以應
夜氣識者謂為諸葛武侯鷄鳴枕也

衡岳松桂之勝

客座新聞

衡神祠其徑綿亘四十餘里夾道皆合抱松桂相間
連雲蔽日人行空翠中而秋來香開十里計其數云
一萬七千株真神幻佳境宜其靈安神安永久無虞
更聞天童寺松徑亦二十餘里比之不及焉

陸孟昭好客

秋官郎中陸孟昭名景太倉人居郎署時好結納四
方邸第外隙地構屋數間楹曰清風館朝士迎送必
假之為宴樂孟昭復益以佳殺美酒不惜所費一日
風雨大作平地水深三尺許館為之傾圮客有戲之

昨日清風館今朝白米村水退孟昭復新之甫訖
工孟昭已擢福建泰政矣其居轉與侍郎膝某膝固
白水村人一時戲語有數存焉

夏友諒詩識

國初崑山夏友諒仲益生七齡夜讀書有感云更殘
燭短可微吟周孔遺書海樣深三嘆聖賢無復見只
存糟粕在人心友諒自少蕙思橫發下筆千言年僅
十九而沒豈更殘燭短之識乎

開西李兆先嘲父

客座新聞

父子之間古云不責善然亦有可取者少師西涯李
公賓之子兆先幼穎敏過人然游俠無度公一日過
其書館中書其儿云今日柳街明日花街焚膏繼晷
秀才秀才兆先歸見之亦過公齋書案云今日黃風
明日黑風癡理陰陽相公相公問者以為笑談

邊軍勞苦

各邊軍士從戰身荷鎗甲戰裙遮臂等具共重四十
五斤鐵盔鐵腦蓋重七斤頓頂護心鐵脇重五斤弓
撒箭袋重十斤腰刀三斤半炭藥骨朶重三斤

一斤通計八十八斤十金剛之証人因偶成一局用志邊軍勞苦云從軍莫從口外軍身被戰其八十五頭盈瓶包重得之頓頂掩遮以玉論唯甲所破四十五腰刀骨朶二四均精工精鐵始合度日夜磨淬光勝銀二五方箭及其服隨身衣裳八乃是佩多身重難負荷還須上馬看輕速銀包酒袋烟烘麵得飲馬渴喉且沃將軍令嚴隨鼓進誓與羯胡爭一鏃此時顧功不顧身刀痕箭瘡無好肉歸來性命萬死餘使使封侯未堪贖江南一體行仇人美食好衣何苦辛

客座新聞

六

三

食人易足

將錢買貨事游蕩有眼不曾經戰塵聽談邊軍却不信亦莫感愧 朝廷恩

食人易足

妻子最貧得一肉必以熟合家大小傳割一瓣啖餘之骨仍傳與老者用刀割其曠屑以此為飽至晚却吃酪彈子以羊馬駱駝乾為之味酸能生液可厭渴亦止饑如此而已其腸細平生無撐腸之飽故易足也

桑民憐嘲富翁

弘治中常熟桑民憐通判嘗過富家見其碌碌置田產戲為口號遺之曰廣買田產真可愛糧長解頭專等待轉眼過來三四年挑在榜頭無人賣近年民家有田二三百畝者官司便報作糧長解戶馬頭百畝上下亦有他差致被陪賠不繼以田典當輸納再不敷者必至監追限期比較往往瘦死者有之往年田畝值銀數兩今截止一二兩人尚不願售者其低窪官田願給與人承種辦糧不用價人尚有不欲受者其奈 朝廷一應供需歲增月益皆取於民民必取

客座新聞

六

四

胡忠安公格言

之以奉上下賴以資身今民不堪命以致傷生破業民憐之言雖曰嘲之切中時病嗚呼惜哉

胡忠安公格言

昆陵白司寇昂為進士時往候鄉先達大宗伯胡忠安公譚間問處世之要忠安曰多栽桃李少種荆棘自公嘗對人稱忠安斯言吾服膺奉奉終身享之不盡豈非名言也哉

顧成章俚語

常熟顧成章者善戲謔能以俚語為詩極有思致

1. 20 十 2. 20 2 2. 20

之令人絕倒然亦以此薄德甚至嘲人過失數受欺
亦不經意談笑自若所誦貧家姑嫂不合以致分居
者云姑姑嫂嫂會整掃日日整掃要八刀拆散一雙
生鴨對分間十隻小鷄逃換灰豈亦論顆數博糞油
還逐滴擦只有喜神無用物人家都把火來燒又詠
人家不檢束使女云雨那塵糟地破鞋囉乖像甚細
娘家手中托飯沿街喫背上馱拿着處推開壁借盥
常討樛對門梵火不擔柴除灰換糞常拖拽扯住油
瓶撒撒歸此等語皆吳鄉音奏合者其機巧可知若

客座新聞 八

五

移此以學作詩當有過人之性錄之以示薄德子弟
惜其錯用心也

航船詩

嘗見雜錄中有題航船詩云兩浙無車馬乘船便當
街渾身著木屐未死人棺付退殼鑽遂出胤梭下堰
來夜深相並處爾籠我籠開

治鳥傷

凡鳥翅足折喫之芝麻仍嚼爛敷患處即愈

前輩風致

請詢陳司業幾月出南都河上交冰未江南下雪無
道途多跋涉塵土著些須下馬須煎滌呼兒送一壺
此詩楊閣老士奇知陳司成敬宗自南京考滿來京
將至先令其子迎于道分贈黃封一壺而作此詩一
時傳者為領聯有相臣體更於友誼之隆藹然見於
詞表可以為後人法又以見前輩之風致云

翰林清逸

長沙李西涯學士東陽居翰林時會失朝有罰翰林
舊有語云一生事業惟公會半世功名失早朝所謂
客座新聞 八

六

清逸無他事也西涯續兩句云更有運灰并運炭貴
人身上不曾饒一座闕然

盛允高宏達

郡人盛景允高初為御史有聲後奏事被謫為某處
典史未幾墜某處知縣所至皆有山水之勝為詩曰
性懶才疎官亦拙天然處處有青山銓司頗信為知
命一度遷移一度開甚有怨而不怒之意

史臣直筆

四明陳子極元季僑居長洲博學善屬文嘗看通鑑

續編大書宋太祖云匡胤自立而還未嘗筆忽迅遂擊其案先生端坐不懼曰霆雖擊吾手終不為之改易也書成行於世

白眉神

教坊妓者以術魔子弟必供奉白眉神朝夕禱之子弟往來不絕至朔望日用手帕異針刺神面謂子弟好得打垂者伴怒之撒帕着子弟而將墜於地令拾之則子弟心悅誠服而不他之矣

翰林戲語

客座新聞 八

七

臨川韓大年為杭州教授以詩文負時名天順初同修通鑑綱目大年扶病至京師不入館送至不起翰林諸公惜其不獲見者時童大章在座素善滑稽因曰不必識其人彼但多一耳少一目而已衆為之聞然益大年姓聶而眇一目也

朝七相軼

予聞吾鄉吳原望云一朝士麻臉鬚鬚一朝士面歪而眇一月眇士戲麻士云麻臉鬚鬚月百倒絳蒲草麻士答云吾眼白眼海螺杯斜嵌珍珠家為之絕

倒又太倉陸孟昭為刑部郎中嘗往一朝士家駕牛投刺不書名惟云東海釣鰲客過其士歸見之知其孟昭也亦遞一帖云西番進象人來蓋孟昭黑而白齒人皆嘲為象奴云

前輩風韻

崑山葉文莊公盛為禮侍轉吏侍禮書制廬姚公夔治宴於公臺賀之及暮復於私第宴葉公公謝曰何勞鄭重姚公曰某鄉里親友于謁者衆煩公垂意公唯唯而已無何姚公進太宰公置酒往賀執盃獻于

客座新聞 八

八

姚公曰今日送鄉里還先生矣文莊處事之善如此詩刺貪徒

富陽俞克明既宦而貧家有田與他塍相連每歲令人侵其畔鄉民苦之其族人俞古章者賦詩一絕云一年一寸苦相侵一尺元來十度春若使百年侵一丈世間那得萬年人

翰林諺嘲

河東邢祭酒讓以錢糧累罷官翰林諸公因作諺語嘲之曰邢先生初官翰林夢其鄉土神賀曰玉皇若

問人閒事只說文章不值錢及入太學復夢土神賀
曰喜中青錢選才高壓俊英迨錄事又夢云清風明
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皆暗加錢字邢甚
銜之

大肉治療

洞庭賀澤民元忠爲雲南按察副使時分巡騰衝等
處討賊因染瘴癘腰股發熱甚亟上人一監生殺犬
煮髓之令空心恣食飲酒數盃卽去溺澀少候清利
其腹漸退蓋大肉能治療也

客生新聞

九

詩戲宦官

大司馬新安程公信成化中參贊南都左璫安寧時
爲守備燕公設席中爲已坐而以公位其下公心不
平蓋中官雖爲主亦居首席六卿而下皆列坐焉公
戲爲一絕云主人首席客居傍此理分明大不祥若
使周公來守備定因屋上放交牀安見詩遂分賓主

枝山前聞

長州祝允明

高皇帝敬天

高皇帝以天縱之聖功德廣大金匱之策不可勝紀
草莽臣何敢僭襲以入私編然剽聞一二不敢隱默
自敬天事神至於禮樂末節固不究心以樂生不娶
顛潔特創神樂觀居之俾從黃冠之列瞻給優厚所
幣錢糧例不劄卷曰要他事神明底人不要與他計
較常膳之外復益予肉人若干曰無使饑寒亂性諸
枝山前聞 八

武舞執干盾之屬後易褚甲以繪兵其上防微之意
又因以見焉

正經傳

上萬機之暇留意方策嘗以尚書咨汝義和惟天陰
鳴下民二節蔡沉註誤命禮部試右侍郎張智同翰
林際學士劉三吾等改正因通加研校書成各曰書
傳會選又以孟子當戰國之世故詞氣或抑揚太過
今天下一絕學者不得其本意而樂以見之言行則
學非嗜學而用非所用又命三吾刪其過者爲孟子

節文不以命題取士當時禮部制書傳曰凡前
元科舉尚書專以蔡傳為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
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為不然夫日

月五星之麗天也除太陽人目不能見其行於列宿
之間其太陰與五星昭然右旋何以見之當天清氣

爽之時指一宿為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盡
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

太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夫左旋者隨天體也右旋
者附天體也必如五星右旋為順行左旋為逆行其

枝山前聞 八

二

順行之日常多逆行之日常少若如蔡氏之說則逆
行多而順行少豈理也哉若不改正有誤方來今後
學尚書天文一節當依朱氏詩傳十月之交註文為
是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陽下民相協厥居一節蔡氏
俱以天言不知陰陽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
君之事天之陰陽下民者何風雨霜雪均調四時五
穀結實立蒸民之命此天之陰陽也君之相協厥居
者何敷五教以教民明五刑以弼教保護和洽使強
不得凌弱眾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居也若如蔡氏之

說則相協厥居事付之於天而君但安居自若而奉
天勤民之政畧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之
意哉今後當依此說

制度

今士庶所戴方頂大巾相傳 太祖皇帝召會稽楊
維禎維禎戴此以見 上問所戴何巾維禎對曰四
方平定巾 上悅遂令士庶依其製戴或謂有司初
進樣方蓋其頂 上以手按假落後濺如民字形遂
為定制按洪武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禮部右侍

枝山前聞 六

二

郎張智同各官奉 聖旨恁禮部將士民戴的頭巾
樣製再申明整理智乃奉行先為軟巾制度已嘗擬
定而小民往往成造破爛不堪紗羅用紙粘裹竹絲
添花混同造賣有乖禮制合行申禁仍前違制者賣
人買人同罪如此則當時巾制乃 太祖自定恐非
緣維禎與手按也

輿地

皇朝輿地前古無比猶與盛哉然有可疑者一事堯
舜時以冀州為皇畿四方皆二千五百里今冀州之

北能幾何耶三吳在古不入職方其民皆斷髮文身以與蛟龍雜處若空其地為最下也今賦日繁而古之遺跡不異其水之不為害者天幸爾萬一涿水不知何以處之區區聞筆難以言善

沈孝子

吾邑之相城有一乞兒姓沈年在中歲每請沈隱君孟淵所請丐凡所得多不食而分貯之筒篋中憇君初不為意久而問焉則曰將以遺老娘耳隱君始異之潛令人偵其所為丐至一岸旁坐地出篋中飲食

枝山前問

四

整理之學至船邊船雖陋而甚潔老媪坐其中丐登舟陳食母前傾酒跪而奉之伺母接杯乃起跳舞而唱山歌作嬉笑以樂母母殊意安之也必母食盡乃更他求若無得則自受餒終不先食之也日日如之凡數年母死丐始不見隱君嘆詫亦時少周之此非有為而為可謂真孝矣

片言折獄

聞之前輩說 國初某縣令之能縣有民將出商既裝載民在舟待一僕久不至舟人忽念商猶貴如此

而孑然一身僕又不至地又僻寂圖之易耳遂急擠之水中携其貲歸乃更詣商家擊門問官人何以不下船商妻使人視之無有也問諸僕僕言適至船則主人不見不知所之也乃姑以報地地里聞之縣逮舟人及鄰比訊之反覆卒無狀凡歷幾政莫決至此令遂屏人獨問商妻舟人初來問時情狀語言何如也商妻曰夫去良久船家來扣門門未開遽呼曰娘子如何官人久不下船來言止此耳令屏婦復召舟人問之舟人語同令笑曰是矣殺人者汝汝已自

枝山前問

五

服不須他證矣舟人譁曰何服耶令曰明知官人不在家所以扣門稱娘子豈有見人不來而即知其不在乃不呼之者乎舟人駭服遂正其法此亦神明之政也

詠王少卿

正統間有鴻臚王少卿者善宣 玉音洪亮抑揚殊聳觀聽而其讀奏之際必多吃誤其貌美髯而禿頂朝士遂為詩以嘲之曰傳 制聲無敵宣章字有說後邊頭髮少前面口鬚多有使回問京師新事或

此詩固為誰其人遠曰此王少卿也

盛寅先生

鄉先生盛起東寅嘗夜夢有人寄椒於家久矣急欲
椒遂私發而用之既自覺深咎曰豈吾平日義心不
明以致此耶迄不能寐坐以待旦

天象

下洋兵鄧老謂予言向歷諸國唯地上之物有異耳
其天象大小遠近顯晦之類雖遠國視之一切與中
國無異予因此益知舊以二十八舍分隸中國之九

枝山前聞 八

六

州者為謬也

弄

今人呼屋下小巷為弄按南史蕭詵接鬱林王出至
延德殿西弄戲之不度集韻厦也屏也又作屏蓋即
今稱耳字書又出街字倍呼弄唐

近時人別號

道號別稱古人間有之非所重也予嘗謂為人如堯
文忠則兒童莫不知東坡為人如朱考亭則蒙稚莫
不知晦菴猥瑣之人何必妄自標榜近世士大夫名

實稱者固多矣自餘間市村曲細夫未嘗無別號者
而其所稱非庸淺則狂怪又重可矣蘭桂泉石之類
此據彼古所謂一座百犯又凡山則弟必水伯松則
仲叔必竹梅父此物則子孫引此物於不巳噫愚矣
哉至於近者則婦人亦有之又傳江西一令嘗訊盜
盜忽對曰守愚不敢令不知所謂問之左右一胥云
守愚者其號耳則知今日賊亦有別號矣此等風俗
不知何時可變

枝山前聞 八

七

尊俎餘功

闕名

恬退

林粹夫謝中承事而歸也杜門謝學以著述自娛
聞時有頗僻意有所觸則發為樂府命小童歌之
竟則陶然以怡未嘗一至公所有事于闕者率先加
禮公以方巾古服接之有謀焉則以大體相告未嘗
委曲徇其意

異笛

尊俎餘功

余尚書靖知桂州時每月盈夕開笛聲甚清遠察其
聲自溪林處大栢木中出乃伐為枕笛聲如故公甚
寶之公季弟欲窮其怪命工斲視但見木之文理正
如人月下吹笛像膠合之不復有聲

黃冊

天下府州縣黃冊十年一造以一百一十戶為里丁
多者十戶為長餘百戶為十甲城中曰坊近城曰廂
鄉都曰里每里編為一冊冊首總為一圖其不在役
者帶官百一十戶之外而列於圖後曰時零

歲運

歲額運銀一百四十九萬兩內夏稅五萬五百餘兩
秋糧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折銀二十三萬
七千餘兩鹽課折銀二十餘萬兩雲南開辦三萬餘
兩馬驢騾匹二十萬一千一百

金剛鑽

金剛鑽出西番深山之高頂人不可到乃鷹鷄打食
同肉喫于腹中而土人于鷹鷄糞中得之看大小定
價如辨真偽于炭火中燒紅入礮醋中浸之假者蹶
而易碎真者仍硬而可用如失去和灰土掃在乳鉢
內搗之響者是也

續史記

張湯傳贊淳曰班固曰馮商長安人成帝時待詔金
馬門受認續太史公書十餘篇顏師古曰劉歆七畧
云商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然則史
記亦有馮商之文不獨褚先生也

食其

漢初鄒審趙三人皆名食其以六國衛有司馬

並慕其名

尊祖餘功

八

三

漱石閒談

闕名

稀差

稀差者南中鳥也數十年一至至期則雌雄繞樹而飛不止數日忽一接遺精在地人掘而乾之食一毫足助一夕之歡

魚鳥

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取其鱗羽之順也有微風不知所從來但觀鳥之所向

漱石閒談

八

時蟲

十二時蟲出南海若大蜥蜴一日一夜隨十二時變其色乍赤乍黃傷人立死既潛噬人急走籬籬上望其死者家人哭又名籬頭蟲

中和節

二月初一日為中和節以其揆三陽之中配仁義之和唐德宗時李泌置

遊月宮

中秋夜羅公遠擲杖化為銀橋請遊月宮見

寒庭女群仙舞問是何曲曰霓裳羽衣帝記其聲回
遂製其曲舞

漱石閣談

六

二

平江記事

元 高德基

大德丁未吳中蟹厄如蝗平田皆滿稻穀蕩盡吳諺
蝦荒蟹亂正謂此也考之吳越春秋越王勾踐召范
蠡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
可乎蓋言蟹食稻也蟹之害稻自古為然以五行占
之乃為兵象是亦披堅執銳介甲之屬明年海賊肖
九六大肆剽掠殺人流血

吳人自相呼為猷子又謂之蘇州猷每歲除夕群兒

平江記事

繞街呼叫云賣癡猷千貫賣汝痴萬貫賣汝猷見賣
儘多送要賒隨我來蓋以吳人多猷兒輩戲謔之故
耳

元貞初升崑山縣為州州治去府城七十二里延祐
中移治太倉未移之先太倉江口打碗花子遍地盛
開民謠云打破花子開今搬州縣來遷移之後常有
鼠郎出沒廳事上民復謠云黃郎屋上走州來住不
久至正間果復移回玉峯舊治

元達魯花赤八剌脫因公倜儻爽邁博文強記凡宴

會以文為講滿坐風生一日同寅後堂會飲僚佐願
求一令以資勸酬公曰吾不讀書弗能為令但有兩
字隱語請眾賢商之解者免弗解者請一巨觴眾曰
如命公曰一字有四個口字一個十字又一字有四
個十字一個口字在坐者皆不能解悉就飲飲竟叩
之公以箸畫案上乃圖畢二字也

平江記事

二

說邪續目錄

弓第十四

南翁夢錄

黎澄

公餘日錄

湯沐

中洲野錄

程文憲

三餘贅錄

都卯

懸笥瑣撰

劉昌

蘇談

楊循吉

吳中故語

楊循吉

說邪續目錄

庚巳編

陸燾

續巳編

郎瑛

長安客話

蔣一葵

快雪堂漫錄

馮夢禎

雲夢藥溪談

文翔鳳

聞雁齋筆談

張大復

樹岡齋筆塵

王肯堂

南翁夢錄

明 黎澄

藝王始末

安南陳家第八代王諱叔明明王第三子次妃黎氏所生也為王子時號曰恭定性淳厚孝友恭儉明斷博學經史不喜浮華 家舊例有子既長即使承正位而父退居北宮以王父尊稱而同聽政其實在傳名器以定後事備倉卒爾事皆取決于父嗣王無異于世子也初明王庶長子既立是為憲王而嫡子始

南翁夢錄

生長日恭肅凝味不任人事次日祿星年未出幼而憲王歿且無嗣祿星承父命繼立是為裕王庶兄恭靖拜太尉恭定拜左相恭定忠信誠確事君與親謹慎毫髮人無間言接物不親不疎臨政無咎無舉明王棄世居喪三年淚不乾睫服除衣無綵色食不重味菘蘿果海豚魚是南方珍味自此絕不到口事裕王十有餘年裕王天而無嗣大臣議曰左祖甚賢然兄無嗣弟之義乃以國封令召立恭肅子忘名為王是時恭肅亦已早世子既立以眾議進拜太尉為太

宰左相為太師左相弟恭宣為右相恭肅子少不學好游俠人言妾母私通外人楊氏所生故為宗族素所輕賤既嗣位居喪無戚容舉動多失禮擢用親昵小人蔑視祖父卿士不滿恭年宗族無狀者相與作亂既捕獲誅戮連累枉殺甚眾又潛謀盡去陳氏之有名目者乃殺太宰于家太師夜遁迄且宗族官寮盡隳家奔都城為之蕭索太師問道得至窮邊繼嗣意欲自盡左右持之喇人留寓旬月人頗知之宗族官寮相繼尋至恭肅子遣軍追捕者亦盡歸投右相

南翁夢錄

唱率羣寮勸請還都以清君側太師嗚咽謝曰諸君早返城邑善護明君易亂致治尊安社稷某死亦受賜某得罪于主脫身逃竄待斃山林幸矣豈敢有他諸君幸勿相迫眾皆誼譁不已再三懇切上書誓死無易逼請就途肩輦出山遠近雲集歡聲震天將至都三百里老將阮吾郎教恭肅子出手書罪已辭位已而擁出迎謝恭肅子伏地請罪太師亦仆地相抱慟哭盡哀曰主上何至如此臣之不幸豈意有今日也有相拔劍厲聲曰天命討罪罪人安得多言相王

豈可以煦煦之仁失于大義乃叱將軍拔去促有司備禮奉太師卽王位廢恭肅子為昏德公王入城謁廟涕泣告曰今日之事非臣意所及以社稷故不得不辭免有乖忠孝慙懼在懷願自黜尊榮以少酬素志乃下令勿用兵車舉衣服器物黑漆無以金寶丹朱其餘飲食服用依前節儉終身之喪毀世無改乃革亂政率舊章明賞罰用賢良以己子不才難堪大事其年使弟右相嗣位而同聽政是為睿王先是占城乘國變數來寇睿王卽位三年乃親伐占城敗績不

南翁夢錄 八

三

返王以睿王之子親嗣位久之規聽奸臣行不道王憂社稷傾覆涕泣而廢之號曰靈初公以王小子願入嗣位是為順王歷七載父王薨時洪武二十七年甲戌葬于安生山謚曰藝初藝王為兒時八九歲侍明王適床上有竹奴試命詠之乃占口應曰有偉此君中空外勁削汝為奴恐傷天性明王異之作此日此不成語勿記錄乃戒師傅毋令作詩君子謂大命有兆誰能禦之後果然矣卽位之後盡取兄弟姊妹子女孫姪之孤幼者鞠養宮中視同已出宗族遠近

成被忍憐有遭亂後貧窶不能婚嫁者婚嫁之未葬者葬之未派支流莫不收錄會然賊里盜若春在國入化之俗漸淳厚此上之君斯其賢者歟

竹林示寂

陳氏第三代王曰仁王既傳位世子乃出家修行刻苦精進慧解超脫為一方祖師庵居安于山紫霄峯自號竹林大士其姊號曰天瑞多失婦道大士在紫霄聞姊病亟乃下山往視謂天瑞曰姊若時至自去見冥間同事則應曰願少待我弟竹林大士且至言南翁夢錄 八 四

祖靈定命

仁王示寂時其子英王本有嫡嗣止有庶子意且待嫡子而後定嗣位至恭昆後封骨時子孫環拜舍利飛人庶孫袖裏而放光既收又入英王并曰敢不奉命收之乃定尋以庶子為世子既久嫡母生男不育庶子終嗣王位是為明王 德必有位

明王既嗣王位久之嫡母生男至周時英王巡邊在外家事先決于嗣王有司以周時禮詰乃命以世子例行之有司以王故難之王曰何疑乎初以嫡嗣未生故我權在此位今既生矣待長復辟何難曰此事前古多危請慎思之王曰順義行之安危何足慮也卒以世子例行之廿年而嫡嗣歿王甚哀之君子謂明王誠心不顧于安危讓德克光于今古傳曰有德者必有其位其斯之謂歟

婦德貞明

南翁夢錄

五

陳睿王正妃黎氏靈德之母也初睿王出師不返妃乃披剃爲尼會藝王以靈德嗣位妃爲之辭讓不得乃涕泣謂親人曰吾兒薄福難堪大位足以取禍爾故主棄世未亡人惟欲速死不欲見世事况兒子之將危乎乃精修苦行朝夕經懺以報主恩不五六年燃臂煉頂無不備至遂以入定示寂後至靈德見廢人皆服其藻鑑先知且感事君之誠貞婦之節一歸佛氏便造門庭如此之深也誰不哀傷而嘉獎乎雖陳家先世妃嬪多有賢者而此妃出于其後又欲過

之何其偉歟

聞喪氣絕

陳太王女號曰韶陽方坐蓐時王已前月不豫數遣人起居左右給曰王已平復無事至葉世日忽聞鍾聲連響曰得非不諱事耶左右給之不聽乃勸哭長號氣絕瞑目而逝

文貞鯁直

朱安號樵隱交趾上福人也性廉直剛介居家薦好讀書學業精醇名聞遠近弟子盈門相繼躡青雲登

南翁夢錄

六

政府者往往有之安恬澹寡欲不赴應舉至元間陳氏明王徵拜國子司業授世子經尋遷大學祭酒明王歿其子裕王逸豫怠于聽政權臣稍多不法安數諫不聽又上疏乞斬姦臣七人皆權幸者時人號爲七斬疏既入不報安乃掛冠歸田里後裕王歿國頗亂羣臣迎立藝王安聞之大喜杖策上謁旋乞還鄉以老病辭不受封拜乃賜號文貞先生厚禮送回久之壽終于家都城人上景仰高風莫不嗟悼昔安弟子爲執政者時來問候拜床下得與談話片言而去

者甚以為善有不善者切責唾罵甚至呵叱不納其清直嚴正名聞一時凜然可畏呼其善哉

勇力神異

安南李氏時清化人黎奉曉生而魁偉異常飲食視人十倍年十二三身長七尺適有外寇侵境虜掠甚衆隣里倉皇罔措奉曉語其父母不可隨人奔忙但多作飯與兒子飽吃一頓今日殺賊救民易如反掌飯畢持一短刀俗呼為斫刀者伐木為兵直衝賊陣縱擊潰走盡獲降邑被 者千餘人而還李氏賞賜

南翁夢錄

六

七

除授固辭不受乞賜田地以自耕食耳有司議定頃畝奉曉曰臣以斫刀破賊願擲斫刀所至為界許之擲至十餘里悉以與之後人因此凡賞功田名之曰斫刀田使領軍辭以不能願居田里待用兵時請為先鋒破陣報國而已後十餘年召為先鋒以十餘人擊數萬餘賊衆封威遠將軍仍在田里壽終于家

奏章明驗

交趾太清宮道士名道甚元世祖至元間為陳太王祈嗣拜章畢乃白王曰上帝既允奏章即命昭文章

子降生王官住四紀已而後宮有孕果生男兩膊上有文曰昭文章子學頗明顯因以昭文為號年長其文始消至四十八歲臥病月餘諸子為之建醮請減已壽以延父齡道士拜章起曰上帝覽章笑曰何乃戀俗欲久留乎然其子孝誠可允再留一紀病乃瘳後果有十二年壽

南翁夢錄

八

八

公餘日錄

江陰湯沐

丙辰同年道選

予丙辰同年進士選南北道者前後共六十七人自
逆瑾專柄正德五年以前轉至堂上者有楊武寧某
陳天祥季春瑾敗五年以後者則有劉玉郎陽李鉞
而陳密則前後咸在焉前既什而後復起者何天衢
劉玉鄭陽陳琳季增姜佐韓廉葛浩貢安甫張鳴鳳
潘鏗郭東山胡猷不才亦與其列若前後以終養不
起而卒累承恩典者唯陳茂烈一人而已

公餘日錄

臺中辦事吏役

予頃備員臺侍時凡撥到辦事吏典除呈印送印報
朝隨朝此外更無別項遣用如私舍間有供事須預
省知且有飲食之犒彼方樂用今則不然出而訪客
則隨馬擊衣入而在家則守門接帖此在堂老尚有
不忍若是其遇者彼方甘焉此雖吏役之貴賤亦可
以占世道之重輕矣

丙辰進士姓名對

說郭續 卷一四

弘治丙辰禮闈定榜後諸主司以所取士子爲對句
有曰夏鼎周鼎對以孟春季春有曰蔡中孚對以吳
大有意每科或然如癸丑則有高遠高文達吳鵬吳
一鵬之類但不若是科之妥切且巧耳

光孝寺詩僧詩

永樂初有吳僧聰聞及寄鉢于吾邑君山光孝禪寺
善聲詩其徒有從學者屢請之未見啓受一日同行
晚眺口占一絕云粥罷行來坐看山何人學得老僧
閒農家未熟黃昏飯一縷清煙出樹間曰此絕法也

公餘日錄

音趣雅適時頗取之然不耕坐食之罪正恐不免于
白首耳

成化己丑舉子破

成化己丑會試涇翁同考論語出老者安之朋友信
之少者懷之三句時有一舉子云在人有其等聖人
等其等涇翁聞之謂曰若還如此等着他等一等亦
歐文忠秀才刺試官刷之意可見古今欲變文格者
同一揆耳

一秋兩元

景泰丙子鄉舉吳祿文舉以春秋學生發解應天後
泰士亨以書經監生發解順天皆邑人同學真可謂
一時盛事四方竄媿矣

使臣採熊婦吟

成化初遣官分采實錄有某進士者當往某處有司
彙集詩文以上被謁取熊婦吟一首云與郎相期月
上來及至月上郎不來妾在平地見月蚤郎在深山
見月遲蓋得古體也今讀之宛然怨而不怒之意聞
之金陵姚大章今失其土之姓名及使地云

公餘日錄 八

錢太常噓聯

成化中莆田陳師召先生由翰林陟南京太常寺卿
瀕行時同年同家多有郊餞者而門生故吏亦不少
繾綣之餘座有客出一對句云師友惜分離不陞南
太常也能隨有對之者云君臣欣際會便做大學士
何妨前輩一時噓笑俱有情義

作宦不可輕興革

近世後輩作宦者少有弛張人或許可輒自矜炫孟
浪曰我與某利貧已有濟我輩某弊奸已有林不惟

呈達于當道而且榜示于所屬此好名近利之言多
見其不知量也嘗聞周文襄巡撫江南時作感懷詩
云法在恤民民反病事因除弊弊逾增以此老尚爾
云然而後生初仕可以妄道耶若此者不惟為識者
所鄙而反為奸人所嗤矣

樣曆

我朝大統曆每歲各省俱降自禮部有所謂樣曆者
依式翻刻不敢更寫其印篆則欽天監曆日印亦先
降以俟用者成化之後西北如山陝河南東南如江

公餘日錄 八

四

浙湖閩俱有解送兩京各衙門者近雖言官論列亦
未罷止豈本監成造實少而京師仰用故多耶竊意
當有調停之法可也

村社占年

村社占年之說自古有之如雨旱驗生草如麻麥驗
雪往往無爽有不待求之天文書者蓋耆舊之在鄉
井閱世久歷時多觀化廣見事熟必有所試而云然
非孟浪也

不出翰林謚文

國朝有不由翰林而得謚爲文者吏部尚書姚大章
夢曰文敏魏君房驥曰文靖吏部左侍郎葉與中盛
曰文莊右副都御史吳敏德訥曰文恪按謚法勤學
好問敏而好學施而中禮慈愛惠民剛柔相濟道德
博聞皆所謂文諸公必皆備焉始不止于詞藝之一
長而已然尤有位翰林侍講如劉求樂球而復謚爲
忠愍者蓋尤舉其所重哀其所遇而云然耳

仕無足心

古人入仕者有眼前何日赤腹下幾時黃之詠既進
公餘日錄 八 五
復曰眼赤何時雨腹黃幾日重豈仕宦無休勢而仕
者無足心云然耶昔蘇公賀六一致仕啓有曰山林
之士猶有降志于垂老而況廟堂之舊欲使辭福于
晚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賢愚共蔽
今古一途信斯言也

詩句全用書語

詩句全用書語如子美刈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
如浮雲子瞻君獨不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近
見西涯懷麓續稿題水竹居有七八月皆盈雨三竿

也是卞華伯席戲客有狀元自是渴睡漢宰相須用
讀書人雖有裁剪渾無痕跡俱可法也

英氣客氣當辨

英氣不可無客氣不可有有英氣便能卓立有客氣
便是忿爭始府東監臨若毛鳳鳴崗提學若余木子
華二人者俱非有大過惡祇緣各好勝認真毛以御
史自任余以翰林自居遂至不相下畢竟相毆相訐
然此皆非士夫之所爲也但今後生小子以客氣認
爲英氣所謬多矣

公餘日錄 八

六

中洲野錄

鄱陽程文憲

宋蘇文忠公作志林范文忠公作東齋紀事凡有裨王化闢風教者必錄之然而詼諧嘲謔鬼神夢幻之事亦皆雜志其間而弗棄二公之作古稗官野史之類也淳熙間宣校郎龔明之嘗模倣其意有所謂中吳紀聞者出余何人也安敢捧心而效顰哉蓋少而紫燁圭質壯而匏繫塵鞅間見有滌事變無際能服膺而挂牙頰間者殆不多得矣垂

中洲野錄 八

老而歸陶然既醉藹然且卧蛙井醜甕之外竟不知天曾許大耶竊以斯養無所用心不若博奕者為猶賢顧博奕又非予所能間披疇昔蝸涎蹄滲之說召子口授而手筆之若類二公所必錄者亦必錄之固也若夫二公所弗棄者脫匪感創攸寓得無去取乎哀帙既成命藏巾笥廣增痛訂尚屬望于該博之君子嗚呼幽人羈客助詞鋒資談柄未必付之為贅疣枝指也借曰於世道有補則余豈敢

養全死國

饒郡程養全元壬辰舉進士官至鉛山判與郡教范堯臣董宗文陸元慶李晉齋湯思敬郡士楊本講論治道於范松之下好事者繪為圖題曰松間六客養全以文章鳴於時元季兵亂死國事其臨危自祭文曰幼學壯行剛直自任非腐儒也出身科第官至七品非賤大也寧國龍游粗著廉介非汚吏也年逾五十為國而死非正命猶正命也遺筆有曰腳踏實地心契蒼穹親擢科第顯立軍功為國宣力受屈而終

中洲野錄 八

死而有知當廟食乎汭川之東

芳谷出使

徐芳谷字明善鄱陽人至正間任江西等處提舉嘗奉使交阯聞其王子陳日炫聞公善詩舉卮酒立召索吟公遂曰占云乘傳入南中雲章照海紅天邊龍虎氣南徼馬牛風日月入荒燭車書萬里同丹青入王會茅土祚無窮日炫遂納欵奉貢公聲名大振

梧岡自守

宋程瑞字希鳳饒人也號梧岡幼抱才猷與同郡馬

一四二〇〇 子部 雜家類 4 卷之四

廷驚相友馬先魁天下以書報梧岡曰秋風槐黃連
吏已經始而疑終而信已而果然豈意到黃下第我
輩登利寧無厚顏耶公亦不介意公自知命與時違
非文之咎遂退隱居清白自守談道自娛雖馬登政
府公亦未嘗以仕進干嘗詠梅詩云清淺溪橋水短
長籬外枝這些風骨異處盡古今詩此可以想見其
清才峻節云

丁李二提學正直

潤州丁補齋先生璣督廉東學政渡江有司具牲醴
請祀水神先生笑曰舟平或沉或浮神何預焉至中
流風濤作而舟覆李空同先生夢陽督吾省學政渡
江有司亦有此請者公怒命從者縛神投諸江且曰
以水神而投諸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竟無恙噫二
公辟邪衛正之心一也而安危頓異蓋有命焉豈神
之所得而禍福哉

李公治郡

李公聰廣之順德人成化丁未以監察御史來守於
饒歲旱或告以如故事謁廟設壇延巫祝以禱之公

中洲野錄

三

日惟心可以格天何虛文詔瀆為哉遂省刑罰釋無
辜齊沐外寢再拜額天隨禱而應治嘗厄於火雖暮
夜公必往拯之曰延火之舍不絕則薰天之勢難退
乃令繫纆於楹棟間親自下車先民為力挽拽之民
止公曰貴重之體安能勝此勞耶公尚不輟屋將傾
民恐傷之呼號扶護而去饒尚元夕張燈之俗公亦
夜出觀之或簫鼓而歌懼公來而止遂令勿過忻然
下車既聽且和之噫他人處此必以妨清譽為嫌公
則借樂之念愈著愛民之舉愈彰非治化之素敷於
人者曷克爾哉

中洲野錄

四

諷觀競渡

鄱陽高舉登永樂甲申進士拜監察御史罷歸居林
谷間謝絕人事不入城府一日掉小舟至城下時值
重午郡守飲月波樓以觀競渡舉微服箕坐舟上守
怒逮之至令其供不合狀舉遂書一絕云 皇后升
遐未一年今春 先帝又賓天江山草木皆垂淚太
守如何看畫船守詢之知為高侍御大慚而延納之
公拂衣不顧而去

梅谷化妻

鄱陽何梅谷英妻垂老好事佛自晨至夕必口念觀音菩薩千遍梅谷以儒學聞於時止之則弗從弗止恐貽笑士論一日呼妻至再且三隨應隨呼弗輟妻怒曰何聒噪若是耶梅谷徐答曰呼僕二三汝即我怒觀音一日被你呼千遍安得不汝怒耶妻頓悟遂止

彭綏之嘲友

樂平彭福字綏之舉進士守秦州為人剛介自守以

中洲野錄 八

五

直道忤於部使者而歸時寓鄱陽有故舊新登進士第者歸饒綏之具酌邀之值微雨累速不至綏之遺以詩云倘來名利若游塵何事痴兒太認真咫尺泥途行不得山陰雪夜是何人人多傳頌之

郡學古蹟

府學基古報恩寺即今天寧寺也元時寺僧游湘蜀間抄化巨水創治之紺宇雄偉但未設佛像耳大明兵至凡文廟不毀僧借宣聖牌位置殿中得免後生徒遂以為郡庠而奏取者三而充戎者三此

可見 聖祖崇儒重道之盛事也宣德中有僧書對於方丈云萬間廣廈歸寒士一榻間雲卧老僧有士人竟以文字易寒字云

彭泰州寄邑尹

弘治間樂平有趙尹考滿還任邑中士夫皆趨送之時泰州守彭公福獨以詩投之云泊陽繼駐使君標本欲趨迎懶折腰莫怪野人踈禮節好從楊畫說陽橋人皆莫喻其意一日編修程念齋見之笑曰綏之譏我邑中人深矣蓋用宓子賤事也考之劉向說苑

中洲野錄 八

六

子賤為單父宰過於楊畫曰子亦有以送僕乎畫曰諾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賤曰奈何畫曰披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未至單父冠蓋迎之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楊畫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人亦占彭之介程之博也

周氏世壽

崑山周壽誼年一百一十三歲生於宋而鄉飲於洪武六年子孫皆有百歲家建世壽堂六世孫震正德中令鄱陽出世壽卷士夫多題詠之上海陸子淵先生以編修使饒改其卷曰夫金玉之純固也山岳之靜常也松栢之茂貞也物凡然矣若周之世壽固有本哉溪竊論壽誼公之壽足以繫興亡之故爲不徒矣三代而下惟宋失天下爲無罪惟元興最爲事變嗚呼能 人數百年宗社於強弓健馬之間而不能禁一老坐觀其子孫之漸盡瓦解何其快也若公者

中洲野錄

七

手挈華夏之禮以還華夏之主於克華夏之日何其奇也公六世孫震字世亨以名進士筮仕鄱陽令嚮往未艾是能輔見華夏之道以昌公之世者而又不獨爲壽而已矣世亨其懋之哉深至鄱陽觀是卷而書之公生於宋景定之某年鄉飲禮行於 明洪武之六年卒於鄉飲後五年震生於成化之某年舉進士於正德之六年溪書於七年是震令鄱陽之明年也

周古象廬墓

周古象廬水人生元末事親孝遭喪亂入贅於淮不見笑容妻詰之告以故遂歸尋母葬之廬墓三年妻亡終身不娶淮西僉事幹克莊求見不遇畱題日事親未必可曾參職分當爲每愧心今日風來飄忽動抱琴更入白雲深復爲立孝里門

中洲野錄

八

廬墓

三餘贅筆

東吳都印

夜半日出

漢封禪記云泰山東山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出近闕島夷志云琉球國有大崎山極高峻夜半登之望暘谷日出紅光燭天山頂為之俱明又宋學士集云補怛洛迦山在東大洋海中雞初號遙見東方日出輪赤如火流光燭海波閃爍不定唐人詩云海听夜深嘗見日非虛語也

三餘贅筆

古字相反

古字有相反者武王日子有亂臣十人是以亂為治也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息為長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禮曰衿纓皆佩容臭是以臭為香也禮曰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是以坐為跪也如此類者甚多

飲食必祭

古人每飲食必祭未有不祭而飲食者今之釋老食時猶祭而士大夫乃反不行古云禮失而求之野此

亦可見

十友十二客

宋曾端伯以十花為十友各為之詞茶蘼韻友茉莉雅友瑞香殊友荷花浮友巖桂仙友海棠名友菊花佳友芍藥艷友梅花清友梔子禪友張敏叔以十二花為十二客各詩一章牡丹賞客梅清客菊壽客瑞香佳客丁香素客蘭幽客蓮靜客茶蘼雅客桂仙客薔薇野客茉莉遠客芍藥近客敏叔名景修宋禮部郎中吳中人

三餘贅筆

傳書鴿

鳥之中惟鴿性最馴人家多愛蓄之每放數十里或百里外皆能自返亦能為人傳書昔人謂之飛奴一友言家有老僕正統間嘗以事往淮陽一日大風雨有鴿墮逆旅主人屋上因其主人將取烹之見其足繫書一封裹以油紙視其封蓋此鴿自京師來才二日耳主人憐之不敢啓封乾其羽毛縱使飛去

艾一壯

醫家用艾一灼謂之一壯沈存中云以壯人為法其

言若干壯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裁之

梓潼神

梓潼神祠在處有之而學宮事之尤謹按梓潼為四川屬縣四川上直參宿參有忠良孝謹之象其山水深厚為神明之所宅武謂斗魁為文昌六府主賞功進爵故拔科之士往事之或謂神為張宿之精詩所謂張仲孝友是也其說不可深考

晝夜百刻

晝夜有十二時十二時有百刻一時八刻以十二時

三餘贅筆

八

三

計之止九十六刻餘四刻不知何在或以問予予曰天地之間不過陰陽兩端而已晝夜者陰陽之象也以晝夜而分之則有十二時以十二時而分之則有百刻以百刻而細分之則又有六千分焉非陰陽之數止於此也蓋陰陽無窮盡者愈推則愈有姑以六千分而為之限耳故以一刻言之則得六十分八刻六八四八十分亦多二十分蓋八刻有上四刻下四刻上四刻如初刻正也有初初刻多十分焉合二百四十分所以十二時一百刻而總六千分也

吳綾山火

吳綾為裳暗室中力持電以手摩之良久火星直出蓋吳綾俗呼為油段子工家又多以脂發光潤人服之體氣蒸鬱宜其致火也

鹿角

今官府衙門列木於外謂之鹿角蓋鹿性警羣居則環其角圓圍如陣以防人物之害軍中寨柵埋樹木外向亦名曰鹿角

道家南北二宗

三餘贅筆

八

四

今之道家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者謂自東華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巖遼進士劉操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陳抃抃授白玉蟾玉蟾授彭相其北宗者謂呂巖授金王嘉嘉授七弟子其一丘處機次譚處端次劉處玄次王處一及郝大通次馬珏及珏之妻孫不二此外又有所謂全真者其名始嘉蓋嘉大定中抵寧海州馬珏夫婦築庵事之題曰全真由是四方之人凡宗其道者皆號全真道士

活沛

浙中人家水溝多用陶瓦為之如竈突狀名之曰滄取其流通不壅滯也此地少水人家多於山上置開蓄木遇旱歲開以滄田名之曰滄取滄然之義也

風馬牛

書云馬牛其風左氏傳云風馬牛不相及蓋牛順物乘風而行則順馬健物逆風而行則健

葦

葦生背陽濕地風味殊美然間有毒者食之往往殺

三餘贅筆

入

五

人周公諱齊東野語嘗載其事近傳一法煮時和燈心草或以銀絲滓之若燈心與簪色黑即有毒棄之勿食

辯鳥雌雄

鳥之雌雄不可辯者視其翼左掩右為雄右掩左為雌一說按其毛置水中沉者為雄浮者為雌

戒指

今世俗用金銀為環置於婦人指間謂之戒指按詩注古者后妃羣妾以禮進御於君文史書其月日授

之以環以進退之生于月辰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者著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則世俗之名戒指者有自來矣

老醫少卜

世言老醫少卜則醫者以年老為貴卜者以年少為貴老醫人皆知之問之少卜不知何謂按王彥輔塵史云老取其闕少取其決乃知俗語其來久矣

鍾馗曆日表

唐故事歲暮賜羣臣曆日并書鍾馗劉禹錫有代杜相公謝鍾馗曆日表云圖寫威神驅除羣厲頒行元曆敬授四時弛張有嚴光增門戶之貴動用協吉常為掌握之珍又有代李中丞謝鍾馗曆日表云續其神象表去厲之方須以曆書敬授時之始

入

六

急須僕憎

吳人呼暖酒器為急須呼暖飲食具為僕憎急須者以其應急而用吳人謂須為蘇故其音同僕憎以銅為之言僕者不得竊食故憎之也

雷公電母

俗呼雷電爲雷公電母然亦有所本易曰震爲雷離爲電震長男陽也而雷出天之陽氣故俗云雷公離爲中女陰也而電出地之陰氣故俗云電母

彖象

或問易之彖象何以取義子曰繫辭已有明說不必深究舊嘗見一說云二字皆假獸以名彖爲大豕行則俯首一望而全體皆見故統論一卦之體取以喻之象有六牙故六爻之義取以喻之

鬚眉髮

三條贅筆

八

七

人之鬚眉與髮皆毛類也而鬚下生眉橫生髮上生或問予亦有說乎子曰鬚腎屬也腎爲水水潤下故鬚下生眉肝屬也肝爲木木旁敷故眉橫生髮心屬也心爲火火炎上故髮上生

古玉器

古玉器有奇特細巧非人所能雕琢者多傳見工所爲予曰非也此皆昆吾刀及蝦蟆肪也肪脂也所刻按本草云蝦蟆能合玉石陶隱居亦云其肪塗玉則刻之如蠟但肪不可多得取肥者剉煎膏以塗玉亦軟滑易

琢借未嘗試耳

廿卅字

今書廿卅二字按說文云廿音人二十并也卅先合反三十之省便古文也國語有云行玉卅殺者正作此字泰山秦碑亦云皇帝臨立十有六年是則又以四字爲句而以二十爲一尤明白矣

角三美

譙樓畫角之曲有三美相傳爲曹子建作其初美曰爲君難爲臣亦難難又難再美曰創業難守成亦難三條贅筆

八

八

難又難三美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今角音之鳴鳴者皆難字之曳聲耳

懸笥瑣撰

姑蘇劉昌

峻偉

軒公親持已甚嚴遇人無問賢否悉峻拒之不與按

居南都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至則屏居一室撤去

侍炬朝衣端坐寂無一言待鼓嚴而出禮畢不告於

同事者竟御肩輿而歸同事者聞其來不悅與處皆

避去平生峻偉之節惟恃公續之存間令吏寫數十

大冊以爲他日傳世考此足矣於紀載之文一無所

懸笥瑣撰 入

好及卒朝廷修英廟實錄從其家求公行實無有也

忠直

王端毅恕歷仕四十五年凡上三千餘疏皆忠直凱

切蓋憂世之志如范希文濟世之才如司馬君實直

諫如汲長孺惠愛如鄒子產年九十矣猶考論古今

不忘憂國

薦才

况鍾在蘇州興學禮士儒生貧寒者多有所給於是

爭獻詩鄒亮獻二十首鍾獨稱賞欲薦其才于朝命

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潛揭於府治大門外鍾得書
嘆曰彼欲沮吾薦正欲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
用召試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其勇于爲義
類如此

惠政

况公鍾治蘇剛果敏達不畏強禦有惠政九載滿去
郡民赴闕留者八萬餘人歌曰况青天朝命宣宜早
還又曰况太守民父母願復來養田叟遂再遣任楊
文貞贈以詩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又迎張益州

懸笥瑣撰 入

在郡十有一年卒于官士民繪其像祀於范文正公

之祠

矜才

王汝玉作神龜賦 上親定爲第一召解學士謂曰

汝玉賦第 卿賦次之何也縉曰汝玉文辭甚妙臣

實不能勝 上喜時安南平乃詔新城侯與六部賀

表皆令王汝玉撰既上 上覽之益喜時黃文簡公

淮侍側 上曰汝玉誠俊才朕觀其所撰表誠不厭

文簡公叩首言汝玉以是自矜退多後言王孟揚亦

不自安南還得舉乃與汝玉先後下獄死獨王達善仕至翰林侍讀學士卒

夫婦如賓

五代葛從簡為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一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夜卒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嘆曰吾公欲欲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此與晉使鉏寬刺趙盾相似盾篤於君臣富人篤於夫婦皆足以感人益見懸筭瑣撰

三

大理民葵之不可滅如此

龍卵

成化五年六月初五日河決杏花營水及堤明日三司以牲醴致奠既歸有一卵浮於河大如人首下銳止圓質青白微具五色又多鰲黑點漁者得之守河者以十疋布易焉因馳以告始觀之甚恐以手撼之中汨汨作水聲又甚重氣煖而澤潤不知何祥也或曰龍卵吾聞龍有胎未聞卵生或曰蛇亦卵生此固其類也越三日子遇和僉憲于州橋西見圖其狀于

壁且書其上曰玄珠占法江湖見龍卵主大水又聞前一日卵送開封府皆懼不敢收守與判相却之門墜于地中惟水而已

菊有黃華

吾鄉范文穆公至能作菊譜言月令以動植志氣候如桃桐輩直云始華而菊獨云菊有黃華豈以其正色獨立不伍眾草變詞而言之與予始甚疑之信如譜中所載其色已不勝其多而月令獨云菊有黃華何也及來河南行熊耳錦屏弘農峽函諸山時正秋懸筭瑣撰

四

草木俱衰謝盡山上下怪水厓維落皆黃菊大如錢葉生繁然乃悟河南為中州得風氣之正黃為正色而正秋時着花隨地皆有此月令紀候所以獨言之也然則如譜中所載諸品得無人智力變幻所致與則其見述于月令宜矣

絕筆詞

魯狀元子啟名榮承豐人仕為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善艸書能詩歌稱江西才子有薦一士人至者既入內將試上曰堂堂翰林獨無一人如彼者乎眾以子

啟應詔御試天馬歌于啟之文先成文多酒亮士人
後成詞復蹇澁上立賜子啟瑪瑙帶始授士人官由
是子啟寵遇日至既而有疾自惟不可起乃捉筆書
曰官詹不小歲周非天我以為多人以為少易贊蓋
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丘卒贈禮部侍郎

學與才不同

翰林侍講劉公鉉于始舉進士以鄉曲上調踰年公
始報禮坐定言年來老嬾不欲與人競相往來必俟
有來者可報則報之此雖迂濶而簡于接人亦省事

懸笥瑣探

八

五

又言吾鄉國初仕翰林者梁用行滕用亨皆博學能
文章每有所作必旬日始成王汝玉時為贊善日為
文數篇諸老先生驚嘆傳觀則曰此皆吾所讀書非
有所加也何故其速成如此今翰林吾吳中二三人
吾每作文必旬日始成而張士謙益則日作數篇信
學與才不同蓋公隱然有自負者

僧殺牛

浮屠大有無賴者竄其中向時襄陽石賊是已余嘗
自鎮平赴南陽至麒麟岡見大家數十皆若被發者

間從吏曰崗上有大塚今摧陷矣此石麒麟印故塚
上物也子恠惜人之至十三里河見大塚益多又至
三里河則一州菴菴外方塚石堊橋且治理紀建橋
功皆粗完予入菴中惟一小童云有僧旦時入城矣
予問此大石何從來曰在十二里河塚中所掘爾余
徧行石間見石上有流血被滿問從吏此何為曰當
是殺牛馬然予大駭又行一里見僧與兩人遠來予
使人召之乃皆拜道旁予好言問之曰非造橋僧耶
曰然又問從何得石乃不能對且詰何以血滿大石

懸笥瑣探

八

六

僧言有千戶夜牽牛來殺之就石上剝取皮耳予怒
使從吏送南陽府獄蓋護衛軍也皆坐如律發塚夜
殺牛此豈小事乃猶欲以建橋為功而公肆其惡一
無問者何邪昔韓滉嘗曰賊非牛酒不嘯結滉於是
禁屠以絕其謀予身在遮職聊自嘆息而已

殊遇

吾鄉禮部侍郎金公問在仁廟時嘗賜歐陽居士集
二十本寶藏之既而所居不戒于火公忘護持已失
八本後宣廟在文華殿公被顧問因從容言賜書事

宣廟促令內侍爲禡之踰數日得賜入本雖絃色不
向而雨朝恩賜復歸于完蓋殊遇也

木水

成化丙戌十一月朔日子自西華抵扶溝明且坐堂
上見有若霧者從東來著樹并艸莖皆白少頃堆積
枝柯間玲瓏雕鏤甚怪問輿阜此何物曰樹孝也因
檢玉筍集有云水凌禾稼達官怕旣而聞河南李少
保賢有疾十二月十四日竟卒大夫之所繫固重也
夫

懸筍瑣探

八

七

白楊

予初不識白楊及來河南巡行隄邑嘗出北邙經平
疇入山谷見丘塚間多大樹問從者曰白楊也乃悟
古人哀挽用此不爲無謂東南丘壠多植松柏故人
多不識白楊蓋其種易成葉尖圓如杏枝頗勁微風
來則葉皆動其聲蕭瑟殊悲慘陝號南山谷尤多高
可二三百尺圍可丈餘修直端美用爲寺觀材久則
蹴裂不如松柏材勁實也

鼯鼠

唐盧藏用弟若虛多才博學隴西辛怡諫爲職方有
獲異鼠者豹首虎文大如拳怡諫謂之鼯鼠而賦之
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鼯鼠豹文而形小一坐驚
服予在虞衡時四川貢諸獸皮中有石虎者似猫而
小似鼠而大形全類虎其色黃而斑黑正類豹文豈
所謂鼯鼠而俗謂之石虎邪

笏囊

唐故事公卿皆摺笏于帶而後乘馬張九齡獨常使
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今公卿多肩輿四品以
懸筍瑣探 八

八

八

下始乘馬惟南京與外方面官迎詔送表時皆就服
乘馬導引有摺笏于帶者有手自持者有人爲持者
要之皆以意自便無所謂故事夫九齡使人持笏有
囊而世因置笏囊乃知古人舉動不苟如此今人借
使能置人亦無肯效者

藝事自負

王孟端中書寫山水爲一代名筆嘗退朝黔國公從
後呼之孟端不爲應有同行者曰黔公呼君孟端曰
吾亦聞之必其與吾索畫耳黔公追及之果云云孟

端亦不答黔國又造其第數年始作一幅曰吾不可
宜寄黔公其西賓平仲徵者吾故人也吾但寫寄之
待彼與求耳使人之售其身之易者觀孟端之於書
亦可以自媿矣

蘭陽二印

成化六年三月開封蘭陽縣掘地得二印上送于河
南布政司其大如今之府印廣二寸方圓八寸厚可
五六分文曰宣差副總領之印背有天興六年六月
日行官禮部造十二字旁書宣差副總領之印七字

懸笥瑣撰 八

九

其一文曰尚書戶部郎中之印如今之懸印視總領
之印差小背有天興六年二月行官禮部造九字旁
亦正書尚書戶部郎中之印八字此是火金時物而
篆文不甚登字畫或五或七或九皆取陽數天順七
年時予同僚張孟弼築堤捍河亦嘗得一印文曰行
軍萬戶之印失記其所造年月當是同一時也我朝
凡印章每字篆畫皆九畫此正乾元用九之義豈彼
之所能知哉

借酒詩

予在史館時日請良醞酒一斗然飲少多有藏者湯
東谷泚勸從予索之詩曰兼旬無酒飲詩腹半焦枯
間有黃封仕何勞市上沽予嘗至其第見其廳事春
聯曰東坡居士休題杖南郭先生且盪竿後堂曰片
言曾折虜一飯不忘君蓋東谷嘗從興濟伯禮部尚
書楊忠定公善奉迎變輿故云其東偏曰楚柱西山
芴開開北海尊其西偏曰長身惟食粟老眼漸生花
而豪俠之氣可以想見矣

古銅款識

懸笥瑣撰 八

十

予嘗至南內于戊字庫見古銅器一事如劍而無刃
平直首微稜下有靶長可二尺濶僅及寸皆嵌銀作
童子奉牌舞牌上有古并孺家四字而嵌銀題模稜
難斷佞臣頭碎腦翻成百倍憂解使英雄生膽氣從
今不用佩吳鉤詩直似宋元人作然不可考矣

龍鬪

天順七年九月十六日子自嵩縣赴汝州見一物於
中天淡白垂長數丈尾微曲少頃不見忽又垂出閃
閃若動細如數百丈線人言此龍也十月二日自南

陽赴鄧將至白馬寺時微雨且晴忽見西南有黑物
在薄雲間蜿蜒如圈者其首尾莫可辨惟身顯然若
艸書雲字之狀忽又有一白物在其下如乙字然相
去尺許久之始滅人皆言龍鬪云

履譜

袁鉉積學多藏書然貧不能自養游吳中富家依棲
之間與之作族譜研窮漢唐宋元以來顯者為其所
自出凡多者家有一譜其先莫不出侯王將相而來
歷代封誥誥勅名人序文具在初見之甚信徐考之
懸笥瑣撰 八 十一

詩識

正統三年六月一日予始入吳縣學為增廣生是年
開科取士而吳學之得舉者三人周郁為春秋魁第
四名張獻第十一施槃第十五既而赴會試繁作詩
畱別其詞有曰紅雲紫霧三千里黃卷青燈十二時
又咏胡噉云莫怪風前多落魄三春應作撥花郎已
未果狀元及第

萬三遺宅

沈萬三家在周莊破屋猶存亦不甚宏壯殆中人家
制耳惟大松猶存焉被沒者非萬三家蓋萬四之在
黃墩者耳

懸笥瑣撰

十二

蘇談

吳郡楊循吉

姚守重士

革除年間太守姚公最為重士嘗禮俞貞木於布衣之中數數饋以薪米因此遂復得錢繼中二老儒皆徵出部下自姚公折節顧好悉為貴客郡中常開宴彥士並集一右列指使據坐上席繼中罵之貞木踐繼中足勸使勿罵繼中罵愈急太守問故繼中曰公今日設會當以尊士為重更無日子使一武臣坐諸

蘇談

賓上耶右列慚謝退避下座是時四海初定武公方盛衛將赫赫在姚公固不敢與之抗禮置之上坐蓋非其本心云而繼中當筵叱罵太守為之彌縫周全指使為之從容避席皆可謂難得者也

黠妓賺詩

老儒陳體方以詩名吳中有一妓黃秀雲好詩繆謂體方曰吾必嫁君然君家貧如此肯為詩百首贈我以為聘資乎體方信之為賦至六十餘篇而沒情致清婉傳誦詞林然是妓性實黠慧利於多得其詩而

已於體方本無意也方體方之為詩時人多笑其老老被詒而欣然勿談於人以為奇遇焉

韓公有度量

韓公永熙作鎮兩廣時峒蠻方熾公深追之斬大藤峽嶺表悉安梧州兩廣中界也公於此開都府聽治焉門列畫鼓數十面每有出人則搥之以為節凡給侍左右皆三品指使盡極一時之富貴其尊嚴擬於王公也公度量宏大每賓客過必有厚贈軍前取資無筭而士氣懾伏無敢有不盡力者諸蠻因是遂屏

蘇談

息不出至于今猶公之功也然公得謗亦竟坐用侈一事解政及後代者至則拘拘繩暴無復公之洞達也當公之時廣中兩司自正使而下交代皆一至梧州參謁候於門下若小吏然及見則長跪白事惴惴不敢以方面自居也及公歸後川易四五人皆不得然矣惟交代一見為不廢也則知公之威望豈可以時輩小節求之乎

僧中善記

陽山寺僧道昂能默誦法華經七軸熟如注水每旦

入城則沿途持以爲課至半道輒一周焉他如圓覺了義慈悲懺法金光明地藏皆能口述不煩披閱余惟華嚴般若則稍對經本然閉目亦能誦誦畧據行墨而已吾輩士人固多愧之也

吳中醫派

今吳中醫稱天下蓋有自矣初金華戴原禮學於朱彥修既盡其術來吳爲木客吳人以病謁者每製一方率銀五兩王仲光爲儒未知醫也慕而謁焉因咨學醫之道原禮曰熟讀素問耳仲光歸而習之三年

蘇談

三

原禮復來見仲光談論大駭以爲不如恐壞其技於是登堂拜母以定交時仲光雖得紙上語未能用藥原禮有彥修醫案十卷必不肯授仲光仲光私窺之知其藏處俟其出也徑取之歸原禮還而失醫案悔甚嘆曰惜哉吾不能終爲此惠也於是仲光之醫名吳下吳下之醫由是盛矣

顧阿瑛豪侈

顧阿瑛在元末爲崑山大家其亭館蓋有三十六處每處皆有春帖一對阿瑛手題也記必名公詩必才

士雖篆隸二三字亦必選當代之筆當時如楊廉夫鄭明德張伯雨倪元鎮皆其任還客也尤密者爲秦約于立稔良琦有二妓曰小曼花南枝秀每會必在焉阿瑛好事而能文其所作雖不逮諸客而辭語流麗亦時動人故在當時得以周旋驛壇之上者則亦非獨以財故也後阿瑛遭亂財盡散去遂削髮爲在家僧

常熟酒令

常熟士人飲酒立令至爲嚴酷杯中餘瀝有一滴則

蘇談

四

罰一杯若至四滴五滴亦罰如其數人惟酒錄事是聽不敢辭也又其爲例頗多如不說後語及落臺說話不檢舉飲不如法皆有罰罰而辯者爲攬令亦有罰必滿飲飲復犯令則復罰雖十罰必罰十杯無一恕者其爲深刻慘酷殆杯勺中商君矣如飲者飲本乾主令者故欲其飲則驗杯喝云有五滴則徑罰五杯或主令者初舉酒時揚杯喝云如法而不肯以其故及飲者効之揚杯則喝云不如法不得不飲故其宴會非有深量者未有不被荼毒者也不知此法起

於何人亦不仁之甚矣然亦其木邑自行之他邑不用也飲酒本以為歡乃苦人如是豈善飲乎

武功治水

武功在章秋治水久未就功問於王尚書來尚書曰分水勢尋水源武功於是先開數渠引水散為各支流去而時或泛濫其害終在再三求源發處不得乃投以物使人離數十里候之物復浮出如是者數處武功曰水流則不受物源不在是再投之一處不浮曰此乃真水源也以百計塞之皆莫效下以土石若

蘇談

五

無者聞一僧有道武功就往謁之問術僧不肯言強之但曰聖人無欲武功歸思而不得數日忽悟曰此下殆有龍窟龍所欲者珠也吾能使之去於是鑄長鐵柱洞釜底貫而下焉水始受塞不踰時遂成平陸蓋鐵汁能蝕珠龍愛珠故去也武功時時為人道之

文襄佛嚔

文襄在吳中好徜徉梵刹旌節所至鍾磬交接每至佛殿則膜拜致敬人或謂之文襄笑曰即如以年齒論之彼長吾益二五千歲豈不直得人拜一二拜也

行之自若

東里薦吳人

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吾蘇一郡若有三人則天下從可知也三人為尚書楊仲舉都御史吳訥五經博士陳嗣初仲舉與文貞在武昌因患難之交訥黑窰匠以一文嗣初教書儒生以一詩皆入啓事悉登臺閣今人雖曰詩文百篇誰復間有薦一人者哉

文貞貴德

蘇談

六

楊文貞公作第初成設中門未行使人亟請仲舉先生焉曰此門何不容有德之人先踐也

五經文累

陳五經嗣初家居後王淮學士展墓還台州過蘇相相與登城而游焉王公引其二子拜五經於城上乞文遂為命筆時五經老矣冥搜耗精至成疾乃戒弗復親篇翰後一客頗無狀必欲五經為之辭而不獲因怒曰若強吾作須臾耳客責曰王學士固有勢人文宜與之吾故人輩何足勞公耶五經不得已勉領

之操觚而疾重遂以不起大抵作文出於思索具傷
心役氣時甚又况執筆對題爲世俗酬應之文亦何
意味苟非沛然有餘之才鮮有不爲所困者也

吳中故語

木郡楊循吉

太傅收城

勝國之末太尉張士誠據有吳浙僭王自立頗以仁
厚有稱於其下開賓賢館以禮羈寓一時士人被難
擇地視東南若歸自是稍能羅致名客如張思廉陳
惟允周伯琦輩皆有焉及大朝行甲伐之誅羣雄
稽顙而士誠獨後至勤王師鐘鼓聲伐螳臂自衛
天下笑之當是時太傅中山武寧王實爲元帥以長

吳中故語

八

一

圍圍城城中被困者九月資糧盡罄一鼠至費百錢
鼠盡至煮履下之枯草以食于時城中士卒登垣以
守多至二沒士誠聚尸焚于城內烟焰不絕哀號動
地武寧圍久不克或有獻計者曰蘇城蓋龜形也六
處同攻則愈堅耳不若擇其一處而急攻之乃可破
也會士誠之親信李司徒者亦密遣人至軍前納款
武寧王乃引兵從闔門入士誠募勇士十人號曰十
條龍者皆執大仗出戰死焉武寧乃入不戮一人時
信國公以城久不破怒若城下之後二歲小兒亦當

斫為三段時信國引兵從蔣門入過城中士女必處以軍法武寧聞之急使人捧令牌迎信國軍曰殺降者斬信國軍乃止士誠聞城破其母作淮音語士誠曰我兒敗矣我往日道如何士誠乃悉驅其骨肉登齊雲樓縱火焚之而已獨不死曰吾救一城人命乃就縛俘至都下李司徒皆得以鼓樂迎導遊城三日意謂必得重賞乃章正丁公之幾焉李司徒故宅今吳縣學宮是也其墓在九龍塢亦被發掘久矣初蔣門以信國之入至今百載人猶蕭然武寧入關門故

吳中故語



二

今民物繁庶餘門皆不及也迹士誠之所以起蓋亦乘時喪亂保結義社泛海得杭遂止於蘇觀其在故元時真運不絕亦固知有大義者獨恨不能如吳越錢俶王之獻土以取覆滅哀哉然蘇人至今猶呼為張王云

魏守改郡治

蘇州郡衙自來不在城之中心借周稱國遂以為宮頗為壯麗元有都水行司在胥門內乃遷衙居焉及士誠被俘悉縱煨燬為瓦礫荒墟方版圖始收茲地

高皇擇一守未愜蒲圻魏公觀方以國子祭酒致仕將歸 上親宴餞於便殿得平蘇之報因酌酒留之曰蘇州新定煩卿往治蒲圻遂領蘇州時高太史李廸方以侍郎引歸夜宿龍灣夢其父來書其掌作一魏字云此人慎勿與相見太史由是避匿甫里絕不入城然蒲圻愛被殷勤竟遂棄寐告為忘形之交然未有驗蒲圻碩學夙充性尤仁厚賁臨之久大得民和因郡衙之隘乃按舊地而徙之正當偽宮之基初城中有一港曰錦帆涇云閩間所鑿以游賞者久已

吳中故語



三

堙塞蒲圻亦通之時右列方張乃為飛言 上聞云蒲圻復宮開涇心有異圖也時四海初定不能不關聖慮乃使一御史張度規焉御史至郡則偽為役人執搬運之勞雜事其中斧斤工畢擇吉構架蒲圻以酒親勞其下人予一杯御史獨謝不飲是日高太史為上梁文御史還奏蒲圻與太史並死都市前工遂輟至今郡治猶仍都水之舊僻在西隅堂宇偏側不稱前代僕門下一碑猶是都水司記可徵也而偽吳故基獨為耕牧之場雖小民之家無敢築室其上者

惟官門巍然尚存蒿艾滿目一望平原而已然數年之前猶有拾得箭鏃與金物者近亦無矣

嚴都堂剛鯁

嚴德明在洪武中爲左僉都御史嘗掌院印以疾求歸發廣西南丹充軍面刺四字曰南丹正軍後得代歸吳中居於桑榆深自隱諱與齊民等宣德末年猶存西軍之過暴苦民家公奮手毆之西軍訟于察院被逮時御史李立坐堂上公跪陳云老子也曾都在都察院勾當來識法度底豈肯如此李問云何勾當嚴

吳中故語

八

四

公云老子在洪武時曾都察院掌印今堂上版榜所稱嚴德明者卽是也李大驚急扶起之延之後堂請問舊事歡洽竟日而罷後御史繆讓家宴客教授李綺上坐致公作陪公時貧甚頭戴一帽已破用雜布補之綺易其人見公面上刺字憐而問之云老人家何事刺此四字公怒因自述老子是洪武遺臣任僉都御史不幸有疾蒙恩發南丹今老而歸且曰先時法度利害不比如今官吏綺亦大驚拜而請罪因退避下坐前輩朴雅安分如此聞之長者洪武時吳中

多有仕者而惟嚴公一人得全歸焉其子孫不聞如何也然當公在時已埋沒不爲人所知況其後乎

況侯抑中官

蘇州古大郡也守牧非名公不授載見前聞自人我朝魏公觀以文化爲治姚公善以忠烈建節赫如也自時厥後乃得況公鍾焉公本江西人實姓黃氏初以小吏給役禮部司僚每有事白堂上必引公與俱有所顧問則回詢於公以答尚書呂公震奇之因薦爲儀制主事 仁宗賓天 宣宗在南京當遣禮官

吳中故語

八

五

一人迎 駕衆皆憚行呂尚書以公就命公挺然出曰是固非我不可鋪馬馳七晝夜至南京 駕發公紗帽直領芒鞋步扶版轎行千餘里不辭其勞 宣宗憐之 勅令就騎每至頓次則已先謁道左 宣宗由是知其忠勤可用時承平歲久中使時出四方絡繹不絕采寶幹辦之類名色甚多如蘇州一處恒有五六人居焉曰來內官羅太監尤久或織造或采促織或買禽鳥花木皆倚以剝民祈求無藝郡佐縣正少忤則加捶撻雖太守亦時訶責不貸也其他經

過內官尤橫至縛同知卧於驛邊水次鞭笞他官動至五六十以爲常矣會知府缺楊文貞公以公薦而知蘇州有內官難治乃請 賜勅書以行文貞難其事不敢直言乃以數母字假之以柄下車之自首謂一勢闕于驛拜下不答欽揖起云老太監固不喜拜且長揖既乃就坐與之抗論畢出麾僚屬先上馬入城而已御轎押其後由是內官至蘇皆不得撻郡縣之吏矣來內官以事杖吳縣主簿吳清况聞之徑往執其兩手怒數曰汝何得打吾主簿縣中不要辦事

吳中故語

八

六

只幹汝一頭事乎來懼謝爲設食而止於是終况公之時十餘年間未嘗罹內官之患也然况公爲政特尚嚴峻故時有以輕罪而杖死者御史某巡按在蘇况適過交衢中拱手而過不下轎徑去人乃斲之競以爲謗故久抑遇不遷至九年復爲留守卒官然蘇州至今風俗淳良則皆其變之也至於減三分糧當一代軍則其惠澤之在人者不小也然其初非呂尚書之薦 宣廟之知楊文貞之助則安得如是而九年之間使不滿而他徙則其政未必告成若此也耶

中引與之俱逸其名不耻下問以達其下亦賢矣哉

錢擘陷楊貢

錢擘常熟之富人也入貲得授浙江都司都事豪壓一邑知府楊貢訪朱漢房御史擘在焉衣服鮮美而語言容止並復都雅貢敬之既去問得是貲官貢始悔恨曰此吾部小民何敢與吾坐乎惡之擘之寓舍在泰伯橋下先是指揮何某呼角妓數人供宴舟載經擘寓過擘亦方筵客截而有之何由是銜擘至是每短擘於貢貢既深惡擘得何言益怒於是以事收

吳中故語

八

七

之下府獄吳人大喜貢具本馳奏擘之輩如劉以則等數人皆大家也平日相結爲友見擘敗有齒寒之懼各助擘銀五百兩必欲勝貢擘家僮奴數百人多有有智能者貢之本既發上道擘家人隨焉詐爲附舟者與齋本吏一路游處卒賂之發封竊視盡得其所奏情罪辭吏先往預以本進焉一一皆破貢所論者也後三日貢木始入同下巡撫都御史鄒來鶴推勘鄒特欲扶擘故遲之以貢難抑不敢決初擘之在獄獄囚夜反知縣聞人恭白貢請乘勢棒殺擘貢不

肯曰是何得好死獄中貢意蓋欲顯戮擘并沒其產也及鄒旣爲擘獄久未成擘遂使人以貨謀於權貴乞同提至京理對於是貢與擘皆就逮北行初將朝審時方嚴寒擘賂投尉五更已縛貢縛繩至骨又不與飲裸凍欲僵莫能發一語擘則飲酒披裘至臨入始一縛焉於是貢辭不勝貢至刑部尚書某曰楊知府汝作街頭榜用牌兒名綴語此時已天奪汝魄矣尚何言初擘進木自署浙江都司都事至是刑部覆不言貢以知府按擘事但言以都事與知府詰奏事

吳中故語

八

勢相等又擘與貢亦交有所論於是論貢與擘皆爲民災人冤之貢誠清苦無所私其收擘亦深欲抑強而自立也公不勝貨事遂以壞惜哉然於貢亦何損焉當時僉事湯琛賦一詩紀之蓋幾千言語雖鄙俚皆述實也詞多不載貢旣去郡貧甚還家布衣破帽教授以自養迨始卽世擘無子亦老死家中將死前月餘所乘馬尾一旦盡落人謂絕後之兆方擘盛時其享用等封侯園池之勝蓋爲江南甲冠嘗於池中築一亭夏月宴客則登焉客旣集則去橋不得輒去

亭者四空嫌日色蒸照則取大方舟實以土上種名花作高屏視日所至牽而障焉

王文捕許妖

許道師尹山之小民也善房中術以白蓮教惑人欲釣致婦人爲亂有傳道者數輩事之以爲神佛遂鼓動一境皆往從焉具人居一室中人不得妄見以五月五日取蜈蚣蛇蠍壁虎等五種毒物聚置一甕中閉而封之聽其相食最後得生者其毒特甚乃取而刺其血和藥浸水貯之令婦人欲求法者必令先洗

吳中故語

八

九

其目云不爾不清淨不可以見佛洗後入室金光眩然妄見諸鬼神相愚無知者於是深信之以爲誠佛也道師坐一大竹籃中令婦人脫衣抱持傳道婦人不肯者則請令小兒摸其勢果若天閻者於是競不疑之及親體則迫而淫焉婦人或聽或不聽無不被汚而不敢語人故其後至者不絕有沈三娘者與之淫尤密每招村之婦女來傳法則並汚之惑者旣衆恒所聚人亦幾百數時都指揮翁某新至欲以此立功求陞百戶李慶贊之遂白都御史王文張皇其

學文時以賑濟在蘇亦有喜功心三人議遂合乃發
衛兵五百人往收之知府江濬指揮使謝某坐中軍
李慶為前哨妖黨初但以淫人故為左道實未敢為
叛也至是懼死乃相率遁去居田野中其類惑之者
執竹鎗田犂之器衛之許道師坐一石上衛兵列陣
而對之其黨曰汝軍家勿動吾師少誦一呪則汝等
來者皆死衛兵戢之果欲反走中一卒曰賊首坐在
石上何難擒也馳突前至道師所執其衣領擒之餘
皆盡縛無脫者蓋將三百人焉皆以檻車載送捷上

吳中故語

八

十

尚書于謙在兵部深知其飾功止特奏陞翁一級餘
並不遷賊首置極典連誅者三四十人沈三娘者亦
在焉後李慶進本自陳其功乞遷官于尚書立案不
行慶爭曰若如此則使他日有警人不肯用心也于
曰吾杭州人豈不知此事偽耶今一士執一人遂謂
之討叛乎遂罷許妖之罪自是滔天不容誅矣然其
間田野愚夫有一時無知相從者因三人有遷官之
心遂使三百人皆以大辟死誠何心耶後文彼誅翁
亦繼死李慶之二子皆為盜死獄中亦報施之不爽

也已

三學罵王敬

成化癸卯之歲太監王敬以采辦藥材書籍至江南
所至官司無不望風迎合任其意剝取財貨無敢沮
者於是民間凡有衣食之家悉不自保惴惴朝夕又
有一種無賴小人投附其中悉取富人呈報或以償
其私怨敬既恃其權奸於是大肆厥惡至及於士類
先在杭州時使士子錄書或不如意則出梵經使鈔
之得賂而止至蘇復以子平遺集要三學筆錄其多

吳中故語

八

十一

至千餘卷初每生給錄一帖凡錄數百帖與之矣時
方近秋試復以紙牌呼集諸生諸生知其意復欲抄
書不往敬怒使人督促三學學官學官不得已率諸
生往見于姑蘇驛敬時坐堂上其副曰王臣者立其
傍王臣本杭之無賴嘗得罪當死有邪術能為木人
沐浴跳跟于几上黃緣進上遂得寵用是行實其計
敬之為惡大抵皆斯人為之敬特為之尸而已時敬
見諸生至責曰何不肯寫書眾合辭對向來已寫訖
敬曰昨日飯今尚飽耶遂欲答學官諸生乃大譟呼

其在門下者皆人指敬面而罵之敬起而復坐不能
爲進退荒忙失措仰面假肩于座上聽其罵其部下
軍校執杖擊諸生走出驛門遇市薪二束各執之反
擊軍校皆散走王臣知不敵遁入舟中衆又從而逐
之有鄭五者都下惡少亦王臣黨也被執至城門下
闔門而毆之幾死時三學生徒及其家僮僕幾百人
既散去明日敬召知府劉公瑀泣而怨之以爲計使
諸生罵之劉公跪拜乞罪出而訪求罵者自三學乃
一時恃其衆多以所訪十七人及諸生皆引見敬王

吳中故語

十一

臣時在側乃極口詆訶諸生不知何人悉以諸生陰
短敬王臣臣悉發之衆大慚而出劉乃引罵者答于
皇華亭下各一十具數而已劉次日召諸生責之曰
王敬家有三條玉帶汝輩小兒何能與之抗且說永
樂間秀才罵內使皆發充軍汝謂無紅船載汝輩耶
恐械至臨清則俱死爾長洲學生戴冠獨抗對曰死
生有命如何怕得遂罷然諸生又有自書其輩名字
詣敬首告者蓋爲敬所窺薄焉方罵時巡撫都御史
王公怒適至公嚴峻剛方特爲天下具瞻平生恒不

喜聞責至此諸生懼罪哀訴焉公曰既已罵訖今無
如之何且俟其歸必作奏亦不過行巡撫巡按處耳
今且勿譁諸生大失望然不知王公密奏已達矣後
敬至闕下果以諸生事上至動震怒果下巡按
推治時敬勢方張未敗也諸生又往告王公王公曰
此人耳目至多蘇州南北交往之地兼有二豎在此
謂繼榮局有大監二人既曰推治安得不答朴松江僻靜吾已
與御史言送彼中獄矣巡按時爲張公准亦號有風
力不肯承旨重繩諸生以是得無苦然張公亦且未

吳中故語

十二

敢決其事持兩可之說以待會王敬等事敗下獄張
公乃上其事得皆未減焉初敬出時氣焰薰天諸生
以士子罵之與古人烈烈者何異惜其後更無挺然
自當敢出數語與此輩辨曲直者俯首帖耳反敗儕
輩之事抑何前後之不類乎惜哉聞諸四方可笑也
古之爲忠義志定於平日而氣發於一時彼無根之
怒豈可一旦而施之遂以微取忠義之名乎若然則
陳東輩遍天下皆是也當時好事者遂傳以爲吳中
十了美談不知乃一時之氣耳豈不過哉

此卷有裨史學黃氏吳記祝氏猥譁邵斐馳類遠不及也顧嘉慶識

吳中故語

十四

庚巳編

長洲陸燾

太學

相傳 高皇帝時初起太學 上臨視之顧學制宏麗 聖情甚悅行至廣業堂前偶發一言云天下有福兒郎應得居此迄今百四十年來學生居此堂者往往占魁選躋位通貴他所不及也又諸堂中都無蜘蛛云 上來時見蛛布網屋隅曰我纔建屋爾輒據之耶顧呵之出語訖而蛛遞從茲遂絕

庚巳編

貢院

南京貢院錦衣衛指揮紀綱宅也綱有寵 文皇帝朝後坐不法伏誅闔門受殲於是或云生至今每鄉試時舉子入院輒有聲自地中起歷諸號而止如萬馬騰踏者云

鬼兵

陸容居吳之婁門外正德丙寅春一日薄暮容倚門獨立聞隔岸洶洶若有兵甲聲已而有數千百人目腰以上不可見腰以下所可見皆花繒繳股其行甚

疾容大驚呼其家男女老幼畢出皆見之踰時過始盡是歲崇明海寇鈕東山作亂奏調京軍及諸衛討之兵歲餘乃罷官帑爲之一空容所見蓋兵象也

婦人生鬚

弘治末隨州應山縣女子生鬚長三寸餘見於底報子里人卓四者往年商於鄭陽見主家一婦美色頷下生鬚三縷約數寸莖長可數寸人目爲三鬚娘云

肉芝

今年春長洲漕湖之濱有農婦治田見湖灘一物白

庚巳編

八

二

如雪趨視之乃見一小兒手也連臂約長尺許其下作聲唧唧驚走報其夫夫往看亦甚疑怪掘之其根不可窮乃折而棄之湖管讀神仙感遇傳云蘭陵蕭靜之掘地得物類如人手肥潤而紅烹而食之踰月髮再生力壯貌少後值道士顧靜之曰神氣若是必嘗仙藥指其脉曰所食者肉芝也壽等龜鶴矣然則漕湖之物正此類耳乃不幸棄于愚夫之手惜哉

玄壇黑虎

吳俗喜鬪蟋蟀多以決賭財物于里人張廷芳者好

此戲爲之輒敗至鬻家具以償焉歲歲復然遂蕩其產素敬事玄壇神乃以誠禱訴其困苦夜夢神曰爾勿憂吾遣黑虎助爾今化身在天妃宮東南角樹下汝往取之張往掘土獲一蟋蟀深黑色而甚大用以鬪無弗勝者旬日間獲利如所喪者加倍至冬促織死張慟哭以銀作棺葬之

芭蕉女子

馮漢字天章爲吳學士居閩門石牌巷口一小齋庭前雜植花木瀟灑可愛夏月薄晚浴罷坐齋中榻上

庚巳編

八

三

忽覩一女子綠衣翠裳映窓而立漢叱問之女子歛袂拜曰兒焦氏也言畢忽然入戶熟視之肌體纖妍舉止輕逸其絕色也漢驚疑其非人起挽衣相押之

怪石

于家楓橋別業港運河中有青石一方可長四五尺

蓋塚墓間物竹落於此歲久為怪每至秋間能自行出於河出必有覆舟之患一歲有水商泊筏於港口自其下過木為撐起尺餘商大驚而外報覆一麥舟少時復自外入水起如前今猶在水中時為變怪

蜂化促織

相城劉浩性好鬪促織嘗侵晨出妻門見水濱一大蜂以身就泥中輾轉數四起集敗荷葉上心竊怪之還過其地見蜂猶在身已化為促織頭足猶蜂也持歸養之經日脫去泥殼則純變矣健而善鬪所當無不勝者物數之相感化固然

庚巳編

八

四

方邪彌猴

弘治末南昌艾公璞巡撫江南蘇州屬縣崇明申報本縣民家有鷄生卵而方者異而碎之中有一彌猴纔大如棗艾公以告巡江都御史長洲陳璠欲同奏於朝陳公曰妖異誠當以聞然其物怪甚度已不存矣萬一柄臣喜事者以詔旨何以進命艾公乃止吳用見其文移云

雀報

鎮江衛左所軍士范某妻患瘵疾瀕死遇道人與之藥云用雀百頭以藥米飼之至三七日取其腦服之當差然一雀莫滅也范如教買雀養之有死者則旋買之以充數未旬日范以公差出妻視雀嘆曰以吾一人殘物命至百甚不仁也吾寧死安忍為此開籠放之夫歸怒責其妻亦不悔已而病差初久不產育是年忽有姙生一男男兩臂上各有黑誌如雀形一飛一俛而啄羽毛分明不減刻畫蓋冥道以此示放雀報云也

庚巳編

八

五

老盜

嘉興金辰永樂中為刑部主事時湖廣有強盜若干人械至部辰鞠之其渠首年一百二十五歲面如童子辰不信移文驗之果然問其所以致壽曰少居荆山中嘗遇一人以草灸其臍云令爾多壽遂活至此耳朝廷以其老命杖殺之餘皆伏誅

行坐

古者賓位尚右如史記陳平願以右丞相讓周勃語云無能出其右者及行尚西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

就西階謔呼主人爲東道則古人坐尚西亦甚明矣
後世不察遂以東左爲尊耳

庚巳編

八

六

續巳編

仁和郎瑛

人瑞

汝寧秀才燕生者妻一乳三男吾鄉陸鍾人傑知光
州時嘗以公事適府城過其家生呼三男出拜皆韶
秀才形狀衣飾畧無少差其髻一向左一向右一在
頂中生云其年皆十二矣以貌類難別故剃髮爲髻
以識耳他日生卒三子來州謁見云聞此地有一胎
三女者與吾兒同年欲求爲配人傑奇之召見其人

續巳編

八

一

爲議而聘焉

隕石

成化中星隕於山東莒城縣馬長史家門中初墮地
其光煜煜而星體腐軟特如粉漿馬家人以杖抵之
沒杖成穴久而漸堅乃成一石

猫王

福建布政使朱彰交阯人而寓於蘇景泰初謫爲陝
西壯浪驛丞有西蕃使臣入貢一猫道經於驛彰館
之使譯問猫何異而上供使臣書示云欲知其異今

夕請試之其猫盛罩於鐵籠以鐵籠兩重納著空屋內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籠外盡死使臣云此猫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來伏死蓋猫之王也

黑廝

黑廝者陝西按察司隸也洪武中有按察使當朝覲詣京籍其從者名黑廝預焉俄一夕病死使將擇代者更造其籍是夕恍見黑廝跪白曰籍無庸改也小人雖死尚能事公所患潼關難過公但於關外大呼吾名即出矣許之此行所經驛傳百需皆備詰之則

續已編

八

二

云適有隸報公將至令治具爾問其狀曰肥短而黑使心知其黑廝也出關呼其名訖便聞鬼語云某已出關矣自陝護至淮安謝不肯行曰都城隍殿某不敢入京師當止此以候公使入朝以事狀下吏久之黑廝遂降於居民言吾黑廝大王也當血食此土鄉民翕然信之為立廟憑巫言禍福甚驗禱謝無虛日巫積所施子至數百金歲餘使事完復官將渡江黑廝下教於巫曰某日某官將至具宴犒而所有金悉歸之不者吾且罪汝巫不得已往迎焉以金獻前一

日使已見黑廝來白已曰公謹無泄吾名懼不為福巫至使受其獻巫不解神意數問焉不答巫隨行數百里因請之乃以實告巫愠歸以語鄉人相率投詞都城隍訴之毀其廟壘嚮遂絕

蝎魔

西安有蝎魔寺塑大蝎於楣相傳 國初有女子素不慧病死復生遂明敏以文史知名時有布政適喪僱客以女為言遂娶之月餘日布政方視事有所需使閹人入私廨取之呼夫人不應但見老蝎大如車

續已編

八

三

輪臥於榻閣驚而出以白焉不信此為妖妄關請曰他日相公望願無聲款密掩之必可見也如其言果見老蝎伏榻上輾轉間又成好子矣雖抵諱而詞意頗羞訖已而忽失所在是夕人定乃出拜燈下曰身本蝎魔所以黃綠見公者非敢為幻惑欲有求耳公能不終拒乃敢輸情許之乃曰昔為魔得罪冥道賴觀音大士救拔免其死因假女屍為人幸獲侍左右覲公建一蘭若以報大士之德耳今體迹已彰幸公哀憐布政領之女子遂隱他日乃命所司建寺至今

存焉

上梁日時

誠意公嘗過吳門中夜間撞木聲以問左右曰某人
上梁也又問其家貧富及屋之豐儉曰貧者數楹屋
耳公嘆曰擇日人術情乃爾又曰惜哉其不久也左
右問故公曰此日此時上梁最吉家當大發然必臣
室乃可若貧家驟富必復更置此屋旺氣一去其衰
可待也其後家生計日裕不數歲藏銀百萬果撤屋
廣之未久遂貧落如故

續已編

八

四

辟瘧鏡

吳縣三都陳氏祖傳古鏡一具徑八九寸凡患瘧者
執而自照必見一物附于背其狀蓬首鰲面糊塗不
可辨一舉鏡而此物如鷲奄忽失去病即時愈蓋瘧
鬼畏見其形而遁也世以為寶至弘治中兄弟分財
剖鏡各得其半再以照瘧不復見鬼矣

機三舍人

機三舍人者機纜也 太祖御舟師敗陳友諒于鄱
陽死者數十萬返還擲纜機于湖寃寃憑之湖遂能

為妖舟人必祭否則有覆溺之患

續已編

八

五

長安客話

晉陵尉一葵

小履紵衫

李文正公幼舉神童 帝抱至膝上時其父拜起侍
丹陛下 帝曰子坐父立禮乎對曰嫂溺叔援權也
入朝小履一雙僅二寸餘猶是絆縈所成衫則粗紵
為耿天臺先生所得置王督學大謨家王為孝廉時
也後以還其家

賜第

長安客話

先朝賜第有胡忠安李文達李文正張文忠胡在麻
繩衙衙文正在灰版小巷李閣老衙衙張在五顯廟
廟前張閣老衙衙文達在東邊王府街

講筵金錢

景泰初始開經筵每講畢命中官布金錢于地令講
官拾之以為恩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無所
得一講官忘其氏名常拾以貽之按宣德中李時勉
為侍講學士一日 景陵懷金錢至史館撒之於地
令諸講官拾取時勉獨正立乃呼至前賜以袖中金

錢則金錢之事其來已久

只遜

我朝見下工部 旨造只遜八百副皆不知只遜何
物後乃知為上直校鷲帽錦衣也

洗象

象房在宣武門西城墻北每歲六月初伏官校用旗
鼓迎象出宣武門濠內洗濯

國子監松

彝倫堂前古松是元儒許衡手植

長安客話

翰林院積沙

翰林院門左右各積有飛沙高三四尺若短墻然微
風一動則全起出入者厭之 世廟中掌院某嘗令
除去官僚罷謫幾空沙還積如故或以為形勢宜爾

六科廊

國初六科在午門內原與尚寶司相隣今工部委官
製衣處猶稱六科廊是也永樂間失火遷午門外遂
為定居

工部銅甕 光祿寺酒榨

工部有銅篋四一在節慎庫高可過人云是 劉初籍沒沈萬三家物又光祿寺有鐵力木酒樽每樽或用米二十石得汁百甕亦云是萬三家沒入者

太醫院銅人

太醫院署有古銅人虛中注水關竅畢通古色蒼碧瑩然射目相傳海潮中出者

太醫院捕蝦蟆

太醫院例於端陽日差官至南海子捕蝦蟆擠酥以合藥製紫金錠其張大其事備鼓吹旌幡喧闐以往

長安客話

八

二二

武朝以詩曰抖擻威風出鳳城喧喧鼓吹擁霓旌林披莽如虓虎捉得蝦蟆剜眼睛

渾不似

渾不似如琵琶直徑無品有小槽圓腹如半瓶盛以皮爲面四絃皮絃同一孤柱相傳王昭君琵琶使胡人造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似遂以名元史以爲火不思今以爲胡撥思皆相傳之訛

穆金榔頭

京師稱以好語督過人者曰穆金榔頭言語

不易也謂人將死曰去天漸遠言入上近也謂人痴於色者曰閻王未勾何自押到謔皆尖稚有合稱以謂人者曰未勾先押到已識去天遠若受穆金椎冥途可回轉

嘲北地巷曲中

金陵陳大聲嘲北地巷曲中人半亦近誣不盡然也日門前一陳騾車過灰揚那裡有踏花歸去馬蹄香綿襖綿裙綿袴子勝服那裡有佳人夜試薄羅裳生葱生蒜生韭菜腌臢那裡有夜深私語口脂香開口

長安客話

八

四

便唱冤家的歪腔那裡有春風一曲杜韋娘開筵空吃燒刀子難當那裡有蘭陵美酒鬱金香頭上髮髻高尺二鬢娘那裡有高髻雲鬟官樣粧行雲行雨在何方上坑那裡有鴛鴦夜宿銷金帳五錢一兩等頭昂便忘那裡有嫁得劉郎勝阮郎

三婆

禮儀房在治南供奉掖庭者如所稱三婆是矣每季精選奶口四十名養之內又別選八十名籍於官分半季點卯二項 內庭有召則就其中拔其尤者一

人易高髻新衣如宮粧以進不稱 肯多至十餘易
而後定定則終其身服役於所孔榮富貴厚矣名曰
奶婆民間婦有精通方脈者由各衙門選取以至司
禮監御醫會選中者著名籍以待 詔婦女多榮之
名曰醫婆就收生婆中預選名籍在官以待 內庭
召用如選女則用以辨別妍媸可否如選奶口則用
等第乳汁厚薄隱疾有無名曰穩婆

長安客話

五

快雪堂漫錄

秀水馮夢禎

記慶安坐化事

今歲正月湖南淨慈迎雲栖蓮池師講圓覺師以十
三日赴法席甚盛聽眾二千餘某日有客比丘慶安
宣城人自言明日日中吾當化去或尤之曰莫擇怪
惑眾安不顧先以銀二分授丐者令買薪火我次日
眾守至日中咸散去將身忽起禮十方佛約數十拜
遂端坐合掌而逝停三日顏色鮮好鼻注尺餘火浴
快雪堂漫錄

無屍氣虞長孺兄弟與大眾所共目擊者

記衙門舊例

癸未四月初十日前輩吳復菴召復官吳親兄為吳
復菴檢討諱可行語及近例衙門入閣者講讀已下
不問科第深淺率用晚侍生帖吳云嘉靖間想無此
例對家兄言及懼不信嘗云分宜當國時有一檢討
家居十九年既至與分宜公抗禮上坐用侍生白單
帖分宜公亦不為異蓋衙門稱晚生者惟七科前輩
不論人閣與否又新進者于掌院學士稱晚生避馬

余爲庶吉士數月信陽何公以官論改讀學掌院時請教閣師申公換晚生帖吳又云辛未散館時申瑤老以宮允掌院未加學士申瑤老不肯受晚生帖又途中相遇請公避馬瑤老亦下馬請作指形迹甚不妥後請教江陵公用晚侍生帖不避亦權宜也

趙鼻涕

臨安令有趙鼻涕者以其罷軟故得此名民有錢德明者持狀赴告狀稱錢德明年若干歲趙怒命行笞民不服曰汝家我不稱今年若干歲而稱明年何也

快雪堂漫錄八

二

趙葦以德爲民名而明字屬下文開之不覺捧腹高心田說今追記之

栽蘭法二

陳季象傳栽蘭法取山土火煨細羅過種蘭訖以清水旋澆之以透爲度葦濕土難至根下乾土得水則漲而抱根無不活矣蘭根甘易生蠶去之法置盆水中俟水及根卽取起次用便溺澆之復置水中俟蠶浮水爲度恐未盡再行前法一次

磨漢印

虞長孺畜一漢印上刻長孺私印款甚奇古一日有舉人某者乞長孺文謄真訖索印記長孺以漢印付之其怪其文模糊磨而後用封還長孺後復用大損古意怪詢得其故大爲鼓掌此當與削圓方竹杖同案者也陳季象說

月中人

虞長孺祖母今年八十一矣嘗云年三四十時秋夜露坐庭中見有三人挨月而過異之急呼長孺伯母同觀伯母出遲僅見其二須臾俱入月中矣親語陳

快雪堂漫錄八

三

季象爲余述之

李于鱗啣茶

李于鱗爲吾浙按察副使徐子與以啣茶最精者餉之比看子與昭慶寺問及則已賞皂役矣蓋啣茶葉大多梗于鱗北士不遇宜矣紀之以發一粲

藏茶法二

徐茂吳云藏茶法寶茶大甕底此箬封固倒放則過夏不黃以其氣不外泄也子晉云當倒放有蓋缸內缸宜砂底則不生水而常燥時常封固不宜見日見

日則生翳損茶味矣藏又不宜熱處新茶不宜驟用過黃梅其味始足

茉莉酒法

用三白酒或雪酒色味佳者不滿瓶上虛二三寸編竹為十字或井字障瓶口不令有餘不足新摘茉莉數十朵線繫其蒂懸竹下令齊離酒一指許貼用紙封固旬日香透矣

造糊法二

用麵搯作掌大塊入椒礬蠟等末用木煮俟麵浮起快雪堂漫錄入

四

為度取出入清水浸浸至有臭氣白泛即易水直待氣泛盡取出待乾配入白芨汁作糊永遠不受微濕季象傳又一法白芨為末勻入白麵潔淨水漫漫澄過不可將水入麵但以麵入水入器內蓋好一日一夜待麵沉入底務令粘膩量水多少入白蠟及明礬川椒末置火上不住手攪火須用文火不得令焦結實如麻腐取作數塊浸水中以次用之子晉傳

起色紙

用椽子殼大黃梔牟店所用者二味量濃淡合用次

用上白荆川連厚而少路者光淨長几上鋪開用排筆上色次疊上務令色遍勿使有白點約一刀分二疊置透風處候乾極燥揭開裱用季象傳

快雪堂漫錄

五

雲夢藥溪談

西極文翔鳳

天關雲卧

天官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關間為關梁蓋北河南河皆星名各三星而正義又曰關丘二星在河南天子之雙關諸侯之兩觀亦象魏縣書之府子謂黃河應天洪而洛京之南為伊關伊關古所謂關塞蓋雙關也也老杜龍門奉先寺詩天關象緯逼雲卧衣裳冷蓋謂伊關應天關云爾而解者忽漫不詳卧雲雲夢藥溪談八

中州地形

中州地形大體以嵩高為心以汴京為腹以伊汝為左右手以河淮為左右足蓋伊陽之北山曰卧雲北則伊水南則汝水卧雲中據之則中州之華蓋伊白鞏會洛即入河汝亦東入於淮兩水之內蓋再結而為嵩高三結而為汴河與淮交而入海伊河之北汝

淮之南皆所謂外羅者與

十五國風

周有二南十三國合之為十五國風子嘗謂我朝有兩京十三省亦合之為十五國既嘗欲賦兩京因欲為十五國之賦總挈一代之體近楚瞿氏亦欲采十五國之詩比於周風子賦尚閣筆未知瞿所采著云何

三山

封禪書八神四曰陰主祠三山索隱曰顧氏案地理志云東萊曲成有叁山非海中之三神山也按萊陽有三架山如筆架而一云三駕山云迎唐文皇征遼駕而名當誤駕何言乎三架而三近是豈即主陰之三山與

雲夢藥溪談八

二

山繭

禹貢曰萊夷作牧厥篚藥絲史記作會絲爾雅曰縠山桑顏師古曰山桑之絲其鞞中琴瑟之絃蘇氏曰惟東萊為有此絲以之為縠堅鞞異常萊人謂之山繭爾雅又曰蠶桑繭繅由榜繭棘繭樂繭虻繭繭今

萊陽之山繭袖益撈繭也枚乘七發野蘭之絲以為絃殆所謂蠟繭而鞞堅者與

五酉

予初薦座師朱公論文及楊用修則曰所述如孔子陳蔡間遭五酉之侮不知其出何書此予遊燕市得孔子集語讀之亦載此事而所引出者獨闕此條之注比讀于寶搜神記得之而孔聖全書亦引此然集語則作五酉故予詩有五酉何事愁相傍之句酉酉俱通而酉優孔子曰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雲夢藥溪談八

三

者老也律書亦云酉者萬物之老也首其以言乎終耶集語或誤

八蠶

吳郡賦曰鄉貢八蠶之綿按俞益期賡曰日南蠶八熟承嘉記曰承嘉有八輩蠶玩珍蠶三月績柘蠶四月初績蠶蠶四月初績愛珍五月初績寒蠶六月初績寒珍七月初績四出蠶九月初績寒蠶十月初績凡蠶再熟者前輩皆謂之珍愛蠶者故玩蠶種也

四柱

予嘗結星命家有四柱同而禍福異者何曰刻異于日刻異而若之推之者以時不以刻有四柱無五柱而惡乎知之文山贈朱斗南序云甲巳之年生月丙寅甲巳之日生時甲子以六十位類推之其數極於七百二十而盡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之日時則命之四柱其數極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無以復加矣考天下盛時凡州主客戶有至千四五百萬或千七八百萬而荒服之外不與焉天地之間生人之數殆未可量也生人之數如此而其所得四雲夢藥溪談八

四

桂者皆不能越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且夫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二十期中人生姑以百歲為率是百歲內生人其所受命止當六分之四有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矣宇宙民物之眾謂一日止於生十二人豈不厚誣文山殆絨星家之舌使之橋然不下者也

滑

史記襄王十三年鄭伐滑賈逵曰滑姬姓之國正義曰杜預云滑故國都河南緱氏縣為秦所滅按滑非

滑臺之滑滑臺有滑伯墓

靈隱警句

宋之問所得駱氏靈隱警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
湖李太白天台瞻望詩門標赤城霞樓樓滄島月最
相似

柳東丘記

柳文永州龍興寺東丘記未忽作韻語曰丘之幽闕
可以處休丘之宥宥可以觀妙溽暑頓去茲丘之下
太和不遷茲丘之巔與乎茲丘孰從我游使韓蘇當
雲夢藥溪談入

五

此必為歌為詩矣

織絮

史記豫州其能織絮孔安國曰細綿也今伊陽有伊
絀其一種

中國山川

史記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
碣正義曰言中國山及川皆東北流行若南山首在
崑崙葱嶺東北行連隴山至南山華山渡河東北盡
碣石山黃河首起崑崙山皆東北入渤海也予以太

行為春黃河為腸中水與太史介

古詩俳偶

三百篇往往有俳偶語葛草則是刈是穫為締為綌
草蟲則嚶嚶草蟲蠶蠶阜螽栢舟則觀閔既多受侮
不少碩人則鱣鮪發發葭葭揭揭氓則言笑晏晏信
誓且且黍離則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吉日則發彼小
稗疇此大兕後世律詩之祖

吹不盡燒不盡

李詩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此搗衣聲也白詩野
雲夢藥溪談入

六

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此咸陽草也

聞雁齋筆談

鹿城張大復

櫻粟

櫻粟花之無香韻者也朱必侯種之盈畝萬朵爛然亦足奪目鮑我生問余此堪作何比余昔過盧溝橋一庄院僧驅騾百許頭縱食櫃下其色相錯如繡始知昔人雲錦之比殆非虛妄今日所見頗為似之二生皆絕倒

茶

聞雁齋筆談

茶既就筐其性必發于日而週知已于水然非煮之茶竈茶壚則亦不佳故曰飲茶富貴之事也趙長白自言吾生平無他幸但不曾飲井水耳此老于茶可謂能盡其性者今亦老矣其窮大都不能如曩時猶摩挲萬卷中作茶史故是天壤間多情人也

人面桃

桃之品下慮數十絳碧天緋總堪極日然天者故是正色耶至于人面桃則桃之變極矣瑩白如雪光浮白外素者故艷不艷于此方之梅花則今古雅俗正

復迥然藉使數碼一時堪作梅燮天天者雲從

戲書

梅花方開新釀方熟河豚方出水是一時絕新光景花之有蘭果之有橄欖書之有離騷亦是從來絕異滋味若夫花之光水之色界茶之氣世界都空無所著其耳日口鼻矣

又

一卷書一塵尾一壺茶一盆果一重裘一單綺一奚奴一駿馬一谿雲一潭水一庭花一林雪一曲房一

聞雁齋筆談

竹榻一枕夢一愛妾一片石一輪月逍遙三十年然後一芒鞋一斗笠一竹杖一破衲到處名山隨緣福地也不枉了眼耳鼻舌身意隨我一場也

吳因之語

吳因之曰造謗者甚忙受謗者甚閑忙者不能造閑者之命閑者則能定忙者之品此亦名言

林會元

壬辰會元林先生春其父故潛卒家貧善養其母往往至日中不能炊先生拾穗行歌聊無怨色後官吏

部卒于邱檢之囊中僅得銀四兩幾無以殮可謂終始一節者大學士張玉陽賞其卷批曰布帛菽粟之文必是馮行君子張可謂知人已

聞曲

喉中轉氣管中轉聲其用在喉管之間而妙出聲氣之表故曰微若絲發若括真有得之心應之手其口出之手與口而心不知其所以者嘗聽張伯華吹簫王季昭度曲庶幾至無而供其求時勢而要其束今日納涼張時可亭上聞徐生歌大有故人風味不覺聞雁齊筆談

三

快然季昭歌者也微言冷語雅逸一時後為尼數年化去

墨窓二僧

僧伴雲南京人長身玉立機鋒甚敏癸巳歲從雪浪來傾余墨窓下時小雨甫晴秋氣漸肅相與談無生理甚淡語不及之默坐苦忘似一無知識者又有觀如亦學于雪浪議論瑩瑩而面有不齊之色為言其師教人只是空諸所有實諸所無唯唯而已未一年雲死蓮花庵如亦不知所在

錄劉洎語

唐劉洎有言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誰不覺後必為累誠哉是言也生平少記而多言每與客論難常至俯首欲睡所以損氣者甚矣殆哉易曰躁人之辭多將以此自攷其學

聞雁齊筆談

四

鬱岡齋筆塵

金壇王肯堂

甲問乙曰吾予予千金子敬事我乎乙曰吾有千金矣何為敬事予甲曰吾不予予千金子敬事我乎乙曰子不予我金我何為敬事予甲曰吾與子中分予金子敬事我乎乙曰中分之則我與子等耳何為敬事予

世宗皇帝晚年多忌諱每與鄉書以文涉刺譏下詔獄者非一嘉靖乙卯袁文榮公輝主順天鄉試首

鬱岡齋筆塵

一

場首題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次日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有說于 上者曰首題下文云死而後已此攷官意在詛 皇上也 上甚怒問徐文貞公階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下文云何徐對曰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上大喜遂不復問

今人画佛菩薩草草數筆備諸醜態前人無是也余嘗于嚴道澈家見沈啓南補陀觀音則此老已作備矣萬物有體萬事有法愚而自用諱拙以為奇言之短氣

李伯時遊社團後有李元中跋小楷道勁維逸而不越規矩嘗于骨董吳生處見之今長洲文氏刻入停雲館帖乃無一筆似其画則贗本也

南陽孔生為人卜宅又單論竈禍福尤捷如影響工部郎中閻春菴邦嘗師事之得其訣以授余大抵亦從遷移起數不論宅坐向與夫所謂宅無宅氣由人為以變之者皆未嘗不符合也

今于人所僦遺有不受者恒曰返璧蓋用左傳晉公子重耳事信二十三年信負羈乃饋盤餐寘璧焉公

鬱岡齋筆塵

二

子受餐返璧是也而昧者誤以為蘭相如事乃新其詞曰完璧曰歸璧甚至曰歸趙夫秦恃強詐而取之相如以死爭懷歸此何等事乃施用于和好之交際不亦諄哉

梵語佛陀達摩僧伽卽三寶也浮屠卽佛陀之轉音而唐人率呼僧與塔皆為浮屠後人因承襲之誤之大者不可以不正

名義考云古人詠雪多用瓊樹瓊枝瓊瑤皆誤也瓊赤玉也安得以象雪乎按此亦太拘錢氏云詩言玉

以瓊者多矣著瓊華瓊英瓊瑩木瓜瓊瑤瓊瑛瓊玖
皆謂玉色之美為瓊非玉之名也許叔重云瓊赤玉
也然木瓜所謂瓊玖乃黑玉亦非赤也

今人多呼研為研瓦此唐人語也邵伯溫云非謂以
瓦為研蓋研之中必隆起如瓦狀以不留墨為貴百
餘年後方可就平古人用意于一研尚如此况其他
乎今之作偽者輒注其中若曰然以示古又暴烈日
中乘其燥渴而飲之以墨為墨鋪皆研之賊也

欽定四庫全書

三

說郭續目錄

弓第十五

胡氏雜說 胡憲

劉氏雜說 劉定之

丹鉛雜錄 楊慎

書肆說鈴 葉秉敬

田居乙記 方大鎮

碧里雜存 董穀

聽雨紀談 都穆

說郭續目錄 弓十五

宦遊紀聞 張謙

炎徼紀聞 田汝成

意見 陳于陛

識小編 周賓所

語言談 張獻翼

子元案垢 何孟

胡氏雜說

明 胡儼

東坡與李方叔詩記

宋元祐中蘇東坡知貢舉屬意李方叔令其子叔黨持一簡與方叔值方叔出僕受簡置几上偶章惇子持援來訪取簡竊視乃劉向優於揚雄論二篇援兄弟徑持去坡亦入院李方叔不知也既而就試果出此題二章做坡意為之援遂中第一人持第十人坡初意第一人必方叔及揭榜乃章也徒為之悵然方叔母嘆曰蘇公知貢舉吾見下第命也坡既出院以詩寄季有云平生浪說古戰場過眼空迷日五色蓋亦解嘲云耳其詩真蹟今在南昌李士濂家與徐鉉書稿及張卽之手帖共為一卷字畫皆可愛也

米黃書記

昔潘谷病目謂黃山谷以囊墨詰之谷初探一囊摸索曰今不可得也問之曰此承晏軟劑也又探一囊曰此谷二十年前作今亦不能為矣山谷曰得無假鬼神耶谷曰非也熟之而已山谷遂書以贈谷

字徑三寸餘筆皆戰掣至今三百餘年光采尚燁然射人及米元章海嶽菴四詠其字亦大書險勁飄逸尤為奇絕皆在友人胡思中家誠可寶也

處文靖公知人

元史虞文靖公傳載馬伯庸欲薦光州人龔伯璉邀公署薦章公以其小材不可且言其人必不能終伯庸甚不樂及公以草詔事退歸伯庸實倡導之也後龔取果如公言人服其明智余又嘗聞熊伯幾先生言初危太樸以文學徵起聲名實播于朝野士君子

胡氏雜說

八

二

皆想望其風采諸門人問於文靖公曰太樸事業當何如公曰太樸入京之後其辭多誇事業非所敢知復曰必求其人其餘闕乎時闕名未甚著門人曰何以知之公曰集於闕文字見之後闕竟以忠義顯乃知前輩觀人自有定鑒

元二辯

後漢鄧騭傳騭拜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災章懷注云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重者多於上字下作小二字以取便爾洪容齋隨筆中乃引王克論衡厥國篇曰

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為證謂元二為元年
二年也遂自述在史館修欽宗紀贊曰遭靖康元二
之禍實本諸此余考漢書文紀有元元之民師古曰
元元善意也又光紀有下為元元所歸注謂黎庶猶
言嗚嗚論衡元二之間亦是謂嘉德布流於元元之
間容齋偶未詳耳而趙明誠謂元元語殊不可讀何
也

杜詩阿咸辯

杜子美杜位宅守歲詩首句云守歲阿咸家注者云

胡氏雜說

二

咸一作戎乃晉王戎昔阮籍與戎父渾為友嘗謂渾
曰共卿語不如與阿戎談黃鶴謂杜位乃公之從弟
不應用父子事善本作阿咸東坡與子由詩云頭上
銀幡笑阿咸又云欲喚阿咸來守歲林烏樞馬關墮
諱正用公此詩也余嘗觀南史齊王思遠小字阿戎
王思遠之從弟也清介有識鑒隆昌之事嘗規切晏及
晏貴盛與思遠兄徵曰隆昌之際阿戎勸我自裁若
如阿戎言豈得有今日徵曰果如阿戎言尚未晚也
晏大怒後果及禍子美詩用阿戎蓋出於此注者失

考遂定為阿咸豈不知阮咸籍之姪亦與兄弟之事
不相當而東坡於子由偶誤用爾何必據以為證邪
又嘗於內閣見子美親書贈衛八處士詩字甚恠備
驚呼熱中腸作嗚呼熱中腸然則杜詩謂善本而其
中之誤者豈止阿咸而已哉

胡氏雜說

六

四

劉氏雜志

明 劉定之

蘇子瞻

宋仁英以前用差役而民不擾王安石用雇役民始
擾矣司馬君實廢雇用差雖蘇子瞻亦喋喋不已豈
稍欲中立於荆温兩間冀免後患邪觀其為哲宗言
臣私愛神宗勵精之政漸致隳壞理財踈而備邊弛
故撰策問欲以感動聖意于瞻之情殆可見也然其
後惠儉之貶罪于瞻全佐助温而不貸其畧護向荆
劉氏雜志 八 一

蘇子由

蘇子由使遼歸為哲宗言遼主弘基以與我和好為
喜年貌可六十步履輕健飲嚼不衰享國尚當有年
我可以無虞其君臣事佛國俗化之此彼之巨蠶足
為我喜也弘基孫延禧當嗣位然骨氣凡弱視瞻不
正恐非彼之福其意亦嚮慕和好而我不足恃之矣
其後弘基守和好又十餘年而延禧亦不肯盟然

遼國遂亡於延禧之身則子由之言信矣容貌辭氣
乃德之符非特得其身之遐促而并得其國之興替
仲由盆成括之死見知於孔孟邪子高仰魯侯卑俯
兆其死亡見知於子貢聖賢原自有觀人之法也子
由殆聞於是而然歟抑使可規國則非其人者不足
使佛能蠹國而歷世之莫悟也何哉

李清臣

李清臣見宣仁聖烈后既崩哲宗入群小之言意欲
紹述熙豐之法而是時小人屏黜在外者其勢亦將

劉氏雜志 八 二

轉而復起元祐諸賢凜凜乎覆壓及之矣若此者清
臣之所喜也清臣平日於操切禽制以作法抑揚軒
輊以立勢所優為也故嘗發而為法原勢原之文既
其辭氣真小人之言也夫為治者先德而後法上理
而下勢今乃切切於法與勢之為言則其所蘊可知
矣

蘇易簡

蘇易簡內直宋太宗謂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曰
忠孝一生心可謂的對

今上在春宮時習對李賢取是日早所進讀孟子全句君子遠庖厨五字請對頃之對云聖人終實位覆對云學士上瀛洲尤見睿思之妙

徐敬業

徐敬業與賂賓王兵敗賓王亡命為僧往來杭州靈隱寺宋之間至寺夜吟鶯宿鬱岩堯龍宮銷寂寥久無下韻賓王隔壁朗吟以終篇之間大駭質明求見則遁矣敬業亦脫去為僧于衡山黃巢既敗依張全義為僧于洛陽管繪已像題詩云記得當年草上飛劉氏雜志 一
鐵衣脫盡着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欄干看落暉人見像識其為巢蓋古今若此脫身者多矣史豈盡得其實哉

王介甫

王介甫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時身便死終身真偽有誰知其意謂已嘗辭館職出於真異已者若司馬君實辭樞副范景仁辭翰長出於偽為莽之徒也然不知蘇子瞻又嘗謂介甫為莽之徒其詩曰漢家殊未識經綸入手功名事業

新百尺穿成連夜并千金購得解飛人譏其汲汲妄作也嗚呼數他人之鬚髮鬚鬚而不見已睫者其介甫之謂哉

韓退之

韓退之自言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貧多務得繼晷窮年其勤至矣而李翱謂退之下筆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不是過也其敏亦至矣蓋其取之也勤故其出之也敏後之學者束書不觀遊談無根乃欲刻燭畢韻舉步成章彷彿古人豈劉氏雜志 二
不難哉

李杜韓柳

以詩言杜比跡於李以文言柳差肩於韓而以人言則杜韓陽淑李柳陰慙如水炭異冷熱薰蕕殊芳臭矣子美嘗安史作難時徒步從肅宗其詩拳拳於君臣之義太白於其時從永王璘欲乘危割據江表叛棄宗社作猛虎行云於旌纛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一輪一失關下兵朝降夕叛幽薊城頗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張良未過韓信貧劉項存亡在兩臣

劉氏雜志 八
五
詆主則亦非真悔也奚足錄哉

天極

天有北南極如瓜果有兩極華尖天分十二宮如瓜果分十二瓣其近極處極而當天腰處度潤如瓜果之瓣其近帶尖者狹而當腰者寬也天之頂心當嵩高山下陽城而地之頂心為崑崙參差不相對者天地間東南暑熱西北寒涼地在寒涼方者堅凝高峙而在暑熱方者融液坍塌故東南多水合東南多水西北多山處均平論則地仍以嵩高山下陽城

中但取最高頂心處則崑崙為中也

日輪

日輪大月輪較小日道近天在外月道近人在內故日食既時四面猶有光溢可見月輪小不能盡掩日輪也日月合朔時月常在內未有日在內者故月食日也日月相望則日食月者月雖資日光以圓於望時然微相參差則光圓恰相衝射則日反食之如點燈者正當爐炭炎熾之尖所衝射則燈反不然矣此曆所謂暗虛言月為日所暗而非日之實體暗之

劉氏雜志 八

六

乃日之虛衝爾蓋二曜各有所行之道如二人各行水陸之塗朔望則一人由陸者在橋上一人由水者在橋下稍相先後亦不食適相對當乃食矣日行道周天如循環月行道亦周天如循環兩環相搭有兩交處一處謂之天首一處謂之天尾天尾為計天首為羅至於木火土金水五星不由日道亦不由月道各自有道木星八十三年而七周天與日合者七十六火星七十九年而四十二周天與日合者三十七土星五十九年而二周天與日合者五十七金水二

星雖隨日一年一周天然金星八年而合於日者五
水星四十六年而合於日者一百四十五其遲速離
合以宰萬類之生成司千代之起伏俯視人寰奚異
夫堯蚘禪蟲之聚散緣齒也奈何欲以私意仰干之
哉孛生於日月之行遲速有常度最遲之處卽孛也
故謂之月孛孛六十二年而七周天孛生於閏二十
八年十閏而悉行一周天悉孛皆有度數無光象故
與羅計同謂之四餘并七政爲十一曜也

劉氏雜志

七

月鉛襍錄

成都楊慎

嚴君平註老子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爲胡越
眉目爲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
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傑者穴處而聖人
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蹠實而麒麟王之
麟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
並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爲禍匠默爲害工進爲妖
丹鉛襍錄

莊子憤世

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
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彼假堯舜
之道而流爲之噲者也未嘗罪湯武也罪彼假湯武
之道而流爲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
之道而流爲子夏氏之賤儒子張氏之賤儒者也故
有絕聖棄智之論又曰百世之下必有以詩禮發家
者矣詩禮發家談性理而鈞名利者以之其流

于宋之晚世今猶未殄使一世之人吞聲而暗服之
然非心服也使莊子而復生于今其憤世嫉邪之論
將不止於此矣

郭象注莊子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懷筆
力畧不相下今觀其注時出俊語與鄭玄之注檀弓
亦同而異也洪容齋錄榷弓注之奇者于隨筆子
愛郭注之奇亦復錄於此如逍遙篇注云大鷗之與
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養生主注云向息

丹鉛雜錄 八

二

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
又以生死為寤寐以形骸為逆旅又云多賢不可以
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即所謂
惠而不費也又云天性在天寶乃開又云堯有亢龍
之喻舜有卷樓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
又云律呂以聲兼形玄黃以色兼質又云生之所無
以為者分外物也知之所奈何者命表事也此語尤
精可比於荀孟又云草不謝榮于春風木不怨凋于
秋天李太白用為詩語而人不知其本於子玄也

賈子韻語

賈子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僻無由
來又曰見祥而為不可則祥反為禍見妖而迎以德
則妖反為福皆極文字之妙

王嘉

隴西處士王嘉隱居劔虎山有異術符堅迎之入長
安按嘉字子年今世所傳拾遺記嘉所著也其書全
無憑證直構虛空首篇謂少昊母有桑中之行尤為
悖亂嘉蓋無德而詭隱無才而強飾如今之走帳黃

丹鉛雜錄 八

三

冠遊人羽客偽藥欺人假丹誤俗是其故智而移於
筆札世猶傳信之深可怪也哉嗚呼子書之奧妙不
傳者何限而今乃傳鶴子子華子唐詩之佳而不行
者無算而世乃盛傳許渾胡曾小說之可觀者多矣
而天寶遺事杜詩偽蘇注至名家亦為所惑且引用
焉噫

太玄非撥易

孫明復曰楊子雲太玄非準易乃明天人始終之理
君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桓譚曰是書也可與

太易準班固曰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使子雲被僞經之名二子之過也

天關天總

潛夫論世主欲無功之人而強富之則是與天關也况使無德之人與皇天關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嘗有也又曰民安樂則天心總天心總則陰陽和此皆格言也天關天總文字尤奇

螻蛄蝸蟻

說苑載孔子曰遠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尚存耳言政事之惡譁而喜肅也夫螻蛄之聲必在山林之地遠山十里則朝市矣市有螻蛄之聲則朝有蝸蟻之沸

入

四

政之譁也甚矣史記云魯之衰也洙泗之間蓋斷斷如也斷斷交爭之意即孔子之所謂譁也

鹵莽滅裂

莊子謂耕之不善曰鹵莽耘之不善曰滅裂鹵剛鹵之地也耕剛鹵之地必加功呂覽耕道篇所謂強土而弱之也莽草莽之地詩所謂載芟載柞乃善耕也不治其剛鹵不芟其草莽是曰鹵莽之耕耘以去草

古有鳥芸之說如鳥俯而啄食乃善芸也呂覽善耘者長其兄而去其弟兄嘉禾也弟荼蓼也不善耘者長其弟而去其兄是滅也裂者并其土而扣之

商宇鬼瑣

嘉靖初給事中張翀上疏言時政中論學術不正一條有商宇鬼瑣之語上以此四字問內閣值慎在史館即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復敬所蔣公喜曰用修之博何滅古之蘇頌乎近日之學謂不必讀書者古不必格物致知正荀子所謂商宇鬼瑣者也

丹鉛雜錄

入

五

論衡

論衡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畢他日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者月離其陰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亦載此事而刪除子路問其故以下數句蓋文有以含蓄不盡為工者若莊子數九淵之目而止列其三列子書九淵具陳說盡則索然無味矣

逐鼓

宋儒語錄今之古文如舞逐鼓人多不解為何語按元人樂府有村里逐鼓之名宋人樂苑有衙鼓格圖官衙嚴鼓之節也衙訛為逐曲名村里逐鼓者以村里而效官衙其衣裝聲節必多可哂者以是名之語錄云如舞逐鼓者謂無古人之樂而效古人之言如村人學官衙鼓節也

戲婦

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為鄙瀆不可忍論或丹鉛雜錄 六

感以楚捷或繫足倒懸酒客酣營不知限制至使有傷於流血踣折支體者可歎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為鄉閭之所敬言為人士之所信宜正色矯而呵之何為同其波流長此敝俗哉今此俗世尚多有之娶婦之家新婿避匿羣男子競作戲調以弄新婦謂之謔親或褰裳而鍼其膚或脫履而規其足以扇見之婦同於倚市門之倡誠所謂敝俗也然以抱朴子考之則晉世已然矣歷千餘年而不

能變可怪哉

康節不信命

張橫渠喜論命因問康節疾曰先生推命否康節曰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康節之言如此今世游食術人妄造大定數蠶子數托名康節豈不厚誣前賢

五代史學史記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取袞冕魏峩吳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閩陞荆感楚丹鉛雜錄 七

開蠻服剝削弗堪吳越其尤半牲視人嶺蛋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燭火息故真人作天下同右六一公五代十國世家序也其文豐約中程精彩溢目歐文第一篇也李青卿謂公之五代史比順宗實錄有出藍之色似矣然不知五代史本學史記非學韓也古云學乎其上也得其中俗云擗高一丈牆打八尺信其然乎

綱目減字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云補闕焉知之有婢名碧玉美色善歌舞知之爲之不昏昏與婚古字通用蓋言知之惑溺此婢不娶正室也綱目去不字而云知之爲之昏蓋誤以婚姻之昏爲昏惑之昏也字義不明文理不通矣綱目似此類極多蓋朱子門人趙師淵奉師命所編朱子固無與也師淵史學既非所長而古文又未經心其疎舛固宜今人以爲出於朱子合於春秋殆魏子牟所謂承餘竅之鄙夫誠可笑也

史傳遺事

丹鉛襍錄

八

八

張唐英論王滅高君雅在晉陽謀誅李淵爲隋之忠臣胡安國論五代宋令珣死事之跡歐陽公遺之于觀郭忠恕初事湘陰公贊爲郭威所殺忠恕佯狂遁去亦清節之士也史皆不能表章之噫若此者亦不幸矣

李密陳情表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僞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於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僞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僞一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修詩若將文

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類乎近日趙弘作令伯祠記辨僞朝字惜未見此

微子面縛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亡弟恒讀史至此謂子曰微子有四手凡知之乎子曰書傳未聞乃笑口使無四手何以既面縛而又左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言之皆必無之事肉袒而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伯之降借名於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

丹鉛襍錄

八

九

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又究而言之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世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

秀羸多能

北史稱崔浩厄織懦弱胸中所懷乃過甲兵不如說死稱孫叔敖秀羸多能四字文而不贅先秦文人造語如商葵周鼎因物賦形文質得中後世不朴

臯夔讀何書

王安石與公卿爭新法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閱道折之曰臯夔稷契所讀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臯夔豈不學者耶若折之曰相公誤矣共工驩兜孔光張禹豈不讀書耶則能折其口而理亦協矣

漢僻深厚

貢禹乞骸元帝詔答之引傳曰亡懷土所稱傳者卽論語小人懷土之文易小人一字作亡蓋嫌於以小人稱其臣漢世訓辭深厚皆此類也後世平交間辨

丹鉛雜錄

八

十

難之文卽如怒罵况君臣之間乎

宋主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過於漢唐正史之所遺者有二事其一真宗臨楊孺之喪降輦步吊重其介清也其二富弼母卒仁宗爲之罷春宴二事雖三代令主不過此也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宋之待秦檜侂冑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則如蕩子之交秋客後之則如弱主之畏豪奴豈曰榮遇美事乎書之祇辱

讀書不求甚解

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世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甚行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真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韶聘講禮城北加以譬校所住公廨近於馬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以勤葢不屑之也觀今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曰詩書敦夙好又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游觀山海圖其著聖賢辟甫錄三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於此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耶子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爲講師溺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

丹鉛雜錄

八

十一

書肆說鈴

三衢葉秉敬

古語聲相近

注書者每見經史字義難解者輒以音聲相近之字代之毛詩泉水云適臻于衛不瑕有害朱子註云瑕何古音相近通用不知瑕即瑕瑜之瑕言縱曰不瑕亦有害矣今以瑕為何言不何有害文義欠順當倒轉云何不有害義始稍通然塗却本色造出別字顛倒改移令人錯迂又如周頌假以溢我舊注假也

書肆說鈴

八

溢盈也朱註以假為何以溢為恤夫假既為何矣假又為何古人胡為謬寫至此哉依舊注假大溢盈于義為順即不依舊註亦當云假令有以盈溢于我我當收其溢而不使放失也奚必轉其字而謂之何以恤我也

鄭伯突出奔喪

陸淳之說非也逐君之臣罪固易知然沒而不書孰見其惡以為君之自取而不復罪及其臣則是倒持之罪重而竊柄之罪輕處君之法嚴而待臣之律寬

是夫子與亂賊之黨而孤君父之勢也愚謂鄭伯不能殺仲故使雍糾及糾殺則鄭伯之勢窘矣是以出奔以紓其難其實祭仲未曾逐之故不書逐而但書出奔凡春秋紀事皆從其實而後儒猥以造作穿鑿之私亂聖人大公至正之筆亦謬甚矣

吾喪我

喪我非是把在我的都喪去了正是不以我為我而以天地萬物都合為我故名雖為喪我其實所以成我也喪我與篇末物化二字正相應蓋不見有物物化而合為一我不見有我我喪而同乎萬物此一以為大齊也

書肆說鈴

八

二

莊子就不欲入和不欲出

就者從俗而不拂孔子獵較是也和者義之和和之以天倪是也形就俗而心亦就俗是為入心和義而形亦和義是為出

自狀其過

莊子中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

能之解者數家皆不得其旨愚謂狀善狀也強以善狀飾過自謂可以保身不當亡也此衆人之見也不以善狀飾過謂性不踐形形不當獨存也此衆人中之寡有者然見未出于自然猶非其至惟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斯至矣

不爪剪

莊子謂天子之諸御不爪剪禮記注蚤治手足爪也鬚剔治鬚髮也與此爪剪字少殊而意同

軹字

書肆說鈴 八

三

莊子而奚來為軹注皆不明按車輻之端貫轂者為軹轂末之小穿容軹者為軹據此則軹字亦軹合之義也蓋許由言意而子奉堯之教被服仁義明言是非正與我之道相杓鑿奚為持軸來求軹于我乎

三都賦百果甲宅

其園則有林檎枇杷橙柿櫻棹桃函列梅李羅生百果甲宅異色同榮註宅即拆也易曰百果草木皆甲拆愚謂太冲此語雖或采之于易亦未可知然改拆為宅字新而意亦別認宅為拆失冲之意矣毛詩

大田云既方既早鄭箋曰方房也謂乎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疏曰謂米外之房米生于中若人之房舍也乎者米外之粟皮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也持以解此賦則甲者乎郭在外其鎧甲之義乎宅者舍胎在中其房舍之義乎就字解字意自融合批彼合此理反支離

上林賦

視之無端察之無埃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劉辰翁曰日之出東入西蓋極天下東西之地矣一上林何遂

書肆說鈴 八

四

有是哉甚矣長卿之誕也愚謂不然嘗記兒時隨王父夜宿洞庭見日出東方從湖面上起日落西方從湖面上沒夫一洞庭耳豈遂盡天下東西之地而予親見其出沒若在湖中然則日出東沼入乎西陂此正上林陂沼之畫不當以為誕也

河圖洛書三同二異

一六居北三八居東五居中此河洛之三同也二七圖南而洛西四九圖西而洛南此河洛之二異也

糠粃瓦礫

友人聚生有談及功名之際羨蚤登而恨淹滯者子曰彼所謂糠粃在前耳友人應曰子輩非所謂瓦礫在後耶子曰糠粃在前不過為輕薄子瓦礫在後不失為厚重士况瓦礫不朽而糠粃立敗吾寧為瓦礫毋願為糠粃也一坐鼓掌

解報復語

人有被橫逆而欲報復者問于予予應之曰天方助桀胡可與爭人自吠堯吾則何與急而擊之在我多費博浪之椎徐以制焉在渠自有烏江之劍况彼之書肆說鈴入

入

五

叫跳有識者已鄙其狂而我以安閒無知者亦服其量使丙夜而深思乎彼之舍羞其將何解即終身而不報乎我之得勝亦已多矣此一時曉解之語可以銷世人許多不平之氣

讀書三禪

聞居弟子侍坐問讀書之法子曰讀書不可不學禪衆問其故子曰讀書養靜不萌妄念這便是禪心讀書出家不理塵務這便是禪行讀書作文意在筆先神游象外這便是禪機

胡書莫字

愚考莫字于韻書凡三四見然以愚意總括之莫者安于莫為即清靜之意不必轉音作猶始為清靜也轉而為暮夜之莫者畫則有為暮則莫為故音雖讀為暮意則仍夫莫為之義而已凡韻皆依此法括之則韻書之重出者可削其半

花信風

花信風與寒食雨前後稍異寒食雨自冬至起至清明前一日合七氣得三個月零十五日花信風自小寒起至穀雨合八氣得四個月每氣管十五日每五日一候計八氣分得二十四候每候以一花之風信應之

書肆說鈴入

六

曆

解大紳洪武中大庖西上封事云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

也愚按此語乃千古定論今觀臺曆止紀日月星辰
過宮度數頗得此意而頒行之曆多載開成收閉不
宜出行不宜豎造等類似專教人趨避吉凶而非惠
迪吉從逆凶之正道故愚載解公之疏語于此

書肆說鈴

六

七

田居乙記

明 方大鎮

記學

馬實曰幸生聖明之世免甄瓦之資託為丈夫當建
名千載不可為空生徒灰之物穢天地之間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
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
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
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田居乙記

六

一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曷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
溪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跋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
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
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
火夫舍學聖王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
於延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
是故明君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

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
官廷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
能宜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
未能宜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
學而未能宜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宜安敢不學而居
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乎

孔穿與公孫龍論臧三耳甚辨而不應平原君問之
穿曰謂三耳實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

田居乙記 八

二

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

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詞公

詞勝於理詞勝於理終必受屈

黃魯直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

對鏡覺而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淡以爲耻

齊澣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曰欲知古問

仲舒欲知今問齊澣則無敗政矣

枚臯文章疾敏長卿制作淹通皆盡一時之譽而長

郭首尾器重枚臯時有累句楊子雲曰軍旅之際戎
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廟廊之下朝廷之中高文
典冊用相如

楊子雲工於賦王君大習兵器桓譚欲從二子學子
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
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有人問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讀漢
書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貨
財之類每一過博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

田居乙記 八

三

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

記仕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

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

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

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

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

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鄴告之曰子往矣是無邑不

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奸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善蔽人之惡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田居乙記 八 四

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薄可以免於患乎狐丘丈人曰免矣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視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殺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諱解

若過失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荀彘與傅嘏夏侯玄親善荀常語傅與夏侯曰子等在世途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傅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木不足而未之餘者耶荀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

嵇康從孫登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曰先生竟無言耶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田居乙記 八 五

光果然在于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不能用卒成呂安之難

碧里雜存

海鹽董毅

甲辰

按邵子皇極經世斷自陶唐甲辰年即位為始我

國家萬載無疆之曆自洪武元年戊申即位至三十

一年戊寅建文元年己卯至四年壬午永樂元年癸

未至二十二年甲辰洪熙元年乙巳宣德元年丙午

至十年乙卯正統元年丙辰至十四年己巳景泰元

年庚午至七年丙子天順元年丁丑至八年甲申成

碧里雜存

八

一

化元年乙酉二十年甲辰至二十三年丁未弘治元

年戊申至十八年乙丑正德元年丙寅至十六年辛

巳嘉靖元年壬午至二十三年甲辰蓋自戊申迄茲

三歷甲辰一百七十七年計自陶唐至此共六十五

甲辰整三千九百歲也至嘉靖一百四十七年滿四

千歲

梅梢

梅梢者我 聖祖高皇帝鏖戰鄱湖時御舟黃帽

吳人謂舟子為梢子其人 姓故云時

樓指顧將士迥偽漢有舉流矢相向者梅梢偶見之

急撤御座甫倒于舟中而流矢及矣利害在毫忽間

比之沛公傷胸捫足福孰隆耶登極後大封已舉獨

不及梢時梢老病家居目已失明時時自數無敢為

之言者他日候郊天駕回梢令其孫扶之路傍大呼

曰 皇帝忘梅梢乎 上大驚曰朕忘之矣即日厚

加錫予以其孫尚公主云余聞諸江寧父老如此鄱

湖之鏖也偽漢兵力甚盛我師小却友諒推蓬四顧

志得氣驕二女子捧銀盆具帨以進澡手未畢我郭

碧里雜存

八

二

發一矢中之貫睛及頤而灰子理昇屍遁去遂

此乃知帝王有真信天命也英字子興先用其

以偽漢有大功封邦國公諡宣武

紅

我 居和陽時欲圖集慶遂與徐公達間行買

以助江南虛實至江口適值歲除呼舟人無肯應

有貧叟夫婦二人舟尤小欣然納之曰天晚矣明

日早渡且進雞酒具黍情甚真厥明發舟老叟舉棹

中打訖子曰聖天子六龍護駕大將軍八面威風

聖祖元旦得此吉語喜甚與中山躡足相慶登極後訪得之無子官其姪并封其舟而朱之以故迄今江中渡船皆謂之滿江紅云

千里草

高皇帝初作孝陵於鍾山之陽因山多鹿禁人捕獵而設孝陵衛於山下特置牧馬千戶所蓋取義鹿馬欲其蕃息耳所既置矣尚虛典守之職他日因微行至陵所歸途遇雨偶於民家門屋下憩焉問其何姓曰董氏也 聖意遂註曰千里草馬所宜也即拜其碧里雜存 八 三

彭友信

彭友信者攸人也歲貢至京一日 聖祖微行途中相值忽見虹霓 聖祖口占二句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友信應聲曰玉皇昨夜駕輦出萬里長空駕彩橋 上異之相約明日會於竹橋同早朝明日彭果往候久不至遂失朝已而宣入喜曰有學有行君子也以爲北平布政使

舊內

南京舊內在今應天府之左 高皇帝建大內宮殿既成遷居之舊內虛焉他日召中山王飲樂甚即以是第賜之中山拜謝而出 上乃夜命工作匾刻舊內之門四字厥明將往懸之未及行而中山辭表至矣 上悅今其前門所揭匾是也中山之純謹而機警如此

寶誌公

寶誌公蕭梁時神僧也余嘗於雞鳴山塔中睹其塑像臘高貌古筋骨皆露儼如生人非今之匠工所能爲也詢於故老告余曰今之孝陵即誌公之瘞所也瘞傍原有八功德水泉脉甘美誠意伯奏改葬之乃見二大金對合啓之端坐於內髮被體指繞腰矣瘞既遷而水亦隨往 聖祖異焉勅建靈谷寺賜之庄田甚廣仍迎其像以歸建塔居之命太常歲祭行指芴之禮焉

孫黃

孫黃字仲衍號西庵五羊人爲翰林典籍無書不讀

詩高古坐爲藍玉題畫詩臨刑口占曰鼙鼓三聲急
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死後 太祖
聞知此詩曰有如此好詩不覆奏何也併誅監斬者
又訪駙馬不遇題壁云踏青駙馬未還家公主傳宣
坐賜茶十二闌干春似海隔窓聞殺碧桃花

聽經樓

我 成祖文皇帝既靖難卽思所以導民於善乃於
都城凡四達之衢必建一聽經樓每夜妙選高僧於
上諷講經義俾臣民咸席地而靜聽之既遷都百餘

碧里雜存 八

五

年後舊制盡失尚存其一於北門橋與十廟相近嘉
靖初僧復新之雖巋然臨市然知者鮮也蓋我 太
祖高皇帝天縱之質博通三教作養人材儒風旣盛
禪學並興當時若姚廣孝訴笑隱泐季潭琦礎石諸
僧皆高才博學與宋景濂沈士榮諸學士往復論難
各明其道而 成祖繼之表章六經尊信朱子法嚴
機新豪傑輩出雖異教之徒亦皆砥礪振作以自見
無有蠢然游食以厲民者 聖母仁孝文皇后武寧
王之女也精通內典在燕邸時嘗夢白衣大士授以

經一卷謂之曰汝他日當正位中宮誦此可以禦難
夢中誦之一遍覺而書之凡數千言不遺一字遂命
之曰觀音夢感經自製序文宣入大藏余嘗得而伏
讀之潔淨精微深入三昧不減圓覺諸經信非神聖
不能爲也後 聖母端坐而逝 獻陵嘗有御製記
之云

本朝超越前代

程伊川謂宋家超越前代者五事余謂我 朝超越
前代者畧言七事而一 之盛尤自古之所無也是

碧里雜存 八

六

故漢呂臨朝唐武易姓趙宋雖多賢后猶有垂簾之
失國家歷 九朝椒房不預政事內廷甚正一也外
方之患自漢以來和親致幣不知紀極 國家廓清
平治之後遂絕其源大限甚明二也人君卽位謂之
元年無再元之理其弊自漢文帝始後代多因之至
一君有十數元者無謂之甚我朝 一列聖相承只以
一元紀世老成正大無誇侈變更之心三也黨錮之
禍漢以之亾牛李洛蜀何代無之 國朝百八十年
多十一心無復朋黨四也古者名不偏諱臨文不諱

惟致謹於君上之前耳後世忌避太甚極為可惡名
晉肅而不舉進士姓石昂而攻呼石昂片言隻字無
心獲罪者不可勝舉我朝惟進 御合避外一切皆
畧之士風稍古五也前代殺人無忌雖平居盃酒之
間動以人命為戲如王愷飲客日殺美人徐知誥鴆
弟貽禍伶者其他快已欲復私讐雖當盛世漫無法
度 我 聖祖在御先出五刑酷法後申大誥三編
明著律令使之趨避故雖位極人臣無敢專擅殺戮
太平全盛人有所恃而無恐六也前代皆有官妓雖
碧里雜存 八 七
張禹大儒後堂女樂而謝安之風流杜牧之狂狎縉
紳以為美談至於有宋士習稍還而此風不變我
朝一革遂盡始無寄假之醜七也

板兒

四方風俗皆本於京師自古然矣故有廣眉高髻之
謠吾鄉自國初至弘治以來皆行好錢每白金一分
准銅錢七枚無以異也但揀擇太甚以青色者為上
正德丁丑余始游京師初至見交易者皆稱錢為板
兒怪而問焉則所使者皆低惡之錢以二折一但取

如數而不視善否人皆以為良便也既而南還則吾
鄉皆行板兒矣好錢遂聞不行不知何以神速如此
既數年板兒復行揀擇忘其加倍之由而仍責如數
自是銀貴而錢賤矣其機亦始於京師三十年前吾
鄉婦女皆窄衣尖髻余始至京見皆曳長衣飄大袖
髻卑而平頂甚訝其製之異也還鄉又皆然矣余素
不識蝗嘉靖八年於京師慶壽寺見一宦者晨至手
持一重云不知何名近日生於宮中甚多余觀之殆
類吾鄉所謂蚱蟻者但稍大耳比南還而淮南北皆
碧里雜存 八 八
蝗矣舟為所阻至不可行甫至家而吳浙皆蝗矣江
南有蝗未之前聞寔昉於此氣之感召捷於影響有
如是夫

論斛

齊民要術後魏時書其言一石註云當今二斗七升
此不可曉然考魏時長安童謠云百升飛上天是以
百升為一斛則魏所謂斛正今所謂石也魏所謂石
今時無此制也今官製五斗為一斛蓋取其輕而易
舉耳實當古斛之半也今米一石重百二十斤正合

四鈞爲石之說

論里

今以兩足平移一十二步准是五弓蓋一步准二尺五寸也六尺爲一弓五六則三文也凡八百六十四步是爲三百六十弓是爲二百一十六丈是爲一里

論畝

畝法古今不同漢書鹽鐵議曰古以百步爲畝漢高帝以二百四十步爲畝今時俗語云橫十五豎十六一畝田穩穩足蓋以十五乘十六正是二百四十若碧里雜存 八 九

古之百步以今弓准之則其一畝當今四分強耳故后稷爲田一畝三畝廣尺深尺是橫過一弓直長一百弓也古之一夫百畝當今四十一畝耳播種之區一畝三畝通計百畝三十丈濶六十丈長耳傳言顏子有田百畝信乎其貧哉

論尺

按家語孔子云布手知尺布指知寸舒肱知尋蓋用手拇指與中指一又相距謂之一尺兩臂引長剛得八尺謂之一尋中指中節上一紋謂之一寸蓋中

有二橫紋之上一紋也后世營造尺始准下紋但不知始於何時宋儒以爲本於仁宗中指中節恐未必然若以古准今每尺當今七寸七分耳今以拇指與中指自臂腕一又盡處謂之尺脉此亦可驗然程子又言古尺僅當今五寸五分弱則文王十尺當今五尺五寸六尺之孤當今三尺三寸稍七寸當今三尺八分強而已不知其異於家語者何也然文上五尺五寸可謂短矣恐還准作七尺七寸者爲是

碧里雜存 八

二

聽雨紀談

吳郡都穆

成化丁未自夏入秋不雨至九月滂雨洽旬齋居無事客有過我清談竟日漫爾筆之得數十則命之曰聽雨紀談既而以其瑣雜無補函欲毀棄而客以為可惜聊復存之

小名小字

古之人有小名必有小字離騷云皇覽揆予於初度今肇錫予以嘉名名予曰正則兮字予曰靈均蓋屈

聽雨紀談

一

原字平而正則靈均則其小名小字也予嘗見宋進士同年錄皆書小名小字猶存古人之意然亦有不盡然者如司馬相如小名犬子楊雄子小字童烏相如未聞其小字楊氏子未聞其小名也今之人生子亦但有小名而無所謂小字唐陸魯望有小名錄宋陳思有小字錄又有所謂侍兒小名錄豈小名小字固可以互稱邪

載歲祀年

爾雅謂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予考之書

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典歲二月東巡守則唐虞亦嘗稱歲而不專曰載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則夏亦嘗稱載而不專曰歲太甲三年復歸於亳則商亦嘗稱年而不專曰祀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則周亦嘗稱祀而不專曰年蓋載歲祀年古人通用之耳

先子先君先人

公人稱先子先君先人為父然不獨父也如曾西稱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則稱祖為先子子順曰吾先君之相魯則稱六世祖為先君孔安國曰先君孔子又曰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則稱十一世祖為先君五世祖子襄為先人也

瀧岡歐陽墓

歐陽公生四歲而孤其父崇公葬吉永豐之瀧岡公自登進士及歷仕中外惟葬母鄭夫人僅一至其地蓋終公之生瀧岡未嘗兩至也公中歲欲家穎上有思穎詩十餘篇又有續思穎詩十七篇後竟葬於穎子孫遂為穎人洪景廬謂歐陽氏因一代貴達而墳

墓乃隔爲他壤且公無一語及於松楸爲之太息漣
岡有西陽官官之道士歲特展省如其子孫吳正公
嘗撰官記中亦深寓不滿歐公之意殆有同於洪氏
之太息者乎

東道

世人稱主人曰東道蓋本鄭人謂秦盍舍鄭以爲東
道主蓋以鄭在秦之東故也漢光武時常山太守鄧
晨請從擊邯鄲光武曰不如以一郡爲我北道主人
又光武他日指耿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今人但知
聽雨紀談 八
三
有東道主而鮮知有北道主人者

急急如律令

道家符呪其末皆云急急如律令詭者謂律令乃雷
部鬼神之名而善走用之欲其速也此殊不然急急
如律令漢之公移常語猶宋人云符到奉行漢米賊
張陵私創符呪以惑愚民亦借用之道家遂祖述之
耳

叙齒

鄉人叙坐以齒雖貴爲卿大夫者其居鄉亦皆謙退

從厚曰鄉黨莫如齒不然而人必非之攷之禮一命齒
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則不齒於族此貴貴之義也
子嘗謂鄉之薦紳同輩而序齒可也苟非其人而亦
以齒尊之不幾於失禮乎藍由呂氏鄉約曰非士類
者不以齒斯言爲得之矣

金縢

宋杜太后金縢之事載之信史莫有知其非者元袁
文清公集載其事云趙普退居洛陽太宗疾之後以
此密奏太宗大喜秦王廷美吳王德照秦王德芳皆
聽雨紀談 八
四
由普以歟今宋史普傳無一語及之李燾作通鑑長
編亦不敢載私家作普別傳始言普將死見廷美坐
於牀側與普忿爭文清之言足以破萬世之惑而人
鮮有知者故表而出之

書籍

今之書籍每冊必數卷以多至十餘卷此僅存卷之
名耳古人藏書皆作卷軸鄰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
是也此制在唐猶然其後以卷舒之難因而爲摺久
而摺斷乃分爲簿秩以便檢閱蓋愈遠而愈失其真

矣

鄭玄何休

鄭玄注毛詩口箋何休注公羊傳口何氏學蓋毛公
嘗為北海太守玄是郡人故云箋以為敬何氏學者
休謙辭受學於師不出已也

孟陶二母

孟宗為鹽魚司馬罷職還道作兩器鮮以奉母母曰
吾老為母嘗言惟飲彼水何吾言之不從也陶侃作
魚吏以坩音鮮餉母母返書責侃曰汝為吏以物見

聽雨紀談 八

五

餉非惟不能益吾反以增吾憂二母事絕類予惟世
之為吏者往往累於父母妻子所謂父母但知喜悅
竟不問物從何來若二母者可以為法也

新唐書太畧

新唐書李白傳云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州舉有
道不應蘇頲為益州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材英特稍
益以學可比相如及喜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寂寥
數語似未盡太白之為人而古本太白集有上安州
裴長史書自叙其平生甚悉新唐書皆不及載此

作史之體當然然恐失之太畧劉元城曰新唐書叙
事好簡畧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進書表云其事
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者
病正坐此耳今觀太白一傳則元城之言其弗信矣
乎

孟子

史記孟子列傳不書其生卒歲月子嘗觀孟氏譜云
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二月二日
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十五

聽雨紀談 八

六

日壽八十四鄒邑里人至今遇冬至日廢賀節之禮
蓋有自來矣又按譜云孟仲子名罈孟子之子也四
十五代孫寧嘗見一書於嶧山道人曰公孫子內有
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孟子之子嘗從學於公孫
丑者朱子注孟子從趙氏以仲子為孟子之從昆弟
與譜不同

石刻

近世凡墓志銘及碑碣之類必加書撰人并篆蓋題
額者於前至往往假顯者之名以誇於人此甚可笑

歐陽公與尹材帖云墓銘刻石不必留官銜題目及
撰人書人刻字人姓名晉以前皆不著撰人姓名此
古人有深意况久遠自知歐公此言豈無所見而云
邪予觀古之碑志有止書撰人姓名而不著書人者
蓋以當時之人皆能書或多撰者之所書也有止著
書人姓名而不著撰人者蓋文或書者之所為也有
止書某官某人於旁而不著書撰者蓋書撰或即其
人也予近得唐人二志石其一開元二十八年周府
君志其一太和二年顧府君志皆不著書撰人名可
聽雨紀談 八

七

見在唐猶然而不特晉以前也又嘗於城南草間見
宋時墓石一方乃子志父其諱處字皆畧草與志文
之字不倫後書曰某人書諱字亦如之乃知諱為其
人親書此又可見古人作事之不苟

書進士

唐宋人無有書進士於官銜之上者逮元猶然獨楊
維禎廉夫當元世之季書李嗣勳進士至用刻之印
章恭補成節之臣廉夫之書之者欲自附於忠節之
後其意固在也後之人乃有效廉夫故事者則失

之矣

喪祭

今士庶之家凡有喪者其靈座前皆設肴粢或土或
木任意為之而飾以色其祭祀則必焚楮錢及金銀
楮錠楮錢亦有用金銀者陶穀清異錄載周初靈前
看果皆雕香為之形色如生則肴果五代時已有之
矣唐書王璵傳載漢以來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
寓錢璵乃用於祠祭則祭祀之焚楮錢蓋始於璵又
清異錄載周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寶皆寓以形而
聽雨紀談 八

八

父子之稱

今人自稱其父多曰家嚴稱人之長子多曰主器謂
皆本之於易也按易家人之彖曰家人有嚴君焉父
母之謂也則父雖稱嚴母亦可以嚴稱矣序卦於震
之後而曰主器者莫若鼎故授之以鼎謂震為長子
可以主祭非謂長子為主器也

圖書

古人私印有曰某氏圖書或曰某人圖書之記蓋唯用以識圖書書籍而其他則否今人於私刻印章槩以圖書呼之可謂誤矣

朱子不注尚書

朱子於經傳多有訓釋惟尚書則否蓋以其多錯簡脫文非古文之全也蔡氏書傳序云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則其他固未之及世所傳有朱子書說蓋當時門人取語錄文集中語以成之非朱子意也或謂日本國有真本尚書乃徐福入海時所携者予初聽雨紀談

八

九

未之信後觀歐陽公日本刀詩有云徐生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今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蕺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則外國真有其本歐公之言未必無據朱子之不註者豈以是耶

姓氏

姓氏所以別婚姻明貴戚古之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朱紫陽謂秦漢以來奴僕主姓今有天姓所在必有人同姓不知所來者皆奴僕類也元虞奎章云

異姓不可以為後天理民彝固當然也而後世有是者其始蓋出於牽情徇利而天下之爭端起矣予觀今之奴僕皆冒主姓雖士大夫家亦然此非奴僕之失殆所謂牽情徇利者邪子家自前元以來祖有遺訓僕輩各姓其姓子孫守之至今不易親友中亦間有效之者

聽雨紀談

十

宦遊紀聞

江陰張誼

夢切同科

雲南大理府李智夢人語之曰君與省城張輝同科及應試偶見此子尚幼稚再往見其髮漸長後果同登而李智年已五十二矣其定數如此

真人止怪

四川綿竹縣有吞道觀每歲一道士修善至期有白雲載之而去名曰升天江西一真人過而見之曰此物乃在此為崇宜除之即彎弓仰射怪墮落巢穴人踪跡其處乃蟒成精也搜索穴中遺雷道冠無數

宦遊紀聞

一

對驚

安南國遣使來獻 朝命程篁墩先生父程某作館伴 使出一對求對琵琶琴瑟八大王一般頭腦程命其子篁墩先生敏政對時年纔數齡對云魍魎魍魎四小鬼各樣肚腸 使驚異自是朝貢不絕矣

恩宥逋臣

聖祖微行至一小店備人供之 聖祖出對云小店

三孟兩蓋有甚 西儒對句云 大 統

分南言此蓋 元逋臣隱作酒肆儻爾 聖祖訪知

之特賜 恩宥但使黃冠終命而已後至年八十餘

南卒

試師得姪

江右安福人李旦春自幼失怙寡母求之弗得年十六流于荆之江陵久之歸安福寓於山寺寺館有李舉人者藏脩待價旦春謁見之求童師館以度日焉舉人遂試之將驗深淺以為薦得卷細閱訝其非凡

宦遊紀聞

八

二

其學之有成吾嫂有託矣嫂亟為召見識認之母子相持大慟既而中丁酉省魁此吾聞之李同寅同寅聞其先翁者

抱佛免罪

雲南之南一番國其俗尚釋教人有犯罪應誅者其國王捕之其人恐急奔往某寺中抱佛脚知悔過願鬻髮為僧不敢蹈前非王許之竟贖其罪遂鬻髮環

耳衣禪衣守禪教故其國人為僧者多常有人入中國皆自稱番僧而莫知其故俗諺云間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脚蓋本諸此

江水變異

弘治辛酉仲夏二日夜分古渝城上忽白光映天見者驚異爭起視之但見渝水明耀浮光上燭而已次早驗之宛如豆汁人不敢飲踰三日始澄澈敘州府使人探流至木川長官司抵崇山峻嶺林木蒼鬱阻不能前詢之父老言此水發源自建昌從來未有此

官遊紀聞

三

變也愚謂江海嘯笑亦常有之此何足怪觀桑欽著水經陸羽辨淄沔二水味等而上之大禹定水之色性似此變異無所疑矣

伶人眩騙

嘉靖乙丑有遊食樂工乘騎者七人至綿州未詳何省人其所持舞欄衫服整潔鮮明拋戈擲甕歌喉宛轉腔調琅然咸稱有過雲之態適余憲副至舉城士夫商賈無不忻悅以為奇遇擬作雜劇連宵達旦者數日久而情洽一日晚眾曰今夕改作雜劇手服以

新視聽遍索士夫富室陳列珍玩器具衣着織金彩服乃令綿城樂工代司鼓樂至夜闌俟人酣倦矣忽隱几者大半乘機催迫鼓樂喧震作雞鳴渡關七人以次入甕久之寂然破甕索之了無所得所騙銀不止數百兩惟司鼓樂者枉受刑罰而已嗚呼此即遁身掩形之法苟非識者堅弗之信難免墮其術中矣

窞氣殺人

正德戊辰渠縣大梁城居人于山之陽產石煤處掘窞穴取煤年久掘深數百尺每歲除日各持茅拱許

官遊紀聞

八

四

於穴口焚烟伺地交吸入以禁盜取間有蒲姓者乃以厚薦一番深入焚之其煙猛深入新正五日其人率領二少年取煤先入者猛趨數十步仆地不能起聲如駒吼次入者聞之急回至穴口良久始言穴中之氣如雲霧撲面如沙而麻木乾喉如椒而脹懣如瘴氣然又三日烟始息索尸如穴色紫而腹脹少頃色變而復消矣嗚呼窞煙積久而殺人即古井久閉而成毒其害一也

救僧起溺

敘州富順縣生員車冕幼嘗在一寺讀書偶聞寺僧多欲謀害一僧者冕憐之陰漏語使逃後冕以渡江遭颶風覆溺見一僧拯援而起初莫知誰何張目熟視之乃知其爲向者逃逸之僧也彼此拜哭而伸謝嗚呼人生報復之不爽有如此哉

甘貧欲粥

解學士官詞苑食天厨未至于屢空也第水旱頗仍歲遭荒歉每甘貧而欲粥焉一日有感詠詩云水旱年來稻不收至今煮粥未曾稠人言筋插東西倒我道匙挑兩岸流捧出堂前風起浪將來庭下月沉鈞早聞不用青銅照眉日分明在裡頭彼不識歲之凶荒而惟欲飽食終日者可以省矣

館俸有數

南城李夢林篤行君子也嘗夢至一所庭下植兩石榴樹下獲錢一窖凡千緡自念平生無妄想何從有此未幾戴尋思招延家塾訓諸子歲俸百緡入齋見庭下二石榴樹宛然夢中所見几十年而辭計所得果十緡嗚呼館俸一細故爾且前定有數況富貴利

達所係尤大此者乎

神醫骨鯁

鄱陽汪友良因食辣蹄誤食骨如指大鯁於喉間累日不下家人憂之汪昏睡間如見朱衣人來告曰開汝骨鯁苦痛吾有一藥可治乃南鵬砂最妙既覺索砂一小塊淨洗噙化食頃脫然消融恐有偶誤食骨者亦在所當知

宦遊紀聞

六

意見

南充陳于陛

立教

近世高明之士動稱造化在手天地萬物在吾度內實剽釋氏之言害道為甚釋氏云心生山河大地其實有此理但聖賢不輕言之此等學問一倡則人且視天地為無何有又况于兩間倫物細微皆看得沒關係了聖人之心極小其立言極近易曰乾稱父坤稱母神明森然在上在左右君父之倫等于天地下意見

應物

至一言一動一事一物俱不敢忽匹夫匹婦皆能勝予如此立教方能扶持世道彼高奇者真名教罪人也
道理載在典籍者一定而有限天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故世之苦讀書者往往處事有執泥處至于作官吏歷事變多者又看得世故太通融而無執此皆是偏處吾人當讀書時要思量泛應世務庶乎臨事不滯當應事通達無礙時却又要思量據著書本

行如此方免二者之弊

恕字

聖賢學問雖立言多端只一恕字終身受享不盡假如已在患難時常望人拯救有排擠者恨之必深則當無事時可為人盡力視人患難却不救或為下石之語此豈是恕已當憂病人來憐恤存問必感之有禮數疎濶者必不悅若人有憂病已却懶慢不知照管此豈是恕已當卑位去見尊官貴人使勢輕忽久候不出心上必然忿恨若居尊貴不肯體恤人依前意見

施報

漫他此豈是恕已有纖過東掩西藏惟恐人知他人有過却對眾公言此豈是恕人規正已失中心不能堪或面發赤強顏勉受若直攻人過不知避忌此豈是恕至于已所守廉潔却不責人以刻甚已所行忠厚却不望人以過泰此又是盛德事加于恕一等矣
稱物平施聖賢處已待人之常道也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此是君子過甚之陰德寧我負人毋人負我此是小人之尤者所行之陰害

出處

中庸論聖人之道其大至于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至其收斂處却只說箇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可見出處事在吾道中最重

寬嚴

世論嚴者當嚴于左右吏胥而不當嚴于窮困之赤子世論寬者當寬于百姓而不當寬于奸豪猾黠之徒若嚴而用之當則嚴亦寬也若寬而用之不當其害民何可言哉世有縱容左右毀公玩法而獨以嚴意見

八

三

刑酷罰施于無罪之小民此最可恨

三才

人非天地無以生成天地非人亦無以自立三才者交相依附古今不毀辟如人在房室之中房室若無人住居亦易傾覆也

續經

予以五經易禮之外詩書春秋皆可續或曰得無蹈僭擬之罪子曰不然辟如祖父在前有所著述使其子孫能承其意而衍續之則為祖父者喜悅之不暇

而肯責其僭擬哉

文字

文字自六經降而有左傳莊子馬遷以至韓柳諸大家余謂韓柳諸大家以篇為文必讀完篇其旨意乃見莊子馬遷以句為文蓋雖一句中便極其工而意足也左傳以字為文蓋雖一字必工而意甚妙也至于六經則無意於文不求工于字句篇章而其文自不可及矣

澄養性情

意見

八

四

士大夫功業在外者不必十分留心但澄養心源要緊如中庸所云不見不動不言不賞不怒不顯皆在無聲無臭處做工夫大抵心源潔淨已是七八分地位舉而措之事業皆自然而然無難為者矣

天道

余嘗與人論造化所生之物自然而成者如果實雞卵之類多是圓必有方者山石間成方體亦非自然僅有方竹一種亦非四方可見造化以圓為貴而無方截廉隅老子曲則全之說非欺我也直方之道人

所以裁成天道者亦不可過甚

文章

作文不必論奇古須自成一家意見讀之首尾成章不逗漏便是好文且可觀其人之行事功業受用今人但務新奇剽竊全無由衷真的之見余粹之如常人衣布袍猶是好衣若以綾羅等制裁補綴其值雖貴終非完衣如貧家食菽粟尚是好食若乞兒從墻間乞得酒肉雖多終賤鄙可耻也

人心

意見

八

五

周末晉之請隧楚之問鼎實有窺覷周室之意當時不為公議所容竟不敢肆至陳恒篡弑孔子請討不遂人心已漸變故莊子有竊國者之侯之嘆至帝秦之舉魯連力止之亦人杰也漢之興董公三老勸為義帝發喪實見人心尚有古意至操莽而後人心習見以為恒古意不復存矣

知幾

易曰幾者吉之先見者也筆一吉字甚妙正要以凶為吉方是知幾之神若有凶則何貴于知幾乎樂記

則樂之道歸焉耳且言禮樂只用一樂字結之甚妙蓋其作用處禮多效驗成功處樂多是禮先樂後之言若說禮樂之道歸焉耳又何趣味

自責責人

今人談人則易自責則寬常見當事者指訕前人殆不容口及至觀其所為不若遠甚宋人詩云鮑老當筵咲郭郎咲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可謂曲盡事情

溫公通鑑

意見

八

六

予嘗謂司馬溫公通鑑既以正統歸晉則何不以正統系蜀想溫公自稱司馬孚之後畢竟是公中之私也

懲創

凡人性氣懲創人言告誨者終不能深入必須自家經涉世途自知痛痒其創方深如人有素性驕矜者一旦獲交天下英豪自顧所有如遼東豕則汗浹不已其驕放之痛不療而自除矣又如人有輕躁妄動者以未經傾跌一旦遇事齟齬深自悔艾則後有舉

動將慎重而不敢妄發矣此等方是真得學問

兩漢

偶讀史見兩漢之君所行政事大非東漢所及然西

意見

八

七

漢之末王莽容易竊之海內帖服而東漢之末至以
曹操之奸雄不敢遠移漢鼎天下卒至三分猶有蜀
漢延不絕之緒蓋東漢之亂亂在天下而腹心尚好
朝廷紀綱及正人君子不乏西漢則奸邪在內播弄
已久朝宁之間紀綱凌夷中正凋喪所以不同可見
人腹心有病強不足恃腹心無病雖弱可以少延也

七國

宋人論文帝不除七國為是景帝用主父之言除七
國漢卒以安然使七國尚存則王莽所不能篡漢天

下事變之事固非一端所能防也

易傳孝經

程氏易傳當與朱子本義并行孝經當以試士

難易

韓范富猷功名滿天下然古今如此者多所謂似難
而易陶淵明劉靜修皆身不與事然而明光日月所
謂似易而難

申韓

太史公說申韓原道德之意此語最好夫老子之言

意見

八

八

道德申韓之重名法迹者相懸遠然老子云失道而
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夫吾人之所
以敦崇倫理和洽事物者惟顏有仁義存耳老子却
以為粗只說個虛却把倫理事物都看輕了所以其
流之弊與慘刻刑名家無異道德者兼仁義而不用
申韓者背仁義而為用此所以迹異而其歸同也孔
子言仁孟子言義所以為中正之道也

房杜文章

世稱房杜無文章非無文也特其文如布帛菽粟不

與文士鬪巧耳

吏才

歐陽公曰凡治人不問吏才能否設施如何但民稱便即是良吏識者以為知言

辨才

世有外渾樸而中炯炯者真才也有外渾樸而中墨墨者庸才也二者亦難辨何以察之真才如人坐紗帷中秉燭光雖不甚露而時亦閃閃燦人庸者如坐暗室中無復可觀矣

意見

八

九

儒名

儒字古列于九流十二家至荀子乃稱大儒之效歸之堯舜孔子至宋儒益加發揮儒道始彰儒名始白荀子之功不減宋儒矣

二氏

莊子說有夫未始有始者釋氏無無亦無等語似乎渺茫不可究詰大抵是精入語今人粗心不能識得即如自心生出種種見解而外邊安能計其層數令收攝此心向內豈無階級特心粗窺測不到耳

不爭

天下有不如意事不當忿激與爭昔人謂世醜醜富貴者止如醉人弄酒風正可耐渠一餉間言雖謔而可法

觀世

山居觀世態紛紛歷歷如覩在中朝混揉未必然蓋傍觀者明自古如此堯夫曰遂令高臥人歌枕看兒戲

意見

八

十

識小編

明 周賓所

洪武通韻

洪武二十三年洪武正韻頒行已久 上以字義音切尚多未當命詞臣再校之學士劉三吾言前後韻書惟元國子監生孫吾與所纂韻會定正音韻歸一應可流傳遂以其書進 上覽而善之更名洪武通韻命刊行焉今其書不傳仍行正韻

大明今日曆

識小編

洪武五年十二月禮部尚書陶凱等奏言古者國有典法定著為令有違於令者則加以律故令與律相為表裏漢有令甲令乙後世守法之人有曰法者高祖之法也令律已行而今未備宜及時定令使有所遵守又考漢唐宋皆有會要宋會要逐日記載時政分門別類以憑稽考今起居注記言記事藏之金匱是為實錄凡各衙門欵錄及奏事簿紀載時政可以立法垂之後世者宜依依會要編類成書使後之議事者有所攷焉 上從之次年遂命纂日曆復纂皇

明寶訓惟大明令未見復修所行乃洪武元年修者

帝王廟

洪武四年 命官參考歷代聖帝賢王但在中原安養人民者合祭之自三皇至元世祖三十四位洪武六年禮官奏帝王內有父子祖孫相繼者合祭未安於是別立廟正殿五間畧如宗廟同堂異室之制三皇居中為一室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漢光武唐太宗為一室共一十八主皆創業者也其餘守成賢君一十六主令所在有司歲春秋各於陵寢致祭其後

識小編

八

二

復奉 旨除周文王唐高祖以三皇為一室五帝為一室夏禹商湯周武王為一室漢高祖光武隋文帝又為一室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為一室洪武二十年立今廟於鷄鳴山南又去隋文帝以三皇為一室五帝為一室夏禹商湯周武王為一室漢高祖光武唐太宗為一室宋太祖元世祖為一室歷代名臣從祀兩廡歲以秋八月擇日致祭每三年一遣官齋查香帛至陵寢祭之嘉靖九年南京歷代停祭二十四年七月撤元世祖并其從祀五臣

帝王廟從祀功臣

洪武二十年 上命禮部同翰林院國子學將歷代名臣功德兼全者考究以聞尚書李原名等查得風后力牧等三十五人以奏 上曰歷代名臣內未趙普是不忠太祖者不當從祀元朝既有伯顏其阿木安童不必入祭如漢陳平馮異宋潘美元木華黎等皆是節義兼美始終無過可與風后力牧等一體入廟祭之

孟子節文

識小編 八

三

洪武二十七年翰林學士劉三吾等奉 上徵天下耆儒同校蔡氏書傳賜名曰書傳會選又校孟子一書中間語言太峻者八十五條除之命自今八十五條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其餘一百七十餘條頒之中外俾皆誦習名曰孟子節文二書俱有板在南雍今殘缺矣

頒經瑞應

永樂十七年九月十二日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現舍利光如寶珠次現五色毫光慶雲

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又現寶塔金光徧地天花麗霄又有騰龍舞鳳麒麟獅子寶螺菩提樹旣而頒佛經佛曲為善陰騰書至淮安又現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中現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飛繞次年禮部尚書呂震副都御史王彰頒佛曲至陝西河南亦有慶雲圓光寶塔之應此皆留院故蹟所見者不知何以致此應耶聞陶真人為 世宗建醮亦有白鶴旋空之應或者此亦西僧之術耳

識小編 八

四

驃騎

禁中端午有龍舟驃騎之戲驃騎者一人騎而持鐵前行後騎繼之各於馬上呈弄巧技蓋以習騎乘云實元制也龍舟似亦有習水師之意

剪柳

永樂時禁中有剪柳之戲剪柳即射柳也陳眉公云人以鵝鴿貯葫蘆中懸之柳上彎弓射之矢中葫蘆鵝輒飛出以飛之高下為勝負往往會於清明端日名曰射柳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四三六

鹽利

儒者謂管仲煮海為霸國之術然歷代行之未有能廢者我利朝國賦所資於鹽尤溥以近日計之歲入餘鹽課稅等銀約一百萬三千兩有奇各遊中鹽引價約五十六萬七千兩有奇其於全賦蓋五之一云

誣告

永樂初凡誣告三四人者杖一百徒三年五六人者流三千里十人以上凌遲梟首其家屬遷化外近時誣告者罪止不應故其俗日盛

識小編

五

殿試易日

舊制殿試在三月朔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發引改於十五日至今因之

蔣山寺廣薦佛會

洪武四年十二月 詔徵江南高僧十人於蔣山太平興國寺建廣薦法會明年正月辛酉 上服皮弁備法駕臨幸寺中羣臣從 上攝玉圭升殿禮佛前後各再拜奏法曲者八已行三獻禮皆跪進清淨懺已聽法於徑山禪師宗泐受毘尼戒於天竺法師慧

日乃還自辛酉至癸亥凡三日 上之禮佛也雲中雨五色子如豆或謂婆羅子或謂天花墜地所變云事詳宋濂文集中

朱國臣盜事

朱國臣者京師大盜也其黨為劉煒劉大劉二劉三等十人萬曆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命其妻大作炊供夜半之食黨集而其妻睡失炊怒笞之逸出東市遇夜巡把總訊之故反詰云爾為何官曰吾夜巡把總也日夜巡獲盜有功當陞何官曰有功陞欽依或恭

識小編

六

將曰吾語爾吾家堂子術術有強盜十人可往擒之然須養我終身耳把總諾之果獲十人無脫者下法司具服而朱國臣云我等擒京師靖矣夜戶可無閉矣且吾告若凡訊獄不可不慎如石駙馬街周皇親之殺我也而坐使女蕭荷花凌遲家人斬豈不甚冤臨刑不覺為之揮淚李皇親朝房人亦我殺其婢與僕棄首飾於道而坐拾遺人以死又一寃也今吾不言誰復為鳴之者於是法司追問所治荷花獄者而免侍郎翁大立為民謫郎中徐一忠於外云荷花獄

事具徐太室集中茲不載

語言談

長洲張獻真

言有下流之言如暴棄誚謗之類是以有市井之言如炎涼貨利之類是已有荒唐之言如浮游不根之類是已老子云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莊子云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况言下流之言市井之言荒唐之言乎苟類斯言不為下流則為市井吾望汝曹為才子弟士君子而可有一於是乎鄭五花歇後語可鑒也然芻蕘之言狂夫之言又君子所聽而

語言談

八

一

察焉者芻蕘與狂夫非下流市井之謂也有理寓焉如孺子之歌夏諺之類是已下流誚謗市井貨利誤聽之不覺喜談而樂道不惟口不可得而言耳亦不可得而聞至謬悠之說荒唐之言尤不可不戒修其內則為誠修其外則為巧言易以詞為重上繫終於默而成之養其誠也下繫終於六詞驗其誠不誠也少見鄉曲有一前輩善為俳鄙頃刻成篇播滿人口以快一時之意於人若無大損而於已損德不少君子隱惡不談人過自是長者之道非懼善至此而不

識小編

八

七

爲也自有不忍言者此雖小惡終基大禍汝曹幸所見皆長者自能言以來耳不聞下流市井之言况俚鄙之詞乎吾深懼此事不得不爲杞人之憂漆室之懼子少侍文待詔先生之側常云人有一言涉於虛百行俱隳矣前輩之言有旨哉汝曹念之見富者勿談已之不足似乎有所求對貧者勿談已之瞻足似乎有所侈不問而告問一告二皆非也對長者切勿妄談他事涉於輕縱對處順境人勿多及沉淪蹉跌事遇失意人勿多談飛揚快利事見閒適瀟灑之容

語言談

八

二

勿論隱顯貴賤盛衰及風塵除日中事恐妨其雅懷且乖雅道自負之意適俗客世人當隨時應答勿引丘壑烟霞詩章文翰事恐拂戾其情語云可以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凡情多忌諱勿輕率談已胸懷恐誤觸人之忌犯人之諱亦足招尤陶淵明云悅親戚之情話情話豈槩施者哉蘇瓊守珍之清河太守道人研爲滄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縣爲徵每見談問玄理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啓口弟子問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路何出得

論地上事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馬人曰臧氏皆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顏子淵成童學孔氏之門問君子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爲已不重爲人不輕君子也問小人曰毀人之善以爲辨狹計懷詐以爲智幸人之有過耻學而羞不能小人也裴令臨終

語言談

八

三

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軟碧池繡尾魚未長漢書未終篇爲可恨爾張曲江語人曰學者常想胸次吞雲夢澤筆頭湧若耶溪書量既并包文情亦浩瀚陶淵明聞流水聲倚杖久聽嘆曰秋稍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文人矣李白登華山落雁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天帝座矣恨不携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戴顓春携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汝知之乎周曼語常帶華藻

李時安曰時方三月坐間生無數牡丹花矣張祐苦吟妻擊喚之不應以責祐祐曰吾方口吻生花豈惜汝輩宇文卓方執崑崙玉盞聽左丞檀超高談不覺墜地羣公對雪尚隆之日麴堆金井誰調湯餅吳永素曰玉漏天山難刻環珮李白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粲於齒牙時號李白粲花之論古人言談高者大都如此卑者亦不至令人洗耳管人在傭奴之中片言令人拔擢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太真終日無鄙言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王

語言談

八

四

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猷寒溫而已既出座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詞寡躁人之詞多推此知之宋史載孫甫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之時人言終日讀史不如一日聽孫論言談如是斯無惡於言談矣子從弟鳳文廷儀輩謂子出語皆成章雖對覘狎未嘗發一鄙語予不能然羣從所見有如此

金人之三緘白圭之三復慎言故當爾是編猶為

多口

語言談

八

子元案垢

燕泉何孟春

看書如服藥藥多方自行此前輩語人不能無病藥不可妄服前輩非聖之書不讀養蒙之道先入之言以為不可不慎乎

宋景文嘗自言手抄文選三過方見佳處洪景廬亦嘗手抄資治通鑑三過始究其得失彼於文史間且用力如此有志大儒焉經學者可草草乎

天之黃道可見處著後秋分前晴朗日沒時于高處
子元案垢 一

向南視之若虹霓斜界雲氣皆不敢入者是也

禹水紀并水經皆以崑崙為地之中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萬里而以為中者東南皆水水土在天運間要不可定論也

今世觀擬富貴者正如醉人弄酒風觀者正可耐渠

一餉間耳

楞嚴經五種辛菜注云一大蒜二茗葱三蔥葱四蘭葱五興渠與道家五葷之名不同要之皆記之所謂葷也

吏部尚書韋陟以宗人伐墓伯坐不相教貶絳州刺

史此法今無聞矣

易陽奇陰偶天一地二宋人易義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一大二小天示字也天曰神地曰示

禮竈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注老婦先煩器也祭竈以祭先煩也今俗祭竈必辟婦女竟不知何故

子元案垢 一

二

說郭續目錄

司第十六

西樵野記

侯甸

甲乙刺言

胡應麟

寒漿膚見

毛元仁

語窺今古

洪文科

詢葛錄

鬻名

新知錄

劉仁義

涉異志

閔文振

說郭續目錄 頁十六

前定錄補

朱佐

維園鉛槧

謝廷謙

攬菴微言

顧其志

墨池浪語

胡維霖

雪濤談叢

江盈科

春雨雜述

解縉

世說舊注

楊慎

西樵野記

吳郡侯甸

幽怪之事固孔子所不語然而使人可驚可異可憂可畏明顯箴規而有補風教者此博洽君子不可不知也余嘗得前代數事第恐涉於虛遠且記載者居多固弗敢贅自 國朝迄今其有得於見聞者輒隨筆識之凡一百七十餘事名曰野紀噫余性孔魯然每見小說竊其愛之亦性之一偏也
本朝官妓

西樵野記

國初於 京師管建妓館六樓於寶聚門外以宿商賈時雖法度嚴密然有官妓諸司每朝退相率飲於妓樓詠歌侑酒以謀斯消之歡以朝無禁令故也厥後漫至淫放解帶盤薄牙牌繫繫懸於窓榻竟日誼呶政多廢弛於是中丞顧公佐始奏革之故挾妓宿娼者有律耳

水關

貴州普定衛有二水一曰滾塘寨一曰關蛙池相近前後吾吳人從軍至此夜聞水聲搏激既而其響益

大居人闢戶視之噴面波濤竟不可通坐以伺以
二水一洞一溢八以為水關吾不知其何也

報狀元

成化丙戌與邑人劉忠同赴春闈
難以家苦遂棄職在京師令館蓋為他人有之覓一
勝室塵垢甚梁掃除間梁上墜下一點羅素絲篋
視之模糊莫辨乃以水固泥之圖有一枚榜上法
鵲款書報狀元三字羅儂之圭角至至出曉
皆登第羅倫則狀元也

西樵野紀

鬼觀戲

弘治癸丑湖州公 敷演梨園飲客酒罷夜有
白金半錠愛之諸優如召從至一大厦唯梁齋
間章縫畢集惟餘金 可嘆王 云云今夕
越盾故事直未許鳴 之未曉復垂
元乃一古廟試以 氏曰 國初
書舊遊地也

學堂

舊制生員惟有廩膳增廣雖然廩膳有額增無額成
化初京師語曰和尚普度秀才拘數禮部姚夔請奏
故附學立焉

本朝丞相

本朝承宋元以來亦嘗置立丞相若在廣洋胡惟庸
等俱在相位洪武八年 皇祖欲出師北伐相府因
有井油之變事覺於內豎獲伏兵百數斬之由是始
置三公閣內以備顧問而丞相廢革矣

盛景華瘞師

西樵野紀

盛景華吾吳徵士也有翰林待詔李貞臣洪武初棄
官如吳景華廷之俾教諸子李以無嗣卒景華勒銘
石於葬祖塋之側歲用二享今子孫亦如之

一孕五兒

天順中有民妻一孕五兒體貌無異森然無一天者
母亦無恙此事聞之非誣而往往不詳其姓里或曰
楊州人成化間諸子爭財析居時巡撫畢公案蒞吾
蘇其父母率諸子來決訟故蘇人習知之未暇究其
案廣也

鬱林太守石

昔漢末吳郡陸公積為鬱林太守泛海而歸唯一空舟因恐覆舟載一巨石鎮之至吳棄于襄門之野埋沒土中已為民家居址久矣然亦有識者過而謠曰此鬱林太守石也弘治丁巳聞有代巡樊柱史命有司督役夫曳置察院之側題其楹曰廉石建亭覆之海島人

成化辛丑蘇衛數軍士被公遣赴崇明事畢泛海而歸為大風飄至一島山麓曠異一人從林中出長可三四丈深目黑面瘳醜不可喻見數人悉以藤貫掌

西樵野記

四

心繫於樹下已而復入眾極力斷之而竄始放舟前者偕數輩狀貌無異蹲立水滸以手攀舫舟中一勇士急擊刀斷其指始獲捨舟而去辨之乃一指中一節耳試以小尺度之尺有四寸因獻嘉定令今貯藏中

天愁

弘治辛酉閏七月二十一日午後陰雲密布迷漫欲雨者然俄聞空中聞然有聲約二刻乃止識者以為

天愁

黃菜葉

偽吳嘗用黃叅軍敬夫蔡叅軍彥文葉叅軍德新圖事三人皆迂澗書生不識大計洪武丁未春太祖下江南三人皆伏誅其屍風乾於旗竿之首初吳中童謠曰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菜葉一夜西風來乾別於是知童謠始驗

虐斷

洪武間人有隨母改嫁者以繼父疾割股愈之有司

西樵野記

五

以孝聞 上曰繼父爾之讐家也割父遺體以愈讐家是不孝也乃置之法 虐斷若此臣下固不識也

奇神

鄉人顧綱卒煞回適值夜中其妻設香楮牲饌于靈几闌中障以彩綺合門盡隱隣舍獨留一媪守家媪厨下久之見一物其狀如猿而大如犬繫綱從甕中而下據案啖牲饌見媪連杖捶之媪肆號呼眾趨入室已失之矣

被錢詩

吾吳李氏女善詩拾一開元 錢詠云半輪殘月掩
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青光未被時買盡人間
不平事詩固難於婦人所作而亦慨世衰薄故識之

骷髏誦經

江夏悟真寺一僧法名元仁秋夕月朗輒出山門聞
步聞誦華嚴經聲不絕元仁諦聽之未得所在悵然
而歸次夕令諸徒復詣聲處聞經聲出自土中卽以
曳杖畫記翌旦啓壤乃一骷髏皮肉悉腐獨唇舌鮮
潤元仁持歸以石匣韞之外護藥穰置於廡廊至夜
經聲如故觀之者以億計未旬月爲客僧竊之而去

西樵野記

入

六

韓公斬人

韓公雍總督兩廣軍中獲一善星象者懼其妖言惑
衆命斬之及斬公試問之曰斬汝者誰與星士曰緋
衣人公特命創者更白衣斬之以破其言公謂術斯
妄矣後問諸創者乃裴姓也公愕然又斬一人首什
地其人兩手捧其首疾趨數步而蹶

賜中舉人

劉學士儼景泰中典北畿秋試取江陰徐泰爲解元

泰本富族有欲更爲親厚薦者奏儼與泰有私儼欲
扣關力辯禮部請以覆試 上從之召五經魁士親
試禁中彌封以示閣老某某取次拆封一與原榜無
異仍賜泰爲解元時目爲 欽賜舉人

蛇菩薩

京師西山寺有二青蛇大者長五丈二三小者長四
丈五六如人至僧乃呼蛇以酒肉飼之二蛇輒引喙
出入無憚人或遠蛇身旋轉一過謂之不絕人身故
謂之曰蛇菩薩

西樵野記

入

七

甲乙刺言

東越胡應麟

蜀僧

余過京口見鄔佐卿語曾于甘露寺遇一蜀僧與接
言論蓋深于禪理者因數數往還佐卿適有所負迫
窄無以應爰見于色僧問曰君須幾何而形困若此
鄔曰此方以內煎熬地獄非十金不能免此僧持几
上煮茶銅銚視之曰此踰十金矣便命索炭鄔異之
即以燃炭僧出袖中一包出藥七許以銚周身擦抹

甲乙刺言

此藥藥盡着火中燒令通赤急索酒淬之尋以水洗
則成銀矣鄔遂得緩子錢之急明日往謝僧已行矣

方子振

人多言方子振小時嗜奕嘗于月下見一老人謂方
曰孺子喜奕乎誠喜明當疾我唐昌觀中明日方往
則老人已在老人怒曰曾謂與長者期而遲遲若此
乎當於詰朝更期于此方念之曰圯上老人意也方
明日五鼓而往觀門未啟斜月猶在老人俄翩然曳
杖而來曰孺子可與言奕矣因布局于地與對四十

八變每變不過十餘着耳由是海內遂無敵者余過
清源因覓方問此方曰此好事者之言也余年八齡
便喜對奕時已從塾師受書每于常課必先了竟且
語其師曰今皆弟子餘力請以事奕塾師初亦懲撻
禁之後不復能禁日于書案下置局布筭年至十三
天下遂無敵手此蓋專藝入神嘗夷吾所謂鬼神通
之而不必鬼神者也

酒肆主人

余過淮陰市中憩一酒肆主人約五十許人與余談

甲乙刺言

酒事各極其意主人忽瞪目視余曰觀君似解操觚
者余謝曰非日能之嘗窺一斑矣主人遂與余論詩
上自三百漢魏下及六代三唐以及我皇明無不畢
當歎蔡因命酒對坐劇飲復論天下事事至于千古
興衰每太息流涕忽向余曰吾聞海內人多矣少得
似君君得無金華胡元瑞乎余曰是也余因詢其姓
字主人曰肆門所書張叔度是也余復問其鄉縣主
人曰吾無何有鄉之人也余笑曰地且不得曾謂張
叔度是丈人姓字乎主人起顧余笑躍身入內曰母

多談君且休矣明日索與相見衆備保曰主人仗一
劍躍馬去矣余遂窮問其人則曰主人有錢數百千
令我輩張肆于此其出處從不能悉也余意必江淮
大俠託于市隱者耳

天上主司

乙未春試前一夕余忽夢見冕服一人坐殿上召余
入試既入則先有一人在坐者呼之曰易水生未幾
殿上飛下試目一紙視之有晉元帝恭默思道七字
翻飛不定余與易水生爭逐之竟爲彼先得余怒力

甲乙判言

八

三

往闢擊而覺爲不怡者久之及入會場第一題是司
馬牛問仁章始悟所謂晉元帝者晉姓司馬元帝是
牛金所生以二姓合爲司馬牛也恭默思道是詔言
破無意耳可謂大巧第易水生不解所謂及揭榜則
湯賓尹第一蓋以易水二字爲湯也然夢亦憤憤書
法以水從易音陽非易也觀此則天上主司且不識
字何尤於濁世可衡者乎

李惟寅

李惟寅太保別僅一再易涼暑耳遂不良于行蹒跚

出見客道故殷勤至涕落不能止因念走馬長干鐘
陵躍澗時何輕捷也而一旦衰憊爾爾乃知人生壯
盛足恃幾何不覺覽鏡亦爲髣髴興嘆

趙相國

趙相國以東事憂悴時或兼旬不起余往訪之適日
者王生醫者李生兩人在坐相國謂王曰我仇忌何
日出宮謂李曰我何日肯肯去體余笑曰使石尚書
出京便是仇忌出宮沈遊擊去頭是膏肓去體相國
爲之默然

甲乙判言

八

四

劉玄子

劉玄子從朝鮮還言彼中書集多中國所無者且刻
本精良無一字不做趙文敏借爲倭奴殘毀至圓洞
之開往往以書幅拭襪亦典籍一大厄會也因目不
忍見每命部卒聚而焚之余乃知國初朝鮮獻顏子
朝議以僞書却之此四庫之所以不及前代也且如
今中秘所藏如子華關尹亢倉之類果皆出于諸賢
手乎嗟嗟真以爲僞僞或爲真惟具眼者能別其真
與僞耳

王長卿

王長卿新安人能詩其內人精于絃繡嘗觀其繡佛
織密絢爛而髮絲眉目光相衣紋儼若道玄運筭余
所見宋繡最夥此繡當不多讓即謂之絨王可也王
行甫汪明生諸君多以篇詠重之第性嚴妒長卿往
朔方謁周中丞慮有外私使向繡佛前受邪滯戒而
去

王太僕

天台王太僕嘗言天台名山無踰五岳皆得覽其槩

甲乙刺言

五

矣未有若峨眉之奇峻者余嘗宿絕頂光相寺于時
早秋曉起遠望寒冽不減嚴凍為體戰齒闕不能止
時寺鷄三號耳殘月猶在遠見西極荒垂有一點尖
明若火光者因以問僧僧云此天竺雪山為初日所
照也始亦未信頃之日出而此山隱隱炫耀天際已
而日色徧滿大千則山光不復明矣但見一粉堆耳
余味此言乃知佛經言初日始出先照金剛山頂為
足證也

青鳳子

新安楊不非精于鑒別法書各畫吳用卿所刻新法
皆其審定鈎摸上石不棄鄉人有得一石子水濱狀
如鷺子而青瑩可愛楊以千錢易之恒以自隨作鎮
紙及楊來燕有外國人數來看之不忍釋手楊詢之
其人曰此名青鳳子即吾土價亦不貴于是聲價一
且貴踴有一兩殿供事許以千金易去進內閣為禁
中寶重夫此一石也弃之水濱與瓦礫無異一遇知
者遂為上方大寶物固有遭與不遭如此哉

博古圖

甲乙刺言

六

鄭錦衣撲重刻小幅博古圖其翻摹古文及雲雷饗
餐犧獸諸象較精于前且卷帙簡少使人易藏雖寒
生儉士皆得一見商周重器大有裨于賞鑒家第一
序艱滯可笑人謂可比樊宗師余謂非也此猶閩粵
田農卷舌作燕趙語耳足為圖減價落色

曹娥碑

聞吳閩韓太史家藏曹娥碑真蹟書法甚佳而有識
者謂是贗本何者碑辭本作可悵華落乃以可為何
當是臨書人不解文義而悞書之耳余謂墨蹟真贗

我則不知若曰可恨則是唐人字面矣且觀其上文曰生賤必貴利之義門下文曰艷冶竊窈永世紀神則可恨有勸慰之意如作何恨便與上下文不相協矣讀者當自得之

沈惟敬

沈惟敬以落鳧僑寓燕中寓傍有閒屋使賣水擔子沈嘉旺居之嘉旺本樂清趙常吉家蒼頭幼爲倭奴所掠載還日本凡十八載泛海而還還復走燕依趙趙無所用之故賣水以自給惟敬暇則時時從嘉旺

甲乙刺言

八

七

談中情俗雖器什鄉語無不了悉會石大司馬經略東事而石寵姬之父袁某恒從惟敬游惟敬日與袁言中事若身至之者袁以告石石遂召與相見與語大悅遂奏受游擊將軍奉使日本而有封貢之說矣惟敬妻姓陳名澹如本故僭也惟敬既遠使石每到門慰籍至以沈夫人呼之真可謂能下賤矣弟下非其所當下爲可惜耳

賀啓露布

有一近來聞人賀翰林某啟曰通藉玉堂帝亦呼

庶吉之士校書天祿人皆稱劉更之生此與昔人身坐銀交之椅手持金骨之朶可謂今古捧腹又曾見寧夏露布以祿山之亂對宋江之強彼以山對江自謂絕異不知轉入惡道是以王元美先生謂近來修史之難政謂此耳如此等一番大舉動載此露布一通可乎

卵燈

余嘗于燈市見一燈皆以卵殼爲之爲燈爲蓋爲帶爲墜凡計數千百枚每殼必開四門每門必有榱拱

甲乙刺言

八

八

陳紀傳

臨胸馮少宗伯嘗問余曰范曄書陳元方傳與邯鄲淳碑辭稍異將從碑乎從傳乎余曰觀元方傳便見蔚宗作賊腸腑蓋碑文明說以何進表荐拜爲五官中郎將而傳則刪去第謂董卓人洛陽乃使就家拜官是陷陳入于卓黨以爲彼所謂名賢亦復爾也至于謀說呂布絕婚袁術一事乃元方爲國破奸一點

赤忠所在竟抹敘不書益以見小人不成人之美如此理當從碑傳不足據也馮為首肯

李長卿

李長卿嘗言自古大篇名什銷沒沉湮令人搜募不得至于學究所攻如千家詩及巷里村詞如呂蒙正蘇秦劉知遠之類雖窮邊瘴海莫不誦讀唱演我不知其何所感格一至于此余謂天下多凡眼俗耳惟近于凡俗則行之必遠此亦勢也故我輩捉筆得與千家蘇劉傳奇爭上下便足千秋矣不覺相對大笑

甲乙刺言 八

九

魏總制

人傳紫陽魏總制與緝水沈中丞不協當朔方變起時賊誘 深入以撓我師我師多挫衄不得逞然魏往往掩敗為功會題沈多不與魏益恨之時沈軍固原值 過靈州而南魏令烽砲毋達固原 遂奔至聞沈數日而去余謂邊塞烽燧自有軍法何得至此恐言者之過及見中丞容姚士恭集上詩有豈有勝兵雄九地不傳烽火到孤城之句乃知人傳者不誣也夫大臣為國家折衝禦侮以當一面正須其分猷

念協力相為乃欲以敗為功欺誤朝廷固罪在不赦更復嫌忌同官以 狎中此又刑書所必討者也

合香杯

都下有高郵守楊君家藏合香玉杯一器此杯形製奇怪以兩盃對峙中通一道使酒相過兩杯之間承以威鳳鳳立於蹲獸之上高不過三寸許耳其玉溫潤而多古色至碾琢之工無毫髮遺恨蓋漢器之奇絕者也余生平所見寶玩此杯當為第一

薛校書

甲乙刺言 八

十

京師東院本司諸妓無復能者惟史金吾宅後有薛五素素姿度艷雅言動可愛能書作黃庭小楷尤工蘭竹下筆迅掃各具意態雖名畫好手不能過也又善馳馬挾彈能以兩彈先後發必使後彈擊前彈碎于空中又置一彈于地以左手持弓向後以右手從背上反引其弓以擊地下之彈百不失一也素素亦自愛重非才名士不得一見其面又負俠好奇獨傾意于袁六微之余笑謂袁曰袁黑橫得素素相憐能無為我輩如殺素素好佛師俞羨長好詩師王行甫

人亦以薛枝書呼之雖篇什稍遜洪度而衆伎翻亦昔媛之少雙者也

吳少君

余下第後吳少君忽從北來人寄余一絕云趙氏浦城辨得真幾年聲價重西秦從來有眼皆能識何意猶逢按劍人得詩數夕後夢少君曰余詩中按劍人明日謹避之余亦不解其意明日飲朱汝修齋頭以口語相諷趙常吉忽使酒至按劍欲甘心焉汝修力救余得絕袖遠柱而逸趙猶率奴丁數里追索此余

甲乙刺言

十一

平生所遭最大危厄乃從朋友得之尹公佗良爲多愧而少君一詩遂于夢中點出趙氏按劍四字大可惟也

友人

友人嘗從關中來言自環慶以北不復見山每從馬首極望惟見平沙際天千里超忽俄有橫山嶙峋可人忽焉滅沒知是雲也余後讀俞羨長詩云惟有故雲似遠山乃知是真境也又言固原都御史行臺後有園池池北有堂池上有亭堂之額曰天光雲影亭

之顏曰牛泓方塘棹楔之前日源頭活水後日清如許凡歷四中丞所題僅用朱晦庵一絕句耳又言環縣御史臺廳事寫李獻吉天清障塞收禾黍日落溪山散馬群爲柱聯但收落爲轉真所謂點金成鉄也

前定命

都下有抄前定命者其辭皆七言而村鄙若今市井盲詞之類其言自父母妻子兄弟貴賤庚甲皆具人皆狂駭以爲神也雖三公九卿莫不從風而靡以爲此邵堯夫再來也不知此皆從京師日者購其年庚

甲乙刺言

十二

履歷預爲撰集使人身自覓索以駭眩之耳如余未嘗以命問京師日者則覓之不復有此命矣且未有文理村鄙若此而足以定人之貴賤壽夭者也其事易見何不少察而明墮于其偽術乎

邊道詩

有一邊道轉御史中丞作除夕詩云幸喜荆妻稱太且斟酒樂陶陶蓋部民呼有司卷屬惟中丞已上得呼太太耳故幸而見之歌詠讀者大爲絕倒然此特近于俚鄙耳至若閩人王少白亦作卽爲衆所

傳誦如宋人日出卓八脚之類最多好事故為鑿板書價一旦騰踴買者如市蓋人喜得之用為笑資耳亦詩道一惡劫也

都下詩

余頃入都詞人益寥落無幾而所見篇什惟吳允兆秋草十詩及汪明生秋閨雜詠翼翼可誦其他惟柳陳父元夕一結云看他何處不娛人及楊不弄溪上偶成沙頭小鴨自呼名而已至如朗哉公翰諸君都不復進亦足以見詩道之不振也

甲乙刺言

胡孟獲

十三

胡孟獲嘗言于任城客邸遇一人豐頤長髯頭着青幘身被布袖手捉一扇來謁胡胡與之言則道流也須臾拉胡上太白樓下瞰南池遠眺泚水割然長嘯有如鳳音因相與對坐道人曰倉卒無以為娛聊與君飲遂出一盤如赤玉徑八寸許光瑩可愛又出二杯則琥珀也胡意安所得酒饌乎未幾以盤向空言曰取無覓價來忽見鹿脯滿中杯紅香撲人矣心益大駭既飲而杯復滿膺亦不見贈戒道流更言曰

明日在酒清風滿衿不有歌舞多負佳客因向南招之頃之有白鶴一雙自南而來下集客前相對鳴舞胡不覺五體投地曰凡夫不知賢聖願知此身昔所從來今何抵止幸一為指示道人曰人有星宿降謫身有菩薩出世身有真仙再來身有山川孕靈身有鬼神託見身汝是匡廬山伯來所從來止所從止後當自驗吾乃言天地之秘未敢盡泄胡因歷以在朝諸大寮問則曰趙相國是天日上真張相國是旌陽顯化陳相國是參水猿沈相國是南濱公孫太宰是

甲乙刺言

十四

金天上相孫少宰是文昌司命楊尚書是司祿諸侍郎是司祿左相范尚書是貴相馮侍郎是壁月烏劉侍郎是江伯曾侍郎是南岳副司命石尚書是武曲李侍郎是北地主者沈侍郎是優波離尊者蕭尚書是折威星呂侍郎是尾火虎徐侍郎是營室裘總憲是左執法李臨淮是次將李寧遠是上將軍胡欲更問諸公而忽聞窗外大聲曰盜道多言有翅不翥道人曰余過矣余過矣遽起長別不知所之余笑曰可惜此問答只成得一部天上縉紳耳何不問胡元瑞

以上應少微庶幾解俗乎

黃白仲

黃白仲寓居武林余往訪之適有友人携一名姬邀余兩人赴飲黃便入內少時其容有變復以他事談說許時遽者益急言主人候湖上久矣余欲捉之偕行黃復身入內余聽之聞刺刺詈聲余知其以妓故不敢往也故促之黃不得已與余相赴日未晡黃便謝歸主人留之不得遂去明日余往問于黃曰年餘四十遂乏血胤雖一似人女婢亦不能居命也奈

甲乙刺言

八

十五

何更問昨者送回之狀曰凡赴妓席必涕泣至歸方已又問如遠出何以制君曰出必歎血蒞盟余因大嗟曰余方愧王茂弘九錫不意足下更是馮敬通也

知已傳

余嘗于潞河道中與嘉禾姚叔祥評論古今四部書姚見余家藏書目中有于寶搜神記大駭曰果有是書乎余應之曰此不過從法苑御覽魏文初學書抄諸書中錄出耳豈從金函石篋幽岩上窟探得邪大都後出異書皆此類也惟今浙中所刻夷堅志乃吾

篋中五分之一耳別後乃從都下得隋盧思道知已傳二卷上自伊呂下至六代由君相父兄妻子友朋外以及鬼神禽畜涉于知已者皆錄第諸葛孔明與先主最相知以為有君自取之一語為大不知已不錄蓋有激乎其言之也因尋校此書惟隋志有之自唐已下不復有也能不愧金岩石篋遠以語叔祥者乎

廁籌

有客謂余曰嘗客安平其俗如廁男女皆用瓦礫代

甲乙刺言

八

十六

紙殊為嘔穢余笑曰安平晉唐間為博陵縣鶯鶯縣人也為奈何客曰彼大家開秀當必與俗自異余復笑曰請為君盡廁中二事北齊文宣帝如廁令楊愔執廁籌是帝皇之尊用廁籌而不用紙也三藏律部宜律師上廁法亦用廁籌是比丘之淨用廁籌而不用紙觀此廁籌瓦礫均也不能不為鶯鶯要處掩鼻耳客為噴飯滿案

余從錄中清泠點沸得此抄本校得二十字已復得五字顧不知錢板後何如耳昔人謂校書如

掃落葉隨落隨掃亦是一適張元發識

甲乙剽言 十七

繁縟見

甬東毛元仁

誤術

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世世以泝泝統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客得之以說吳王吳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少史子曰夫以無用之術始則不吝百金之費斷乃卒致裂地之封蓋其術也但可以用之於泝泝統之藝而非可用之於戰陣之間者也吳王不知而輕用之然則泝泝統之人果繁縟庸見

爭證

昔者秦綏死其長子得其術而醫之名齊于秦綏其二三子者不勝其忌於是各爲新奇而託之于父以求勝其兄非不愛其兄也以爲不有以異于兄則不得以同于父天下未有以決也他日其東鄰之父得

緩枕中之書而出以證焉然後長子之術始窮于天下少史子曰有所訟者必有所質也苟不稽實訟可聽虎是以爭鷄之訟有菽粟之證爭牛之訟有放歸之證辨賦之訟有摸鐘之證否則鼠牙雀角穿屋穿墻者誰能勝其辨耶豈惟辨醫緩三子之術而已哉故曰簡不聽又曰閱實其罪

虞害

秦人有置條蹄而得虎者虎怒跌蹄而去昔有人爲蠱蛇螫其手其人則斷其手少史子曰虎之情匪不愛其蹄也不以環寸之蹄而害其軀人之情亦匪不愛其手也不以一手之微而捐其命其所全者重其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逃而忘復如虞公不知晉文公屈產之置條垂棘之螫手冥頑不靈遂至亡國愛小利而不虞其害惜哉

放心

孟子言求放心康節曰心要能放二者何相反也少史子曰放心者心馳於外如雞犬之出不求則不得也心放者能盡其心如鷹隼之翔于雲霄而機繫固

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廣大流蕩者失其本心廣大者擴其本心

觀物

昔李白把酒問月庾亮乘樓咏月謝惠對酒醉月是三子者其果有獨得之趣而見道之深耶少史子曰噫是皆適興于一時玩情于旦夕醉生夢死抑何望其觀物理而見道之深也哉然惟孟子容光之照周子光霽之懷程子吟弄之趣朱子秋寒冰月之句茲固觀之以理而翫之以心者若夫寫景岳陽模像滕

閣蘭亭醉翁之遊赤壁黃州之玩皆能收景物之熙明悉造化之情狀而感慨忘情若羽化而不能自己謂之玩物可也謂之善觀物不可也謂之適情可也謂之見道則未也噫今之人非惟不能觀物亦且不能玩物非惟不能見道抑且不能適情佳時勝景不易得也萐萐碌碌患得患失殆無虛日殊不知青髮易皓朱顏難售童冠相借風浴惟時與點之意吾何獨不然

斥邪

蜀之犬吠日越之犬吠雪少史子曰夫犬一也而一則吠日一則吠雪何也以其見與不見耳夫怪生於罕而止於見赫赫當空者謂之日粲然徧空者謂之星油然布空者謂之雲隱然在空者謂之雷突然倚空者謂之山緲然際空者謂之海是亦可謂怪矣而舉世安之而不以為異者見也今之人未見之物而驟見之心愈疑而事愈絕舉措乖張心志靡定立壇設醮以求安于一時適人未見而疑之耳故獨犬吠日而越犬吠雪者非日雪之異見與不見之異也使寒黎庸見 八 四

着愛

管瀆韓詩外傳至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哭甚哀問之婦人曰向刈蒼芒吾簪是以哀也少史子曰婦人之哀豈緣于物哉緣情以生愛緣愛以生哀理則然也故斜谷之鈴溺愛者思之思在人而不在鈴也鄰人之笛懷舊者感之感在人而不在笛也

繪事

古人云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少史子曰然則言語文字果足以繪道也耶故陰陽繪于易而消息盈虛之理不能盡其象政事繪于書而禮樂刑政之體不能盡其道性情繪于詩而喜怒哀樂之發不能盡其意飾文繪于禮而升降揚棄之規不能盡其儀賞罰繪于春秋而威福與奪之施不能盡其權夫是以太玄洞極欲以擬易帝王誥詔欲以擬書唐詩杜律欲以擬詩家禮以擬禮綱鑑以擬春秋是亦盡其有餘不盡之故也豈惟雪之清月之明花之馨泉之聲人之情而已哉

寒黎庸見 八 五

孟浪

昔有人朝三飯于家而致其隣以碎穀之方又有人十年空言以報仇而不敢動又有人終日彌劔以刺虎見虎而又反却走者少史子曰空言無實君子病其誕人言不慙聖人知其難夫有辟殺之方則家之三飯何為耶遇仇不動則十年之圖報何為耶見虎却走則終日之彌劔何為耶是以不言而射行者萬

石君之所以見稱以清談而廢事者司馬氏之所以自敗故議論多而成功少者達人之所深戒

來美庸見

六

語窺今古

清源洪文科

偶錄

乙卯季夏同方孺顯鮑雅修客蕪關吉祥寺時案頭有李于鱗選詩一冊雖平昔所觀覽其間補註多警語恐過目遺忘因錄之如王勃別薛華詩云送送多窮路皇皇獨問津悲涼千里道婁斷百年身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無論去與住俱是夢中人又如明皇登花萼樓聽歌李嶠詩云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

語窺今古

八

一

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飛二詩皆窺破闖浮世界讀之令人爽然偶錄之于閱曇花記自悟一首有舊歡皆是幻新寵亦非真總屬空中境渾疑夢裡身童顏難再得老髮易催人試看荒郊外峻峻白骨新之句亦附之以續貂云

托言

圯上老人古今異人也世云黃石是其後身誤矣當時命子房取履橋下已知孺子可教但惜其悻悻一擊客氣未消故抑之授書而為王者師焉日十三年

見黃石即我乃仙去托言豈真也耶獨前知十三年後從高祖過穀城山下為奇耳子房取黃石而葆祠之是無忘本師之誼亦豈以黃石為真老人也

言可觀人

夫言者心之聲也在聖門每令弟子言志漢高觀始皇東巡曰大丈夫當如此也其言何等雄渾何等淵大即預知為帝者之言在項籍則曰彼可取而代之言雖豪邁不迨劉季遠甚人固知為霸者之言矣而蘇秦引椎刺股時便以出金玉錦繡取卿相為志後語窺今古 八 二一 果佩六國印獲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之利耐其素心非宿昔所期待者乎若晚近過為無稽以欺世者尼父所謂其言之不作者也

勉強

古云事在勉強而已又云勉強行道又云勉強加冷飯吾人艱難處世存一勉強之心即甘淡薄守寧靜之意志氣 何宏遠勳猷不可至乎後人水陸備陳窮口腹之欲裘馬休休獲即次之安縱情逸樂恣意驕奢天下事不可為矣且宴安酖毒伐性之媒身

命亦隨喪亡焉是亦未識勉強之義也

遵成說

瓜李之嫌自昔警之至今形之章奏見之詩篇雖三尺童子習知之矣然瓜田不納履田也桃李樹下又可整冠乎均有不可之嫌而獨言乎瓜李何也前人之成說止有兩者之喻是以後世遵之不替此所謂舉一以見百又焉能槩述天下物以垂訓哉

竊附風人知己

語窺今古 八 三

嘗讀孟浩然松月夜窓虛之句固深喜其命句之工猶未得其逼真之妙丁巳冬寓歷山官署短檣外松栢森森夜深月出東山之上影映窓間高眠卧榻見枝幹縱橫清輝照耀雖畫工不能描其巧懷愁不寐之人觀此景象粲然在念幽恨關心慨世路之多艱哀浮生之若寄撫景興懷又將何以為情耶當日浩然舉此為明皇誦誠哉最得意之詩雖遇最失意之日亦命也予生千載後觀此詩之景契此句之神竊浩浩然知己之未

節飲食

古云節飲食以養其身吾獨怪夫耽麩者翦精沉飲為長夜之歡擲雉呼盧須傾百斗竟醉矣乃服葛根湯以解醒嗜滋味者恣意烹調羅肥甘於几席盤食擺列不厭飲不休竟飽矣乃啜苦茗以消悶夫任情醉飽又憑茶葛二物以消磨是何異揖盜入門伏兵勒殺真以吾腹為戰場損傷腸胃多矣與其消解於後孰若適可於前故節之一字當味也

傳奇之盛

語窺今古

四

往昔英雄豪俠秘計奇謀可喜可驚真足照耀千古太史公紀之詳矣然天下豈皆操觚染翰之士按籍而觀者寧幾何人匹夫匹婦茫乎未知也我朝騷人墨客作統紗紅拂竊符投筆等記其間慷慨悲歌風流豪邁樹蓋世洪勳之奇男子其超塵偉識之俠婦人編之詞曲演之壇場俾當年行事歷歷如在目前凡有血氣者咸知奮發誠感激人心之一助可謂盛矣如觀此而徒以聲音衣服與傀儡同類而共笑之真所謂木石人也

山水之綠

五嶽為中原勝槩予家清源僅僅兩謁岱宗焉北庚寅浮瀟湘過衡岳而未登徒瞻三十六峯之勝壬辰使蜀經華岳亦未上遙望蓮花絕頂之奇自媿分綠淺薄由名山可企而不可親此中歎然至今矣乃游燕都數四密爾滿井西山客金陵幾年棲霞牛首又

語窺今古

五

夫

戴巾之濫

晉漢唐巾乃先朝儒者之冠我明典科甲監儒兼而用之數十年前人心猶古非真斯文盡安分焉漸至業鉛槧賦詩章者戴矣此猶之可也邇來大可駭異一介細民耳未聞登兩倅而入螢宮一丁不識驟獲資財不安小帽巍然戴其冠翩然大其袖揚揚平康曲里此向巾哉曰銀招牌也至於諸人亦借用之曰省錢帽也一人僥倖科第宗族姻親盡換儒巾曰蔭

襲巾也故諺有滿城文運轉遍地是方巾之謂噫亦太濫矣獨惜此時臺中乏人不然朝廷當差巡巾御史攬轡中原遇此輩杖而裂之可也

王官十事

一曰習儀拜牌二曰接詔送表三曰收護四曰春秋祭壇五曰朔望朝王六曰拜千秋七日兩臺作揖八曰計期支俸九曰手談消日十日染鬚夫林總之官沉溺風波者不可勝數免大察而登彼岸僅僅幾人一自曳裾甘心今莫株守空齋十事外毫無職掌安

語窺今古 六

命者方幸可以稅駕而世人皆以末路視之豈唯王官日暮途遠六卿宰輔亦有之如石東泉陳毓台之繫獄嚴分宜生前之辱張江陵身後之羞淒涼景氣又為十事者所笑其餘海內堪捧腹輩尚多也世運承平中原邊塞皆賴朝廷福澤肉食者特借衣冠彈壓地方耳眼見幾人真是經綸手也槩而論之王官固卑卑無足比數縱位三公官一品亦電光之過瞬息總屬幻泡空花世人又何必鴻毛此而太山彼也功名之際不可無

人至殺身滅族禍至慘矣談及此大可寒心誰願效之乃後世言報人者不曰千金贈則曰一飯報每以韓侯自比豈不以其築壇推轂曾封齊王樹蓋世之勲名垂桑榆之事業乎倘信受辱跨下徒獲非義之財雖報漂母千金人必不肯比跡於韓况又赤族之慘乎

語窺今古 七

詢芻錄

關名

二郎神

二郎神衣黃彈射擁獵犬實蜀漢王孟果像也宋藝
祖平蜀得花蓋夫人奉果小像於宮中藝祖怪問對
曰此灌口二郎神也乞靈者輒應因命傳於京師令
供奉蓋不忘果以報之也

漢壽亭侯

關羽人稱為壽亭侯漢壽地名亭侯官名韋昭為高
詢芻錄

陵亭侯蔣調為岳鄉侯是也漢復有鄉侯

張僊

人以二郎挾彈者即張僊也二郎乃詭辭張僊乃蘇
老泉所夢僊挾二彈以為誕子之兆因奉之果得軾
轍二子見集中

真武

真武即龜蛇玄武神也青龍白虎朱雀皆奇惟玄武
陰象獨偶北方肅殺之氣故持劍其色玄故亦玄

泰山碧霞元君

元君女像愚民以娘娘稱之北方稱為奶奶蓋后土
神故也世俗遂以女像相傳以起愚民之信向余嘗
嘆曰曾謂泰山之神不如奶奶乎

門井竈廁神

世以門稱丞戶稱尉井曰童竈曰君廁曰三姑皆古
戮於門而自投於井竈廁而死者人遂以為所司之
神而圖其形焉理或然也搜神記又云廁神名郭登
蓬頭青衣豈亦死於廁者歟

牽牛郎

詢芻錄

小兒相牽戲曰牽牛郎拽爺爺打破瓦兒不坐地初
不為意後知祝生男也牽者牛郎拽者爺爺打破瓦
穰之以弄璋不坐地穰之以寢牀無非男也古入小
兒童呼以相祝之意

保媪

古優女曰媪後稱媪之老婦曰保考之鯧魚為象魚
所淫鴇鳥為象鳥所淫相傳老媪為鴇意出於此魚
武云媪而得名也即鮪與龜交而雄龜畏避之意故
曰龜

問到底

嘗見人相詰必曰打破沙鍋問到底不知其說後知問乃鑿字器取也沙鍋力薄損則其鑿到底故怪問者借此以言

正月

秦以呂政諱以正月之正為平聲自漢至今形之文辭詩歌皆從平韻秦法之嚴如此

漢子

漢自武帝征伐匈奴二十餘年馬畜孕重墮殞罷極

詞彙錄

八

三

聞漢兵莫不畏者稱之為漢兒人又曰好漢自後為男子稱矣

黃卷

古人用辛苦之物染紙以辟蠹其色黃故稱黃卷有差誤以雌黃塗之而蓋以墨書後人有言誤即翻改任意是非謂之口能雌黃

窟壘

俗稱孔為窟壘蓋翻切也窟壘窟輕牽孔市語有黑鬼切翻漏八分等語欲諱而不明也傳久遂不知所

謂

筍牡

結屋枋湊合處必有牡牝筍穴俗呼為公牡筍是也

屈戌

屋門牖開鎖處釘較也俗呼不一亦不知為何字近觀輟耕錄所載為此字引梁簡文帝詩云織成屏風金屈戌唐商隱詩云鎖香金屈戌又李賀詩屈膝銅鋪鎖阿甄又作屈膝銅鋪即金鋪古之戶牖飾寶石鴉瑚每見權貴人以青寶石作帽頂曰鴉瑚考之回

詞彙錄

八

四

回之寶有五色亞姑又曰鴉鵲蓋番字譯者不必太求也

課馬

馬以牡稱課蓋唐計歲課駒故也見輟耕錄

正五九月

新官到任多忌正五九三月不知所謂唐以此三月斷屠宰節度使上任必有大宴宰割遍及下人緣禁不便事故於此三月不上任非不利也今無齋禁而亦不用豈非因襲之弊哉

風箏

卽紙鳶又名風鳶初五代漢李鄴於宮中作紙鳶引線乘風爲戲後於鳶首以竹爲笛使風入作聲如箏名俗呼風箏

菠薐菜

南人呼菠薐北人呼赤根菜南人呼薐菜北人呼苕乃人苕音誤也易夫有苕陸卦詞董遇謂人苕北人誤以苕爲苕古稱藜卽仄苕老可爲杖蓋藜杖也

新知錄

明 劉仕義

賢智之過

吉水羅念菴先生以議大禮不合去之屢詔不起居嘗講學務故實踐接引四方有志之士孳孳不倦嘉靖末郭希顏以放棄佚臣使猷畝不忘君之義上疏請建儲貳朝廷惡其希功干進處以極刑先生聞之惕然感動因思昔人薰膏之譏遂禁趾不踰中閩者數年諸縉紳皆謝絕之歲癸丑楊繼盛在武選謂嚴嵩當國專權稔禍發其十惡五奸曰臣居兵曹以討賊爲職嵩盜權竊柄誤國殃民天下一大賊也卒以危言就戮劉仕義曰念菴知道者也二公其賢智之過矣

唐荆川

唐荆川順之以議大禮不合而去養高林泉海內矜式厥後倭寇猖獗應命總戎乃大不厭時望士論以是少之劉士義曰此不足以病荆川也昔霍焦謂梁惠王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

勸力之歌也豈無鄧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

治體

居官以不擾為貴老子烹鮮之喻柳子種樹之說可謂達於治體者矣淺識之人每自矜其智自炫其才日驅所治之民而奔走之日取前人之成規而更易之殊不知上日勞而下日困矣其何能治哉王陽明先生如廬陵時務以玄默化民縣庭晏然民有訟者亦不令人拘捕但以一木牌付訟者俾人隨牌至而

新知錄

已其不擾類如此噫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父母斯民者所宜深念也

詩有別趣

昔人謂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誠然矣其謂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則殊未是杜子美詩所以為唐詩冠冕者以理勝也彼以風容色澤放蕩情懷為高而吟寫性靈為流連光景之辭者豈足以語三百篇之旨哉近唐寅送人下第詩曰王家空設網儒子尚懷珍唐荆川以為是有怨意因舉唐人詩曰明主不遇青山

胡不歸如此胸次方無係累也此見詩之命意當主於理矣都穆咏節婦詩曰白髮真心在青燈淚眼枯沈石田以為詩則佳矣有一字未穩禮經曰寡婦不夜哭燈字宜改作春字此見詩之用字當主於理矣若謂詩有別趣非關於理豈不謬哉

山林之樂

唐人有詩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嘆世人假途躐榮守資待次沉酣於名利中而莫之止其於徜徉山林之下自有樂地殊未知也夫政務

新知錄

之擾孰與琴書之娛冠裳之拘孰與野服之適午門待漏寒威逼孰與睡覺東窓日已紅若急流中勇退者誠達矣哉

化民成俗

淇其泉先生為南大司馬時令民毋得餐大魚酒肆中沽市無論舉火當釺致眾叢飲有大禁焉除歲歲民毋得焚楮祀天糜財犯禮可謂導民以儉矣然是時居民大擾成彌不便何蠢愚之不易化如此哉或曰歐陽文忠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

人家也僕馬解明進退有禮為人診脉按醫書述病證口辨如傾聽之可愛然病見服藥云無効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為人診脉不能對病兒服藥云疾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材可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良吏故公爲數是郡不彰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爲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懷劉仕義曰其然乎雖然化民成俗政之經也隨俗習非弊之道也

國朝超越五事

新知錄

四

國朝超越前古五事尊孔子以先師而祀以天子之禮樂一也優外戚以厚祿而處以安閑之職銜二也政本有歸無母后專制之失三也兵柄存統鮮悍將拒命之患四也金魚懸掛於歌樓象簡遺忘於妓寢豈非前代之弊乎禁官妓而嚴官箴敦尚風化五也此 國朝超越前古之五事也

登科錄

今登科錄叙其生之所自出輒曰某處籍某處人非也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以皆東地

爲東人人文工生於岐周卒于畢郢皆西夷地故爲西人何嘗云某處籍某處人哉四世而總已服籍而親盡矣况四世而上焉者乎猶曰某處人無謂甚矣或曰朱子剛產也猶自稱新安何也曰常齋君本婺源人因仕入闕生文公寓居建陽之考亭其曰新安不忘本也予先君淳懿公冕吉安廬陵人以公務至京悅其山水之佳麗因家焉而予母郭氏歸之而以生子故予金陵產也而稱廬陵者不忘本耳若世代既遠而猶云云豈不甚無謂哉

新知錄

五

涉異志

江右閩文振

石真妃

羅源紫霄巖有二女神號石真妃靈顯頗著永樂初出海軍張元誨等戴星過嶺遇籓二乘侍女數輩執燭籠前導元誨等疑為于歸之婦弛擔候之忽然不見知為二妃叩謝而過二妃者羅源徐公里石氏女也姊曰月華妹曰雪英皆有姿色涉書史五季末處州青巾賊作亂二女被 義不受辱相繼投河死宋

涉異志

八

一

時林孝子懸孫入山採樵遇二女明妝儼然肅入其家延茶久之月華吟曰世亂年荒起盜兵紛紛蝶蟻尚逃生妾身不幸遭俘一雨涕何時積恨平百尺潺湲探禹穴寸心皎潔付陶泓皇天不泯堅貞女召拜雲階浪得名雪英吟曰昔日繁華若轉蓬千機萬琲總成空肉芝勝比蓮花鮮甘露何如竹葉醴物外烟霞隨處得世間風雨任牢籠知君已有曾參行暫與尋常一徑通吟畢謂懸孫曰吾石氏女遭難而死上帝憫吾貞烈勅吾為火部曜靈真妃吾妹為水部風

壽真妃封此巖為紫霄巖命吾主之俗呼曰石八娘巖是也君以孝聞今雖貧不久當貴已而相別送出懸孫回望無復人字矣

張太子

浮梁東隅有昭烈廟祀唐張巡設像有侍曰張太子永樂戊子士人卜秋舉降筮曰玉霄一點墜雲端難失佳人一不全敲斷鳳釵文不就貴人頭上請君看蓋王英高中四字也是秋果然英山東瀨州人其父斌為浮梁令以父任應舉云又士人袖芭蕉葉入云

涉異志

八

二

我非問功名第言袖中何物詩云兩手懷來一葉青知君無意問功名可憐昨夜三更雨滅却目前數點聲又士人得異草來問其名詩云蘓武當年膽氣雄何奴一箭射飛鴻至今血染塔前草一度秋來一度紅蓋名雁落紅云如是者莫可枚舉或謂是時有旅觀寓廟中必其所為後觀移而神不顯

鷹神

大典太宰劉公機初為秀才時畿郡有鷹神乃一獵鷹也一日飛上公宅造糝餉之偶不潔鷹攫其奴若

懲之者居數日呼公名語曰公大貴人他日當得八人擡轎參贊南京已而飛去公後舉進士累官兵部尚書參贊南京機務如鷹語云

台州三寶

台州城外數里有曰塔觀音院初上於水濱人獲沉檀破爲薪中有觀音小影遂刻像率衆建院侍奉忽院僧夢觀音告曰盍徙我置白塔頂詰旦僧徙像薄晚取之屹不動將集僧衆往取而院已煨燼矣像得不煨是夕城中城隍廟後王總管祠亦煨未幾王總

涉異志

八

三

管幻形爲士人至溫州語商人曰台州白塔觀音院被煨盍載材往當得厚利商人果載材至白塔城中人巫市之爲建總管祠商人至祠見總管像卽前士人也相視驚訝故台州稱三寶其一爲天寧寺鐘白塔觀音王總管其二也

題棟詩

嘉靖間費文憲公嘗構別業其基乃宋柴侍郎之故居也公頗勤勞建造一日卓午有絳袍冠帶士題棟柱曰我昔猶君昔君今勝我今盛衰皆有數不必苦

勞心公驚視之俄不見

滑氏構第

明南司寇餘姚滑南廓浩營第邑之南隅夜半將上標木工報以未及吉公就冠帶坐以俟少假寐忽夢祥龍旋繞樑棟間覺而私喜爲龍兆云未幾子孫零替將宅轉售與同邑少司空龔嘯齋爲第有人紀詩曰司寇緋衣坐夜中忽夢棟樑飛龍叢不識共龍成一字轉眼賣與龔司空

涉異志

四

前定錄補

武原朱佐

苗帝師

苗帝師困於名場一年似得復落第策蹇出都門
背酒一壺藉草坐飲有老父坐其旁因揖敘以餘杯
飲老父曰郎君寧要知前事否耶苗曰某應舉已久
有一第乎曰大有事但更問苗曰某困於第受一郡
寧可及乎曰更問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
猛問曰特相乎老父曰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都
前定錄補 一

杜鴻漸

杜鴻漸父名鵬舉父子似兄弟名有由也鵬舉父嘗
有所之見一大碑云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作
者刊名於上杜問曰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
得姓下乃鳥偏旁曳脚忘其字遂名鵬舉謂曰汝不
為相即世世名鳥旁曳脚也鵬舉生鴻漸果作相

鄭復禮

釋弘道居福千寺能前知河中鄭復禮始應進士舉

十上不第扣之弘道曰君之成名其事有四一須國

家改元第二年二須禮部侍郎再知貢舉三須第二

人姓張四同年有郭八郎四者如是賢弟姪三周率

同鄭疑而退長慶二年應舉不中直至改元寶曆二

年新昌楊公再司文柄鄭果登第第二人姓張名知

實同年郭八郎名言揚鄭奇嘆之曰弘道言三周率

同一已異矣况再乎至三年故尚書右丞鄭茹憲應

舉至太和九舉敗於垂成直至改元開成二年高錯

前定錄補 二

再司文柄茹憲果登上第第二人姓張名蒙同年郭

八郎名植私念曰兩榜無差矣又豈其然乎次年故

駙馬都尉鄭顥應舉至改元會昌二年禮部侍郎

璟再司文柄顥以狀頭及第第二人姓張名潛同年

郭八郎名京三榜果無差焉

宇文融

永徽中盧齊卿暴死及蘇說見舅李某為冥司判官
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為宰相舅曰文融豈堪作宰
相吏曰天符已下日數多少由判官舅判一百日及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四六八

拜相百日而罷

王處厚

釋僧緘俗姓王居淨衆寺有華陽王處厚者僞蜀落
第入寺寫憂見緘緘曰得非王處厚乎處厚驚曰未
嘗相狎何遽呼邪緘曰偶然耳處厚心知其異咨曰
和尚某身跡奚若緘曰子將來之事極於明年而今
而後事可知矣意言蜀將亡也囑令勿洩一日緘於
案頭拈文卷覽之則處厚府試賦稿曰考乎真僞非
君燭下之文何多誑乎遂探懷袖賦稿示之此豈非

前定錄補

八

三

程試之真本乎處厚驚悚不已乃曰僕後偶加潤色
用補燭下倉率之過也師何從得是本乎緘曰非但
一賦君平生所作者皆貯之矣明日訪之携處厚入
寺謁太尉幽公杜琮祠坐西廡下俄有數吏服色麗
雜自堂宇間綴行而出降階再拜緘曰新官在此便
可庭參處厚惶懼而作緘曰此輩將爲君之驅策又
何懼乎寧知泰山舉君爲司命否仍以夙負壯圖未
酬前志請候登第後施行復檢官祿簿見來春一榜
人數已定君亦預其間斯乃陰注陽受也策人世之

名食幽府之祿此陽注陰受也處厚震駭不知所裁
但聞明年及第姓名緘索紙筆立書一短封與之誠
之嚴密藏之脫洩禍不旋踵至春試罷乃拆短封視
之但書四句云周成同成二王殊名王居一焉百日
爲程及榜出有八士也二王處厚與王慎言也王居
一焉惡其百日爲程處厚惟狎同年置酒高會是夜
暴亡驗其策名之禁止一百二十日

汪玉山

淳熙中汪玉山爲大宗伯知貢舉將就道有一友人

前定錄補

八

四

平生極相得屢黜于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會于
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曰此行必典貢舉
兄可一就省試初場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爲
驗其人感喜玉山旣知貢舉校卷卷中果有用三古
字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非友人也竊惟之數
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
它人何相負如此友人曰予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
何敢漏泄它人玉山終不釋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
玉山因問曰初場易義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對曰

此事甚怪公問不敢不以實對啓行就試假宿富陽
某寺中與寺僧閒步廡下見一棺塵埃漶漫僧曰此
一官員女也殯此十年無人來取又不敢葬相與默
然嘆息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予曰官人赴省試
初場日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第但幸勿相忘使
妾枯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
近遣人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嘆

楊汝南

清漳楊汝南鄉貢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有人以油
前定錄補 八 五

沃其首驚而悟榜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竊惟之紹興
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揭榜之夕招同邸者告
以故益市酒穀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夜
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曰劉五臥西牖下呻呼如魘亟
振而呼之醒乃其言初以執爨之勤視博方酣幸主
之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者扛油鼎自樓而登執主
人而往之我怒而爭是以魘汝南聞之大慟曰今復
已矣同邸嘆咤爲之罷博榜出報捷焉視榜點若油
迹振衣拂之油漬其上蓋御史蒞書院墨以夜倉猝

覆燈盞吏不敢以告也

何文縝

何文縝丞相在太學時與同舍黃生詣日者孫黥問
命黥坦承踞坐何先占既布算黥正襟揖曰命極貴
不惟魁天下且位極人臣二人相視笑曰何相侮邪
黥愠曰黥老矣薄有生計今詣一秀才其獲幾何命
實中格何曰然到何年作狀元曰乙未歲問人相曰
不出一紀但有一事絕異君拜相後當死於異域尋
常奉使者不過侍從官何由宰相出使殊不可曉耳
前定錄補 八 六

葉祖洽

邵武俞翁善相術葉祖洽與邑友上官均遇翁翁曰
狀元榜眼何自來此二人曰寧有是翁曰又同年也
吾爲選一題可預作之二人未信戲曰題目謂何翁
指高竹一束曰當作此二人笑而去熙寧三年廷試
罷詩賦論易以策問祖洽遂首選均次之方悟竹一
東策字也

王文博

奉新王文博名載夢與劉鑄到南昌經江西省署見
放鄉貢進士榜諦視之高懸朱牌十枚上書金字日
光炫耀不可讀忽一隸卒前白曰第一名南昌熊誼
汝居第六遙呼鑄曰爾名亦在後須更有紅英佩刀
者十餘人自省中譙而出似相逼逐戰驚寤明發如
人言皆大笑當是時大都督朱公鎮南昌干戈方殷
謂安有貢舉之事後八年為洪武庚戌始設科江西
四十名額南昌占其十十名中熊誼冠首正符朱牌
前定錄補 八 七
之數載却在通榜第六鑄居十九及試大廷載又中
第二甲第六名一一皆驗

雜園鉛槧

定水謝廷讚

驅馬

王右丞出塞作第三句暮雲空磧時驅馬又七句玉
靶角弓珠勒馬重一馬字李下鱗諸子俱不能定偶
聞楊用修集云鮑照詩秋霜曉驅馬春雨暗成虹佳
句也又陽休之洛陽伽藍記有北風驅馬千里飛雲
之語則暮雲空磧句當作時驅馬無疑矣王元美先
生極賞敬美定開山幽居為開士幽居愚竊謂此相
維園鉛槧 八 一
校讐差覺勝耳

納納

涼州南百里崖中泥塑行像者昔沮渠蒙遜王有涼
土於此崖中大造形像千變萬化有土聖僧可如人
等常自經行無時暫捨遙見便行人至便止有羅土
於地者後人看足跡納納杜詩納納乾坤大當木此

廣蓮

國語廣運五里東西為廣南北為運然則帝德廣運
者正所謂東漸西被北朔南暨也 國朝有廣東廣

西而潛河謂之漕運正此意與

孟子逐句

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矣

見梁武帝勅荅臣下神滅論又見釋

道安教指通句 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平患

禍所遵正當仁義為本

見南齊蕭子良與孔中丞書

用學言應天之始

梁武帝曰應天從人致堂謂易之華曰順天應人未

聞應天也為是言者不知天之為天矣愚按梁武之

父名順之故不云順天避諱也後人應天之語蓋襲

維園鉛槧

八

二

其誤蕭道成之篡奪順之為丞距豈知祚移其子乎

仲卿妻

焦仲卿妻名蘭芝

紅娘

王之渙惆悵詞第一首八蠶薄絮鴛衾綺半夜佳期

餘枕眠鐘動紅娘喚歸去對人勾淚拾金釧

閨鄉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左轉蓮勺令注蓮勺縣

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下邳縣東北蓮音葦勺音

酌典去蓮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閩鄉注閩音聞古字

也建安中改作閩

月固不勝火

宋永亨異聞錄云謂人心如月湛然虛靜而為利害

所薄生火熾然以焚其和則月不能勝之矣非論其

明闇也

功夫

世說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郝鑿周曰鑿方臣

如有功夫

維園鉛槧

八

三

真直二字辨

說文直正見也从乚从十从目徐曰乚隱也今十日

所見是直也說文真僊人變形而登天也从匕从目

从乚音隱八所乘載也徐曰真者仙也化也匕者

化也反人為匕从日鹵莽不能識乚隱也八其所乘

也乘風雲也月鉛云左傳解詩好是正直云正直為

正正曲為直正直二器各正射鵠也射禮用之直曲

尺也梓人用之二字之形即象二器

韻學

世言韻學起于沈休文余問李少卿與蘇子卿詩首
篇皆七虞韻無一字闡入六魚者乃知韻學從漢代
固嚴矣至次篇純用四支三篇純用十一尤尤可証
載馮子卿詩首篇純用十一真次篇純用四支四篇
純用七陽獨三篇雜用十灰五微九佳四支耳漢韻
政復嚴

盤渦

蜀江三峽中水波圓折者名曰盤盤音漩杜詩盤渦
驚浴底心性張蟾黃牛峽詩盤渦道人嵌空地斷壁
維園鉛趙八

高分綵繞天

香山

白香山浩歌行云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
去可以用老王夫子云吾觀九品至一品其間氣味
都相似紫綬朱紱青布衫顏色不同而已矣可以達
生

呂溫詩

早甚見權門移芍藥詩綠原青隴漸成塵汲水開園
日日新四月帶花移芍藥不知憂國是何人可為大

息

陳江總芳樹篇

朝霞映日殊未妍珊瑚照日定非鮮千葉芙蓉詎相
似百枝燈花復羞然暫欲寄根對滄海大願移華側
綺錢井上挑蠹誰可雜庭中桂蠹豈見憐此七言律
祖也

維園鉛趙八

五

攬世微言

吳郡顧其志

身外長物

李文饒鎮潤州日與甘露寺僧善瀕行以方竹杖餽之是公所寶及再鎮問僧前竹杖無恙否已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惋彌日嗚呼一竹杖也知者以為珍不知者則尋常視之矣世間萬物皆如此此不足論古入所謂身外皆長物也以有道者觀之奚啻如山僧之視竹杖已乎庸知此僧非為文饒說法也

攬世微言

衣祿精神

人之衣祿如錢之在囊多用則易盡人之精神如火之銷膏不恤則速竭

行義

子路有曰人不能甘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士君子當三復斯語

中人僭儼

近來中人執柄者其外直房在皇城東河邊人遂趨為河下如陛下閣下之比萬曆初司禮馮保顯權章

奏中事關馮者必以欽差加其銜上檯頭與聖旨並不然馮輒怒

翰林清冷

翰林儒臣素稱清冷嘉隆以來往往侈房宅多僕從大非昔比宋楊大年以學士請外云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莫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與方朔之餓欲死嗚呼此風逸矣

宋室兵弱

人皆謂趙中令勸宋藝祖收節鎮兵權遂息數十年

攬世微言

紛紛之禍然不知此可為一時權宜之計卒令終宋

之世兵弱而不振未必不繇于此南渡後李忠定有建藩鎮之議惜為奸臣所阻若文文山時則國事去矣縱行之奚濟哉明主惟擇人而任之豈有虞其專擅一槩以意裁之如漢世祖之不任功臣均未得為中道也

法嚴不可恃

秦法號為最嚴然變時起于左右初發于荆軻之匕首再發于高漸離之筑三發于博浪之椎嗚呼嬴政

亦危矣法之嚴果足恃哉固不若平易近人而人親之也

官家

蔣濟萬機論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指天子為官家宋真宗以問李仲容仲容亦以是對是殆不然所謂官家者猶人言公家云爾如今世俗婢僕稱主人為大家也

五運

炙穀子曰五運二說鄒衍以相勝剋向以相生漢魏攬菴微言 八 三 以還共尊劉說

求雨法

蜥蜴求雨法以上質巨甕作木蜥蜴小童操青竹衣青衣以舞歌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雨若滂沱放汝歸去

罷內操

正德中 皇城內有小教場以備演武萬曆甲申稍加恢擴選內臣三千給戎器馬疋時時操練午日 上親閱視事頗聞于外比部董諱基者上疏諫奉

旨左遷嗣是臺省屢有言者次年春以禱雨不應從中報罷 聖德從善之美亦近代所未有也

古詩體

詩卷耳之章有六言五言體七言則交交黃鳥止于棘八言則我不敢傲我友自逸也

丹鉛名錄

武岡楊用修以丹鉛名錄其義何居余曰此卽其錄中古之犯罪者以丹書其罪魏律緣坐沒配為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為籍其卷以鉛為軸升菴名在尺

攬菴微言 八 四

籍故寄意于此也

要地戲譚

京中六科及銓部司官 極崇重有人自外僚入見六科例應送至門轍有辦官唱云門上看見銓司例該門上揖辦官輒傳呼不許說話其人退戲謂相知曰誤矣科中應唱不許說話言其少建白也吏部應傳門上看言其多餽遺也聞者絕倒

安排較計

冬去水須泮春來草自生吾心一有安排布置便欠

自然海濶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吾心一有計較猜嫌便多乖戾

泥水刀

武清伯李偉 慈聖李太后之父起白瓦匠驟貴所欲煩除請乞無厭一日 慈聖賜一篋緘識其因疑是重寶開視則瓦匠所用泥水刀也喻 肯稍就歛戢

處世法

左氏鄭公孫黑肱戒子曰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

攬篋微言

五

求焉可以後亡斯言也思深哉可為處世法矣

以我觀書

古稱以我觀書則隨處得益故道德五千言佛經四十二章皆足以印證身心陶煉性靈未必非吾道之助若必欲推墨而附于儒援儒而入于墨此吾儒之過非二氏之罪也諸子百家亦猶是也

居鄉奢儉

吾鄉士大夫有開府鉤遊以八人與招搖于市者一友欲矯其非乘敝陋肩輿往拜其人茫然自失羸服

以谷而心甚啣之未幾兩人並遊地下矣所謂 齊盜跖俱亡羊也然而夷齊盜蹻之名不可泯也君子寧為此而不為彼

世務言

六

墨池浪語

豫章胡維霖

駁宋史紀異

熙寧元年英州雷震一山梓樹盡枯為龍腦至龍腦價為之賤政和四年汝蔡之間連山大小石皆變為碼礪尚方取之為寶帶器玩夫石變為碼礪可異也而樹枯為不尤可異乎

張千載

人皆知文山之忠而不知文山之友張千載友誼尤

墨池浪語

高千古千載廬陵人也文山貴顯屢以官碎皆不就

文山自廣遠至吉州城下千載來見遂同赴京寓文

山囚所側日以美食奉之文山受刑潛造一櫝即藏

其首尋訪文山妻歐陽夫人于俘虜中俾出火其尸

千載拾骨寘裝并積南歸付其家葬之似此朋友真

堪千載不愧其名已

陶侃三惟

侃少時漁于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掛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為龍而去又嘗如廁見人朱衣介幘欵板以

君長者故來相報後當為公位至州都督及為江夏

太守以母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為雙

雀冲天而去時人異之此三者真咄咄怪事

弁州史料辨

閱史料中間如大政年表等洵足備一代之觀然其全不盡于此也至于名臣傳須細細查考凡請弁州作傳作志表者其人雖中才亦得附名未請傳志者尚十之八九雖蓋代勲名節義亦所不載後之耳食者未可以此為定案也丘文莊有云天下不可一日

墨池浪語

無史尤不可一日無史官安得有大手筆人彙成

歷朝鴻史以快心目

徐有貞李應禎祝允明

人知祝希哲書法為神品不知祝乃徐天全有貞之外孫而李貞伯應禎之子僭也天全書法歐陽率更而加以飄動行筆似米南宮狂草出入素旭奇逸道勁間有失之惟者貞伯善懸腕疾書其質力故高往往有搦史筆則希哲亦可謂克光外祖冰清玉潤集書家之大成乎

皇明通紀多誤傳

楊升庵以通紀爲梁億所著億儲弟故以不草威武大將軍勅歸之梁公其實寫威武大將軍勅者梁公也內閣有勅書稿簿綴撰者姓名于下豈可誣也信如此言則諛直相及吁事僅百年以上梁公人品尚無定論况敢尚論千古乎

楊文定好學

文定永樂中爲洗馬下獄十餘年家人供給數絕糧又朝命巨洲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溥曰朝聞墨池浪語
道夕死可矣人知文定相業與大制作那知其好學如許初鄉試首選者官胡儼批其文他日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學公孫弘之阿曲胡公真知人哉

胡忠安逸事

太宗察濬忠實命巡訪異人歷久還報賜坐語四鼓時睿意有所屬濬力保護其間正統初提學黃潤玉行部田州遇 建文云彼時胡濬假尋張鍊桂實尋我縱我入蜀久遊雲貴至此遂傳送至京

劉子玄史通

子玄史通妙處實中前人之膏盲黃山谷嘗云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

水經名山記

水經注所載事多他書傳所未有者其序山水奇勝文藻辨麗又其中載古歌謠更多奇古可入詩材至名山記乃何濱巖所集近復補入景必窮幽語必造奇仁智者豈能足跡遍天下得此者可以卧遊

蘇長公王長公

余酷嗜子瞻元美二公集欲強置一品題不得但覺

墨池浪語

誦子瞻集冷然如列子之御風而行誦元美集如騖鸞駕鶴而遊三十六洞天

三李詩

李空同得趣于風李滄溟得趣于騷李西涯得趣于頌空同其詩中之長江乎滄溟其詩中之海市乎西涯其詩中之洞庭乎或謂西涯古樂府爲詩史空同滄溟爲盛唐正一洗宋元之弱信然

佛法入中國

佛法入中國不始于漢明帝列子西方有聖人老子

師竺乾可証蓋周穆王時文殊目蓮來化穆王即列
子所謂化人也化人示穆王云高四臺是迦葉佛說
法處因造三會道場至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佛穆
公不識棄馬坊中公疾令由余往視之曰此真佛神
也公取像潔浴安清淨處像遂放光公宰牲祭之神
擊棄遠處由余又曰臣聞佛清淨所有供養燒香而
已公遂欲造佛像由余于高四臺南村得一老人姓
王名安年百八十自云曾于三會道場見人造之臣
老無力村北有兄弟四人曾于道場內爲諸匠執作
墨池浪語 五

今請共造成一銅像相好圓備公悅大賞資之彼人
于土臺上造重閣高三百尺時人號爲高四臺其人
姓高兄弟四人同立故也故名高四然則秦穆公時
佛法已入中國矣

雪濤談叢

棘寺江盈科

犀怪

余鄉延溪版有石犀牛其來頗久近歲居民藝麥被
隣牛夜食幾盡牛主懼其訟已乃故言曰早見牧兒
言石犀汗如喘又口有餘青食隣麥者殆是乎衆皆
信然謂石犀歲久變物于是藝麥家持石往斷犀足
不復疑隣牛云嗟夫隣牛食麥石犀受擊石犀之形
以一擊壞石犀之名以衆口神凡事如是何可不揆

雪濤談叢

諸理

相議

余令長洲時一日謁瑤泉申相公問及冊立事公曰
老夫致政之前一年以此事勸上上而許來春立無
何言者群起乃反不果然竊窺上旨實無他端但不
欲廷臣居功耳及昨年震位大定乃知元老造膝之
議又不及知者亦多矣

將功

近日楚蜀用兵朝廷命中丞鑽石江公總楚師命大

將陳璘提督所向必克兩建年代然璘自恃能戰皮
林一役草薙禽薈幾致玉石俱焚之嘆鑽石公力止
之為開列古昔能將好生好殺之報以示璘然後璘
乃戢兵所全生齒數萬噫將能殺敵將之功也制府
止其多殺又以廣兼愛率 之仁也本朝用大將提
兵而以制府節之真長策哉

西南

安酋不侵不叛比于流官蓋土官中稱忠順者謀黔
者只當固安不當以安為事蓋黔 池郡衛俱託安
雪濤談叢 八

氏舊壤安之部落去黔二里而近若橫挑此 筵而
走險黔城皆魚肉矣縱天朝之力終能剪滅此酋然
何如相安為得計推而論之微獨安氏凡西南邊徼
如安氏者皆當取羈縻毋輕議兵愚楚人也黔有事
楚受其弊故著之

冤獄

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亡一金瓶時有庖人侍其處
遂執之官司備加考掠不勝痛楚輒誣服及與索瓶
無以應迫之漫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不獲仍

繫獄無何竊瓶者持瓶上金繩鬻于市有疑之者質
于官竟得其竊瓶狀問曰瓶安在乎亦云在壇前某
地如其言掘地竟獲蓋比庖人所指掘之地不數寸
耳假令庖人往掘時而瓶獲或竊瓶者不鬻金繩于
市則庖人之死百口不能解然則嚴刑之下何求不
得 國家開矜疑一路所全活冤民多矣嗚呼仁哉

解彥

余邑彥云猪來窮家狗來富家猫來孝家故猪猫二
物皆為人忌有至必殺之而邑中博士名張宗聖者
雪濤談叢 八

解曰彥語政不爾無尼忌者蓋窮家籬穿壁破故猪
來非猪能兆窮也富家飲饌豐遺骨多故狗來非狗
能兆富也家多鼠虫為耗故猫來孝家則耗之訛非
猫能兆孝也此說甚當余邑又彥云笑狗落雨宗聖
曰此亦不然笑狗謂瘦狗江西人呼瘦為笑落雨者
謂落尾亦江西人讀字之訛也余每觀狗之瘦者尾
必下妥此解亦確不可易所謂避言必察者非耶

斷子葬母

成化間華亭縣民某其母再醮生一子及母死二子

爭塋質之官縣官判其詞曰生前再醮殊無戀寸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先夫之面令後子收塋噫判詞確則確矣得無傷前子之心乎有母而爭塋焉不失爲孝較諸互相推諉者此殆可嘉而竟拂其志令共塋焉可也但不必合于前夫之塚耳

文選纂註

吳中張伯起刻有文選纂註持送一士夫士未覽其題目乃曰既云文選何故有詩伯起曰這是昭明大子做的不干我事士夫曰昭明太子安在伯起曰已

雪壽談叢

四

滇中火節

滇省風俗每年于六月二十八日各家俱束葦爲橐高七八尺凡兩樹置門首遇夜炳燎其光燭天是日各家俱用生肉切爲膾調以醯蒜不加烹飪名曰喫生總稱曰火節問其故謂吊忠臣王禕留此記蓋禕受命入滇說元梁王降王反殺禕醢其肉若爾則炳橐可也奚忍食生爲耶夫楚人競舟吊屈子也晉人

禁烟傷介推也皆有不忍之意焉王公被醢而滇俗斫膾喫生毋乃倒置乎存炳火葦食生可也

鴉

澧州華陽王號味一者喜讀書能詩好延接四方名士其談吐有可觀者嘗言喜鴉鳴噪人間之而喜故以喜名鴉鳴聞者皆惱應名惱鴉而世乃從老字名老鴉非也此語亦頗確

白香山

白香山詩自言久宦蘇州不置太湖一片石余以語

雪壽談叢

五

張伯起伯起曰如此累心事香山不做余深服伯起此言然則天下事累心者多矣都丟下不做可使心不受累

春雨雜述

西江解籍

論作詩法

漢魏質厚於文六朝華浮於實具文質之中得華實之宜惟唐人為然故後之論詩以唐為尚宋人以議論為詩元人粗豪不脫魏求童酪之氣雖欲追唐邁宋去詩益遠矣

詩有別長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不落言論不涉理路如水中月鏡中象相中色學詩者如參曹

春雨雜述

溪之禪須使直悟上乘勿墮空有嚴生之論可謂得其三昧

又曰學詩先除五俗後極三來五俗一曰俗體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韻此幼學入門事三來者神來氣來情來是也蓋神不來則濁氣不來則弱情不來則泛而不關於神不屬於氣不在於情去此外道也似是而非也非真所謂不濁不弱不泛也非得心得隨之妙也而後世之說愚謂異於古者此也

詩三百篇之作當時間巷小子能之後世之作雖白首鉅儒莫臻其至豈以古人千百於今世遠如是哉必有說矣

前人之詩未暇論爰以國朝收舉之劉基起於國初極力師古鄒練其詞肯能洗前代魏酪之氣且其位置俱在前列僕向集選故首推重樂府古調較之新聲尤勝江右則劉崧擅場彭鏞劉永之相望而稱作者

學書法

春雨雜述

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大要須臨古人墨跡布置間架擔破管書破紙方有工夫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鍾永相人抱犢山十年水石盡黑趙子昂國公十年不下樓峻于山平章每日坐衙罷寫一千字纔進膳唐太宗皇帝簡飯馬上字夜半起把燭學蘭亭記大字須臾間架古人以筭濡水學書於初或書於几几石皆隨

草書評

學書以沉着頓挫為體以變化牽掣為用二者不可

缺一若專事一偏便非至論如魯公之沉着何嘗不
嘉懷素之飛動多有意趣世之小子謂魯公不如懷
素是東坡所謂管夢見王不軍脚汗氣耶

評書

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故自羲獻而下世
無善書者惟智永能寤寐家法書學中興至唐而盛
宋家三百年惟蕪米庶幾元惟趙子昂一人皆師資
所以絕出流輩吾中間亦稍聞筆法於詹希原惜乎
工夫未及草草度時誠切自愧赧耳永樂丙戌六月
春雨雜述 八

十八日書

書學詳說

書肇於庖犧筆墨紙研皆世古用後世異其制爾書
稱作會紀于太常非可以力削爲而詩稱彤管知非
始於象恬也三者倣此今書之美自鍾王其功在執
筆用筆執之法虛圓正緊又曰淺而堅謂撥鋒令其
和暢勿使拘擧與書去毫端二寸行三寸草四寸掣
三分而一分着紙勢則有餘掣一分而三分着紙勢
則不足此其要也而撮捺鈎揖抵拒導送指法亦備

其曰撮者大指當微側以甲肉際當管傍則善而又
口力以中脛中筆之法中指主鈎用力全在於是又
有板引法食指柱上其正而奇健撮管法撮聚管端
草書便提筆法提筆其筆著書宜此執筆之功也若
夫用筆毫鋒鋒穎之間頓挫之帶屈之周而折之抑
而揚之藏而出之垂而縮之往而復之逆而順之下
而上之襲而掩之盤旋之隔躍之灑之使之入紙之
使之凝染之如穿按之如掃注之趨之擢之指之揮
之掉之提之拂之空中墜之架虛捨之窮深掣之收

春雨雜述 八

四

而縱之鬚而伸之淋之浸滌之使之茂卷之感之雕
而琢之使之密覆之削之使之瑩鼓之舞之使之奇
喜而舒之如見佳麗如遠行客過故鄉發其怡怒而
奪激之如撫劍戟操戈矛介萬騎而馳之
哀而思也低回戚促登高弔古慨然歎息之聲樂而
融之而夢翠竹之遊聽鈞天之樂與其筆飄陋巷之
樂之意也是其一字之中皆其心推之有繁知也
也而其一篇之中可無繁矩之道乎上守之於下字
左行之於右行橫斜疎密各有攸當上下連延左右

顧盼八而四方有如布陣紛紛紜紜亂而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破昔右軍之敘蘭亭字既盡美尤善布置所謂增一分太長虧一分太短魚鬣鳥翅花鬚蝶芒油然粲然各止其所縱橫曲折無不如意毫髮之間直無遺憾近時惟趙文敏公深得其肯而詹逸卷之於署書亦然今欲增減其一分易置其一筆一點一畫一毫髮高下之間淵隘殊妍醜迥異學者當視其精微得之是以統而論之一字之中雖欲皆善而必有一點畫鈎剔披拂主之如美石之韞

春雨雜述

八

五

良玉使人玩釋不可名言一篇之中雖欲皆善必有一二字登峯造極如魚鳥之有鱗鳳以為之主使人玩釋不可名言此鍾王之法所以為盡善盡美也且其遺蹟偶然之作枯捺重濕穠澹相間益不經意肆筆為人適符天巧奇妙出焉此不可以強為亦不可以強學惟日日臨名書無怪紙筆工夫精熟久乃自然言雖近易實為要首先儀骨體後盡精神有骨有血有力有筋其血其膚側鋒內外之際其力其筋毫髮生成之妙絲來縈去脈絡分明描搨為先傍摹次

之雙鈎映擬功不可闕對之傲之如燈取影填之補之如鑿照形合之符之如瑞之於瑁也此而似之如晚伏柯察而象之詳醜而熟記之如七十子之學孔子也愈近而愈未近愈至而愈未至切磋之琢磨之治之已精益求精一旦豁然貫通焉忘情筆墨之間和調心手之用不知物我之有間體合造化而生成之也而後為能學書之至爾此余所以為書之詳說也

書學傳授

春雨雜述

八

六

書自蔡中郎邕字伯喈於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秘遂為書家授受之祖後傳崔瑗子玉韋誕仲將及其女琰文姬傳鍾繇元常魏相國元常初與關枇杷學書抱犢山師曹喜劉得昇後得章誕塚所藏書遂過于師無以為比繇傳庾征西翼衛夫人李氏及其猶子會稽夫人傳晉右將軍王羲之逸少逸少世有書學先於其父枕中窺見秘奧與征西相師友晚入中州師新蔡碑隸兼崔蔡草並社張真隸韋鍾章齊皇索潤色古今典午之興登峯造極書家之盛

若張丞相華稽侍中康山吏部濤阮步兵籍向侍中
秀輩翰墨奇秀皆非其匹故庚征西始疑而終服謝
太傅得片紙而寶藏冠絕古今不可尚已右軍傳子
若孫及鄰起謝朓等而大令獻之獨擅厥美大令傳
甥羊欣羊欣傳王僧虔僧虔傳蕭子雲阮研孔琳之
子雲傳隋永欣師智永傳唐虞世興世南伯始
伯始傳歐陽率更詢本褚河南遂良登善傳薛少保
稷嗣通是為貞觀四家而孫處禮過庭獨以草法為
世所賞少保傳李北海邕與賀監知章同鳴開元之

春雨雜述

七

間率更傳陸長史東之東之傳猶子彥遠彥遠傳張
長史旭旭傳顏平原真卿李翰林白徐會稽浩真卿
傳柳公權京兆零陵僧懷素藏真鄒彰韋玩崔逸張
從申以至楊凝式凝式傳於南唐韓熙載徐鉉兄弟
宋興李西臺建中周濬部越皆知名家蘇舜欽薛紹
彭繼之以遠南渡小宋傳其家法盛行於世王廷筠
以南宮之甥擅名於金傳子澹游至張天錫元初解
于樞伯撥得之獨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始事張即之
得南宮之傳而天資英邁積學功深盡掩前人超人

魏晉當時翕然師之康里平章干山得其奇偉浦城
楊翰林仲弘得其雅健清江范文白公得其灑落仲
穆造其純和及門之徒惟桐江俞和子中以書鳴洪
武初後進猶及見之子山在南臺時臨川危太樸饒
介之得其傳授而太樸以教朱璉仲珩杜環叔循詹
希元孟舉孟舉少親受業子山之門介之以教宋克
仲溫而在至正初揭文安公亦以楷法得名傳其子
法其孫樞在洪武中仕為中書舍人與仲珩叔循聲
名相埒云

春雨雜述

八

饒介字介之號醉翁葦葦山樵浮丘公童子亦曰介
叟臨川人遊建康丁仲容壻畜之後卒於姑蘇時歲
丁未
宋克字仲溫一字克溫吳郡人卒官鳳翔府同知時
洪武丁卯
朱璉字仲行金華人太史潛溪公仲子仕止中書舍
人卒於洪武辛酉
俞和字子中號紫芝山樵桐江人寓居錢塘洪武以
布衣卒年八十餘

杜環字叔循廬陵人官水部員外郎卒時洪武戊辰
詹希元後更名希原字孟舉新安人號逸菴丙寅訥
叟幼從父官勝國至洪武初為鑄印副使後卒官中
書舍人

胡布字子中盱江人得書法於朱克一云或謂與克
同受學紹興老僧云

揭樞字平仲豐城人

雨雜述

八

九

世說舊注

成都楊慎

劉孝標注世說多引奇篇與帙後劉須溪刪節之
可惜孝標全本予猶及見之今摘其一二以廣異

問

鄧粲晉紀曰周伯仁應答精神足矣蔭映數人

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少以學顯謝玄為會稽內史張
玄之為吳興太守名亞謝玄亦稱南北二玄

語林曰殷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支道林林

世說舊注

八

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日淵源思致淵富未易可

當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能服彼亦名不益

高若不合便喪十年所保林公乃不往

左思別傳云思作三都賦疾中猶改作蜀都賦云金

馬電發於高岡碧山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燭燧

火井騰光而赫羲今本無鬼丸句

又曰左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州

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真惜

蚤終皆不為思賦序注凡諸注解皆思自為欲重其

文故假借名姓也

夏侯湛補亡詩曰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名定匡省奉

朝侍昏背中告退鷄鳴在門孳孳溫恭夙夜是敦

孫子荆除婦服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

忽已一周禮制有叙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桓玄作王孝伯誄曰川岳降靈哲人是育既爽其靈

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剋陸

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牧于以誄之

爰旌芳郁

世說舊注

二

王隱晉書曰晉帝詔徵蘇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

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也

續晉陽秋曰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

荀綽兖州記云間丘冲好音樂侍婢不釋管絃出入

乘四望車

曹娥碑在會稽而魏武楊修未嘗過江

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非作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

名一時為風流之冠也

會稽郡記曰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嶸隆峻吐納雲

霧松栝楓柏推幹疎條潭壑鏡徹清流寫注

續晉陽秋曰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為

戲弄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

得先賢風制瞻每遙贊之愷之得此彌自方忘倦瞻

將眠語榷脚八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

止

世說舊注

八

三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說邪續目錄

引第十七

簪曝偶談 顧元慶

病逸漫記 陸鏡

蝴蝶偶言 鄭瑗

東谷贅言 敖英

蓬軒別記 楊循吉

蓬窓續錄 馮時可

瑯琊漫抄 文林

說邪續目錄 卷十七

高坡異纂 楊儀

水南翰記 李如一

菴牀潘餘 陸濬原

霏雪錄 孟熙

已瘡編 劉玉記

夢餘錄 唐錦

祐山雜說 馮汝鄒

江漢叢談 陳士元

投壘隨筆 姜南

洗硯新錄 姜南

丑庄日記 姜南

較築記 姜南

說邪續目錄 卷十七

簷曝偶談

吳郡顧元慶

嘉靖辛丑新正五日大雪越三日又大雪既而快
雪時晴相與二三子負暄於東簷之下推膝聯趾
清言竟日與夫師友之所聞傳記之所載就日贊
筆寢復成編不知奇溫之可獻白醉之可樂也遂
名爲簷曝偶談云

朱吳子經論性不同其略云稚子夜啼拊背以哀之
而不止取果以與之而不止許之以早市物而不止

簷曝偶談

於是其母滅燭其父伏戶下爲鬼嘯出恒後爲狐鳴
其口如窻此事所以貴乎權也此等語言絕似莊子
耳

楊廉夫嘗論蠶有六德不被天下生靈仁也食其食
必其必以答主恩義也身不辭湯火之厄忠也必三
眠三起而熟信也象物以成蠶色必尚黃素智也蠶
而蛹蛹而蛾蛾而卵卵而復蠶神也此六德也

佛居太地之陰西域也日必後照地皆西傾水皆西
流也故言性以空孔子居大地之陽中國也日必先

照地皆東傾水皆東流也故言性以實意者亦地氣

有以使之然歟佛得性之影儒得性之形是以儒以
明人佛以明鬼

胡文穆記李白三帖其一乘輿踏月西入酒家不覺
人物兩忘身在外其二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
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冰壺也其三樓虛月白秋宇
物化於斯憑闌身世飛動把酒自忘此興何極非太
白不能道

見怪不可驚怪但宜鎮之以靜如桓公見紫衣之神

簷曝偶談

周南見怪鼠之語李叔堅不殺戴冠之犬公亮大書
入窓之手是皆能以氣勝之也夫怪豈能傷人所患
者不能持守乃自傷耳

凡山居者先須識道而未識道而先居山但見其山
不見其道故心境未通觸物成塵則鬱鬱長林峩峩
聳峭鳥獸鳴咽松竹森梢水石崢嶸風枝蕭索藤蘿
紫絳雲霧氤氳適足以資其喧耳

財猶賦也近則汗人豪傑之士耻言之
唐王仲舒爲郎中與馬逢友爲善每責逢曰貧不可

堪何不尋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立
可待也

東坡云神勝功用無捷於酒

舊傳得意詩有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
夜金榜掛名時好事者續以失意詩寡婦携兒泣將
軍被敵擒失恩官女面下第舉人心形容悲喜之狀
極矣

禮記曰凡祭宗廟之禮羊曰柔毛雞曰翰音註謂異
名所以別人用而今致餼於人者反借以為雅稱是

簷曝偶談

三

以鬼事人也

記得離家日尊親囑付言逢橋須下馬過渡莫爭先
兩宿宜防夜雞鳴更相天若能依此語行路免連遭
此征途藥石之言

王建鏡聽詞謂懷鏡於通衢間聽往來之言以古休
咎近世人懷杓以聽亦猶是也又有無所懷直以耳
聽之者謂之響卜蓋以有心聽無心耳往往皆驗
古者賓位尚右史記陳平願以右丞相讓周勃語云
無能出其右者及行尚西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

西階諺呼主人為東道則古人坐讓右行尚西亦甚
明矣後世不察遂以東左為尊耳

東陽陳同甫嘗與客言有一士隣於富家貧而屢空
每羨其隣之樂旦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
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告子如言復謁乃命待
於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贄揖而進曰大凡致富之
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
卽今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而退

有日者謁王直卿云善筭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

簷曝偶談

四

有簡大筭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
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
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箇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
筭數乎

富鄭公去宅居山水之人其別有五有貧以樵釣為
業者有好釋老之學欲逃生歿者有以德自矜託名
高尚而沽聘命者有遭喪亂怖禍以避世者有賢而
不能用退伏著書者是五者處山林則一其所趨則
異也

董遇云冬者歲之餘夜者月之餘陰雨月之餘皆爲
閒暇無事時也有疑陰雨者蓋陰雨則無出入無負
客俗事少故可讀書東坡所謂此生有味在三餘是
也

船門曰馬門蓋闖字之分也引首而觀曰闖

或傳一詩謎云佳人伴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玉膚
走入帳中尋不見任他風水滿江湖乃賈島李白羅
隱潘闕四人名也

人之叩齒將以收召神觀辟除外邪其說出於道家

詹曝偶談 八

五

者流故修養之人皆叩齒不聞以是爲恭敬也今人
往往入神廟叩齒非禮也

名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者比之好利者差勝好名
則爲所不爲好利則無所不爲也

和叔侍年七歲其伯氏問曰日出雨落公婆相角是
何語和叔曰陰陽不和

許叔微精於醫云五臟虫皆上行唯有肺虫下行最
難治當用獮爪爲末調藥於初四初六日治之此二
日肺虫上行也

今人以半夜鷄鳴爲不祥其來遠矣唐來鵬曉鷄詩
云黯黯嚴城罷鼓聲數聲相續出寒栖不嫌驚破紗
窓夢却怕爲妖半夜啼

詹曝偶談 八

六

病逸漫記

吳郡陸鈞

大通橋去通州四十里地形高通州五丈置十關方可行舟

仁宗皇帝駕崩甚速疑為雷震又疑宮人欲毒張后誤進中上子嘗遇雷太監質之云皆不然蓋病陰證也

錢溥素善內官王倫陳文與溥東西鄰謂溥曰王倫來君當見報一日倫至而溥不言文甚喞之

病逸漫記

八

一

上初即位王倫以潛邸舊人頗自尊大於老內官若牛倫輩皆易視之及 仁壽太后又嘗欲見 上於東宮為倫所阻以故交惡之遂下倫獄溥坐交通預草上即位詔并下獄黜為順德知縣文在內閣頗與力焉

英廟有意江南買辦諸學士難言欲持不可而有禎度不可言將入對給學士薛瑄云子苦多言恐忤上意若度稍可當從後觸止之瑄遂以為信於其語半持其後有禎即大聲曰薛瑄欲有所言 上問言

何事瑄舍卒無對即以買辦一事言之 上不悅而

罷

景泰帝復謚恭仁康定景皇帝

清寧宮本太子所居之宮今皇太子既冠者皆居於此

京官有守領官者得稱堂上考滿得單引不出考語其餘如庶子諭德等皆出考語又給事中除職事樞等得前後通考御史外除則不得通考有司官考滿至部如戶口不增者送問滿軍得三分以上者得陞

病逸漫記

八

二

其餘雖錢糧未完不在問例
迤北進貢者待之加於四 順天供床褥禮部置酒宴光祿人日供米一升肉一斤酒半餅又飲賜下程每五日五人供羊一隻米五升酒若干賞賜頭目廿六表裏加賜織金其餘各兩表裏又各衣一套鞵襪全馬價高者三表裏次者二表裏其羈留大同者取萬億庫錢糧供給萬億庫錢糧頗為大官侵欺以馬草為名軍士所得者少而官入已者多
天祿寺教坊司皆禮部支糧教坊支糧者七百餘人

光祿行移俱以手本至禮部部爲轉行科以手本至順天府轉行蓋光祿六科皆內府衙門故也

禮部選駙馬同司禮監太監欽天監官筭命錦衣百戶視其隱駙馬曾聘者聽其所從

天下王府惟蜀府最富楚府秦府次之楚府昭王

太祖高皇帝愛子田地最多故富其他如韓府襄城

范德最貧至有喪不能舉衣服不能完者

王妃之婦駙馬之父俱爲兵馬指揮無祿

母雖以子貴然嫡母在則不敢並封生母未封則子

病逸漫記 八

婦亦不敢受封

三年須知考退官老疾者同致仕例罷軟與素行不

謹者冠帶閑住但有冠帶無品級一應服色儀仗皆

不得用有賊者爲民

五軍三千神機團營軍共二十五萬之數軍各處輪

番有三十萬之數團營十二萬爲精軍南京不遇四

五萬之數 鎮江除京操不滿百名

天下歲運米至京師有四百餘萬民糧不在數內

南京御史刷卷清軍皆從北京都察院進本點差遣

人貨印送去

東直門外二十馬房收草料每一房用太監三人每

草一萬須用銀二十兩其馬數不許查理亦曾有人

進本乞查馬數問發充軍

通州五衛通州衛係在京衛分其左右衛并龍武等

衛皆是外衛

通州秋青草自 正統十四年其積草爲虜所焚自

今天津八衛打秋青草遂以爲例

在京倉糧每月放二十七萬石 內承運庫每季散

病逸漫記 八

軍職折糧銀十二萬兩其軍職通計二萬七千有餘

耳

高季迪撰蘇州府上梁文爲御史張度度廣東人所

奏劾與知府魏觀俱罹極典

景泰廢儲之議有廣東指揮王弘發之其謀出於江

學士淵當時詔草有云父有天下傳之子乃江文淵

之語天降下民作之君則陳循之言當時以爲妙對

後文淵家居與掇侍郎家爭田不勝遂訴於朝其

有云父有天下傳之子實有以發之發之以自邀功

可謂自實其罪者矣

正統十四年駕幸土木成國公朱勇軍駐鵠兒嶺有

旨徵還勇以薄嶺口我軍一撤即至矣上

不從遂內徙至駕陷時駕下營平地四面皆

山

兵部尚書鄭野一日與恭順侯吳某取五軍軍數恭

順聞於上鄭走謝以軍之數非外人所預知此祖

宗舊制

正統十四年十一月北以六騎犯河間時都御史

病逸漫記

八

五

陳鑑御史姚龍等應赴失期合城宵遁渡滹沱河斷

橋結三營以待舍堅城而屯曠野可謂無謀之甚矣

城中留者惟七十餘家

景泰七年征銅鼓等處蠻兵部尚書石璫總督軍

務工部尚書王永壽提督軍務侍郎一人太監六人

郎中二人總兵方英以京軍千餘至南京發將調各

處軍八萬征進中軍都指揮董梁以五哨從公入進

其苗民所居凡十四寨每寨二三千人大率柔脆之

兵遠勞天兵所費過多非所宜也

羅綺都御史其受妾石亨之妹也綺外除以亨為內

援且以銀千兩賂曹吉祥求轉京職吉祥云此易

事但欲汝陰素徐有禎事來告不患不得也羅竟無

所報

岳正之被黜也頗以饒舌之故上嘗疾視之曰岳

正敢多言乃爾耶後以家事出畝之類為曹石所惡

出為欽州同知尋以逗遛發充軍曹石敗滅放回原

籍為民

仁宗在東宮時監國為漢府所諧蓋太宗初有易

病逸漫記

八

六

儲之意而高庶人實覬覦之故也於是使給事中胡

濙往伺察之仁宗令書其不軌事以聞時梁潛黃

淮楊士奇等皆東宮官善於保護教太子守禮法而

濙亦不敢曲意上承回朝但言皇太子敬天孝親上

意稍解後終見讒乃徵諸東宮官悉下獄士奇引咎

得免黃淮等繫獄十年潛語家人云此長麻線也不

足多慮後竟被害

修永樂大典亦宋朝修冊府元龜之意

弘文館在大內之西正統時始革去黃淮金問登

直事 正統初選經筵官閣下悉以翰林院官充選時章后在內批云如何不見居外賢良以 旨赴弘

文館於是劉球等幾人自部屬進次經筵

京師通州兩處積米除每歲支用外餘二千餘石可

六七年之食

偏頭關近榆林寧武關居中鴈門關在東

戴村壩以分汶水出龍王廟口入運河城垣以分

汶水入洸河出濟寧金口壩以分泗水入洸河出濟

寧水利王事衙門在寧陽

病逸漫記

八

七

東宮官典壘局郎覃吉廣西人自云九歲入內余初

在內書館教小內官使吉提督因識其人亦一溫雅

誠篤之士識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

輔導東宮之功爲多大學中庸論語等書皆其口授

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

情農桑軍務以至宦官專權蠹國情弊悉直言之曰

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 王足矣上嘗賜

東宮五莊吉備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

何以莊爲徒勞傷財爲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 東

宮嘗隨老伴念高里經而吉適至殿下駭曰老伴來

矣卽以孝經自携吉跪曰 主得無念經乎曰否吾

才讀孝經爾其見異特如此 東宮出講必使左右

迎請講官講畢則語 東宮官云先生喫茶局丞張

端頗不爲然吉日尊師重禮當如此姑記此三事

以傳後人

郭鏞山西人美儀表嘗習舉子通詩經自腐於進取

從太監張敏今殿下衣服飲膳皆鏞幼所服事云

太子三加初折上巾二遠遊冠三九旒冕

病逸漫記

八

八

景泰帝之崩爲宦者蔣安以帛勒死

太宗賜教庶吉士曾子啓等二十八人督責甚嚴嘗

親爲試誦一日令背捕蛇者說莫有全誦者詔戍邊

而貸之令披大木啓等以書訴執政執政袖書見上

極陳辛苦狀因得釋歸

黃鉞常熟人與胡濙尚書同榜進士以給事中養病

家居示樂初元徵赴 京至半途投水自溺

宣德六年造北京禮部 正統四年作北京城樓六

年仍作兩宮三殿

終

蝸笑偶言

閩南鄭瑗

武侯忠漢能使後主不疑而周公之勤王家反不見信於其君叔子不鳩能使敵國不疑而曾參之不殺人反不見諒於其母讒蔽其明愛惑其聰無足性者古之聖人有能和萬邦而不能使亂子無傲虐能來重譯而不能使昆弟無流言一人之身乃如此冥頑不靈可畏哉

季羔避難而閭者室之子胥出奔而漁父渡之商君

蝸笑偶言

八

一

亡命而舍人拒之項籍敗亡而田父給之得人之與夫人何啻千里

陳琳為袁本初草檄極詆曹公及歸魏而曹公不責駱賓王為徐敬業草檄極詆武氏傳京師而武氏不怒英雄之舉措大抵如此嗚呼當塗代漢周紀亂唐豈偶然哉

食祿宜卻饋遺也而有時乎受饋遺故子產受生魚不為傷廉陳戴受生鷺不為不義去國非為飲食也而有時乎為飲食故曾皙不至而孔子行楚醴不至

而穆生去

懷嬴失身重耳沃盥奉匜而以不從不言為善處蔡琰忍辱羌胡重歸董祀而以授受不親為知禮所謂不能三年而總功是察放飯流歎而齒決是問者也雖然豈直婦人也哉

袁紹誅宦官無須多誤死冉閔殺多須多濫死應侯相秦必殺其辱已者韓信王楚反官其辱已者趙高指鹿為馬陰中其異已者朱溫指大柳宜車轂反撲殺其侯已者蓋各繫其途也

蝸笑偶言

八

二

周昌以漢高帝比桀紂而帝不加罪劉毅以晉武帝比桓靈而帝以為直文帝勞軍細柳軍尉不奉詔而帝善之錢鏐微行北城門吏不啟關而鏐賞之皆帝王盛德之事也

晉靈公刺客不殺趙宣子漢陽琳刺客不殺蔡中郎晉劉裕刺客不殺司馬楚之唐太子承乾刺客不殺于志寧淮南張顛刺客不殺嚴可求西夏刺客不殺韓魏公苗劉刺客不殺張魏公孰謂盜賊無義士乎前漢書表古今人物其失也混新書書表宰相世系

其夫也濫傳三長如班歐猶有此失矧其他乎

元魏馬后淫兇弑逆竊國大柄而獲考終天綱有時而漏也及 氏效其尤則不免於沉河矣唐之武后

穢人紀冒干曆數而享壽考天道有時而爽也及

韋氏繼其軌則不免於投首矣孰謂不善可稔乎

隋室既受周禪蘇威遁歸田里可謂節矣而終失身於僭偽之朝本國議立異姓秦檜抗言見執可謂義

矣而終誤國於渡江之後令終之難也如此王莽篡

漢其女爲孝平后稱疾不起守志終身曹丕篡漢其

綢笑偶言

三

妹爲孝獻后以璽抵軒涕泣橫流楊堅篡周其女爲

天元后憤惋不平形於辭色徐誥篡吳其女爲太子

璉妃聞呼公主則涕泣而辭司馬炎篡魏其諸祖安

平王孚自稱有魏貞士不預廢立之謀武曌篡唐其

姪安平王攸緒棄官不受其賜歸隱嵩山之陽朱溫

篡唐其兄廣王全昱責其滅唐社稷知有覆宗之禍

此三男子四婦人者不避其至親所爲如此可以見

天理人心之不泯矣繭繅出也而蠶非繭則不能藏

身以形化網蛛出也而蛛非網則不能憑虛而覓食

嗟乎依憑其軀者乃出自其腹也吾於是乎有感

猩紅之劇狐白之裘盛夏被之不若絺綌之便也文

茵之車朱幘之馬臨流乘之不若飄緜之利也故曰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動違其時雖善奚益

取涼於簑不若清風之徐來也然無風則簑不可缺

激水於棹不若甘雨之時降也然無雨則棹不可廢

是故三王不興不可無五伯之功二典不作不可無

兩漢之制

劉禪既爲安樂公而侍宴喜笑無蜀技之感司馬昭

綢笑偶言

四

哂其無情李煜既爲違命侯而詞章悽惋有故國之

思馬令譏其大愚噫國破身辱之人瞻望故都思與

不思何往而不招請古人所以貴死社稷也

狄仁傑舍垢忍耻於僞周而卒成取日虞淵之功呂

好問辱身汚迹於僞楚而竟就溥天左袒之績論者

猶咕咕動其喙則夫受唾之師德仰藥之唐恪果何

爲哉

商後爲殷呂後爲甫唐後爲晉魏後爲梁隨地以名

夫何常之有後世或強襲舊名或別創美號失古意

矣

叔孫通為秦二世博士以巧言面諛見賞而卒為漢儒宗孔穎達為王世充博士以草儀禪代見親而卒為唐儒宗皆所謂小人儒也而世儒宗焉此二代之所以無真儒也

歐陽公一代之偉人也而小人讒以房帷之醜文信公百世之人傑也而讒夫誣以匿服之罪則夫萋斐之成貝錦哆侈之成南箕又奚怪其然哉

楚莊不罪絕纓之臣秦繆不罪食馬之盜趙盾食豕

蝴蝶偶言

五

桑之餓顧榮啖執炙之夫或得其助以成功或賴其力以濟難其視華元殺羊獨斫羊斟而因之喪師鄭靈解鼈獨斫于公而因之遇弑者遠矣中山君曰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飧得二死士然則施德之與招怨豈在大哉

曾子之妻戲其子以殺蔬而烹蔬以實其戲孟子之母欺其子以啖肉而買肉以明不欺古人養蒙視幼之法如此

盜跖以孔子為偽蘇軾以程頤為奸李侁以董卓為

忠田承嗣以安史為聖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古有之矣跖侁承嗣不足道而軾亦為之君子之不仁悲夫

參朮以和而起疴芝蘭以馨而熏物以其昭昭使人昭昭理之恒也若夫阿魏以臭而止臭骨咄以毒而攻毒以其昏昏而使人昭昭理固有難喻者矣

唐明皇好神仙而張果自稱堯侍中宋章聖悅幻妄而賀元自稱晉水部皆乘世主耳目塵蔽而售其欺侮也古之人明目而達聰視遠而聽微彼瑣瑣迂恠

蝴蝶偶言

六

之徒尚莫適於造言亂民之刑矧得而欺侮之伊尹之言辟不辟孔子之言君不君孟子之言王不王李雲之言帝不帝其義一也而雲獨以是賈奇禍焉延熹之主其太甲齊景齊宣之罪人哉

陳寶謀誅宦官罹其辛螫而漢馮隨移訓注謀誅宦官遭其反噬而唐社隨屋社廳稷狐熏灌之難如此校霜滅趾之戒可不慎乎

以兆民為兆人以致治為致理之類唐人之避諱也以揖讓為揖遜以倬典為厚典之類宋人之避諱也

今人或襲而用之所謂無喪而右者也

六經言道而不遺法四書言理而不外事諸國之語

迂緩而不切於事情戰國之策變詐而不要諸義理

馬遷駁而無緒班固局而不暢

軒轅崩葬著於本紀而世有蚩湖騎龍之說留侯卒

謚見於世家而世有辟殺輕舉之說王子晉十七死

亡而世有緱氏乘鶴之說淮南王安謀逆自剄而世

有雞犬同升之說漢武曰天下豈有僊人盡妖妄耳

豈其然乎

嘲笑偶言

七

東谷贅言

清江教英

孝子忠臣代固有之惟子能合父心惟臣能合君心

者為難能也蓋有之矣不多見也是故執友窮乏濟

以麥舟范忠宣公之心即父之心也河東未平不望

使相曹武惠王之心即君之心也

古之君子所為後之君子亦有不取思齊者豈以其

所為未善耶抑所見不同不必踐迹也是故柳下惠

履寒女魯男子不敢學之也程伊川祭始祖朱晦翁

東谷贅言

不敢行之也

古來固有凶人一變而為吉人者亦有 流一變而

為濁流者噫罔念克念其機在我而由人乎哉是故

周孝侯惡少也斬蛟伐虎遂立功名永貞八司馬皆

茂林異等也乃朶願叔文之鼎而萬事瓦裂

壽五福之一也得之者有幸不幸焉彼得壽以成名

者幸也得壽以敗名者不幸也雖然壽何負於人哉

人負壽耳是故申公年八十餘而應聘使其先數年

而歿則為治不在多言之對不登漢史矣夏貴七十

九而降元使其先數年而夙則忘君事仇之恥不穢宋史矣

古之權臣跋扈必陰藉名儒為之宗主毅然復古之禮文以厭羣志然後乃敢行大事彼名儒者冒昧依附欲資其勢而行其志不知當其時國事且日非矣文禮雖復古何補哉是故西京郊社之禮至王莽輔政而後定劉歆主之也東京宗廟之制至董卓入朝而後定蔡邕主之也

史魚盡死後之忠邴嘉賓盡死後之孝此忠臣孝子

東谷贊言

八

二

之苦心也曾子曰久而後已不亦遠乎若二子者夙猶未已乎

人莫不有欲也惡之欲其夙者衆人之情也愛之欲其夙者君子之心也夫既愛之矣又欲其夙何哉蓋所愛有重於夙者先民有言綱常九鼎生夙一毛是故南齊雲被靴而未夙張睢陽大呼男兒以速其夙文丞相被執而未夙王鼎翁作生祭文以速其夙石碯教子以義其子厚不從而甘心為逆黨陳萬年教子以諂其子咸不從而直然為身臣噫子之不係

世類也如此哉

自古天下事君子成之小人壞之雖然亦有不其然者君子功業蕭條不足以對蒼生之望小人能行好事亦可邀人心也是故殿浩房瑄皆萬夫之望也山桑陳壽斜之役皆一敗塗地而智勇俱困秦檜姦臣之雄也當金人立張邦昌之日仗義抗詞請立趙宗就執不屈而清議壯之

古之君子其立身行已苟一節孤高足以洗濯汚習其他嘉言善行雖不盡傳可以無遺憾焉其立言也

東谷贊言

八

三

苟一篇撰述得罪名教即其平生著書滿家將焉用之是故解揚伯起者以其辭暮夜之金也薄揚子雲者以其獻美新之文也

小人之交外親而內疎始合而終叛君子之交則內外始終一也故君子無黨小人無朋君子無賣友之心小人無久要之信

人有恒言破家縣令滅門刺史子謂此言強宗豪右當常誦之庶幾不敢作姦犯科也為龔黃卓魯者不可自誦此言也夫皮家滅門豈盛德事哉豈盛世事

哉

曹月川洛中名儒也里中嘗有二叟訪之留飲一叟
劇談勢利紛華口吻津津如海夫逐臭一叟沉默寡
言少焉畧談及尋幽吊古之事真想蕭然飲罷或問
優劣月川曰一叟是黑風暗雨胸襟一叟是青山白
雲胸襟

古人重問疾吊喪會葬之禮忠厚之風也宋南渡以
後重新婚生子壽且落成有慶賀焉有彌文焉其侈
靡之風耶

東谷贅言

八

四

不和中國之福也猶滅獲不和家主之福也蓋
和則嘯羣人寇而邊陲不靖矣滅獲和則相蒙
為計而家食日耗矣以近時亦不刺吉囊之事觀之
可見矣

古之好雄用私智以愚人皆有所祖然自今觀之祇
見其自愚也豈能愚人哉向使其能以祖奸雄故智
之心而學于古訓豈不為良圖哉是故公孫鞅不許
秦傑學詩書李斯祖其智而焚經籍越王趙陀之葬
靈輜四出崩無定處曹操祖其智而設疑塚

古者士大夫間居必有高人韻士與之杖履徜徉於
水聲林影之間尋幽吊古以暢冲襟如杜少陵之於
錦里先生青蓮居士之於范野人是也或有禪客與
之爐薰隱几散慮忘情如坡仙之於佛印浩翁之於
黃龍參寥是也幸而生於多賢之邦又有天壽平格
之老為衣冠真率之會如睢陽香山洛社耆英諸會
是也

嘗觀孝弟之風敦於貧賤之族而衰於富貴之家蓋
貧賤之族骨肉相愛之情真也富貴之家勢利爭奪

東谷贅言

八

五

之私勝也
我朝設養濟院以養民之鰥寡而無告者也惠民藥
局以濟疾病之窮者也漏澤園以葬無主之歿者也
課守令積穀而為殿最以賑凶歲之饑者也京師有
泰厲王國有國厲又有郡厲有邑厲有鄉厲以祀鬼
之無所歸者也嗚呼仁哉
或問王文穆孤注之說何如子曰吾聞君子不以人
廢言陽貨何人斯為仁不富為富不仁之言孟子錄
之別孤注之說譬喻剴切使其由衷而非具錦之為

則與老成謀國深思遠慮其揆一也何可廢哉

或問古來亦有夫為妻棄者乎予曰太公望為妻所

棄老故也朱買臣為妻所棄貧故也魯秋胡志淫而

忘親其妻能以一歎而絕之其志也烈哉晏子之御

氣盈而志陋其妻能鑄誰之以求去其志也偉哉

古者男女別嫌明微之際最嚴也後世士夫乃有與

女流款洽者交游然者而君子無鑄誰焉蓋諒哉其

無他志也若王右軍之於賣扇老姬杜少陵之於黃

四娘白樂天之於潯陽商婦蘇東坡之於春夢婆是

東谷贅言 入

六

已乃若携妓遊山與妓賡詩對妓參禪則踰閑矣我

朝士大夫無此風流綽有古意

士大夫守官之廉猶處子守身之潔皆分內事也若

處子自多其潔恒自矜曰我於庶士也絕無桑中之

約則人將賤之矣士大夫之能文章猶處子之能女

紅亦分內事也若處子自多其女紅恒自矜曰我之

織紵組紃諸姑伯姊皆莫能及則人將鄙之矣

雋不疑斷獄引春秋楊萬里註易引故實蓋引經者

準古訓以律人釋經者援人事以昭義故曰無徵不

信蓋謂此耶泉齊邵公有曰易設虛以待天下無窮

之變春秋據實以究天下難隱之情此又明經者所

當知

東坡愛李廌之文山谷愛高荷之詩後來二子行檢

齷齪徒使二公有愛才之累也惜哉

華陽有狂生粗知押韻一夕乘酣訪隣曲隱翁見主

人庭中月色如畫梅花盛開乃朗誦宋人詩曰窓前

一樣梅花月添箇詩人便不同蓋自負也主人亦朗

誦宋人詩曰自從和靖先生歿見說梅花不要詩蓋

東谷贅言 入

七

恐其作詩唐突梅花狂生忿主人嘲已肆詬而去明

日主人到縣訟之縣官呼狂生試詩甚劣笑謂狂生

曰姑免問罪押發去百花潭上看守杜工部祠堂聞

者絕倒

潘緯十年而吟古鏡何消一夕而賦瀟湘殊不知後

之觀者只論工拙不論遲速

荷亭辯論以嚴子陵橫足加帝腹為不敬古源日錄

論程嬰公孫杵臼殺他兒以存趙孤為不仁予按二

子之論近於刻深然君子執秉義充類之筆却不可

無此等公評不然微顯關幽之志荒矣

東谷贅言

蓬軒別記

吳郡楊循吉

皇朝文臣得拜極品爵者不數人成寧伯王公其一也公當 廷試日獨甫就坐風起故下勝公卷於雲霄中廷臣與同試者咸仰視聲久高至於不能見乃已中官以聞 詔許別修膳進後公由中執法大司馬以進於伯爵書之以志異云

臨清賦役每三年一更如以隸兵為開夫而開夫為隸兵之類是也民自十五至六十無歲無役出六十

蓬軒別記

與篤疾不能應役者俾納米一石方獲免于為作均徭早涉謠載清源集世謂南人困于糧北人困于役其果然哉

成化庚子京師有寡婦善女紅少而艾履襪不盈四寸諸富貴家相薦引以教室女刺繡見男子輒羞避有問亦不答夜必與從教者共寢亦必手自鑰戶嚴於自防由是人益重之庠生某慕寡婦必欲與私乃以厥妻詒為妹賂鄰嫗往延寡婦婦至生潛戒其妻將寢則啓戶如廁妻如戒生遽入滅燭婦大呼生扼

其吭強犯之則男子也厥明繫送于官訊鞠之姓桑名狎年纔二十四自幼即縛尺小而為是圖富貴家女與之私者如干人法司上其獄 憲廟以為人妖寘諸極典云

京中有人手足俱無父盛以布囊備滿二尺儼如魚形挾之出觀者如堵其面甚鉅其聲甚雄能就地打滾世未有如此人也

燕有貧家女性頗慧數歲時聆其伯母誦佛書輒記不忘里有慕之者以禮聘為婦後伯母死女繼之誦

蓬軒別記 八

二

白久不綴文義通曉專心事佛不復有嫁意母恚曰欲辭婚聘禮奚償女曰必有施之者母許女退未幾一翁以白金來施視聘禮倍焉里人與其家咸詫女能前知母以所施半償聘禮女曰全界之恐亦不得用也乃作偈曰業緣休認是姻緣一念真空已了然迷時與你為媳婦今日身居天外天母携金與偈狂迷得辭不數日聘家金為盜持去由是人信女神靈呼為活佛遠近齋香幣來拜謀事者坐以妖人惑眾收下錦衣獄維治之無驗移繫秋臺莫能行以筐界

至子適試政秋曹嘗一見之鞠亦無驗卯之嫁則請死繼論之曰君命也孰敢辭遂令邑庠生某娶焉未幾卒

天順中首相江右陳公薨于位有弔以詩曰何事先生蚤蓋棺雄歌聲裏路人權填門客散恩何在負郭田多死亦安鹽海已無前日利冰山誰障舊時寒九泉若見南陽李為報羅倫已復官亦詩史也

采石江頭李太白墓在焉往來詩人題詠殆遍有客書一絕云采石江邊一杯土李白詩名耀千古來的

蓬軒別記 八

三

去的寫兩行簪般門前掉大斧亦確論也

宣德中簡太學生年五十以上放回田里而儒士應賢良方正舉者輒得八品官尹翰林岐鳳有詩曰五十餘年做秀才故鄉依舊布衣回回家及早養兒子保了賢良方正來

千節菴以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遷大理寺卿前後幾二十年其赴京獨不挾土物賄當路汴人嘗誦其詩曰紺帕簷菇共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滿袖朝金闕免得閻閻議短長

有人泊舟采石夜聞鬼哭既而若謳吟者達旦大書一詩沙上云長鯨吹浪海天昏兄弟同時弔屈原千古不消魚腹恨一家誰識雁行冤紅粧少婦空臨鏡白髮慈親尚倚門采石江邊腸斷處一輪明月照雙魂讀之亦可憐哉

京師西郊多貧民每晨入傭聖直資養迄暮歸往往有灰于道者積而多焉兵杖潛察之則所灰皆貧民評爲鬼一日群校伏草莽中以埃比墮有歸者一人襲擊之仆地死羣趨擒之乃人也檢所謂上三十文蓬軒別記

四

問曰彼而憐邪曰非也曰所利幾何而殺之曰吾懼禍也吾窮人打窮人則所得必廉廉則人不疑吾盜所殺百人矣羣校曰寃哉遂送之官磔于市

蓬窓續錄

吳郡馮時可

古稱黎杖藜卽苜蓿養之歷霜雪經一二歲其本修直生鬼面可杖取其輕而堅非黎木也用藜爲燃光最明可傳火徹夜古讀書者燃藜以此

杜詩天吳紫鳳劉子威曰紫鳳無出必九鳳也大荒經有神九首人面鳥身名曰九鳳海外東南阨經云天吳八首八口八足八尾大荒東經又云蓋余之國有神人虎身十尾名曰天吳何承天云魚之大口者

蓬窓續錄

名

漢時親受業者曰弟子傳業於弟子者稱門生舊所蒞曰故吏故民故吏與弟子並皆終身侍坐其同僚曰同舍同學曰同門皆終身以兄弟稱又有舉將舉吏皆終身不易稱卽今舉生門生也

聚頭扇卽摺疊扇貢於

永樂間盛行于國東坡

謂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只兩指倭人所製泥金面烏竹骨卽此余至京有外國道人利馬寶贈于倭扇四柄合之不能一指甚輕而有風又堅緻道

人又出番琴其製異于中國用銅鐵絲爲絃不用指彈只以小板案其聲更清越又有自鳴鐘僅如小香盆精金爲之一日十二時凡十二次鳴亦異物也

陸子淵豫章錄言饒信間相樹冬初葉落結子放瓊每顆作十字裂一叢有數顆望之若梅花初綻枝柯詰曲多在野水亂石間遠近成林真可作畫此與柿樹俱稱美廢園植之最宜嘗謂泉石竹樹地之四美霞月雨雪天之四美非山人惡能領畧其妙一雨於行路時頗厭獨在園亭靜坐高眠聽其與竹樹

蓬窓續錄

八

二

颼颼相應和大有佳趣又讀書苦俗客至得大雨杜剝啄亦甚適嘗與友人萬壁同坐窓外倚一蓬雨滴其上淙淙有聲壁請去之余曰何故壁曰怪其起我無端舊恨在眉頭耳余曰舊恨如夢思舊夢亦是一適故稱舊雨今雨感慨媒也人生無感慨一味懽娛亦何意趣

胸臆瓊州地名音屈忍或以爲蚯蚓也瓊多此物故名或又曰蚌也兩字皆從月是物月之精也旁句忍者月如句如刀環而是物生也

襪涼笠也以竹爲胎蒙以帛暑時戴之以遮日程晚伏日詩今世襪子觸熱到人家今暑中謁客稱襪襪其不曉事者亦稱襪襪繫迷樹名類檀里語曰斫檀不諦得繫迷徐太室稱僞學者爲繫迷弁洲稱讓者爲迷陽草刺人曰迷陽

曲江燕唐初設以慰下第舉人其後弛廢有司不復飭而進士會同年於此開元時立爲令典造紫雲樓於江邊至期上率宮嬪垂簾觀焉命公卿士庶大酺各攜妾伎以往倡優緇黃無不畢集先期設幕江邊

蓬窓續錄

八

三

居民高其地值每丈地至數十金或園亭有樓房者直至百金先期往宿是日商賈皆以奇貨麗物陳列豪客園戶爭以名花布道進士乘馬盛服鮮製子弟僕從隨後率務華侈都雅推同年俊少者爲探花使有置花于家者謂之公卿勳戚皆以是日揀選東床今傳奇所述猶本此意白居易詩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故唐人重進士謂衣骨並香見盛唐紀事及李肇史補蓋其始不過爲旣解悶之舉而其後以優賢俊其末則以恣豪舉崇游觀矣始乎

簡卒乎繁豈謂是與白馬之禍朝貴不啻鴟夷至使
清流爲濁流盛極而衰侈極而變曲江爲之濫觴也
鈿蟬金雁皆歌妓名温庭筠贈彈箏詩鈿蟬金雁皆
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唐開元製新曲名伊州涼州
寧王聽之曰斯曲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其下反
叛上播越之徵乎庭筠此詩刺時而不露得國風諷
諭之體

陶隱居孫思邈陳圖南皆不斷天子往還然不涉世
味弁州曰余素負十鬼之慕陶公我師晚來殊厭射

蓬窓續錄

八

四

欲從孫先生乞數丸藥救道上貧子歸借希夷一枕
傳五龍睡法余謂陶先生萬卷不如孫先生數丸孫
先生數丸不如陳先生一枕

雕胡卽茭草中生菌如瓜形可食故謂之菰霜彫時
禾故謂之彫因訛爲雕管子書謂之雁膳

崑山朱少翁年八十甚健踰于壯年曾有一道人傳
之方得益閱不示人後有人賂其僕得方不過用四
物與黃栢知母龜板鎖陽枸杞五味牛膝杜仲天門
冬黃連又用蔓荊子乾姜柴胡而以秋黃菊爲要藥

無他異也

蓬窓續

八

五

琅邪漫抄

衡郡文林

太祖高皇帝生於盱眙縣靈跡鄉土地廟父老相傳云生時夜晦惟廟有火光明日廟移置東路至今所生地方圓丈許不生草

堯典曰象恭滔天蔡註滔天未詳按史記作似暴慢天近是蓋史遷去伏生輩未遠必有所受也諸葛孔明曰酒慢則不能研精蓋滔與慢相通蓋古有是言也

琅邪漫抄

成化丁未六月渡淮時河清一月餘不以爲異反經毫及太和渡黃河皆然今上之龍飛不偶然也

北京功德寺後宮像設工而麗僧云正統時張太后嘗幸此三宿乃返 英廟尚幼從之遊宮殿別寢皆具太監王振以爲后妃游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既成請 英廟進言於 太后曰母后大德子無以報已命裝佛一堂請致功德寺後宮以酬厚恩 太后大喜許之復命中書舍人寫金字藏經置東西房自是太后以佛及經在不可就寢遂不復出幸當

時名臣尚多而使宦者爲此可嘆也

晦翁先生稱陳子昂詩如自然之奇寶但恨其不精於理而自托於仙佛然自三百篇後一變而爲離騷騷有遠游諸篇即多仙怪矣再變而爲漢賦則入於誣妄至於魏晉之四言五言則皆神仙懽樂之事矣子昂效漢魏而作者又何怪其託於仙佛也

三皇本紀系小司馬撰其稱天皇地皇人皇各一萬八千歲蓋本皇極經世書云一萬八千歲而天開于子又一萬八千歲而地闢于丑又一萬八千歲而人

琅邪漫抄

生于寅此即三皇之歲數而本紀乃附會爲之耳經世蓋自古相傳之數也

瑞安高世則墓有碑一通吳中太湖石所磨碑陰鏤紋朗朗而欹間宣德間永嘉黃少保准墓父鋸其半爲神道碑鋸且盡高之裔孫某日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復欲鋸耳黃默然

淞江錢尚書治第時多役鄰人而磚甃亦取給于彼一日有老儒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擔自黃漸墳墳遠故遲耳錢益怒老儒徐曰黃家墳故某所築其磚

亦取自舊塚中無足怪者此事與高絕相類可以爲戒也

天順間桂廷珪者嘗館於錦衣門達家刻私印曰錦衣西席後松陵驛丞甘某沈馬江朝宗之壻印曰翰林東林一時傳笑以爲的對

弘治元年都御史馬文升奏令南京科道點開大小教場操軍御史張昂給事中周紘既往點入伍者十之三主帥成國公朱儀及太監陳祖生蔣琮恐甚因擬拾掩飾朝廷命二人回話乃直述所以其事之醜

瓊那漫抄 八

三

蓋暴白矣事下兵部覆奏解之有命補外太宰王公恕上章救之不允科道復力諍之乃得調京首領桓葵忠於晉室子溫及孫玄謀篡史分爲兩傳固當而桓謙桓振諸人皆叛賊不應亦列冲彘傳中閣老保定劉公屢爲臺諫所論而上寵眷不衰人因稱爲劉綿花謂轉彈轉可用也虹縣靈壁抵河南約千餘里直河無水云是隋煬帝積黍行舟處

春秋書鶴鶴米濟下書昭公出奔未史宜書杜鵑鳴

于天津橋下卽書以王安石爲羣牧判官世傳臣見君呼萬歲自漢武登嵩山聞山呼萬歲者三遂爲臣祝君故事按優游傳曰秦始皇置酒有頃殿上呼萬歲則萬歲之呼自秦已有之矣但無山呼字耳

永嘉閨婦以青梅雕剔脫核鏤以花鳥纖細可愛以手擘之玲瓏如小盒圍之復爲梅謂之梅籃李大白詩云珍盤薦雕梅豈卽梅籃歟

懷遠縣人云黃河今淮時沿河受害者多今雖無水害則槩縣荒落居民蕭然矣殆氣候使然

瓊那漫抄 八

四

論衡辨史傳訛謬若禹母含薏苡而生禹以含燕而生伊尹由空桑生稷以巨人跡而生又若堯使羿射日魯襄塵戈及日孔子預知秦王上我堂秦實不曾至魯凡此類歷歷辨正真可以鍼盲聾破邪妄至以毒爲太陽熱氣又謂太陽火氣常爲毒則謬甚矣蓋熱自能燬物太陽寧有毒邪又甚至於譏誚孔孟欲廢祭禮則又天地間之罪人也

世以史記趙氏孤兒作雜劇是以稗劇爲史記也史遷好撫拊不經之言爲傳不怪其然也又或辨其有

無者噫不足辨也經曰趙盾弑其君則盾固未嘗殺於靈公也盾之善終又何嘗死於屠所賈也邪史之言不足信者多

嘗讀韓子三上宰相及代張籍書固愛其文而心竊鄙其事及蘇老泉上田樞密書固不能無求也二人之文足以傳世故人皆及見之下此不知乞憐之辭幾千百億萬也漢時此類文字絕少逮宋盛時此風未息故程明道對韓持國云惟不求而得則求者不至豈上之人有以來之邪 國初至今士稍有立者

琅琊漫抄 八

五

皆以此為恥謂能韓能蘇之文章者肯為之乎

站船用粉塗地然後加彩 高皇聖製也南京功臣廟畫壁與陳漢大戰 高皇乘白舸友諒紅船既平漢命以紅船入避運裝囚白者加彩載使臣亦守廟相傳之言或有此事但近時所乘皆無所謂白者矣 惟北方尚有此制

謝靈運送孔令詩季秋邊朔苦旅雁違霜雪淒淒陽并肥皎皎寒潭潔上二句見孔令避地之意三句喻時四句美孔賦而比也在宥天下理吹萬羣芳悅詩

意微婉喻宋公尤妙

琅琊漫抄 八

六

高坡異纂

常熟楊儀

蔡敞字士弘別號毅齋上世本崑山人永樂中徙居北京敞少好游嘗遇異人於歌樓自稱王先生相與甚善一夕乘月步都市時夜禁甚嚴邏卒交錯於道無所詰問敞心異之至東微頭復遇二三客控馬以待異人至客前請行異人曰我携郎君步月至此諸君能更備一騎與同遊乎須臾又控一馬至甚雄俊擁敞乘之囑使閉目雖甚苦勿妄窺視敞如教耳邊

高坡異纂

但聞風濤聲然寒極不能禁言之甚力異人嘆曰此去地四十里有剛風過此即得上仙恨子福淺耳即令開目乃在一野寺前供帳甚盛就榻下諸客縱談皆非塵世間事敞亦不能知也因問此為何地異人曰此去句容縣十五里某寺也敞縱觀蹴起一石子戲納金剛口中酒數行復與諸客乘馬還都市而別漏下方四籌耳居數日異人告別以一木杖贈敞勉敞讀書進修後當再會珍重而去敞後以翰林秀才四舉不第選中書歷官員外郎出守衢州府道經丹

陽因至句容尋訪此寺則因舊遊處也遣人視金剛口中石子猶在焉始信王先生為神仙既蒞衢好道愈篤忽一日有道士進謁敞留飲入夕道士遣一童子去席百步解衣而立時方隆冬道士遙吐氣嘘之即汗出淋漓煖如盛夏既而口出風吹之寒氣襲人便欲僵仆敞驚起曰此庭中瓦礫山積欲去之久矣然未暇也君能除之乎道士曰此易耳即令閉門盡屏侍從但聞庭中若人馬聲甚眾瞬息聲止開門視階砌如掃矣敞嘆服乘月送之將別乃以異人所畱

高坡異纂

木杖授道士令暫執道士亦大驚云杖熱如火不能執去不復見敞後官止衢州異人亦不復至年七十六終

程濟朝邑人有仙術不知何所承授嘗為四川岳池縣教諭地相去數千里旦暮寢食未嘗離家而日治岳池事不廢革除中上書言西北方兵將起當預為之備 朝廷以其言妖妄惑世繫至京將寘重典濟曰 陛下幸且赦臣及期無驗就戮未晚也及期靖難師起遂赦出之使護軍北行戰於徐州大捷會曹

國公師退 文皇至江上濟亡命不知所終初徐州之捷諸將立石紀功其載姓名濟夜潛往祭之人莫測其意 文皇過徐見之命擊碑一再擊遽日止止為我錄碑來既正位按碑盡族諸將濟姓名正當初擊處字缺不能辨獨得免曩者之祭益禳之也

劉知府偉朝邑人初以鄉舉令文水擢御史所至皆不嚴而治以厚德稱父喪廬墓三年人稱其孝生好神仙比疾病命其子曰即死毋埋葬我及死其鄉人有自遠方還者多從道中見之寄問及其家其子因

高坡異纂

三

不敢葬今都御史韓公邦奇劉氏甥也獨不信屢促其子襄大事子亦未忍違父命久之韓公為山西僉事方視事忽閩人持偉名紙入報韓驚起憲使張公璉問之韓公備言舅氏死已久人傳仙去某未之信今通名紙者即其人也憲使問狀閩人言此人載古毡笠青絹袍一童子扶之肩布囊立門外遂命延入從中道緩步而前韓公遙識之遽起迎候於是同僂悉下階揖入起居無異平生但簡言問之則對坐定手接茶而不飲坐中亦莫敢先發言韓公起邀就旁

室中相勞苦答曰久別特遠來視汝語及家事頗作悲泣之狀韓留疑不可即起別去謂韓曰汝弟邦靖可速令歸矣出門復携童子步行去僚友相視駭愕令人蹤蹟之至一遠寺中止明日韓公訪之寺僧曰昨暮有劉知府寄居方丈中早言進謁韓公去矣求之竟不見邦靖不久養病歸卒劉氏聞之發棺視惟一履在焉

李茂元字惟大洛陽人初名源其師曰昔省元有同姓名者其父曰然則名茂元何如其師復曰此亦近

高坡異纂

四

歲本省發解第二人名也父曰豈以二人故至廢名耶遂以茂元名後果亦鄉試名第二正德辛巳登進士拜行人嘗使陝浴於故華清宮溫泉其池中石座上有紅斑文俗訛傳為楊妃入月痕也茂元見之心動浴罷登輿瞻帷外有一婦人手熟視之忽不見夜宿公館有婦人至容貌絕世而肌肉頗豐自稱太真言君一念所及幽明相感不能忘情遂惑之自是轍迹所歷每夜必至百方遣之不能去心志喪亂以疾告歸久之方絕歷南京戶部郎終陝西僉事

楊廉夫題臨海王節婦詩口介馬馱馱百里程青楓
後夜血書成祇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後
廉夫無子一夕夢一婦人謂曰爾知所以無後乎曰
不知婦人曰爾憶題王節婦詩乎爾雖不能損節婦
之名而心則傷於刻薄毀謗節義其罪至重故天絕
爾後廉夫既寤大悔遂更作詩曰天隨地老妾隨兵
天地無情妾有情指血齒開霞嶠赤苔痕化作雪江
清願隨湘瑟聲中死不逐 笳拍裏生三月子規啼
斷血秋風無淚寫哀銘後復夢婦人來謝未幾果得
高坡異纂 五

一子

毛孔域福清人嘉靖乙酉正月朔旦出賀節於親友
中途顧見其家樓中有一婦人越窓登樓脊身坐紅
被上心異之急馳歸召其二子驗視無所見樓亦高
鑰如故其年子秉鐸領鄉薦名第十八明年登進士
第

李通判一寬邑人也宅故多怪一日會客滿堂子先
大夫亦與焉方行酒忽眾客巾帽一時皆自脫上附
梁棟左右飄蕩如飛鳥客皆習知不懼也獨先大夫

冠如故因拱手祝曰主人以好會客吾輩固莫測汝
爲何等神怪使汝爲邪祟不宜侮弄君子若正神也
奈何以冠裳爲戲祝已巾帽一一各復本人首如肅
整者及子舅氏湯潤一日雨中遣使至其家置傘於
門外而入言事於堂上語畢出取傘則已失矣遍求
之不獲更歲餘其家一故樞封識已數年偶發之傘
在焉展轉取之不能出斷其柄始能出之

高坡異纂 六

水南翰記

明 李如一

凡進講衣冠帶履俱薰香退即以別篋貯之示不敢
褻也必齋戒必沐浴演習講章以祈感動一念之誠
殆未易以言語盡也

翰林故事凡同寅皆尚齒與諸司不同然必以類分
學士自分一類侍讀自一類修撰編修檢討自一類
等級截然不紊

國朝進士 賜瓊林宴盡席止飲七盃 選進士為

水南翰記 八

庶吉士在永樂三年

宋宣獻博學喜藏其書皆手自校讐常謂校書如掃
塵一面掃一而生故有一書每三四校猶有脫繆

館閣新書爭本有誤書處以雌黃塗之嘗校改字之
法刮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沒塗數
遍方能漫滅惟雌黃一漫則滅仍久而不脫古人謂
之鈔黃蓋用之有素矣

內諸司舍屋唯秘閣最宏壯閣下穹隆高敞相傳謂
之木天

凡接紙縫如一線日久不脫用楮樹汁白施白芨末

調和為糊

諸司官御前奉旨皆曰阿其聲引長老子云唯之與
阿則阿為應辭

韻書無繁字今人呼盛茶酒器邵康節詩大筵子中

消白日小車兒上看青天

蔣麥字韻書無之道藏中有藥石爾雅害元和開梅

彪所集諸藥隱名以粟黍蕎麥豆為五弟

京師依托官府賺人財貨者名撞太歲吳中名賣廳

水南翰記 八

角江西名樹背張風皆穿窬之行

唐解元子畏名成而身廢開居作美人圖好事者多
傳之子覽其遺跡未嘗不嘆其志之有托也一日宿

旅邸館人懸畫菊題云黃花無主為誰容冷落踈籬

曲徑中儘把金錢買脂粉一生顏色付西風蓋自况

云

閣老嚴嵩得痔疾 皇上賜红柿以療之聞其謝啟

有曰草木何知允賴乾坤之長養桑榆有幸長承天

日之光輝伏願千萬斯年比蟠桃而獻壽克昌厥後

並爪徒以宜男

王荆公曰莫大之禍起於斯須之不忍一言一動毫釐不忍遂致數年立脚不定又詩云愚濁生噴怒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烟只作耳邊風長短家家有炎涼處處同是非無實相究竟總成空

古添鑿井者先貯盆水數十置所欲鑿之地夜視盆中有大星異衆者鑿之必得甘泉范文正公所居室必先浚井納青术數斤於其中以辟瘟氣

一鳩鳴午寂雙燕話春愁東坡云此唐人得意之句

水南翰記

八

三

若溪隱士用二意作春聯話盡春愁雙紫燕喚回午

夢一黃鵬

楊夢羽儀調撥不斷菊苗肥蓴蒲瘦生涯此外吾何有竹影閒侵枕畔書花香自入盃中酒玉樓春畫

心無榮眉無歇今朝過也明朝又屋外江山是主賓窓前烏兔從飛走青瓏依舊

倪郎中宗正書室中云德業觀前而人名位觀後面人敖清江問觀之何如倪曰從前觀之祇見我不如人而益勵思齊之志從後觀之祇見人不如我而自

銷踏踏之憂

水南翰記

八

四

蔡牀濟餘

當湖陸濟原

崇禎元年元旦立春諺云百年難遇歲朝春適際改元尤千古罕遇天道真始人事聿新聖作物觀其以不言示與

國初 太子 諸王肄業辟雍師道隆貴尊嚴若神

勲戚請習者立侍楹外諸生屏氣不息一應發印課

規退兩廂發放皆景濂朱先生遺範也近有葵榆堂

笑語叱咤者殊非體石鼓文在 廟儀門歲久剝蝕

水瀆餘 入

半猶可辨允為法書冠

宣廟文武六縱書畫入帝王能品器物靡不精好銅

二種今已參重葵島他如扇絳箋漆等累朝莫逮

苦歲史豈我証

榆肉榆輩也產虜中腴脆無比大者數觔天花草次

之昌平亦有天花株菇勝他產疑即此種

僦寓凡屋潤而值廉者或多崇友人下仲陽立表負

一寓時有紅裳婦人倏忽往來自晝不避隣居日前

寓此者變其妾妻懟而雉經訊容飾正所覩也遂鑿

內戶移塌第二層是夜失其小星雙履開鍵視之乃

納塵囊中懼而還去

宮中有雙井 今上昭時於東井垂綸偶獲金鯉一

悅其曰西井當亦有此垂綸復獲如前近侍愕異見

內官劉若愚抄記劉固匪類撰述別有所主斯記似

不敢妄

沙宛在詩午日年年射粉團憑誰中的得先餐昨朝

傳道邊情營旋取柔糴製可汗甚有娘子軍錦繡夫

人志量馮化之叙其集以行未幾至遵化謁王撫

蔡牀濟餘 入

陷不知所終

長安婦女有好事者曾侯家觀絲箋曰一輪初滿萬

戶皆清若乃狎處衾帷不惟辜負璧光竊恐嫦娥生

妬涓於十五十六二宵聯女伴同志者一茗一爐相

從卜夜名曰伴嫦娥凡有冰心竚垂玉允朱門龍氏

拜啓

戊辰冬杪偶至靈濟宮遇道人授一桃特大曰此與

汝有緣故以相贈訝其非常受而啖之味甘美而核

甚細旋於襟中捕一虱子擲地怒曰汝負我汝負

我驚顧間遠以氣嘘之大如豕跨而疾馳遂烟迷雲

逝

上臨雍前二日大風雨至期忽晴和 上念軍士寒

夜發內府制錢人給五十文歡聲動地平明駕出諸

軍各掛賜錢于頸呼萬歲真太平盛事

蘇林舊餘

八

三

霏雪錄

維陽孟熙

起復者喪制未終勉其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也如歐公晏元獻神道碑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為淮南發運使及史嵩之喪父經營起復是也今人不考例以服闋為起復誤矣宋制銜上亦帶書如起復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趙普是也

霏雪錄

八

物能復本形者則言化月令鷹化為鳩則鳩又化為鷹田鼠化為鴽則鴽又化為田鼠其不能復本形則不言化如腐草為螢雉為蜃爵為蛤皆不言化唐人悼亡妓詩斷腸猶繫琵琶絃琵琶字當讀如丞之弱

舍利按佛書云室利羅或設利羅此云骨身又云骨即所遺骨分通名舍利光明經云此舍利者是定慧之所熏修甚難可得取上福用大論云碎骨生身舍利經卷是發身舍利

舍利有三種色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

利善者羅漢皆有二種佛舍利椎擊不碎弟子
推試即碎

如試舍利子以童男女髮根可引綴髮上也

宋朝授官列銜以其階守某官以其階行某官

階高官卑則稱行階卑官高則稱守官與階等

必行守二字循唐制也

骨董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羹用此

晦菴先生語類只作汩董

古王者之屋四柱太行山似之故有王屋之名

霏雪錄

八

二

府記

長安御溝曰楊溝以植楊其上而名或曰羊溝所以

隔羊狄觸垣墻也

唐時婦女畫眉尚闊故老杜北征云狼籍畫眉闊或

云言文幼不能畫眉狼籍而闊耳余記張司業倡女

詞有輕鬢叢梳闊掃眉之句蓋當時所向如此諺

宮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

司馬溫公編通鑑時手彙績嘗見數幅如人名字

分代類寫書久未成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遲爾

公聞之遂急結束了故五代多繁冗小人害事往
如此

明道先生嘗憇一僧寺夜聞察察有聲命火燭之

鼠於佛殿中銜一書欲出先生取視之乃丹書也

手抄而納舊本佛腹明日召塑工補其孔先生後

其法錄月餘人見其屋有光以為火競趨撲之非

也遂不復錄以將成之丹塗銀器所塗處即成金

諷先生服之先生曰吾腹中安可着此一道士擬

之比至先生已易黃矣

霏雪錄

八

三

宋故事天子謁孔子廟止行肅揖之禮慶歷四年

月仁宗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

楊廉夫先生之母夫人嘗夢神人投金錢一枚

遂娠先生先生文章事業為一代偉人豈偶然

生卒錢君思復嘗作挽詩云生前母應金錢夢

人稱鐵箇仙

龍虎山道士吳善淵謂余曰州郡菴先生自

夫人嘗夢羽人騎鶴抱一小兒來曰此南

汝家養之既而誕先生

宋朝以文德殿爲正衙元以大明殿爲正
閣但有琉璃瓦飾簷脊

元朝萬歲山廣寒殿內設一黑玉酒甕玉有
其形刻魚獸出沒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
粉牋書字不經久近年作者殊鹵莽不精不一二年
字畫已漫漶矣康伯可謂向蕪林出李重光金花牋
手書長短句歲久剝落其辭不全亦一證也古人於
藝必精到尚復若此矧兩莽者乎

樊公時中爲湖江參政觀潮嘗題詩樟亭云煙波閃

霏雪錄

四

開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大信不虧天不老湖
亭上看潮來公之志可見矣至正壬辰紅巾賊亂公
張弓抽矢馳射於其間賊應弦而斃者甚衆自卯至
申矢盡死之

虞文靖公集在翰林一夕夢兩朱衣引至一官府見
一人服王者服乃孔子也公跪于陛孔子謂曰汝樂
善爲之公退至殿陛一跌而寤公恐遺忘口誦所言
俄而開叩門甚急亟起乃王召議事二使以上
馬翼公至承天殿朝臣及諸學士具集王曰上晏

上都某欲竊神器僞使者齎詔且至卿等在延
處之衆無語公默省夢中語乃進曰殿下爲中令
國宜卽大位於是定計論中外初國璽在上都乃
爲天子印章頒詔先遣使守古北口候僞使者殺之
焚其書此臨大事決大疑聖人假夢以堅公之志耳
會稽王山農元章早負大志遊大都無所遇貫屋以
居時臨川危素爲翰林學士居鍾樓街山農嘗見其
文而不相識一日危騎而過山農所與之坐而不問
其姓名徐曰君非鍾樓街住耶危曰然更不出他語

霏雪錄

六

五

而罷人問之山農曰吾觀其文有謫氣且其人舉止
亦然料知必危太僕也

迎松雪歸吳興嘗見夫婦操斃舟巧以爲活公識其
人問之因惻然曰我衣食爾夫婦泥波亭供酒掃可
夫婦欣然居之一日公從第緩步至亭問其居此
何夫婦感激以爲得所惟憂身後無斂形之其
曰我適行間憶奎章閣一石甚奇命侍史取
亭圖之神速特甚俾夫婦驚以爲身後計其人
駱駝僑好事者以十千購之

姑蘇巨家也有子甫八齡欲為求師慕鄭明
生具禮延之先生不屑往蔣亦跌宕者遂厚延
楊先生具道鄭不就之意時先生居吳淞放情
不日攜賓客妓女以文酒為樂謂蔣曰能從三事則
可幣不足計也一無拘日課二資行樂費三須卜別
主以貯家人蔣欣然從之鐵崖竟留三年後其子
有名于時

國初宋學士濂以文柄雄視四海曾禮部曾博貫
籍談論風發雷厲嚴陵徐尊生嘗曰南京有博學

罪雪錄

八

六

士二人一以舌為筆一以筆為舌指二公也

宋故事禁中處分事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
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夫人
皆用御寶惟親筆則上親書押字不必用寶也

神仙修煉之說有無雖不可究然或因此致疾者
又不可不知也元有張性虛者嘗參東門老其法
守下丹田為繼之際下田結塊痛而絕又一人守
田鼻中終日涕澁

昌高八舍家軒墀之間畜龜數年生育至百餘

家產子四五人皆龜胸偃僂蓋孕婦感其氣所致古
人胎教可不謹哉

至正末越有夫婦於大善寺金剛神側縛葦席而
其婦產一子首有兩肉角鼻孔縮類所謂夜叉
蓋產婦依止土偶便稟得此形

陳白雲家籬落間植決明家人摘以下茶生三女皆
短而跛而王氏女甥亦跛予皆識之又會稽民朱氏
一子亦然其家亦嘗種之悉拔去

會稽王

家雄于貴至正間困於徭役門戶零

罪雪錄

八

七

落一術士以六物推人禍福主其家禮遇甚厚無何
與其人散步園中其人指池水謂王曰君家積德何
厚池中水皆銀也吾能鍊之用銀二三鑑作六釜俟
吾西遊還試之如期而至取池水熾炭淪之酒則益
以水如是者一月別以藥投之釜中皆成銀王氏異
之厚贈其人別去期再至竟不來矣權其釜大虧鉢
兩所得之銀卽釜也富家子弟愚騃而貪為妄人侮
惑如此大可為戒

水蟹不可服蘇門一人生二子皆切愛之恣其食喫

遂成痼疾其父得一方以水煎煮猪肉食之其一
當夜死明日長者死愚人不識輕信妄為至
子悲哉友人馬君文誠得方書一帙亦載此方
註其事于左以為戒此仁之一端也

一童子頭有瘍遇人以藥傅之童子頭瘍不可忍
搔見血至以頭觸柱至夕竟死蓋其藥有砒見血
害人矣吾聞之文誠云

房室之戒多矣而天變為尤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
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

罪雪錄

八

八

必有凶災謂其瀆天威也今人生子而形殘體缺
又安知其不犯斯禁耶為人父母者宜識之噫迅
風烈必變豈有是哉

山與水本未不同山一本而萬殊水萬殊而一本

唐人詩一家自有一家聲調高下疾徐皆合律呂吟
而釋之令人有聞韶忘味之意宋人詩譬則村鼓
笛雜亂無倫

或問余唐宋人詩之別余答之日唐人詩純宋人
歌唐人詩活宋人詩滯唐詩自在宋詩費力

宋詩餽釘唐詩額密宋詩漏逗唐詩溫潤宋詩

燥唐詩鏗鏘宋詩散緩唐人詩如貴介公子舉止風

流宋人詩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賓辭容鄙俗

唐人詠物詩於景意事情外別有一種思致不可言

傳必心領神會始得此後人所以不及唐也如陸魯

望白蓮詩云素蕩多蒙別艷欺此花真合在瑤池還

應有恨無人覺月曉風清欲墮時妙處不在言句上

宋人都曉不得如東坡詠荔枝梅聖俞詠河豚此等

類非詩特俗所謂偈子耳

罪雪錄

八

九

唐人絕句有重複字而不卹者如杜牧華清宮云曉

風殘月入華清又曰朝元閣上西風急皇甫冉酬張

繼云落日陰以問音信又曰寒潮惟帶夕陽還此等

別是一例唐人詩亦有不拘韻者如王建涼州歌云

三秋陌上早霜飛羽獵平田淺草齊錦背蒼鷹初出

夜五花驄馬餵來肥齊字不在微韻

章草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

頑罔字子困蘇州外牌人至正末嘗為海道萬戶

匿名不仕號半癡老人放浪山水間

繪事自娛每出遊遇奇巒異嶂珍木怪石輒瞪目凝視久之境與意會便欣然忘返歸即乘興揮掃極其變態甚則跳足大噉以為無愧古人厥初師董元後出入眾家無所不學然不長於設色晚年益自秘其畫尤善博物家世本衣冠族多蓄古今名畫奇物耳濡目染故識見絕人其為人面大少髭長可七尺性介寡合滑稽玩世年六十餘而終

古人畫人物上衣下裳互川黃白粉青紫四色未嘗用綠色者蓋綠近婦人服色也琴囊或紫或黃二色

罪雪錄

八

十

而已不用他色

欲試藥金燒火其上當有五色氣起

予喜吾衍先生子行所述書室中修行法甚有意味得之不可不傳不得其人亦不必傳也因備錄于此云心閒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閒心懶則治近事以其可作止也心手俱閒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強於於於也心閒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注或史

人文集此又甚宜於風雨之際及寒夜也又曰手允心閒則思心允手閒則臥心手俱閒則著書作詩心手俱允則思早畢其事以寧吾神

葛可久姑蘇人治方脈術與丹溪朱彥修齊名嘗炒大黃過焦悉棄去不用其謹如此人來迎致不問貧富皆往貧人以楮鏹來買藥準病輕重注善藥絨以界之而歸其直或楮鏹有不佳者易佳者使供饘粥慈仁人之用心也同郡富人家女子年可十七八癩四腋萎痺不能自食目睛衆醫莫能治迎可久可愈

罪雪錄

八

十一

視之笑曰此不難治乃命悉去其房中香墜流蘇之屬發籍地板掘土為坎昇女子其中扇其扉戒家人候其手足動而作聲當報我久之手足果動而呼投藥一丸明日自坎中出矣蓋此女平日嗜香而脾為香氣所蝕故也又善以生辰推禍福尤習武藝一日見莫徠開桑弓可久挽之而散歸而下血亟命其子煎大黃四兩飲之其子惡多私戒其半不下問故其子以實對可久曰少耳亦無傷也我命來年當死今則未也再服二兩愈明年果卒

近世拆字言吉凶者無如張乘儀按字畫成卦即云不為鉤距余一日坐棹肆中有二僮持一字來棹曰是為吏緣同曹訟之當送刑部答四十即回二僮相視默然既而曰皆如先生言余欲訴通政司求免可乎棹曰此行不可逾旦朔欲已耶余謂答四寸未可知僮曰準律當然耳棹又曰今夕非附軍器船即官議船也僮曰果官議船也

洪武初參知政事劉公某王公某蒞湖江日改拱北樓為東遠榜揭棹往視之曰三日內主哀喪之事如霏雪錄 八 十二

期王公毋夫人病卒劉公以曆日紙進坐法王公尸槎問故槎口來者喪字形遠者哀字形也旁之二點相續者汨點也公命槎易之乃名為鎮海云又余家錢塘西第一日以余世父初度日會賓槎亦與焉忽謂家君曰今晚常有遠客至因酒食費財已而湖東人來一如槎所云叩之槎曰吾聞滌器聲知耳余謂此術古有之如佛圖澄聽鈴聲王生聽馬蹄聲是也先是槎挈家自夫鬻避兵依余家舍浦莊足之家君初不相識一見館之三年以故數欲以其術

授子時余習舉子業惜不暇學也槎姓張氏名某德元乘槎其自號云

洪武中有胡僧善相在 寺見三僧與寺主別胡謂主者曰彼三僧何之主者曰禮蒲陀胡僧亟令召回否則皆有水厄主者令追之不及果俱溺死胡僧後見四明袁庭禮欲授其術乃令袁祝日久之雜以白豆令揀之袁目不暇遂以其術傳之袁亦多奇嘗相戴九靈先生日後常有一雞壬戌冬果死圍圍洪武丁卯春湯信公持節發杭紹明台溫五郡之屬霏雪錄 八 十三

城沿海諸鎮時會稽王家堰夜大雨水暴至死者皆四五水上有火萬炬咸以為鬼子嘗詢于習海事者曰鹹水夜動則有光蓋海水為風雨所擊故其光如火耳因記王子年拾遺記云東海之上有浮玉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蕩潏火不滅為陰火正此類也余記此以破好怪者之說

余之外王父財賦公常自言十二三時僑居慶元汪家府間竊從人學泗汲川踏一物如石狀極冷心惕然亟登岸俄風起浪作有物爬沙水濱其首肖狗

去即向所踏物也

學見人云海中虎皮白皮料影三種鯊魚皆能變

越州馮祿禱家竭池取魚一巨鯽前有二足如鼠

即鼠變也

越中有道士陸因賓者曉乘舟出見白虹跨水甚近

及至其所見蝦蟇如箬笠大白氣從口出即跳入

虹亦不見

元薛公世南為山西僉憲時言一皮匠忽畫見二錢

脚召渠云是真府符命其人令家人作饌供二冥使

霏雪錄

八

十四

家人無所見也且語家人曰我平日寡慾雖死必復

生慎勿葬我是日果死三日後復蘇云至一官府設

王者儀衛一人冕服坐殿廷問曰汝知過否皮匠曰

某有生以來未嘗造惡王者命以物如青泥之狀塗

其頂久之心骨醜然累世之事皆能記憶王者曰白

起坑長平四十萬卒汝不預乎其人乃王紇九世身

對口起坑卒時某阻之不聽非某罪也上帝以某有

陰德賜某八世為將今九世矣俄而起械而至靡

一鬼囚也與之對得其情起復押入冥獄夜又

還自後乘所業乘馬出入士夫家能談其前世事

聞諸王少師文王聞諸薛公云

山東民間婦人一臂有物隱然膚中屈信如蛟龍狀

婦喜以臂浸盆水中一日雷電交作婦自斷出臂

一龍孽雲而去

嘗有縫人坐一室忽墜壁中瑟瑟有聲少間墜罅處

一小蛇隨出隨大俄風雨化龍而去

禹廟梅梁乃大梅山所產梅樹也山在鄞縣東南七

十里蓋梅子真隱處石洞仙井丹竈藥鑪猶存山頂

霏雪錄

八

十五

大梅樹其上則為會稽禹祠之梁其下則為他山堰

之梁禹祠之梁唐張僧繇圖龍其上夜大風雨嘗飛

入鏡湖與龍聞人見梁上水淋漓濕萍藻滿焉始駭

異之乃以鐵索鎖于柱他山堰之梁長三丈許去岸

數尺歲久不朽大水不漂因刀墜候傷之出血不止

今禹廟以他梅樹代之不斷不削存故事耳非舊物

也

洪武乙亥冬遣使發卒修坡塘時山陰天樂瀛湖

掘得一物類小兒臂紅潤如生無有識者遂棄之

肉芝也食之延年

波羅蜜樹如荔枝樹差大皮厚葉團有橫紋小枝

榭身而生一枝含數實花落實出大如斗皮亦似荔枝

枝有刺類佛首螺髻之狀肉若蜂房近于處可食與

熟瓜無異而風韻過之子如肥皂核大亦可嚙食味

似豆春生秋熟交人珍之

安南國有一種魚銳首無鱗有骨若插箭然味似河

豚名戴帽魚

甘草大者如柱土人以架屋吾友唐愚士西遊親

之

霏雪錄

十六

北方黃鼠穴處各有配匹人掘其穴者見其中

土窖若床榻之狀則牝牡所居之處也秋時蓄黍

及草木之實以禦冬各為小窖別而貯之天氣晴

時出坐穴口見人則拱前腋如揖狀即窺入穴

聯句所謂禮鼠拱而立者是也惟畏地猴地猴形

小人馴養之縱入其穴則啣黃鼠喙曳而出之味極

肥美元朝恒為玉食之獻置官守其處人不得擅

也

玉面狸謂之風狸止食山果而乘風過枝甚捷

勝地狸宜糟食尤佳

蚌與石巨皆海錯之佳者

海中有甲物如扇其文如瓦屋惟三月三日潮盡

出名海扇四明任松鄉嘗有詩云漢宮佳人班婕

香雲一篋秋風初網蟲蒼蒼恩自淺猶抱明月

居至今生怕秋風向三月三日纔一見對人

如意昔人五雲清暑殿

木棉花唐人詩多用之然與吳越所產不同後

地里志交趾安定縣有木綿樹實如酒杯口有

蠶之綿可作布

元末有人樸被行山逕間遇惡少意所負必楮

擊殺之視襖中特借衾耳大憚之乃書楮衾曰的

的孰令爾紙被似鈔角問我何處住五色雲中住問

我是何姓杓子少箇柄爾也錯我也錯不如歸去的

的的懸官不知主名召商謎者問之曰五色雲絲

也綵燦新昌山名杓子少柄孟也蓋于姓也密令

人往蹤跡之久而不得隸人亦了事者一日坐

櫛髮見一人對門置餅鼓其槌作的的之

日某山中劫負紙被者官察知賊處即來

人有懼色次日閉門不賣餅矣竟捕之果服

老農語曰蝗生子遺而人地經大雪則入地愈

雪後書北臺壁云遺蝗入地應千尺又和喜雪三

膳無遺種是也

坡翁有數妾相繼而去唯朝雲者隨坡南遷朝雲

王氏錢唐人生一子曰幹兒未暮而夫紹聖三年

月五日朝雲亡八月三日葬泗州栖禪寺東麓為

霏雪錄

八

十八

名六如有銘

吾先君嘗言友人某解禽言見二雀啾鳴樹間

一雀飛鳴而過二雀忽飛去友人曰此二雀求

不得一雀報言在東園樹林中故二雀飛去

令人視

林中果然

巴壑編

明 劉下記

江東門外洪武間建輕煙澹粉梅妍翠柳四樓令官

妓居其上以接四方賓客大賈及士夫休沐時往遊

焉後士夫多以耽酒悅色廢事漸加制限

三山門外有醉仙樓以中秋與學士劉三吾朱濂董

倫王景陶安等醉飲得名樂民樓以春時賜民花酒

錢傅孟浪齋得名又有鶴鳴樓亦在三山門

魏國公家一對鴛鴦硯甚奇兩硯並處則硯水自流

巴壑編

一

光彩潤澤分別與常硯無異

丞相胡惟庸畜胡孫十數衣冠如人有客至則令供

茶行酒能拜跪揖讓吹竹笛聲尤佳又能執朱戚舞

蹈人稱之為孫慧郎

周王開一園多植牡丹號國色園品類甚多建十二

亭以標目之有玉盃紫樓等名儀部郎尤良作十二

詩富陽侯李駉馬縱侍兒悉效官妝有蝶粉蜂黃花

羞玉釵之號

都下妓柳青頗為流輩所推一時文人達士盡與之

遊最厚者常唾之唾絲白如雪香滑可愛日為唾花
人爭以得唾為榮

常開平家豪富無比每燕飲童妓滿堂頂飲者多賚
賞物方往人皆苦之謂之歡喜錢

信州人袁著夜經廢宅遇一黑面婦人自稱裂娘堆
雙髻衣紅褐佩兩金環正語間忽不見著疑懼旋走

退宿于故知家明日復至其所但見污塵中積褐一
堆撥開得一把剪刀乃知昨所遇者剪刀精也

陝西營子京勇力過人性不喜營產業日以樵獵為
已瘡編 八 二

生有搏虎法見虎則先伏于地俟其來即以藥刀刺
其喉虎應手而斃藥刀九曲五尖取離舉山山在劫

律草搗汁淬其鋒虎當之則虎毛腐裂五喉九結有虎
五喉食喉木喉風喉骨喉橫喉無不破傷

馮初內中嘗失金餅蓋謂執事內監竊之命斬于市
臨刑追免之蓋已得也監言入市時猶懼懼既而覺

身坐屋簷上下臨市井見及縛一人將就刑頰之四
報至我乃下屋驢還耳大抵死者竟矣先逝如此又

異教謂人竟非一可以分為死生去來者亦可參養

之也

洪武中有胡僧善相在某寺見三僧與寺主別胡謂
主者曰彼三僧何之主者曰禮浦陀胡僧亟令召回

否則皆有水厄主者令追之不及果俱溺死胡僧後
見表庭禮欲授其術乃令表視日久之雜以黑白豆

令揀之袁曰不眩遂以其術傳之表亦多奇驗
江湖間談星命者有子平有五星又有範圍前定諸

數士大夫所樂問者唯子平為庶幾以其諳乎理且
道人之富貴貧賤往往多中相傳宋有徐子平者精

已瘡編 八 三

子星學後世術士宗之故但稱曰子平子聞之隱者
云子平名居易五季人嘗與麻衣道者陳圖南呂洞

賓同隱華山蓋異人也今之推子平者祖宋末徐彥
昇其實非子平也

術家以人生所值年月日時推算吉凶而必歸重于
日主頗亦有說夫十二時皆生於日積日而後成月

積月而後成歲故日子最為重蓋日躔於子宮則謂
之子時丑寅之類皆然無日則無時而月與歲皆無

從推矣雖小道亦嘗窺測陰陽之際者

元主嘗召一術士問以國祚對云國家千秋萬歲不
必深慮惟日月並行乃可憂耳至是大明兵至而元
亡

冷謙字啟敬杭州人精音律善鼓琴工繪畫元末以
黃冠隱居吳山頂上國初召為太常協律嘗遇異人
傳仙術有友人貧不能自存求濟于謙謙曰吾指汝
一所往焉慎勿多取乃于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
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寶充牣蓋朝廷內帑
也其人恣取以出不覺遺其引他日庫失金守庫吏

已瘞編 六 四

得引以聞執其人訊之詞及謙逮謙將至曰吾死矣
安得少水以濟吾渴建者以瓶汲水與飲謙且飲且
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建者驚曰汝無然吾輩皆
坐汝死矣謙曰無害汝但以瓶至御前上問之輒於
瓶中應如響上曰汝出朕不殺汝謙對臣有罪不敢
出上怒擊其瓶碎之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移傲物
色之竟不能得

莫月禹者道士也嘗與客遊西湖烈日熱甚莫曰吾
借一傘遮陰乃向空嘯氣忽黑雲一片隨而覆之

有少年郎狎一娼以其美且富也利定百端趨奉唯
恐失意即惑甚留其家經歲雖他娼才貌勝者弗能
移也一日晝臥樓窗下命市魚為午餚俄而見娼自
携魚入私念彼胡不使婢輩而必自持注意察之而
娼不知也提魚竟入厨中郎益疑惟俯窺窺之見
娼置魚於空淨器中而去頃之又將一器物注淨器
中若水而色異亟下視之乃月水也便大恨召與言
別不食而行焉按博物志有云尸布在戶婦人留連
注謂月布埋戶限下婦女入戶則自淹留不肯去斯

已瘞編 八 五

言可信矣
又聞娼家不欲接其人則撒物入水投火中便焦急
而去

于梓人者湖廣武岡州人梓人生七八歲眉目如畫
資性聰警其州將愛之因其父藝以梓名之及長有
俊才且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知登州府部有
訴其家人傷于虎者梓人命卒持燐入山捕虎卒泣
不肯行梓人苦之更命他兩卒曰第焚此燐山中虎
自來兩卒不得已入山焚其燐火方息而虎隨至彌

耳帖尾隨行人城觀之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動梓人
厲聲叱責杖之百而舍之虎復循故道而去諺爲部
民告訐以爲妖術惑衆有詔逮治數月庾死獄中
棄其尸家人發喪成服忽一夜聞叩門聲問爲誰答
是梓人也人驚爲鬼曰吾實逃去云死者詐也家人
不信謂鬼衣無縫驗之不然遂內之梓人不自晦匿
口與故舊遊宴或泛舟不用楫逆水而上以爲樂里
人劉氏其怨家也執之白知州伍芳請奏聞芳不許
劉遂請闕告之朝命法官推按未至一日忽失梓
人所在但存鉄索而已劉無以自明竟坐欺罔得重
譴而梓人自是不復見矣梓人自號七十一峰道人
詞翰道逸可觀吳用藏言自制遊大山歌一紙余嘗
見之

已瘡編

八

六

富足翁口高丈五猶披被萬歎曰兆已萌於此矣卽
以家貨付託諸僕能幹掌之買巨航載妻子泛遊湖
湘而去不二年江南大族以次籍沒獨萬獲令終其
亦達而知幾者與

成都府漢文翁石室壁間畫一婦人手持菊花前對
一猴號菊姑娘子大比之歲士人多乞夢頗有靈異
太祖嘗微行至朝天宮前見一婦服重服而大咲問
曰觀夫人之被服如此而大咲何也曰吾夫爲國而
死爲忠臣吾子爲父而死爲孝子然則天下之婦人
其好夫好子未有如我者矣吾所以喜而咲也太
祖問曰汝夫已葬乎婦人以手指示曰去此數十步
是吾夫埋處也言訖忽不見太祖識其處明日命
有司往視之則黃土一塚草木森鬱掘地數尺見其
誌則晉卞壺所藏也面色如生兩手皆拳其指甲出
手背外六七寸是時城中墳墓有禁太祖以其爲
忠臣也遂命掩之仍爲立廟命有司春秋祀之

張士傑客壽陽被酒歷淮陽濱入龍祠見後帳龍女
塑像甚美乃取桐葉題詩投帳中云我是夢中傳彩

已瘡編

八

七

華書於葉上寄朝雲忽見一含有美女士傑徑詣置
酒女吟日落帆且泊小沙灘霜月無波淮上寒若向
江湖得消息為傳風水到長安士傑昏醉既醒孤
於廟門之右小女奴曰娘子傳語還君桐葉勿復置
念

已瘡編

八

夢餘錄

雲間唐錦

祠山張大帝疏涇濱化而為爺與禹治水時化熊事
絕相類恐皆好事者為之也

吳中呼道士之有室家者謂之火居然亦有所本也

唐鄭熊番禺雜記載廣中僧之有妻者名火宅僧

古者凡卜之法不獨著龜見于書傳者尚有錢卜紫

姑卜烏卜牛蹄卜粟卜羊卜灼骨卜瓦卜雜不出于

聖人要之亦有可稱者焉

夢餘錄

東坡以茶性寒故平生不飲惟飯後濃茶滌齒而已

然大中三都進一僧百三十歲宣宗問服何藥云性

惟好茶飲至百碗少猶四五十碗以坡言律之必且

損壽及得長年則又何也

草木之花皆五出而雪花獨六出先儒謂地六為水

之成數雪者水結為花故六出然至春則雪皆五出

豈春雪獨非水所結耶恐未為定論也

古人爆竹必于元旦鷄鳴之時今人易以除夜似失

古意

今人多呼隸卒爲茄鼓而莫究其始予嘗考之國初已有此號臨江多虎狼卒百姓畏之目爲茄鼓以其部黨衆而心力齊也

虎畫地以下食狼倒立以下所向鴟巫步以禁蛇鶴再步以解難鴻鵠勅水啄水畫符此則鳥獸之靈者也

綱間有木口金剛纂狀如棕間枝幹屈曲無葉剉以漬水暴牛羊渴甚而飲之人食其肉必死又多畜淫婦以誘人犯之亦死名曰人瘴

夢餘錄

八

二

近世風俗多齋于父母之養雖飲食衣服亦錄較而寸量之及亡則盛作佛事以資冥福至于葬則陳列游戲之具以侈觀瞻夫生既不能養亦何有于死哉蓋欲以此詫美于鄉人耳非誠愛其親也

唐制六品以下堂舍不得過三間五架門屋不得過一間兩架庶人房舍不得過三間四架不得輒施柱飾末刻庶人屋舍許五架一間兩厦而已其朱漆梁柱窓牖者亦在所禁我朝庶人亦許三間五架已當唐之六品官矣江南富翁一命未沾輒大爲營建

五間七間九架十架猶爲常常耳曾不以越分爲愧澆風日滋良可慨也

古之所謂碑者乃葬祭之時植一大木所用以繞縛麗牲耳不可爲文章之名也後世易之以石已失古制孫何嘗著論辨之然有名公鉅儒爲人作碑文而往往直書其首日某公神道碑是皆考索不精恐不免見笑于孫公矣

唐人以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予謂除字止可施於歲前一日若又有冬除之說則夏至前又可謂之

夢餘錄

八

三

夏除乎殆非通論也

唐制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我朝公服之制蓋損益于此

五代時士大夫初出身官誥不惟著歲數兼說形貌短長及髭髯有無以防僞冒今之路引必備載之蓋其遺法也

近時大家多鑄活字銅印頗便于用其法蓋起于慶曆間時布衣畢昇爲活板法用膠泥刻字火燒令堅作鐵板二密布字印一板印刷一板布字更互用之

瞬息可得百本其費比銅字則又庶矣

夢餘錄

八

四

祐山雜說

平湖馮汝弼

飛仙骨

余自幼不習詩中會榜後謂同年王柘湖梅曰倘公入翰林余不能詩奈何柘湖笑作吳語云天冊自有長茶子後柘湖選庶吉士入翰林有 旨報罷柘湖寄余詩云海上海上黃金十二樓紫烟繚繞碧雲浮可憐不是飛仙骨咫尺三山隔弱流既而復開館柘湖仍與選余謂之曰君今作飛仙矣向謂天冊自

祐山雜說

八

子如今却是短茶子柘湖身短衆為絕倒

燕駕

嘉靖乙未春 賜進士韓應龍等及第出身有差鴻臚官宣 制余當導 駕三鼓至 華蓋殿候 駕出鴻臚官及余等導 駕給事中十員又翰林官御史叩頭禮畢翰林官御史先步東門疾馳循 殿臺而下步中左門沿廊而上趨入 奉天殿候 駕稍遲則 駕從中出不復得入矣惟給事中自 御前 導 上直至 奉天殿候升 御座分侍左右最為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四

霽暹 天顏清瑩聲咳鏗然未幾余謫外迨昔遭逢
慨然有感故余南遷詩云玉殿春光 龍御遠衝陽
晚色鴈歸忙蓋憶此也

隨地報恩

天之于物生之仁也肅之亦仁也君之于臣予之恩
也奪之亦恩也余自給舍謫丞潛山聞報詩云長沙
自是酬恩地何必區區弔楚閭蓋隨地皆君恩隨地
皆可報恩也東坡獄中寄子由詩云聖主如天萬物
春小臣愚暗自云身知君即天地蓋罪已而不怨可
祐山雜說 六 二

謂度越賈生矣

謫仙詩識

余居京師時同年錢海石數乘月過余引滿高吟余
賡韻一絕云明月在地人在天塵寰玉宇遙相連高
歌不問南來鶴猶恐人知是謫仙未幾果謫人以爲詩
識云

剽寇拆字

嘉靖癸丑四月倭寇寇平湖官兵失利典史喬登先
之五月寇復至湯叅將克寬領兵格戰邑人汹汹余

與兒輩夜宿東園候報因拆二字作口號云曲川地
可耕長刀砍低樹元來腹有文軍口三十去令兒輩
合之季兒敏効年十五日得之矣剽寇二字也明日
得報湯大克捷斬首三十級

遲速有命

海鹽吳南溪諱昂弘治辛酉鄉試文甚得意忽覺腹
中飢不可忍恍惚間將試卷吞之至貢院門即不飢
矣謂人曰余不知何故乃有此異余終身不第矣越
三年甲子中式乙丑舉進士官至福建布政官蹟甚
祐山雜說 八 二

著以此知人之功名不但有無係命雖其遲速亦自
有命也

駕虎傷人

吾邑趙漸齋先生佃戶陸大老者朴野勤儉頗足
食忽有嘉興捕盜兵數人擁入其家稱賊攀指綁縛
至舟次出一賊喝曰汝寄某物于彼賊應聲云某物
某物拷掠追索陸不勝苦楚罄家所有悉與之猶不
足則賣田房爲贖既獲免不勝憤憤告于監司行縣
追問陸素訥不能質對謀于漸齋漸齋贈以詩云自

昔只聞人捕虎于今駕虎徧傷人何時得向龔黃語
除盜先除捕盜兵若因其被害而慰解之者且戒之
曰慎勿洩候質對時有不如意即出此陸如其言遂
得直捕兵追賊發戍矣

徐白雲

余檢古人佳句云閒鋤明月種梅花恨無可對者嘉
靖甲辰余自太倉入 觀借寮友數輩坐天曹席龕
中以前句索對對者數人俱平平耳最末張洪齋云
謾捲疎簾邀燕子清麗閒雅可愛因揭之東園廳柱
粘山雜說 八 四
後六年友人徐七橋見之云閒鋤明月字意本虛謾
捲疎簾似太着實因對云謾掃白雲看鳥跡則超脫
塵凡殆有仙氣因呼為徐白雲

麥舟詩

故人胡文喬遷曠遠不羈之士也家頗零落一日詰
余出一詩于袖中云糶食鶉衣鬢已秋三喪淺土淚
橫流登堂稽顙無他話見說先生有麥舟讀之慘然
為贈之

火中人

嘉靖癸丑嘉興宣公橋失火延燒甚衆士人黃湛泉
偶至郡舟泊橋下望見火中一物如猫火愈熾其物
愈大少頃即成一大紅人湛泉歸數日家亦失火蓋
先兆云

納息下氣訣

納息下氣之法不拘晝夜跏趺靜坐啖菜數莖屏伏
鼻息心中默念納息下氣一次五六七八至九俱氣
隨意逆直至後門逆出每口氣逆至九屈一指為
記虛右大指屈至九指是為九九八十一數虛火自
粘山雜說 八 五
降真水自生元氣週流一無阻滯可以却疾可以延
年近取諸身歷有明驗其視鉛汞金丹之術相去遠
矣

明目方

余七旬外每患目眩偶檢得一明目方一省讀書二
減思慮三專內視四簡外觀五且起晚六早夜眠凡
六物熬以神火下以降氣蘊以胸中七日然後納諸
方寸修之一月近能數其口睫遠視尺筮之餘長服
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

行之非可謂之嘲戲亦奇方也

龍

六

江漢叢談

明 陳士元

大明會典載 朝廷樂器中有二十絃者即箏篥是

也

醴陵縣有綠水可以寫字即儒學泮池是也遇雨連

陰則色淡

江陵士人稱挽畜產繩繙之名曰五尺此語見夷堅

志

聞前輩云國初進士釋褐之後其朝叅出入皆徒步

江漢叢談

八

也

唐音孟浩然峴潭詩日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編故

杜甫用其事

神仙粥方專治感冒風寒暑濕之邪并四時疫氣流

行楚人多用之

荆楚記云正月未日以蘆苴火照井中廁中百鬼皆

走

柳子厚述舊詩云衰榮因莫莢盈缺幾蝦蟇用日月

事而不明言日月

韓退之有木居士詩在衡州耒陽縣整口寺

江漢叢談

二

投壘隨筆

仁和姜南

貧富不愛錢

錢昕字景寅蘇州常熟人正統乙丑進士歷官湖廣布政使以廉慎著稱同時有魚侃者亦常熟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歷官開封知府亦有廉名然昕故富家而侃則貧士人尤以為難鹽山王文肅公翱為吏部常稱之曰富不愛錢錢昕貧不愛錢魚侃

雜種

投壘隨筆

今人詈人之桀猾不循理者曰雜種按晉書前燕載記贊曰蠢茲雜種奕世彌昌雜種二字見此

危不遺家

正統己巳秋北虜寇邊王師敗績于土木大駕北狩京師戒嚴朝士多遣家南徙禮部侍郎李公紹時為修撰獨曰主辱臣死笑以家為卒不遺

握兩手汗

今世人旁觀人涉險而濟者輒曰為爾捨兩把汗按元史憲宗召趙璧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

近侍之尤不善者憲宗不悅璧退世祖曰秀才汝渾身都是膽耶吾亦爲汝握兩手汗也

吳越春秋語

孟子曰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趙曄吳越春秋云民去崎嶇歸于中國雖襲孟子意亦簡而佳

叙虞芮質成

虞芮質成之事左傳家語說苑皆載之觀其叙事之法說苑不如家語家語不如左傳

投壘隨筆

脛大于股

賈誼曰天下之勢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按說苑引孔子曰脛大于股者難以步指大于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誼之言疑亦本于此

貴賤定分

戰國策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以補黃狗之皮漢書賈誼曰履雖鮮不加于首冠雖弊不以苴履皆言貴賤有定分也

洗硯新錄

仁和姜南

演小說

世之瞽者或男或女有學彈琵琶演說古今小說以覓衣食北方最多京師特盛南京杭州亦有之嘗讀翟存齋過汴梁一律云歌舞樓臺事可誇昔年曾此擅豪華尚餘良楹排蒼昊那得神霄隔紫霞廢苑草荒堪牧馬長溝柳老不藏鴉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觀此則自昔蓋有之矣

洗硯新錄

鑷白髮

南史齊鬱林王五歲戲高帝傍帝令左右鑷白髮問王我誰耶曰太公帝笑曰豈有爲人作曾祖而鑷白髮者乎因讀此而笑世之癡人年近期願鬚髮皎然非鑷則染將欲何爲乎

廬州四忠

國初從龍諸臣在廬州則有精忠大節者四人謂楚國公廖永安甯國公俞通海蔡國公張德勝永義侯桑世傑楚號二公巢縣人蔡國合肥人永義無爲州

人

陶安善讓

國初丙申年三月克金陵七月置江南行中書省以陶安為左司員外郎陞郎中日贊機務既而得劉基朱濂章濫葉琛四人 上問安四人者何如安對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朱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濫葉琛 上多其善讓

戒子

遂初先生四明王叔誠名厚戒子陞臨曰承家不在

洗硯新錄

八

二

名位而在不失身敬身不在外貌表襮而在毋自欺讀書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身同流合汙以為迫矯時干譽以為高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吾所深惡非所望于汝也

丑庄日記

仁和姜南

翰林七學士

國朝翰林學士不限員數天順初翰林缺學士正員時林文等七人應轉學士 上疑其多兵部尚書陳汝言進曰唐有十八學士是不為多遂俱拜焉然汝言之對亦率爾唐太宗天策府十八學士乃世俗之稱此時未有翰林院亦未嘗設學士官豈可對君父前如此妄言無乃不讀霍光傳之過乎

丑庄日記

八

容土

浮屠泓師與張說市宅戒無穿東北隅他日怪宅氣索然視東北隅已穿二坎丈餘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將平之泓師曰容土無氣與他脉不連譬身瘡痛補他肉無益也今之俗師妄言風水者一遇方隅坎陷則令補築增樸便謂藏風聚氣豈不謬哉君子無惑焉可也

不立田園

唐張嘉貞雖貴不立田園常曰吾相國矣未死豈有

飢寒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保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為不肖子酒食費我無是也張公之言乃理到之言也士大夫當書此以為座右銘

康節四事

會有四不赴時有四不出無貴亦無賤無固亦無必里閑閒過從身安心自逸如此三十年幸逢太平日此康節之詩也高不絕俗卑不同流真隱士口中語耳

時來為相

丑庄日記

二

宋劉文安公沈擢右正言知制誥西用兵沈見執政白事翌日請對極言得失仁宗遂其議于中書執政不悅日須舍人作相自行之沈日宰相豈有常哉時來則為之公至至和元年拜相

輟築記

仁和姜南

倖門

王梵志曰倖門如鼠穴也須留一箇若還都塞了好處都穿破觀此言苟非聖君賢相則倖門之塞杜其太甚者已

房玄齡無後

續前定錄房玄齡來買卜成都日者笑而掩鼻日公知名當世為時賢相奈無繼嗣何公怒時遺直已三

輟築記

八

一

歲在側日者顧指日此兒此兒此兒絕房氏者也公大悵然而退後皆信然也吁以房相之賢而子不肖豈非天乎

指天畫地

陸賈新語云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脩聖人之道極經義之淡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指天畫地動人以邪變驚人以奇怪吁此言道盡索隱行怪者之情狀學務口耳者觀此亦可以自愧矣

管寧思誓

寧避地遼東經海遇風船人危懼皆叩頭悔過寧
心誓念向曾如廁不冠即便稽首風亦尋靜見周景
式孝子傳吁寧持已之敬如此宜乎免于亂世也

白翎雀

朔漠之地無他禽鳥惟鴻鴈與白翎雀鴻鴈畏寒秋
南春北白翎雀雖窮冬泚寒亦不易處故元世祖作
名曰白翎雀

穢冢

秦檜墓在建康墓上豐碑屹立不鏽一字蓋當時士
輟築記

大夫鄙其為人蕪畏物議故不敢作神道碑及孟珙
滅金回屯軍于檜墓所令軍士糞溺墓上人謂之穢
冢

獻楊梅仁

王凝字豐父守會稽童貫時方用事貫苦脚氣或云
楊梅仁可療是疾豐父哀五十石以獻之後擢待制
再任不歷貶職徑登次對惟豐父一人此揮塵所載
也吁孟作獻涼州之酒程松市北珠之冠小人之恒
也不知五十石楊梅仁何以能哀乎

唐御容

蜀明皇御容院有唐十八帝真像院僧見神堯為高
祖即題其次云曾祖太宗祖高宗後宋趙清獻公至
院命小吏刮去曾祖祖三字僧之愚鄙有如此可資
一捧腹耳

說郭續目錄

引第十八

雙溪雜記 王瓊

二酉委譚 王世懋

窺天外乘 王世懋

百可漫志 陳彞

近峯聞畧 皇甫庸

近峯記畧 皇甫庸

寓圃雜記 王鈞

說郭續目錄入引十八

青溪暇筆 姚福

方洲雜錄 張寧

遼邸記聞 錢希言

宛委餘編 王世貞

谿山餘話 陸深

委巷叢談 田汝成

無用閒談 孫潛

雙溪雜記

泚汾王瓊

昔司馬遷罪廢之餘作史記為萬世史學之宗後世山林隱逸之士有所紀述若無統理然即事寓言亦足以廣見聞而資智識其所紀時事得于耳聞目擊有出于史冊之所不載者皆足以示勸懲而垂永久是宜人見而愛愛而傳之于不泯也然其所紀載聞見或不實毀譽或失真甚至雜以詆諧之語怪誕之事者亦有之矣若是者雖傳于世

雙溪雜記

讀者何益焉惟夫事核而詞簡理明而論公大而有關於治道小而切于日用雖曰信手雜錄而舉一事寓一理使讀者忘倦如芻豢之悅口斯不為徒言矣予所居巖穴在雙溪之間怡神養氣之餘忽有所思輒錄于冊久而成帙雖不敢自謂盡合道理然皆紀實無空言者格物君子得而觀之未必無所取云

陰陽五行動靜循環本無一定故世道反覆相尋亦無一定試觀歷代帝王創制立法未有久遠可行而

無弊者氣數使然也若曰自我立法萬世無弊聖人不能矣今以法制不能盡善者論著于左有志經世者欲求至當必將有感于斯焉堯禪舜舜禪禹善矣魏禪晉周禪隋未善也禹傳啓武王傳成王善矣秦傳 亥隋傳楊廣未善也然則傳賢乎傳子乎未可定也封建善矣爭奪之害生郡縣善矣數易之弊起然則封建乎郡縣乎未可定也有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則有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下至漢用蕭曹丙魏唐用房杜姚宋宋用韓范富歐善矣趙高李斯滅 雙溪雜記 秦土莽曹操篡漢虞世基李林甫牛僧孺亂唐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亡宋未善也然則將立相乎將不立相乎未可定也井田善矣瑣碎之弊生阡陌善矣兼井之患作然則井田乎阡陌乎未可定也寓兵于農善矣邊 之侵不可行聚兵于衛善矣坐食之久終自困然則將爲農兵乎將爲衛兵乎未可定也什一而稅以一方之貢供一方之用善矣轉輸有遠近脚費有多寡將裒益之使平乎抑隨其地而任其輕重乎未可定也有兵政則有馬政馬育于監苑

善矣兵不得而熟習馬給于兵善矣馬不得而蓄息然則將育于監苑乎將給于兵乎未可定也古昔聖帝明王創立制度令子孫世守不許變更然終不能使其必不變者非帝王智慮有所不及也勢之所使不能不變耳亦猶造化陰陽晝夜寒暑不能一定非人力之所能爲者也

國初天下諸王皆置護衛有兵權至 太宗靖難後遂皆革罷不許來朝初制 親王歲支祿米一萬石後因地方豐歉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俱有常祿亦因

雙溪雜記 民供有限悉減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關支又如初封郡王歲支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初封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多至二三十人者有之 慶成王生七十子夫以七十子論之一歲皆支米一千石反多于 親王祿米矣先年陝西 慶府分封郡王俱于慶府一萬米內分撥并軍校亦于大府分出不知彼時奉何事例又如鎮國等將軍年十一二歲即請封號祿米弘治某年因災異禮部會官議修省事件郎中慈溪王綸

其輕重乎未可定也有兵政則有馬政馬育于監苑

白子諸大臣定議鎮國等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撥支祿米至今行之以民供論之則日益不及以宗室論之往往衣食不繼又宗室降為庶人者計口月給米一石比與將軍中尉反得實支宗室例不種田納稅商販營利而常祿不給勢所必至矣

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石如知縣月支米七石歲支米八十四石足勾養廉用度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後又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

雙溪雜記 八

四

其折色以鈔為計每米一石折鈔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一疋折米二十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此貪婪之難禁也

國初官制全論歷俸深淺轉陞如京官六品六年考滿陞一級從五品又歷俸三年陞一級正五品外官必九年考滿論繁簡陞轉此定制也如宋景濂洪武二年除學士十年致仕五品終身自洪熙以後選法漸變蓋因四品已上官漸少五品以下官漸多卑官皆陞高官無缺不得陞或卑官未該陞高官急缺亦

須陞補以此有不待缺而陞者如翰林院學士春坊殿閣大學士有陞至尚書侍郎帶虛銜者通政使太常卿國子監祭酒及由序班出身陞至鴻臚寺卿醫士出身陞至太醫院使寫字出身在內閣書辦陞至編修郎中等官皆有陞至尚書侍郎帶虛銜者皆因該陞而無缺也又有急缺而皆無可陞之人則與署職如六部署郎中員外郎是也然署職之例惟行六部司屬其餘衙門無之如給事中之上監察御史之上序班行人中書之上俱無五品官翰林院五品

雙溪雜記 八

五

官五員以此俱無署職 國初有御史陞主事者如僉都御史陞侍郎也然翰林科道官職專講讀彈劾近侍清要又因在外四品以上官缺多乃于科道部屬中各論其歷俸年深者不次陞補翰林官不歷政事故不外補中書九年陞各部員外郎惟序班一官九年方得外陞八品官最為貧苦此建官之制之變也蓋轉遷雖有資序官制則有定員若資序雖當遷轉而官無員缺則但仍舊任不遷中間年深政績卓異者加陞俸級必待有缺方遷補之則黜陟之典額

定之員兩不相悖矣

國初定黜陟之法即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今百官歷俸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三次方論黜陟是也然官或有缺不候考滿而陞去者多矣是三考陞官之法不守也又三年一朝覲考察不候滿考而黜去者多矣是三考黜官之法不守也既行三載考察之法又行遇缺推補之例天下庶官九載考績者幾何人哉況四方之遠一官赴京考滿往回勞費且誤公務惟許令本處考覈庶為便也方面官有巡撫都御史

雙溪雜記 入

六

史巡按御史開報考語亦令就任復職待朝覲定黜如此朝覲之典考滿之法兩不相悖也

洪武永樂間文武大臣未有師保之加如魏國公徐達誠意伯劉基皆無加秩至 仁宗登極始加英國公張輔為太師楊士奇陞少保進少傅楊榮陞太子少傅進少保後三楊皆進少師楊士奇楊榮先卒皆進太師楊溥正統十一年卒王振用事不與贈及蹇義夏元吉黃福等加師保皆在永樂之後也景泰間易太子文武大臣皆加保傅之官惟于謙加少保有

安撫功無愧其餘皆濫加也天順初悉革罷保傅官天順五年曹欽反逆吳瑾寇深殺死李賢被傷獨加太子少保至 憲宗登極始加少保吏部尚書王翱始加太子太保其後有以考滿加秩者或以功加者矣

國朝陞用六部堂上官不拘出身何衙門如順天間以布政王昫為禮部尚書初無禮部必用翰林出身之例又楊士奇以儒士由齊府審理副胡儼由知縣李賢由吏部主事薛瑄由御史皆得入閣亦無內閣

雙溪雜記 入

七

必由翰林出身之拘成化弘治以來南京吏部必須用翰林一人南北禮部非翰林出身者不得陞入由是翰林人多陞顯要而科道部屬不得齊驅並駕矣翰林學士專掌詞命代草然亦有預議朝政者如唐憲宗時裴洎權德輿為相然軍國大事必與學士李絳等謀之蓋學士備顧問則可若專委決大事則置宰相於何地如學士陶穀出制草於袖中使宋太祖受周禪以後世論之必以為有翊戴之功然宋太祖未嘗寵任嘗曰陶穀代草依樣畫葫蘆耳終不登之

政府蓋以視草之人卽爲府相之托非帝王建立公孤六卿之制也

是雜記

八

二酉委譚

吳郡王世懋

天下事有不可曉者往聞邊城有棺數十具啟之皆紗帽紅袍以爲異說頗不甚信數以問人多云有之近至關中則同僚徐方伯時方在甘州張大叅在京州其說尤異徐云修甘州城初破土見有一小棺出之已而愈斲愈多棺皆長二三尺啟視鬚髯儼然老人也服飾不同大都多紗帽紅袍者亡慮數十衆喧然遂止不復發爲祭文掩而葬之竟不知是何物又

二酉委譚 八

不知是何緣得葬城土之內張云涼州亦同時有之但不如是之多耳二君皆目擊可信人也此事自古未聞或云是妖狐所化然妖能靈異於生時豈死而猶不復其本質則益不可解始知天下大矣存而不論寧獨六合之外

甘州一山洞中有一立化神女名某毋其旁有一屠者蹲踞而化云初屠者日見一女子買猪肝三片疑之乃微踪其往至一山洞中屠者就見焉女爲說法因各化去皆真身也第神女身上無所繫下去地將

一尺竟不知何以中懸勁甫每往視輒令人手捫之竟不着地云其事何所不有而愚者乃欲謗吾師道嗚呼彼神於事者尚不可疑况神於理者乎

助甫又爲予言甘州多瑣陽肉從蓉瑣陽形甚不雅莖上生肉從蓉生土中掘得之形甚大色紅鮮如肉助甫欲一識之令卒之田間掘得昇來儼如一大人臂因悟蘇子瞻所烹肉從蓉耳宜其不能仙也

邇來怪事不可勝書獨二事最真而最奇其一沙頭鎮一童子年未十歲其陰忽長如巨人而毛似能行

二酉委譚 八

二

人道者已漸頹下生鬚遍體俱毛時時覆體爲交構狀遺精地下未幾而殞其一吳江嬾人病狂走入郡城逼覓死尸食之得取腸胃臭味不可近渠自云絕美好肴饌不逮也日食尸不可計數兒童羣逐之官爲錄繫久之釋遣不知所終二事皆載記所未有沙頭童子似爲妖孽所憑若吳江嬾人頗似有占五行志中皆一段新聞也

大瑤馮保之腹心日徐爵爵雖起罪戾握士大夫進退權得罪於 宗社爲大然年老多智而好施頗不

爲小民所怨爵未敗半歲前予聞之客云爵一夕夢一神人長三四寸呼爵謂曰爾祿盡矣爵懼而拜問是何神答曰吾即君身中神耳爵因哀祈免死神因教之持齋可延也爵自是斷酒與肉日奉佛施棺予頗異之復以質姻家史金吾爲信然已而難作愈信愈疑爲神既許之延矣奈何竟不免焉金吾爲余言君不知耶爵肉食三月矣蓋朝貴奉之者延爵致酒謂公何自苦信妖夢也強之食爵不得已始嘗一爵因遂不守吁何其神也茲事余不先聞必謂好奇

二酉委譚 八

三

者傳會其事今歷歷若符契然烏可不紀或曰爵得罪大卽持齋可遂免乎曰爵能致神感好善一念爲之其走權貴而終死於權貴天實使之不終也于道何疑

予歷藩臬於寮案間見異證二因錄以俟知醫者一秦方伯淦右轄楚中時背脇間生一痰核漸大如瘤聞荆南有善醫者頂服藥滿百貼始除恐少弗效也如數服之果愈遷爲豫章左至時了無恙亡何足徵蹇問之云足面似簇筋令童子捫之傷皮耳已遂愈

數日而病痢提學江公以東私謂同寮曰大夫其非
痢之謂疾殆不起乎余怪而問之曰余非知醫者先
大夫先患足創一如秦公已而下痢竟不治蓋創毒
所發也秦公乃竟死一聞參政王公懋德自延平歸
忽瘦甚鬚髮皆枯云是消渴証百方藥之弗效先是
延平一鄉宦潛謂人曰王公病曾有嘗其溺否向有
患者溺甚甜此不治驗也王後聞之初試微甘已而
漸濃愈益甜王亦自知必不起云消渴病聞之溺甜
則未之前聞也豈亦糞甜苦之類乎二事皆醫說所
不載

二酉委譚

八

四

余上計京師乞休不允強出 朝謁過李臨淮唯寅
所遇一舊識山人在坐余問所從來唯寅笑謂余曰
君知近日山人多改業乎是君爲一邊鎮中丞所知
腰已橫金矣卽守備無幾何可得也余戲謂山人方
競橫金耶聽橫金吏反作山人也唯寅爲絕倒亡何
余發行就道奉 明禁以重值募騾卒僮身肩輿夜
宿逆旅主人困甚稍行見數驛騎馳而前中一人大
帽繡裳卽向山人也遣騎起居而去蓋渠乃有勘合

宿驛傳又一反也余謂世事翻覆倏忽固然然多於
世亂搶攘時見之今際太平盛世而所見如此爲之
一噓

余謝關中之役歸潼關劉使君以時猶暑憫余逆旅
之艱力勸居公館余咲曰曩爲督學來不傳居今乞
歸顧薄逆旅人將謂僕始惜其官今乃亡藉遂匿跡
行如故獨病不任騎不得已以四夫舁輿行而途間
所見乃有絕相反可供旅人一噓者靈寶道中間侍
郎栗公起爲甘肅撫院前旌至亟趨田間避之舊規

二酉委譚

八

五

都御史始得乘八人轎栗公數年前卿貳尊重宜莫
比乃止用四人肩輿儀從甚簡因自笑致仕官輿亦
四人但乘傳顧募異耳行頃之遇一同歸者身着錦
繡前列執事後擁扇蓋已足起敬而輿乃儼然八人
駭而物色之則三原主簿陞郡幕不赴而歸者也簿
一月前謁拜吾側一旦與余同歸而豐約貴賤頓異
如此蓋繇近 制嚴革驛傳貴官賤士等威莫辨而
希指者又每過爲損約以求知乃有大臣到任僦民
舡艇而小輩總無顧忌擅取原任夫力以自誇詡遂

至八夫與一主簿而莫之誰何其爲異又豈直山人而已是深可爲世道慨者聊一記之

余性不耐冠帶暑月尤甚豫章喜蚤然而今歲尤甚春三月十七日觴客於滕王閣日出如火流汗接踵頭涔涔幾不知歸而發狂大叫婦爲具湯沐便科頭裸身赴之時西山雲霧新茗初至張右伯適以見遺茶色白大作荳子香幾與虎丘埒余時浴出露坐明月下亟命侍兒汲新水烹嘗之覺沆瀣入咽兩腋風生念此境界都非宦路所有琳泉蔡先生老而嗜茶

二酉委譚

八

六

猶甚於余時已就寢不可呼之共啜晨起復烹遺之然已作第二義矣追憶夜來風味書一通贈先生五月十二日歸自郡城夜卧憊甚惡聞蚊聲不寢久之街鼓欲動始得帖寢忽窓外淙淙於時望雨不啻調饑竹牀布衾半醒半卧呼侍兒搥皆聽之覺倦態盡蘇檢點胸中畧無一事唯課兒作文題已先一夕出矣爲復展轉聞老妻喚聲蓋督課僮婢受黃梅水採茉莉花耳又作此不急之務一笑披衣而起盥櫛焚誦畢出坐心遠堂中命筆伸紙作數行記之

萬曆之十三年十二月冬行盡已立春矣余時駐興化府海波無警閭井安堵而微以乏雨爲民憂蓋瀕海地高民倚麥爲命南中無霜麥且怒長無雨漸萎黃意殊望雨乃除夕前一日雨作心念元日當爲屏翳所苦顧民瘼重而雨當聽之耳亡何遽止不成霖澍入除夕始猶作暘鋪後而日大出元旦晴朗市井喧闐不復望雨次日卧醒忽微聞雨聲已漸淙淙四野沾足矣時尚未開印齋頭絕無一事憶往歲所記二事間適偶同而爲民間幸麥秋意有餘歡因檢簾

二酉委譚

八

七

中舊稿推窓洗研作小楷錄舊事而續記此條年踰五十娛生之具都絕唯政事多暇一弄筆研便爲佳境耳第三子士駉年十四從老妻侍宦邸書此付之三月晦日鷄鳴山觀牲還雨中過十八衛北循溪行穿入大教場碧柳周遭無慮千株綠莎鋪牧馬散乾其中輿從軟茵上度望鍾山鬱勃雲氣間作白縷蜿蜒蠕動籠罩萬木雨中佳境也金陵佳麗會心處在在有之正不必選日提壺遠遊也第金陵人生長此中日用不知士大夫又作造請投門狀想自負此景

耳歸而記之以示兩兒

江西饒州府浮梁縣科第特盛離縣二十里許爲景德鎮官窰設焉天下窰器所聚其民繁富甲於一省余嘗以分守督運至其地萬杵之聲殷地火光燭天夜令人不能寢戲目之曰四時雷電鎮民旣富子弟多入學校然爲窰利所奪絕無登第者惟嘉靖間萬年賊起鎮人逃匿停火三月是秋遂中吳宗吉一人亦竟不成進士後爲吾郡倅陞黎平守而卒宗吉前後終無一人舉者吁亦異矣乃知遐方異域多產奇

二酉委譚

八

八

寶必乏人才理當如是又况擊撼穿鑿地脉安得不損此堪輿之說所爲不可廢也

文待詔徵仲生年與靈均同嘗爲圖書記取離騷句曰唯庚寅吾以降徵仲書畫名盛郡守令無不致敬者有一二守北人也不欲言其名問人曰文先生前尚有善畫於先生者否或對曰有唐解元伯虎問唐何名曰唐寅二守躍然起曰信然信然吾見先生圖書曰唯唐寅吾以降聞者爲之絕倒蓋唐庚二字篆書難辨也

衢州城西層樓下臨衢水頗稱壯麗余過之故人李

君同年張君以兩道邀余雨中燕集固求余書匾爲重余仰視其上先有四大字云飛閣流丹余匿笑不禁二君問故余謂此四字幸而爾名然爲萬衆所目彼所取義得無採王子安滕王閣記中語耶二君曰然然則子安記乃流丹非流丹也蓋此君少而誤讀丹字爲舟見此樓高而下有行舟以爲天造地設不知流丹是何文理人固有紕繆至此者此不過二君前輩耳二君亦大笑余曰以余書匾未必爲斯樓重

二酉委譚

八

九

亟除四字爲此樓洗穢則二君之功耳於是趣除之而余竟不爲題止刻一詩而去蓋監於前人之輕題也

豫章米賤丁亥大侵米貴至七錢戊子春新建縣一民鄉居窘甚家止存一木桶出貨之得銀三分計無所復之乃以二分銀買米壹分銀買信將與妻孥共一飽食而死炊方熟會里長至門索丁銀無以應之里長者遠來而饑欲一飯而去又辭以無入厨見飯責其欺人人搖手曰此非君所食愈益怪之始流涕

而告以實里長大駭亟起傾其飯而埋之曰若無遽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穀若隨我去負歸舂食可延數日或有別生理奈何遽自殞為其人感其意而隨之果得穀以歸出之則有五十金在焉其人駭曰此必里長所積償官者誤置其中渠救我死我安忍殺之遽持銀至里長所還之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此殆天以賜若者其人固不肯持之去久之乃各分二十五金兩家俱稍饒裕矣此得之喻邦相家書不虛也嗚呼頻年饑饉普天同困似天意不欲多生人也

二酉委譚

十

河南北人相食而卒未聞上倉有來牟之惠乃忽於豫章兩姓示異如此何耶然彼二人一善念而感天賜金聞者亦足以勸矣

窺天外乘

祖功 宗德懿美何可枚舉而極為盛德事者有四宣宗之不廢趙王一也 英宗之赦出建庶人二也 憲宗之追謚 景帝三也 聽羣臣之泣諫正 錢太后之拊葬四也 關係 國家之大機者有二 宣廟之親征漢庶人一也 英廟壯符監國邸王之即位二也 庶人之輕於叛逆習於耳目所見意諸將之推戴也 親征而膽破矣也 先之挾 英廟而凌中國以 帝為質也 立帝而謀索矣 雖然盛德大機皆不窺天外乘

幸而有之者也

孝宗敬皇帝親萬機任賢臣天下熙熙庶乎無德可名無機可運者歟

王子曰余讀正德初紀諸名臣蒙難事蓋深有感焉方八黨為六部大臣所持三閭臣從中下其事 上為泣不知所出韓忠定蓋實創之事成為首功不成當受首禍瑾入司禮所欲甘心者宜莫如忠定然削秩至無官輸粟至無家止矣劉忠宣公為 孝宗皇帝所厚正德初早見乞致仕去與瑾絕無礙毫怨負

憲治最酷謫戍肅州僅僅免大辟耳當時雖云劉寔
愾公 孝廟時不為地然非有深讐即讐瑾亦不宜
過聽至是蓋公在 孝廟時應詔陳言盡裁光祿無
名供億歲百萬計又議革騰驤四衛軍士諸內豎皆
切齒大抵犯一人者易為解犯衆口者難為銷此人
臣出身任事者之難自古歎之矣不然公之恭謹溫
亮終身無暴言遠色蒙福豈當爾耶

世廟時本兵李康惠公奏裁去鎮守守備內臣二十
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詭匠數千人又請考選清
窺天外乘 八

嚴騰驤四衛官軍如旗手等衛內臣言四衛禁兵隸
兵部不便往彰義門之破 東市之勦曹賊皆以四
衛直內故得號召建功公執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
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振東市之賊即太
監吉祥也 上竟從公議天下快之嗚呼非遇 英
主獨斷大臣一出口禍且踵至康惠不為忠宣幸矣
漢桓帝召蔡邕使密切直言已復從黃門言幾殺之
唐文宗與李鄭王舒謀誅宦官不能庇其赤族嗚呼
英主不世出即人主亦不足恃哉

玳瑁玉珮之製原無紗袋嘉靖中 世廟升殿尚寶
司卿謝敏行捧寶玉珮飄緇偶與 上珮相勾連不
能斂行皇怖跪 世廟命中官為之解而斂行跪不
能起又命中官掖之赦其罪因 詔中外官俱製珮
袋以防勾結縉紳便之獨太常寺官以駿奔郊廟取
鑿鏘聲不袋如故今 上郊天升壇時中官例不得
上獨寺丞董弘業珮從弘業忽勾耳堅不待脫
上為立待久之弘業倉皇以齒嚙斷之始得脫 上
不悅卿裴應章被累奪俸明年考察弘業遂以老去

窺天外乘 八

宋時窰器以汝州為第一而京師自置官窰次之
我朝則專設於浮梁縣之景德鎮永樂宣德間內府
燒造迄今為貴其時以駘眼甜白為常以蘇麻離青
為飾以鮮紅為寶至成化間所燒尚五色炫爛然而
回青未有也回青者出外國正德間大璫鎮雲南得
之以煉石為偽寶其價初倍黃金已知其可燒窰器
用之果佳嗣是闔鎮用之內府亦有輸積而青價稍
稍賤矣嘉靖間回青雖盛鮮紅土斷絕燒法大不同
前而 上忽命燒大銅圍至六七尺所用土料青料

既多比入火十無三三完好者坐是爲虛費甚鉅而人莫敢言穆宗登極詔發宣德間鮮紅樣命造樞臣徐棻力言此土已絕止可採磬紅上姑允之而加造方器如犀首類者甚多大綱之費既在而方器之苦復增蓋窰器圓者鐵之立就倏忽若神獨方物卽至小亦須手捻而成最難完整供御大率十不能一二餘皆置之無用殊可惜也今上時猶踵二宗之令且添造碁局矣碁局如片板尤難就而苦不中用不知何取而爲之蓋余爲九江分守曾督運二鋼

鏡天外乘 六

四

親至其地故得詳顯末云

有一邑而前後盛事若合符節者台州臨海縣金學憲貞亨初姓亨後復金姓三子長立愛次立敬又次立相俱中式計皆立愛立敬俱第立相下第歸次科立相亦中洪宦南都迎父養惟如陸賈立相尋卒立敬官至工部侍郎後又有王宗沐官刑部侍郎三子長士琦次士崧又次士昌亦同計皆士琦士崧俱第士昌歸次科亦中宗沐見存此事天下罕遇而萃於海濱一邑然王位尊身與三子俱以春秋魁愈出愈

蠢陋而獨元敢肆憑陵以變夏衣冠言語國書官制多仍其俗當斯時也乾坤若爲之倒置人物或幾乎銷變豈非佛氏所謂二劫之極二傳所謂未濟之終耶天若不生真主生人禍亂安極是用厚集於我太祖高皇帝龍起濛上鼎定金陵鏖漢剋吳長驅關洛擣窟於幽薊殲逆孽於應昌衣冠文物煥若神明中原父老寧當與漢官威儀同其涕淚哉原夫自古開創之君皆在中原而我朝獨自南混北天意若曰元起漠北陰之極也今自南之北明以陽

鏡天外乘 六

五

而勝陰也蓋自驪山烽舉之後迄於洪武建元而天地始爲之位置日月始爲之開朗山川始爲之洗滌故語功則遠駕乎堯舜論正則陋視乎殷周謂之曰乾坤一小開闢詎不然歟卽以比於洪濛之初臣不能知要難以中世漢唐爲例矣二百餘年來偉帶書生星曆倚人往往私憂過計而終之不驗豈盡人力亦天意也臣故推言此旨以明當代之盛願我聖子神孫毋以天意爲可憑毋以祖功爲可久庶幾億萬斯年未迓天庥尤臣所爲慘惓而祝於牖下

奇矣

偶得近時三盛事記於此萬曆十三年 詔起侍郎
王錫爵為文淵閣大學士時首相為申時行直隸吳
縣人次相為許國直隸欽縣人錫爵余州人三人皆
在直隸一奇也二人同一府二奇也而尤異者時行
壬戌狀元錫爵同科會元國辛酉解元三相各占一
元自有殿閣以來無此盛事華州王庭詩兄弟三人
庭詩年十六中鄉舉其次弟庭譔年十七繼中余過
華州問知有幼弟庭諭年十五是秋亦中三人皆極
窺天外乘 八 六

早發而各占一歲無同者其後又各舉進士少華之
秀巧鍾如此福州府致仕知府林春澤年一百四歲
而卒其子侍郎應亮孫提學副使如楚皆早致仕歸
春澤年一百時院司為蓋百歲坊春澤率子及孫遍
拜以謝起走如飛時御女如少壯人應亮今亦八十
矣飲食房室壯甚南極老人星似燭契其父子耶少
至庭諭老至春澤人生際此政復何羨三元閣老

百可漫志

閩中陳彙

國朝皇陵在順天府昌平縣天壽山近年尚書泉山
林又安公瀚請陞昌平為州隸以密雲順義懷柔三
縣章上未報

國朝開科自洪武三年始定條例自十七年始先是
試文尚仍元制刻程文自二十一年始先是止錄姓
名鄉貫試錄定式又自二十四年始

國初歲貢生在京中式者必令出榜原籍張掛嘗見
百可漫志 八 一

新昌志載云禮部為科舉事洪武十七年九月十三
日本部尚書任昂等官於 華蓋殿奏 聖旨在京
鄉試多有中式的國子監生為他肯學所以取中似
這等生員好生光顯他父母恁部裏出榜於原籍去
處張掛着他鄉里知道欽此今將中式生員開坐合
行出榜知會須至榜者浙江布政司紹興府新昌縣
第十名蔡用強

國朝藩省大臣無兼銜者近時吳公廷舉以廣東右
布政使兼按察司副使亦異數也

正德戊辰廷試二甲三甲一名各刊策丁丑會試五經各刊文三篇皆異常格

金臺李縉卿紳會考覈以浮淺由光祿少卿補忻州知州三疏乞致仕有曰郡縣之職非循良豈弟者弗稱茲以浮躁淺露之名而責其循良豈弟之政蓋亦難矣既得請以歸署聯云五斗懶將雙膝屈三章乞得一尋閑

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兄乃事奢華軒軒傲閭里僕僕趨縣衙不知禍所倚方謂勢可誇百可漫志 八 二

勢亦有時歇禍或來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譴此張東海有感之作仕宦子弟宜書諸紳

近日翰林諸公飲宴尚有供湯未至將欲去之且留席尊出題曰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諸公請破之皆不喻其意只如本旨席尊曰皆不是諸公曰如何才是曰只是等湯滿坐奉腹

子弟竇知羅田縣時懷子每切因集古詩風雨字句為二十絕將以寄子忽以疾卒嗚呼痛哉子檢歸囊得其手筆泫然莫禁因錄於此庸舒孔懷之慘云其

卷曰風雨連懷其序曰古詩用風雨字者多矣要不專為兄弟發也自蘓長公感韋蘓州風雨對床之句而其兄弟相思輒寄意焉於是遂成故事瓚奉別家兄百可先生以來雅切嚮思凡誦古詩至風雨句竊有長公之感顧意致凡近筆力萎瑣不能別為之語遂以所記風雨古句各取韻之相叶者足成絕句風晨月夕往往諷誦以泄鄙懷殆疑古人預為予設也爾來哀集得二十首錄之為卷將尋便以寄家兄而羅之士夫見侈有篇章以廣子志別存一卷於茲卷

百可漫志 八 三

題曰風雨連懷云時正德庚午孟秋之望芝麓居士

瓚拜書詩云涼風微雨夜蕭蕭曾茶人事音書謾寂

寥社工無路從容陪笑語天涯涕泗一身遙工又祇

是當時已惘然李義可堪風雨夜連天秦准一聲何

處送書雁工喜入燈花欲闌妍蘇東又徙倚闌干一

愴神陸放故園回首隔參辰王平山頭日日風和雨

王幾許悲歡併在身劉長又關山無際水漫漫翁放每

軫歸心即萬端羅極目相望何處是梅宛滿川風雨

獨凭闌黃山又鷓鴣風雨不愆時曾文千里河山繫

夢思山 獨凭闌干意難寫誰人識此是新詩

又自明自暗篆烟辭風雨空城烏夜飛

江南舊行路一身千里獨沾衣 又棗萼一別永

相望客路那知歲月長 愁極本憑誰遣興

隨風雨斷鶯鶯又疾風回雨水明霞 目極因驚

悵望除落木無邊江不盡 相思一夜繞天涯

又千林地迥切西清常送中宵風雨聲

猶憐心事淒涼甚臥數山城長短更 又一堂風

月阻同游迢迢高城百尺樓 日日望書常

百可漫志入 四

至暮冷風淒雨似深秋 又五更風雨送殘春

公南蝶悠悠水映人畱滯山城莫嗟嘆 天將強

徒報清貧又借春連日醉昏昏 風雨蕭蕭欲

斷魂回首家山千里外 別離心緒向誰言

又青楓無樹不猿啼隣里垣墻啞鷄 家在夢

中何日到風吹梧竹雨淒淒 又蕭蕭晚雨向風

斜鴻雁分飛道路賒 日永東牕淡無事

然和淚看黃花又想見 撇髻正鶴孤一天風

雨水平湖詩來喚起相思夢 欲傷清尊倒玉

壺人又暮笳鳴咽調孤城日送孤鴻謾寄情

物不殊鄉國異滿川風雨看潮生 又午庭風

雨撼高槐肯信愁腸日九迴 欲上疎簾看南

北寒巖幽霧不曾開 又一片江湖草樹秋

雁昏鴉集遠洲又一燈明滅照秋牀 天地無情

白髮長假寐塵侵黃卷上 滿城風雨近重陽

老又汀雁飛鳴意已還 異鄉風物鬢成斑

思相見知何日一夕連牀風雨間

百可漫志入 五

近峰閣略

吳郡皇甫甯

邵康節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按抱朴子曰水性純冷而有溫谷之陽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酸酉京雜記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酸康節又云石入水則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水入水則浮而南海有沉水之木虛實之相反也肝屬木當浮而反沉肺屬金當沉而反浮肝實而肺虛也元親王及功臣侍真者別賜冠衣謂之只孫今儀從

近峰閣略

八

一

所服園花只孫當是也與輟耕錄所載制飾不同

楊誠齋簡一江西士人云配盞幽菽欲求少許士人不解亟往謝之請問何物誠齋檢禮部韻畧豉字注云配盞幽菽也按楚辭曰大苦鹹酸辛甘行說者曰大苦豉也言取豉汁調以鹹酸椒薑餈密則辛甘之味皆發而行然古無豉字見史游急就章史記貨殖傳益漢以來始有也今江西人患傷寒疾多以豆豉煮湯飲之汗出即愈

唐樂府雜錄云舞有字舞以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

也王建宮詞云羅衫葉葉綉重重金鳳銀鸞各一叢每遇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則由來久矣

理用事時百官門狀啓禮悉用紅紙故京師紙價頓十數倍雖元臣宿將必曰晚生日門下生而稱瑾則有恩府恩主千歲公公之語

唐丘和父子同諡曰襄常肇三世同諡曰貞我朝倪公謙諡文僖子岳諡文毅父子同諡文尤僅見也野禽羣走犬空崩通傳狡兔成良狗烹韓信傳

志藕生應月至閏月益一節東坡詩惟有黃楊厄閏

近峰閣略

八

二

年

今人呼謹之語皆有所本如宋都汴有何家數者其下行貨濫惡故呼何數今越人云數頭者當是南渡之遺也吳人善治豆豉遂以呼之所謂千里尊羹未下盞豉者也閩人多舛呼綿錦襖故云癩子見類說粵人善食蛙蛇秦少游謂蛙蛇當家口故粵有蛇呼秦人不識豹稱爲狸故秦有豹呼衛地產驢呼驢爲衛故洛有驢呼中州謂蜀人誕故稱川蓋直見山谷集老鼠其訛語也褚遂良諱立武后昭儀在簾中大

言曰何不撲殺此獠注西南夷曰獠今山西人呼獠
疑此青齊人呼裔以貌言也於布尺亦云滇人善馴
象呼象奴荆楚人善治醃魚海錄碎事作鮑呼乾魚
元南人仕於朝者多以醋雞爲贄見草木子今特江
右呼臘雞或曰吉安畜老雞能療病其價數倍故乃
云

小滿芒種說者不一按周禮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
種註云種之芒種謂此地宜稻麥麥有芒刺者蓋至
是麥未可收過是則可收矣士人樂明遠曰小滿四

近峰聞略

八

三

月中謂麥氣至此方小滿而未熟也芒種五月節者
芒種而收麥也至是方當熟矣

宋姚鑰守章貢郡人趙東野題跨牛圖詩贈之曰騎
牛無笠又無義斷壠橫岡到處過煖日香風不常有
前村雨暗欲如何規之也後卒貶衡陽近吾蘇劉完
庵鉦爲僉事將致政有憲臣索題牧牛圖詩曰牧子
驅牛去若飛免教風雨濕蓑衣回頭笑指桃林外多
少牧牛人未歸憲臣亦感泣掛冠去

竹未嘗香也而杜子美詩云雨洗娟娟靜風吹細細

香雪未嘗香也而李太白詩云瑤臺雪花數千點片
片吹落春風香出韻語陽秋予亦謂雨未嘗香也李
賀四月詞依微香雨青氛氳

昔人謂詩人於雁曰孤燕曰雙而未嘗於孤燕者齊
兩敬瑜妻王氏題孤燕詩云昔年有偶去今春猶獨
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此詩蓋寓意也

吳人以風吹棧欄干手佛揜摺疊扇久無對者予先
叔祖降神令對之曰霜凋荷葉蹶脚鬼帶道遙中
子嘗得元僧雪岩外集畧記數語其題買田券云賣

近峰聞略

八

四

與買人誰是主一犁春雨鶉鳩啼鎌工云一聲鎌子
噪秋蟬門內老僧驚晝眠毫髮盡時髦髮在夕陽芳
草自芊芊皆可人意

周益公云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令人檢出處司馬
溫公聞新事即便抄錄且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諺曰
古事莫詰子容今事勿告若實

近有稚子戲以線鍾置口中誤吞之有胡僧啖以錫
糖半斤卽於谷道中隨穢而下僧云凡誤吞五金者
皆可啖也

雀糞名白丁香左旋為雄右旋為雌辯而用之蝦蟇置地上凡東行者雄陽物受生氣也

兔生從口中出蛙亦然雞之毒在心燕之毒在尾羊之毒在馭名橋栗羊者為甚凡物之久者皆不可食也

東坡云人老替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康節云花見白頭人莫笑白頭人見好花多康節壯而東坡怯

古者賓位皆在西以東卑於西也禮記曰主人就東近峰閣略

五

皆客就西階後通謂主人為東道主韓信得廣武君東鄉坐而師尊之又史記陳平願以右丞相讓周勃於是帝以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為左丞相位次第二古者得罪下遷者為左遷古人尚西尚右亦甚明矣後世乃有陰道尚右之說通以東為尊今時賓主開南人尚東向北人尚西向

少師西崖李公東祀歸上通達下脩疏云請以所見喻之節用度如閘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如源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惟在聖心一

轉移之間而已人稱其引類親切

蘇郡守楊貢以民間多隱田於是為丈量之法有投楊守詩者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蒼海與青天如今那有閑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楊為廢法

近峰閣略

六

近峯記畧

吳郡皇甫庸

洪武中求通曉天文曆數奇驗者官之有至侯爵食祿千五百石者率多不免於禍初寧海布衣葉兌占天運有在上策言武事一綱三月 太祖嘉其言欲任以職不就後削平天下規模次第悉如兌言而兌亦得自保其明哲過諸術家遠矣

建文時新宮初成見男子提一人頭血色模糊直入宮中大索之無得也夜宴張燈忽不見人狐狸滿宮

近峯記畧

編置鷹犬逐之不能止日赤無光彗掃軍門熒惑守心犯斗山崩地震錦衣衛火武庫自焚文華承天俱燬正統間浙中山移於平田地動白毛徧生陝西山崩歷數千家山移有聲號三日黃河東流没千餘家南京毀宇火明日毀基生荆棘二尺許

文皇將靖難以六月十一日召三司府縣官出西瓜食因責以離間事執都指揮謝貴布政張昂殺之乃舉兵安濠將謀不軌亦以六月十一日出西瓜與群官共食執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達殺之乃舉兵事同

而義殊不度德量力也濠舟夜泊問所在眾曰黃石磯濠倉皇曰王失機將何歸乃旋師就執焉

元天曆戊辰婁宿降靈 高皇帝以是年生至洪武戊寅而婁星復明洪武元年正月彗出昴是年元運除舊 高皇布新是昴宿實應胡星也正統己巳焚惑入南斗車駕北狩

劉太卿榮言 英宗土木之難幾不免矣也先之母告其子曰吾蘇州人少隨夫戍邊被汝父擄回與之生汝吾念昔居中國為今 天子臣臣無殺君之禮

近峯記畧

跪且泣以請也先從之 英宗得還此說不見記載太卿掌詔勅在內閣四十餘年必有所授之也太宗嘗命翰林院覆試下第舉人得張鉉等六十人賜冠帶入國學以俟後舉又嘗進副榜舉人親試之拔三人入翰林時復有揭榜進士之例

宋制科先命從官各舉平日所為文五十篇於學士院中選而後召試弘治癸丑以前凡選庶吉士必先期呈所為文於內閣謂之投獻殆亦宋制科之意後諱其名廢不用

憲宗皇帝受終日 英宗遺言不用殉葬宮嬪此最盛德事也故 憲宗實天亦有是命克遵先訓以貽後昆世守為成法云

弘治乙丑春朝鐘新成而紐忽絕奉天門寶座下階石忽自裂五月 上崩崩之日大風拆木黃沙四塞有見黃袍人乘龍上者

孝宗山陵經理皆出巨闕吏部郎中楊子器知石中有水上疏闕懼罪曲為掩飾子器伏責中外惜之

正德戊寅冬駕幸揚州河水方合 上問何時當解

近峯記畧 八

三

江彬對曰立春然尚有旬餘日也 上曰春迎之即至耳焉能候之命迎春於揚州之東郊明日百花盛開河水流漸臣民駭觀

唐宋宗室得舉進士皇明典禮凡鎮國將軍以下有文武才堪備任用者量才授任不拘原定職名品級按國初靖江王守謙出知東平州後宗室日驕無志於用法遂弛矣

宗藩之盛自古帝王無如我國朝者二百年來不下萬餘人分封之制初封親王歲支祿米萬石郡王二

千石襲封親郡王各減半支後又以歲數不給乃為折支之法則實支又減半矣將軍而下每不得本支蓋由生齒之繁如慶成王七十餘子又十一歲即支祿米有司不能供億予在禮部既舉行十六歲已上支祿之法又以生子之多由不檢制其宮嬪而然為立妃夫人而下不係奏請宮嬪所生皆與賤人同不得混襲庶省歲支嗟乎使帝孫王子豈謂無才而不得一試貧乏者不得為商農之業以自給坐受困辱則處宗藩之法於斯闕矣

近峯記畧 八

四

藩府親臣無不任京朝官之禁弘治十二年詔修問刑條例吏書屠鋪與大理少卿王輔有隙言輔係儀賓弟不當居輦下出為叅政遂條為例至今遵之不

知我國初王親多掌禁兵為輔佐曷有是邪 年號犯前代者涼張重華五代蠻張遇賢宋方臘皆僭永樂元武宗太子阿速急八即位僭天順夏主李乾順僭正德正德紀元詔下馬家宰試選人題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論蓋用宋事譏內閣也

弘治間太監何文鼎以皇親入禁城觀燈諸事極言

下錦衣衛雜治寃所主者文鼎曰有兩人但不可執
按曰姑言之曰孔子孟子也文鼎死猶能於禁中拽
銅缸作聲若稱寃者特命勒碑祭之人言文鼎少習
舉子業能古文詩壯始闢也

我朝宦官如覃吉在東宮口授大學中庸等書導以
動作威儀開說府部官守天下民情及宦官專權蠹
國之弊時 上賜東宮五莊吉備陳不當受曰天下
山河皆殿下所有何以莊爲竟辭之一日東宮誦佛
經吉適至驚曰老伴來矣急易孝經誦之吉跪曰得

近峯記畧

八

五

無誦佛經乎曰非也孝經耳 憲宗有易儲之意露
於懷恩恩免冠叩頭曰奴婢死不敢奉詔寧 陛下
殺恩無使天下人殺恩也 孝宗之位定恩之力也
林俊劾繼曉下詔獄禍在不測恩叩頭諫曰不可也
自古未有殺諫官者 上怒以御硯擲之恩以首承
之不中推仆其几恩脫帽解帶於御前號哭不起
上命左右扶出恩謂錦衣官曰若等誚事梁方合謀
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 上不得已解俊獄章瑾
以寶石媚 上恩諷兵書俞于俊諫之俞謝不敢恩

嘆曰吾固知外廷無人也 憲廟崩得疏一篋皆房
中術悉署臣安進蓋閣老萬公恩袖至閣下示安曰
是大臣所爲平安慚汗不能出一語科道劾安恩持
疏召安讀之安跪而起起而復跪恩摘其牙牌曰請
出矣二人雖賢臣不過可闡寺槩論乎

近峯記畧

八

六

寓圃雜記 長洲王筠

正統十一年太師英國公暨侯伯二十餘人早朝畢
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一日假詣國子監
聽講 上命以三月三日往於是太師率諸侯伯至
日到監始携茶湯果餅之類甚豐祭酒李先時勉
命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饌奉款諸侯伯
讓曰受教之地皆就列坐惟太師與先生抗禮飲甚
歡太師屢辭先生曰秀才家飯不易措置願太師少
寬後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抵暮而散此亦

寓圃雜記

太平盛事也

恭安胡公濂 宣宗朝為禮部尚書官中屢有封冊
必先命于公或有不當必奏曰臣掌天下大禮一不
合宜遺議萬世臣不敢奉詔 上亦為之中止公大
節甚明惟於 胡皇后之廢 孫皇后之立不
能匡救多受莊田鬪者之賜於心不能無愧焉
吳文正公訥為御史時巡按貴州回三司遣人賫黃
金百兩追送夔府公不啓就題其上還之詩曰蕭蕭
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賊私并土物任

他沉在碧波間廉而不敵如此

鄉先生尤安禮字文度 朝廷授以祭酒奏曰臣無
德又命為都憲又奏曰臣無材遂擢為貴州參議罷
官歸吳有一子先生命之洒掃執事以問曰大人地
從何處掃起可見其家謙厚之風也

楊先生為修撰居京師隣家有失雞者指其姓而
罵家人以告先生曰坊市中不厭我一家姓楊又一
隣居甚隘而至必從先生家出水甚受其汚濕之患
家人復告先生解之曰晴乾日多雨落日少其德量

寓圃雜記

類如此

陳先生選崇尚道學為緇衣提學南畿惟以禮義廉
耻教化諸生讀書必自小學始其來居必學會夜則
秉燭命諸生列坐為之講解兼問其疾苦真得師弟
子恩禮獨與權勢不肯少下都憲韓雍居父喪諸緇
衣皆致奠送葬先生但一往弔而已後擢河南憲副
諸生如失父母先生之名素重人皆望為天官祭酒
終無薦之者止進廣東方伯不久為宦官所害天下
惜之

劉忠愍公球爲侍講奏宦官干預專權振命錦衣指
揮馬順夜殺公於獄中二子鈺鈺號哭求屍止得一
臂鈺鈺痛公之死終振之世不出歸葬後旨以進士
爲京官同擢官閩浙二藩母夫人尚無恙兩地奉迎
供養極厚人爭羨之此天之報忠也
王太宰恕爲巡撫時革牟俸之煩苛復周文襄之舊
政民皆樂業惟宦寺權豪爲敵如水火之不相容每
御府縣小官少所黜罰嘗曰此輩去此輩來無益於
事徒費迎送耳真得大臣之體

寓圃雜記 八

三

陸杲孟昭心多惻隱爲刑官十三年初入獄見重囚
皆二木仰臥于床不能轉動被鼠夜啣流血岑岑甚
憫之遂買數猫散置獄中鼠患頓息囚多感泣自此
獄中畜猫矣

崑山沈愚字通理爲人風流醜籍與從父澗王先生
爲詩酒之交每至余家必觴詠數日而去其詩皆清
麗微婉樂府尤高有吳宮詞諸篇往往膾炙人口又
有續香奩四卷蓋倣韓致堯之作繡鞋一首曰幾日
深閨繡得成著來便覺可人情一彎暖玉凌波小兩

辦秋蓮落地輕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無聲
看花又濕蒼苔露晒向窓前趣晚晴通理乃宣德間
金陵十才子中一人也

吳中素號繁華自張氏之據天兵所臨雖不被屠戮
人民遷徙實三都成遠方者相繼至營藉亦隸牧坊
邑里滿然生計鮮薄過者增感正統天順間余嘗入
城咸謂稍復其舊然猶未盛也迨成化間余比三四
年一人則見其迥若異境以至于今觀美日增闕闕
輻輳綽楔林叢城隅濠股亭館布列峇無隙地輿馬

寓圃雜記 八

四

從葢壺觴標盆交馳於通衢永巷中光彩耀目游山
之舫載妓之舟魚貫於綠波朱閣之間綠竹謳歌與
市聲相雜凡上供錦衣文具花果珍羞奇異之物歲
有所益若刻絲累漆之屬自斯宋以來其藝久廢今
皆精妙人性愈巧而物產愈多至於人材輩出尤爲
冠絕作者專尚古文書必篆隸駢駢兩漢之域下逮
唐宋未之或先此固氣運使然實由 朝廷休養生
息之恩也人生見此亦何幸哉

天順庚辰春闈火起監場御史焦顯因鎖其門不容

出入死者數十人焦頭爛額折肢傷體者不可勝計不久孔林亦災衍聖公某被奏不法得譴此其亦文運之厄耶

翰林官惟第一甲三人即除授其餘進士選為庶吉士致養數年而後除遠者八九年近者四五年有不堪者復除授他職蓋重其選也然職清務簡優游自如世謂之玉堂仙好事者因謂第一甲三人為天生仙餘為半路修行仙亦切喻也

寓圃雜記

八

五

青溪暇筆

金陵姚福

洪武間翰林應奉唐肅有應制賦海東青一絕云雪翻能追萬里風坐令狐兔草間空詞臣不敢忘規諫却憶當時魏鄭公自記云是日 上御奉天門外西鷹房觀海東青翰林學士宋濂因諫曰禽荒古所戒上曰朕聊玩之耳不甚好也濂曰亦當防微杜漸肖然宋公之直誠不在鄭公之下而肅之詩亦可謂善於規諷矣此雖一事可以見當時君臣相得之際如此其盛也

青溪暇筆

八

一

太常博士顧祿字謹中善詩歌有過番陽湖詩其一聯云放歌今日容豪客被敵當年想至尊聞入禁中太祖命盡進其作一日近臣入便殿見 上所常御之處有祿詩數帙益深喜之也

四明桂彥良洪武初為太守正字 太祖一日問好善嫉惡之要對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人須當以至公無私為好惡上喜曰聖人之言允以切又曰朕

每心火炎上喜怒不常也曰損以懲忿窒慾又郊
祝文有子我字上怒將非主者彥良進曰湯祝天曰
子小子侵武祭天曰我初我享儒生泥古不通煩上
謫呵衆遂得釋

李淑通名秦鹿邑人洪武末爲詹事府通事舍人云

太祖恒誦唐人李山甫上元懷古詩吟哦不絕且大
書置屏間其詩曰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
頭總爲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堯將道德終
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雨花烟草

青溪暇筆

八

二

石城秋嗚呼安不忘危天下寧有不致太平者哉此
後王所當法也

太祖一日問劉基曰我朝文章何人爲首基對當以
宋濂爲第一又問其次乃曰其次則臣不敢多讓
前代藏書之富無逾本朝永樂辛丑北京大內新成
勅翰院林凡南內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有
一部至有百部各取一部送至北京餘悉封識收貯
如故時修撰陳循如數取進得一百櫃督舟十艘載
以赴京至正統己巳南內大災文淵閣向所藏之書

悉爲灰燼此豈非書之厄會也歟
閩之長老云太宗以北兵渡淮時無一筆之揮有
人於囊中取乾猪脬十餘內氣其中環在腰間泗水
而南徑奪舟以濟北軍猪脬益預備之者也遠遊之
人不可不知

本朝青田劉公潛溪宋公皆雄材博雅宋公旣出當
制作之任故其篇章富贍劉公在元末幽憂悲憤一
寓於詩且以術數稱故所作無幾今睹所著郁離子
廣引曲譬雄辯不可當非宋公龍門子所及也然其

青溪暇筆

八

三

言則積年精思之可到而龍門子則以八十八日而
成此其所以優劣歟
元史列傳第十八卷有完者都第二十卷又有完者
拔都其傳文大畧相同微有小異讀之蓋一人誤分
爲二者也然則疎漏之失恐不止此
近日一蕃僧自西域來貌若四十餘通中國語自言
六十歲矣不御飲食日嚼棗栗數枚而已所坐一龕
僅容其身如欲入定則命人鎖其龕門加紙密糊封
之或經月餘聲效之聲亦絕人以爲化去潛聽之但

聞指念珠歷歷濟川楊景方嘗館於其家有四其術者則勸人少思少睡少食耳一切布施皆不受曰吾無用也予親見雨花臺南回回寺寺中此與希夷一睡數月何異至見異人無世無之

青溪暇筆

四

方洲雜錄

海鹽張寧

先朝西域貢馬高九尺餘頸與身等昂舉若鳳京師多有畫本景泰末西域進白馬高如之頸亦類焉後足脛節間有二距毛中隱若鱗甲段九成所記松雪翁所圖六蹄此類也天順中予復見之御馬監坊沙道上但不受羈帶不知日行幾何也造物奇偏固有異常是不可與柳宗元疑八駿圖為妄者並論

方洲雜錄

八

身不得一言者士大夫至其家為之留連飲酌久之俟其喜而自言十中八九人謂其高貴不肯輕用其術予謂此正專乎術者也凡人貴賤壽夭禍福根于心而動乎體固有隱而難見者必從容玩狎得其真而後言否則寧不言也使不善自固其術易于而好談一日所接豈止數十內鑒不精日力隨亂豈真一奇中哉忠微非能盡相人能用相人之術耳聖賢知人之明與愛人之仁互相發堯之於鯀既知其不可猶望其能治水諸葛孔明之於馬謖先主嘗

言其不可大用亮雖知之猶冀其能受節制可以成
功後皆敗績故聖賢寧傷其明不忍拂乎仁後世若
裴行儉之徒乃欲以一見之間鑒別不遺此必有曲
巧也不然史過言耳

韓魏公盜八齋寢事人皆美公有量予謂當先稱其
有識也量雖大使盜不捨而殺之已則已矣如國何
此殆與春秋戰國之士等耳於量也何益蓋公明識
之深灼見盜者之必不加刃故使之既寤而相與言
因而示之以間暇也故世之有量者無不自識中來

方洲雜錄

八

二

此格致之功所以先於誠正也

予使朝鮮底遼出連山隘口二日按營荒野官校指
言北山中有居人數家一老者自宣德末已年八十
餘今猶強健因與副使武士英單騎徐行約里許抵
委徑寥絕處所居累塹架梁覆以樹皮男女皆鬢髻
草服老者見客殊不省問其年幾何口不知問其曾
至遼城否曰昨日曾去殆若不解人事者蓋自來生
長草野世無服役不過墜植收斂或食松榛實蔬菜
菊苗飲泉水不知營度憂慮不嘗五味清淡安全所

以致壽漢胡廣傳載穰縣菊水其地飲之者上壽百
二十歲七八十者猶以為夭觀此老人信有之人能
不以外物勞心而又淡薄於世味久而不渝自足致
壽彼偃仰呼吸以求鍊形服氣者徒自苦耳

人才之生如貨物之產用而求焉則聚而見不用不
求則散而藏其賤且輕者遇貪賈猶可以屈取其貴
且重者苟不得善價廉賈寧沒身不售甘遺資美於
後世焉不反其故而謂天下無才是猶謂天下絕貨
物也

方洲雜錄

八

三

火浣布予初于蘇州張廷義家及仁和縣純一僧院
見者皆大如折二錢近於朱孟瑜縣丞家見者狹長
如衣帶清油則可代燭覆火則可蒸香油盡火熄則
完全如故故梁冀帳巾魏武時所貢元別性赤山石
絨所織信皆不妄因記向在京時嘗於指揮胡繼寓
所見其父宗伯公所得 宣廟賜物如錢大者二形
色絕似雲母石類世之硝子而質甚薄以金相輪廓
而衍之為柄紐制其末合則為一岐則為二如市肆
中等子匣老人目昏不辨細字張此物于雙目字明

大加倍近者又於孫景章叅政所再見一具試之復然景章云以良馬易得于西域賈胡滿刺似聞其名為俊捷二物皆世所罕見若論利用于人則火浣雖全足亦當處于俊捷也

予嘗見某侯家傳美石一方中有緋袍玉帶人端拱而坐又見觀音寺衙衙寺僧收謝廷循一石方廣二三寸中劈為二內箇魚骨首尾皆全予先君葬祖考時啓祖妣攢合葬發砌石一紫色者剖為二其中樹石茂密一冠帶人立樹下若凝眸遠望如筆墨描畫

方洲雜錄

四

先君謹藏欲解為畫屏後因被災而毀家藏石蟹一枚具體如生以水磨之腥氣如蟹病目者稍塗兩背頗能定痛大氣流行融結變化真有不可強論者

遼邸記聞

吳郡錢希言

城以內西有干城曰湘城者故湘王分封建宮之地也相傳是高氏舊築今為麋鹿所游距城數武即遼王故宮 成祖時自遼而徙於荆六葉矣迨 穆宗朝黜為庶人國乃滅

世廟時遼邸最盛宮室苑囿聲伎狗馬之樂甲于諸藩而主亦風流好文音曲詞章臬盧擊鞠靡不狎弄離宮別館霧縠雲蒸舞榭歌樓金鋪繡澁於是四方遼邸記聞

之墨卿賦客博徒酒人黃冠羽服騏子魚文之流無不鱗集其座上矣 世宗晏駕國亦遂除先是王好致方士求長生之術以迎 上意 上加封王為真人寵賜絡繹有異數焉 穆皇帝即位人有嫉王者陰告王有淮南之謀收下鳳陽請室翦其茅土迨今主上登極數年忽夢有羽衣人來叩闕乞命尋感悟稍稍知王異寃貸出將議復之而讐家謀毒未已甫七日報王薨矣三十年來不獨豪華漸盡即楚筵一杯之醴亦復寥寥令人氣結

遼王好營宮室置亭院二十餘區以美人鐘鼓充之
其名有西樓西宮曲密華房太乙竹宮有月榭紅房
花坊藥圃雪溪水室鸞鳴虎園又有塔橋龍口西疇
草湖藥珠洞宮人斜諸處縣延包絡參差蔽虧琪花
瑤樹異獸文禽靡不畢致王日與諸名士賦詩觴酒
其中

是時秦中孫一元信州宋登春吾吳顧聖之諸君凡
數十輩皆爲王門珠履與故荆守徐宗伯公倡和上
元諸曲徐有西宮隱隱出鸞簫之句傳誦一時然遼

遼邸記聞

八

二

王雅工詩賦尤嗜宮商其自製小詞豔曲雜劇傳奇
最稱獨步有春風十調唾窓絨誤歸期玉闌千金兒
弄丸記皆極婉麗才情尋後安置鳳陽又編撰賣花
聲諸詞數百闕流傳江表令思淒楚不減南唐後主
春意闌珊至今章華臺前老妓半是流落宮人猶能
彈出箜篌絃上一曲伊州淚萬行也

遼王晚抱異疾不能親女色後宮中往往有抑鬱致
死者今沙橋門外宮人斜卽祥姬埋香處每陰寒晦
黑過者聞紅愁綠慘之聲近有少年子乘醉蹋月迷

入空宮經素香亭下視一美人霓裳練袂倚闌而歌
日明月滿空珩梧桐落如雨涼颼襲人衣不知秋幾
許歌竟杳然不見事出哀黍離云蒼哀黍離者宗人
湘陰憲燮談王陰事頗多而皆非確論蓋以私意爲
月且耳紉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里中王老人嘗爲余談遼邸事津津不休故江陵相
未第時極爲遼王所眷甫釋褐還鄉謁王王置酒款
洽遇之甚優嘗從酒次更衣訝江陵綈色稍微默然
久之私戒尚衣官監陳曉與工程其短長出繒錦製

遼邸記聞

八

三

袍二襲紗縠稱是篝燈夜成旦走騎奴遺之江陵不
知也酒醒衣至試之不失尺寸驚喜過望趣赴邸頓
首謝王曰瑣瑣何煩主臣未幾而江陵入掌國史權
炙手矣日夜思齟齬王而未有間嘗以書抵所知者
云荆國主終不可畱尋禍作嗟乎解衣衣我我恃之
不祥且丞相寧能爲石人耶十年間小山蘭坂鞠爲
草萊東閣平津亦廢爲車廐斯非天道好還歟不然
何報施之疾也

死委餘編

吳郡王世貞

東有魚比目曰鱧南有鳥比翼曰鷦西有獸比肩曰
叩叩距虛

霍小玉傳有叩頭蟲按異苑曰有小虫形色如大豆
呪令叩頭又使吐血皆如所教然後請放稽顙輒七
十而有聲傳咸有叩頭蟲賦

又有虫名蟻好于絲髮上自經而死故縊傷猶益蟻
一名縊女物性固有如此者

宛委餘編

丹鉛餘錄云宋官燭香烟成五彩樓閣龍鳳文者不
知何藥物竊謂是蜚脂所成詳見同昌公主傳

象膽按四時在四足熊膽亦在四足魚膽春夏近上
秋冬近下蝮蛇膽隨擊而護

獸而鳥名者張平大曰飛鷲王鐸甲脚犬曰花鳥宋

大曰鷓又周處風土記云犬則青鷓白雀秦皇馬曰

銅雀晨風漢文馬曰紫鷲豫章王蕭疑馬曰飛鷲尸

子馬亦名紫鷲黃子馬名黃鷲曹洪馬曰白鷲

鳥而獸名者鷓曰魚虎杜宇曰謝豹鷓怪鷓也曰鷓

狐又曰訓猴鳩曰天狗又曰魚狗疑即魚虎也西域

大鳥曰駝齊庭一足鳥曰商羊

魚鷹魚虎蜜蠹蝎虎蠅虎鴻豹以食之也鴻豹鳩也

鴈如虎僕以其為役也由鹿雉媒因以取鹿雉也

人食鈎吻即死而羊食之肥神仙吞巴豆即死而鼠

食之長魚食芥草即死而人食之美犬食木鼈子即

死而人食之無毒

水草海南產益智花實作長穗而分為三節其實熟

否以候歲之豐歉其為藥治氣止水而無益於智虛

宛委餘編

循寄劉裕益智粽即此物也稽含南方草志云如筆
毫長七八分味辛雜五味中亦可鹽曝

鮎魚與衆魚合如娼也鮎魚魚之生母也凡諸魚欲

產輒以頭衝其腹

抱扑子云不灰之木不熱之火則所謂有溫泉而無

寒火非也又曰無身之頭無首之體若無首之體夷

堅志等書凡三載之無身之頭不知為何物

麝香野豬運日鳥蠓龜蜈蚣俱啖蛇鳩鳥啖蝮蛇一

名星

藜牀牀之爲杖也桃笙笙之爲簟也阿錫錫之爲布也藻井井之爲言板也下卮無當當之爲言底也貝多樹大葉拾遺記云外國有此樹葉書長五六寸闊五寸許葉形似琵琶而厚大嵩高寺中有思惟樹卽貝多也

靈壽杖顏注木似竹有節長不過八九尺圍可三四寸自然合杖不煩削治

風神曰孟婆對颯母可也又風母如猿打殺遇風卽活雷公如猪冬月禁地中掘得之二物皆可食作對

宛委餘編 八

三

甚切其形亦相似也

楊用修記安寧州潮泉一日三溢三蘆連州水下流有斟溪一日十溢十竭貴州城外有漏洑一日百盈百竭應漏刻焉可謂奇聞矣因筆之

有情化無情婦人化石山蛭化百合無情化有情腐

草化螢陳夢化蝶

絲化黃熊望帝化杜鵑褒君化龍牛哀化虎黃母化

鼈徐伯化魚其他不可勝記

雨水瀑下蟲蛇變化化爲魚鱉歲月推移氣變物類

蝦蟇爲鶉雀爲蜃蛤蠶食葉老績而爲罽蠶又化而爲蛾蟻蟠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

黃帝作指南車又作華蓋太公作曲蓋殷高宗作雉尾扇俱見崔豹古今注指南車沈約宋書云周公所作

作

曹植作長行局卽雙陸也胡王作握槊亦雙陸也俱見後魏李邵序

帝俊八子作歌舞見山海經又孟頫帝王統錄云陰康氏作舞呂氏春秋云是陶唐氏作

宛委餘編 八

四

雍文作春黃帝臣也見世本呂氏春秋云赤翼作杵伏羲氏作網見古史世本云勾芒作網及羅伏羲臣也

春申君客躡珠履秦始皇有望僊鞋漢有伏虎頭履繡鴛鴦履東晉有鳳頭履聚雲履五朶履南宋有重

臺履梁有笏頭履分梢履立鳳履五色雲霞履漢履

婦人員頭男子方頭晉太康後婦人皆方頭

晉永嘉間婦人束髮其緩彌其紒之堅不能自立則被于額自出而已吳婦盛粧者急束其髮而削角之

千耳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玳瑁之屬為芥鉞戈戟以當笄

漢梁冀作平上駟車埤幘狹冠折上巾擁身扇狐尾

單衣妻孫壽作愁眉粧墮馬髻折腰步趨齒笑周弘

正着紅禪錦絞髻踞開善寺門聽經後又着綠絲布

袴繡假種餞劉顯皆所謂服妖也

吾所以備著晉及六朝服飾之異者不惟見其時趣

之異亦欲使善書者不取譏于有識與鑒畫者之不

為人所給也

宛委餘編

五

江蕪湖蕪皆有子海蕪無子河鮎大斑魚小形同皆

美肝有客戲謂海蕪為江湖二蕪婦斑魚為河鮎孫

謹而有理

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綴髮傾髻以為盛飾用髮既多

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武名假

頭

宋文帝元嘉六年民間婦人結髮者三分髮補其髻

直向上謂之飛天紉始自東府流被民庶

吳公子慶忌欲復王僚之讐而為婁離所殺夫差將

亡公子慶忌驟諒欲殺不忠者為夫差所殺一見史記一見左傳然則吳有兩公子慶忌耶

荀子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

註去疾張良之祖然則去疾亂韓而良能為韓克蓋

前人之愆者也

王充云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

聽怒其猛獸欲以為亂鯀何得有世而充妄引之

處子賤治單父而靡有若謂之曰昔者舜鼓五絃歌

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云然則子賤之鳴琴固有若教

宛委餘編

六

之也

谿山餘話

雲間陸深

周誥延之尤溪人字希聖宋熙豐間人知廣之新會
縣不肯奉行王安石新法有奇子弟詩浪有虛名落
世間自慚無實骨毛寒末年三十身先倦繼得一官
心已闌卜宅擬尋栽藥圃買田宜近釣魚灘他年子
弟重相見藜杖簑衣荷箬冠詩雖淺頗不類宋一時
門人稱周夫子其風致可想也又著孟子解義禮記
說亦一博學之士

谿山餘話

嘉靖己丑子誥延平將以八月到任故自七月冒暑
渡浙江沿途皆以疾謝遣人事二十六日過蘭溪謁
楓山章文懿公祠堂公諱懋字德懋是日始具衣冠
文懿家甚寥落八十歲外生一子時年已十五矣祠
中塑像乃公服不甚肖似為賦一詩曰 大明啟運
接虞唐成化初年士氣昌茂晚舊京施水鐸日長過
客奠椒漿益棺論定知消長節惠思深識播揚青眼
門生今白首敢于初志負升堂公丙戌會元人翰林
為編修因菴山應 制上疏諫止遂謫外是時羅一

峯倫方論時相起復後先就貶士論翕然稱之稍遷
福建僉事遂致仕家居近三十年 孝廟末始因論
薦起為南京國子祭酒自祭酒遷南太常寺卿不赴
再遷南禮侍再不赴復乞致仕家居復以論薦陞尚
書年八十六卒 賜祭 賜葬 賜諡 復廩食其
幼子皆異典也深卒業南雍極蒙公器待時年二十
六今五十三矣公和易不事邊幅喜為後生輩談論
講說終日不倦其言若不甚切深而其應皆如影響
所謂國家之著蔡若人是已每為諸生言甲子歲更

谿山餘話

天下多事云云乙丑 孝廟賓天而劉瑾擅權 武
宗朝事無一不驗所聞者非一人世當有記之者別
有一一事得于獨聞因憶正德壬申秋深以編修使
淮府畢事還經蘭溪與今僉都御史唐虞佐龍同謁
公于白露山下公留飯于廳事惟虞佐與深侍公一
一詢 朝事併及當道諸公因曰萬一今 上無嗣
則孝宗絕其繼承云何深不敢對曰當論昭穆昭穆
亦有數說不同若據左傳曰文之昭也武之穆也則
昭穆當視廟制深益不敢對虞佐時以剡城尹持服

素喜議論是時亦默默公微笑字謂深曰子淵意何如深遂避席對曰此非小臣所敢道公又笑曰官也不小李綱在宋朝許大擔負只是起居注耳起居注正是今編修之官深遜謝不省何謂公亦遽以他語易之深至杭遂上疏移疾還家丙子秋告起迂司業辛巳奔先太史公喪還家戊子始召迂祭酒明年三月以經筵面奏再上疏得旨降延平同知其事頗與李忠定合按忠定字伯紀梁溪人梁溪今之無錫縣其生則在于華亭縣公廨故至今有相公閣以

谿山餘話

一八

三

忠定故也忠定在講筵以面奏謫沙縣沙縣今隸延平予亦以面奏得延平雖文章勲業萬萬不敢望忠定而事有偶然相類者不知文懿當日何以特舉忠定為深勵耶古人何限亦何必忠定其有意耶其無意耶皆不可知也漫書于南劍州之九峰吏隱處予為庶吉士時一日侍坐于少師洛陽劉公健因問予章德懋可為今日何官予亦遜謝不敢對公大聲曰以尔知德懋故問予始起對曰恭而安宜為日講經筵官以輔養 聖德公搖手曰不得不得德懋居

山林久未間講筵禮數萬一山野使人主不肯親近儒臣自此始同年崔子鍾銑聞之曰此公私意孰謂德懋不習禮度耶由今日觀之深之去講筵也雖所自取亦以少誠意無感悟之效如盛庶子端明魏祭酒校皆以生疎改秩半歲之間屢有變動 聖心可想矣乃知前輩練事久自有長識後生未易斷也我朝每歎君臣隔絕寔以憲廟口吃之故至孝宗末年有意召見大臣與議機務李西涯文正公東陽載在燕對錄比來南劔問之蕭少卿九成韶

谿山餘話

一八

四

言一日 孝廟嘗問司禮監 祖宗時召見大臣其禮如何當在何處蕭敬對云 英宗多在文華殿嘗見臨 殿前楹見吏部尚書王公翱問對畢王公辭去顧見其衣後破損再呼還問衣破何不令家人補之王公答曰今日偶服此到部適聞 命不及更衣英廟撫掌笑命賜一綺 孝廟聞之曰朕不能如祖宗簡易若此數日間遂召見兵部尚書劉公大夏見後稱好好向見遂菴楊公一清亦談一事云時甘肅關總兵官會推恭順侯吳瑾 英廟以為得人

召問王公如何王公以爲不可用 英廟遠曰老王
執拗外庭皆道此人好獨不以爲不好何也王公叩
頭曰吳瑾是色目人甘肅地近西域多回回雜處豈
不笑我中國乏人 英廟卽撫掌曰還是老王有見
識卽命另推 祖宗時君臣之間契會如此 孝廟
有意修復真 聖政也

戶部尚書杏岡李公瓚嘗爲兵部主事言東山劉公
大夏當 孝宗之朝最爲得君公亦以天下爲任議
汰冗食凡軍職皆以軍功爲準通查裁革旣得 旨

谿山餘話

五

議之而一時 侍衛將軍力士之流皆以才藝選初
無軍功該司失于照詳類行報罷一時闕然時駙馬
都尉樊凱管紅盔將軍特過兵部爲言此輩不宜裁
革東山槩拒之凱積不平適當 駕陞殿訖立午門
外語諸人曰爾輩不用了昨已奉 旨裁革雖我亦
無地位矣蓋激之也衆人遂散出 孝宗上殿平昔
執瓜帶刀之人皆不在儀衛簡寂恐不安屢顧左
右問故旣退遂宣樊駙馬面寃凱奏昨兵部以行裁
革去矣 孝宗大聲曰劉大夏敢如此 玉色不怡

復宣兵部東山至走急氣促不能了了而裁革之事
悉罷 聖眷遂衰矣夫以東山之公忠與 孝廟之
有爲事機一失乃至于此信乎臣不密則失身一時
疎畧甚可惜也該司可謂無人矣諺云倖門如鼠穴
此言可以論

嘗記宋時漕運自荆湖南北米至真揚交卸舟人皆
市私鹽以歸每得厚利故舟人以船爲家一有損漏
旋卽補葺久而不壞運道亦通 太宗嘗謂侍臣曰
篙工柁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真帝王之

谿山餘話

六

度設
亡國之君多善文辭如隋煬帝陳李二後主使與詞
人才子爭長亦居優列豈浮華者無實用耶南漢劉
鋹疑鳩對宋太祖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煩王
師致討罪在不赦陛下旣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
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也其文章質直有西漢
風骨不知五代衰亂僻在南服何以能此此豈有才
質耶

羅仲素云中庸之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

分明是有一本書相傳到子思却云述所授之言著于篇朱晦菴作大學章句又說經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如仲素所謂述而成書猶有可言若謂不得其言徒記其意遂乃支分節解以不失本書之旨微恐于理有礙誠如所云則曾子有此門人不應無聞也是二家之說不免學者之疑畢竟大學中庸却有原書不若程子只說大學孔氏之遺書也恰好

今東南之田有二則曰官田曰民田然官田未必盡

豁山餘話

七

重而民田未必盡輕也存諸冊籍有此異同其在耕種各有肥瘠高下而官民之名若干田無與者非如輕重二則之有利害也惟編審差徭則官田輕而民田重故受田之家亦嘗校論官民之則然官田之得名莫能推求所始或指為近世抄沒之田或以為賈似道所買之田偶見李忠定公奏議中已有東南官田之說元豐間檢正中書五房公事畢仲衍投進中書備對所述四京十八路田稅數目已見官田則西北並有之又熙寧八年詔凡官田及已佃而或佃租

違期應割佃者別召佃悉籍之官當時又有總領借置官田所名目之設其所從來遠矣拈出以俟參考
鄧肅字志宏沙縣人別號栢欄有栢欄先生文集栢欄山水奇絕今屬永安縣志宏有文行與朱韋齋先生交好一日韋齋鵬客栢欄以冠帶寓之醉起韋齋曰留以質紙筆明日如約韋齋受筆還冠而以紙少留帶曰儻無千幅竟不還栢欄為寄一詩曰歸帽納毫真得策要幾留帶計還疎公如買菜苦求益我已忘賸何用渠閉戶羽衣聊自適推廳柿葉對人書帝

豁山餘話

八

都聲價若知否寄付新傳折檻來前輩風流調笑藹藹若此
天下水各不同而篙師舵工不相為用鄧栢欄稱閩水曲折行亂石間兩烹雪噴相應而起親見之方知其工
晉共太子曰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其言如此異世悲之我朝 憲廟最寵萬貴妃萬嘗得罪 孝廟外傳萬自盡嘗見一中官說萬體豐肥一日以拂子撻一宮人怒甚遂痰厥而死蓋卒疾云內人傳報

憲廟玉色撫然云萬使長去我也待要去也不久遂
宵天鍾情之傷若此申生之言益信清心寡欲自是
人主壽命之源可不慎哉

吳文恪公訥吾鄉常熟人所著文章辨體一書號爲
精博自真文忠公正宗之後未能過之但聯句小序
謂聯句始著于陶靖節而盛于東野退之則失考矣
若論聯句寔始于應歌而柏梁之作其體著矣

歌辭代各不同而聲亦易亡元人變爲曲子今世踵
襲大抵分爲二調曰南曲曰北曲胡致堂所謂綺羅

谿山餘話

八

九

香澤之態綢繆宛轉之度正今日之南詞也登高望
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使人超乎塵垢之表者近
于今日之北詞也

予嘗謂張子房之出處其後有李泌韓退之之文筆
惟陸宣公可敵

巳丑十一月九日子問山西之命以明年夏四月六
日入太原李忠定公起用卽往援太原事亦頗類章
公之言子益以愧無所辭云

委巷叢談

錢唐田汝成

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
循王俱享富貴之極而後復善治生其罷兵而歸歲
收租米六十萬斛今浙中豈能着此富家也紹興間
內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
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
星而不見其人玉衡不能卒辨用銅錢一文亦可乃
令窺光堯云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蘄王曰將
委巷叢談

八

一

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衆皆駭復令窺之曰中不
見星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內坐殿上大咲俊最多貴
故譏之

宋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鼎上言自來祈
禱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鷺鴨時胡致堂在兩
掖見之咲曰可謂鷺鴨諫議矣聞 中有龍虎大王
當以鷺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
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
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維擒虎張季

龍之對

休通隱居西湖朝廷命守臣王濟體訪之通投一啟其文則儷偶聲律之式也濟曰草澤之士不友王侯文須裕古功各之事俟時致用則當修辭立誠今通兩失之矣乃以文學保薦詔下賜粟帛而已又通嘗教許洞洞作詩嘲通云寺裏啜齋饑老鼠林間咳嗽病獼猴豪民送物薦伸頸好客臨門驚縮頭則通在當時亦不滿于輿論甚矣賢才處世之難也

洪武中浙江都司徐司馬今郡城人家植冬青樹于

委巷叢談

二

門數年後街市綠陰匝地張輿賦詩云此屋冬青樹人皆隱綺羅春風十年後惟恐綠陰多

錢唐祝吉甫居西河上構小樓眺盡湖山之勝賓客

常滿隣有富豪築高墻數仞蔽之吉甫因鬱鬱不樂

趙松雪訪吉甫登樓為書二字扁曰且看一日貫酸

齋來亦題於左云酸齋也看無何隣以通番簿錄家

徙垣屋推毀小樓內湖山如故

考亭朱文公得友人蔡元定而後大明天地之數精

詣鍾律之學又緯之以陰陽風水之書乃信用蔡說

上書建議乞以武林山為孝宗皇堂且謂會稽之穴淺狹而不利願博訪草澤以決大議其後言者毀考亭陰援元定元定亦因是得謫云

宋時閩帥鄒守等官雖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熙寧中祖無擇知杭州坐與官妓薛希濤通為王安石所執希濤拷誓至死不肯承伏想唐制亦然也

紹興四年大享明堂更修射殿以為享所其基即錢王時握髮殿吳人語訛乃云惡發殿謂錢王怒時即

委巷叢談

三

乘此座也時殿柱大者每條圍一十二尺其壯麗如此

度宗崩幼君諒陰榜第一名王龍潭二名路萬里三

名胡幼黃行都為之語曰龍在潭飛不得萬里路行

不得幼而黃醫不得

癸辛雜識言宋時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糴而食者凡

十六七萬人人以二升計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

一日之用而南北二廂不與焉客旅之往來又不與

焉武林舊事言杭諺有之杭州人一日吃三十丈木

頭以三十萬家爲卒大約每十家吃捕提一分合而計之則三十丈矣此二事較之今時亦不減也

錢氏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斤謂之使宅魚其捕不及者必市以供頗爲民害一日羅隱待坐壁間有蟬溪垂釣圖武肅王索詩隱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鈎鈎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王大咲遂蠲其征

吳越王妃每歲歸臨安王以書遺妃云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爲歌含思宛轉聽之凄然蘇

委巷叢談

八

四

子瞻爲之易其詞蓋清平調也調云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遊女長歌緩緩歸陌上山花無數開路人爭看翠幘來若爲留得堂堂去且更從教緩緩回生前富貴草頭露身後風流陌上花已作遲遲君去魯猶歌緩緩妾回家武肅王開國日頗役士卒怨譟興焉或夜書其門曰沒了期沒了期修城纔了又開池王出見之命書其傍云沒了期沒了期春衣纔罷又冬衣嗟怨頓息蓋以恩典發其感激之心也亦應變之智云

西湖雖有山泉而大旱之歲亦嘗龜坼宋嘉熙庚子西湖水涸茂草生焉官司祈雨無應李霜涯戲作一詞云平湖千頃生芳草芙蓉不照紅顛倒東坡道波光激灑晴偏好邏者廉捕之道不知所注

元至正間西湖冰合故老云六十年前曾有此異張仲舉賦詩云西湖雪厚水徹底行人徑度如長川風吹鹽地結陰兩日射玉出生暖煙魚龍穴裏寒更縮鷗鷺沙頭饑可憐安得長冰通滄海我欲三島求神僊

委巷叢談

八

五

尙書故實云百越人以蝦蟆爲上味疥者皮最佳養錦襖子范蜀公東齊筆記云沈文通守杭州禁民食蝦蟆終三年人不敢食而蝦蟆亦絕不生及文通代去禁弛而蝦蟆復生傅子翼解諸云杭俗嗜蝦蟆而鄙食蟬時有農夫田彥升者家於半道紅性至孝其母嘗蟬彥升慮其隣比窺笑常遠市於蘇湖間熟之以布囊負歸已上載紀舛差皆不可曉蝦蟆形雖不典然周禮亦嘗羞而薦之宗廟與羔兔同珍漢武帝欲除畿甸以爲上林苑東方朔以爲此地土宜姜芋

水多蛙魚貧者家給則食蝦蟆者長安亦有之不獨
越人也至云不脫疥皮以為佳品此又不情蛙皮腥
朝非可食者何越人之饒饕至此周時爛氏焚牡鞠
以殺蛙龜其法無驗未聞沈文通以何術禁之使三
年不生也杭人最重蠓秋時風致惟此為佳而云杭
人嗜蝦蟆而節食蠓此又何說至如歐陽公歸田錄
又云國初通判嘗與知州爭權有錢昆者杭人也其
俗嗜蠓嘗求外補人問所欲曰但得有螃蠏無通判
處足矣其所載杭俗又與傅子翼不同蓋間見得於

委巷叢談

六

外方者往往失真非土著者不能辯也

宋時陶穀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蝓蟬詢其族
類忠懿命自蝓蟬至蠶蟻凡十餘種以進穀曰真所
謂一解不如一解也

東坡仇池筆記云杭人喜食鷺日屠百鷺于自湖上
夜歸屠者之門百鷺皆號若有所訴鷺能營盜亦能
却蛇有二能而不能免死又有所雨之厄悲夫

古之所謂使詞即今之隱語也而俗謂之謎人皆知
始於黃絹幼婦而不知自漢伍舉曼倩時已有之

矣至鮑照集則有井字謎杭人元夕多以此為猜燈
任人商略永樂初錢唐楊景言以善謎名

外方人嘲杭人則曰杭州風蓋杭俗浮誕輕譽而苟
毀道聽塗說無復裁量如其所有異物某家有怪事
某人有醜行一人倡之百人和之身質其疑皎若日
觀譬之風焉起無頭而過無影不可踪蹟故諺云杭
州風會撮空好和歹立一宗又云杭州風一把蔥花
族族裹頭空又其俗喜作偽以邀利目前不顧身後
如酒攪灰鷄寒沙鷺羊吹氣魚肉貫水繼作刷油粉

委巷叢談

七

自宋時已然載於癸辛雜識者可考也

杭人以冬夏二至後數九以紀寒暑云冬至後一九
二九招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離頭吹感粟四九三
十六夜眠如鷺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
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兩頭擔八九七
十二貓狗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夏至後
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米水甜如蜜四
九三十六拭汗如出浴五九四十五頭戴秋葉舞六
九五十四乘涼入佛寺七九六十三牀頭尋被單八

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鑿
自元豐制尙書省復二十四曹繁簡絕異在汴京時
有語曰吏勲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窮忙禮
祠主膳不識判硯兵職駕庫典了襪袴刑都比門總
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見鬼及駕幸臨安喪亂之後
士大夫亡失告身批書者多又軍賞百倍平時賄賂
公行冒濫相乘軍饑日滋賦歛愈繁而刑獄亦衆故
吏戶刑三曹吏胥人人富饒宅曹寂寞彌甚吏輩又
爲之語曰吏勲封考三婆兩嫂戶度金倉細酒肥羊

委巷叢談

八

禮祠主膳啖齋吃麵兵職駕庫較姜呷醋刑都比門
人肉餽飽工屯虞水生咸餓鬼

曹元寵題村學堂圖云此老方捫虱衆雛爭附火想
當訓誨間都都平丈我語雖調笑而曲盡社師之狀
杭諺言社師讀論語郁乎文哉訛爲都都平丈我
委巷之童習而不悟一日宿儒到社中爲正其訛學
童皆駭散時人爲之語云都都平丈我學生滿堂坐
郁郁乎文哉學生都不來曹詩蓋取此也
杭人削松木爲小片其薄如紙銘疏黃塗其銳名曰

發燭亦曰焯兒蓋以發火代燈燭用也史載周建德
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爲業豈卽杭人所製歟陶
學士清異錄云夜有急苦於作燈之緩批杉染疏黃
遇火卽融呼爲引光奴今遂有貨者其名頗新

杭人稱四司六局蓋宋時官府貴家置四司六局各
有所掌筵席排當凡事整齊都下街市每遇禮席以
錢倩之四司者帳設司厨司茶酒司臺盤司也六局
者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燭局香藥局排辦局也
祇應慣熟不煩賓主之心今時雖無此名而禮筵率

委巷叢談

九

有包辦咄嗟而集他如珠冠禮衣方巾花扇綵轎金
擔幃幙吉凶器具皆有置賃者猶行都之遺風也

世態炎涼縮流尤甚宋時杭州有丘浚者謁珊禪師
接之味倨頃之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禮甚恭
浚不能平伺子弟去乃問曰和尚接浚甚傲而待州
將子弟乃爾恭也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
起搥珊數下曰和尚莫恠打是不打不打是打此言
殊快人意

輟耕錄言杭州人好爲隱語以欺外方如物不堅

曰慈大暗換易物曰擲包兒籠蠢人曰杓子朴實曰
良頭白懶髓言枕俗澆薄語年甲則曰年末語居止
則曰只在前面語家口則曰一差牙齒語仕祿則曰
小差遣此皆宋時事耳乃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語
不相通用倉猝聆之竟不知為何等語也有曰四平
市語者以一為憶多嬌二為耳邊風三為散秋香四
為思鄉馬五為誤佳期六為柳搖金七為砌花臺八
為霸陵橋九為救情郎十為舍利子小為消黎花大
為朶朶雲老為落梅風諱低物為鞞以其足下物也

委巷叢談

十

復諱鞞為撒金錢則又義意全無徒以惑亂觀聽耳
宋時臨安四方輻輳浩穰之區游手游食姦黠繁盛
有所謂美人局以倡優姬妾引誘少年有概坊局以
博戲闖撲騙賺財物有水功德局以打點求覓脫瞞
財貨有以偽易真者至以紙為衣以銅鉛為銀以土
木為香藥變換如神謂之白日鬼有剪脫衣服環佩
荷包者謂之覓貼兒其他穿窬胠篋各有稱首至如
頑徒攔街虎九條龍之類尤為市井之害今之風俗
大抵仍之而挿號稍異白手騙人謂之打清水網夾

剪衫袖以掏財物謂之剪綁撒潑無賴者謂之破落

戶

杭人言寧可曰耐可音如能可漢書揚越之人耐暑
註與能同李太白詩耐可乘明月又耐可乘流直上
天皆讀如能言人胸次不坦夷逞獨見以忤人者曰
吳真音如列挈漢書吳真而無志節言人愚不省事
者曰蠢蠢萬詩五方造我語知我非僅癡亦曰憨隋
書衣寶兒多憨態得寵憐言人猶與不前猛者曰墨
尿管如迷癡蘊籍不躁暴者曰眠姪音如緬忝出列

委巷叢談

十一

子又皮日休反招魂上曖昧而下墨尿管言人進退不
果曰俗儂音如熾胤司馬相如賦佗以佗儂柳子厚
夢歸賦紛若倚而佗儂今言事煩煩不易作者曰鄭
重法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符命之意言人無用
者曰不中用史記始皇問盧生竊議亡去怒曰吾將
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罵人曰老狗漢武故事
上嘗語采姬怒弗應又罵上為老狗言紛紜不靖曰
海紅花蓋海紅花乃山茶之小者開時最繁鬧故借
以為喻詈人笨猾不循理者曰雜種晉書前燕載記

贊曰茲茲雜種奕世彌昌見人有不當意者曰嘴鼻
金史宋破金泗州守將畢資倫不肯降繫獄十四年
及盱眙守將納合買住降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資
倫見買住罵曰國家未嘗負汝何所未死不可乃作
如此嘴鼻也言人聆言不省曰耳邊風杜荀鶴詩百
歲有涯頭上雪萬般無染耳邊風作事助力曰阿瘡
瘡武后時南皮縣丞郭勝靜每巡鄉喚民婦託衣縫
補而姦之其夫至樽勝靜鞭數十主簿李懋往解救
之勝靜羞諱其事但忍痛不禁低聲唱云勝靜不被

委巷叢談

八

十二

打阿瘡瘡衝寒而饑粟卒起曰瘡禁韓退之關鷄詩
磔毛各禁瘡日光微暖曰温暖王建宮詞新晴草色
暖温暖白樂天詩池水暖温暖言已是如此曰隔是
元微之詩隔是身如夢顯來不為名問何人曰阿誰
訛為元誰劉先主破成都置酒為樂龐統諫曰伐人
之國而樂之非仁也先主怒曰武王勝商前歌後舞
既而悔曰向者之論阿誰為失統曰君臣皆失言人
有病曰不快華陀傳體有不快起作一僉之戲又曰
不耐煩瘦炳之傳為人強急而不耐煩俚語又言要

不得益人有病則嗜慾不遂要喫喫不得要行行不
得意義雖粗亦有可解遷居而隣友治具過飲曰暖
屋亦曰暖房王建宮詞太儀前日暖房來言不潔曰
塵糟霍去病塵皐闌下注云盡死殺人為塵糟蓋血
汚狼藉之意也詎人傭工曰客作三國志焦光饑則
為人客作飽食而已賤丈夫曰漢子北齊書何物漢
子與官不就女子及笄曰上頭而娼女初薦寢於人
亦曰上頭花蓋夫人宮詞新賜雲鬟使上頭呼女子
之賤者曰丫頭劉賓客詩花面丫頭十二三草木穉

委巷叢談

八

十三

而初粵者曰始花音如試月令桃始華蟬始鳴註皆
去聲言戲擾不已曰騷音如裏嵇叔夜書勸之不置
稱善能營生者曰經紀唐滕王蔣王皆好聚飲太宗
嘗賜諸王帛敕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鄙
人之庸賤微薄者曰小家子霍光傳任宣謂霍禹曰
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大將軍言日間小食曰點心唐
史鄭修夫人云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言人作事無
據者曰沒雌當又曰沒巴鼻蘇長公詩云有甚意頭
求富貴沒些巴鼻使奸邪言人不通時宜者曰方頭

陸魯望詩頭方不會王門事塵上空緇白紵衣事相
 邈近口且湊蓋開誇之訛也或言吳越風俗除日互
 擊炒豆交納之且餐且祈曰湊投殆此語所從出
 事多寢貶曰包彈蓋宋人以包孝肅多所彈刻故云
 包彈畏憚之詞也言人虛偽不檢者曰樓頭蓋宋時
 何家樓下多亡賴以濫惡物欺人其時有何樓之號
 樓頭者蓋何樓之惡魁也言人舉止倉皇者曰麕麕
 馬鹿蓋四物善駭見人則跳躍自竄故以為喻又曰
 鼠張備勢亦此意也言人儀矩可喜者曰庸峭音如
 委巷叢談 十四

波峭本梁上小柱名取其有曲折俊俏之意也
 杭人有以二字反切一字以成聲者如以秀為鯽溜
 以團為突樂以精為鯽令以俏為鯽跳以孔為窟籠
 以盤為勃蘭以鐸為尖落以窠為窟陀以圖為窟樂
 以蒲為鶻盧有以雙聲而包一字易為隱語以欺人
 者如以好為現薩以醜為懷五以罵為雜嗽以笑為
 喜黎以肉為直線以魚為河戲以茶為汕老以酒為
 海老以沒有為埋夢以莫言為稀調又有諺本語而
 巧為俏語者如詬人嘲我曰淌牙有謀未成曰掃典

冷淡曰秋意無言默坐日出神言涉敗興曰殺風景
 言胡說曰扯淡或轉曰牽冷則出自宋時梨園市語
 之遺未之改也

宋時靈隱寺緇徒甚眾九里松一街多素食香紙雜
 賣舖店人家婦女往往皆僧外宅也
 鹽橋富室李省者販鹽出必經年紹興元年省與同
 業六七人出豆四年弗反且無音耗其家絕憂之有
 與李善者謂其妻曰同業數客盡歸不應獨後得非
 墮於非命乎宜往占之妻歷訪十數肆皆云不吉慟
 委巷叢談 十五

哭而歸召僧建道場招魂掛服聞空中泣聲甚哀出
 視之見李渺茫煙霧間宛如存日詢問幼稚婢妾且
 云賴汝薦拔獲離苦難明日妻買地造塚備極勞費
 又一月李泛舟達江口原不死也黥鬼依人而見幻
 往往如此
 宋時吏部有一胥好滑稽有董公邁參選失去官誥
 但存印紙遂投狀給據一日侍郎問其胥曰此事無
 得否胥曰朝公大夫董公邁失一官誥印紙在也不
 得侍郎覺其謔侮杖一百罷之蓋俗有舞十般癩云

一般癩不一般癩渾身爛了肚皮在也不碍如是凡十首語言相類故應聲爲戲云

宋時行都節序皆有休假惟七夕百司皆入局不准假有時相古朴問堂吏云七夕不作假有何典故吏應云七夕古今無假時相但唯唯不知其有所侮也蓋用柳詞七夕二郎神云須知此景古今無價

錢塘羅貫中本者南宋時人編撰小說數十種而水滸傳叙宋江等事姦盜脫騙機巧甚詳然變詐百端壞人心術其子孫三代皆啞天道好還之報如此

委巷叢談

八

十六

晉天福中浙中兒童市井皆以趙字爲語助如云得則曰趙得云可則曰趙可通國無不皆然及晉末趙延壽貴盛浙人謂必應識後延壽爲北虜所執而謠言益盛後宋祖受禪錢氏納土浙中皆屬趙矣淳熙十四年都城市人謠曰汝亦不來我家我亦不來汝家流傳遠近莫詳其說或以爲紹熙二三年兩宮隔絕之也嘉泰三年杭人唱歌云東君去花無主朝廷禁之未幾景獻太子薨賈似道當國時臨安謔云滿頭清都是假這回來不作要其時京師女粧競尙假

王因以假爲賈喻似道專權而景炎丙子之亂非復庚申之役也似道遭貶時人題壁云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樂復憂西湖依舊流吳循州賈循州十五年間一轉頭人生放下休此語視雷州寇司戶之句尤警吳循州謂履齋之貶乃賈擠之也

委巷叢談

八

十七

無用閒談

甘陵孫緒

晉惠帝愚駭其問鳴蟻食肉糜事千古談者掩口至
稽紹之死乃曰稽侍中忠臣也不可殺及血汚其衣
左右欲澆之又曰稽侍中血勿澆也其明快俊爽先
後若兩人然史筆例不可盡信如此

劉屏山莽其嫂熊氏與其妻陸氏共刻一石表諸隧
道然猶一家也至葉水心乃并陳同甫王道甫共作
一墓誌二人者同稱並列執古御今都無此例先師

無用閒談

介軒靳公作先吏部墓誌與先師漳南李公並稱其
亦模倣于斯耶

縉紳家相傳批點孟子為蘇老泉親筆然其批點內
却引洪景盧語景盧去老泉六七十餘年傳者未之信
也其中論文勢筆路至精且密要非具眼不能雖非
老泉其亦老泉之流亞矣

天地有情鍾于人陰陽有色因于物虛出聲實成色
聲本于天色本于地虛聲中藏實色外暴耳聽天下
之聲目視天下之色人之所以異于物也

千金之子終日營營編氓之家一飽行行以膏粱之
口食物凡物皆粗惡以糠粃之口食物凡物皆芳美
故口常澹則能養味心不奢則能養福 則常甘
養福則常足

古稱聰明正直為神夫聰明則無蔽正直則無私無
蔽則不可欺無私則不可媚積愆稔惡而覲顏以致
禱是欺之也朝祈夕祝而獻饗以奠福是媚之也何
待鬼神之淺也

椰子厚云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為病然
無用閒談

而萬一離婁子眇然視之不若無者之為快也此即
古人洪爐點雪之意子厚特新其語耳

莊生夢為蝴蝶歐陽公夢為鸚鵡幽怪錄載薛偉病
夢為魚

古今字俱有反對如古對肉上對下與凡高卑深淺
饑飽寒暑之類皆有對惟有渴字無對古人未有枯
出者隆古時人無詐偽故六經中無真字人不知有
異端故六經中無仙佛僧禪字

蠶不食蟬不食雞無肺故飲而不溺無金不能生水

也免無脾故狡而不信脾屬土五行之土猶五常之信也

春秋他穀不書無禾則書無麥則書禾與麥民生之所重也東坡作喜雨亭記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則無禾此亦言其甚重者耳

古人有言有心于避禍不若無心以任運馬援自交趾移書戒其子姪慎重沉默勿與人事其所以避禍者亦密矣而其書卒為梁松所搆至不敢歸葬所以戒于姪者乃躬蹈之禍不可以有心避也如此

無用閒談

三

兄弟天倫也友愛天性也泰伯以天下讓夷齊季札以國君讓劉愷丁鴻以封爵讓市道小人爭一錢之利遂闕于牆人品之不同如此

武元衡夜坐有詩日夜久喧暫息池臺惟月明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語意甚妙明日侵晨為盜所殺無因駐景日出事生之言乃成一識

或問魯仲連田子方優劣夫鴻冥鳳翥各可得聞不可得而見仲連之謂矣鶴軒龍參身可得而養亦可得而醢子方之謂矣

路巖自崔鉉幕府不十年至宰相入翰林時鉉謂人曰路巖已入翰林如何得老鄭顛功名太早其父祗德寄聲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今又聞欲管人相是吾必死之日也巖與顛果不善終今人識見若鉉與祗德者鮮矣

草食者多力而愚肉食者勇敢而悍水食者耐寒而浮土食者無心而惠氣食者神明而壽穀食者知慧而天

老氏與佛本亦善人其徒學之者不善耳孔氏之徒無用閒談

四

豈皆盡善哉學老佛之不善僅足以蠹貨財學孔氏之不善乃至於殺天下在我操殺天下之具而猶曉曉然以關佛老自任哀哉

亾友李憲副公從為諸生時題寫嘉貞便面曰萬疊青山屹然起樓臺彷彿層霄裏驚壑奔濤若怒號一派松風生澗底茅屋幽人耽勝遊携琴談笑臨清流三聘便須從此出也知不是輕王侯是秋擢第結語亦有識歟

介軒新先生赴南省時曾與一友人同舟其人溺而

死暨再過其地以詩吊之中一聯云虎談在耳神猶
變魚莽傷心骨未收

無用閒談

五

說郭續目錄

身第十九

遊旃璣言 蘇祐

井觀瑣言 鄭珉

林泉隱筆 張綸

推蓬寤語 李陳章

調言長語 曹夔

震澤長語 王登

桑榆漫志 陶輔

說郭續目錄八片十九

延州筆記 唐觀

戒菴漫筆 李詔

暖妹由筆 徐充

農田餘話 真逸

雨航雜錄 馮時可

馬氏日抄 馬愈

菊坡叢語 單宇

玄亭涉筆 王志遠

野航史話 茅元儀

西峯談語 茅元儀

大賓辱語 姜南

抱璞簡記 姜南

道旃環言

濮陽蘇祐

大同婦人好飾尚脂多美而艷夫婦同行人不知是夫有是婦也宣府教場東西幾十里南北二十里蔚州城磨磚所砌朔州近山易採木市房簷廊今頗傾頽語云大同婆娘蔚州城墻宣府教場朔州營房亦不誣也

臺諫皆以言為職本同一體自互相糾劾也始相疑

舛嘗聞成化弘治時既罷朝御史例該候都御史左

道旃環言 入

掖外揖而退給事則迤邐緩行候齊相與議今日有

何事何人可劾論如事關吏科則會于吏科議奏他

科亦然無所言則散各衙門已遣人覘視被論者則

閉門以待今不惟不然又私為之地被劾官且肆摺

撫以辯視事如故無復閉門矣厲階作梗誰實為之

耶

燒荒題頗俗華泉為燒荒行結賜事頗恠空同為結

腸操皆獨步詞苑使為近體則難措詞矣詩有守宜

于律者宜于古者不獨題當辨也

黃花嶺上有始皇舊長城岢嵐州有古城墩趙之李牧守鴈門則上谷雲中武開拓在後抑依險以為城如今之內邊耶

霍山下龍祠皇通渠灌田界以漕石趙城什之七洪洞什之三無混于多寡而邑人至今免于爭競功竭心思前人偉矣蔚州水利鐵板分限如漕石晉祠惟築堰浚渠歲有勞費有田則用水有水則用力力之多寡視田刻石紀事亦免于競

滹沱發源繁峙由代州崞縣忻口折而東歷定襄五道旃瓊言

臺東下在太行之西引以灌田為山西之利過太行至真定河澗則為害矣不惟不可灌亦浮沙難以楫地勢高下土脈疎密使然非水之性也

丙戌冬過泗州淮水清淺鑿冰以度及丙申按泗州則合流于河水渾黃矣勢亦洶甚河自孟津以下分四支康家渡符離集飛雲橋小浮橋咸會之淮口入海勢漸南矣弘治間決金堤頭歷曹濮鄆范趨張秋會鹽沙河入海遂阻運道後卒塞改稱安平鎮可並漢宣防然河南趨則北岸漸高北趨亦然迥無故迹

夏潦水退土皆淤畝獲數鍾秋皆沙地利薄矣俱不可曉

記稱江為南紀淮為北紀河之源最遠與濟並稱四瀆皆天地氣化靈秀互會要非遐方僻隅一水一山小結融者可比也夷考往古帝王聖賢所生繼天立極開來繼往自雍而冀而徐而豫而兗可睹記也我太祖之生河之陽淮之陰諸功臣咸在今上之生在江之北海之南業茂中興功光列聖尤可徵驗相面算命者遊于公卿之門雖間有驗者不中亦多

道旃瓊言

視為狎客置之不較李虛中徐子平一行和尚耶律楚林世可泛責其人耶其奇中者以人性之靈未能盡然者見造化之妙可泉胡公知蘇州揭門外一聯對云相面者算命者打抽豐者各請免見撐廳者鋪堂者撞太歲者俱聽訪拿蘊藉可敬愛不盡述也吳音呼大為棗酒為就行為杭生為喪雖方言太亦屬箇韻說文曰酒就也所以就人之善惡也行以屬陽韻生叶韻思江切如此者不一而足然循正音俱聲氣剽清稍為轉耳非如闔廣一字為兩字甚三字

與有音無字視正音絕相遠則語呼天為禱可擊地為吟札兒雨為忽刺雪為撒刺城為可圍墩為可刺馬為毋林雷為刀郎都難婦人為吟吞殺為吟刺跪為抹骨等語又何怪也

說文曰男人罪曰奴女人罪曰婢凡人男而婿婢曰臧女而婦奴曰獲臧者犯罪沒官為奴獲者在逃被獲為婢今祖制惟公臣家有給賞奴婢其餘有犯男稱雇工人女稱使女在鄉大夫家且不得有奴婢况士庶人乎

道旃璣言 八

四

仕者之情多重內而輕外其在內者又重北而輕南一進士初授華容令首尾吟一聯云縣丞主簿皆僚友通判推官且上司無乃近謔乎又外朝內云你有牙牌我有排衙南朝北云腰下輪君三寸白頂門讓我一輪青蓋南京多張傘云斯善謔矣

地理之說江西稱曾楊二氏未有顯者何也江南地多白蟻葬不得地有穴棺嚙屍之患人子之心能無泚乎宅居水道失方向則蟻入房嚙衣書立畫尤善嚙松木椽楹無不洞中斯又所親見大江以南無竭

江北無蟻松關北無蟬亦地氣也

十七字詩謂之癩脚助笑談者多不備錄其嘲太學生一首云士子謁營官紛紛盡鞠躬頭黑身上白米蟲殊為近理

鑽徒鹽徒雖皆不逞猶私為之心存畏避至地方有事乃籍以為兵應征調由是官多假借遂至無忌憚矣甚至明目張膽某家有餘手若干某姓有挺手若干官府召或不如期彼一呼而集且數百矣家不藏兵邑無百雉之城往古炯訓識微隱憂者能不思所以弭銷之術乎

道旃璣言 八

五

古有采風之使正觀其所尚將以及正端士習振民風今聞小有才者口肆雌黃形變白黑甚可怪也至如近郡有云某人傘某人刺某人輦某人扁妄肆譏評殊無忌憚風靡俗偷御史提學有觀風督教之責其尚重懲之哉昔唐高宗因鬪雞之微將虞骨肉爭競之變王勃徑坐黜廢誰謂非君道耶今無盧王之才而鼓譟張之舌終無成也已

世稱錢物曰東西稱男子曰南北不知何義故時人

于好男子無錢使者輒咤曰好南北無東西云意蓋鄉語相傳有自來矣由此觀之積而能散者財之主積而不散者財之奴則有東西而無南北真守財奴矣

蒙時授讀巧對吟見刻本多有遺者如吳孟子鄒孟子寺人孟子一男一女一不男一女周宣王齊宣王司馬宣王一君一臣一不君不臣亦對之巧者餘不悉述也

提學來十字街頭無秀才提學去滿城羣彥皆沉醉
通旃瓊言 六

青樓花映東坡巾紅燈夜照西廂記長短句云云乃吾郡憲使澤山桑公口號諷示門生子弟也提學出巡積學待問者固多其特聰明遊懶者見蒸熱賣三五日內經書翻閱數次果常如此又何五車之不盡涉獵為博雅人耶

正德丙子東塘毛公巡按河南華泉邊公督視學政會飲華泉命承差酌酒勸飲毛公曰承差差矣乎邊公曰副使使之也二公文雅並見

唐文三變變之善者也唐兵三變變之不善者也唐

詩三變變入于弱明詩亦三變變近千古我亦不敢先彼亦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故能入于不死不生此甚隱語也今有騎兩頭馬躍兩家船謂之下活甚亦當慎其交遊

語云律設大法禮順人情蓋言聖王緣人情而為法非禮與法異也姑舉一二律載幼小犯罪出幼事發尚從幼小是幼幼也未老犯罪既老事發即從既老是老老也仁至義盡矣克軍事例積年惡其害民包攬惡其用強否則未減不然單丁獨戶應諸徭賦將道旃瓊言 七

人百其身舊規故贖叅對簡查廢將迷謬舉此例餘不暇縷數用法者尚慎旃哉
記曰管仲鏤簋而朱絃山節而藻稅孔子曰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嬰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孔子曰賢大夫而難為下也又曰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上上下下政之倫紀乎

諺云忙家不會會家不忙嘗聞吾東郡教公靜之云槐花黃舉子忙開時做下忙時用管甚槐花黃不黃公發解登第

蒼頡造字而原有字揚雄識字而不識字六書有象
形如草天字三連乾卦也地字轉折坤卦也如象水
字中一畫左右各二畫坎卦火字中二畫左右各一
畫離卦象形也上心曰志下心曰志左步曰右步
曰于會意也水工爲江水可爲河諧聲也柯婁爲鈞
窟櫛爲孔反切也餘不悉書

天下東西南北之山皆原于崑崙而支分江淮河漢
之水皆歸于海而流會是故山則本同支異水則原
異支同若夫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在山川亦有

道旃璅言

八

然者
詠詞有善謔而不虐者其詠瘞云冷將來一似冰陵
上坐熱將來一似蒸籠內臥顛將來顛的牙關錯疼
將來疼的天靈破兀的不害殺人也麼哥似這等寒
來暑往人難過其意在末句曲有務頭如此尚審聽
之
夫律刑書也情法兼盡文字簡古法麗五刑義兼六
籍是故趨吉避凶易教也感善懲惡詩教也明法布
象書教也盡性至命春秋教也刑措不用和氣由生

樂教也出刑入禮出禮入刑禮教也諺云律設大法
禮順人情是故律以正經例以盡變聖人本人情以
爲治其斯之謂歟

天如覆釜語其覆也天如倚蓋語其欹也天如旋磨
語其行也天左旋水右旋相激也日月星辰皆隨天
左旋謂之右旋遲速相形則速者爲左遲者爲右非
真右旋也兩船同行速者如進遲者疑退雲月相薄
雲行如進月止疑退

道旃璅言

九

各邊鎮守官有總兵副總兵叅將遊擊總兵總一鎮
之兵謂之正兵副總兵分領三千謂之奇兵遊擊分
領三千往來防禦謂之遊兵叅將分守各路東西策
應謂之援兵此邊兵之制也
禮樂之用大矣列之六藝令先習其氣數固小學事
也然業有專門則精今之賤師截竹爲管自能成聲
其習之者以六凡尺二一五六字爲度移宮換羽亦
能協于音調或陽律陰呂隔八相生三分損益之要
法如切韻三十六字算法十八字乎恨未能見深于
音者一問也

車同軌無古今獨御之六法杳無傳亦時勢之異至
于車戰今益無施議者欲舉以禦虜難與知變古之
詰朝講見尚有信也敢不逐北尚有禮也犬羊之習
寇不厭煩敗不為耻且如寇中路以車戰矣忽轉而
東倏馳而西勢如飄風將守而待其復來抑馳而追
其後殿知不能也車變而騎要亦勢之必至若云阨
衝守要則不可缺是故結繩之制難與治亂秦之緒
干戚之舞不可解平城之圍斯通儒之論

射有大射讌射賓射大射武射也賓射讌射文射也

適旃璅言

八

十

然皆尚古今大夫士有不能執弓者亦情于習鄙其
事而昧于初度懸弧之美小學之教廢亦久矣其譏
笑賈誼三表五餌之說也固宜遠之不能抗金金之
不能禦元雖其君臣之罪要之參養于中國飲食子
女宮室衣服柔脆嬌惰其長一非復如晁錯所稱之
時故也語曰百戰之後豪傑挺生又曰人與習長習
與化成古稱山西出將豈盡其人之能哉

金蟬脫殼算法前三門因乘加用除雙倍數退一還
元八字後三門歸除減用滿法過身一折半身當五

十字盡括之矣作者極思至是

古人官室門東偏向故謂西南為奧西北曰屋漏不
愧屋漏猶曰不愧暗室也則其制可知也故祀禮以
西為尊南向為昭北向為穆今制門中開西南非奧
則不尊矣猶襲尚右不反卑耶今東西相向猶稱昭
穆不失其序耳而非其義也議者曰不復古禮不變
今樂不可以為治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與好貨等對
斯孟子為命世亞聖之才歟易翼曰易窮則變變則
通通則久孔子之論禮制也而有損益孟子之論井

適旃璅言

八

十一

田也而曰潤色可以觀聖賢之政矣
左史記言尚書是也右史記事春秋是也盤庚誥體
也其詞聲牙今之民猶古之民業是經者驟讀莫悉
其義安土重遷之衆顧可家喻戶曉之乎觀 皇祖
大誥三篇質簡明白則知盤庚三篇乃史臣記言之
文非當時告諭之詞也

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之刪詩也
繫檜于國風之後于檜之卒篇曰誰將西歸懷之好
音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主也于曹之卒篇曰四國

有王郁伯勞之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仲尼刪述六經以秦誓繫周書之後以商頌繫周頌之後以周繼商而秦繼周蓋至誠前知以見十世可知之意附于讖緯之說近誣聖矣

道旃璣言

十二

井觀瑣言

閩南鄭瑗

鄭子讀書間有絲髮之見輒索筆錄而藏之自忘其陋不復加纂次取韓子原道之語題曰井觀瑣言將就有道而裁焉夫坐井觀天謂非全天可也謂非天不可也然則余言雖淺亦焉敢背道而妄肆其喙哉古文書雖有格言而大可疑觀商周遺器其名識皆類今文書無一如古文之易曉者禮記出於漢儒尚有突兀不可解處豈有四代古書而篇篇平坦整齊井觀瑣言

如此如伊訓全篇平易惟孟子所引二言獨艱深日以商詩比之周詩自是與古而商書比之周書乃反平易豈有是理哉秦誓曰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此類皆不似古語而其他與冷文復出者即艱深何也趙岐杜預韋昭賈逵鄭康馬融鄭虔輩皆博洽之儒不應皆不之見也又今原有一十八篇何故孔壁都無一篇亡失誠不可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於野乎蓋古文書在漢不列學官歆雖尊信亦但以

為愈于野而已予嘗論書與孝經皆有孔壁古文皆有安國作傳而古文書至東晉梅願始顯古文孝經至隋劉炫始顯皆沉沒六七百年而後出未必真孔壁所藏之舊矣

尚書辭語訾牙蓋當時宗廟朝廷著述之體用此一種與古文字其餘記錄答問之辭其文體又自循常如左氏內外傳文雖記西周時諫諍之辭亦皆不甚艱深至載襄王命管仲受享與命晉文公之辭靈王命齊靈公景王追命衛襄公定王使單平公對衛莊

井觀瑣言

二

公使者之言魯哀公誅孔子辭其文便信屈如書體禮記文亦不艱深至載衛孔悝鼎銘便信屈凡古器物諸款識之類其體皆如此又如左氏記秦穆公語皆明白如常辭及觀書秦誓文便自與古至漢齊王閔燕王旦廣陵王胥諸封策尚用此體他文却不然如今人作文辭自是一樣語錄之類自是一樣官府行移又自是一樣不容紊雜予嘗疑孟子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是古逸書之辭其文甚似楚辭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亦是用其語

歐陽文紆徐四折偃仰可觀最耐咀嚼荆公文亦高古意見超卓所乏者雍容整暇氣象爾曾子固文敦厚疑重如秦碑漢鼎老蘇一擊一刺皆有法度東坡胡擊亂刺自不出乎法度

古史謂莊子讓王盜跖說劍諸篇皆後人攙入者今考其文字體製信然如盜跖之文非惟不類先秦文亦不類西漢人文字然自太史公以前即有之則有不可曉者嘗觀其前如馬蹄法篋諸篇文意亦凡近視逍遙遊大宗師諸篇殊不相侔竊意但其內七篇

井觀瑣言

三

是莊氏本書其外雜等二十六篇或是其徒所述因以附之然無可質據未敢以為然也大抵莊列書非一手所為而列子尤雜仲舒本原處勝賈生賈生用處却勝似仲舒楊雄韓愈體用俱欠王通有體有用但粗淺耳董賈之言却是從胸中流出韓子力追古作雖費力而不甚覺楊氏法言王氏中說所謂刻木為鵠者也國朝宋潛溪文工于擬古燕書四十篇比龍門子藹山雜言頗勝誠意伯詩詞作文亦簡健藏機蓄謀如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五九六

其爲人所著郁離子見識亦高非龍門子之比蘇平
仲用意太苦遣辭太繁縟不可法王子充文精密但
氣滿方希直志高氣銳而辭鋒浩然足以發之故其
文奇峻有光燄真近世豪傑之士楊東里文典則無
浮泛之病雜錄敘事極平穩不費力梁用之豐贍悉
曲亦當代一作家曾子啓詩佳處不減崑體李布政
昌祺人多稱其剛毅不撓嘗觀其所著運甓詩稿大
抵浮豔太逞不類莊人雅士所爲所謂根也慾焉得
剛者也

井觀瑣言

四

宋之得統在太宗平太原之歲此四明陳子經本晦
翁語錄而書未易輕變也 之始 也秉史筆
者當以 突厥之例待之其君書名書死而附見
其年貌于君死之下使後有考證宋室南渡金據中
原則進金比于劉石符姚書主書卒分註其年於宋
統之下西夏小 亦當照其年而附見之元初起亦
依 初例既滅金則亦進之如金之例祥興既亡
然後帝之可也或欲始終黜元如王莽武曌則已甚
矣使光武不 典中宗不復辟君子豈能終抑莽曌

于分註邪觀秦始皇隋煬可見嗚呼是豈得已也哉
各處方言亦有暗合古韻者亦有暗合字義者如吾
鄉謂來曰釐謂毛曰膜此暗合古韻者謂日曬曰曝
謂雨淋曰沃此暗合字義者

前漢書凡史記所已具者皆仍其辭而不變但稍刪
潤其重複而已此班氏信而好古不喜立異處可以
爲萬世法老蘇乃謂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則非也
至司馬遷楊雄二傳亦仍其自序之文而曲記其世
系之詳則過矣貨殖傳仍敘范蠡子贛至巴寡婦清

井觀瑣言

五

名書曰漢而泛及異代之事非例也古今人表亦不
宜作
尹氏發明學胡氏春秋傳劉友益綱目書法學公羊
穀梁傳書法文甚峻潔似勝發明但有因本文之誤
而曲爲之說者如東晉晉王保故將陳安降漢先是
漢改號趙矣此猶書漢誤也考之題要漢正作趙初
無他義書法謂書漢所以志警國而爲安借唐永王
璿反肅宗命高適討之其書上皇遺誤也書法謂不
以肅宗主之所以著自反不縮之戒皆鑿也而唐諸

臣狄仁傑郭子儀李光弼等有卒書謚者亦誤也又皆各爲之說可謂求索之過蓋綱目簡帙浩繁朱子僅成書而未及修改故其大義雖明而其間容有未備者如帝或書上獄或書殺卒或書薨之類可見不必曲爲之辭

胡粹中元史續編又下於陳桎續編德祐北遷開廣繼立宋之統緒猶未絕也乃遽加景炎祥興之年于分書非綱目書蜀漢東晉之例矣開卷繆亂如此何以繼紫陽筆削之旨哉

井觀瑣言

六

汲冢周書甚駁雜恐非先秦書意東漢魏晉間說士所作反勦禮記史記羣書以文之文義古雅者僅有祭公解等一二篇

柳子厚貞符劾司馬長卿封禪書體也然長卿之諛不如子厚之正子厚答問劾東方曼倩答客難體也然子厚之對不如曼倩之安

尚周改正朔之說張敷言分史冊所用民俗所用二項爲言極好蔡九峯陳定宇諸儒偏主一說竟有所礙終不可通張氏此說足爲前輩解紛疑得事理之

實然朱子答吳晦叔書已嘗曰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則張說亦有所本

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則禽亦可謂之獸禮記曰猩狸能語不離禽獸則獸亦可謂之禽五行有木而無草則草亦可謂之木洪範言庶草蕃蕪而不及木則木亦可謂之草

表紹檄豫州曹操檄江東將校部曲其末皆云如律令李善証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品延濟謂賞賜一如律令之法二說小異然大槩皆近之今道家

井觀瑣言

七

符呪類言急急如律令蓋竊此語李濟翁資暇錄乃謂令讀爲零律令雷邊捷鬼善走故云如此鬼之疾速其說怪誕不足信

綱目分註記南漢宦官之橫云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官以求進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大抵皆宦者也王行卿集覽解自官引吕刑官辟爲據云已自割勢求爲宦官也近時陳伯載作正誤乃破其說謂自官以求進用非求爲宦官也予按通鑑自官求進者下云亦

有免死而官者又按齊桓公曰豎貂自官以近寡言
管仲以爲其身之忍又將何有于君今分註先言羣
臣皆下蠶室後言宦者近二萬人則集覽之說是矣
而伯載非之何也自官求進猶范擘言腐身熏子以
自銜達云爾

今人以干求請託爲鑽班孟堅賓戲曰尚執挾三術
以鑽幸公李周翰註鑽者取必人之義如以鐵鑽之
也今人以見陵于人爲欺負漢書韓延壽待下吏恩
施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此鑽與

井觀瑣言

八

欺負語所本

尚書之辭有極難曉者鳩偃功弔由靈之類有極易
曉者不敢含怒在家不知之類有極繁者一人冕執
劉一人冕執鉞之類有極簡者如初如西禮之類有
對語者番番良士乞乞勇夫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
武王之大烈之類有參差不對者承保乃文祖受命
民越乃光烈考武王之類

今人呼酌酒器爲壺瓶按唐書太宗賜李太亮胡餅
史紹通鑑釋文以爲汲水器胡三省辯誤曰胡餅蓋

酒器非汲水器也餅瓶字通今北人酌酒以相勸酬
者亦曰胡餅然壺字正當作胡耳

汪克寬綱目考異殊無補于書法徒加支離耳夫呂
后止稱制故猶書太后武后已革命故黜稱武氏王
莽男子也故書名武后婦人也故書氏綱目之權衡
審矣汪氏乃謂呂后當稱呂氏武后當稱周嬰不達
其矣唐中宗景龍元年太子重俊殺武三思武崇訓
綱目書重俊起兵誅三思崇訓宜矣汪氏却云此起
兵討賊而罪人未得但當書討不當書誅且分註明
言敘三思崇訓於其第汪氏曾不之考而輕于立說
何哉

九

新安胡庭芳周易翼傳論五行生成之數謂五行之
生皆不離乎中五之上以成形質天一生水一得五
則成六是地六成之也地二生火二得五則成七是
天七成之也天三生木三得五則成八是地八成之
也地四生金四得五則成九是天九成之也天生五
土五得五則成十是地十成之也

七八九十之數以成之也又云五行相克子必為母
報譬如土克水水之子木又克土水克火火之子土
又克水火克金金之子水又克火金克木木之子火
又克金木克土土之子金又克木循環相克無已今
有人忘父毋大譽而不報者可以觀諸此矣其持論
甚新然報譽之說亦似太狹

井觀瑣言

八

十

林泉隨筆

淮浦張綸

愚嘗謂論孟之外若子史若詩文辭賦與夫異端方
技術數之書雖有純駁邪正淺深偏全之不同然而
吾心之體未始不該也苟能覃思熟究以求其是非
得失之所以然抑豈不可以為學之助乎既又自以
為太史公言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
當年不能究其理博如司馬遷然尚云爾況今天下
九流百氏之書止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窮鄉白屋
林泉隨筆 八

焉得悉致而有之一耳目之管窺蠡測又焉得徧觀
而盡識也於是遇書不復力求惟取家藏故書而讀
之讀竟則思然又性質庸塞加以俗事紛擾所得毫
髮旋復遺忘終未能資乎外而養乎中也數年以來
畊釣江淮自愧無益于時追思往昔所讀經傳子史
諸書其或理有未暢語有未瑩舛有可考疑有當辯
者疏而通之補而足之推廣而明之不分倫類隨筆
記錄久之不覺成編至于性命之精微道德之深奧
則未敢啟而弗敢以輕言也第恨家厄回祿片紙隻

字無遺執筆之際無所考證往往不免郢書而燕說世之博洽君子不以膚末于學而遽云云見噴收而正諸則幸也

蔡傳中有前後自相異者如堯典粵若稽古與召誥越若來三月及大誥弗弔與多士弗弔昊天字義本同而皆訓釋不同何謂也

夫卦菀陸夫朱子菀馬商菀陸商陸也一名章陸程傳誤以爲一物本義亦欠添改

綿之八章云註疏以爲文王事朱子傳曰大王雖不

林泉隨筆 八

一一

能殄絕昆夷之愠怒亦不隕墜已之聲聞孟子曰文王事昆夷集註曰事見詩大雅疑指此章而云也

文公四年晉侯伐秦胡傳謂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故晉侯得稱爵也二年秦晉戰彭衙

傳又謂以晉侯爲主於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王者之事也則似又以王事責晉襄矣前後似不照應

周禮祭祀供蕭茅鄭氏疏曰蕭讀作包而引左傳証之蓋以爲一物也今以郊特牲及管子所謂一茅而三脊者攷之則蕭者香蒿而茅者其爲二物明矣當

從杜說

明堂位周之大赤蓋周人尚赤而旌旗之色因之也史記周紀云武王伐紂斬紂頭懸于太白之旗懸于妾及二女頭於小白之旗二說不同荀子言紂懸于赤旆必有所受而遷史之訛明矣

湯之問棘也是已梁簡文云湯廣大也棘狹小也今按列子湯問篇張湛註曰夏棘字子棘爲湯大夫則棘爲夏革明其郭李得之但失不引列子爲証耳

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趙氏言外丙立二年仲壬

林泉隨筆 八

三

立四年程氏謂古人以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朱子兩存其說今按史記湯壽一百歲而崩豈有八年九十餘而猶生子乎當從趙氏爲是又按蔡氏書傳言太甲繼仲壬而爲王亦主趙說而

言之耳

荀子天地比註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皆天也此說最爲有功朱子言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自不覺耳其言蓋本於此惜嘗洪氏以爲言仲壬亦以其辭環異奇偉非

賈誼莫能及今考史記漢書本傳惟吊屈原鵬鳥兩賦而無此篇且其死時年僅二十三篇首乃謂惜予老而日衰又曰壽冉冉而日衰漢文之時而謂之亂世可乎誼未嘗如技伯比干之所為而又曰惜傷身之無功反復一篇旨意而証以出處本末以為誼之作未敢信其必然也

宋玉九辯曰今世豈無騏驎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遂踟跳而遠去又見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芳舉肥韓子雜說曰世有伯樂然後有

林泉隨筆

八

四

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一篇主意自此變化來故曰師其意不師其辭此題是也山谷黃太史言作賦須讀宋賈馬揚之作而效其驟便有古風愚謂屈原辭賦之祖苟能究心離騷二十五篇而有得焉則宋馬諸作又在我取舍矣

范曄後漢書南蠻傳載高辛帝以女妻槃瓠之事覽者未嘗不笑其誕且姜嫄簡狄之生稷契後人猶或疑之況有甚于是者乎後之作史者于此類皆勿書可也洛陽令董宣殺湖陽公主之蒼頭光武不知罪

則倚勢假威者知所憚而忠直者知所勸矣范曄正宜表而出之以勸後人乃例儕之酷吏傳何耶

唐李太白蜀道難一篇或以為為章讐兼瓊而作或以為為房瑄杜甫而作蕭氏盡廢舊說以為因玄宗幸蜀而作以今考之皆無証據且其問君西遊何當還等句輕忽而爾汝之稱尤非人臣所當施於君上蓋白之天才絕人見樂府諸題各效一篇以寓其傷今懷古之情蜀道難亦其中之一耳初非有諷有為如說者之云也

林泉隨筆

八

五

唐杜子美之寓居同谷七歌註謂其風騷之極致不在屈原下予讀之信然而朱子不取之以續騷者其病在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蚤之言有幾於不知命者歟

韓退之嘗欲作唐之一經垂之于無窮誅姦諛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及後與劉秀才書論史事則云懼刑禍不敢為其言自相南北或者疑之蓋畏刑禍乃韓公之本心其言述史以褒善貶惡則一時有激而云也柳子厚遺書諷之辭雖婉而意則實嚴矣

三畧曰務廣地者荒貪人之有者不使徽宗不助女
直夾攻滅遼則我猶有一藩籬也靖康之禍雖曰天
命素定亦由人爲有以致之觀程史所載燕山先見
之說能不爲慨歎乎

金末有完顏陳和尚者一時驍將也當蒙古初入中
原之時三戰三捷北兵爲之奪氣本傳止言其梗槩
而不紀其尅敵制勝之詳史修於元豈有所諱耶

梅聖俞贈郭功甫采石月一首言功甫是李白後身
生爲郭氏子以報子儀納官貫死之恩今按前後身

林泉隨筆

六

之說始于佛老漢以前未有也歐陽公平生不喜佛
老詩文中未嘗不辨而斥之聖俞與公安交最久而其
言乃如此何耶

朱子感興詩二十首雖云倣陳子昂感遇詩體而作
然其辭嚴義正有補世教非陳可得而髣髴也

唐薛逢詩云病來猶作晉春秋郝氏註以桓彝稱稽
裏之言當之愚謂作者撰述也皮裏春秋不過言其
內有褒貶耳何撰述之有此蓋指孫盛春秋以爲言
耳

潮汐之說朱子極稱余氏之說最爲切當知其言有
蚤晚大小之異則以爲繫於月蓋以水與月皆陰類
而氣相感故也余嘗遊婺州之屬邑曰浦江其地有
泉名日月泉其水晦日則涸月生明則漸瀉出未望
則長既望則滿由是觀之小者如此大者亦然矣豐
山之鍾霜降則鳴亦氣之相感也

周子愛蓮說一篇僅百餘字形容蓮之可愛宛然如
在目前蓋不必求太極于梅枝而全體呈露矣

劉靜修夢吉之詩古選不減陶柳其歌行律詩直遡

林泉隨筆

七

盛唐而無一字作今人語其爲文章動循法度春容
有餘味如田孝子碑欄川圖記等作皆正大光明較
之文士之筆其氣象不侔矣

傅子全寄修史諸公詩云仙李摧殘六十秋此言唐
亡已久矣又云剖犯北去空亡晉言契丹德光滅晉
而北歸也剖犯五代史言德光死衆剖其腹實以鹽
載北去晉人謂之帝犯其下三句蓋宗宋太祖代周
高宗南渡元顏亮伐宋之事而錯綜以成詩也若夫
三史並立之失惟近世會稽楊維禎之論最爲確當

後之作者必有取焉

張文忠公三事忠告誠有位者之良規觀其在守令則有守令之式居臺憲則有臺憲之箴為宰相則有宰相之謨醇深明粹真有德者之言也蓋嘗謂讀其書考其為人能竭忠徇國正大光明無一行不踐其言希孟之學豈有得於懷孟之博與

趙子龍題昭君出塞圖詩云我見此圖重大息毛生本是忠君客冷容若使留漢官卜年未必盈四百又云禍胎已入 庭去玉關寂寞無天驕此蓋蹈襲前

林泉隨筆

八

人之意也與王安石所謂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之語畧同于書冊中以為後人勸修誨淫之具不亦甚哉至今吳中見有鞵盃售而用之者其楊公之罪案也歟

故為亂辭朱俞皆訓為謬亂其辭晏氏以為如楚辭亂曰之亂蓋述廬陵黃氏之說也今觀此後文法如騷體當以晏說為是其以空同道士鄒訴為朱子寓詞亦祖他說也

論倭書蓋其年十八時所作也規模倣

司馬相如論蜀文其末所述論其王之言雖古之辨士莫能過也其他大游觀日兩賦與夫形釋秦誓論補牛尾歌辭等篇皆雄深卓絕真先秦先漢間作者前輩柳待制黃侍講以文雄一世皆稱賞之自謂莫及信哉宋太史雖游黃柳之門而有得於吳居多所著龍門凝道記蘿山雜言六經論七儒解諸子等辨文過法言中說遠甚宜其名滿天下文傳四 為一代之宗師也歟

胡仲申衡運一篇深有得于邵子元會運世之旨其林泉隨筆

九

他文如井牧慎習尚賢廣謨原道樂道齋記等作皆醇正通達有關世教庶幾韓子原道原性諸篇其序鄭氏心學圖說則引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為主辯釋老而參以先儒之言非心悟理融洞見道妙者不能及此先父蔡庵先生嘗謂仲申持養純熟踐履篤實有伊洛諸儒氣象豈其有得于白雲許氏之所傳耶國初文明之盛前代莫及若宋公景濂劉公伯溫蘇公平仲胡公仲申王公子允許公存仁高公季迪皆元末遺才其學最稱該博編摩著作直欲跨越董馬

璉揚左思范曄而下弗論也惜其詩詞頗染宋人氣
習而不能純乎盛唐之音論者以爲不古若也諸公
既沒作者輩出求其精著述之妙窮述作之工無愧
于西京盛唐者猶未多見也

近世鄭露註孫武子十三篇務推求本義不雜以已
意故其言詳其事覈有功於兵家太原劉寅作六書
直解証據經史辯析舛謬其論歷代兵制尤有的見
讀之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可謂深于兵法者矣蓋河
東風氣剛勁而鍾于人也皆奇偉魁傑故其見于

林泉隨筆

十

言論如此

嘗見宋史筆斷一書其論尤爲詳悉觀者若能以史
爲案以此爲斷并取羅氏遵堯錄李氏長編等書參
考而折衷之則一代之治亂得失亦可見其大畧矣

推蓬寤語

雲間李豫亨

唐制謚議之法無爵者稱子若蘊德丘園聲實明著
雖無官爵亦奏聞賜謚曰先生今三品以上乃得謚
號而無爵之謚遂絕子以爲純白之士雖不得出仕
者仁朋義友孝子順孫循其行實私爲加謚義無不
可又唐碑碣之制五品七品以上立碑若隱淪道素
孝義者聞雖不仕亦立榻今無爵者法不得立碑但
立石紀歲月不稱首龜趺亦無碣也

推蓬寤語

八

一

道林先生雖不屑藝數之學其於天文地理星歷律
算諸子百家往往能涉其大概謂春秋一經皆魯史
舊文孔子特取其繁亂者刪之褒貶自明初不假於
傳註謂古帝王只郊以祭天社則便是祭地園丘方
澤之說非古后世人分合之說亦俱失之此則直破漢
儒附會之陋訂千古不決之疑窮經者知此可謂見
卓千古識度前賢矣

古人律呂之法最精故聞聲可以識治亂吹律聽聲
又能望敵而知吉凶聞聲而決勝負故云六律爲萬

事根本今之樂工但知樂數不知樂音君子又以為器數之末不知審習古樂愈逸師曠曰吾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嗚呼元聲在天地間未嘗止息師曠不作元聲其遂亡乎

世人以常有者為真以常無者為妄故間習於常存而置疑於暫亡昆吾之劍火浣之布西戎之所獻也皇子局於耳目之見聞而不能博通於物理之變遷以為無此物而傳之者妄後皇子而生者率駭所未聞見其能不果於謔理者幾希矣

推蓬寤語

六

二

凡物浮於水上者性多涼生於水中者性多熱生於水底者性多溫草木如蓮實性涼芡實性熱藕在地中性溫魚鱉如海蜃河賊之屬性涼赤鯉河鮪之屬性熱鯽魚鱖魚藏在土中性溫此因其所處而變其性也北方地高人性多寒南方地卑人性多熱亦類此

予嘗舉似一疑曰油乃水類水能克火何以傳火則然人不能對曰此同類之所以合體居也油乃菜豉椿麻草木之液蚺魚羊牛禽蟲之膏皆火之類其性

極熱故能傳火而燃如燒酒醱酒竹木之類皆能燃灼亦與火同類故耳若油為水類火遇之且熄矣豈能熾熾而叙弗絕耶善觀物者當必首肯

陽在上陰在下陽多小陰多大世稱鵬鯢為海宇間最鉅物然鵬世不常見鯢魚時時有之此因大海勢最卑氣屬陰故也地之所產則惟交象為最鉅交象之外更無鉅者視海稍高其生亦稍小若冲霄凌漢者鶴鶴鵬鵬之外無聞也視地更高其所生尤小勢亢而氣陽故耳因此可以識陰陽大小之辨

推蓬寤語

八

三

山氣多蠅水氣多蚊故固原宣府大同諸鎮多蠅每宴會必加罩於鼎俎以三關俱崇山故也邢伯寶應多蚊故有烈女露筋之跡以楊越巨浸故也又有限於地氣者如江南無蠍虎江北鮮蜈蚣以蠍虎多喜燥而蜈蚣不畏濕也又有局於地產者如東廣富巨蛇北多貂鼠以東廣地熱而蛇種蕃北地寒而毛溫厚也此類未易縷數但放此推之似可懸解一鴈北歸必銜蘆越關則輸之淮南子以為鴈愛氣力銜蘆以避燄繳俗傳以為過海投蘆為伴以息氣力

或云輸蘆以供稅供稅之說誕矣過海為梓之說何
秋來獨無而春始蘆耶蘆避增徽之說不知來時何
以為避且使上林射鴈蘆何能避耶子考鴈從風面
飛春夏南風故北飛秋冬朔風故南飛秋冬過南食
肥體重故借蘆以助風力耳塞北風高則無事此故
投於鴈門關姑識之以俟明者焉

水緩則流直水急則流曲所以江水直河水曲有由
致也非獨江河即小江小河凡緩者皆直急者皆曲
直者徑直而流易曲者迂河而流難今堪輿家水喜
推蓬寤語 八 四

曲而惡直者正謂水曲則流環抱而有情也黃河之
水索廻九千里利濟冀幽并燕青齊諸方者曲故耳
此可見雖由天造其實由水性之自然也
物性不同有不可常理測者如鐵非養生也而有食
鐵之兔便鐵之貓齧鐵之獸火遇則化也而有餐火
之經流火之鼠不灰之木又有火王辟寒犀寘之室
內則不復焚燒又有龍鬚布水蠶繭絲張之几筵則
滿座涼生西 獻切玉之刀十洲獻起死之香人無
以聞見之隘而盡疑耳目之外也然非特耳目之外

即耳目所親記亦有不可知者如溫泉火井鹽池等
類是矣君子當知穹壤之間何所不有人知見自小
不能及耳

吳人呼疾速為飛風未詳所始唐制凡細馬次馬送
尚乘局者於尾側依左右開印以三花其餘雜馬送
尚乘者以風字印印右髀以飛字印印左髀然則飛
風二字蓋取義於馬耳

世有兩字而呼為一字者如術術為術舅母為妗者
乎為詣不可為叵之類有譚惡字而呼為美字者如

推蓬寤語 八 五

傘諱散呼為聚立箸諱滯呼為快子龜諱躁呼為歡
喜之類今因流傳之久至有士夫間亦呼箸為快子
者忘其始也故知中原音韻與北溪字義六書精蘊
諸書暇中留心一考亦博物之助

學庸語孟千古人人盡讀亦有承襲之誤者如大學
缺格物致知之釋近時諸公欲移知止而後有定二
節附於聽訟吾猶人也之下以補之而以古人明明
德節直接接在止至善之句甚為直截足稱全書如論
語羿善射彘盪舟俱不得其死為句不當如由也不

得其死然例而併以然字屬上句蓋由也未然而羿
羿則已然也如孟子馮婦章卒為善為句士則之又
為句不當以卒為善士為句而以則字屬下不成文
字如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當是宣王引見孟子於
雪宮非是宣王往見所以孟子以游觀事告之以宣
王在離宮游觀故也其問賢者亦有此樂乎與梁惠
王之問同而今解謂孟子館於雪宮而宣王以辭色
之切恐未然聊誌數條於此明眼者辨之

丹書曰五行順行法界火坑五行顛倒大地成寶夫
推蓬寤語

六

地至廣大何以能成寶也蓋五行相生俱自土中而
形見于外故生金生水生木生火而坤土之氣遂洩
如水不外流而藏體于金火不外颺而藏體于木金
木交併復歸真上則氣不散逸為人物為草木禽蟲
而堅固不散盡成黃金氣不敗朽矣故曰遍地俱黃
金也知此人能內固精神不外施用身中三寶亦如
金之不敗朽矣其長生久視也矣疑

劉文靖公嘗謂學詩到李杜亦只是兩個醉漢今見
人有吟聯琢句動經旬日何為也哉嘗謂亘古今來

凡有一技古人已到至處如字于晉詩于唐已無餘
恨今不過步其後塵况猶不能不貽昔賢之誚乎學
人須於自性中理會有光風霽月氣象不妨吟風弄
月以歸

推蓬寤語

七

調言長語

涑 曹安

予少游鄉塾見先生長者嘉言善行即筆于楮或於載籍中間見異人異事亦錄之長而奔走四方所得居多凡三四帙因去滇南道遠難將留于松今不知何在滇中重錄所見聞者携來武邑及承乏安丘老而彌勤人皆哂之予獨不倦暇日一一手錄以備遺忘率皆零碎之辭何益于事因名曰調言長語調言逸言也長語剩語也何益于事徒

調言長語

資達人君子一笑云

文章之選自漢而下梁昭明太子統以一人之見去取秦漢至齊之文為文選宋姚鉉以一人之見去取唐三百年之文為文粹宋呂東萊選宋人之文為文鑑元蘇天爵選元人之文為文類迂齋疊山又各批點古文又有續文章正宗諸集古人之選亦備矣以予觀之在精不在多韓退之嘗取已文二十六篇為韓子徐斯遠盡平生文才二十餘首首首稱善然詩文不能兼工故謂曾子固不能作詩曾嘗云古者作

者或能文不必工於詩或長於詩不必有文有以哉昔人謂老蘇不工於詩歐陽公不工於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東坡詞如詩少游詩如詞數公之文名世而人猶非之信矣作文之難也宋葉適浙龍泉人號水心嘗云經欲精史欲博文欲肆政欲通士擅其門而不能兼也就其兼之或不得用故位下名卑而功業不見於世為可惜也又云為之者天也修之者人也

調言長語

入

二

唐子西謂六經以後便有司馬遷六經不可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故宋景濂謂作文專法漢史信然作史實難非司馬遷班固不能以致其博非孫盛習鑿齒吳兢不能以致其決非司馬光劉恕不能以達其權非朱子不能以守其經

老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于以見漢之文章渾厚森嚴試以漢之文章讀之自見漢詔尤不可及近年所刊之書多不開世教以予取之宋胡致堂崇

正辯一書蓋因僧仁贊之所論按其事而折之燎然明白佛之徒無以逃其妄今刊本在南陽府元張養浩衛聖編謂老莊申韓楊氏之書與吾聖經黑白較然惟左氏荀子秦漢以來諸儒濁亂聖人之言則爲之申別昆陵謝蘭取聖賢問答之語闢異端者爲書名曰辯惑編經書子史先儒扶正抑邪之言備載合而觀之真可以正人心

資治通鑑倣春秋而作楊文貞公謂有關治道之書予少不知正統十三年授徒海鹽主翁專以綱目爲調言長語 八 三

問遂日手之不釋蓋左史記言書是也右史記事春秋是也綱目所以接春秋今續資治綱目於宋元二代亦備

三體唐詩有實接虛接用事前後對等目謝疊山批點文章軌範有放膽小心幾字句等法竊恐當時作詩文時遇景得情任意落筆而自不離于規矩爾若一一拘束要作某體某字樣非發乎性情風行水上之旨

予家有陽春白雪小本元人如劉時中關漢卿諸公

之作尤多大抵元之詞曲最擅名予嘗私論之曰漢之文唐之詩宋之性理元之詞曲試以漢之文言之果有出於董賈之策乎以唐之詩言之果有出於李杜之什乎以宋之性理言之果有出於濂洛關閩之論乎以元之詞曲言之果有出於陽春白雪之所載者乎況四代人物又不止於此乎

文人辭勝于理者多曹植七夕詠曰日牽牛兮挑織女交有際兮會有期張文潛七夕歌言牽牛織女二星云帝憐獨居無與娛河西嫁與牽牛夫世人遂實

調言長語 八 四

其事白樂天長恨歌敘明皇思貴妃天上人間會相見云云人讀之不覺可喜元艾性夫作臨邛道士招魂歌云安得天上蓬萊宮却著人間馬嵬鬼今剪燈新話餘話等一切鬼話啓蒙故事收之後人遂以爲實然

太祖高皇帝改正嶽鎮海瀆城隍廟號詔止稱東嶽之神於禮方正搜神記據東方朔謂虹氏即東嶽帝君一何悖耶予兩抵濟瀆在懷慶濟源縣只一池水水之清洵非凡水比其西即北海搜神記謂江瀆楚

屈原河濱漢陳平淮濱唐裴說濟濱楚倅大夫甚是無謂

唐呂用之以桐人書高駢姓名於曾桎梏釘之胡致堂曰桐人桎梏世所謂呪咀也或見高駢之誅以爲驗彼呂用之之死又誰咀哉苟明乎理則不以此惑矣

古人和詩和意如賈至蚤朝大明宮和者杜子美王右丞岑參可見後來次韻未免屑軼近時凡百詩章惟歌律與古選全不之尚予嘗欲取臯陶賡歌五子

調言長語

五

之歌洪範及詩之三言五言七言體刻之使人習之以復古而未暇

詩詞中有院落籬落村落部落屈也唐宮中巷有野狐落落亦居也又有碧落勾踐戰敵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遂者道也干是水灣之高地江干河干是也左思天都賦云長干延屬金陵名長干落干二字實字也史云踰隱以待之隱短牆也與埒同

逐人之危大是好事古今人多能行之其最難者如西京趙岐避難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

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密問岐岐以實告遂與俱歸藏複壁中數年後諸唐死岐因赦乃出在壁作孟子章句古人於獄中授經又有帶經而鋤負薪而讀者手鈔而讀者今有明窓淨几書坊印本而不讀者獨何心哉

鄭玄承秦焚書之後其所著訓詁亦難及矣然有大害理者不可不辯如周禮以九賦斂財賄乃正賦也玄以爲口率出錢君子非之謂此乃周公之罪人而流禍萬世者也石門梁寅謂釋經之誤可不察哉然

調言長語

六

五經四書中其釋之誤者亦多而史之斷者尤多謬君子宜辯之

梅溪王十朋號也文曰梅溪集嘗云不善文者宜秘不善書者宜楷不善言者宜省祭昭烈文廟觀八陣細讀三志我雖有酒不祀曹魏祭武侯文將畧非長庸史之語旁有關張一龍一虎祭杜工部文讀書萬卷益欲有爲明光三賦烜赫一時文之有警如此胡三省註通鑑云人苦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可爲註書自信者戒

人非名字則不能自別于衆人然異于衆人者不在名與字也視其德與行耳虺虫之厲者也而仲虺爲良臣蠅螻動之微也而王蠋爲烈士周公子伯禽孔子子伯魚以人之美不在名字也

鏡板肇於五季宋益盛無漢以前耳受之艱無唐以前手抄之勑力筆工刻印章不廢倉頡籀斯二體之文其後隸行篆廢況又姿媚而楷簡要而草乎

陶器梓器皆絕金兆於盛宋一二僻儒之口而其流遂成于季宋亡國姦諛之手二者皆變而爲金至今

調言長語

七

皆然

雙陸盤中彼此內外各有六梁故名雙六雙六最近古號爲雅戲始于西竺流于曹魏盛于梁陳魏齊隋唐間宋太宗播之聲詩紀于奎文雙六有光焉

沈存中筆談梅詢爲學士草制思索至再徐行廊下

見一老軍斲睡時方暑以筆擊之老軍醒公問睡得

快活否答曰快活公又問識字否答曰不識字公曰

更快活也東坡尺牘云閑廢無所用心專治經書又

往往自笑不會取快活子一生不會取快活亦可笑

也

娘字俗書古無當作孃今通爲婦女之稱于觀韓魏公安陽集公傳中云宋宮中稱郭后爲大娘劉妃爲小娘則皇家亦如此稱之不獨民間

凡寺說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釋名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續其內也息心所棲曰精舍凡講讀之所亦曰精舍

山東俗語呼拿物來曰取得來取此苟切孟子可以取可以無取張良圯下取履魯仲連掛難解紛而無

調言長語

八

所取杜甫遭田父泥飲云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任否呼婦開大瓶盆中爲吾取皆此音韻府收在二十五有是也南人多不知此音若七麈取字則士虞切語然後取狂者進取孟子樂取諸人史攻必取秋毫無取取清拾芥是也

唐代宗廣德二年七月以國用急不及秋苗方青卽征之號青苗錢德宗建中元年正月作兩稅法從楊炎之請也又行稅間架除陌錢法又墊陌錢宋神宗熙寧四年行藏役法令人出免役錢七年呂惠卿言

免役法出錢不均行手實法有仁心者宜可以為戒也

書上二紙條名曰驚燕燕怕紙凡有紙條處則飛去紙條古不粘任其飄動

白樂天自警一詩云養老萌成不庇身蜂蟻蜜熟屬他人須知年老憂家者恐似二虫虛苦辛又一詩有

所悲云獸中刀鎗多怒孔鳥遭羅弋盡哀鳴羔羊口在緣何事闔死屠門無一聲偶閱二詩錄之亦可以

警

調言長語

九

韻府羣玉亦收之博矣解縉陳繼文人也亦不之取

其中正要緊者漏之如足字欠管寧濯足柵字欠青

溪柵蘇峻攻青溪柵卜壺拒之高頴殺張麗華于青

溪柵二字尚失之他可知也人當自擇

予閱史至齊史司馬王敬則為齊主所疑敬則世子

仲雄善琴齊主以蔡邕焦尾琴借之仲雄作懊農歌

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

惡人題齊主愈猜愧後敬則敗死以予度之此歌亦

偶然道情耳如楊惲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

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為當時以此

詩為誹謗得罪以予度之怨也又如謝景運既臣宋

却乃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聽則是有是心

求免于禍難矣蘇軾詩獄不免口多古今人詩多無

意作人有病者疑之遂成大禍謝疊山解唐詩絕句

首首有意予恐未然解杜詩者亦似此予在滇送劉

進士詩一聯云笠鳥偏于風外轉蠻溪多在雨中渾

一秀才為譏其謔人亂作詩不特詩也六經四書子

史亦有解差者不可不辨

調言長語

十

道士罵老子佛以神怪禍福恐動世人俾皆信向而

爾徒高談清淨遂使我曹寂寞

宋王觀復以詩送黃庭堅黃庭堅曰詩生硬不諧律

呂此病自是讀書未精博耳

宋相李昉玉堂即事云一院有花春晝永四方無事

簡書稀

史所以傳信司馬遷號為良史如鄧都之功績乃為

酷吏傳首班固又因之何以傳後哉此權德輿所以

譏之也

世稱墨為玄玉玄名其色玉喻其質墨之堅青光黑者佳黑青全謂之玄而黑易青難但黑不青細爾非玄也堅光備謂之玉而堅易光難但堅不光石爾非玉也

筆之才四圓健尖齊皆易惟妙難四者可以數得而力致惟數之不可得力之不可致有至妙存焉妙不能喻在人自得之耳製筆之法禁者居前毳者居後強者為刃要者為軸參之以絲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鈞方員中規矩終

調言長語 八

十一

日書而不敗故曰筆妙

襴衫馬周以三代布深文因于其下及裾名襴衫以為上士之服今舉子所衣之服是也笏周制也晉朱以來謂之手板

水歸東海化為氣鶴食從頂咽下云一百六十年一胎生牛不耳聽聽以角夏至日猶鼻暖餘日皆冷予以此言于人遇夏至日驗之猶鼻仍冷不信予曰未至夏至時刻忽至此時乃暖以此物物要格

予少聞姑蘇陳嗣初先生召用楊少師士奇言其才

求文者千百得錢即予人少師曰先生可留以養老陳曰秀才不貧高傲殺人濁漢不富教化無路宋祁云天分自有所稟不可強也要得數百卷書在胸中則不為人所輕誚矣

居官居家出外皆不可無備陶侃木屑事似矣朱溫忽如相州刺史李思安無備削官書曰有備無患胡文定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得嘗有些不足處便好人家才事事足意便不好事出來亦體消長之理然也

調言長語 八

十二

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則婦人亦跪也宋太祖問趙普

拜禮男子跪婦人不跪王溥子貽孫舉此以對措大能舉措大聲謂貴顯大人也稗碎米里巷瑣碎之言曰稗官小說枝梧枝者大柱梧者小柱

淞江府志云三滬乃古由拳縣沉沒每天晴月朗舟過者分明見其中井欄街砌宛然正統九年夏予赴舉之南京舟過滬中予適倚舷忽見水清處井欄街砌如故是亦一遇古迹不泯有如此

鄭伯侵陳陳侯曰鄭何能為呂東萊曰推此一言實

亡國敗家之本

震澤長語

吳郡王整

余久居山林不能嘿嘿閱載籍有得則錄之觀物
理有得則錄之有關治體則錄之有裨聞見則錄
之久而成帙名曰震澤長語云

經傳

漢初六經皆出秦火煨燼之末孔壁剝蝕之餘然去
古未遠尚遺孔門之舊公羊穀梁益傳子夏氏之學
儀禮有子夏傳易有子夏傳而亾之詩序相傳亦云

震澤長語

八

子夏作易傳於商瞿書傳於伏生之口孔安國又得
於孔壁所藏劉向別錄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
卿授張蒼然則蒼師荀卿者也左傳出蒼家蒼亦有
功於斯文矣浮丘伯亦荀卿門人申公事之是為魯
詩根牟子傳荀卿子荀卿子傳大毛公是為毛詩是
時諸儒掇拾補葺專門名家各守其詩之說其後鄭
玄之徒箋註訓釋不遺餘力雖未盡得聖經微旨而
其功不可誣也子儒性理之學行漢儒之說盡廢然
其間有不可得而廢者今猶見於十三經註疏幸聞

雜言長語

十三

中尚有其板好古者不可不考也使閩飯或亾則漢儒之學幾乎熄矣

季子觀周樂爲之歌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亾乎鄭衛多淫風季子皆曰美哉且謂康叔武公之德如是鄭雖譏其細亦不及於淫何也

季子觀周樂幽在齊之後秦之前今居風之末豈非夫子所改定乎文中子曰係之幽遠矣

震澤長語 八

二

今五經惟禮最繁亂惜不一經朱子緒正朱子嘗欲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經傳相從誠千古之特見也若士冠禮則附以冠義士婚禮附以昏義士相見禮附以士相見義鄉飲酒禮附以鄉飲酒義鄉射禮附以鄉射義燕禮附以燕義大射禮附以大射義聘禮附以聘義公食大夫禮附以公食大夫義覲禮附以朝事如草廬所附亦得矣然其餘有不可附者亦無如之何姑循其舊而釋之庶不失古之義朱子晚年著儀禮經傳始家禮次鄉禮次學禮次邦國禮次王

朝禮秩然有序可舉而行然其間雜引大戴禮春秋內外傳新序列女傳賈誼新書孔叢子之流雜合以成之乃自爲一書非以釋經也至勉齋續喪祭二禮草廬纂言割裂經文某亦未敢從也

程朱之學一也程子以凡百玩好皆奪志史文成誦至於書札皆以爲以玩物喪志朱子則不然天文曆律度數無不究悉仍好爲文工於詩工於筆札如楚詞韓文亦皆注釋至五行陰陽風水之術亦皆通曉雖叅同契陰符經之類亦注之亦好奇矣視程子得無異乎然通天地人之謂儒朱子有焉

震澤長語 八

三

國祿

自古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然之勢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洛陽江南之都惟建康其次則有襄郢焉唐朱朴之議口襄郢之西夷湯數百里其東則漢興鳳林爲之關南則荆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誠形勢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河渠漕輓天下可使大集此建都之極選也雖然皆未有及燕薊之

形勢者大行盤盤自西而北居庸古北松亭等關北
瞰沙漠南引江淮土厚水深博大爽愷其人沉鷲材
勇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地豈非天
遺其勝以貽我朝萬世帝王之業乎

爲人臣者莫難於任怨不能任天下之怨不能成天
下之事孔子論三代之禮有所因有所損益易謂窮
則變變則通董子謂更化則可以善治夫祖宗之良
法百世守之可也其間時變不同小過不及益之損
之與時宜之亦所不免自宋王安石變法馴致大亂
震澤長語 八 四

後世以爲大戒少有更張則群起而非之曰又一王
安石也稍有損益則曰又一王安石也由是相率爲
循默不敢少出意見論列不才者得以自容才者亦
無以自見支傾補漏視天下之壞而不敢爲斯時也
毅然敢任怨而不懼者其亦難乎

周公制謚法雖臣子於君有不得私焉所以示萬世
之公也其法嚴矣漢晉而下既已失之然猶付之一
時公議謚不應議則博士駁正之猶爲近古本朝之
謚有美無惡所謂謚者特爲褒美之具而已官由翰

林者皆得謚文文不以人而以官已不免外議定謚
出於秉筆一二人或以好惡參其間又不聞有駁正
之者於乎何以服天下信後世哉

官制

漢初凡郡國舉秀才廉吏貢十王庭多拜爲郎居三
署或至千人屬光祿勳光祿勳詮第郎吏出爲它官
以補員缺是時未屬尚書也成帝初置常侍曹尚書
一人主公卿二千石曹尚書一人主郡國二千石蓋
選曹之所始也光武詔三公等各舉茂才廉吏改常
震澤長語 八 五

侍曹爲吏部尚書其時選舉於郡國屬功曹公府屬
東西曹於天臺屬吏曹尚書令掌之
漢初入仕者不限年如劉向陳咸以八十爲郎劉辟
驥八十爲衛尉公孫弘八十爲相貢禹八十遷御史
大夫趙充國七十爲將軍

漢置大夫專掌議論事苟疑未決合中朝之士雜議
之自兩府大臣下至博士議郎皆得議之不嫌以卑
亢尊如鹽鐵議是也呼韓歆塞卒用郎中候應之策
朱博得罪議者五十八人王嘉得罪議者六十人故

曰漢集議有公天下之心今制亦議統於一二尊官而已

唐六部尚書皆屬尚書令左右僕射尚書三省之一也光宅中以擬周之六卿過矣唐以僕射侍中尚書令為丞相然皆秦漢之所輕魏晉以來反為重任唐因之故其名不正

唐制有勳有階有官有爵爵以定崇卑官以分職務階以叙勞勳以叙功四者各不相蒙有官卑而勳階高者亦有勳階卑而官爵高者宋朝列銜九階高官

震澤長語 八

六

甲則稱行階甲官高則稱守官與階同則無行守字今制惟以官為定為是官則勳階爵隨之無復叙勞叙功之意顏魯公謂魚軍容階雖開府官即監門將軍開府特進並是勳官用階即有高甲會燕合依次序然則唐之勳官惟以定廕而已

宋初承五代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無定員類以它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注記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其官人之別有官有職差遣以登

臺閣禁從為顯官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以差遣要劇為貴途不以勳階爵邑為輕重名之不正未有如宋之甚者也至元豐開始以唐六典定官制

我朝六部之設倣周制六典最為簡要有體然其名猶襲唐宋之舊唐以三省長官為宰相謂中書令門下侍中尚書令左右僕射是也今中書省已去特存中書舍人為七品官職書翰而已門下省已去特存給事中雖七品而有封駁之權尚書省不復設令僕乃陞六司尚書分為六部秩二品蓋即僕射之類也

震澤長語 八

七

中書尚書名與古同其實異矣

唐宋翰林極為濶嚴之地見於詩歌者多矣國朝翰林院設於長安門外為齋宿委積之所內有東閣眾學士聚焉為朝退會揖之地史館為講讀史官所聚集皆無公座至修史之日旋設十館於東角門之右事峻去之求如古之濶嚴未之見也唯文淵閣政本所自出號為深嚴其比古之翰林耶今翰林在外雖非復唐宋之深嚴然非文學之臣不預無復上伎茶酒屬官雜流陸步卿相視唐宋為重矣

食貨

井田之法後世不復行愚以為江南信不可行矣北方平原沃野千里彌望皆不起科使勢要得占為莊田於此略倣井田之法為之溝塍畝澮公私有分旱澇有備不亦善乎而世皆以為不可行餘地姑未敢論即如河南梁惠王所理山東齊宣王所理滕縣滕文公所理也孟子豈湯不知事而以勸三君乎姑於此先試之自一鄉漸推之一州一郡以至一省庶民不驚事不擾然必得好古力行之君子使為守令假

震澤長語

八

八

以便宜不拘文法不求近功不聽浮言 天子親命之使民曉然知此意乃或有濟不然成難行也 國家供三邊之費最大歲用銀至四五十萬愚以為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二十石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為不可行何哉按趙充國屯田之奏曰計度臨羌東至浩疊羌 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又言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故有吏卒數千人虜不能攻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

多萬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以為屯田內有亾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唐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乃使韓重華為水陸運使給耒耜與牛耕傍便近地連歲大熟軍不復饑又益募人為十五屯屯首百三十人而種百頃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此又近事之效也今獨不可行乎

象緯

震澤長語

九

九

天行健而不息如磨之旋自東運而南南而西西而北北而東以為昏明寒暑二儀運而出沒五緯隨而起伏列舍就之隱見炎夏天道南行日出于寅入于戌陽盛于陰也日影隨短窮冬北行日出于辰入于申陰盛于陽也日影隨長春秋天道行於正中日出于卯入于酉陰陽平也日影隨停南為明都天體所見也日月五星至是則明北為幽都天體所隱也日月五星至是則晦日月五星至北都而晦非天人于地也若天人於地則日月隨之地中為日月所照

安得為幽都哉此說與渾天不同然亦不為無理故著之

或問曆書有白黑綠碧黃赤紫何謂也曰此河圖數也河圖之數戴九履一一為白九為紫左三右七三為綠七為赤二四為肩二黑四碧六八為足白故陰陽家一六八為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

文章

世謂六經無文法不知萬古義理萬古文字皆從經出也其高者遠者未敢遽論即如七月一篇叙農桑

震澤長語 八

十

稼圃內則叙家人寢與烹飪之細禹貢叙山水脈絡原委如在目前後世有此文字乎論語記夫子在鄉在朝使擯等容宛然畫出一箇聖人非文能之乎昌黎序如書銘如詩學書與詩也其它文多從孟子遂為後世文章家冠孰謂六經無文法乎

為文必師古使人讀之不知所師善師古者也韓師孟今讀韓文不見其為孟也歐學韓不覺其為韓也若拘拘規倣如邯鄲之學步里人之效顰則陋矣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詞此最為文之妙訣

聖賢未嘗有意為文也理極天下之精文極天下之妙後人殫一生之力以為文無一字到古人處胸中所養未至耳故為文莫先養氣莫要窮理

史記貨殖傳議論未了忽出叙事叙事未了又出議論不倫不類後世決不如此作文奇亦其矣

吾讀柳子厚集尤愛山水諸記而在永州為多子厚之文至永益工其得山水之助耶及讀元次山集記

道州諸山水亦曲極其妙子厚豐縟精絕次山簡淡高古二子之文吾未知所先後也唐文至韓柳始變

震澤長語 八

十一

然次山在韓柳前文已高古絕無六朝一點氣習其人品不可及歟

史記不必人人立傳孟子傳及三騶子荀卿傳間及公孫龍劇子尸子吁之屬衛青霍去病同傳寶嬰田蚡灌夫三人為一傳其間叙事合而離離而復合文

最奇而始末備漢書兩龔同傳亦得此意

史記不與張騫立傳其始附衛青而於大宛傳備載始末蓋大宛諸國土俗皆塞所歸為武帝言者也竊

沒後諸使西域者亦具焉事備具而有條理若漢書

則大宛張騫各自爲傳矣

史記董仲舒傳不載天人三策賈誼與屈原同傳不載治安等疏視漢書疎略矣蓋史記宏放漢書詳整各有所長也

史記張蒼傳叙至遷御史大夫忽人周昌周昌後又入趙堯趙堯抵罪又入任敖任敖後仍入張蒼事核而文奇四人皆相繼爲御史大夫者也

太史公伯夷屈原傳時出議論其亦自發其感憤之意也夫退之何蕃傳亦放此意

震澤長語 八

十二

世謂詩有別才是固然矣然亦須博學亦須精思唐人用一生心於五字故能巧奪天工今人學力未至舉筆便欲題詩如何得到古人佳處

爲文好用事自鄒陽始詩好用事自庾信始其後流爲崑體又爲江西派至宋末極矣

音律

京房曰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

鐘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六十律以爲精濁之節均其中絃今與黃鍾相得察畫以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者矣

晉荀勗號知音律勗常於路逢趙買人牛鐸及掌樂事律呂未諧曰得趙人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然論者謂勗爲暗解時阮咸達人音時謂神解咸常心譏勗新律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作樂勗自以不及咸意咸異已乃出咸爲始平相後有田夫得周玉尺以校前所理鍾石絲竹皆

震澤長語 八

十三

短校一米益伏咸之妙

總章中潤州得磬以獻張文收扣其一曰是晉某歲閏月造得月數當十三今缺其一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下州求之如其言而得大樂有古鍾十二近代唯用其七餘號啞鍾文收吹律調之樂皆響徹時人咸服其妙文收既定樂復鑄銅律三百六十藏于大樂署

音韻

今宣尼之書東則朝鮮西則涼夏南則交趾北則朔

易皆吾故封也瞿曇之書能人諸夏而宣尼之書不能至跋提河者以聲音之道障閼耳所以日月照處甘傳梵書者為有七音之圖以通百譯之義也

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有無窮之音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采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從見入故以識字為賢知釋氏以參禪為大悟通音為小悟

字學

震澤長語

八

十四

宣和書譜曰為八分之說者多矣然秦漢以來石刻特存篆隸行草所謂八分者何有至唐始有八分書其典刑蓋類隸而變方廣作波勢豈在唐始有之耶古今名稱稍異今之正書乃古所謂隸書今之隸書乃古所謂八分至唐又于隸書中別為八分以別之然則唐之所謂八分非古所謂八分也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之真書也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為隸自歐

陽公始

右宋靈隱寺僧莫菴道肯集篆書金剛經備諸體雖未必盡然亦可見歷代書法之變

姓氏

太史公曰昔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鄭氏葛氏鍾離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修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趙氏按嬴姓也餘十四皆為氏又如周本姬姓其子孫如魯衛毛邾郕雍曹滕畢原郟封邾晉應韓凡蔣麻茅各以國氏而

震澤長語

八

十五

皆姬姓也後之文人多不辯惟昌黎公知之故曰韓姬姓又曰何與韓同姓為近

桑榆漫志

明 陶輔

雪航論項羽殺宋義為是先儒斷其矯殺為非又論
王子嬰屠其宗族伐其陵墓焚宮廟坑降卒為是先
儒言其暴橫為非又論羽鴻門不殺沛公有人君之
度謂先儒不能表而出之又論項羽獲太公呂后三
年無嬌殺之心聞吾翁即若翁之言即捨太公則篤
于朋友之義而先儒不能察又論烏江之死羽之才
美亘古無倫本實天亡而非羽罪司馬遷楊雄所論

桑榆漫志 八

皆謬此雪航之所以立言排論正是非于既往扶世
教也夫何不思羽為人臣受命其君擅殺主將幸而
成功即不回頭獨假凶威肆意自負及至沛公滅秦
猶且杖兵縱惡不一稟命于君剖分四海任已行封
甚至奪君之國遷而弑之嗚呼凡有天下者必以忠
孝為本若項羽者既為弑君之賊其罪通貫天地雖
有百善無足稱也不然其于莽操懿溫豈無私仁假
義皆可尚也

嘗見小小常人家赫然與旺者若非父祖死于其

命必其父祖立行汚下被人鄙視者論者以為父祖
子孫本乎一氣大屈之後必有大伸此雖一定之論
然其氣理渺茫無形可証豈敢固執以為必然形諸
言而用諸事乎予有小園嘗植花木或有雜樹生其
間予斫去之隨去復生或久不斫則柯條一發其茂
倍常回思無形之理則有形矣

嘗見古城頽處其間杵跡反上人皆莫曉其理後因
偶在內府庫中得見築地大石鵞面徑二尺許中開
七竅皆透大如酒盃意使起落平正不致風鼓傾側

桑榆漫志 八

所以打平之處復打必有圓跡高起脫似反杵形
始皇初并天下咸陽之間北自九峻南至檇杜濶四
百里東自河西及汧渭長八百餘里離宮別館相望
聯絡宮城前關以磁石堯門凡外國使來有懷刃者
自止不能行以示神異又漢武作鳳凰闕至高七十
丈五尺此等皆極奢極過極怪之為也

元章米公尹雍丘時境內大蝗其隣縣尤甚以為雍
丘之蝗被逐越界集彼境內移文米公使止其打逐
米公大笑題紙尾以答之曰蝗虫本是飛空物天遣

來爲百姓災本縣若能驅得去貴司還請打回來
損齊梅氏備忘錄論前人所謂地有四遊之非梅曰
地之凝結由制於氣之勁急旋遠而不可嬰也地而
可遊是天氣尚可嬰也非不知地亦不知天也噫天
地一氣也清濁相附而成天氣附地旋遠地體乘氣
升降四遊者乃天道之自然以應乎四時地隨氣運
不得不逐氣之移轉也詳損齊之論不知孰又爲知
天地者歟

丘瓊山名儒也博學多知賦性高傑獨步時輩嘗述
桑榆漫志 入

三

世史正綱義嚴理到括盡幽隱深得麟經之旨及他
註述精詳偉與不減先儒又惡市井時俗汚下多作
淫放鄭聲爲民深害先生自創新意撰傳奇一本題
曰五倫全備欲使閭閻演唱化回故亦可習振啓淳
風其於先生心迹之正輔世之功又何如哉是後于
書肆中有賣鍾情麗集者首尾詩詞數百備序其關
目之本末皆道男女私期密約之事其間形容其淫
褻穢盪備至見者不堪啓目不知當日作者何顏舉
筆書之耶及觀其引則題曰王峯主人所作噫有是

乎意恐他人僞作不然此詞以之追配八風之舞亦
不忝矣非敢擅爲彼此宜待識達君子辨之
鼻陽也飲天之六氣口陰也食地之五穀氣以滋元
穀以養血氣附血而固如天之附地血依氣而榮如
地之依天血氣和而精生精氣堅而神爽一不能獨
存兩不能禁止能禁者久視能存者神乎
識破塵團知是土從前自笑用機深元來身事皆人
事只有天心是我心此詩最可玩味

嘗謂螺贏者乃長腰黑黃小蜂也能負他虫入已窠
桑榆漫志 入

四

內鼓其羽作聲曰似我似我其虫亦化爲螺贏名曰
螟蛉世人呼義子爲螟蛉載諸簡冊古今通用而無
較焉予昔壯年時有佳紙數幅置書架上一日予閑
坐間見有此等二蜂飛遠紙卷兩頭出入孔中作如
此之聲取紙展而視之其中以泥隔斷如竹節狀爲
窠有一青虫乃蜂舍來他虫背上負一白子如粒米
以漸大其青虫尚活其後子漸次成形青虫亦漸次
昏死更後看其子皆成螺贏亦漸次老嫩不一其虫
漸次死腐就爲螺贏所食食盡者則穿孔飛去矣予

思此物常在梁棟間或牆壁高處作窠未嘗在紙卷中故前人未得其詳或恐世間別有螺贏螟蛉之虫真能變化予所未見明者又當察焉

漁翁樵夫皆人也因其業而得名編竿斧擔皆物也因其用而得名捕魚採薪人獲其實川是以名非實則無所本實非名則無所成吁天下之事未始有不關乎名實而可立者然沛公項羽共尊懷王爲義帝以滅暴秦沛公入其都掄其王弔其民義帝遇弑又能發喪討賊名實兩得此所謂先名後實也項羽火

桑榆漫志

八

五

其都殺其王坑其民更弑其君此所謂有名無實也名實俱喪嗚呼世人務實用名者少貪名亡實者多天理無不在上人事不立于下徒枉然耳

或問三教之設其分何分又謂一家其一何一而其間優劣可得品乎答曰夫儒者循乎是理者也釋者出乎是理者也道者返乎是理者也豈得不謂之分乎雖曰各分其途而未嘗遠乎是理又豈得不謂之一家乎至若三教優劣之品若非真明是理者孰敢輕品其萬一耶

氣運之盛衰乃陰陽一消一長也如春生秋殺夏熱冬寒實天地不可易之理也大則一國小則一家至乎一人一物莫不同軌人當此際皆謂之一定莫遊之數盛者縱奢肆費衰者屈節下恥更不思天道固已自然而我當竭人事修之于未然使其盛不過盈衰不至否則天人之道合矣

桑榆漫志

八

六

延州筆記

江陰唐觀

唐音李義山咸陽詩曰自是當時天帝醉不關秦地有山河張文亮註云秦都咸陽而于天帝醉則置不解夫秦都咸陽誰不知之所當解者正在天帝醉之句耳按文選張平子西京賦曰昔者天帝說秦穆公而觀之享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又廣文選庾信哀江南賦曰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為而此醉秦穆公夢至帝所事見史記

延州筆記

八

一

扁鵲傳故二賦皆引之義山詩所謂天帝醉者蓋本之二賦及史記也
綱目唐李德裕獻丹辰六箴其納誨箴曰以規為瑱是謂塞聰集覽云謂以箴規之辭充耳也因引詩洪興篇充耳謂之瑱以釋之按國語白公子張驟諫楚靈王王曰不殺雖不能用吾怒置之于耳子張曰頰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羣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以規為瑱正用國語之句集覽既味乎是而陳濟正誤亦復未曉子故補之

柳子厚文集南嶽雲碑曰汧城鑿穴之奇註云未詳而復引田單火牛事則誤矣田單火牛本在齊卽畢地至于汧城則在關中所謂養馬于汧渭之間者也按文選潘安仁馬汧督諫亦有鑿穴之說且云乃舊其奇保此汧城馬汧督者汧城之督馬敦也當齊萬年之亂獨能固守其城忠節昭著與霽雲守睢陽事正相類故柳公碑文援之

延州筆記

八

二

陳徐陵玉臺新詠已有二人詩品彙特重出耳又梁鍾嶸詩品曰釋寶月行路難本出東陽柴廓隋書經籍志亦有梁婦人劉令嫺集尤可證其非唐人也前漢書枚舉傳曰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又西京雜記曰相如作上林賦構思百日而成梁劉勰文心雕龍亦曰淮南終朝而獻駿相如含筆若毫腐皆言相如作文之緩也而宋人林艾軒乃云相如輩昨賦只是說出便罷至楊雄班固始紙上作文是

何億斷之甚耶

唐文粹李德裕張辟驢論曰高帝云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屬在呂宗矣是後蘇老泉作高祖論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謝疊山云此可見老泉讀書有眼力作文有筆力今德裕之論與老泉何異出此言之德裕亦可謂有眼力有筆力者豈獨老泉乎

唐音李頎贈從弟墨卿歌曰第五之名齊驃騎註云第五之名未詳而又引霍去病為驃騎將軍謬甚按

延州筆記

八

三

晉書何準傳曰準弱冠知名兄充為驃騎將軍勸令其仕準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準弟兄中第五故有此言驃騎既指其兄何充則于霍去病何與蓋不知頎歌之用晉書全句耳

李太白寄遠詩其七曰滅燭解羅衣士贊註引謝瞻詩開軒滅華燭古詩被服羅衣裳曹植詩羅衣何飄飄以解之皆非也按史記滑稽傳淳于髡曰堂上燭滅主人留賓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薈澤李句蓋本此乎

唐音盧照鄰送鄭司倉入蜀詩曰潘年三十外蜀道五千中註云潘年未詳按文選潘岳作秋賦賦曰岳年三十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又駱賓王集上裴侍郎詩曰三十二餘龍鬚似潘安仁亦用此也

唐詩品彙劉言史樂府雜詞曰君王試舞鄭櫻桃按晉書載記石季龍寵惑優僮鄭櫻桃此詩蓋詠鄴中事也

徐陵玉臺新詠序曰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于魯殿

延州筆記

八

四

東儲甲觀流詠止于洞簫按三國志蜀劉瑛豪侈侍婢悉教誦魯靈光殿賦前漢書王褒傳太子不安命王褒等娛侍太子太子愛褒洞簫賦命宮中皆誦之綱目桓溫登平乘樓嘆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集覽云陸高平地沉溺也神州陸沉謂中原淪溺也猶王道陵遲之義不知二字本出莊子按莊子則陽篇孔子之楚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沉者也

晉潘岳作萬年公主誄萬年縣名公主封於萬年既

卒而命岳作誄焉陳徐陵玉臺新詠序曰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辭蓋誄字之誤也而藝文類聚載此序文亦作累則自歐陽率更時傳訛已久非一日矣氏族之學不講久矣今世凡舉某姓輒自稱某郡誠大惑也何者謂此郡為此姓之望則可謂此姓皆此郡之出則不可姑自王氏而辨之王氏本出王子晉時周已東遷當繫洛京厥後分派乃以太原為望然有太原之王有瑯琊之王太原之王如漢之霸魏之承晉之坦之元魏之慧能北齊之遵業隋之劬唐之

延州筆記

八

五

翊之類是也瑯琊之王如漢之吉魏之覽晉之導宋之僧綽齊之儉梁之騫後周之褒隋之彙唐之方慶之類是也當漢魏之世又有沛之王如陵者涿郡之王如尚者上谷之王如次仲者山陽之王如粲者東海之王如朗者東萊之王如基者殆不可勝數年祀遠邈吾誰適從安得悉舍之而專就一太原耶其餘千姓百家亦莫不然何君子之忍于誣其祖也習俗相沿迷而不悟後之達人果能超然遠覽但著其姓而不復鑒之為某郡則善矣況又有假偽以亂真墓

苑而背枯若崇韜之於子儀者可不為之重省乎唐音駱賓王晚泊蒲類詩註云蒲類未詳按前漢書傳蒲類澤名漢宣帝命五將代匈奴趙充國為蒲類將軍當與烏孫合擊蒲類澤是也賓王時隨大總兵裴行儉征西故泊蒲類耳

延州筆記

八

六

戒菴漫筆

江陰李詡

正德時逆瑾傳勅譴責忠良日為奸黨勅中五十餘人而吾江陰獨居其三主事為小江黃公昭御史為學靜貢公安甫借山史公良佐貢史以奏章忤黃以輓死諫蔣御史詩忤亦一時之盛云

王伯厚云張文饒曰處心不可着着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着矣美酒飲

戒菴漫筆

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今人大廳五間之前重置屋者俗名五廳三泊暑謂可障蔽炎熱也夷堅志作撲水撲風板又作屋翼剝風板老學菴筆記云蔡京賜第宏敞老疾畏寒惟撲水少低乃作臥室或又作僕處謂廳上待客童僕供待宜列于此耳

醉翁談錄引子言小說者或名演史或謂合生或稱舌耕或作挑閃

杭州湖船最精妙者曰水月樓惟以供要路之過杭

者

天祿閣外史乃近年崑山王逢年所詭託者逢年特一有筆性浪子耳邇有餘姚人胡御史某沾沾以文學自喜雜此文于左國司馬諸篇中刊行頒于蘇常四郡學宮令諸生誦習之殆亦一奇事也

王浚川廷相云周濂溪之子曰環溪元翁者與蘇黃諸公學佛談禪盡壞其家學歐文忠之子斐與僧講法失其父風蘇東坡之子過父事梁師成變乃翁之節韓稜不諂權貴其孫演則黨附梁冀人之不肖亦

戒菴漫筆

不係於世類如此

父在觀父之志父沒觀父之行先意承志繼志述事之教非孔子觀人也若曰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是啓人以陰蓄叛父之志也此是朱近齋之說極為有理考亭聞之當亦心肯

江西省崇義縣正德間新立民皆蠶種洞蠻也蠶字在軫韻中音部本切後山叢談云二廣居山谷間不隸州縣謂之蠻人舟居謂之蜒人島上謂之黎人瑤音姚 蜒音延韻書作蠻寫者音但下注南 海種則

麩字宜以虫从下為正。輦種亦曰輦人。叢談所載三人今稱無異。蓋有四等異人稱矣。

煮飯何如煮粥。強好同兒女。熟商量一升可作二升。用兩日堪為六日糧。有客只須添水火。無錢不必問羹湯。莫言淡薄少滋味。淡薄之中滋味長。右煮粥詩。

楊王孫西京雜記云。楊貴字王孫。文翁張崇文歷代小誌云。文翁姓名黨字仲翁。壺關三老荀悅漢紀云。

令狐茂此三人名足以補班史之闕。清虧桂闕一分影。寒落江門幾尺潮。李空同咏十六

戒菴漫筆 三

夜月警句當時京師士夫稱賞。道家所唱有道情。僧家所唱有拋頌詞。說如四遊記

藍關記實匹休耳。北地冰凍雖極。連底者遇大霧頃刻可解。

少游月夜詩末句云。歸來枕簟清無夢。卧看明星到未央。蓋用詩小雅夜未央句。若言未央而無夜字。則不可此詩之病也。

糞田宜火日若金。水日則不肥。因園澆亦不肥。氣之通塞爵場不容假也。

東入吳門十萬家家爆穀。十年華就鍋拋下黃金。粟轉手翻成白玉花。紅粉美人占喜事。白頭老叟問生涯。曉來粧飾諸兒女。數片梅花插髮斜。此爆字要詩也。錄之以觀風。

柿類大小形狀極多。有火盆柿大而匾。方柿四稜六稜。乾瓢無核甚佳。火珠多核不美。綠柿品下。柑與橘類。而皮殼畧異。溫衢最多佳品。橙香美在皮而瓢則酸。古云在南稱柑在北曰橙。非也。

字謎目字加兩點不作貝字看。上有加字下增二點是賀字 貝字

戒菴漫筆 四

欠兩點不作目字看。上有欠字又增二點是資字出荆公 木了又一口

不作杏字猜若作困字猜便是呆秀才。木旁着了字又字一字口

極字 稻花白而瓣少者米賤多而色黃則貴。俗云銀花賤金花貴也。寢輿鬼邵陵公曹芳廢遷金墉太宰郎范繁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送祥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所寢之車。唐詩鼓吹有胡宿詩。考胡宿乃宋仁宗慶定間知湖

州是誤收為唐人也

倭國婦人不裹足髮長散披在後至梢皆剪截極齊

服飾有扇子錦

維俎謂數相從曰支夷堅志甲乙等以支名者取此也

葉水心集墓誌工柝水叔永嘉人知績溪修陂塘知

江陰開渠五百里黃東發曰江陰渠無百里是矣然

想木叔在當時必有功于吾邑之水利者邑志于嘉

泰元年下僅存其名而不著其功故揭出之

戒菴漫筆

八

五

須臾即斯須鄒魯方言楚辭招魂尾句皆曰些蘇簡反

楚人方言即梵語薩嚩訶也三字合言之即些字

葉文莊公盛云數自一至十惟三平聲八卦惟乾離

坤平聲十千十二支皆玄多平少陰常有餘陽常不

足君子少而小人多此亦可見

凡涉人為皆是作偽故偽字从人从為凡人之一身

只是火候失調便生病故病了从丙言火也

徐迪功昌穀頑卿嘆嘆集皆消遣悲傷之作與迪功

集迥然不倫蓋迪功集工于模擬漢魏而嘆嘆集則

任真而出者也

前輩云地氣高寒便不生物和暖便生物秋氣嚴凝

便有一般清高氣象因亦自好終是肅殺人常存得

溫和惻怛之意便自然可愛

教字即是學字古文實同用教學效學俱只是一箇

爻字

盧多遜門下士种英蘇冠多遜甚器愛之多遜既得

罪獨此二人徒步送抵海而還英改名放字明逸蘇

改名易簡

戒菴漫筆

八

六

漢明帝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濟陽婦女

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

東坡曰天下之事成于大度之士而敗于寒陋之小

人

海棠欲花盛而鮮須冬至日用糟水澆根下世謂海

棠無香惟西蜀潼川府昌州海棠獨香成都人謂海

棠為花尊貴之也

暖妹由筆

江陰徐充

今人干謁者謂之打秋風靖江郭知縣某嘗題謁客所送扇轉贈之曰馬沙沙上縣新開城郭民稀半草萊寄語江南諸子弟秋風切莫過江來郭以語吾縣黃侯夢弼相與大笑

今人患瘧輒往寺觀中躲避多愈唐高力士方逃瘧功臣闕李輔國以謫制授之貶巫州其來已久

成化間羅狀元倫乞致仕上不允問居政與致政

暖妹由筆

八

一

孰樂因獻詩曰醉裏功名夢裏拋青山自結白雲巢迎將化雨多栽藥準備秋風厚葢茅白髮滿簪陶令菊綠陰高繫仲尼匏有人若問興亡事請把韋編玩

一爻

張學士元禎弘治間在翰林傳一官人詩曰金針刺破南窓紙偷引寒梅一線香螻蟻也知春富貴倒拖花片上官牆

慈谿馮元孝為知縣時民有訴牛鬪一牛觸死者馮批云兩家牛鬪一死一生死者同剝生者同耕

學士蘇平仲經筵日講書不行跪禮太祖欲罪之對曰臣執古聖人書對今聖人講故不跪

詩看用事字看用筆畫看用墨三者不失能事盡矣今人謂父子不同席至不同堂會飲古者席坐四人猶今之長檯父子但不並坐耳非今之燕席也誤會禮意

劉毅齋鴻臚乾在工部以主事監居庸關鈔馬草火焚火自中起前官于辛酉年大寒務蚤完事納者不計美惡束草雜以泥雪堆疊鬱蒸至春陽動故火發

暖妹由筆

八

二

也猶腐草為螢之義

鄧鴻臚某見君山墳塚累累謂朱戒軒曰城外都是土饅頭城中盡是饅頭餠

天順中進士有直茂賜姓陳諱如陝也

山水中凡畫遠山峯青色露尖一坳上濃下淡此何理也因極意觀審久驗其不然上下濃淡須一色乃得但為雲所掩隔腰脚者則變換耳前人未嘗言及此者

章草在世無人學故無人知其法解散隸體粗書之

亦自一種與大小篆真草等並列世有急就章刻本
真行二行要解釋其字耳說者遂謂真字章草寧
復有真篆字真隸字耶故宋仲溫亦以章草體作真
書所以為一大變也

竹鶴老人何太守享年九十有九徐中書南嘗問曰
老大人有何修養之道而致壽若此答曰無只是好
吃的不要多吃不好吃的全不吃

海早晚兩潮惟廣東一潮

諺云千粒米不成滴謂酒也千粒麥不得白謂麪也

暖姝由筆

八

三

山東棗園至白露日根下遍堆草焚之蓋以火氣辟
露氣也不爾則多乾落

櫛頭小梳也斜撩尖梳也抵子肩掠也快兒一曰快

子筋也矧子小船也兜子輕竹轎也隔壁送槍也滿

堂紅采絹方燈也兀子櫳也鷄子絛鳶也一曰風箏

搭襪禿袖衫也

今人

之鎖人情班固答賓戲云商

鞅挾三術以鑽孝公又有干謁求人者曰打鑽去聲皆
取攻堅務入之意

今人以裙忽脫者俗謂之腰歡喜與小蜘蛛垂絲墜
人衣巾俱言有喜事唐權德輿玉臺體詩云昨夜裙
帶解今朝蟬子飛鉛華不可弃莫是藁砧歸始知相
傳已久

蘇州戴學官冠字章甫號濯纓以世之富貴多畜妾
媵而有亂者嘗曰小人家是百無一有大人家是百
有一無

風月須知一書狎遊事也不知何人所作有娼品狎

材狎體狎格狎機狎守勉娼七門前序託楊鉄崖後

暖姝由筆

八

四

序託宋景濂皆非也陰戶聲也濂液也濂而道達恩情

也三字字書俱無娼品以體格顏色情分要俏藝能

第其有無為十二等惟五者俱全為上此書為蘇州

文壽承借去不歸

琴有放聲初不知何字東坡言稽中散琴賦云間遼

故音痺絃長故微鳴所謂痺者猶今俗云放聲也放

音鮮出耳鼓錄
舊言西王母居崑崙山蓬頭虎齒而戴勝後世凡壽
慶皆圖王母蟠桃是為美麗婦人何也

蘇子由策問言田常亂齊宰我助田氏以陷于大戮
史記中是子我非宰我也子由亦誤用

今人誣罔指人者為事推無者得物不認者皆名為

賴老泉謚法辨論中有曰賴者注謂不悔前過曰賴

即此字

祝枝山學佛語作又袋謎子曰無佛物不開口開口

便成佛物盤多羅詰結多羅破多刹撒多佛物多難

陀駝

方言凡問物之在者則曰在那裏此官語也吾地曰

暖妹由筆

八

五

來邊常州曰來頭丹陽曰來箇無錫曰來上蘇州曰

來打上聲

蜀人呼長年者為波猶言丈人也呂東萊有驚起何

波理殘夢之句指同舍生何文舉也

一箇十字四箇口字是圖字一箇口字四箇十字是畢

字

聚寶門舊有六樓來賓重譯輕烟淡粉梅妍柳翠下

四名主女侍言

張志淳南園漫錄言正德初內臣最寵狎者入老兒

當去聲猶等輩也然實不計老少惟寵狎是尊余近訪

知老兒當皆選年少俊秀小內臣為之豈閱籍孺之

類歟

有白有唱者名雜劇用絃索者名套數扮演戲跳而

不唱者名院本

徽墩曹方湖為江西南豐知縣時其地出小猿如小

兒拳大人藏袖中為戲土人名栗子猿第三乃郎子

進說切隨任曾養玩之杜詩所謂為致小如拳豈此

類耶

暖妹由筆

八

六

硯水慮凍少者鹽可解鎮江楊遂菴鎮守陝西得此

法鎮江秀才試時遇寒欲用燒酒遂菴教以此法

今人凡交遊往來及贊見不論貴賤但有餽送之禮

貨物不等皆謂之人事白樂天奏于頔裴均欲入朝

事宜狀云上須進奉下須人事其來已久昌黎集亦

有奏韓弘人事物狀

國朝創制器物前代所無者 儒巾 襴衫 摺扇

圍屏 風領 酒盤一名護衣盤 四方頭巾 網巾

水火爐

官人多用糞車每月初四十四廿四三日以空車推入一換從後宰門出是日遂許作市交易百物鋪地外人亦不禁嘉靖二十三年五月廿四六月初四余嘗兩次進入收得陽文漢銅印曰高慈印信

山西汾州等處字音一東韻與十二文十三元通一宋韻與十三問通如風爲分音公弓爲禪音骨爲熏音俸爲奮音孟夢爲壘音之類

大寒前後十日爲陽宅亂歲寒食前後十日爲陰宅

亂歲今人不知但指臘底二十四夜爲亂歲

暖妹由筆

七

兩山墨談引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而與之言注以爲闔爲闕謂闔門也今按闔者馬不出門之貌此見國語乃是闔門說文曰闔門也从門爲聲正引國語此句作闔誤也

今人娶婦之明日婿率妻具禮同至妻家拜禮名拜門亦曰回門又名轉馬若在鄉地遠者或婿獨行有之或擇別日有之春秋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傳曰此以高固偕來反馬非禮蓋轉馬卽反馬也今人訪友偶無名帖及乏紙筆輒取土壁或石灰書

其家壁板某人來拜此率易拙俗事耳吾子行間居錄云蔣洎字景裴居葛嶺寶勝寺東廡名公士夫多器之每一入城終日旣歸白土書門者又滿矣前此亦有之

家常飯今人常言之侯鯖錄云范堯夫丞相嘗教子

弟云文正公有言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喫

僧衣肩下有大環雖聞其名而不知其字鄭元祐遂

昌雜錄云哲那環常聞哲呼爲執音耳

松漠記聞云殺鷄炙股烹脯音蒲膈肉也今亦云然

暖妹田筆

八

蓋胸下之白肉也

今女工做鞋子者用紙背梗襯裏剪樣十脰膊武林舊事小經紀有賣圪泊紙者此二字

農田餘話

長谷真逸

至元中遣官十四員分道測日影用四丈之表南海
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日在表南一尺一寸五分
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
夏至日在表端無影北至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
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十八刻疑
卽唐太宗時貞觀二十年骨利幹遣使入貢未朝言
其國日入後煮羊脾熟已天明者此地是也

農田餘話

古曆五星皆順行至秦始皇有金火之逆漢初側候五
星皆有逆故班氏謂問之末造人紀不修師旅數起
五緯如失常矣

宋南渡後文體破碎詩體卑弱惟范石湖陸放翁爲
平正至晦庵諸子始欲一變時習模倣古作故有神
頭鬼面之論時人漸染既久莫之或改及文辭留意
杜詩所作頗去當時之凡陋觀指南前後錄可見不
獨忠義冠于一時亦斯文問氣之發見也至元間載
帥初趙子昂諸公始出作詩文皆從李杜韓柳中來

頓掃者時之氣習非惟遺山劉靜修諸公系中原文
脉而南人文格亦變

今之官制規制起於宋相賈似道前元至元間中丞
崔彥上言其式口狹底廣出入之間盈虧不甚相遠
遂行于時至今不改

至元間得南國有總統者發掘先宋江南陵寢其間
金寶不可勝計取梓官中尸體置于故宮殿基上建
石塔壓之以厭勝江南人凡宗廟神主人民版籍皆
寘于下高一十三丈後有雷火自天而下破塔烟火

農田餘話

焚經三日方止或云是天曆戊辰秋也未詳其塔至
張士誠據浙右時其弟士信毀之

翰林王學士達曰在天爲天命在人爲天性理一也
于是乎有心焉故曰聖靈知覺虛則見天理之湛者
爲甚明靈則見天理之流行者爲甚妙靈則虛虛則
靈知覺于是乎生焉然行其所當行者則知覺原夫
理知覺原夫理人心卽道心矣行其所不當行者則
知覺枯于氣知覺枯于氣人心遺道心矣故理一而
氣二道心同而人心異然則學者可不盡精一之功

哉

丙申張氏據姑蘇楊參政以苗獮守嘉禾二境之間往往以取功富貴易于反掌上則參謀軍事次則招集無賴少年為義士頭目殺掠鄰境名曰檢括金帛財貨打劫不費至於墻屋亦折毀而歸一時無不如志厥後多被殺戮或後貧困或貽禍于後人

嘗見小說家言吳陸遜居第園有華麗亭故名華亭考之雲間志漢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亭留會宿之所也凡封侯初封亭侯如某亭侯之類遜初封華亭

農田餘話 八

三

侯小說妄也秦有亭長

汴京良嶽元朝嘗有回回人于內取雄黃爐甘石數萬斤蓋雄黃築于窟穴地道間可以辟蛇虺爐甘石兩過之後日炎之則有濕氣蒸蒸然以象嵐霧故于

菓二物

古人無畫蒲萄者吳僧溫日觀瘦于月下視蒲萄影

心出新意似飛白書體為之酒酣興發以手潑墨然後揮墨迅于行州收拾散落頃刻而就如神甚奇特也既成其弟子沈仲華湖州人傳其法亦佳世多

見之

春帖子難得佳者如鎮南王府碧梧翠竹神仙宅玉葉金枝帝子家張天師宅麒麟閣下神仙客龍虎山中宰相家江浙省治青陽運轉乾坤泰黃道天開口月明世俗占候雨晴惟甲子壬子甲申甲寅四日頗可憑此外俗說占測水旱豐歉未甚可稽故魯家伯翔陸先生嘗著田家五行志若干卷專述田家俗談為農家占候一家之書率多可驗

農田餘話 八

四

愚民惑于妖巫雖官府嚴禁莫之能止海上一富家平日不信巫覡一旦營屋巫者令木匠造木人置柱拱中數年其家人病叩于巫巫言有厭勝于柱拱發而果得之乃詰之匠者告以巫前所教也聞于官官服罪時縣尹何子正大禁淫祀及巫覡皆由此始司馬溫公奉勅編通鑑置局書寫凡有誤字例旁注半非作亾體至今相仍作十字寇萊公當國凡有文字准此字去十作准至今不改先宋諸人言之然韻中亦有此准字莊子有平中准

唐德麟開元曆皆以驚蟄為正月中氣雨水為二月節氣未審今法起于何時

吳下大水歲饑多是納音屬土之歲如至順庚午至元戊寅至正丁亥洪武丙辰理不可曉

海隅曹宣慰其先起農家至富強有孫文載娶邵玄同先生女初歸曹氏一日謂孫婦曰可從吾出觀花園遂出所居外一望平田菜麥青黃無際乃言曰吾家花園如是非爾家奇花異卉之比也斯亦務本之言猶昔人賞黑牡丹之意

農田餘話

八

五

謝子蘭曰美內事用柔日外事用剛日者聖人順陰陽之理初不以死生榮辱貧賤富貴之類一皆繫乎年月日時之吉凶而使人拘拘焉擇而用之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舉一物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亦盡乎人事而已夫天時何足泥哉
真文忠德秀曰程子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化之者司馬氏闢之尤嚴彼之教得行由禮之先廢使今之居喪者始歛有奠朔而有股奠虞祔祥禫而有祭既足以盡人子追慕之情則于世俗之禮且將不

暇為之矣不復祭禮而從曰勿用浮屠使居喪者悵悵然無以報其親未見其可也以此言之奠祭之禮其可缺乎

司馬溫公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歛而藏之今之藏者相山川岡壠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者舉世惑而信之于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則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

農田餘話

八

六

于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有棄屍失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嘆愍哉又所貴于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歛于道路循仁者見而埋之耶先王制禮葬期不過七月今世著令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宦遊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于天資愚繫于人固無闕乎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為人子

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當其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而下始有棺槨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置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兄乃召張生許錢一萬張生聞之大喜兄曰爾能用吾言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日唯命是聽于是兄自己以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

農田餘話

六

七

從出皆取便于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文曰大吉以是族人皆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節致仕吾年六十六恭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三人視他人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歿棺成而歛裝辨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問陰陽迄今亦無他故今著此論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欵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朱子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個何曾動此性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不是自彼來入此亦不是日性

而復歸如月影在一盆水裏除了盆水便無了豈是這月影又飛上天去歸那月裏哉又如這花落便無這花了豈是歸去那裏明年又復來生這枝上哉朱子曰人歿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然已散者不可復聚釋氏却謂人歿爲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氣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

農田餘話

八

八

雨航雜錄

天池馮時可

漢儒之外經臺史之測天也不能盡天而觀象者莫能廢宋儒之於學規矩之畫地也不能盡地而經野者莫能違

子靜之求心而其徒棄經典紫陽之窮理而其徒泥章句非教者之過學者之失也今相下不益哉焉湖論辨無極往復若虛若無 然乎永嘉陳君舉荅文公書言刻畫太精反傷易簡矜持已甚滋涉吝驕蓋

甫航雜錄

八

一

諷之也

屈原之騷莊生之書司馬子長之史相如之賦李杜之詩韓蘇之序記馳騁縱逸天宇不能限其思雄矣哉

宋儒之於文也嗜易而樂淺於論人也喜核而務深於奏事也粗趨拂遂貴直而少諷所以去古愈遠而不能經天下

六經無浮字秦漢無浮句唐以下靡靡爾其詞燁然其義索然譬則秋楊之華哉去治象遠矣九奏無細

響三江無淺源以謂文豈率爾哉永叔侃然而文溫穆子固介然而文典則蘇長公達而文道暢次公恬而文澄蓄介甫矯厲而文簡勁文如其人哉人如其文哉

漢文雄而士亦雄宋文弱而兵亦弱唐文在盛衰之間其國勢亦在強弱之際

太史公之文與杜甫之詩皆深渾高厚其敘世隆汗勝復人恣舒悲喜之變如口畫指捋咸其神化橐籥之也遷有繁詞甫有累句不害其為大家遷剪其繁

甫航雜錄

八

二

則經矣甫加以穆則雅矣

春秋之文告言倫脊而漸清人心志戰國之說辭氣縱橫而聳動人耳目然去聖王之典訓遠矣

楊朱曰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矜一時之毀譽焦苦其形神要數百年之餘名豈足潤枯骨哉此語達矣而非所以輔教

莊縱觀大化為汪洋浩肆無端崖之言自謂達道而無束於教乃其弊也背道而傷教鄒子之赤縣神州其莊之緒論哉

西京之儒術衰於楊雄為利祿也東京之經師衰於馬融為奢淫也經衰而節行振矣節行摧而清談起矣世變之移人實為之

孔子作春秋削其事辭華文而從忠也左氏燁燁乎華繁而實寡矣其時先王之教不遠其所述諸賢議道講禮憲典陳法猶有懿德大雅之風但多言明變近語近誣衰世之文濫觴於茲矣韓子以謹嚴稱春秋以浮誇加左氏確矣哉戰國策或以為虞卿作矯稱盜出猶有兵氣申韓卑卑名實事矯詞巧砥熾激

雨航雜錄 八

三

肆蕩如於義矣莊列之倫離經畔常皆亂世之文哉漢新雕為樸反濶為淳而春和諸令穆如溫如以至買董揚馬諸賢上者深淳渾灑次者嶄峻雄奇彬彬乎盛矣

枚乘七發馳騁恢奇祖屈原之騷而變其體者乎五言古詩有三百篇之遺意而近於哀傷樂淫者乎相如當盛漢之隆氣秀魄而詞最溫麗然已為六朝端倪矣

西漢簡質而醇東京新豔而薄時之變也班固瞻邇

而有體左史之亞哉此外寥寥矣

徐偉長曰鄙儒之博學也務於名物詳器械矜於古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以獲先王之心此何異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今之學史漢者大都然哉

幹之中論可稱論篤當繁響嘈雜之際而獨朱紘疏越也寧諧眾耳哉然其志則顯矣陳思王稱其懷文抱質恬澹寡欲亦可驗於斯

十三經註疏立而西京諸儒之訓亾矣學士大夫取

通解而止不復攻堅扣應所為帖括推朴淺近能不

雨航雜錄 八

四

拙於詞賦乎譬之布帛朽蠹寧如刺繡故有唐經術之不振治經者之過也

昭明文選唐人枕席沈酣其間而六經如甲乙簿矣易奇而法詩正而葩韓子獨注心焉所以其文高於

一代

退之秋懷詩窓前雨好樹眾葉光疑疑秋風一披拂策策鳴不已微燈照空牀夜半偏入耳愁憂無端來感歎成坐起天明視顏色與故不相似義和驅日月疾急不可恃浮生雖多途趨次惟一軌胡為浪自苦

得酒且歡喜詞雅淡而肯道一髮駸建安矣

初盛唐之詩真情多而巧思寡神足氣完而色澤不

屑屑也晚唐意工詞纖氣力彌復不振矣春鳥秋蛩

節變音遷人乘代運孰能知其然哉

枉子美新婦別云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無家別

云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又久行見空巷日瘦氣

慘悽杳渺之極足泣鬼神

朱史稱程明道平居氣象清越灑然如在事外及遇

事則與賤者同起居飲食能堪人所不堪嗟乎惟其

兩航雜錄 一八

五

能在事外而後能與人同天下事斷非著迹者所能

辨也

詩曰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婚姻孔云是時

政亂崇賄輸金載玉不知其幾而獨以酒殽為言詩

人之溫厚若此嗟乎苞苴之昌末世尤甚匪特用以

媒進且用以妨賢矣詩人而在不知當何浩嘆

小雅者天子逮下之詩大雅者天子述祖之詩小雅

之變者哀怨刺譏之意多大雅之變者憂憫規正之

詞切蓋周太史所命孔子刪之而未嘗易其次也詩

有南雅頌為天子所用樂章其十三國之詩止陳述
以觀風不用之廟朝惟列國自為歌咏而已六義曰
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起於周禮太師掌之或
以風為孔子所命非也

孔子贊易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稱善人曰勝
殘去殺語季康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大學一書於妨
賢病國小人深惡痛絕之然止曰逆諸四夷不與同
中國未嘗言殺也聖人之慎殺如此哉

孔子四教六藝古聖王之教也學者優游漸漬其中
兩航雜錄 一八

六

上焉者以達次焉者以立此萬世不與易也王文成
之即心即性即心即經本為支離者鍼砭然其末流
未免虛而失實內而遺外甚者恣心順意精粗其經
脫畧於教長游談而廢實學此憂世者所深慮也
春秋卿大夫交接以微言相感稱詩以喻志皆取風
雅頌之辭不必自賦蓋所以重先民明退讓宗道德
各辭采末世之詩不以明志于何可稱至乃酒食徵
召刻燭分韻流連光景而古時雅會之風不可復覩
矣江左以來又有酒令莊士耻之酒以令行豈合歡

之旨詩以韻分豈感物之義

楚聲杳渺秦聲雄高漢因之而為樂府其曲大備然
視二南之風化固已茂矣建安風骨道上而漢渾不
足應徐輩之公讌諸作靡麗之開源矣陳思洛神之
賦淫艷之濫觴矣知風之自微矣哉

南航雜錄

入

七

菊坡叢語

明 單宇

俗有桁竿晒衣竹也杜詩翡翠鳴衣桁李嘉祐柳色
侵衣桁即此

今小兒乳哺時值母有孕輒眉心青黑泄瀉黃瘦此
病俗謂之記爾雅翼言伯勞能療繼病繼病者母有
娠而乳于使子得疾如疝

外任官與京職官相遇外任官曰我愛京官有牙牌
京官曰我又愛外任有排衙

菊坡叢語

入

一

西域記婆羅虎斯國有隱士求仙得一烈士令終夕
無聲云云與幽怪錄杜子春事甚類

汝州楸樹極多富鄭公知州時手植數百本于後圃
中

談錄云相傳頗回讀書鐵鎗三摧此可對孔子章編
三絕

古人製小兒睡車曰搖車以兒搖則睡故也一名搖
籃

西廂記人稱爲春秋或云曲止有春秋而無冬夏故

名

北曲中有全賓全白兩人對說曰賓一人自說曰白

菊坡雜語

八

二

玄亭泚筆

龍溪王志遠

天弓虹也見白虎通亦云帝弓

威屑霜也迷空步障霧也

銀灣許渾謂銀河為銀灣李賀謂銀浦

竹胎說文笋也

青士竹譜竹曰青士

石髮風土記苔也廣雅曰石衣也

水簾本草曰萍也

玄亭泚筆

八

水栗菱也酉陽雜俎

水芝廣雅瓜也古今注蓮一名水芝

木蜜廣記曰棗也

丹若石榴也又曰塗林

快果本草梨也

菊婢鳳仙花

堯韭菖蒲也見呂覽

水畜魚也又云川禽亦魚也

一寸樓臺蜂窠也

撲朔蘇東坡詩寒窓煖足來朴提註兔也古樂府雄

兔脚撲朔古文苑作朴提

穗根羊也見南楚新聞

山公李約養一猿名山公又王仁裕名爲野賓

殊翁鴻鴈也見漢雋

飛奴鴿也張曲江以傳書故名又曰挿羽家人

金炯司空圖以鏡爲金炯

寶箒偽唐宜春王從謙用宜城諸葛筆號翹軒寶箒

自此江南士人呼筆爲寶箒

玄亭法筆

二

清防屏風也見顏延年詩

香壁蜀士景煥墨印文曰香壁

涼友扇也商山館中有詩云涼友招清風

睡龍枕也

輕容唐類苑云無花薄紗也

樂句拍板也韓愈問牛僧孺拍板喚作甚牛曰樂句

韓大稱賞因此名搖京師

要舟埤雅壺也腰之可以涉水

屈戌窻戶環紐即古金鋪梁簡文詩織成屏風金屈

戊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戌

讓門東京賦讓門曲榭沈存中云字訓讓別也但言

別門耳故以對曲榭非有定處

牢尤今湯餅也見東晉餅賦

雜馥和香也見通典

兄公爾雅婦稱夫之兄曰兄公

小鳳唐人謂宰相老鳳翰林學士大鳳中書舍人小

鳳

玄亭法筆

三

野航史話

防風茅元儀

司馬季王曰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仿文王八卦以破敵國句踐演於易典籍中唯見於此即吳越春秋亦止載范少伯六壬神驗耳

余嘗怪岐黃家製方必窮折分釐而置劑者每以手為度必不能合欲以已疾焉得不疎古之名醫止華陀置劑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陀能剖腹破背瀉洗腸胃此可做例乎

野航史話

一

秦宓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文彩自飾哉天性自然宓文不甚見然自是文章家第一流語也

謝晦被誅其女為彭城王義康妃被髮徒跣赴訣曰阿父大丈夫當橫屍戰場奈何狼籍都市此言字字可思吾輩一日當論三過

謝澹任俠不營當世與名士范泰為雲霞交交道中以此為第一

孔靈符嘗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得此可以老矣

劉孝綽七歲能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文集數十萬言兄弟及群從子姪此七十人並能文其三妹一適瑯琊王叔英一適吳郡張嘯一適東海徐悱並著才名而悱妻文允清悱世稱劉三娘人家聚筭滿牀何足為榮若此者王謝崔盧皆出其下

野航史話

二

八人今并此不可得英雄能無嘆乎魏收為魏書時稱穢史至投牒者百數然史所譏指况爾朱榮為韓彭伊霍則不然其原文云若修德義之風韓彭伊霍亦何足數此淡譏直貶之詞何云曲筆也

客有謂賈思伯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世以為雅談不直雅談良至論也北齊南陽王綽生於五月五日辰時後主生于五月五日午時綽後見殺經四百餘日始大斂色如生俗

云五月五日生者尸不壞

隋志曰濯蛙之音能使骨騰肉飛此文筆亦有天際
飛花之致

隋志曰豫章衣冠之人多有數婦暴面市塵競分銖
以給其夫及舉孝廉則復娶富成前妻雖有積年之
勤子女盈前猶見放逐則近時習于禮義不可謂非
理學之漸摩也

人主假少君之術以見所嬖者有矣無如唐太宗假
以見馬周真君臣知契千古一人也

野航史話 八

三

韋陟常以五采絲為書記使侍妾分主筆答惟授意
而已書皆有楷法陟唯署名從來受用姬妾風雅此
為第一

五代時朱瑾事楊行密嘗病疽醫視之色懼瑾曰但
理之我非以病死者及徐溫父子專政瑾謀誅之被
殺瘞廣陵北門是時民多病瘡取瑾墓上土以水服
之病輒愈身知不以病死死後墓土尚能已病真快
士也

唐麟為御史論宰相以時文之才為維世之畧其言

甚可思

朱仲晦疏云今之在位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
文真亂世確症也萬曆初江陵不惡諛言士大夫工
啓事以為媚近有復循此者偏召名士頗費心力裂
而還之終致于理彼無啓而金珠者皆高擢矣

南唐陸昭符為常州刺史一日坐廳而雷雨暴至電
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符不憚撫案叱之雷
電遽收及舉案唯得鐵索重百斤昭符亦不變色徐
命舉索納庫中此亦異事當為格物者立一案也

野航史話 八

四

金泰和九年省臣奏科場搜簡至解髮袒衣索及耳
鼻非待士禮查大定故事第令舉子就沐浴室官置
衣為屨衣既可防濫又不失體上從之禮失而求諸
夷可勝慨乎

今當事者堅言西域曆法精愚未敢盡信也觀元時
西域曆人有奏五月望月當蝕者楚材曰否卒不蝕
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言不蝕卒蝕八分
可以驗矣

南唐盧文進仲女有才色能屬文號女學士余嘗讀

女狀元女較書等此亦足補一事

西峰淡話

防風茅元儀

國初差行人極易故行人官極多而資格亦不貴後則不然矣如民有輸粟千石以上者必降璽書使行人至其家旌為義民此蓋鄭重獎掖不然行人同易差璽書豈易降其家乎今于報功旌善俱草草矣人焉肯自奮

西楊嘗扈從年七十矣特給輿卒二十人本朝給輿夫與致仕官最為殊恩然四人六人多至八人而止西峰淡話 一

野航史話

六

五

此以扈從出塞故至二十人亦無兩也楊東里集中有慈訓錄是述其母之教此格亦獨創然仁孫孝子之懷可以法後世

陶學士安集載洪武初勅書稱奉天承運皇帝勅旨蓋當時制未定也

元人重吏薄儒此其弊也然漢之郡掾皆以士人為之設為良法元復漢之舊耳世重迂闊浮華之儒故遂分為二然元之吏頗勝於今之胥吏而所隸之地必選而往非如今之管窳為姦不可方物蓋國初之

制猶做元之舊今漸失之錄於視此太輕也故曰元法亦可取也

寬大之詔及孝子節婦義夫典也獨前宋大明七年詔有悌弟有慈姑余以謂此二者甚有關係後可法也

宋清溪自謂同舍生皆被錦繡被珠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備刀右備容臭此非儒者之服蓋其時皆裝也

元時楊文安公薨賜金錢百僚皆致賻人勸其子

西峰淡話

六

二

輸貨縣官而給鹽于淮安可獲利數倍且無道路害其子恐緩喪不可此卽飛錢及射貨之法亦甚便惜今無行之者

裴濟有天和通選濟以苑苑主盟自任哀古文辭續昭明文選爲之當時文士非與遊者雖工不取世恨其隘其書不傳平生詩甚多亦不傳今之選詩文者誰爲千古何必紛紛乃爾

命書之名如段成式諸事記志幽怪也以太陰將星神名意甚無謂神名豈止此耶又有支諾臯支若干

支之支謂分類也殊亦新好又溫廷筠著書稱甘饌于謂語怪說賓猶甘饌悅口支自有致

西峰淡話

八

三

大賓辱語

仁和姜南

睡軒

予性不嗜睡然睡則軒斂之聲徹于戶外初聞者甚訝之及讀宋歐陽公謝人送枕篔簹詩有云少壯喘息人莫聽中年鼻斂尤惡聲癡兒掩耳謂作雷窺婦驚窺疑釜鳴則古人固嘗有此矣

學書之難

韋續書訣墨數云鍾繇教其子曰學書須思吾學書十年坐則畫地卧則畫被致穿見萬類皆倣像之乃

大賓辱語

八

一

能臻妙可書法之難如此今之學書者執筆未旬日輒曰吾之書得鍾王之妙妄哉

吳俗富侈

左太冲吳都賦云富中之氓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財豐巨萬競其區宇則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此數語者曲盡三吳之人富侈之狀可見古人作文下筆不苟也

特賜進士

孔諤山東曲阜人永樂中舉鄉試 上以聖裔欲寵異之特賜進士官左春坊中允賜宅一區 命教皇太子諤師道嚴正不阿

龍骨

龍壽萬年不死今之龍骨或以為蛇也見本草按造化權輿云龍易骨蛇易皮麋鹿易角蟹易螯由此之信乎龍之骨蛇骨也

大賓辱語

二

抱璞簡記

仁和姜南

禁稱天字

正德初劉瑾用事詔禁官民名字有天字者悉令更之予見宋政和八年閏九月給事中趙野奏 陛下恢崇妙道寅奉高真凡世俗以君王聖三字為名字悉令革而正之尚有以天字為稱者竊慮亦當禁約依奏

更定昶字

抱璞簡記

太常卿崑山夏公臬字仲昭以經術進而書法絕妙一時由庶吉士改中書舍人

文廟嘗試其書第一時命書諸宮殿榜 賜第宅免

朝參 春顧極隆初臬字本書作昶因召見 上曰

日豈可從傍宜加永上遂為更定故今書多作臬

羣字

說文羣字書作羣君下羊註云羣也從羊君聲徐鉉曰羊性好羣居也俗書作群或謂本作群字 高皇惡其文為君字與羊字並故移君于羊首蓋非

然也

仰字

今官府文移以上臨下皆用仰字按北齊書孝昭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用仰字始此增韻資也

騎戰之始

孔穎達曰古人不騎馬故但經記正典無言騎者當是周末時史記趙武靈王謀 服騎射以教百姓又李牧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始見于此

抱璞簡記

說郭續目錄

另第二十

寶債記 滑惟善

脚氣集 車清臣

望崖錄 王世懋

燕閒錄 陸深

閒中今古錄 黃溥言

綠雪亭雜言 戴英

春風堂隨筆 陸深

說郭續目錄八頁二十

雲蕉館紀談 孔暹

蒹葭堂雜抄 陸楫

鳳凰臺記事 馬生龍

願豐堂漫書 陸深

天爵堂筆餘 薛崗

乾貞堂壁疏 凌登名

譚格 張鳳翼

戲瑕 錢希言

塵餘 謝肇淛

談利 胡江

說郭續目錄八頁二十

二

寶積記

明餘姚滑惟善

春皇者卽庖犧氏別號也所都之國有華茸之淵神女游於其上有虹繞之久而方滅卽有孕歷十二年生庖犧長頭修目龜齒龍唇有白髯委地人或曰歲星十二年一周審地勢以定山川始嫁娶以修人道以犧性薦民服其聖故曰庖犧亦名伏犧時有璘班之玉號曰夜明投水則浮又有丹雀啣九穗禾墜地帝植於田食者後天而老

寶積記

八

軒轅出自有熊之國母曰吳樞以戊巳日生故以土德王考歷紀造書契服冕垂衣有袞龍頌吹玉律正璇衡薰風至真人集乃於昆臺之上留其冠劍昆臺者鼎湖之峻處也立館於下帝乘雲龍逝鄉絕域列珪玉於蘭蒲席上然沉榆香春雜寶爲屑以沉榆膠和之如泥以分別尊卑華成之位

常使風后伯常荷書劍且恒沙而夕陰浦行萬里而一息水恒流如沙塵其深難測有大風吹沙如霧中有神龍魚鼈能飛有石青石堅而其輕從風靡靡亦

於波上有草一莖千葉千年一花又名沙海竈封昔食飛魚而久百年更生竈封仙人是也

少昊以金王母曰星娥處於璇宮而夜織或乘桴而晝游至窮桑滄洪之浦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爲白帝之子卽太白精也降水際與星娥譙戲奏便媚之樂而忘歸窮桑者西海濱也有孤賁之樹千尋葉紅樞紫萬歲一實食之不死

帝子星娥泛於海上以桂枝爲表結薰茅爲旆刻玉爲鳩於表端言鳩知四時之候今之相風之遺像也

寶積記

八

二

帝與星娥並坐撫桐皋梓琴星娥倚琴而歌曰天清野曠浩茫茫萬象泗汨久無方乘桴輕漾著白傍當其何至窮扶桑衛詩云期我乎桑中謂此也白帝亦歌云四維八埏渺難極驅光遂影窮水城

星娥生少昊曰窮桑氏又曰桑丘氏六國時桑丘子若陰陽書卽餘音也少昊以主方一號金天氏又曰金寶氏又有五鳳隨方色集於帝庭因云鳳鳥氏金鳴山銀滿地如龍蛇之類似人鬼之形有山如屈龍之勢故有龍山風水之目因以爲姓末代呼爲龍丘

氏

顓頊高陽氏黃帝昌意之子昌意出河濱遇異龍負
叶玉圖時有老叟謂昌意曰女叶水德而王十年顓
頊生子有文龍負玉圖之像羣王執玉以禮而辟各
有班序文德者錫以鐘磬武德者錫以干戈有浮金
之鐘沉明之磬以羽毛拂之則音振百里浮於水如
萍藻之流有畫影劍勝空劍若四方有兵其劍飛起
指其方而克伐未用時於匣中如龍虎之吟

寶積記

八

三

乃千歲食河藻飲陰山桂張風而翔至中國

晉河之北紫桂成林其棗羣仙餌之

帝之妃鄒屠氏之女當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善者
於鄒屠之地惡者於有北之地鄒屠氏常不踐地常
履而飛也游伊洛帝乃期焉納為妃夢吞日則生子
凡八夢八生子記云八神亦云八星又云八英又云
八力言神力英明也

時有丹丘日進瑪瑙甕以盛甘露克於厨也又其國
有夜叉駒踐之鬼以赤瑪瑙作瓶缶及樂器皆輕妙

魑魅不能逢旂又云瑪瑙是血凝成黃帝除蚩尤并
四方妖媚填川滿谷積血如淵年久血凝如石丹丘
之野多鬼血化丹則瑪瑙也不彫削可以鑄器至堯
時甕猶存露在其中及舜遷甕於衡山上故衡山有
寶露之壇下有日館以望日月後始皇時零陵人掘
得赤禾玉甕可容八斗以應八方在舜廟之前後人
不知年月東方朔識之乃作寶甕頌曰寶雲生於露
壇祥風起於月館望之山如盈尺視八鴻如察帶八
鴻八方也

寶積記

八

四

幽州墟羽山之北有善鳴禽人而鳥喙八翼一足毛
色如雉行不踐地名曰青鵠其聲如鐘磬鳴則太平
音中律呂及禹平水土棲於川岳之上又有巨查浮
海其上有光夜明晝滅若星月矣十二年周天而更
始名曰貫月查又桂林羽衣栖息其上

堯在位七年有抵支國進重明鳥又云重精雙精在
目狀如雞鳴似鳳時解落毛羽無翅亦飛能逐猛獸
使妖惡不能為害飲以瓊膏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不
至時人每掃酒門戶以待其至或未至則人或刻

爲之狀於門牖，皆退伏。今人元日刻畫雞於門戶，此類也。

舜在位十年，有五老游於國都，舜其師道尊之言及造化之始，及禪於禹。五老不知所從，舜葬於蒼梧，有鳥自丹州而來，吐氣名曰馮，霄能嘯土成墳丘，兼能返形變色，登木則成禽，行地則爲獸，嘯青沙如珠，積成塾，阜風吹如塵，後蒼梧之野人採藥得青石圓潔如珠，服之不灰，帶則身輕。

冀州西北三萬里有孝讓之國，鳥獸昆蟲以應陰陽。

寶積記

八

五

至億年山一淪海，一竭魚蛟陸居，有赤鳥如鷗，以翼覆蛟魚，蛟魚以尾扣天求雨。

南尋國有陰源，其下通地脉，中有異魚毛龍，同穴時時蛻骨於澤中。

周穆王卽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馭黃金碧玉之車，傍氣乘風，越朝陽之岳，自明及晦，窮寓縣之表，有書記其數以瑤華之輪，十乘隨王以載其書。三十六年，王東巡大嶽之谷，超重霄之宮，集諸方士，問術世之世時。西王母乘翠鳳輦而至前道，以文虎文豹後列。

雕騏紫磨碧蒲之席，黃莧之席，與王高會，薦琬琰清觴，又進洞淵紅葩，嶸山甜雪，昆流素蓮，一房百子，凌冬而茂。

扶桑東五萬里，磅礪山上有桃樹百圍，其花青黑，萬歲一實。

滌陽山有神蓬如蒿，長十丈，周初時國人獻之，卽謂蒿，官白有白橘，花色翠而實白，大如瓜，香聞數十餘里。

瀛洲上有青石可作磬，長一丈而輕若鴻毛。

寶積記

八

六

魯襄公十四年，晉文公焚山求介子推，有日烏遶煙而噪，或集介子推之側，火不能燒，晉人嘉之，起一臺曰恩煙臺，種仁壽木，似柏而枝葉長，花可食，其鳥又云仁鳥慈鳥。

周靈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也。生之夜有二蒼龍，亘天下來，附微在之房，因夢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沐浴，微在太常下，奏鈞天樂，列於顏氏之房，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和樂。有五老列於庭，乃五星也。夫子生時有麟吐玉書。

於里人之家云木精之子系周襄而素王徵在賢明知其異以綉紱繫麟角信宿而去制者云夫子系殷湯水德也

魯定公二十年魯人鑿商田於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繫角由存夫子知命之終乃抱麟而哭緩涕泗滄汜及手解紱垂二百歲

三十二年起昆照臺聚天下異木神工得陰生之樹千尋其文盤錯以此樹而臺周足大體作拱小枝作櫺其龍蛇百獸之形飾木精為泥臺高百尺升之以

寶積記

八

七

望電色時其弘能招致神異王登臺見雲氣蔚然忽有人乘空而至鬚髮皆黃非僮之類駕青螭其衣皆緝羽毛時天大旱地裂木然其人能唱引霜雪氣一噴而雲起雪飛坐者皆噤口中池井堅冰可琢又有入能使卽席為炎以指帶席而風入室裘禱金爐弃諸塔下時有容成子質曰大王以天下為家而淫策異術使變夏收寒以誣百姓文武周公之不取王乃疎長弘而受其諫

有韓房者自渠耳國來進玉駱駝高五尺琥珀鳳凰

高六尺火齊為鏡廣三尺以門中視雖夜如晝向鏡語其中影應之韓房長一丈垂髮於膝人見如神明矣能以丹沙畫左右作日月盈缺之勢如真馬照百餘步內又噴氣作雲雨

二十六年王處昆照臺侍臣其弘辯巧如流人以其弘語媚遂殺之流血成石又云成碧不見其尸

師曠者出於晉靈之世以主樂妙辯音律著書萬篇人莫知源爾至晉平公以陰陽之術顯於當世乃薰目作瞽者以絕塞眾慮考鍾呂以定四時無差毫釐

寶積記

八

八

耳
老聃在周末居返景山與世人絕迹惟有黃髮老叟五人乘鴻鵠或衣羽毛隨方色耳出於頂童子方面玉潔手握青筠之杖與聃共譚天地之教聃退迹為柱下史求天下服道懷奇之術四海名士莫不爭至有浮提國進神通善畫二人作老作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肘間有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中有墨汁若淳漆酒衣多成文畫石成篆科斗字說造化人倫之治有老子撰道經十萬言皆寫以

王牒綿以金繩貯以玉函晝夜精勤形勞神倦及壺
汁盡二人割心滴血以代之或鑽骨取髓作膏採其
懷有玉壺中有丹藥之屑塗身則如故及經成二人
不知所往

師涓者山衛靈之世能寫歷代之樂善造新曲有四
時之樂春有雜鴻去雁蘋生之歌夏有明晨集泉朱
華流金之調秋有商飈白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凝
河流陰沉靈之操此四氣之聲奏於靈公公情細心
惑忘於政事蘧伯玉趨堦諫曰此雖發揚氣律實爲

寶積記

八

九

沉惑公乃去新聲而親政事師涓悔其乖於雅頌乃
退而隱迹伯玉攀其寶器恐後世傳之歌淫滅世代
遠矣惟紀篇意而已

宋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以上大夫之位處於層樓
望氣設以珠食施以寶衣食有渠倉之鳥以桂髓塗
之爨以蘭蕪每食異香至於臺上忽有野人披

髮而叩關闔國君好陰陽五術之秘公乃延於崇堂
語則及未來之兆建以經往之事萬不失一夜則觀
星望氣晝則執筭披圖不服寶衣不甘奇食公謝曰

國之喪亂非君何以補之於是賜姓子氏名韋春秋
因生以賜姓緣事以顯族乃號星氏至六國未著陰
陽之書

輪吳爲傭保又有二美女一名夷光二名循明以貢
吳吳處以椒華之房以細珠爲簾朝下蔽日夕捲待
月二人靚粧於簾幌之內窺者無不動其心魂皆謂
神人目若雙鸞在輕霧色若綠水映秋渠王乃玩惑
怠於政事越兵入乃抱二人以巡吳苑越見二人在
樹下皆云神女望而不侵

寶積記

八

十

脚氣集

天台車清臣

潘默成磨鏡帖甚佳帖云僕自喻昏鏡喻書為磨鏡藥當用此藥揩磨塵垢使通明瑩徹而後已倘積藥鏡上而不施揩磨之功反為鏡之累故知托儒為奸者曾不若愚夫愚婦也

孟子集義章先儒被孟子說振苗處多了將謂是告子助長然告子正是不曾集義惟恐助長只待義自外來襲所謂不得於心勿求於言勿求於氣者也孟

脚氣集

子必有事了方說勿正勿忘了方說勿助長耘苗了方說振苗次第甚明但其說振苗處詳人遂謂孟子以振苗之戒為重掉了告子真病

趙幾道說誠無為幾善惡作一圖上寫一誠字直落寫簡善字偏旁一絲寫簡惡字以惡是誠之庶孽善

是宗嫡友人沈可亨疑之以問此疑甚善幾道自謂可勝胡氏同體異用之說不知其尤非也且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當其未發只是至善至於發時如有中節與不中節中節者是不走作這中不中節者

是走作這中却不是這中先生箇中節旋生箇不中節如水之清有以濁之不是當初帶得這濁來若是庶孽須亦從他身上出不枉屈

周禮冬官不亾散在諸官之中而地官尤多自簡帙散亂俗儒補緝不得其說不識周禮所謂天官地官者是如何遂以日野諸職並附地官如此則馮相寶章挈壺之類皆可附天官耶金叔明作周禮十疑十答乃意勤甚子遂授以俞民復古編復古編者蓋董冬官不亾將周禮舊本再一證之叔明得之甚喜董

脚氣集

入

二

華翁又辨復古編之不可憑此是忠厚不欲輕動古書之意子後來會叔明云復古編甚是某又與之考有一證據甚佳周官三百六十今已存三百五十只亾其十豈可謂冬官亾也此說痛快但冬官之不亾只可說數句證以地官使人自曉自推足矣俞氏乃斷定撥置此在天官此在地官此在某官以二千餘載以下之凡夫而妄意聖人之述作其不審如此蓋其淺淺之為人偶得此說喜不自持不覺成此其為此說之累多矣

程子春秋傳春王正月正月非春假天時以立義此說至正張主一乃以爲非却又云天統建子之月陽氣潛萌於黃鍾之宮此天之所以爲而萬物之所由生也獨不謂之天統之眷乎正不必如此巧說漢時士大夫奏事宮中要便入來只是不到後庭所以公孫弘燕見武帝或時不冠又不冠不見汲黯此猶是周禮古意自武帝以宦者典章奏而士大夫遂疎後來門禁森嚴全隔絕矣於是親宦官宮妾之時多親士大夫之時少

脚氣集

八

三

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荼苦菜也周禮掌荼以供喪事取其苦也東坡詩云周詩記苦荼茗飲出近世乃以今之茶爲茶茶今人以清頭目自唐以來上下好之細民亦日數稅豈是茶也茶之麓者是爲茗載師國宅無征園廬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此太宰九職之征一日邦中之賦二日四郊之賦三日邦甸之賦四日家削之賦五日邦縣之賦六日邦都之賦與關市山澤幣餘通而爲九而以財賄

爲歛與助徹之法迥不相干而蘇老泉乃謂周自以十一名其實取於民者自重漸輕而至十一耳蓋惑於前面以某田任某地而以爲田制也子嘗曰遠郊四方井甸稍縣都九十六萬井王畿通百萬井而九十六萬爲十二是周人廢夏商之制厚取於民而孟子爲妄言矣蓋司徒田制而載師園廬之制也國之園廬邦中之賦是也郊甸削縣都之園廬郊甸稍都之賦是也載師六甸相承上旣言國故園廬不言國上旣言園廬故甸稍縣都不言園廬也其日以廬里

脚氣集

八

四

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卽此見國宅無征園廬二十而稅一是二句相承下文皆相承其日以某田任某地者田制定後方就田之中而起地之稅耳子有辨說不詳載古人重本抑末故地稅常重而田租常輕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程子曰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而不信則罪也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此語極其完全是與不是皆已著明胡氏傳刑牲歃血殆不獲已卽位之初而汲汲以

求焉惡隱公之私也此語已是傷巧張主一云書公之及盟以譏其徇習俗之私而不出於由衷之信魯邾之好卒不能以久成尤巧矣聖人春秋寫一句在這裏則物無遁形如何有許多工夫譏人聖人固有特筆處却不在此只消寫一句是非自見私意不公也見盟盟長亂也見好不久成也見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寫此一句便見賵諸侯之妾毀壞綱常更不必問其他書法天王兩字春秋方是此第一句書王室事之不可不書天王繼

脚氣集

八

五

天為王舉動如此言外自可見春秋只消得如此平看

張主一有春秋集註集傳予未嘗見忽得本於瑞州守董正翁蓋其刻在瑞州見惠新本也病中未及看偶華翁歸白朝盛稱之方能畧看中間義理自善但春秋一書實實判斷不得文公論之詳矣除非起孔子出來如范明友好再生說當時之事與所以褒貶去取之意方得今作集註便是要實實判斷了此照語孟例不得語孟是說道理春秋是紀事且首先句

便難明了惠公仲子不知惠公之仲子耶或惠公同仲子耶尹氏卒一邊道是婦人一邊道天子之世卿諸儒譏世卿之說自是明訓恐是舉燭尚明之論理自是而事則非也此自是一說至於三統之說予嘗以告華翁華翁亦以為未穩暨再閱至夫人子氏薨忽云不書葬者婦人從君故君存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祔也本朝后雖先崩必俟合葬於山陵蓋古之遺制與此說可駭此看先儒之言不分曉而又不曉事也穀梁云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程子云

脚氣集

八

六

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矣此不過所尊有嫌遂不書葬耳安得待君薨而合祔也本朝后先崩必備葬禮而葬但未歸太廟而神主享于別廟暨帝崩既葬然後以神主合歸于太廟典故甚明安得如張氏之言也魏徵謂太宗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是太宗后之葬而陵名且定張氏何不知之淵明送一僕與乃子助其薪水之勞而日彼亦人子也見得淵明知道王褒僅約無此事以文為戲後世

虐用其下者乃以為口實可嘆也

白樂天長恨歌敘事詳贍後人得知當時實事有功
紀錄然以敗亡為戲更無惻怛憂愛之意身為唐臣
亦然知春秋所以存魯之法便是艸茅亦將不思蓋
祖父與身皆朝廷長養不可謂艸茅不知朝廷苦之
此說不是不容臣不做此語但有惻怛憂愛之心語
言是重

程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釋氏所謂識心見性是
也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愚謂釋氏但能存其無
用之心養其無實之性却不盡心知性也

脚氣集

八

七

康誥酒誥梓材斷然是武王封康叔之書不但朕其
弟小子封之可證也管蔡以武庚叛幸而獲乎是當
時至大至重之事更不引一句分明是武王時誥命
然此一段事後人說不得並無考慮其有考慮皆成
王也鄭康成不足信太史公亦是成王太史公又不
足信左傳載衛祝鮀之言亦是成王方道兄弟皆武
王所封而周公封魯又是成王詩頌分明載也且當
時若已封武庚則妹邦無得封衛若已封衛則邯鄲

衛無得與武庚及三監豈武王當時已作誥命將封
康叔又思以舊地存武庚既平武庚成王始宜武王
之誥以封康叔耶不可曉也

脚氣集

八

八

望崖錄

吳郡王世懋

李將軍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也射之飲鏃後知是石頻射不入李將軍射非勇于前志弱于後也前當其志堅也王右軍半醉作蘭亭禊序用鼠鬚筆書繭紙妙絕醒後更寫百十本終不相及王右軍書非工于前而拙于後也前當其趣合也嗚呼學道者可思過半矣能以李將軍射虎之志求道道何患不聞以王右軍醉時之趣採真真何患不得神來乎神來

望崖錄

八

一

乎未易為俗人言也

毋輕生之徒無養生之厚無求生之過

揣摩傳會爭先巧中世以為能吾非不能也但能之而不為為之而不願耳能之不為蒲籬猶在為之不願幾乎漏隄矣自今以往願一切不願必不為一切不為如不能非曰能之庶以自勗

修短有數早定于有生之日飛仙至人非凡福可企吾必曰長生即妄也要使生時胸中空濶灑落去日分曉自在朝聞夕死本無限量亦無執着是在勉之

而已

凡人有少疾病志願常收神慮常靜遠夫病愈氣揚便多馳騫飲醇推歡遺事拒客位高意滿望門難人鮮有不招憾者至于臥病之人即有疏節人多恕之是知疾病不幸也然而亦有入焉何者以疾病之心修身則寡累以疾病之人待人則寡怨

子之所慎齋戰疾子中歲懺悔因病思玄實借三言以為日課晨起焚香誦經夜則冥心靜坐絕房室滯滋味嘗使清淨虛明之氣在躬此吾之日事於齋也

望崖錄

八

二

敢不慎歟晝之所交夜之所夢凡功名貨利聲華嗜好機械牢籠好勝憤恚等念隨有發處必以慧劍斬之務使本來而古德訓言常為勝王此吾之日事于戰也敢不慎歟稟氣素弱作用小過病態立見朝夕起居事事樽節減省不令快意適可而止即觀書探道不損夜氣隨事應接不涉躁心此吾之日事于疾也敢不慎歟

嘗謂道眼觀世本無榮辱就世間法言之受辱猶是實際榮與吾身了不相關如屈膝階下候人門外不

無色藪而受跪拒客之人有何享受然則浮榮之過
目不必知道者已能輕視之矣是以古之君子有求
免辱無求致榮

問今雖覺得是畢竟作何修曰但患不能覺覺得自
然修問至道無爲宗修持安能到曰但患不能修修
得自然無又問希夷中有物安得但云無曰但患不
能無無得自能有

余中年來似於寄之來去頗知一二但其下手處似
與郭言先後稍異卽如官之榮辱必先見得它人榮

望崖錄

八

三

者與我了無欣羨一旦偶被之躬於我若無干涉先
此心一遇退辱便如故境易處又如日用間游飲
灌合之事通覺得倘然應迹嚼然無味便好塊然獨
坐無悶益從不荒處下手有巴鼻不樂處自然得無
也曾爲醒樂翁賦詩云定須美酒始足樂但醒便到
愁城邊意正如此要之理無二致各於入頭有先後
耳

坐右箴云染愛染情勞神勞形有一干此必伐其生
病則缺心愈則廣營蠢茲凡民終墮無明四生銘云

勿以娛生敗趨向勿以尊生墮色相勿以貪生廣所
禱勿以憂生作煩惱皆病中自課實學也

王摩詰白樂天皆以詩人早有盛名晚而悟道然右
丞逃禪世多知之不知白傳所得之更深也大都摩
詰從寡欲入故多矜潔清淨樂天從知足入故多廣
大自在學人晚年學道未離游戲當以陶淵明王摩
詰常蘇州白樂天四部時翫可也

承

八

四

燕間錄

雲間陸深

杜詩風吹滄江樹雨洗石壁來自是以寔字作虛字用樹樹立之樹晦翁以為誤字欲更為去對來字恐未然東坡有美堂詩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祖此但長公不若老杜之簡雅遠矣

山西地寒子六月初巡五臺嶺頭澗底層水積雪墮皚尚衣薄綿再加一綿適可當憲副陳汝止伯安兵備代州為子言北上雁門更寒雲中更寒然煖木實

燕間錄

產其間此陰中陽也

水潤下情也性最上故雨露自高降而露又高凡水失其情則潰決之禍甚烈性上故也

開喜之裴自後漢裴輯而下莖北倉村數里間凡五十二人皆尚書侍郎國公將相亦宇內之罕有也

戴石屏詩麥麩朝克食松明夜當燈此是山西本色語溪山老松心有油者如蠟山西人多以代燭謂之

松明頗不畏風

一產而三有至四者皆陰氣盛而母道壯也

唐制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穀傳為小經當是以簡帙繁簡為次第爾

李勣字定臣唐渤海王奉慈七世孫好學明六經舉進士就試禮部吏唱名乃入定臣耻之遂隱居陽羨常惡元白詩體纖艷乃集詩人之類古斷為唐詩以譏正其失其識超卓矣惜其集不傳於世無由考觀焉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勅廢像遺經悉令燕間錄

雕撰此印書之始又在馮瀛王先矣

序記之系銘詩本於漢書諸贊如蒯通等贊云昔子輿謀桓而魯隱危樂書構郤而晉厲弑豎牛奔仲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訢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湮歿江克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若滅去首一二字分明一篇七言古詩少韻爾若東方朔贊云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則成韻語矣

世稱韓魏公之功業甚偉聞古堂記所謂幅巾坐廟恬然終日子之所樂惡有既乎觀此則知其所本范文正公特舉中庸以示張子厚皆在濂洛未興之前真豪傑哉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冀卽今之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鮮少蓋自古爲然

石撰平定州人靖難歿節州志載撰洪武中爲寧府左長史太宗靖內難諸郡縣皆下在江西城獨爲守備上怒攻拔之得撰不爲屈遂支解而歿此恐

燕閒錄

八

三

失實按寧始封乃今之大寧與太宗同起兵渡江因不之國江西之封乃在永樂中安得撰守備江西伏節此當是約兵之日在大寧盡節不當繫之江西耳

綱目凡例曰凡以國與人者子弟曰傳他人曰讓此義恐未精孔子稱泰伯三以天下讓豈他人乎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豈子弟乎謂以國與人者有正有變當具二義乃備

凡天下混一爲正統恐亦未精先輩方正學先生嘗

論之又似過繁予意欲析而言之蓋有正而不統者若周之東遷是已晉宋之南附之統而不正者若秦晉隋元是已新莽附之三代而下漢典甚正唐次之宋初與魏晉無大相遠後來功德過之賢人輩出惜乎輿地不完而政教號令未徧於海宇不應混一之義由是觀之惟我皇朝功德上宇有漢唐之所不及者史家正統宜曰漢唐明而宋不得與焉

晉水澗行類閩越而悍濁怒號特甚雖步可越處輒起濤頭作澎湃源至高故也夏秋間爲害不細以無

燕閒錄

八

四

堰塌之具爾予行三晉諸山間嘗欲命綠水之地聚諸亂石做閩越閩作灘自源而下審地高低以爲疎密則晉水皆利也有司旣不暇及此而晉人簡隋亦復不知所事甚爲可恨閩諺云水無一點不爲利誠然亦由其先有豪傑之士作興後來因而修舉之遂成永世之業故予謂閩水之爲利者盈科後進晉水之不爲利者建瓴而下爾

石守道作怪說以議楊大年之文體吾鄉國初有王彛先生字宗常作文好以遊楊庵夫之制作文章

體裁固常有辯妖怪之日誠過矣

樂府中有蘇幕遮乃高昌婦人所裁油帽高昌西域國西州也

馬端臨論圩田曰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墾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將胥而為水也此數言極盡吾鄉泖湖之利害當大書深刻以示愚民之嗜利者

沈存中筆談載兵部員外郎范祥為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四貫八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斤任

燕閒錄

八

五

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搬運之勞此即今日閭中給引之始

北魏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

秀容今太原之忻州

曆家大抵以漏刻極長於六十極短於四十嘗聞前輩言惟正統己巳官曆晝刻三十九夜刻六十一以爲陰過故有土木之變元授時曆則長極於六十二刻短極於三十八刻以爲驗於燕地稍偏北故然外

刻而已豈漏刻隨日因地有不同者如此初不全繫於陰陽之消長也

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斬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循王異姓真王俱饗富貴之極而後復善殖產其罷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今浙西豈能着此富家也一隅偏安而有此宋安得復興耶

今歲庚寅官曆九十一連三月皆大盡冬至節在二十三日己酉申正一刻明歲置閏乃在六月曆法莫問來年閏便數冬至剩剩謂餘也今年十一月大

燕閒錄

八

六

盡則冬至所餘正七日而閏在六月何與氣朔生閏豈所謂差一日者耶

開中今古錄

四明黃溥言

宋太祖建隆庚申受禪後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轉六更方鼓嚴鳴鐘太祖之意恐有不軌之徒竊發于五更之時故終宋之世六更轉十官中然後鳴鐘殊不省庚更同音也至理宗景定元年歷五庚申越十七年末宋亡而希 五更頭之數信矣到元朝廷祐七年庚申而至正帝生帝乃宋少帝趙顯子詳見稷錄 大 兵入燕都遁去當時人只

開中今古錄八

呼庚申帝觀劉尚賓集庚申帝大事記是也後方號順帝云由此觀之與宋祖命轉六更之言蓋信數之不爽
北秋稱銀曰蒙古胡元之先國號蒙古者因 號國曰金乃以銀號其國也後歷世祖方改號元世人稱生辰曰誕辰曰華誕此誕字因詩經誕生后稷而云然殊不知誕者發語詞也今以稱誕辰似無意義但古今稱謂既久奈何亦識一得之愚云爾
元順帝有一象宴群臣時拜舞為儀 本朝王師破

元都帝北遁徙象至南京一日 上設宴使象舞象伏不起殺之次日作二木牌一書危下如象一書素不如象掛於危素左右肩由是素以老疾告乃謫合山縣尋卒今墓在焉

宋時避廟諱甚謹太祖之諱匡胤即改匡衡作康衡英宗之諱宗實周濂溪改實作順欽宗之諱桓改陶桓公作威公孝宗之諱昀西山木姓慎改姓作真如此之類甚多又如貞字幾字刊本中並缺二點畫其謹嚴比前代不同因錄如左

開中今古錄八

子嘗讀檀弓至子思之母死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歟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遂哭於他室註云伯魚卒其妻嫁於衛之庶氏以子論之伯魚先孔子卒時年五十其妻之年必與之相似且上有聖人為之翁下有賢為之子况年已及艾矣何得再嫁庶氏此子之疑已久茲觀瞿宗吉所著香臺集有易安樂府之目引漁隱叢話云趙明誠清獻公之子妻李氏能文詞號易安居士有樂府詞三卷名漱玉集明誠卒易安再適非類既而反自有

啓與恭處厚學士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黜僉之下才見者笑之此宗吉所以有清獻名家阮運垂羞將晚景對非才之句子歎易安翁則清獻爲時名臣夫則明誠官至郡守亦景薄桑榆何爲而再適耶事類檀弓所記故錄之

奉化應方伯履平登洪武庚辰進士除授福建德化知縣三年考滿吏部試論一篇文雖優而貌頗侏儒不得列乃題詩部門之前云爲官不用好文章只要鬚鬚及胖長更有一般堪笑處衣裳襠得硬綳綳末

閒中今古錄人

三

不書姓名聞者以此呈冢宰冢宰曰此必應知縣也取其文覽之果高次日奏陞考功司郎中越三年出爲常德知府又三年陞貴州按察使仕終雲南左布政使然一詩之感動於人而冢宰亦知過能改皆可以示後故錄之

宣德中先刑司訓南昌爲崔太守彥俊題于昂湖馬圖曰塞馬肥時首宿枯鷄官早已着貂狐可憐松雪當年筆不識檀溪寫的盧胡祭酒謂此含蓄褒貶誦之不較

世儒論陰陽激而爲雷何神是豈知一物必有一神乎許敬觀明州衛兵也事母孝一日拉十兵駕船販私鹽至郡江北渡忽霹靂一聲擊人船上江岸十人皆震死獨敬觀昏絕中默念我死了我母靠誰卽有人援之去死所三丈地而甦惟雷火燦髮半禿母歿卒於宅所需之有神如此

宣德間大父南山先生與慈谿王公來俱以教職同薦入憲臺王巡按北直隸時于少保謙任兵部侍郎欲舉王自代附書問消息大父復詩云出處雖同調

閒中今古錄人

四

賒離各一方只因交最厚常是念難忘賈誼曾陳策曹參解促裝明年二三月延佇看翎翎西陽先生甚奇此詩王在職幾年陞山西參政大父未滿六年受勅任廣西督學命事常奏保明經章致和等六人堪任教職不報作詩云意氣日相信交游四十年自甘楊柳後誰意祖生先散地宜藏拙明時肯蔽賢殷勤一封疏消息竟茫然宜出處窮通有命存焉爾

元薩公天錫常有一詩送濬天淵入朝地濕厭聞入

竺甫月明來聽景陽鐘聞者無不膾炙惟山東有一
叟鄙之公以素愜意特步訪問其故叟曰此聯措詞
固善但聞字與聽字一介耳公曰當以何字易之叟
徐曰看天竺而公詰其看字叟曰唐人有林下老僧
來看雨公俯首拜為一字師

宣德初先祖在南昌題春帖於學門云學冠西江
郡仰詩書之府道宗東魯四方推文獻之邦方伯孟
公見而請題藩司外門先祖以堂堂藩府襟三江而
帶五湖濟濟官僚順四時以宣八政呈公即命刻之
開中今古錄人
五

至今不易
正統己巳先祖在湖臬與巡撫侍郎王公一寧督漕
湖南聞土木之變公與先祖哭於岳陽驛日不意今
日亦見此事後 景帝即位有 詔開讀於戲後云
云先祖語王公一寧曰似虧王言體公曰如何而後
可先祖擬以對云於戲漢高帝誤圍白登非無奇計
周宣王薄伐玁狁正在 興宜宗室休戚之相關實
天下臣民之仰望詔告天下咸使聞知公稱善後公
以語徐武功徐亦擊節嘆焉

元末永嘉高明字則誠登至正四年進士歷任慶元
路推官文行之名重於時見方谷珙來據慶元避世
於鄞之櫟社以詞曲自娛因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
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因編琵琶記用雪蔡伯
喈之耻其曲調拔萃前人入 國朝遣使徵辟辭以
心恙不就使復命 上曰朕聞其名欲用之原來無
福既卒有以其記進 上覽畢曰五經四書如五穀
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記如珍羞百味富貴家其可
缺耶其見推許如此今流傳華夷不負所學云

開中今古錄人
六

絲雪亭雜言

清江敖英

蜀臺清戎官舍之由有亭焉環亭有竹伯餘竿茁叢
樾死者玉人娟娟參焉侍焉拱焉揖焉每賤馭亭午
飄風徐來則綠蔭葳蕤浮蓮几席宛若陰洞嘯肆之
間酒漸飛雪涼沁毛骨先輩好奇顏其楣曰綠雪亭
云予自公退食嘗來亭中與此君相對條然有吏隱
之適而忘其倦遊於蜀天萬里之遠也欣然會心或
追憶見聞或病有評議輒隨筆而雜記之無譏次焉

絲雪亭雜言八

越數月而脫稿乃以亭標題志所寓也第愧言不居
要枝葉空疎作我茲章莫之或益然較之博奕庶其
賢乎且將藉手以見君子

或問昔人謂東坡不喜史記信然乎愚曰東坡何嘗
喜史記也子長史筆高視萬古稍知文墨蹊徑者
莫不醉心况東坡乎觀其記季氏山房曰余猶見老
儒先生自言少時欲求史記不可得幸而得之親自
手抄日夜誦讀惟恐不及夫既稱老儒先生愛慕史
記矣寧有不自好耶又觀其在海上與友人書曰

此抄得漢書一部若再抄得唐書便是貧兒暴富也
夫漢書唐書皆憲章史記者也猶抄錄慶幸如此况
於史記又寧有不自好耶且荆公嘗稱東坡表忠觀
碑似史記諸侯王年表夫既法其體為文矣非潛心
領畧者能若是哉

晉大夫智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鼓鍾杜蕢曰子卯
不樂智悼子在堂其為子卯也大矣愚按桀以乙卯
日死紂以甲子日死謂之疾日蓋忌而惡之也故君
不舉樂夫蕢之諫平公善矣竊疑子卯不樂非明王

絲雪亭雜言八

二

之禮也凡國有恤有忌不樂禮也獨夫死誰不甘心
胡為而不樂耶曾不思桀紂以是日死固可疾湯武
以是日興獨不可幸耶况與其疾桀紂於死亾之日
孰若即其所以致死亾者而疾之與其疾厥致死亾
者又孰若即湯武所以興王者而師之則勸懲具焉
善惡幾焉故曰子卯不樂非明王之禮也

愚讀寇萊公斥丁謂拂鬚事竊謂萊公過矣謂也
人知敬事公實難而顧斥之拂情甚矣夫敬且斥使
多行無禮將若之何吾聞古之敬賢有進履結襪

割牲操几杖推帚馭車者曾是拂鬚爲媚耶公於此
宜謝而不宜斥也夫君子待小人宜不惡而嚴公無
乃惡而嚴耶異日到海之行怨根於此矣豈獨孤注
者爲哉

或問鵬冠子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何謂也愚曰壺
乾瓠也遇水患負之可以不溺蓋言物之賤者時乎
獲濟其爲物也弘矣昔孟嘗君淹恤於秦賴鷄鳴狗
盜之士獻裘出關而脫虎狼之口金廟之陷汴京也
邀二帝如青城當是時也使得鷄鳴狗盜之士而用
絲雪亭雜言人

三

之必能奪翠華而宵遁何至北轅哉卽此觀之壺也
惡乎不千金重耶

郭林宗葬母徐孺子往吊之置生芻一束於墓前衆
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
平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恩按今人用
束芻故實多以爲美死者觀無德以堪之言又似美
生者蓋古禮知生者吊知死者傷孺子之束芻也非
傷也夫吊之爲言唁慰之意也而美德焉意不左耶
且吊人母死而美子德於吊意無涉林宗之解無乃

郭書燕說之類耶惜乎當日會葬諸賢無有親問之
者

高孝基一見房杜奇之而耗以子孫愚謂子孫賢不
肖成立覆墜天也豈他人所能錮鑄哉况房杜他日
亦不能保子孫不蕩敗門戶又安能庇他人子孫哉
愚謂孝基於是乎不智夫大臣以人事君者也當國
之樞得賢焉曾不社稷是念顧煦煦焉私之子孫愚
謂孝基於是乎不忠

或問沛公斬蛇神母夜哭信然乎予曰適然遊蛇而
絲雪亭雜言人

四

斬之無足怪者乃若神母夜哭竊疑沛公喉老嫗爲
之又喉人告焉使神其事以鼓西向之氣耳夫鈞謂
之帝子也在彼爲蛇在此爲沛公何擬倫之不類耶
雖然其詭道也假神道以聳動人心尤兵家秘密之
術觀田單守卽墨而天神下降陳勝首禍而魚腹獻
丹書類可槩見

陳仲舉不掃一室或問之對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
安下一室乎夫言大而誇此乃仲舉疎漏處昔衛武
公九十之年猶以洒掃庭內自警蓋克勤小物則遠

大可期矧東京之季宦官執政濁亂海內其深根固
蒂可易掃乎夫鷲鳥將擊必匿其形願出臣章宣示
宦者此何說也仲舉疎漏如此宜其有侯覽曹節之
及也

西漢末年災異頻仍金鐵之類有飛動者梅福以爲
陰盛陽微之徵也愚按金鐵陰之質也而飛動者陽
之氣也夫陽氣既微宜飛之類失常矣而非飛之類
願乃感陽氣而飛何哉蓋陰氣極盛故能乘微陽之
氣以妄動而陽不能制也猶姦臣之強梁故能挾弱
絲雪亭雜言八

五

君之權以干紀而君不能制也使陽氣盛壯則陰自
安其常寧能乘之而妄動哉是時王氏釀禍咎徵告
變明著如此

韓魏公於小人欺已處明足以照之終不道破愚謂
此正魏公德量最高處明知其欺則終莫能欺苟許
其情則激怨矣怨則不肖之心生不中傷之不已也
古來豪傑敗於小人者多昧此幾噫魏公之智遠矣
哉

陸象山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愚謂庸人豈能

擾天下也哉擾天下者惟好作聰明暨大好大惡則
然觀商鞅李斯之擾秦桑弘羊孔瑾之擾漢李林甫
之擾唐王介甫之擾宋謂之庸人可乎自夫斯言之
川也世之庸人於凡天下之事有必至之憂叵測之
禍往往以此藉口誰則肯履祀人憂天之念哉

秦始皇坑儒說者謂設爲陷阱而殺之愚以爲坑者
只是掩其不知而加害也非真掘土而爲坑也今民
間訟牒亦有坑陷之詞卽是此意此坑字當作虛活
字看如古云聲色溺人非真溺於水也且畫之楛非
絲雪亭雜言八

六

真楛以刑也不然白起坑降卒四十萬於長平項羽
坑降卒二十萬於新安設使掘土爲坑若是其廣大
彼降卒寧不知之又寧肯帖然束手而就死乎

鄭國諸生誦議執政咸陽諸生誦論君上幸而遇子
產則不毀鄉校不幸而遇祖龍則便下毒手後之誦
法孔子者當以此爲殷鑒何者古人居是邦不非其
大夫况執政乎况君上乎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
夫祖龍無道甚於虎狼括囊自晦猶慮其及之也矧
身無言責顧嗷嗷而橫議乎迨宋南渡以後此風

鏡雖卷堂有文畢竟何益 朝深懲此弊臥豐碑
於學官戒諸生不許言事其所以洗濯士心培養士
氣如保處子意深遠矣

樵談有曰殺人者死法也庸醫殺人不死猛將殺人
不死酷吏殺人不死法在乎又曰耕堯田者有九年
之水耕湯田者有七年之旱耕心田者日日豐年又
曰東家富財車馬接踵西家富德風雪滿門可謂警
拔俊語

歐陽公族譜取法史氏之年表蘓老泉族譜取法禮

絲雪亭雜言

七

家之宗圖黃山谷族譜七世以上遠不可知疑不能
明者皆畧而不著蓋慎之也後之爲譜者當錯綜而
憲章焉可也

歷代縉紳之禍多肇於言語文字之激是故誹謗激
坑焚之禍清議激黨錮之禍清流激白馬之禍臺諫
激新法之禍禍生於激何代不然其始也一人倡之
群起而和之不末是非之歸乃謹焉狂焉卒不可波
其卒也不可收拾則所傷多矣

古者天子之嫡子亦稱世子如王世子聽於冢宰三

年盟王世子于首止之類是也諸侯之子亦稱太子
如晉太子申生鄭太子華齊太子光之類是也西漢
天子嫡子稱皇太子諸王之子稱太子如皇太子殺
梁王太子之類是也元底子皆稱太子如四太子
之類是也 本朝東官稱 皇太子 親王嫡
子稱世子 郡王嫡子稱長子無嫡則立庶以長其
分嚴矣舊制 太子未生而生而未立立而未長親王
一位不之國今其出閣而於 太廟司香其慮深遠
矣

絲雪亭雜言

八

揚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時二公嶮然老
矣大年每論事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爲何如翰不能
堪正色謂之曰君莫欺侮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曰
莫留與他免得後人又欺侮他厥後大年不及五旬
而終求爲老翁亦不可得此事可以爲少年英俊侮
老慢賢之戒

或問士大夫居鄉與故老讌集當序爵乎序齒乎愚
曰古者一命齒於鄉而再命不齒再命齒於族而三
命不齒明貴貴之義也又曰族有七十者不敢先貴

老老之仁也然觀孔子居鄉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則是老老之仁孔子亦嘗行之於鄉矣今士大夫居鄉有能然者詎非忠厚之風耶

說命曰事不師古而克永世匪說攸聞然愚觀古人行事亦有卓絕孤高震驚天下後世而非尋常步驟可得而師者如堯舜以天下傳賢伊尹放太甲於桐

官伯夷叔齊讓國而逝柳下惠深夜覆寒女魯仲連談笑却秦軍陳嬰公孫杵臼以死而全趙孤呂叔季主焚梁獄之詞傅介子矯詔而斬樓蘭汲黯矯詔而

緣雪亭雜言八

九

發倉廩王霸之合河水諸葛孔明征孟獲而七縱七擒謝安石當秦兵壓境而圍棋賭墅唐太宗縱死囚四百而復來歸獄郭汾陽之單騎降一韓昌黎之馴鱷魚張忠定下馬呼萬歲而靖蜀軍之叛李文靖對使焚詔寇萊公決策親征虞允文不奉命出師而成采石之功若此之類皆非庸行之常誰得而師之知此則知古之可師者常也經也其不可師者變也權也

岳蒙泉詠陳橋兵變有曰阿母素知兒有志外人剛

道帝無心又曰黃袍不是尋常物誰信軍中偶得之或曰使藝祖聞此亦將無詞以自解愚曰不然五季亂離斯亟天實厭之藝祖於斯時也苟以干戈取之亦無忝湯武之仁義顧能從容受禪廓清五十二年之間八姓十二君之汗濁而正有光焉蒙泉以是誅心責備不已甚乎

宋南渡以後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直道不在臺諫公道不在政府明斷不在朝廷其於兩官不歸八陵不祀置之於度外卒至靡靡悠悠宋社

緣雪亭雜言八

十

乃屋哀哉或問書云有容德乃大言有量也曾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言有勇也然則量之與勇將奚從乎愚曰凡橫逆之來祇逮我躬者固當弘量以容之如閻相如謹避康頰之辱已李沆不校狂生之訕呂蒙正不問朝士之名可也若事于天常人紀之大當裁之以義豈容姑息如舜之誅四凶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誅少正卯漢高祖之斬丁公是皆發於義理之勇也謂之無量可乎苟徒以姑息為事不知以義

裁之小如胡廣馮道之頑鈍無恥大如魯莊公宋高宗含垢包羞忘父兄不共戴天之仇是皆見義不爲無勇也謂之有量可乎易曰包荒用馮河包荒量也馮河勇也知易之道其知勇與量之用乎

古人慇懃家國惟貴務農故周人以稼穡艱難爲王業根本秦人以力田受爵賞漢人以力田應辟舉觀古人制字富从田言富自田起也田从一口言有用之入又貴食之者寡也

長沙有朝士某者還鄉意氣滿盈賓至則鼓吹喧闐

綠雪亭雜言八

十一

里中有執友來謁之朝士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得何詩執友曰近誦得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之詩甚有味乃朗然誦之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聞詩嘿然明日賓至門庭寂然

趙東山垂髫有詩名里中有二執友其一因投荒過家其一以磨勒需調皆栖栖桑榆猶戀鷄肋者一日同訪東山見庭下有鋸匠解木因以命題東山口占絕句曰一條黑路兩人忙傍晚相看鬢有霜你去我

來向日了虧他扯拽度時光二執友知詩意諷已相與感歎而去

或問古今大姦惡蟠據深固玩之不可激之不可處之亦有要乎愚曰當於其黨與而圖之或除其黨與以孤其勢所謂剪其羽翼是也或赦其黨與以渙其心所謂脅從罔治是也又貴察幾微而密法術是故得則成左袒之功失則成甘露之禍

奉天靖難之初齊黃方練上觸天怒俱罹赤族之誅於是有人賦詩蛾眉亭中曰一個忠成九族殃全身

綠雪亭雜言八

十二

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回首陽此蓋建文遺臣行遜時所作也

王稼村曰繫辭序九卦治一身天德也序十三卦治天下王道也

過蘓步坊賦詩曰東坡昔日此開行此地遂

留藉之何事章惇瘞毛骨子孫羞認是先塋愚按東坡投荒嶺海章惇實爲之而後世流芳遺臭乃如此孰謂人心無春秋哉

古人觀會通以行典禮多以三數爲制蓋三者數之

節也情文之中也達之天下可以經也故冠禮三加射禮三耦賓主相見之禮三辭三讓郊廟百神之祀致齋三日喪禮孝子三日水漿不入口喪服止於三年娶婦三月而廟見其明罰也止於三就三居其矜恤也止於三省其黜陟幽明也止於三考其建官之極也止於三公三孤教之而賓興也止於三物數以三為制何莫不然不及者則失之儉而固也過之者則失之奢而濫也惟其稱也故君子慎焉

緣雪亭雜言八

十三

中學究多讀作平聲訛矣噫六書之學廢而點畫諸聲之訛寧止此哉

愚在京師見馬草中火發作陳留縣見油篋中火發在秦州見乾蝗堆中火發在劔州見積聚油紙中火發皆濕熱過蒸於內不得發越故鬱攸不戒其來有漸

吳中有老儒沈文卿讀書至宵分燈熒熒欲滅忽見盜在室中掬物無所得從容呼之曰穿窬君子虛勞下顧某輒有小詩奉贈乃長吟曰風寒月黑夜迢迢

孤負勞心此一遭只有古書三四束也堪將去教兒曹穿窬者舍矣而去

陽節潘氏以少事偽朝為陳情之謬孫霜崖嘗有詩曰偽朝料得非公筆不得當時墨本看霜崖意料史官竄易其詞故詠此以平反之失忠存一揆也以李密之孝寧忍忘君而媚讐乎觀洪景盧改太極圖說首語則偽之一字出於史官之曲筆或然也

緣雪亭雜言八

十四

非禮也

近見一種文字險澁其語以為奇僻惟其字以為古隱晦其意以為深突兀其體以為高其志益以盤庚為古文之鼻祖而淺視史記漢書以焚紹述為古文之宗子而下視韓柳歐蘇蘇蘇吞鰲排牛鬼蛇神瑤翻碧澗鬼眼傾耳揮霍自恣居之不疑噫弊也甚矣提學彭雲用嘗語予曰君子提筆撰文字凡是非毀譽之間不宜草草恐不其然終當噬臍予退而思之如陶穀悔作禪詔孔文仲悔作伊川彈文朱文公悔

作紫岩墓碑陸放翁悔作南園記姚雪坡悔作秋壑
記李西涯悔作玄明宮記諸公當日無乃失之草草
或者亦有不得已而然乎

東坡試刑賞忠厚之至論有曰當堯之時皋陶為士
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
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考官得之喜其他日問
其出處東坡笑曰想當然爾遂相傳為笑愚按東坡
斯言非無稽臆斷也在文王世子曰公族有罪有司
以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

絳雪亭雜言人

十五

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三宥不對走
出致刑于甸人即此而觀東坡之意得非觸類於此
乎

同年楊宗喬尹新鄉質任峭直與人議論不能下氣
監臨者惡其不遜同列又從而交構其間勢如騎虎
不可收拾一日桂古山過之宗喬告以故古山曰譬
如對奕且饒一着譬如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宗
喬惕然謝教告收教職

同寮鄺子元由翰林補外十年餘矣不得賜環嘗陀

僚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輒昏憤如夢或發譖語有

時不作無異平時或曰真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
治心疾子元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
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
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
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
猶豫不決此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
皆如其願或期望功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
登庸以繼書香與大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

絳雪亭雜言人

十六

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
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
心故曰不思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
處安脚又曰相公貴恙必原於水火不交何以故凡
溺愛治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
思得治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
之欲綢繆染着皆銷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
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
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劬勤禪家謂之事障二者

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
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
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
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予在汴
臺聞子元道其詳且曰禪悅可治心疾吾輩姑取節
焉可也

蘇雲亭雜言人

十七

春風堂隨筆

雲間陸深

世傳花卉凡以海名者皆從海外來理武當然予家
海上園亭中喜種雜花最佳者為海棠每欲取名花
填小詞使童歌之有海紅花海榴花更欲采一種為
四闌累年而不得辛丑南歸訪舊至南浦見堂下盆
中有樹婆娑鬱茂問之曰此海桐花即山礬也因憶
山谷賦水仙花云山礬是第梅是凡但白花耳却有
歲寒之意

春風堂隨筆人

本朝書手當以錢塘戴文進為第一 宣廟喜繪事
御製天縱一時待詔有謝廷循倪端石銳李在皆有
名文進入京眾工妬之一日在仁智殿呈書文進以
得意之筆上進第一幅是秋江獨釣圖畫一紅袍人
垂釣於水矣畫家惟紅色最難著文進獨得古法入
妙 宣廟聞之廷循從旁奏曰此畫甚好但恨鄙野
爾 宣廟和之乃曰大紅是 朝廷品官服色却穿
此去釣魚甚失大體 宣廟頷之遂揮去其餘幅不
視故文進在京師頗窘迫宋王士元畫武王誓師獨

夫崇飲圖識者以爲精慮入神與六經合孫四皓進
之天子下圖畫院品第高文進妬之定爲下品止賜
三十縑古今忌才雖曲藝亦然可資浩歎文進名亦
偶同

今世所用摺疊扇亦名聚頭扇吾鄉張東海先生以
爲貢於東 永樂間始盛行於中國予見南宋以來
詩詞咏聚扇者頗多予收得楊妹子所寫絹扇面摺
痕尙存東坡謂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止兩
指許正今摺扇蓋自北宋以有之倭人亦製爲泥金

春風堂隨筆入

面烏竹骨克貢出自東 果然

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掃羣穢
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

此司馬宣王過温歌宜入詩準

北齊文宣天保七年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
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
五所是役頗 年又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
而東至於烏紇凡四萬餘里高洋備邊如此
長子羊頭山柘黍可以繫律河內葭蓍灰可以布墼

非其地則無驗今長子與河內地相連屬豈天地之
氣鍾於此耶

邢子才有書甚多而不甚贊校見人投書常笑曰何
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且誤
書思之更是一適

元韶娶魏孝武帝后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
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瑪瑙榼容三升玉縑之皆
西域鬼作也鬼作卽世所謂鬼工

方言以十二生肖配十二辰爲人命所屬莫知所起

春風堂隨筆入

三

周宇文護母留齊貽書護曰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
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當時已有此語北狄
中每以十二生肖配年爲號所謂狗兒年羊兒年者
豈此皆胡語耶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
慮慮而后能得此一條自具大學始終節目亦吾道
異端之所以分也如告子之學可謂定矣而未能靜
禪者之學可謂靜矣而未能安惟其未能安故資於
神通惟其未能慮故失之誕謾豈能有所得耶

製筆之法桀者居前彊者居後強者為必要者為輔
參之以兼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
直中繩勾中鈞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
妙此數言簡約未知誰所為可題為筆經

唐代宗廣德二年七月以國用不及秋苗方青即征
之號為青苗荆公青苗之法雖不同其為虐政一也
王忠肅公翱字九皋鹽山人為太宰時每呼二侍郎
為崔家尹家至今相傳以公為朴直此字亦有所本
蓋尊敬之詞漢稱天子曰官家石曼卿每呼韓魏公

春風堂隨筆八

四

為韓家若今人則為輕鮮之詞矣

仲尼之門五尺童子蓋稱五霸古以二歲半為一尺
言五尺是十二歲以上十五歲則稱六尺若嬰嬰身
不滿三尺是以律起尺矣周尺準今八寸二尺四五
寸豈成形體當是極言其短耳曹交九尺四寸以長
準今七八五寸餘

栝松百年即有白衣如粉本草謂之艾衲香吾鄉錢
蘇先生號艾衲蓋取諸此趙文敏公號松雪乃是一
琴名若艾衲香亦可稱曰松雪

昔人云讀漢書要取堂扁合作者信難得宋呂文靖
題鏡湖天花寺一絕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窗
向水開不用閉門防俗客愛聞能有幾人來予欲取
愛聞二字署山居一軒堂

今世官司各有俚語以寓譏評如在京兵部四司曰
武選武選多恩多怨職方職方最窮最忙車駕車駕
不上不下武庫武庫又閒又富聞他衙門中尚多惜
不得其詳此語蓋自宋以來即有之元豐時有曰吏
勲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王膳不

春風堂隨筆八

五

識判現兵職駕庫典了潑袴刑都北門總是冤魂工
屯虞水白日見鬼紹興後時事不同又為之語曰吏
勲考封三婆三嫂戶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王膳淡
喫蕪麵兵職駕庫敲薑呷醋刑都北門人肉餵飽工
屯虞水生身餓鬼本朝國子監自祖宗以來例不
刷卷故諺曰金祭酒銀典簿正德戊寅予自編修轉
司業時適祭酒闕予得旨遂署印稽考錢糧其實
空虛典簿廳至起息揭債子問之前祭酒石熊峯拜
彥先生云自來如此余遂舉劾典簿王勳者黜之道

送供堂皂隸銀數兩至色如黑銅子笑曰正好謂之銅司業聞者絕倒

世目簿行人為沒前程此語亦有所自柳子厚作非國語人以為子厚平生作文得國語最深因知其短長而持之故謂子厚為沒前程然則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從古已然可歎也

丘文莊公仲深漸近世最號博學強記洛陽劉少師希賢健嘗戲之曰丘先生是有一屋散錢却少一條索子文莊聞之曰劉先生有一屋索子却少散錢蓋

春風堂隨筆八

六

報之也吾聞崔同年子鍾鏡云訥齋嘉話云貫如散錢一是索子

武康石色黑而潤文如波浪人家園池疊假山以此為奇大至尋丈者絕少武康縣今屬湖州山溪間多產此石予行江南山中亦見此類有甚大者或云出海島中水洗而成文海舶取以壓風者往年入蜀自棧道過鳳縣嶺純是此石人家用作短牆有甚佳者摺皺成文而方整可坐其品格頗多惟疊雪者為甲橫文疊起如州有黑白層疊相間者有白石作腰帶

團者曰玉帶流小其文皆豎麻衣如人衣麻之狀錦犀紅黃色相間成文虎皮大文圓狀作黃黑色麻皮如畫家麻皮皴海石蒼黑色面作拳頭紋鬼面石紋突山而猙獰有透漏如太湖石謂之湖石武康嘗欲聚而作譜恐未能悉其品也粗記如此

歛石製硯識者以為在端溪之上予讀江賓暘送姪售硯序因刪次其語為歛硯志
唐開元間獵人葉氏得石於長城里琢為硯遂開天下山在羊關嶺之巖兩水夾之水盡處乃產硯石有

春風堂隨筆八

七

坑一曰紫足次曰羅紋今呼為舊坑又次曰莊基三坑相去百餘步而石品實異舊坑又自為三曰泥漿曰潔心曰綠石去舊坑纔數尺而石品復異自莊基北行二里泝溪而上曰眉子坑則東坡所歌者今在永底不可斷矣
舊坑綠石為上生在石中斷者先去頑石次得硯材然極難工人名曰麤麻石石心最緊處為浪出至極處為絲愈慢處為羅紋故曰紫處為浪慢處為絲如

絲之品不一曰制絲曰內裏絲曰叢絲曰馬尾絲曰
吐絲為奇正視之疎疎見黑點如洒墨側視之刷絲
粲然工人謂之硯寶蓋石之精云惟素心坑或有之
他產則劣故三衢絲石黑而頑南路絲石暗而黝綿
潭絲石浮而滑夾路絲石紅而枯水池山絲石枯而
燥皆不甚宜筆墨云

宋謝堅知徽州時嘗於舊坑取石貢理宗初坑上嘗
有五色雲氣如錦余郡檄隨雲所覆處斷之得佳石
有白文繞兩般花轉如二龍既發為硯而雲氣不復

春風堂隨筆人

八

見矣

哥窰淺白斷紋號百級碎宋時有章生一生二兄弟
皆處州人王龍泉之琉田窰生一所陶青器純碎如
美王為世所貴即官窰之類生一所陶青色淡故名
哥窰

雲蕉館紀談

魯人孔通

友諒愛姬茗華夫人善月琴友諒出師必以隨呼為
粧駕未幾物故葬于右耳峯猴溪橋側樹石月琴以
表之至今人名月琴塚

友諒聚鹿數百畜于南昌城西章江門外謂之鹿園
嘗至其所自跨一角蒼鹿綴瑟瑟珠為纓絡掛于角上

縷金為花鞍群鹿皆飾以錦繡遨遊江上 國初

駕至南昌宴于滕王閣上命儒臣韓詩放其所畜鹿

雲蕉館紀談

于西山

友諒在江州時嘗以春暮結絲為花樹自府第夾道
植至匡山又剪繡于道上與宮人乘肩輿而行黃信
詩云錦繡鋪張春色滿小車花下麗人行是也

陳氏既亡有宮人小春逃之民間嫁于蒲亭彭本清
本清問陳氏官中事小春言後庭數百人皆錦衣玉

食用極奢侈有柔妃者陳所至愛海買所進金絲紐
花襖紫霞帳水晶樓鳳箱皆以賜之及敗投武昌井
死又陳氏喜食玉葉羹以西山羅漢菜及曲江金花

魚爲之味頗佳

明玉珎徐壽輝臣也初倪文俊陷川蜀令珎守之既

而陳友諒殺文俊又弒壽輝珎遂借號改元時至正

二十三年也初都成都繼又都重慶珎卒子昇嗣

浣花溪自唐薛濤後能以溪水造箋者絕少珎守蜀

時有郡人陸子良能之巧過于濤珎于溪上建搗錦

亭置箋戶十餘家令子良領其事箋有桃花鳳彩雲

樣錦幅等名夏亡子良又死今不復有矣

蜀人多以除釀花作酒未得其妙又以竹葉竹窰貯

雲蕉館紀談入

二

筠管中合釀之十餘日開來香聞一室味極甘美氣

更清涼至今蜀人傳其法號開襟酒

昇在重慶取涪江青蚘石爲茶磨令宮人以武隆雪

錦茶碾之焙以大足縣香霏亭海棠花味倍于常海

棠無香獨此地有香焙茶尤妙

昇能飲宴會不用杯盞以大甕盛酒用忠州引藤一

吸半甕夏月畏暑作露帳四面架風輪以花竹簾臥

其中宮庭侈甚席地以蘇薰薦鋪錦褥于上官人不

用堯元以此爲坐

城西清水穴亦名粉水井巴人以爲粉則膏膩鮮明

昇建銀輝館于側署官掌之以供公用日給數定于

宮內號其官爲花粉御史

蜀地荔枝叙州爲上昇于荔枝熟時設荔枝宴以會

左右有詩云香浮琥珀御釀潤色重雞冠新荔枝是

也

廣安出紫梨到口卽化者爲佳昇取其汁和紫藤粉

爲糕名雲液紫霜食之能却醉

帝王廟北極真武廟並在鷄鳴山俱國子祭酒宋訥

雲蕉館紀談入

三

奉 勅撰記普濟禪師亦葬鷄鳴山又有都城隍廟

學士劉三吾奉 勅撰記

江學庭爲祭酒 帝幸國學講易之太極言亨屯循

環治亂倚伏惟在人君謹之斯爲得耳 帝悅賜宴

崇文閣詔自今講讀明下勅戒者例皆賜宴名光儒

宴

友諒時或進煖玉注出于薛塘古墳謝庭春獻月色

之盃得于弋陽陶氏又開寶市于僞都招致海商大

賈仍建尊珎館朱衣巷內以待有賓者設賓客卿使

之名豐其穀祿別其敬禮得其絕色以進則封為奇
貨上賓得珠玉以進則封為珍精貴客又有華卿龐
使亞于賓客也

雲蕉館紀談八

四

兼葭堂雜抄

上海陸楫

太祖皇帝用真髮 大復中平之 初人

開乾坤於再造功高湯武不但邁漢唐宋而已得以
為此固天命 聖神為千古公為百王雪耻無足

異者但 皇即位改元之年已混一四海在位三

十二年身致太平壽七十有一諸子二十餘人親封

王爵星布海內古今帝王之全福亦 皇一人而

已

兼葭堂雜抄八

國朝成化弘治間大學士劉文靖公健丘文莊公濬

同朝雅相敬愛劉北人器度嚴毅在內閣凡事獨秉

大綱其學問不事博洽丘南人則博極羣書為一時

學士所宗所著有大學衍義補等書一日劉對客論

丘口渠所學如一倉錢幣縱橫充滿而不得貫以一

繩識其學無大綱也丘公聞之語人曰我固然矣劉

公則有繩一條而無錢可貫獨奈何哉士林傳以為

雅諷二公雖名位相抗而劉相孝廟二十年碩德重

望卒受顧命稱本朝賢相丘之所就似為不逮相業

豈以博洽爲貴哉

自隋設進士科至宋則定甲第其第一甲賜進士及第或二十餘人

第一甲例取三名釋褐日卽授翰林修撰編修等官儲之館閣以備台輔其重無以加矣然讀耨老泉之文有曰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爲卿相不十餘年未有不爲兩制者豈宋時第一甲進士雖多而銓選資序或亦以三人爲重國朝之制亦祖其意而爲之與然不可考矣

兼葭堂雜抄八

二

本朝靖難死事之臣以天台方孝孺爲首孝孺博學宏材少時嘗過嚴陵釣臺有古詩一章敬賢當遠色治國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歷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安足倚羊裘老子早見幾却向桐江釣烟水此不獨工於詩亦天下第一等議論也

本朝兩畿十三省鄉貢士俱有定額雲南貴州二省以地方僻解額獨少三省鄉試士俱合試于雲南共五十五名雲南三十四貴州二十一其後貴州士苦于就試雲南嘉靖丁酉巡按御史王杏題請乞分

科 詔行之是年雲南解額增至四十名貴州解額

增至二十五名共增十名矣湖廣解額八十五名庚

子撫按合請于 朝以湖廣乃今 上龍潛之地

皇考獻皇德化所及乞增額 詔增至九十名 本

朝慎下舉士類如此

嘉靖己丑遠菴楊公爲首相 上倚注甚切時議禮

諸公受知于 上相繼登樞要尚書霍文敏公韜特

爲詹事忌公尤切特疏劾公 上大怒削秩賜罷文

敏猶欲根蔓公門下士一網打盡有大學生孫育公

兼葭堂雜抄八

三

之鄉人也受恩最久百凡家盡公保護如子弟公在相位授育入文華殿供事以書寫資勞例得受京職時亦以公黨與恐遭斥逐乃錄公居官事數十條呈於文敏以求自解不意數月後以暴疾卒於京其子奉柩還公猶易服弔其喪其子跪泣曰人子固不敢言親過但恃德者不祥吾父負公而死天也願公無弔公笑曰爾父豈負我者我爲人所陷波及汝父輩汝父欲保全身家萬不得已姑借我以免禍耳吾獨

能京之是我又負汝父矣人皆服公雅量

太保費文憲公年十六領癸卯鄉薦赴試禮部道經
呂梁洪時公從父某為主事有事於此一見公即曰
吾姪此行不第當卒業北雍公愕然問故答曰近得
一夢吾見姪在北監領籤出館籤上寫彭時二字彭
公狀元宰相也吾姪勉之已而公是年果不第即入
北監讀書專事博洽以資策學至丁未果狀元及第
官至少師太學士計科舉時彭公尚在及後彭公卒
于官謚文憲公以嘉靖乙未再召入閣亦卒于官謚
亦如之二公不但科第祿位偶同雖考終賜謚如出

兼葭室雜抄

四

一職亦異矣
每見館閣諸先達射後學縷縷道 國朝典故先文
裕公出入館閣前後幾四十年每見 國朝前輩抄
錄得一二事便命不肖熟讀而藏之蓋士君子有志
用事非兼通今古何得言經濟此先儒所以貴練達
朝章而魏相條鬼董之對特見重於 朝廷良亦為
此朱文公有言知古不知今者葉正則也知今不知
古者陳同父也既知古又知今者呂伯公也今世學
者儘有務為博洽不究心當代事故一問及 朝廷

典故及一代之經制沿革恍如隔世縱才華邁眾恐
其見諸施為自多窒礙宜識者目為俗學無足怪者
矣
吳中名士陸楠登鄉薦上南官不售歸過揚州鈔關
有部官司關欲稅其舟楠投一詩云獻策金門苦未
收歸心日夜伺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幸有 明王
不稅愁其官見詩迎而禮之下第士聞者莫不為之
絕倒

嘉靖庚子子自京師還過淮陰漂母祠見題古詩一
兼葭室雜抄

五

絕於壁間有云賢哉一飯恩千載猶廟食如何漢諸
陵寂寞生荆棘吁可以志感矣
皇朝輿地前古無比倚與盛哉然有可疑者一事堯
舜時冀州為王畿四方皆二于五百里今冀州之北
能幾何耶三吳在古不入職方其民皆斷髮文身以
與蛟龍雜處若空其地為職下也今財賦日繁而古
之遺跡不異其水之不為害者天幸爾萬一涿水不
知何以處之區區開築難以言善
徐武功在史館修何尚書文淵事賦詩曰温州太守

重來歸昔何癯退今何違卻金館在已如掃掩月堂
寒空掩扉人間固有假仁義天下豈無公是非老夫
添乘春秋筆不作詆訶取世譏

鳳凰臺記事

三湘馬生龍

築京城用石灰秫粥錮其外 上時出閱視監掌者
以丈尺分治 上任意指一處擊視皆純白色或稍
雜泥壤卽築築者于垣中斯金湯之固也又于城外
起土城以爲不測屯守之計宮中陰溝直通土城之
外高丈二濶八尺足行一人一馬以備臨禍潛出可
謂深思遠慮矣

鳳凰臺記事

于民爲費甚重乃營三園于鍾山之陽植櫻漆桐樹
各千萬株以備用而省民供焉
洪武初于江南門外稍南五里開河通大江江中舟
船盡泊此以避風雨各上新河又開下新河官司馬
快船所泊處

玄武湖屢溢築堤以防之名太平堤在太平門外又
佛寧門外開穩船湖以通江水爲泊舟避風之所
建來賓重譚二樓于聚寶門外待四 朝貢者舊有
魚脊方緝鱗盤皆中土所少者本淳泥國王物王永

樂中來朝卒于京師因遺二物于館後遷都取去玉墓在石子崗

太祖初渡江御舟頻危得一檣以免令樹此檣于舟而祭之遂為常制今在京城清涼門外已逾百四十年矣有司歲脩祀給一兵世守之居舟傍免其餘役或云即當時操舟兵之後也

太祖駕幸鍾山僊洞詹同文應 制詩云大駕春晴臨寶地鍾山老翠擁金僊瑤花如雨三千界紫氣成龍五百年風送香煙浮袞服池涵樹影拂青天詞臣

鳳凰臺記事八

二

侍從何多幸安得詩才似湧泉

石城開邊有清江樓石城樓三山門外有集賢樓皆洪武間建以聚四方賓客

初監生歷事諸司皆且往夜歸號舍往返十餘里

太祖一日命祭諸司官吏等獨戶部歷事監生不至

逮問對曰苦道遠行不前爾 上始知之因給歷事

監生贖錢令負贖而行

高皇后足最大 上嘗戲之曰焉有婦人足大如此而貴為皇后乎后即答曰若無此足安能鎮定得天

下

元宵都城張燈 太祖微行至聚寶門外見民間張一燈燈上繪一大足婦人懷一西瓜而坐 上意其有淮西婦人大足之訕乃勦除一家九族三百餘口隣里俱發充軍

太祖時整容匠杜某專事 上梳櫛修甲一日 上見其以手足甲用好紙裹而懷之 上問將何處去杜對聖體之遺豈敢狼籍將歸謹藏之 上曰汝何詐耶前後吾指甲安在杜對見藏奉于家 上留杜

鳳凰臺記事八

三

命人往取甲其家人從佛閣上取之以朱匣盛頓香燭供其前比奏 上大喜謂其誠謹知禮即命為太

常卿後卒葬于宋西寧晟塋側至今猶有表題曰太常卿杜公之墓

太祖進膳有髮召問光祿官對曰非髮也龍鬚耳因即將鬚得一二莖遂叱去不復問

洪武中京師有校尉與隣婦通一晨校瞰夫出即入門登床夫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曰何故復回夫曰見天寒思爾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彼愛

妻至此乃忍負之卽取佩刀殺婦而去有賣菜翁常
供蔬婦家至是入門見無人卽出隣人執以聞官翁
不能明証伏獄成將棄市校出呼曰某人妻是我殺
之奈何要他人償命乎遂白監決者欲面奏監者引
見校奏曰此婦實與臣通其日臣聞其夫語云云因
念此婦忍負其夫臣在床下一時義氣發作就殺之
臣不敢欺願賜臣死 上嘆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
可嘉也卽釋之

鳳凰臺記事八

四

願豐堂漫書

雲間陸深

南畿辛酉鄉試少傅劉野亭先生忠以翰林侍講爲
考試官策問中有及 宗室日繁而祿入不繼者余
當時才以恩義立說謂恩之所不能周者則當裁之
以義與其過於恩而非福不若裁以義而無患此特
場屋體耳漫無籌策遂占首選程文所刻乃欲折鈔
以當俸入亦非通論此事嘗往來於懷常與朋僚議
之今制雖 將軍殿下亦歲給祿米二百石金枝玉

願豐堂漫書八

葉日以廣衍傳之千萬年之後雖竭天下之力不足
以供之蓋坐困之道也宋神宗時王荆公安石作相
裁減宗室恩數宗子相率訴馬前荆公徐諭之曰祖
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宗子遂散去其後宋宗
室無論戚疎少長皆仰食縣官西南兩宗無賴者至
縱其婢與閭巷通生子則冒爲己子以利其請給其
醜若是今太宰遂菴楊先生一清謂宜自 國王而
下以次制其妃嬪之數蓋有見也
凡圖畫雷形作人間小鼓環而聯之或畫其神狀如

飛鳥而銳喙肉被赤色而人足按宋大觀間大滌山人胡真隱居山間一日忽聞有聲若鼙鼓數百黑雲驟隨間火毬相逐已而迅雷烈風移時乃止夫陰陽相搏擊則為雷非若七政可以形象求也雷若有象則火毬近是霹靂斧先儒所謂星隕而石之類火能生土故也晦菴劉少師健為庶僚時奉 命往祀華山正及夏日晦菴與客高登頓見山下白霧瀰漫若大海然而山頂赤日了無纖翳俯視矣煙暴起或丈餘遞至尺許亦無所聞頗異之從者以為雨作也及願豐堂漫書入

二

下山村麓人云適有驟雨挾震雷數百已過矣向所見煙中突起者悉雷也凡聲自下聞之則震自上聞之則否所謂山頭只作小兒啼者是已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日巨瑞王振當國慮其異已也時振新作居第今之京衛武學是已公乃令人度其齋閣使松江作剪狹毯遺之覆地不失尺寸振極喜以為有才公在江南凡上利使事振悉從中贊之宋泰檜格天閣成鄭仲為蜀宣撫遺錦地衣一鋪檜命鋪閣上廣袤無尺寸差檜默然不樂鄭竟得罷

事極相類一以見疑一以見厚豈其心術之微有不
同耶
楊兌發宋諸陵有哀其骨葬之者陶九成輟耕錄所載以為唐義士珏瞿宗古歸田詩話所載以為林義士塾周公謹癸辛雜志則以為宋陵使羅銑者蓋中
宣云
張莊懿公瑩仲子早卒聘都城趙氏女女聞夫卒即與至夫家守制奉翁姑如婦禮年五十餘矣弘治間宜春劉侯德資珣守松上其事旌之題曰趙女張節
願豐堂漫書入

三

婦顧侍讀士廉以為言婦則無所附麗言女則已去
母家若不當旌者錢修撰與謙奮臂起辨之引張
良陶潛為事類至千餘言不罷郡中一閩子持逸南
雍還心是士廉言而與謙已病幸矣元余忠宣公闕
為中書吏部員外郎時安西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夫
卒自縊死有司請旌其門闕以為過於中庸不可以
訓格不下惜當時禮官無引此以駁之者
婦人首飾以髮為之者曰假頭亦曰假髻作俑於晉
武元中弘治末京師婦女悉反戴之今漸傳四方

始非佳兆

正德壬申秋自饒還過蘭谿拜楓山章先生憇於所
居白露山下因留一日語間及吳徵士與弼康齋先
生云昔見白沙陳公甫獻章言公甫就學康齋時忽
一日晨光初動意外見康齋手自颺穀其子從作厲
聲曰秀才恁地懶惰只如此何到伊川門下又如何
到孟子門下又一日出穫手為鎌傷流血不止舉視
傷處曰若血不即止而吾收之即是為爾所勝言已
而獲如故又往遊武夷過逆旅索宿錢至多三文堅
願望堂漫書入

不與或勸之曰卽此便是暴殄天物乃負擔而夜往
焉

天爵堂筆餘

四明薛崗

客星非吉星亦非因子陵而見剡溪漫筆辨之最詳
楊升菴先生無書不考有詩云半天高標驛門青我
是客星非使星亦作吉星用不知何說

舍利余見數處大小不一有二三粒四五粒者盛以
美器幕以絳紗視之皆砂礫附會可笑獨吾鄉阿育
王寺者良異余十五六歲時同衆瞻禮見舍利繇微
漸大漸生白毫光俄而變五色其光用市如車輪或

天爵堂筆餘入

一

東西轉或南北轉或平布旋轉或成大珠一圓或散
作小珠數十圓久之而滅余驚恠稽首而衆皆稱不
見

本朝永樂宣成正嘉寧器與 宣廟銅爐數百年後
價視宋時諸甃商周彝鼎必翔宋甃色製雖古雅而
器之精工細澤遠遜今代彝鼎出土者反易毀宣爐
在今日已不多得矣吳中名畫如沈敬南文徵仲唐
伯虎陳道復諸公後世珍之不在趙文敏米襄陽黃
癡倪迂之下而吾鄉金本清太僕畫竹亦必在文與

可蘇長公之間以其皆文人之筆無一毫畫工色相更難在每畫之中詩與書法無一不佳百世可知推之以理

畫中惟山水義理深遠而意趣無窮故文人之筆山水常多若人物禽蟲花草多出畫工雖至精妙一覽易盡余謂丹青有宗派姑蘇獨得其傳

讀書作文俱要一副真精神坐則神奮卧則神弛此常情也然卧常可以作文而必不可以讀書曹操有歌案可卧讀楊盈川有卧讀書架二君不知何見今天爵堂筆餘八

之對書而睡者當傲之

六經二十一史文章在茲經濟亦在茲所當讀之書盡于此矣此外即諸子亦經史鼓吹耳讀固可不讀不妨近日學者務旁求百家雜撰尤沈酣世說以為奇而質以經史茫然不能應亦奚以為

士大夫家少年子弟必不宜使讀世說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不可不慎

世說片語隻詞諷之有味但可資口譚近日修辭之士多翕然宗之撮拾其咳唾之餘以飾文而亦斯小

矣

三百篇詩之祖也楚人之騷漢魏之樂府五言古詩去古不遠六義未乖所當誦法唐人之近體典而詩一大變然可兼為不可專攻者也近日無人不詩無詩不律無律不七言即五言律五七言絕句善作者少而况古詩乎夫至無人不七言律而誰謂詩不差矣

于鱗華山記既奇既古亦肖亦真方之寫照洵目送飛鴻之手不知記似三峰三峰似記必讀記而知華天爵堂筆餘八

之勝必登華而知記之佳想此老攝管時定有岳靈

來助是濟南第一文字

七言律法度貴嚴紀律貴整音調貴響不易染指余見初學後生無不為七言律似反以此為入門之路宜其欲入而自閉其門終身不得窺此道藩籬無怪也

謝少連改三國志作季漢書以尊漢室陳壽國志稱魏稱吳而于漢則稱蜀易國號以地名余少時深以書法為壽病及今思之壽一代作者立意著史必有

所見魏吳本列國之號漢則劉氏正統之號夫以主
統之號與列國對稱魏吳之失開卷便見故以蜀代
之不知其大無當也朱子綱目雖以蜀漢接東西京
之統而三國本志列在二十一者一字之誤萬世
不能改今人作事有偶勝古人者季漢書是已
風人與訓詁人肝腸意見絕不相同訓詁者往往取
風人妙義牽強附會老杜身後受虞趙兩君之累不
淺近見刻溪漫筆解三峽星河影動搖引天官書註
左旗九星在河鼓左右旗九星在河鼓右是天之旗
天爵堂筆餘入
四
鼓動搖主兵杜公雖破萬卷恐未必拘拘証古若此
暑月夜半露坐時觀晴空星河影隱映錯落儼然動
搖處處若此况三峽乎刻溪通士不應爲此解
學問如家計日營運則家日長否則退學問不日長
卽日退亦在乎爲之而已
嬰兒纔舉立見成人寸木方栽俄成林樾惟人學問
只覺不增是故分陰可惜而思假數年
飲席中譚學問譚人陰私譚宦遊事蹟是大惡道耳
不願聞然譚宦蹟止于取人笑譚學問使人如問有

取禍者譚陰私則鬼神從旁聽之
富貴人作貧態如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桌以布
被示之貧賤之士作富態如庾杲之詣人餉指枯魚
菜菹曰我不能食忘其三韭二十七品之膳此輩自
古有之不但今日始見以兩人較貧士富態更可也
哉
漂母飯信卽今之老嫗見鬚眉男子行乞于市而與
之食未嘗擇其人也觀其言曰吾哀王孫而進食明
是哀其窮飯之而已矣王孫豈可哀之人乎偶然遭
天爵堂筆餘入
五
信遂成千古之名士爲知己者死千金爲報信之意
深矣
古今之稱傲弟莫如象及舜以有庠富貴之象亦安
焉不復以殺舜爲事矣使象生于今不當禪賢人邪
陽明先生在龍翔時有象祠爲之記立意極奇觀先
生之記象安可不祠人皆有兄弟而我獨無益不能
不思及于象
沛公還軍霸上與父老約法三章約之爲言節也觀
其言曰父老苦秦苛法曰餘悉除去秦法則秦法極

繁多沛公特節之而為三章耳非相約也

孟子與荀揚同列漢以來皆然請廢莊列之書以孟

子為主自皮日休始

賈禹論贖罪之弊言孝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買人

贅婚及吏坐贓皆禁錮不得為吏夫贅婚為貧不得

已耳何至遂與買人贓吏同條漢人之輕贅婚如此

傷哉貧也

保身于身所大欲德人于人所不知守志于志所未

得輕世于世所不驚樂生于生所聊托惜福于福所

天爵堂筆餘八

六

過享敦讓于讓所不堪祈天于天所未定真名言也

哉

長卿儀部之才如天風乍來海濤忽湧難原其始難

要其終不但今代無雙漢之文園唐之青蓮宋之坡

老明之長卿蓋一身四現者也

役使羣動莫若權賢者操之不肖者弄焉操之天下

安而身安弄之身危而天下危至操之則不能弄之

則不敢而天下與身之安危奚屬

子產在鄭民不能欺西門豹在鄴民不敢欺子賤在

單父民不忍欺為政者視鄭鄴單父何去何從

做官而時時言去決非豐林茂州之人為士而語語

自高必是昏乞日驕之輩

生我父母知我飽叔座主之恩不在父母下然有嚴

君之令不行于逆子况師弟乎

在上必陵在下必援上交必諂下交必實以此思交

安得無轉盼操戈者

隱忍皆因貪心所使士苟廉潔即能安貧能安貧即

無所貪惡在其肯隱忍

天爵堂筆餘八

七

南茶北酒非余僻論余走北方五省足將遍所至咸

有佳釀北方水土重濁而釀反輕清不類其水土至

清豐呂氏所釀又北酒之最上南和刁氏稍次之亦

為北酒之上品南則姑蘇三白酒幾可飲若吾郡與

紹興之三白及各品酒幾乎吞刀可刮腸胃

壁疏

武林凌登名

子思子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良之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夫出位而思為妄想出位而言為妄言出位而馳驟為妄動總而言之妄人而已何補於事業何益於身心故君子但素其位據今日地位盡今日職分待進一步又作一步區處切莫預自誇詡使此心常是泰然與人無兢所謂順理而行從天分付是也

壁疏

入

易曰古人之辭寡我看孔子但說到言語一節上無一字不教人謹慎南容三復白圭便以兄子妻之至繫節爻之辭則曰亂之所生也言語以為階蓋以危言動人矣古今人以言語敗事者多多少少戒之又戒謹之又謹可不加意前輩云覺人詐不形於言最有味夫覺人之詐尚且不言此外又豈有敢言者乎老子曰母勞女形母搖女精母使女思慮營營寡思慮以養神寡嗜欲以養精寡言語以養氣知乎此可以尊生矣

關尹子曰少言者不為人所忌少行者不為人所短少智者不為人所勞少能者不為人所役知乎此可以養福矣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謝太傅固只是晉代人物然以之教兒當亦無媿士君子能思及此應不特教兒矣

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講讀不輟弟子中或有惰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

壁疏

入

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嗟乎僧修苦行士貴自強若玩日愒月初恃朝日晚棄榆光有媿此僧多矣

惜錙銖似鐵蓄久之不覺日益損毫毛似無損久之不覺日消謂片言隻語為無傷終成大隙謂才高年少為可恃後悔難追此圖大於細之道也

當急遽時應以安閑則措置妥當當忿怒時抑以禮義則心氣和平勢順力使人縱意處還須却步榮名厚利人得意處莫生羨心此圖難於易之道也

阮光祿在剡會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一段境界殊是不尋

壁疏

八

三

譚輅

長洲張鳳翼

司馬公作通鑑朱氏非其帝魏乃作綱目黜魏帝蜀自以為獨得之見不知其說昉于習鑿齒之漢晉春秋蓋以書以蜀乃宗室得為正統魏雖受禪尚是篡逆至晉文帝平蜀始為漢亡而晉始興焉是在晉已

有此議論非創見于綱目也
晉書叙王敦桓玄宋書叙邵濬二凶于一一之後可謂得春秋書法

譚輅

八

一

嘗讀宋史至韓魏公填空頭救竄任守忠一事未嘗不廢書而歎第令正德初年館閣大臣能用此道以行韓文之疏則逆瑾輩甘心黜謫何至流毒薦紳旁及蒸庶哉古事多可為今人法而人多不能法古可惜也

宋淳化間東西兩浙饑民相率持杖投券富室取其粟皆坐強盜棄市知蔡州張榮取為首者杖脊餘悉從杖以其事聞太宗感悟下詔褒之因遣使分詣諸道巡撫謂曰彼皆平民因饑取餽糧以圖活命耳宜

悉從未減不可與強盜同科此一事誠今時從政者之所當知

按束修二字人知爲弟子餽師之禮不知鄧后紀云故能束修不觸羅網註以約束修整釋之又鄭均束修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圭潔其行束修其心又劉般束修至行俱是此意可見自行束修以上言能餘躬者皆可教也又杜詩薦伏湛疏內有云自行束修訖無毀玷而註又云十五以上延篤亦云吾自束修以來爲臣子忠孝交不誦讀何朱註以禮物言若是

譚輅

八

二

禮物何以云然以訛傳訛遂不辨明

天下有大盜而距其小者也曹馬盜人天下召黃盜人國可謂能盜其究皆不免禍至有欺世盜名者所盜無形宜若可免禍而亦有顯報蓋名者造化之所忌也不可以大位厚賞盜之也計世間物惟一開字可盜語云偷聞偷卽盜之謂也惟盜此庶幾無禍然聞亦未易可盜故曰不是聞人聞不得
先君性爽豁夏月作希網 一巾僅僅可數目郡人爭效之魯昭公戲子云尊公盛德特以希網

似白璧微瑕子應之曰郭林宗折角謝安石蒲葵扇王遵業穿角履獨孤信側帽亦可作微瑕否舉座大笑

有一士入試嫌視重問視工何物可輕視工云惟漆查作硯甚輕士子曰我知之矣我聞莊周爲漆園吏當向彼求之走而求諸周周曰汝要漆儘奉只怕人不識若漆查都被諸公偷盡矣此雖戲言似有所指也

子纂文選註旣成客有持示一貴游貴游初不知爲

譚輅

八

二

何書及問其目云張君誤矣旣云文選安得復選有詩哉客歸以語子子曰此事當問蕭君不于張君事也聞者無不失笑

客有向子談冒籍事有中式二次復擬問韋者子謂聖世立賢無方不應有此如李斯謂四君皆客之功則敵國之人皆可用矣况堂堂一統莫非王臣耶且若樂毅自魏劇辛自趙百里奚自虞亦可以非土着而棄之耶孔子之齊之楚自是道大莫容非以冒籍見擯也客大笑

男子即已身不沾祿于兄弟姪間有得科甲者亦宜足為家慶乃有生忌心者寧冒認同姓貴人為宗攀援異姓貴人為戚雖傾家而不惜婦人即身不生育苟妾勝產子亦足以延宗祀乃有生妬心者寧至老無所依伶仃孤苦而不悔此舉世通弊惜無有能開諭之者

昔人謂借書一癡借與人書一癡既借書而復還人書為一癡予謂此說大誤事夫已無書而借人之書有樂取于人之意已有書而借人有與人為善之意

譚駱

八

四

借人之書既得其益仍復還之不失信義三者皆不得謂之癡也自癡之言一出而有書者不肯借人借書者不肯還人雖欲借書無從借矣

浚適縣祠唐后二山泉巫取民女為公姬有妨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宋均命今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其害遂絕較之西門豹投巫之事更不惡而嚴從政者所當知

坑儒之禍萌于橫議黃河之投起于清流士之處世可不思明誓保身哉

有張姓者別號心石年六十博徒也客微詩壽之子戲贈一絕云博望聞孫隱博徒不須對酒亦呼盧今朝石上稱鵬處試問添籌事有無然不至謔也近來吳中里鄙多傷人忤物時駕罪于子則不敢承矣曩時交際辭受俱真辭曰返壁受曰領謝近時辭者或止易一帖即以其人之禮還餽其人自以為委曲而不知儀物俱無當也

昔人作文但言所長則其短自見或言一人之長則一人之短自見猶有忠厚之意焉晚近世好于文字

譚駱

八

五

中譏評人甚者至于罵詈吾聞罵詈成文章不聞文章成罵詈也此習不戒必有以筆舌買禍者

何平一云尚平范丹一云范冉李密一云李處古人姓名且不免有誤况其遺事哉要之讀史者不可盡信書也

昔節養外孫宮公子為後春秋書齒人滅節賈充以韓壽子謚為後事實類此秦秀以為恃理溺情以亂大倫是矣然以呂移贏以牛易馬古今亦不少更有合二姓以為一人不知出何典也

郭景純青囊秘書自是堪輿占筮之術不知後世何緣用之爲醫家言考顏弘之傳求蛇膽療嫂不得忽有青衣童子持一青囊授含開視乃蛇膽豈後世因此遂用之醫耶

昔人謂至人無夢在上如黃帝如高宗在下如孔子如莊周可不謂至人乎然夢華胥夢良弼夢周公夢蝴蝶果是無夢否

有二偷入蔡喬室喬聲若雷震一呼二偷驚歎有偷入王獻之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檀我家舊譚輅

六

物可特置之羣盜驚走一何勇壯一何從容豈偷之所遇有幸不幸耶可發一大笑也

憲副金公世龍謝病家居者數年矣一日郝明府以賢士夫見問于首舉公明府不知吳中有此士夫也夫官至四品居城市而能使郡邑大夫不知其名非賢而能之乎此真今特絕無而僅有者

近來士夫謝病多挈一僧出遊以表見其高人見之便謂是蘇長公佛印作用不知高政不在此若金公者無僧亦高

齊門外靈殿寺有大銀杏樹約二抱爲土人徐鑰氏所購欲伐之方舉斧樹根出血樹上有聲而鑰家火發遂不敢伐久之復爲從兄鳴伯所得竟伐之今不二十年徐氏與從兄俱絕祀業亦銷滅殆蒸孰謂草木無靈哉

譚輅

八

七

戲瑕

吳郡錢希言

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此
出漆園氏語故唐人宋之間浣紗篇云鳥驚人松蘿
魚畏沉荷花後世遂稱沉魚落雁之容至抱朴子曰
昔西施心痛臥於道側蘭麝芬芳見者咸美其容此
又言色能感動夫草木不獨魚鳥之有情者矣書固
不可盡信哉

拾遺記禹導川夷岳而玄龜負青泥於後玄龜河精

戲瑕

之使者也龜領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州山川之
字禹所穿鑿處以青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其上蓋
青泥與漢武蘭金紫泥同類耳梁簡文與蕭臨川書
必遲青泥之封故令人直以青泥為墨矣

雲雨是先王楚懷事楚襄雖夢神女而賦中不

雲雨也乃唐人詩如傾國傾城漢武帝為雲為雨

楚襄王雲雨無情難管領任他別嫁楚襄王料得也

應憐宋玉只應無奈楚襄王今來雲雨知何處重上

襄王瑋瑋筵此類甚多往往誤稱相沿不改後遂為

填詞家借資然使正其訛而作懷王便不成佳話矣
高唐賦中且為行雲至今亦莫有稱且雲者看來古
人下語練字皆須韻致不專以理勝也又聞元微之
會真詩晨會雨濛濛則不獨稱暮雨矣

竹名龍鍾而唐詩雙袖龍鍾淚不乾則直以貌老人
衰相矣然竹實有名龍鍾者羅浮山第三十一嶺半
是巨竹皆七八圍長一二丈謂之龍鍾竹又名有名
龍鍾者漢武帝時陽關外花牛津得異石長十丈高
三丈立於望仙宮名龍鍾石

戲瑕

八

二

宋王微詠賦而廣文選誤王為玉題作微詠賦下書
宋玉之名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宋人小說辨
之詳矣近眉公枕譚亦援其說以為疎謬如此殊誤
觀者但余考宋書南史並稱微少好學無不通覽善
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醫方陰陽術數為文古甚所
著文集傳於世其說如此然時代遼遠古人文字少
傳集中詠賦未之詳核乃唐陸龜蒙撰自遺詩二十
二首載笠澤叢書者中一首云月澹花間夜已深宋
家徵詠有遺音重思萬古無人賞露濕清香獨滿襟

據此則天隨子博學人也不應託之聲詩乃爾豈亦讀誤本而云然耶然令此賦果山景玄手雖章華大夫吐詞命藻無以加焉是知古今人不甚相遠也凡國之將命遣使往日奉命來日復命其稱謂有行李左傳曰行李之往來杜預注行李使人也宋儒謂杜氏不究意理然杜氏未嘗誤也乃是後人不究意理誤以遠行裝束為行李耳觀隋江總有辭行李賦則行李為行使亡疑矣

戲取

八

三

劉玄石於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千日酒三年已整開棺復醒故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此載博物志諸書可考搜神記乃演出一段無稽之談以酒家主人為狄希以沽酒者為姓玄名石讀之真可絕倒其非于今升筆斷無疑矣
梁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而為羊字後有人餉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唐率府兵曹參軍馮光震入集賢院校文選又注蹲鴟為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菔此二事一出顏氏家訓一出譚賓錄並足軒渠滿朝貽笑千古

索 託跋肅登鄒山見秦始皇刻石使人排削之據南史宋書皆載其事以余考之秦有嶧山碑泰山碑胸山碑之碑琅琊碑並李斯籀文而未聞鄒山有秦皇石也豈亦所謂沒字碑耶聞山東鄒縣今有嶧山碑翻刻蓋嶧山故石燬于火久矣

魏高僧支謙博覽經籍兩眼多白而睛黃時人謂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按晉支遁字道林世稱林公亦稱支公亦稱支法師亦稱林道人亦稱林法師未嘗呼郎也然則支郎之名終當屬北地道人

戲取

八

四

南齊蕭詵等謀廢鬱林王領兵入宮出西弄殺之按隋書南寧有小勃弄大勃弄又洞庭山有風弄嚴陵頗有風七里無風七十里土人謂之瀧或訛為籠余以為皆非必當從此弄字宋人葉夢得避暑錄話似未嘗考故因循其舊說耳或以衙字當弄字者恐誤衙即巷字楚辭家衙家巷也楊子一闕一巷也
梁簡文樂府有愛妾換馬樂府解題曰愛妾換馬舊說淮南王所作疑淮南王即漢劉安也古辭今不傳

後閱獨異志載魏任城王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王所惜也彰曰余有美妾可換惟君所選馬王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號曰白鵠後因獵獻於文帝此於淮南之說理較長矣乃宋人詩話却指鮑生以四絃換韋生紫叱憺為愛妾換馬是開成後事也何其謬歟簡文樂府結語有真成恨不已願得路傍兒蓋應劭風俗通引古諺云殺君馬者路傍兒言傍人譽馬乘者盡力馳死也而唐人張祐詩結語翻案最佳恩勞未盡情先盡暗泣嘶風兩意同可謂脫胎換

戲瑕

五

骨

身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韓詩外傳注曰衝衝軍也謂敵設此以臨城大臣謀于廟堂遙以折之按風后握奇經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虵蟠圍繞之義也天地風雲龍鳥虵虎所謂風后八陣傳有圖記後也天地風雲龍鳥虵虎所謂風后八陣傳有圖記後代陣法皆出乎此夫握奇三百八十四字乃漢公孫弘所解豈注韓詩者未見其書故漏斯義而不之及耶漢末三國間有折衝校尉折衝中郎將燕慕輿根

為折衝將軍隋沈光為折衝郎唐有折衝府唐人曰司馬為長松府折衝名各不同

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三公象三台九卿法北斗春秋漢合華載此今世獨尚書稱北斗外藩諸侯得稱四岳與古異矣

戲瑕

六

塵餘

陳留謝肇淵

雞骨支牀百念灰廢惟是名根詞障未盡獨除賓友
過從下榻相對時徵僻事各記新聞不能言者強之
說鬼退則稍為刪潤上之側磨久乃成帙命曰塵餘
塵餘者塵之餘也夫虞初齊諧繆悠不經山海宛委
宵漫駭俗什九卮言強半道聽是帙也耳目近事歲
月有稽徵且信矣世固有厭梁肉而嗜鯁鯁者

塵餘

八

一

見土偶歸然以為人也攫之偶踣而折虎腰虎斃焉
翌日聞於丁丁命播之歌謠以為異政

有名醫將入蜀見負薪者猛汗於河中浴醫曰此人
必死隨而救之其人入店中取大蒜細切熱麪澆之
食之汗出如雨醫曰貧下人且知藥况富貴乎 不

入蜀

萬曆初江陵張相與司禮馮內使交驩甚一日會飲
蒲州張相與馮江陵為令曰一枝紅杏出牆來裏面
也好外邊也好司禮曰杖藜扶我過橋東我也靠你

你也靠我蒲州曰滿地榆錢不當仇這也使不得那
也使不得

國初姑蘇閭門有伍子胥祠神像立而不坐坐則必
毀時有童謠曰若要伍公坐須待二兄來及况公鐘
為太守入祠見之曰不可使神久立遂易以坐像自
是不復毀矣

吳人張舉為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烧舍乃詐稱
火燒夫死者夫家疑之請官訴妻妻拒而不承舉乃
取猪二口一殺一活仍積薪燒之察殺者口中無灰

塵餘

八

二

活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中果無灰以此鞠之妻乃
伏罪

談利

吉安胡江

新裁之曰志于道德者功各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趙子昂曰志功名者榮祿不足以動其心重道義者功名不足以易其慮模倣太過幾于謄錄古人之言矣

公字與私字相對竊疑古人之以公稱者或俱是名如曰蓋公丁公吳公龐公之類甚多自後世以君公字為崇重之詞訓詁家凡遇稱公者皆曰史失其名

談利

恐未必然也

錢狀元福才高一世然頗狂縱不檢既被劾去有詩曰一失足為天下笑再回頭是百年人數月卒

天地未生聲韻具于太極天地既分聲韻具于天地一陽之復聲韻之萌蘖也四陽之豫聲韻之出地也有聲則有數有數則有卦色象臭味吉凶悔吝皆自然而然者

練御史綱歸吳絕意功名葺舊業于尹山之陽為終焉計建思庵于先坐之側望先賢范文正公文信公

像于中語人曰初吾自分得用于時當學范公否則為文公死爾今兩失之奉其遺像以見吾志識者憫焉

遇群馬于途凡春穿毛脫疲憊而般駮者必官馬也逢數船于河凡蓬破篙折朽敗而鏽漏者必官船也蓋乘駕無節愛惜無人故易以敝嗚呼今之從政其亦以民為官民乎

王建宮詞太儀前日暖房來囑向昭陽乞藥裁勅賜一科紅躑躅謝恩未了奏花開今人有遷居或新築

談利

室朋儕釀金往賀曰暖房蓋自唐人已有的矣

王通著書事事欲學孔子故人以為僭王莽在位制誥之類事事欲學堯舜而人不甚非之者其人不足責也

張元禎與時宰議不合乃乞歸養家居二十餘年益心性理之學名高一時天下想望其丰采

蘭亭記絲竹管絃之詞誠為重復然不特右軍言之西漢張禹傳後堂理絲竹管絃則漢初已有此語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分陰陽而兩之者也上經首乾氣化之始也故彖傳言性下經首咸形化之始也故彖傳言情

蔡虛齋明經而尤長于易觀其去銓司而乞留曹甘心澹泊以遠權利知時審勢卒脫淮南之禍見幾而不俟終日非深于易者乎

兄弟天倫也友愛天性也泰伯以天下讓夷齊季札以國君讓劉愷丁鴻以封爵讓市道小人爭一錢之利遂闕于牆人品之不同如此

談刺

六

三

天地人謂之三才輪人以較輻牙爲三才弓人以膠漆絲爲三才然其所謂三才者亦眇矣